金元戲曲

【第二卷】

王季思 主編

全元戲曲

王季思 主編

第二卷

人民文學出版社
一九九九年·北京

(京)新登字 002 號

本書得到國家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出版資助
本書系全國高校古籍委員會科研經費資助項目

本書輯校者(按姓氏筆劃爲序)

王季思　吳國欽　林　建　師　曉　康保成
黃天驥　黃仕忠　董上德　鄭尚憲　歐陽光
薛瑞兆　羅斯寧　蘇寰中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全元戲曲:第 2 卷/ 王季思 主編 . — 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1999.2 重印
ISBN　7 - 02 - 000771 - 6
Ⅰ. 全… Ⅱ. 王… Ⅲ. 古代戲曲 - 劇本 - 中國 - 元代 - 全集
Ⅳ. I237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98)第 18678 號

人 民 文 學 出 版 社 出 版
(100705　北京朝內大街 166 號)
中國紡織出版社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字數 483 千字　開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張 20.875　插頁 1
1990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1999 年 2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
印數　1501 - 6500
定價 37.00 元

目録

馬致遠

西華山陳摶高卧（泰華山陳摶高卧）……三
（附元刊本）……二二
馬丹陽三度任風子……三七
（附元刊本）……六〇
半夜雷轟薦福碑……七八
破幽夢孤雁漢宮秋……一〇六
江州司馬青衫淚……一二九
呂洞賓三醉岳陽樓……一五七
邯鄲道省悟黃粱夢（開壇闡教黃粱夢）（與李時中、紅字李二、花李郎合作）……一八六
晉劉阮誤入桃源（劉阮誤入桃源洞）（殘曲）……二二三

王實甫（德信）

崔鶯鶯待月西廂記……二一五
四丞相高宴麗春堂（四丞相歌舞麗春堂）……三二四
呂蒙正風雪破窰記……三五〇
蘇小卿月夜販茶船（信安王斷没販茶船）（殘折）……三七〇
韓彩雲絲竹芙蓉亭（殘折）……三七三

楊顯之

臨江驛瀟湘秋夜雨……三七七
鄭孔目風雪酷寒亭……四〇七

費君祥（聖父）

才子佳人菊花會（殘句）……四三〇

花李郎

相府院曹公勘吉平（殘曲）……四三三

懶懆判官釘一釘（殘曲）……四三四

李壽卿

月明和尚度柳翠（月明三度臨岐柳）……四三七

說專諸伍員吹簫……四六七

鼓盆歌莊子嘆骷髏（殘折）……四九八

王伯成

李太白貶夜郎……五〇三

孫仲章

河南府張鼎勘頭巾……五二二

趙明道

陶朱公范蠡歸湖（殘本）……五五三

劉唐卿

降桑椹蔡順奉母（蔡順摘椹養母）……五五八

武漢臣

散家財天賜老生兒……六〇八

（附元刊本）……六四三

虎牢關三戰呂布（殘句）……六六一

第二卷

馬致遠

小傳

馬致遠號東籬，大都人，嘗任江浙行省務官，生平事迹不詳。《録鬼簿》列之於『前輩已死名公才人』項下，當爲元初雜劇作家。《北詞廣正譜》存其〔中呂・粉蝶兒〕殘曲，有『至治華夷』句。『至治』爲元英宗年號，似致遠其時尚在人世。著有雜劇十六種，現存《破幽夢孤雁漢宮秋》、《江州司馬青衫淚》、《半夜雷轟薦福碑》、《西華山陳摶高卧》、《呂洞賓三醉岳陽樓》、《馬丹陽三度任風子》及與花李郎、李時中、紅字李二等人合捻之《邯鄲道省悟黄粱夢》等七種。此外，還有《劉阮誤入桃源洞》第四折殘曲。散曲則有近人任訥先生輯本《東籬樂府》一卷。馬致遠雜劇與散曲的成就都很高，同關漢卿、白仁甫等人并稱，被譽爲『戰文場，曲狀元，姓名香貫滿梨園』。《太和正音譜》以『朝陽鳴鳳』評其詞，且曰：『其詞典雅清麗，可與靈光景福相頡頏。有振鬣長鳴，萬馬皆瘖之意。又若神鳳飛鳴於九霄，豈可與凡鳥共語哉？宜列羣英之上。』明人臧晉叔輯《元曲選》，即取其《漢宮秋》列諸百種劇之首。後人

推崇如此，影響誠非淺顯。然而，馬致遠作品的思想內容比較複雜。例如《漢宮秋》雜劇，歷來評價不一，或以爲表現出民族意識和愛國主義，或以爲隱寓着知識分子對元代現實的憤懣不平，等等。而這一點，在《薦福碑》雜劇裏體現得尤其明顯。他的那些神仙道化劇也如此，如果撥開『神仙』的外衣，實際上仍是活脫的士人面目，如呂洞賓、陳摶。神仙道化劇在元代北曲雜劇中占有重要地位，其中以馬致遠的成就最爲顯著。這種現象的產生有着深刻的社會歷史根源，既是金元時期全真道教在北方興起和發展的結果，也與當時市民大衆搜奇獵異的欣賞趣味有關。而作家筆下所着力渲染的，與其說是渺茫神仙境界的樂趣，倒勿寧看作抒發了知識分子對現實的絕望情緒，因爲鼓吹出世歸隱，幾乎成了馬致遠神仙道化劇的共同基調。從這個意義上說，它表達了一種批判現實的思想傾向。但是，由於時代的局限，作家不可能找到先進的思想方法來認識和把握世界，因而使作品蒙上了消極沉重的色調。這與他在散曲中抒寫的許多嘆世作品，在思想上是一脈相承的。

西華山陳摶高卧

劇目說明

此劇於《録鬼簿》著録，現存元刊本，總題作『泰華山陳摶高卧』；息機子本，總題作『西華山陳摶高卧』；脈望館本，題目作『識真主買卦汴梁，醉故知徵賢敕佐』，正名作『寅賓館敕使遮留，西華山陳摶高卧』；《陽春奏》本，題目正名與脈望館本同；《元曲選》本，題目作『識真主汴梁賣課，念故知徵賢敕佐』，正名作『寅賓館天使遮留，西華山陳摶高卧』。此外，還有《改定元賢傳奇》本。茲以《元曲選》爲底本，參校所見其他各本。

第一折

（冲末扮趙大舍引净扮鄭恩上，詩云）志量恢弘納百川，遨遊四海結英賢。夜來劍氣衝牛斗，猶是男兒未遇年。自家趙玄朗是也。祖居洛陽夾馬營人氏。父乃洪殷，爲殿前點檢指揮使。某生時

異香三月不絕，人皆呼爲香孩兒。某生來頗有奇志，幼年間略讀詩書，兼持槍棒，逢場作戲，遇博爭雄。每縱酒，路見不平，拔刀相助，頗生事端。因避難遠遊關之東西、河之南北，也結識了許多未遇的英雄。這個漢子乃是我義弟鄭恩，表字子明。此人雖是性子惡劣，倒也有些慷慨粗直。某與他患難相同，功名共保。不知這運幾時來到，我不免和兄弟向竹橋邊尋一個賣卦先生買一卦，可不是好也。(問鄭恩科，云)兄弟，我與你到竹橋邊走一會何如？(鄭恩云)哥哥待要上天，我就隨着上天；哥哥待要探海，我就隨着探海。任哥哥那裏去，兄弟願隨鞭鐙。(趙云)既然如此，我和你竹橋邊去來。(下)(正末道扮陳摶上，詩云)術有神功道已仙，閑來賣卦竹橋邊。吾徒不是貪財客，欲與人間結福緣。貧道姓陳名摶字圖南的便是。能識陰陽妙理，兼精遁甲神書。因見五代間世路干戈，生民塗炭，朝梁暮晉，天下紛紛，隱居太華山中，以觀時變。這幾日于山頂上觀見中原地分旺氣非常，當有真命治世。貧道因下山到這汴梁竹橋邊，開個卦肆指迷，看有甚人到來。(唱)

【仙呂・點絳唇】定死知生，指迷歸正，皆神應。著插方瓶，香爇雷文鼎。

【混江龍】開壇講命，六爻搜盡鬼神驚。傳聖人清高道業，指君子暗昧前程。袍袖拂開八卦圖，掌中躔度一天星。也不論冠婚宅葬，也不論出入經營，但有那辨榮枯問吉凶，買卦的心尊敬〔一〕，我也則全憑聖典，不順人情。

(趙同鄭上，云)兀的那壁有個賣卦先生，咱且聽他說些甚的。(正末唱)

【油葫蘆】古聖傳留周易經，有幾人能窮究的精？誦讀如坐井，不能明。（帶云）這易呵，（唱）伏羲以上無人定，仲尼之下無人省。俺下的數又真，傳的課又靈。待要避凶趨吉知天命，試來簾下問君平。

（趙云）兄弟，好個先生也。（鄭恩云）哥哥怎見的？（趙云）只消數言之問，包羅古今上下，參透陰陽表裏。（鄭恩云）是好先生也。咱再聽他說一會者。（正末唱）

【天下樂】憑着八字從頭斷一生，叮嚀、不教差半星。論旺氣〔三〕相死囚凭五行。似這般暗奪鬼神機，豫知天地情，堪教高士聽。

（趙云）這麽一個先生，無有人識他。咱過去買卦去來。（與末相見科）（趙云）有勞先生，將我兩人賤造看一看。（正末作失驚科）（唱）

【醉中天】我等你呵，似投吳文整；你尋我呵，似覓呂先生。教我空踏斷草鞋雙帶鞓〔三〕，你君臣每原來在這搭兒相隨定。這五代史裏胡厮殺、不曾住程，休則管埋名隱姓，却教誰救那苦懨懨天下生靈？

（趙云）這是區區的八字，先生仔細看一看，莫要容情。（正末算科）（唱）

【後庭花】這命幹是丙丁戊己庚，乾元亨利貞。正是一字連珠格，三重坐禄星。你休道俺不着情，不應後我敢罰銀十錠，未酬勞先早陪了幾瓶。

（趙云）先生向後再推一推，看我流年大運如何？（正末唱）

【金盞兒】到這戌字上呵，水成形火長生，避乖龍大小運今年併；後交的丙辰一運大峥嶸。日犯空亡爲將相，時逢祿馬作公卿。你是南方赤帝子，上應北極紫微星。（云）請二公到僻静酒肆中閑敘數句。（趙云）先生有請。（正末云）二公先行。（人肆作接駕科，云）早知陛下到來，只合遠接，接待不着，勿令見罪。（趙扯末云）先生，休的呼皇道寡，倘有人知，反速罪戾。（正末云）貧道閱人多矣，平生未見此命，他日必爲太平天子也。（唱）

【後庭花】黄河一旦清，東方日已明　有興處飲醁醑千鍾醉，没人處倒山呼萬歲聲。貧道呵，索是失逢迎。遇着這開基真命，拚今朝醉不醒。

（趙云）先生，實不相瞞，區區見五代之亂，天下塗炭極矣。常有撥亂反治之志，奈無寸土爲階。倘皇天不没此心，成的些小基業，不知天下形勢何處爲可守，何處爲不可守？（正末云）陛下欲知興龍之地，莫如汴梁。聽貧道説來便見。（唱）

【金盞兒】左關陝，右徐青，背懷孟，附襄荆；用兵的形勢連着唐鄧，太行天險壯〔四〕神京。江山埋旺氣，草木助〔五〕威靈。欲尋那四百年興龍地，除是這八十里卧牛城。（鄭恩云）兀那先生，你也與我算上一算。（正末唱）

【醉中天】你是五霸諸侯命，一品大臣名，乾打哄胡厮噥過了半生。（鄭恩云）你説我

是個五霸諸侯，我如何瞎了一目？（正末唱）注定你不帶破多殘病，命中有、愁甚眼睛？兀那明朗朗羣星雖盛，怎如的孤月偏明。

（趙云）請問先生高名大姓，何處仙居？今日之言，他年倘或應口，必須物色，以共富貴，不敢忘也。

（正末云）貧道陳摶，隱居西華山中。不求人間富貴，無煩酬謝，但願二公保重者。（唱）

【金盞兒】投至我石枕上夢魂清，布袍底白雲生。但睡呵，一年半載没乾淨，則看您朝臺暮省幹功名。我睡呵，黑甜甜倒身如酒醉，忽嘍嘍酣睡似雷鳴；誰理會的五更朝馬動，三唱曉雞聲。

【賺煞】治世聖人生，指日乾坤定。（趙云）天下果有平定之時，那時節拜請先生下山，共享太平之福。（正末唱）何須把山野陳摶拜請。（指鄭科，唱）若久後休忘了這青眼相看舊弟兄，不索重酬勞賣卦先生。從今後罷刀兵，四海澄清，且放閑人看太平。我又不似出師的孔明、休官的陶令，則待學那釣魚臺下老嚴陵。（并下）

校記

〔一〕『也不論出入經營』數句：他本俱作『怕有辨榮枯，問吉凶，冠婚宅葬，求財幹事，若有賣卦的虔心正』，惟元刊本於『虔心正』作『聞人靜』。　〔二〕論旺氣：原脱『氣』字，據各本補。　〔三〕雙帶鞋：元刊本作『神倦疲』。

〔四〕壯：明刻他本俱作「北」。　〔五〕助：他本俱作「動」。

第二折

（外扮使臣引卒子捧砌末上，云）小官黨繼恩是也，乃太尉黨進之子。今奉官裏詔書，將着安車蒲輪、幣帛玄纁，向西華山請那陳摶先生。此係王命，不可怠慢，須索走一遭去者。（下）（正末上云）貧道自從汴梁竹橋邊算了那兩個君臣之命，歸到山中，醒時煉藥，醉時高眠，倒大快活清閑也呵。

（唱）

【南呂·一枝花】我往常讀書求進身，學劍隨時混；文能匡社稷，武可定乾坤。豪氣凌雲，似莘野商伊尹，佐成湯救萬民；掃盪了海內烽塵，早扶策溝中愁困。

【梁州第七】從逢着那買卦的潛龍帝主，饒了個算命的開國功臣，便即時拂袖歸山隱。全不管人間甲子，單則守洞裏庚申〔一〕。降伏盡嬰兒姹女，將煉成丹汞黃銀。思飄飄出世離羣，樂陶陶禮聖參真。想他那亂擾擾紅塵內爭利的愚人，更和那鬧攘攘黃閣上爲官的貴人，爭如這閑搖搖華山中得道的仙人。一身駕雲，九垓八表神遊盡，覷浮世暗中哂。坐看蟠桃幾度春，歲月常新〔二〕。

【隔尾】則與這高山流水同風韵〔三〕，抵多少野草閑花作近鄰，滿地白雲掃不盡。你與我緊關上洞門，休放個客人，我待靜倚蒲團自在盹。

（末盹睡科。使臣上云）這些時不覺來到華山。端的是好山也！則見雲臺觀中一縷白雲，上接丹霄，想必是那先生隱居的去處。我不免將金鐘撞動，使那先生知道。（撞鐘，末醒，接使臣科）（唱）

【牧羊關】我恰才遊仙闕〔四〕，謁帝閽，驚的我跨黃鶴飛下天門。爲甚的玉節忙持〔五〕，金鐘煞緊？又不是紙窗明覺曉，布被暖知春〔六〕。驚的那夢莊周蝶飛去，尚古自炊黃粱鍋未滾。

（相見科，使臣云）下官黨繼恩，奉官裏敕旨，領着安車蒲輪、幣帛玄纁，敬到仙山來請先生下山。聖人甚是懷念，望先生早些收拾行者。（末云）貧道物外之人，無心名利，望天使回朝方便奏咱。

（唱）

【紅芍藥】開基創業聖明君，舜德堯仁；玉帛萬國盡來尊，一統乾坤。眼見得滅狼烟、息戰氛〔七〕，早則是澤及黎民。又待要招賢納士禮殷勤，幣帛降玄纁〔八〕。

【菩薩梁州】特遣天臣，把賢良訪問；當今至尊，重酬勞賣卦山人。雖然是前言不忘是君恩〔九〕，爭奈我烟霞不憶風雷信，琴鶴自有林泉分。想名利有時盡，乞的田園自在身，我怎肯再入紅塵。

【隔尾】俺只待下棋白日閑消困，高柳〔一〇〕清風睡殺人。世事無由惱方寸，則除你個繼恩、使臣，方便向君王行奏得准。

（使臣云）方今聖人在上，乾坤一統，萬國來賓，山間林下，並無遺賢。況先生乃天子之故人，天下之高士，自當歸朝，以慰聖人之意。（正末唱）

【牧羊關】既然海岳歸明主，敢放巢由作外臣，怎望您吊千年高塚麒麟。誰待要老去攀龍，則不如閑來卧雲〔一一〕。試看蓬萊尋藥客，商嶺採芝人，天下已歸漢，山中猶避秦。

【賀新郎】我往常鷄鳴舞劍學劉琨，看三卷天書，演八門五遁。我也曾遍遊諸國占時運〔一二〕，則爲賣卦處逢着聖君，以此的入山來專意修真。看猿鶴知導引，觀山水爽精神，大都來〔一三〕性於遠、習於近。則這黃冠野服一道士，伴着清風明月兩閑人。

（使臣云）久聞先生有黃白住世之術，不知仙教可使凡夫亦得聞乎？（正末云）神仙荒唐之事，此非將軍所宜問也。（唱）

【牧羊關】則你這一身拜將懸金印，萬里封侯守玉門；現如今際明良千載風雲，怎學的河上仙翁關門令尹？可不道朝中隨聖主，却甚的林下訪閑人。既受了雨露九天恩，怎還想雲霞三市隱。

（使臣云）先生既如此說，何不仕于朝廷，爲生民造福者？（正末唱）

【哭皇天】酒醉漢難朝覲，睡魔王怎做的宰臣？穿着這紫羅袍似酒布袋，執着這白象笏似睡餛飩。若做官後每日價行眠立盹，休休休枉笑殺凌烟閣上人。有這般疏庸愚鈍，孤陋寡聞？

【烏夜啼】幸然法正天心順，索甚我橫枝兒治國安民？我則有住山緣，那裏有爲官分。樂道安貧，誰羨畫戟朱門？丹砂好煉養閑身，黃金不鑄封侯印。我其實戴不的幞頭緊，穿不的朝衣坌。倒不如我這拂黃塵的布袍，漉渾酒的綸巾。

（使臣云）天恩不可辜負，請先生就車即便行者。（正末云）既蒙天使到來，聖恩不敢違背，必須下山走一遭去也。（唱）

【黃鍾煞】也不索雕輪冉冉〔一四〕登程進，也不索駿馬騢騢〔一五〕踐路塵。既然是聖旨緊，請將軍勿心困〔一六〕。儘教山列着屏，草展着袵；鶴看着家，雲鎖着門。只消的順天風駕〔一七〕一片白雲，煞强似你那宣使乘的紫藤兜轎穩。（同下）

校　記

〔一〕「全不管人間甲子」二句：他本俱作「進時節道行天下，退時節獨善其身」。　〔二〕歲月常新：元刊本作「抵多少華屋生存」。　〔三〕同風韵：元刊本作「爲檀信」。　〔四〕仙闕：息機子本作「天闕」，脈抄本、陽春奏本作「天關」。　〔五〕玉節忙持：明刻他本均作「玉塵特持」；太和正音譜作「玉塵特遲」。　〔六〕知春：太和正音譜作

「如春」。〔七〕息戰氛：太和正音譜作「掃戰塵」。〔八〕幣帛降玄纁：他本俱作「幣帛似微塵」。〔九〕雖然是前言不忘是君恩：他本俱作「過蒙君寵賜天恩」。〔一〇〕高柳：原作「高枕」，據他本改。按，元遺山詩注卷一三初挈家還讀書山雜詩之四：「乞得田園自在身，不成還更入紅塵？只愁六月河堤上，高柳清風睡殺人。」〔一一〕誰待要老去攀龍二句：息機子本、脈校本、陽春奏本作「誰待老景攀蟾，俺子閑身卧雲」。〔一二〕我也曾遍游諸國占時運：他本俱作「說談諸國游天下」。〔一三〕大都來：明刻他本作「興常存」，元刊本「常」作「藏」。〔一四〕冉冉：明刻他本作「隱隱」，元刊本作「緩緩」。〔一五〕駸駸：他本俱作「驅驅」。〔一六〕勿心困：原作「休固懇」，他本俱作「勿困」，此從徐校元刊本。關漢卿詐妮子第一折〔仙呂・點絳唇〕：「半世爲人，不曾教大人心困。」王仲文救孝子第二折〔滾綉球〕：「兒呵，怎不教你娘心困！」張壽卿紅梨花第三折〔上小樓〕：「秀才也，說着呵老身心困。」〔一七〕駕：原作「坐」，據各本改。

第三折

（趙改扮駕引侍臣上，詩云）兩手指摩新日月，一番整理舊乾坤。殿廷聚會風雲氣，華夏沾濡雨露恩。寡人宋太祖是也。數年之前，曾與汝南王兄弟在竹橋邊買卦，遇見陳摶先生，被他撥開混沌乾坤，指出太平天子。寡人臨御以來，好生想他。昨差使臣物色訪問，喜的他不棄寡人而來，今在寅賓館中，尚未朝見。寡人欲擬其官爵，然後召他入朝，他又百般不受。且先加他道號希夷先生，賜鶴氅金冠玉圭，待朝會間，那時再作計較。黃門官領旨，去寅賓館請那先生來者。（侍臣領旨

科，下）（正末上，詩云）家舍久從方外地，布袍重惹陌頭塵。道人原不求名利，名利何曾繫道人？貧道陳摶，下的西岳華山，來到東京汴國，見了塵世紛紛，浮生攘攘，想我此行實非本意也呵。（唱）

【正宮・端正好】下雲臺，來朝會，不聽的華山裏鶴唳猿啼。道人非爲蒼生起，只是報聖主招賢意。

【滚綉球】俺便是那閑雲自在飛，心情與世違。可又不貪名利，怎生來教天子聞知？是未發跡，卦鋪裏，那時節相識，曾算着它南面登基。（使臣上，云）陳先生恭喜，官裏賜來衣冠道號，望闕謝恩。（正末拜謝科，唱）因此上將龍庭御寶皇宣詔，賜與我鶴氅金冠碧玉圭，道號希夷。

（使臣云）先生在那隱居處，山野荒凉，得如俺這朝署中這般富貴麽？（正末唱）

【倘秀才】俺那裏草舍花欄藥畦，石洞松窗竹几；您這裏玉殿朱樓未爲貴。您那人間千古事，俺只松下一盤棋，把富貴做浮雲可比。

（使臣云）官裏一心等着先生，請先生早些入朝者。兀的又有使命到也！（駕上立住科）（正末唱）

【滚綉球】不住的使命催，奉御逼；便教咱早趨朝内，只是野人般不知個遠近高低。至禁幃，上鳳池；近臨寶砌，列鵷鸞簾捲班齊。玉階前風擺龍蛇影，金殿上風吹日月旗，天仗朝衣。

（見駕打稽首科）（唱）

【倘秀才】無那舞蹈揚塵體例，只打個稽首權充拜禮。（駕云）故人別來無恙？今蒙不棄，喜慰平生，就在殿廷賜坐，好敘間闊。（正末唱）願陛下聖壽齊天萬萬歲。如今黃閣功臣少〔一〕，白髮故人稀，見貧道自喜。

（駕云）希夷先生，今日得見仙顏，寡人喜不自勝。願侍同朝，以爲臣民之望，不知先生意下如何？

（正末云）貧道山野懶人，不願爲官。（唱）

【叨叨令】向那華山中已覓下終焉計，怎生都堂內纔看旁州例。議公事枉損〔二〕了元陽氣，理朝綱怕攪了安眠睡。貧道做不的官也麽哥，做不的官也麽哥！不要紫羅袍，只乞黃綢被。

（駕云）先生如何做不的官？（正末云）聽貧道說來便見。（唱）

【倘秀才】我但睡呵，十萬根更籌轉刻，七八甕銅壺漏水，恨不的生扭死窗前報曉雞。休想我惜花春起早，愛月夜眠遲，這般的道理。

（駕云）先生若肯做官，寡人與先生選一個閑散衙門，除一個清要的官職。無案牘勞形，必不妨于政事。（正末云）貧道怎做得官也呵。（唱）

【滾綉球】貧道呵愛穿的蔀落衣，愛吃的藜藿食；睡時節幕天席地，黑嘍嘍鼻息如雷，

二三年喚不起。若在那省部裏，敢每日畫不着卯曆。有句話對聖主先提，貧道呵貪閑〔三〕身外全無事，除睡人間總不知，空教人貼眼舒眉。

（駕云）先生爲己則是矣，但未知大人之道。大人以四海爲家，萬物一體，無我無人，勿固勿必，所謂君子周而不比。先生當擴其獨樂之懷，普其兼善之量，也替寡人整理些朝綱，可不是好。（正末唱）

【倘秀才】陛下道君子周而不比，貧道呵小人窮斯濫矣。俺須索志於道〔四〕、依於仁、據於德，本待用賢退不肖，怎倒做舉枉錯諸直，更是不宜。

（駕云）先生休要推辭。似這朝中爲官，却不强如山中學道也？（正末云）這爲官的好處，貧道也盡知了。（唱）

【滚綉球】三千貫二千石，一品官二品職，只落的故紙上兩行史記，無過是重裀卧列鼎而食。雖然道臣事君以忠，君使臣以禮，哎，這便是死無葬身之地，敢向那雲陽市血染朝衣。（帶云）貧道呵，（唱）本居林下絶名利，自不合刻下山來惹是非，不如歸去來兮。

（駕云）你說爲官不好，可說那學仙的好處與朕聽者。（正末唱）

【倘秀才】道有個治家治國，索分個爲人爲己，不患人之不己知。石床綿被暖，瓦鉢菜羹肥，是山人樂矣。

【二煞】身安靜宇蟬初蜕，夢遶南華蝶正飛。卧一榻清風，看一輪明月，蓋一片白雲，枕一

塊頑石。直睡的陵遷谷變，石爛松枯，斗轉星移。長則是抱元守一，窮妙理造玄機〔五〕。

【二煞】雞蟲得失何須計，鵬鷃逍遥各自知。看蟻陣蜂衙，龍爭虎鬥，燕去鴻來，兔走烏飛。浮生似争穴聚蟻，光陰似過隙白駒，世人似舞甕醯雞。便博得一階半職，何足算，不堪提。

（駕云）先生，你有甚麽便宜處，也説來者。（正末唱）

【煞尾】俺那裏雲間太華烟霞細，鼎内還丹日月遲；山上高眠夢寐稀，殿下朝元劍佩齊；玉闕仙階我曾履，王母蟠桃我曾吃；欲醉不醉酒數杯，上天下天鶴一隻；有客相逢問浮世，無事登臨嘆落暉；危坐談玄講《道德》，静室焚香誦《秋水》；滴露研硃點《周易》，散誕逍遥不拘繫。赴召離山到朝裏，央及陳摶受宣敕。送上都堂入八位，掌管台衡總百揆。御史臺綱索省會，六部當該各詳細；攘攘垓垓不伶俐，是是非非無盡期。好教我戰戰兢兢睡不美。（下）

校　記

〔一〕少：原作『在』，據元刊本改。　〔二〕枉損：息機子本、陽春奏本、脈校本作『枉喝』。　〔三〕貪閑：元刊本作『閑心』，明刻他本作『心閑』。　〔四〕志於道：他本俱作『由道義』。　〔五〕造玄機：他本俱作『造化玄機』。

第四折

（鄭恩扮汝南王引色旦上，詩云）平生潑賴曾爲盜，一運崢嶸却做官。使盡機謀常是飽，錦衣紈袴不知寒。自家鄭恩，官封汝南王之職，便是某幼年間與今上聖人爲八拜之交，患難相同，槍刀不避，不想今日也同享富貴。今奉官裏之命，領着御酒十瓶，御膳一席，宮中美女十人，去賓館管待希夷先生。他如今尚未出朝，不免打發美女進去，安排供具。我且躲在一壁，待那先生來時，再作計較。您每好生在意者。（色旦云）理會的。（同下）（正末上，詩云）上林無興看花開，春色何人送的來？處士不生巫峽夢，空煩雲雨下陽臺。貧道陳摶。早朝見上，蒙聖人念舊，待我甚是歡喜。但是我雲水之身，山林之鳥，難在這等塵凡之中也呵。（唱）

【雙調·新水令】半生不識曉來霜，把五更寒打在老夫頭上。笑他滿朝朱紫者〔一〕，怎如我一枕黑甜鄉。揭起那翠巍巍太華山光，這一幅綉幃帳。

（色旦上侍直云）妾等官裏送來與先生作傳奉，愿侍枕席之歡。（正末唱）

【駐馬聽】白酒樽旁，閑慰眼金釵十二行；誤了我清風嶺上，不翻身惡睡一千場。您則待泛桃花〔二〕到處覓劉郎，我委實畫蛾眉不會學張敞。好沒酌量〔三〕，出家兒怎受閑魔障。

（色旦裝醉戲末科，云）先生休拿出那道人鐵面皮，怎麼臉上和刮霜的一般？俺每都是未放的官花〔四〕，誰曾經這等折挫？望先生少要弃嫌。（正末云）你每靠後者，你怎知我出家人的道心。（唱）

【步步嬌】遮莫胡厮纏到晨鐘撞，休想我一點狂心蕩。（色旦云）你來，我與你有句話說。（正末唱）喚陳摶有甚勾當？命不快〔五〕遭逢着這火醉婆娘，乾誤了我晚夕參聖一爐香，半夜裏觀乾象。

（色旦云）俺與先生奉一杯酒咱。（正末云）俺道人每從來戒酒，不用他。（色旦云）我與先生奉一杯茶，先生試嘗這茶味何如？（正末云）是好茶也。（唱）

【沉醉東風】這茶呵採的一旗半槍，來從五嶺三湘。泛一甌瑞雪香，生兩腋松風响，潤不得七碗枯腸。辜負一醉無憂老杜康，誰信您盧仝健忘。

（云）您每各自安置，我待睡也。（做睡，色旦扯末科，云）俺每都陪先生，怎敢捨的先生孤孤悄悄、凄凄冷冷的。（正末唱）

【攪筝琶】你好是輕薄相，我又不寂寞恨更長。乾把那蝶夢驚回，多管葫蘆提害痒。早則是卧破月昏黃，直睡到日出扶桑。慌忙，猛聽得淨鞭三下响，又待要顛倒衣裳〔六〕。

（鄭恩上云）好個没理會的先生。待我自家過去。（相見科，云）下官退朝較晚，乞恕探望來遲之罪。（正末云）多謝大王不忘故舊。（鄭恩云）先生好神算也。當日竹橋邊，先生曾許我是個五霸諸侯，

今日果應其言。（正末唱）

【雁兒落】曾道你官封一字王，位列頭廳相。那裏是有官的我預知，也則是你沒眼的天將降〔七〕。

（鄭恩云）那宮女每好生歌舞，我奉勸先生一杯。（正末云）又教這個大王傒倖殺我也。（唱）

【川撥棹】恰離高唐，躲巫娥一壁廂。客舍淒涼，仙夢悠揚〔八〕；只想着邯鄲道上，原來在佳人錦瑟旁。

（色旦勸酒科）（正末唱）

【七弟兄】這場、厮央，不尋常〔九〕。你便有粉白黛綠裝宮樣，芮裙羅襪縷金裳，則我這鐵臥單有甚風流況〔一〇〕。

（鄭恩云）先生，聖人有云：『食、色，性也。』好色之心，人皆有之。又云：『吾未見好德如好好色者』。先生獨非人乎？獨無人情乎？（正末唱）

【梅花酒】你可也忒莽撞〔一一〕，則道你燮理陰陽，却惜玉憐香。撮合山錯了眼光，就兒裏我也倉皇。您休使着這智量，俺樂處是天堂。

（云）貧道從來貪眠，我且盹睡片時，大王休怪。（做睡科）（鄭恩與色旦背云）須索如此如此。（鄭作

關門科，云）我把這門兒來帶上者。隨時且作窗前月，付與梅花自主張。（下）（正末驚覺科，唱）

【收江南】呀，你敢硬將咱送上雨雲場〔二二〕，則待高燒銀燭照紅妝。出家兒心地本清涼，怎禁得直恁般鬧攘，便是一千年不見也不思量。

【水仙子】我恰纔神遊八表放金光，禮拜三清朝玉皇。不爭你拽雙環呀的門關上，纏殺我也〔二三〕瞎大王，驚的那下三山鶴夢翩翔。俺只待丹鼎內降龍虎，誰教咱錦巢邊宿鳳凰，枉羞殺金殿鴛鴦。

（云）只因我輕易下山，惹起這番勾當，倒惹那山靈見笑也。（唱）

【太平令】現如今山鬼吹燈顯像，野猿掄筆題墻。怕腐爛了芒鞋竹杖，塵沒了蒲團紙帳。縱有那女娘、艷妝、洞房〔二四〕，早〔二五〕盹睡了都堂裏宰相。

（鄭恩上云）天已明了，我把這門來開者。呀，好個古懶先生，還在那壁披衣據床，秉燭待旦哩。（正末云）大王，教你傒倖殺我也。（鄭云）慚愧慚愧，我即奏官裏，宮中蓋一道觀，使先生住持，封爲一品真人。（正末唱）

【離亭宴帶歇指煞】把投林鳥西風裏放，也强如銜花野鹿深宮裏養。你待要加官賜賞，教俺頭頂紫金冠，手執碧玉簡，身着白鶴氅。昔年舊草庵，今日新方丈。貧道呵，除睡外〔二六〕別無伎倆。本不是貪名利世間人，則一個樂琴書林下客，絕寵辱山中相。推開名

利關，摘脫英雄網，高打起南山吊窗。常則是烟雨外種蓮花，雲臺上看仙掌。（并下）〔一七〕

題目　識真主汴梁賣課
　　念故知徵賢勅佐

正名　寅賓館天使遮留
　　西華山陳摶高卧

校記

〔一〕朱紫者：原作『朱紫貴』，據明刻他本改。　〔二〕泛桃花：他本俱作『醉蟠桃』。　〔三〕酌量：他本俱作『監量』。〔四〕官花：陽春奏本作『宮花』。　〔五〕命不快：他本俱作『命不快上』。　〔六〕又待要顛倒衣裳：各本作『識甚酬量』。　〔七〕天將降：他本俱作『天將傍』。　〔八〕躲巫娥、壁廂數句：他本作『躲巫山窈窕娘，戰鼎的游仙夢悠揚』。　〔九〕不尋常：原作『不相當』，據各本改。　〔一〇〕則我這鐵卧單有其風流況：他本作『綉幃中取樂催身喪』。　〔一一〕你可也忒莽撞：他本作『會定當、論道經邦』。　〔一二〕你敢硬將咱送上雨雲場：明刻他本作『硬關我金殿鎖鴛鴦』。　〔一三〕纏殺我也：明刻他本作『莽撞也』。　〔一四〕縱有那女娘、艷妝、洞房：他本俱作『塵世、勾當、頓忘』，元刊本於『塵世』下多一『上』字。　〔一五〕早：他本俱作『枉教』。　〔一六〕除睡外：原作『除外』，從息機子本補『睡』字。　〔一七〕『并下』二字原缺，據元劇慣例補。

附　録

新刊的本泰華山陳摶高臥

第一折

（外云了）（正末道扮上，開）貧道陳摶先生的便是，能通陰陽妙理。五代間朝梁暮晉，塵世紛紛。這幾日太華山頂上，觀見中原地分，旺氣非小，當有真命治世。貧道下山，去那長安市上開個卦肆指迷咱。（唱）

【仙呂・點絳唇】定死知生，指迷歸正，皆神應。著插方瓶，香爇雷文鼎〔一〕。

【混江龍】俺今日開壇講命，斷文明白鬼神驚。傳聖人清高道業，算君子暗昧前程。我這袍袖拂開八卦圖，掌中〔二〕躔度一天星。怕有辨榮枯，問吉凶，冠婚宅葬，求財幹事，若有買卦的聞人靜，全憑聖典，不順人情。

（外云了）（正末唱）

【油葫蘆】古聖留傳《周易經》，有幾人能窮究的精？誦讀如坐井不能明。這《易》，伏羲以上無人定，仲尼之下無人省。俺下的數又真，傳的課又靈。待要避凶趣吉知天命，試來這簾下問君平。

（外云了）（正末唱）

【天下樂】憑着八字從頭斷您一生，叮嚀，不交差半星。論旺氣相死囚憑五行。雖然是子丑寅卯，甲乙丙丁，也堪交高士聽。

（外上問卦云了）（正末唱）

【醉中天】我等您呵似投〔三〕吳文整，尋你呵似覓呂先生。交我空踏子斷麻鞋神倦疲，您君臣每原來在這搭兒相隨定。這五代史裏胡厮殺不曾住程，休則管埋名隱姓，却交誰救那苦懨懨天下生靈。

【後庭花】你命幹是丙丁戊己庚，乾元亨利貞。正是一字連珠格，三重坐祿〔四〕星。你休道俺不着情，不應後我敢罰銀十錠，未酬勞先早陪了壺瓶。

（外云了）（正末唱）

【金盞兒】到這戌字上主冠帶，水成形火長生；避乖龍大小運今年併，若交得丙辰一運大崢嶸。向日犯空亡爲將相，垂祿馬的作公卿。你是南方赤帝子，上應北極紫微星。（做迎駕科）（唱）

【後庭花】黃河一旦清，早則東方日已明。有興處〔五〕飲綠醑千鍾醉，無人處倒山呼萬歲聲。貧道煞是失祗迎。開基真〔六〕命，拚今朝醉不醒。

【金盞兒】左關陝，右徐青；背懷孟，附襄荆；用兵的形勢連着唐鄧，太行天塹壯神京〔七〕。遮莫江山埋旺氣，草木動威靈。欲尋那四百年興龍地，除是八十里臥牛城。

【醉中天】你是五霸諸侯命，有一品大臣名，乾打哄〔八〕胡厮噥〔九〕過了半生。注定你不帶破多殘病，命裏有愁甚眼睛。兀那明朗朗羣星雖盛，不如孤月獨明。

（外云了）（正末云）貧道出家兒，不須酬謝，二公保重者。（唱）

【金盞兒】投至我石枕上夢魂清，布袍底白雲生。我但睡呵，一年半歲没乾淨〔一〇〕，只看您那朝臺暮省幹功名。我睡呵，黑甜甜倒身如酒醉，喝婁婁的酣睡似雷鳴。誰理會的五更朝馬動，三唱曉雞聲。

【賺煞】出世聖人生，天下鳴乎定〔一一〕。（外云了）何須把這山野陳摶拜請。若久後忘了

這青眼相看舊弟兄〔二〕，也不索重酬勞賣卦的先生。從今後罷刀兵，四海澄清，且放閑人看太平。我也不似出師的孔明，休官的陶令，則待學那釣魚臺下老嚴陵。（下）

校記

〔一〕雷文鼎：原作『罍文鼎』，此從元曲選本改。按，宋張世南游宦紀聞卷五：『古器則有所謂欵識，蜡茶色、朱砂斑、真青綠井口之類。方圓真古，其製作有雲紋、輕重雷紋、垂花雷文、鱗文、細文、粟文、蟬文……。』〔二〕掌中：原作『堂中』，從他本改。〔三〕投：原作『捉』，從他本改。〔四〕禄星：原作『禄生』，從他本改。〔五〕處：底本作『勿』，不成字形，從他本改。〔六〕命：原作『今』，從他本改。〔七〕神京：底本無，據元曲選本補。〔八〕打哄：原作『打供』，據諸本改。〔九〕廝噥：原作『廝濃』，據諸本改。〔一〇〕沒乾淨：原『淨』作『靜』字，據諸本改。〔一一〕天下嗚乎定：徐校本據孟子・梁惠王上改作『天下惡乎定』。〔一二〕舊弟兄：底本『舊』作『田』字，據諸本改。

第二折

（使臣上云了）（虛下）（末上云）貧道自從長安市上，算了那兩人君臣之命，回歸山中。醒時煉藥，醉後高眠，倒大清閑快活呵。（唱）

【南呂・一枝花】我往常讀書求進身，學劍隨時渾〔一〕。讀書匡社稷，學劍定乾坤。豪氣淩雲，心志如伊尹。本待交六合入并吞，伐天下不義諸侯，救數百載生靈萬民。

【梁州第七】從遇着那買卦的潛龍帝主，饒恰〔二〕算命的開國功臣，便即時拂袖歸山隱。進時節道行天下，退時節獨善其身。修煉成內丹龍虎，降伏盡〔三〕姹女嬰兒，出世離羣，樂陶陶的順化存神。想那亂擾擾紅塵中爭利的俗人，鬧攘攘〔四〕的黃閣上爲官的貴人，怎强如那閑遥遥華山中得道仙人。一身、駕雲，四溟八表神遊盡，覷浮世暗中哂。坐看蟠桃幾度春，抵多少華屋生存。

【隔尾】放着這高山流水爲檀信〔五〕，索甚野草閑花作近隣，滿地白雲掃不盡。你與我閉上洞門，休放個客人，我待靜倚蒲團〔六〕自在盹。

（使臣上云了）（迎接使臣科）（正末唱）

【牧羊關】我恰遊仙闕，謁帝閽，猛驚得我跨黃鶴飛下天門。你揮的玉麈〔七〕特遲，打的金鐘煞緊〔八〕。又不是紙窗明覺曉，布被暖知春。驚的夢莊周〔九〕蝶飛去，尚古自炊黃粱〔一〇〕鍋未滚。

（使臣云了）（正末云）貧道山間林下，物外之人，無心名利。望天使回朝，方便回奏咱。（唱）

【紅芍藥】開基創業聖明君，舜德〔二二〕堯仁。玉帛萬國盡來尊，一統乾坤。滅狼煙掃戰塵，恩澤及萬姓黎民。招賢納士禮殷勤，幣帛〔二三〕似微塵。

【菩薩梁州】特遣天臣，把賢良訪問。當今至尊，重酬勞算卦的山人，過蒙君寵賜天恩〔二三〕。風雲不憶風雷信，琴鶴自有林泉分。想名利有時盡。乞得田園自在身，我怎肯再入紅塵。

【隔尾】俺只是下棋〔二四〕白日閑消困，高柳清風睡殺人。世事無由惱方寸，只除你個繼恩、使臣，方便向君王行奏得準。

（外云了）（正末唱）

【牧羊關】既然海岳歸明主，敢放這巢由〔二五〕作外臣，誰望您那千年調高塚麒麟〔二六〕。誰待老年攀蟾，只待閑身臥雲。試看蓬萊尋藥客，商嶺〔二七〕採芝人。天下已歸漢，山中猶避秦。

【賀新郎】我往常雞鳴舞劍學劉琨，看三卷天書，名八門壬遁。說談諸國遊天下，賣卦處逢着聖君。以此入山來訪道修真，看猿鶴知導引，觀山水〔二八〕爽精神。興常〔二九〕存，性於遠，習於近。這黃冠野服，道士，伴着清風明月兩閑人。

（外云了）（正末唱）

【牧羊關】也不是九轉火裏燒丹藥，三足鼎裏煉水銀，若會的《參同契》便是真人。教雖沒千言，道不離一身。你小心休勞苦，四體省殷勤。散誕〔二〇〕是長生法，清閑真道本。

【哭皇天】酒醉漢難〔二一〕朝覲，睡魔王怎做宰臣。穿着底紫羅袍便似酒布袋，秉着白象笏似睡餛飩。若做官後每日家行眠立盹，休休，枉笑煞淩煙閣上人。早是疏慵愚鈍，更孤陋寡聞。

【烏夜啼】幸然恁法正天心順，索甚我橫枝兒〔二二〕治國安民。我則有住山緣，那裏有爲官分。樂道甘貧，誰羨畫戟朱門〔二三〕。丹砂好煉養閑身，黃金不鑄封侯印。我實〔二四〕帶不得展髻緊，着不得公裳坌。倒不如我這拂黃塵〔二五〕的布袍，漉渾酒的綸巾。

（使云了）（云）既蒙天使到來，不敢違了聖恩，必索下山。（唱）

【黃鐘煞】〔二六〕也不索雕鞍〔二七〕緩緩的登程進〔二八〕，也不索駿馬驅驅的踐路塵。既然聖旨〔二九〕緊，請將軍勿心困〔三〇〕。儘交山列着屏　草展裀，鶴看家，雲鎖了門。只消得順天風駕一片白雲，教他那宣使乘的紫藤兜轎穩。（同使下山）（下）

校記

〔一〕時渾：元曲選本作『時混』。俱欠妥，疑本當作『時運』。　〔二〕饒恰：徐本改作『饒却』，俱費解，似當從元曲選本作『饒個』。　〔三〕降伏盡：原作『消磨盡降伏』，此從息機子本、脈望館本、陽春奏本。　〔四〕鬧攘攘：底本『攘』作『襄』字，此從鄭、徐本。　〔五〕檀信：底本作『澶信』，此從徐本。按，李壽卿度柳翠第一折〔混江龍〕：『則爲我這半生花酒爲檀信』。　〔六〕靜倚蒲團：底本『靜』作『淨』、『蒲』作『滿』，據諸本改。　〔七〕玉塵：原本『塵』誤作『塵』，據各本改。　〔八〕煞緊：原作『暘緊』，鄭本改作『鳴緊』，徐本改爲『暢緊』，此從太和正音譜及明刻諸本。　〔九〕莊周：原誤作『莊州』，據太和正音譜及明刻諸本改。　〔一〇〕黃粱：原作『黃糧』，據太和正音譜及明刻諸本改。　〔一一〕舜德：原作『舜迹』，據太和正音譜及諸本改。　〔一二〕幣帛：原『幣』誤作『弊』，據太和正音譜及諸本改。　〔一三〕天恩：原作『大恩』，此從太和正音譜及諸本。　〔一四〕棋：原作『棊』，據諸本改。　〔一五〕巢由：底本作『果田』，據諸本改。　〔一六〕千年調高塚麒麟：底本『調』作『釣』，據鄭本改。『世無百年人，枉作千年調』，唐寒山拾得詩。　〔一七〕商嶺：原作『岩嶺』，據諸本改。按，下文『採芝人』，即指商山四皓而言。　〔一八〕山水：底本無『山』字，據諸本補。　〔一九〕常：原作『藏』，據息機子本、脈望館本、陽春奏本改。　〔二〇〕散誕：原作『散旦』，此從鄭本、徐本。　〔二一〕難：原無此字，據諸本補。　〔二二〕橫枝兒：底本『橫』作『楯』字，據太和正音譜及諸本改。　〔二三〕朱門：底本『朱』誤刊作『未』，據諸本改。　〔二四〕我實：原作『我幸』，據息機子本、脈望館本、陽春奏本改。　〔二五〕黃塵：原作『黃壁』，據太和正音譜及諸本改。　〔二六〕黃鍾煞：原作『帶黃鍾煞』，他本無『帶』字，從之。　〔二七〕雕鞍：原作『鵰鞍』，據諸本改。　〔二八〕登程進：原無『進』字，據諸本補。　〔二九〕既然聖旨：底本『既』作『蠻』，且無『旨』字，據諸本改、補。　〔三〇〕勿心困：原作『忽困』，

元曲選本作『勿困懇』，他本作『休困』，此從徐本。按，心困，當時習語。金仁傑追韓信第二折〔得勝令〕：『說着漢天子猶心困』。王仲文救孝子第二折〔滾綉球〕：『兒呵，怎不教您娘心困』。蓋底本誤將『勿』、『心』合爲一字。

第三折

（正末上唱）

【正宮・端正好】下雲臺，來朝會，不聽的華山裏鶴唳猿啼。道人不爲蒼生起，只是報聖主招賢意。

【滾綉球】俺便似片閑雲自在飛，心情與世違。可又不貪名利，怎生來交天子達知？是未發迹，卦鋪裏，恁時節相識，曾算着他南面登基。因此上將龍庭御寶皇宣詔，（云）駕賜衣冠，道號希夷。賜與我鶴氅金冠碧玉圭，加道號希夷。

（謝恩了）（正末唱）

【倘秀才】俺這草舍花欄藥畦，石洞松窗竹几〔一〕，您這玉殿朱樓未爲貴。您那人間千古事，只是松下一盤棋。富貴把浮雲可比。

【滾綉球】不住地使命催，奉御逼。便交早朝入內，俺便似野人般不知個遠近高低。

至禁幃，上鳳池；近臨寶砌，列鵷鸞〔二〕簾捲班齊。見這玉階前松擺龍蛇影，金殿上風吹日月旗，天仗朝衣。

（見駕打稽首科）（唱）

【倘秀才】無那舞蹈揚塵體例，只打稽首〔三〕權充拜禮。（駕云了）願陛下萬歲萬萬歲〔四〕。如今黃閣功臣少，白髮故人稀，見貧道自喜。

（駕云了）（正末云）貧道山野人〔五〕，不能爲官。

【叨叨令】向那華山中已覓下終焉計，怎生都堂內才看傍州例。議公事枉淘了元陽氣，理朝綱怕攪了安眠睡。貧道做不的也末哥，做不的也末哥！不要紫羅袍，乞賜黃綢被。

【倘秀才】貪睡呵十萬根更籌轉刻，七八瓮銅壺漏水，恨不得生扭死窗前報曉鷄。休想我惜花春起早，愛月夜眠遲，道理。

（駕云了）（正末唱）

【滾綉球】貧道穿的蔀落衣，吃的是藜〔六〕藿食。睡時節幕天席地，喝婁婁鼻息如雷，二三年喚不起。若在省部裏，敢每日晝不着卯曆。只有句話對聖主先提：貧道只得身

閑心上全無事，除睡人間總不知，交人道眈眼〔七〕鋪眉。

【倘秀才】陛下說君子周而不比，貧道呵小人窮斯濫矣〔八〕。俺須索由道義，依於仁，據於德。本待用賢去不肖，舉枉錯諸直，更是不宜。

【滚綉球】四百貫四百石，一品官二品職，只落的故紙上兩行史記，雖然重裀臥列鼎而食。臣事君以忠，君使臣以禮。呀，便是死無那葬身之地，敢向那雲陽市血染〔九〕朝衣。本居林下絶名利〔一〇〕，貧道呵自不合剛下山來惹是非，不如歸去來兮。

【倘秀才】道有個治家治國，俺索學分個爲人爲己，不患人之不己知。土炕〔一一〕上淡白粥，瓦鉢内醋黄虀，採那首陽山蕨薇。

【三煞】身安静域蟬初蜕，夢繞南華〔一二〕蝶正飛。臥一榻清風，看一輪明月，蓋一片白雲，枕一槐頑石。直睡的陵遷〔一三〕谷變，石爛松枯，斗轉星移。抱元守一，窮妙理造化玄機。

【二煞】鷄蟲得失何須計，鵬鷃〔一四〕逍遥各自知。看蟻陣蜂衙，虎爭龍鬥，燕去鴻來，兎走烏飛。浮生似透窗飛鳥，光陰似過隙白駒，世人似舞甕醯鷄。一階半職，何足算，不堪提。

【煞尾】俺那雲間太華烟霞細，鼎內還丹日月遲；山上高眠夢寐希，殿下朝元劍佩齊；玉闕仙階我曾履，王母蟠桃我曾吃；欲醉不醉酒數杯，上天下天鶴一隻；有客相逢問浮世，無事登臨歎〔一五〕落暉；危坐談玄講《道德》，靜室焚香誦〔一六〕《秋水》；滴露研朱點〔一七〕《周易》，散誕逍遙不拘繫。赴詔離山到朝裏，央及陳摶受宣敕。送上都堂入八位，掌管台衡〔一八〕總百揆。御史臺綱〔一九〕索省會，六部裏當該各詳細。穰穰該該沒伶俐，是是非非沒盡期。好交戰戰兢兢睡不美。（下）

校記

〔一〕竹几：原缺『竹』字，據諸本補。　〔二〕鵷鸞：原『鵷』作『五』字，據諸本改。　〔三〕稽首：原作『稽直』，據諸本改。　〔四〕萬萬歲：原不重『萬』字，據諸本補。　〔五〕山野人：底本於此下有一『云』字，或爲衍文；或爲『原』字之誤，若如此，則應標點作『貧道山野人，原不能爲官』。今從鄭本刪。　〔六〕藜：原作『黎』，據諸本改。　〔七〕貼眼：原作『貼眼』，脈望館本作『眄眼』，此從息機子本、元曲選本、陽春奏本改。按，貼眼舒眉，當時熟語，元曲中屢見，不備舉。　〔八〕矣：原作『夫』，據諸本改。　〔九〕血染：原『染』作『雜』字，據諸本改。　〔一〇〕名利：原無『利』字，據諸本補。　〔一一〕土炕：原作『土坑』，此從徐本。　〔一二〕南華：原作『南園』，據諸本改。按，唐玄宗開元二十五年，追封莊周爲『南華真人』。　〔一三〕陵遷：原『陵』作『凌』字，據諸本改。　〔一四〕鵬鷃：原作『朋晏』，據諸本改。　〔一五〕歎：原似『難』字，據諸本改。　〔一六〕誦：底本作『漏』，據諸本改。

〔一七〕點：原作「默」，據諸本改。　〔一八〕台衡：原作「台御」，據諸本改。　〔一九〕臺綱：原作「臺剛」，據諸本改。

第四折

（正末上唱）

【雙調・新水令】半生不識曉來霜，把五更寒打在老夫〔一〕頭上。您滿朝朱紫貴，怎如我一枕黑甜鄉。揭起俺那翠巍巍太華山光，那一幅綉幃帳。

【駐馬聽】白酒尊旁，閑慰眼〔二〕金釵十二行，誤了我清風嶺上〔三〕，不翻身惡睡一千場〔四〕。怕您待醉蟠桃到處覓劉郎，我委實畫蛾眉不會學張敞。好没監量，出家兒怎受閑魔障？

（女色試探科）（正末唱）

【步步嬌】遮莫硬厮纏到晨鐘撞，休想我一點〔五〕狂心蕩。喚陳摶有甚勾當，命不快上遭逢着這伙醉婆娘。乾誤了我晚夕參聖一爐香，半夜裏觀乾象。

【沉醉東風】這茶採得一旗半槍，來從〔六〕五嶺三湘。泛一甌瑞雪香，生兩腋松風響，

潤不得七碗枯腸〔七〕。辜負一醉無憂老杜康〔八〕，誰吃恁盧仝健忘〔九〕。

【攪箏琶】您好是輕薄相，我又不寂寞恨更長。乾把那蝶夢驚回，多管葫蘆蹄害癢。早是臥破月昏黃，直睡到〔一〇〕日出扶桑。知我着忙，不爭如此顛狂。早朝聽到的淨鞭三下響，識甚酬量〔一一〕。

【雁兒落】官封一字王，位列頭廳相。那裏是有官的我算着，只是無眼的天將降〔一二〕。

【川撥棹】恰離高唐，躲巫山窈窕娘〔一三〕。戰鼎的遊仙夢悠揚。則想道邯鄲道上，原來在佳人錦瑟旁。

【七弟兄】這場〔一四〕、厮央，不尋常〔一五〕。粉白黛綠妝宮樣，茜裙羅襪縷金裳，綉幃中取樂催身喪。

【梅花酒】會定當，要論道經邦，燮理〔一六〕陰陽，却惜玉憐香。撮合山錯了〔一七〕眼光，就裏〔一八〕的我也委實倉惶。您休〔一九〕使智量，俺樂處是天堂。

【收江南】硬關〔二〇〕我金殿鎖鴛鴦，高燒銀燭照紅妝。出家兒心地本清涼，纏煞我也，便是一千年不見也不思量。

【水仙子】一靈暫到華山庄，袖拂白雲出汴梁。不爭你拽金環呀地把門關上，悶煞人

也瞎大王。扭得身化一道金光，索甚你回來回去疾迷羞摩娑慌，分付取臭肉皮囊。

【太平令】見如今山鬼吹燈顯像〔二二〕，野猿掄筆〔二三〕題牆。只怕腐爛了芒鞋竹杖，塵没〔二四〕了蒲團紙帳。塵世上、勾當、頓忘，枉交盹睡了都堂裏宰相。

【離亭宴帶歇指煞】〔二四〕把投林高鳥西風裏放，也强如銜花野鹿深宮裏養。大王加官賜賞，交臣頭頂紫金冠，手執碧玉簡，身着白鶴氅。昔年舊草庵〔二五〕，今日新方丈，除睡外別無伎倆。本不是個貪名利的世間人，是一個樂琴書的林下客，絶寵辱的山中相。從今後飯餘茶罷精神爽，高打起南軒吊窗。煙雨外種蓮花，雲臺上看仙掌。

校記

〔一〕老夫：原誤作「老天」，據諸本改。　〔二〕慰眼：原作「尉眼」，據諸本改。按金馮延登郾城道中（中州集卷五）詩有云：「瘦梅疏竹未慰眼」。　〔三〕清風嶺上：原「上」誤作「土」，據諸本改。　〔四〕一千場：原無「一」字，據諸本補。　〔五〕一點：原作「一默」，據諸本改。　〔六〕來從：原作「未從」，據諸本改。　〔七〕潤不得七碗枯腸：底本「潤」作「問」，「枯」字不成字形，據諸本改。　〔八〕老杜康：底本無「老」字，據諸本補。　〔九〕健忘：原作「建衒」，此從明刻諸本。徐本改作「建湯」，疑非是。按，此用唐盧仝《走筆謝孟諫議寄新茶》詩。　〔一〇〕直睡到：原於此上有「煮絮」二字，文義既難解，亦與曲律不甚合，諸本皆無之，據删。　〔一一〕酬量：原「酬」字不成形，元曲選本作「斟量」，而他本俱作「酬量」，從之。　〔一二〕天將降：原「降」作「謗」，據元曲選本改。

〔一三〕窈窕娘：原『娘』作『良』字，據諸本改。　〔一四〕這場：原『場』作『揚』字，據諸本改。　〔一五〕不尋常：原『常』作『當』字，據息機子本、脈望館本、陽春奏本改。元曲選本作『不相當』。　〔一六〕燮理：原『燮』作『奕』字，據諸本改。　〔一七〕錯了：原作『撮了』，據諸本改。　〔一八〕就裏：原作『就望』，據諸本改。　〔一九〕您休：原無此二字，據息機子本、脈望館本、陽春奏本補。　〔二〇〕硬關：原作『硬閑』，此從息機子本、脈望館本、陽春奏本改。　〔二一〕揀筆：原『揀』作『倫』字，據諸本改。　〔二二〕塵沒：原『沒』作『沐』字，據諸本改。　〔二四〕〔離亭宴帶歇指煞〕，原作〔離亭煞〕，此從元曲選本。　〔二五〕舊草庵：原『舊』作『田』字，據諸本改。

馬丹陽三度任風子

劇目說明

此劇於《録鬼簿》著録，現存元刊本，題目作『爲神仙休了脚頭妻，菜園中摔殺親兒死』，正名作『王祖師雙赴玉虛宫，馬丹陽三度任風子』；脈望館本，題目作『甘河鎮一地斷葷腥』，正名作『馬丹陽三度任風子』；《元曲選》本，題目正名與脈望館本同；《酹江集》本，題目正名亦與脈望館本同，唯『度』作『渡』字。茲以《元曲選》爲底本，參校其他各本。

第一折

（沖末扮馬丹陽（一）上，詩云）雪瓮冰壺滿筋黃，沙瓶豆粥隔籬香。就中滋味無人識，傲殺羊羔乳酪漿。貧道祖居寧海萊陽人也。俗姓馬，名從義，乃伏波將軍馬援之後。錢財過萬倍之餘，田宅有半州之盛。家傳秘行，世積陰功。初蒙祖師點化，不得正道，把我魂魄攝歸陰府，受鞭笞之苦。忽見祖師來救，化作天尊，令貧道似夢非夢，方覺死生之可懼也。因此遂弃其金珠，拋其眷屬，身挂一瓢，頂分三髻。按天地人三才之道，正一髻受東華帝君指教，去其四罪，是人我是非；右一髻受純陽真人指教，去其四罪，是富貴名利；左一髻受王祖師指教，去其四罪，是酒色財氣。方成大道，正授白雲洞主，丹陽抱一無爲普化真人。陰符中道，人身難得，中土難逢；假是得生，正法難遇。貧道昨宵看見青氣冲天，下照終南山甘河鎮，有一人任屠，此人有半仙之分。因而稟過祖師，前去點化他。若到的甘河鎮，將一方之地都化的不吃腥葷。你道爲何？此人是屠户之家，他見我化的一方之地都吃了齋素，攪了他買賣，他必然來傷害我性命。他若來時，點化此人歸于正道。（詩云）我與他閻王簿上除生死，紫府宮中立姓名。指開海角天涯路，引得迷人大道行。（下）

（正末扮任屠同旦李氏上，云）自家終南山甘河鎮人氏。姓任，是個操刀屠户。爲我每日好吃那酒，人口順都叫我任風子。頗有些家私。但見兄弟每生受的，我便借與他些錢物做本，并不要利

息，因此上相識伴當每能將我斯敬〔三〕。嫡親的兩口兒家屬。渾家李氏，近新來生了一個小厮兒。今日是我生辰之日，又是孩兒滿月，衆兄弟送些禮物來。大嫂，你去安排酒食茶飯，等待兄弟每。這早晚敢待來也。（旦云）理會的。（衆屠户上云）俺都是甘河鎮屠户。俺有一個哥哥是任屠，俺的本錢是他的。近新來不知是那裏走的個師父來，頭挽着三個丫髻，化的俺這一方之人盡都吃了齋素；俺屠行買賣都遲了，本錢消折。今日是任屠哥哥生辰之日，又是他孩兒滿月，一來與哥哥做生日，二來問哥哥借些本錢。說話中間，可早來到了也。（衆見正末科，云）哥哥，你兄弟來遲也。（正末云）恰纔道罷，兄弟每早來了也。量任屠有何德能，動勞列位，請坐。（衆云）哥哥請坐。（正末云）大嫂，將酒來。兄弟每慢慢飲一杯。（衆云）俺兄弟每又無厚禮，倒來定害哥哥嫂嫂。（正末云）兄弟，一回相見一回老，能有幾年做弟兄也呵。（唱）

【仙呂·點絳唇】朋友相憐，弟兄錯見，任屠面。今日何緣〔四〕，因賤降來宅院。

【混江龍】俺屠家開宴，端的是肉如山岳酒如川。都是些吾兄我弟，等輩齊肩。直吃的月上花梢傾盡酒，風吹荷葉倒垂蓮。客喧席上，洒到跟前；何曾摘厭〔四〕，并不推言〔五〕。一盞盞接入手，可都乾乾的咽。賣弄他掂斤播兩，撥萬論千〔六〕。

（衆云）酒够了，俺吃不得了也。（正末云）衆兄弟可早醉也。（唱）

【油葫蘆】你着那些札手〔七〕風喬人酒量淺，他吃不的一謎裏〔八〕灌，他將那吃不了的

牛肉着指頭填。恰便似餓狼般撞入肥羊圈，乞兒般鬧了悲田院。吃的來眼又睜，撐的來氣又喘〔九〕。都是猪脖臍狗奶子〔一〇〕喬親眷，都坐滿一圓圈。

【天下樂】可正是畫戟門排〔一一〕見醉仙。（帶云）大嫂。（唱）則我這家緣，不少了你吃共穿〔一二〕，生下這魔合羅般好兒天可憐。花謝了花再開，月缺了月再圓；咱人老何曾再少年。

（衆云）你兄弟都折少本錢，問哥哥再借些鈔做本錢。（正末云）大嫂，兄弟每無本錢呵，借與他些。（旦云）咱那裏得那錢來，你好忒自專也！（正末唱）

【那吒令】非任屠自專，大河裏有船；相知每共言，囊橐裏有錢〔一三〕。（旦云）俺那裏有那錢來？（正末云）你這般惡叉白賴的！（唱）哎，這婆娘不賢，頭直上有天。任屠非自誇，你親曾見，做屠户的這些行院？

【鵲踏枝】一個道少人錢，一個道缺盤纏。怕不待〔一四〕鼓腦争頭，争奈他赤手空拳。俺這裏謝天〔一五〕，葫蘆提過遣，咱比他稍有些水陸莊田。

（云）大嫂，去後面看些茶飯來。（旦云）理會的。（下）（正末云）我開了這箱子，取出些錢鈔來，與你一家兩錠做本錢。兄弟也，我去年借與你許多本錢，都那裏去了？（衆云）哥哥不知，去年

借的本錢都折了。近新來不知那裏走將一個先生來，化的這甘河鎮一方之地都吃了齋素，因此上折了本錢。（正末唱）

【寄生草】你道他都修善，不吃羶；你道是先生每鬧了終南縣，道士每住滿〔一六〕全真院，庄家每閑看神仙傳，姑姑每〔一七〕屯滿七真堂；我道來搖車兒擺滿三清殿。

（衆云）哥哥，似這等，人家都吃了齋，着咱屠户每怎生做買賣〔一八〕？（正末云）你休鬧。可不道『攪人買賣，如殺父母』。如今那個敢殺那先生去？（衆云）俺去！（正末云）你如今白厮打，贏的便殺那先生去。（衆云）說的是，說的是！俺衆人打你一個。（正末云）打將來！（做打科、衆倒科）（正末云）你都近不的我。（唱）

【金盞兒】一個拳來到眼跟前，輕躲過臂忙搧。一個被我搬的一似〔一九〕風車兒轉。一個拳來先躲過，似放過一蠶椽。這一個明堂裏可早又翻背〔二〇〕，這一個嘴縫上中直拳。這一個撲的腮揾土，這一個亨的〔二一〕脚朝天。

（衆云）哥哥，俺近不的你，是你去。（正末云）我去。（衆云）雖然這等，還怕那先生有神通，你到那裏小心在意者。（正末云）兄弟每，我明日五更前後，便去殺那先生。你放心者。（唱）

【賺煞尾】想着我撲乳牛力氣全〔二二〕，殺劣馬心非善〔二三〕，但提起遣潑性命，我可早〔二四〕身輕體健。俺兩個若還厮撞見，不着那厮巧語花言。遮莫你〔二五〕駕雲軒，平

地升仙，將我這摘膽剜心手段展。須直趕到玉皇殿前，撞入那月宮裏面，我把他死羊般拖下九重天。（下）

（衆云）哥哥醉了也，俺衆人回家去來。（下）

校　記

〔一〕脈望館本以沖末扮東華帝君，率八仙上場，并由漢鍾離薦舉馬丹陽去甘河鎮引度任屠。繼之馬丹陽出場，自報家門，敍全真道教之五祖七真事跡頗詳，較元曲選本增出許多。　〔二〕從『爲我每日好吃那酒』至『能將我廝敬』，元曲選本無，據元刊本補。　〔三〕何緣：元刊本、脈望館本作『非專』。　〔四〕摘厭：脈望館本作『滴瀝』。　〔五〕推言：脈望館本作『推撚』，酹江集本作『推辭』。　〔六〕撥萬論千：原『論』作『輪』字，此從脈望館本。鄭廷玉忍字記第二折〔黃鍾尾〕：『謝兄弟肯留納，我將那撥萬論千這回罷。』武漢臣玉壺春第一折〔賺煞〕：『不是我撥萬論千，常拚着賣了城南金谷園。』　〔七〕札手：元刊本、脈望館本俱作『查手』。　〔八〕一謎裏：元刊本作『往外』，脈望館本作『前後』，酹江集本作『一覓裏』。　〔九〕撐的來氣又喘：脈望館本作『一個將身倒偃』。　〔一〇〕猪脖臍狗奶子：脈望館本作『狐朋狗黨』。　〔一一〕門排：元刊本作『門開』。　〔一二〕則我這家緣二句：脈望館本作『咱許來大个家也波緣，又不愁甚麼吃共穿』。　〔一三〕囊橐裏有錢：元刊本作『旱路上有錢』，脈望館本『路』又作『地』字，酹江集本作『旱地上有田』。　〔一四〕怕不待：脈望館本作『您空這般』。　〔一五〕謝天：脈望館本作『謝天地』。　〔一六〕住滿：脈望館本作『聚滿』。　〔一七〕姑姑每：脈望館本作『到晚來引的些道姑每』。　〔一八〕以上道白，底本作『哥哥，似這等屠户人家都吃了齋，着

咱每怎生做買賣？」今據文意改。〔一九〕搬的一似：脈望館本作「搬踅的有似」。〔二〇〕叉翻背：脈望館本作「撲着翻背」。〔二一〕亨的：脈望館本作「騰的」。〔二二〕想着我撲乳牛力氣全：脈望館本作「將我這剥乳牛力昇騰」。〔二三〕心非善：脈望館本作「心施展」。〔二四〕這潑性命我可早：原無此七字，據脈望館本補。〔二五〕遮莫你：脈望館本作「遮莫他騰的」。

第二折

（馬丹陽上云）貧道馬丹陽。離了仙鄉，來此終南縣甘河鎮，化一草庵居住。不够半年，將此一方的人都化的吃了齋素。果然這任屠殺生太衆，性如烈火。如今要殺貧道，或白晝而來，或黑夜而至，可用俺神通秘法點化此人。俗説：能化一羅刹，莫度十七斜。我教他眼前見些惡境頭，然後點化此人。這早晚敢待來也。（正末同旦上，云）我昨日和衆兄弟每打賭賽，今日殺那先生去。我昨日吃的酒多了些，今日宿酒未醒。我索殺那先生走一遭去。（唱）

【正宮·端正好】添〔一〕酒力晚風涼，助殺氣秋雲暮，尚兀自脚趔趄醉眼模糊。他化的俺一方之地都食素，單則是俺這殺生的無緣度〔二〕。

（旦云）你這早晚往那裏去？（正末云）我要殺那先生去。（唱）

【滚綉球】你可也休怕怖，我心中不恍忽，常言道避着不做。（旦云）他是個出家人，和

你往日無冤，近日無讐，你殺他怎的？（正末云）任大嫂，你莫不養着那先生來？（旦云）呸！你聽是甚言語？（正末唱）你莫不和馬丹陽是綰角兒妻夫？（旦云）我看你到那裏怎的。（正末唱）我到那裏一隻手揪住繫腰，一隻手揝住道服，把那厮輕輕擡舉，滴溜撲攛下街衢。我是個敲牛宰馬任風子。（旦云）你休去，帶累我也！（正末唱）不〔三〕帶累你抱侄携男魯義姑。我言語無虛。

（旦云）我苦勸你，不聽我言語！（正末唱）

【倘秀才】你道是苦勸着不依你個婦女，那先生壞衣飯如殺父母。自古無毒不丈夫。（云）大嫂，咱那孩兒在那裏？（旦云）孩兒在家睡哩。（正末唱）則那親生子快啼哭，你與我覷去。

（旦云）我好也要你家去，歹也要你家去！（正末云）大嫂，那先生和我往日無冤，近日無仇，我沒來由殺他怎的？那庄裏有幾個頭口兒，我則怕別的屠户趕了去，我只推殺那先生，其實趕頭口去。你家去磨下刀，燒下湯，我便趕將頭口來也。（旦云）哦，可知道『殺人償命，欠債還錢』。你這般說纔是。我如今便去燒的湯熱，磨的刀快，你早些兒來家。（下）（正末云）婆娘家性如水，我三兩句話說的他回去了。我今去殺那先生去。可早來到也。我跳過這墻去。（唱）

【滚綉球】我騙上墻騰的跳過來，轉茅檐厭的行過去，退身〔四〕在背陰黑處。（帶云）兀的不有人來也。（唱）莫不是馬丹陽先有埋伏？我則見悄悄的有人言，原來是瀟瀟的風弄竹；晃的這月華明閃、雲來雲去，似人行竹影扶疏。原來〔五〕這害丹陽刺客心頭怕，殺劣馬賊人膽底虛。使不着膽大心粗〔六〕。

（云）我自過去。（做見科）（丹陽云）任屠，你來了也。（正末背云）好奇怪，他怎生認的我？（回云）我來了也。（丹陽云）你來做甚麽？（正末云）我來殺你哩。（丹陽云）我是個出家人，與你往日無冤，近日無仇。你如何來殺我？（正末云）我是個屠户之家，你化的一方之地都不吃葷腥，壞了俺屠行買賣，我因此來殺你。（丹陽云）你道我化的這一方之地都不吃葷腥，壞了你這買賣，因此來殺貧道。是我攪了你買賣。也罷也罷，貧道受死，你與我快性者。（正末云）你有甚麽神通廣大，使出來！（丹陽云）貧道那裏有神通。（正末唱）

【倘秀才】遮莫你攝伏下北極真武，便請下東華帝主，我道你敢是個南方左道術。便有甚縮地法〔七〕，混天書〔八〕，我與你個快取。

（外扮神子仗劍上）（扳末科）（正末唱）

【窮河西】我這裏觀絶〔九〕了悠悠的五魂也無，原來這丹陽師父領着一個護身符。他不

是跨鶴來，可怎生有這般翅羽？他把我當攔住，則我這潑性命向他跟前怎生過去？

（神子殺正末科，下）（正末云）有殺人賊也！（丹陽云）任屠，你做甚麼？（正末云）哎喲，有殺人賊也，還我頭來！（丹陽云）你纔要殺我，倒問我要頭，你自摸你那頭去。（正末云）師父，放任屠回家去罷。（丹陽云）你要去自去，誰當着你哩。（正末云）師父，我來時一條路，如今三條路，不知往那條路去？（丹陽云）你來處來，去處去，休迷了正道。（正末云）是是是，來處來，去處去。（做尋思科，云）父母生我，是來處來；我若死了，便是去處去。他着我休迷了正道，這先生敢教我跟他出家去。罷罷罷，稽首，任屠情願跟師父出家。（丹陽云）你要出家，你可是甚麼善男善女？你恰纔提短刀越墻而過，要殺我，如今可要跟我出家。你聽者：（詩云）將你那嬌妻幼子都休顧，便有玉海金山也不慕。一心唯想你生身何處來，我方纔指與你條大道長生路。俺這神仙則許神仙做，你那凡夫則尋凡夫去。（正末唱）

【叨叨令】師父道『神仙則許神仙做，凡夫則尋凡夫去』。爺娘枉說爺娘苦。（云）則是我那魔合羅孩兒，嗨，父母恩養尚且報不的，量他打甚麼不緊。（唱）常言道『兒孫自有兒孫福』。（云）兒女是金枷玉鎖，歡喜冤家。師父，稽首。（唱）任屠却須省得也麼哥，却須省得也麼哥，告師父指與我一道長生路〔一〇〕。

（丹陽云）任屠，你堅心要出家麼？（正末云）情願與師父做個徒弟。（丹陽云）任屠，你既要

出家，拋弃了你那妻子，方可出家。（正末云）你徒弟既要出家，量他打甚麼不緊，徒弟都捨了也。（丹陽云）你真個要出家，我與你十戒：一戒酒色財氣，二戒人我是非，三戒因緣好惡，四戒憂愁思慮，五戒口慈心毒，六戒吞腥啖肉，七戒常懷不足，八戒徇己害人〔二二〕，九戒馬劣猿顛，十戒怕死貪生。此十戒是萬罪之緣、萬惡之種，既要學道，必當戒之。將你俗衣盡都去了，身穿着道袍，腰繫着雜彩絛，每日在菜園中修行辦道。早晨打五百桶水，日中打五百桶水，天晚打五百桶水。繳轆轤，偎隴兒，撥畦兒，打勤勞，受辛苦。（口誦道德經云）『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詩云）你那氣無强弱志爲先，努力須當〔二三〕莫換肩。離得這番凡境界，着你生身別上一重天。（正末云）師父着我早晨打五百桶水，午間打五百桶水，晚夕打五百桶水，一日一千五百桶水。量這眼小井，却不打的乾了那。（唱）

【三煞】從今後栽下這五株綠柳侵門户，種下這三徑黃花近草廬。學師父伏虎降龍，跨鸞乘鳳，誰待要宰馬敲牛，殺狗屠驢。謝師父救了我這蠢蠢之物，泛泛之才，落落之徒。雖然愚魯，從小裏看過文書。

【二煞】高山流水知音許，古木蒼烟入畫圖。學列子乘風，子房歸道〔二三〕，陶令休官，范蠡歸湖。雖然是平日凡胎，一旦修真，無甚功夫。撇下這砧刀什物〔二四〕，情取那經卷藥葫蘆。

【煞尾】再誰想泥猪疥狗〔一五〕生涯苦，玉兎金烏死限拘。修無量〔一六〕樂有餘，朱頂鶴獻〔一七〕花鹿；唳野猿嘯風虎，雲滿窗月滿户；花滿溪酒滿壺，風滿簾香滿爐。看讀玄元道德書〔一八〕，習學清虛莊列術。小小茅庵是可居，春夏秋冬總不殊。春景園林賞花木，夏日山間避炎暑；秋天離邊玩松菊，冬雪檐前看梅竹。皓月清風爲伴侶，酒又不飲色又無，財又不貪氣不出〔一九〕。我准備麻繩拽轆轤，提挈荆筐擔糞土。鋤了田苗，種了菜蔬。老做庄家小做屠。（帶云）我兀的到這中年，做你一個徒弟。（唱）哎，師父，我可也打的你那勤勞受的你那苦。（下）

（丹陽云）且喜任屠仙胎可在，便要出家。看他修行如何，再傳秘法，點化他成仙了道。（詞云）任屠，不是我故意的磨滅經年，也只爲修仙事全要精專。待他時有一日功成行滿，纔許你離塵世證果朝元。（下）

校記

〔一〕添：元刊本、脈望館本俱作『消』。　〔二〕單則是俺這殺生的無緣度：脈望館本作『顯的您這出家兒無榮辱』。　〔三〕不：原缺，據文意及鄭本補。　〔四〕退身：脈望館本作『閃在』。　〔五〕原來：脈望館本作『奇怪』。　〔六〕使不着膽大心粗：脈望館本作『罷便死待何如』。　〔七〕縮地法：脈望館本作『縱地法』。

〔八〕混天書：脈望館本作『混天術』。　〔九〕觀絶：脈望館本作『觀覷』。　〔一〇〕長生路：元刊本、脈望館本作『天堂路』。　〔一一〕徇己害人：原作『克己厚人』，此從脈望館本。　〔一二〕須當：原作『須行』，據脈望館本改。　〔一三〕歸道：脈望館本作『慕道』。　〔一四〕什物：脈望館本作『活計』。　〔一五〕泥猪疥狗：脈望館本作『晚眠早起』。　〔一六〕修無量：脈望館本作『幸有良』，酹江集本『修』作『行』字。　〔一七〕獻：脈望館本作『啣』。　〔一八〕玄元道德書：脈望館本作『先王孔聖書』。　〔一九〕脈望館本從『小小茅庵是可居』至『財又不貪氣不出』，作『閉口藏舌有若無，暗氣吞聲實若虛。苦眼鋪眉則做愚，縮項潛身則裝古。滚滚韶華似客居，急急光陰風内燭。一厦茅庵足可居，春夏秋冬總不復。春天園林賞花木，夏日山間避炎暑。秋月籬邊玩松菊，冬雪檐前看梅竹。流水高山列畫圖，皓月清風爲伴侶。酒又不飲色又無，財又不貪氣不出。當日个酒醉了沙陀裂飛虎，色迷了金陵陳後主，財壓了滎陽范亞夫，氣逼了烏江楚項羽』。酹江集本與元曲選本文字略同，惟增出『酒醉沙陀裂飛虎』以下四句。

第三折

（旦上云）妾身任屠渾家是也。自從那日任屠吃了幾杯酒，被他衆人攛掇着打賭賽，殺那先生去了，至今不見來家。則怕他落在人彀中。又聽的説他出了家。我如今鎖了門，抱着孩兒去小叔叔家問一聲。早來到也。小叔叔開門來！（小叔上云）誰叫門哩？我開開這門。呀，嫂嫂你那裏去來？（旦云）小叔叔，自從你哥哥任屠殺那先生去了，至今不見回來。（小叔云）俺哥哥往

那裏去了？（旦云）聽的說道跟着那先生出家去了。我如今抱着孩兒，不問那裏，尋將他去。（小叔云）我和嫂嫂尋俺哥哥去來。（同下）（丹陽上云）貧道馬丹陽。自從任屠跟我出家，可早數日光景了。今日任屠的魔頭至也，我且看他如何發付那。（正末挑荊筐上，云）『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做放下擔子科，云）自從跟着師父出家，打水澆畦，口裏念『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脫離了酒色財氣，人我是非，倒大來好幽哉快活也呵。（唱）

【中呂・粉蝶兒】每日在園內修持，栽排下久長活計。若不是我參透玄機，則這利名場、風波海，虛躭了一世。吃的是淡飯黃虀，淡則淡淡中有味。

【醉春風】石鼎內烹茶芽，瓦瓶中添淨水。聽得一聲雞叫五更初，我又索起、起。識破這眨眼流光，迅指急景，轉頭浮世〔一〕。

（小叔同旦上，云）嫂嫂，敢在這個菜園兒裏。（旦做見正末科，云）兀的不是任屠！好也，你怎生這般模樣？（正末云）稽首，你尋我做甚麼？（唱）

【紅綉鞋】我自撇下酒色財氣，誰曾離〔二〕茶藥琴棋。（旦云）你在這裏做甚麼營生？（正末唱）聽杜鵑一聲聲叫道不如歸。（旦云）你莫不游閬苑瑤池來？（正末唱）也不曾游閬苑，又不曾赴瑤池。（旦云）你可在那裏？（正末唱）止不過在終南山色裏。

（小叔云）哥哥，你想起甚麼來，真個在這裏？（旦云）任屠，你在這裏做甚麼？咱家去來。（正末云）大嫂，我如今不比往日了。（唱）

【石榴花】每日把轆轤繩直繳到衆星稀，我可甚愛月夜眠遲。則我這春裏夏裏秋裏冬裏受驅馳。（旦云）你可休後悔。（正末唱）更怕甚後悔，又無人把我央及。（旦云）早是我哩，若是別人家婦人呵，怎了？（正末唱）哎，你個婆娘婦女誇賢會〔三〕，直尋到這搭兒田地。想當日范杞良筑在長城內，乾迤逗的個姜女送寒衣。

【鬥鵪鶉】又不比那萬水千山。（旦云）我從來三從四德。（正末云）着別人說波。（唱）賣弄他三從四德。（旦云）任屠，你撇下嬌妻幼子、家緣家計，跟着那先生出家，幾時能够做神仙？我好也要你去，歹也要你去！（正末云）這婆娘好是無禮也。你不家去，我敢打你！（唱）我這裏便揚起〔四〕我這拳頭。（旦挨正末科，云）你打你打，可又不敢打我。（正末唱）他那揣與〔五〕我個面皮。（帶云）稽首。（唱）常言道今世饒人不算痴，咱兩個原是善知識〔六〕。（旦云）任屠，咱家去來。（正末唱）世來到林下山間，再休想星前月底。（旦云）任屠，可不道夫唱婦隨，夫榮妻貴哩。（正末唱）

【上小樓】你道是夫唱婦隨〔七〕，夫榮妻貴；我從那早起晚息，掘菜挑葱〔八〕，打水澆

畦。（旦云）你若不家去，我就在這裏覓個死處。（正末唱）你待要向這裏，撒滯殢〔九〕，尋個自縊。（帶云）不中。（唱）赤緊的菜園中撚葱般人脆。

（旦云）我和你一同家去來。（小叔云）哥哥，依着嫂嫂，我每家去來。（正末唱）

【幺篇】往常時你勸我，今日個我勸你。那時昧己瞞心，劈兩〔一〇〕分星，細切薄批。（小叔云）自從哥哥來了，俺這買賣都折了本也。（正末唱）你道是這幾日，做屠的傷折了本利。（帶云）兄弟，咱宰一個牲口兒，與他個快性者。要往人口裏過度的茶飯，打當的乾淨。可不道個『謹行儉用，十年不富』，天之命也。任屠也，你出了家也。（唱）你管他甚麼猪肥羊貴。

（旦云）你在家裏，則是宰的幾個牲口兒，誰敢勞動着你挑着這等重擔子，受這等苦楚。（正末唱）

【滿庭芳】這擔兒便輕如恁的〔一一〕，你道我擔荆筐受苦，比你那擔火院便宜。（帶云）擔着這的呵，（唱）止不過兩頭來往搬興廢〔一二〕，不强似你躭是躭非〔一三〕。（旦云）你敢待學張子房從赤松子修仙學道那？（正末唱）我雖不似張子房休官弃職，我待學陶淵明歸去來兮。咱兩個都休罪〔一四〕，我和你便今番厮離。（旦云）你着我那裏去那？（正末云）由你波。（唱）遮莫你做張郎婦李郎妻。

（旦云）你不家去呵，與我個倒斷。你休了我者。（小叔云）說的是。哥哥，你若休了嫂嫂，我就收了罷。（正末云）你要休書，等我問師父去。（旦云）你當初娶我時，可不曾問師父。（小叔云）也罷，就着師父與我做個媒人。（正末見丹陽科，云）師父，俺渾家問你徒弟要休書。我休呵好，不休呵好？借問師父紙墨筆硯。（丹陽云）你媳婦問你要休書，怎麽問我要紙墨筆硯？我這紙筆是寫黃庭道德經的，怎麽與你將經紙寫休書？從那裏起你那一念？妻是你的誰，誰是你的妻？休呵在的你，不休不在你。（正末云）師父說休呵便在我，不休呵不在我。罷罷罷，我知道了也。師父則是教我休了的是。（唱）

【普天樂】我世跳出虎狼叢，拜辭了鴛鴦會。（云）我要寫又無紙。（旦云）我這裏有手帕。（正末唱）這手帕中做布撚，好做鋪尺〔一五〕。菜園中無紙筆，將手帕〔一六〕鋪在田地，就着這水渠中，插手在青泥內，打與你個泥手模，便當休離。咱兩個恩斷義絕，花殘月缺，再誰戀錦帳羅幃〔一七〕。

（旦扯正末云）任屠，你好下的也！（正末云）你休煩惱，聽我說與你。（唱）

【耍孩兒】想咱人生在六合乾坤內，活到七十歲有幾？人身幻化比芳菲，人愁老花怕春歸。人貧人富無多限〔一八〕，花落花開有幾日？則是這三寸元陽氣，貫串着凡胎濁骨，使作着肉眼愚眉。

【二煞】一來我女色再不貪，二來香醪再不吃，堆金積玉成何濟。人生一世心都愛，誰爲三般事不迷？世跳出紅塵內，我則尋泛游槎天浪，下爛斧柯仙棋。

【三煞】我則要仙鶴出入隨，誰戀你香腮左右偎，你那綉衾不如我這粗綢被。我閑彈夜月琴三弄，誰待細看春風玉一圍。咱兩個分連理，你愛的是百年姻眷，我怕的是六道輪迴（二九）。

（旦云）任屠，你好下的也！（正末云）你回去了罷。（唱）

【四煞】我則見匆匆月出東，厭厭日落西，秋鴻春燕相催逼。（小叔云）哥哥，你看這花朵兒渾家，怎生割捨的出了家？（正末唱）玉天仙妻兒你是你。（旦云）任屠，你看這孩兒。（正末唱）將來魔合羅孩兒，（做摔科）知他誰是誰。（旦哭云）任屠，你怎麼把孩兒摔殺了！（正末唱）我見他搵不住腮邊淚（三〇），休想他水泡般性命，顧不的你花朵似容儀。

（旦云）你休了我罷，怎生把孩兒摔死了？我兒也！（正末唱）

【五煞】由你待叫吁吁叫到明，哭啼啼哭到黑，打悲歌休想我有還俗意。（旦云）任屠，咱家去罷。（正末唱）哎，你個綠豆皮兒姐姐疾忙退。（小叔云）哥哥，跟俺嫂嫂家去

罷。（正末唱）哎，你個無梁桶的哥哥枉了提。休則管閑淘氣，絮的你口困，休想我心回。

【煞尾】由你死共死活共活，我二則二一則一。我休了嬌妻，摔殺幼子，你便是我親兄弟，跳出俺那七代先靈將我來勸不得！（下）

（旦云）小叔叔，任屠不肯回家去，把孩兒又摔殺了，可怎生了也？（小叔云）真個苦惱。你不還俗便罷，又將孩兒摔死了，這般下的。嫂嫂，你如今真個不好過日子，不如跟着我一同回去住罷。（同下）（丹陽云）此人省悟了。菜園中摔死了幼子，休弃了嬌妻，功行將至。再教他見妻子惡姻緣，然後引度他歸于正道，未爲遲也。（下）

校記

〔一〕眨眼流光迅指急景轉頭浮世：脈望館本作「轉眼繁華，指間光景，轉頭時世」。　〔二〕誰曾離：脈望館本作「我一心待做神仙伴着」。　〔三〕賢會：原作「强會」，此從元刊本、脈望館本。無名氏殺狗勸夫楔子孫二云：「我向住在哥哥嫂嫂家里，俺嫂嫂大賢會。」　〔四〕揚起：脈望館本作「漾起」。　〔五〕揣與：脈望館本作「弩與」。　〔六〕善知識：脈望館本、酹江集本作「善廝離」。　〔七〕夫唱婦隨：脈望館本作「夫妻福齊」。　〔八〕挑葱：脈望館本作「挑蔥」。　〔九〕滯殢：脈望館本作「地泥」。　〔一〇〕劈兩：脈望館本作「百兩」。　〔一一〕恁的：原作「您的」，此從酹江集本。　〔一二〕搬興廢：原作「一般興廢」，從脈望館本改。　〔一三〕躭是躭非：脈望館本作「擔是擔非」。　〔一四〕咱兩个都休罪：脈望館本作「哎，纏殺我也，可則枉了

你閑喇氣』。〔一七〕錦帳羅幃：脈望館本作『錦故羅紕』。〔一八〕人貧人富無多限：脈望館本作『人愁老無多限』。〔一九〕脈望館本、酹江集本此曲文字與元曲選本全異，作『這菜園枯有似我，花枝殘却似你。你花殘，我菜老，都不濟。你殘花不可重簪戴，我淹韭安能再入畦。花謝也，你尋歸計。但澆的苗青菜綠，怕甚麽浪水濁泥』。而元曲選本〔三煞〕曲文爲脈望館本、酹江集本〔四煞〕，餘類推，因之增出〔六煞〕。脈望館本又於『煞尾』作『賺煞』，且另有〔尾聲〕，作『你告去你告去，我見來我見來。想任屠這廝好生的毒害，我正是拾的孩兒可正是落的摔』。曲韵與前不合。〔二〇〕腮邊淚：脈望館本作『兩眼恓惶淚』。

第四折

（正末上云）自從跟着師父出家，在這菜園裏打勤勞，修行辦道，可早十年光景也。（唱）

【雙調・新水令】我雖不曾倒騎鶴背〔一〕上青霄，今日個任風子積功成道。編四圍竹寨籬，蓋一座草團瓢。近着這野水溪橋，再不聽紅塵中是非鬧。

【駐馬聽】散誕逍遥，雖不曾閬苑仙家採瑞草；又無甚憂愁煩惱，海山銀闕赴蟠桃。新種下黃花三徑有誰澆，白雲滿地無人掃。人道我歸去早，春花秋月何時了。

（六賊上云）奉師父法旨，魔障任屠走一遭去。可早來到也。任屠開門來！（正末唱）

【川撥棹】那裏這般有賊盜，庵門前誰鬧吵？俺這裏松柏週遭，山川圍着；疏竹瀟瀟，落葉飄飄。有人來到，言語低高，則道是鶴鳴九皐。開開門觀覷了，山庵中靜悄悄。

（六賊云）任屠，我問你要些金珠財寶。（正末云）俺出家人那裏得金珠財寶？（六賊云）兀的不是。（正末云）敢是俺師父的，你要將去。（六賊云）我問你要那猿。（正末云）俺出家人那裏得那猿來？（六賊云）兀的不是。（正末云）敢是俺師父的，你要將去。（六賊云）我問你要那馬。（正末云）我出家人那裏得那馬來？（六賊云）兀的不是。（正末云）敢是俺師父的，你要將去。（唱）

【雁兒落】我只道人不知鬼不覺，却原來你空叫咱空鬧。（帶云）金珠財寶都將的去，師父來問，我說些甚麼？哥哥，你姓甚名誰？（六賊云）我名可名，無姓名。（正末唱）你道是名可名無姓名。（帶云）俺出家的東西你將的去。（唱）可正是道可道非常道。

（六賊云）任屠，你怎生罵我？（做揪住科）（正末唱）

【得勝令】呀，走將來揪住呂公絛。（六賊推倒正末科）（正末唱）哎喲，險跌破許由瓢。鶴泣霜天表〔二〕，猿啼夜月高，他將那駿馬牽着。（帶云）那馬嘶喊咆哮，回頭有顧主之心。（唱）可正是馬有垂繮報。（帶云）稽首。（唱）把性命相饒，怎生教人無刎頸交？

（六賊下）（俠兒上云）自家是任屠的孩兒。十年前在菜園中摔殺了，我如今問他索命走一遭去。任屠開門來！（正末云）又是誰叫門？我開開這門。小哥哥，做甚麼？（俠云）我問你要件東西。（正末云）你要甚麼那？（俠云）我要你那縧兒。（正末云）你將的去了，我可繫甚麼那？（俠云）你不與我，我就殺了你。（正末云）你要將的去。（俠云）我再問你要件東西。（正末云）你又要甚麼那？（俠云）我要你那領袍。（正末云）你將的去了，我可穿甚麼那？（俠云）你不與我，我就殺了你。（正末云）你要呵，將的去。（俠云）我再問你要件東西。（正末云）你又要甚麼那？（俠云）我問你要那顆頭。（正末云）哥哥也，連着筋哩。哥哥也，我和你有甚麼讐？（俠云）你記的十年前菜園中摔死了我，今日償我命來，快將頭來！（正末唱）

【川撥棹】唬的我五魂消，怎提防笑裏刀。他待顯耀雄豪，亂下風雹。天也，我幾時能够金蟬脫殼？可不道家有老敬老、有小敬小。

（俠云）將頭來。（正末唱）

【七弟兄】我這裏勸着、道着，他不睬分毫，別人的首級他强要。他小心兒不肯自量度，可不道『君子不奪人之好』。

（俠云）將頭來！（正末唱）

【梅花酒】你敢忍不的也，我敢顯躁暴。我敢揝住你那頭梢〔三〕，我敢爛膳膳打碎你

腦，我敢各支支撇折你腰。（俠云）你撇波。（正末云）稽首。（唱）師父道且忍着。我又不曾宴蟠桃，又不曾煉丹藥，不死呵幾時了。

【收江南】呀，我則索咬着牙，又吃你這殺人刀。（俠殺正末科）（下）（正末云）有殺人賊也！（丹陽上云）任屠，你省也麽？（正末唱）原來是馬丹陽使的這圈套，險把個潑殘生傾在小兒曹。師父又撞着，我則索終朝每日打勤勞。

（丹陽云）任屠，你見了麽，那六個人是你身邊六賊，那小孩兒是你菜園中摔死的小的。今日見了酒色財氣、人我是非，你今日功成行滿。你聽者。（詩云）爲你有終始，救你無生死。貧道馬丹陽，三度任風子。（衆仙各執樂器迎科）（正末唱）

【尾】衆神仙都來到，把任屠攝赴蓬萊島。今日個得道成仙，到大來無是無非快活到老。（四）（並下）（五）

題目　甘河鎮一地斷葷腥

正名　馬丹陽三度任風子

校記

〔二〕鶴背：脈望館本作『箕背』。　〔三〕鶴泣霜天表：脈望館本作『鶴唳松風頂』。〔三〕從『你敢忍不的也』以下三句，脈望館本作：『你若將我惱犯了，我敢揝住你那頭梢，膀轉身搖，騰我漾過你那花稍。』　〔四〕脈望館本有下場詩：『爲你有終始，我救你出生死。貧道馬丹陽，三度任風子。』　〔五〕劇慣例補。

附録

新刊關目馬丹陽三度任風子

第一折

（等衆屠户上。一折下）（等馬一折下）（正末扮屠家引旦上，坐定。開）自家姓任，任屠的便是。

嫡親〔一〕三口兒，在這終南縣居住。爲我每日好吃那酒，人口順都叫我任風子。頗有些家私，但見弟兄每生受的，我便借與他些錢物做本，并不要利息。因此上相識伴當〔二〕每能將我斯敬。今日是自家生日，小孩兒又是滿月，怕有相識弟兄每來時，大嫂，篩着熱酒着，看有甚麼人來。（外上見住）（正末唱）

【仙呂·點絳唇】朋友相憐，弟兄錯見，任屠面。今日非專，因賤降來宅院〔三〕。

【混江龍】俺屠家開宴，端的肉如山岳酒如川。都是吾兄我弟，等輩齊肩。直吃得月上花梢休盡酒，風吹荷葉倒垂蓮。我則見客圍席上，酒到跟前，何曾側厭，并不推言〔四〕，接入手一盞盞乾乾咽。俺每說掂斤播兩〔五〕，撥萬論千〔六〕。

（云）將酒來。（外末云了）（正末唱）

【油葫蘆】你顯那揸手風喬人〔七〕酒量淺，吃不得往外灌，咏〔八〕不了的牛肉把指頭填。恰便似餓狼般搶入肥猪圈，便一似乞兒鬧了卑田院。吃得來眼又睜，氣又喘。都是些猪脖〔九〕臍狗奶子喬親眷，擺座滿一圓圈〔一〇〕。

【天下樂】我却甚畫戟門開見醉仙〔一一〕，許大來家緣，不少吃共穿，得一個魔合羅般〔一二〕好兒天可憐。花謝了花再開，月缺了月再圓〔一三〕，人老何曾再少年。

（外云了）（云）大嫂，取些錢來借與兄弟每。（旦云了）（正末唱）

【那吒令】非任屠自專，大河裏有船；相知每共傳，旱路上有田〔一四〕。婆娘家不賢，頭直上有天。非是我自誇伊親眷，都是些做屠行院。

【鵲踏枝】一個道缺盤纏〔一五〕，這個道少人錢，他每鼓〔一六〕腦爭頭，赤手空拳。謝天地葫蘆提過遣，稍有些水陸庄田。

（末云）兄弟每，常借與您錢物，您尋常〔一七〕少盤纏爲何？（唱）

【寄生草】道士每都修善，他每更不吃羶。先生每住滿全真院，道士每鬧了終南縣，庄家每都看神仙傳。到晚來姑姑每住滿七真堂，没半年搖車兒擺滿三清殿。

（等旦下）（正末云）似恁的呵〔一八〕。（唱）

【醉中天】都受了清淨無爲願，覓不得温暖養家錢。百姓每都將畫幀〔一九〕懸，但吃酒先澆奠。（帶云）有這的呵，（唱）不動刀砧半年，更撩丁不見，散甚娘利市神仙！

（等外云了）（正末云）不爭那厮化的俺一方人都吃〔二〇〕素渺，俺屠家却吃甚麽？（等旦云了）正末云）你道我近不得他來？咱白厮打，你贏的我你便去，我贏的你我便去。（做厮打科）（正末唱）

【金盞兒】這個拳來到眼跟前，躲閃過把臂忙攔。這個滴溜搬踅〔二二〕的似風車轉，拳來躲過似放過一蠶椽。一個胸膛〔二三〕裹着翻背，一個嘴縫上中直拳；一個早撲地腮揾土，一個亨地脚捎天。

（等外云了）（正末云）兄弟放心，我殺那廝去。（唱）

【賺煞】〔二三〕我將這拍老牛力升騰〔二四〕，殺劣馬心施展，提着過性命身輕體健。俺兩個如還廝撞見，使不着巧語花言。（外云了）他若是駕雲軒〔二五〕，遮莫平地昇仙，我將這摘膽剜心于段顯。休道在玉皇殿前，真趕到月宮裏面，把那廝似死羊兒般扯扯扯扯下九重天！（下）

校記

〔一〕嫡親：原作『的親』，據元曲選本、酹江集本改。

〔二〕伴當：底本作『伴書』，今改。

〔三〕宅院：原無『宅』字，據脈望館本、元曲選本、酹江集本補。

〔四〕推言：原作『推辭』，此從元曲選本。

〔五〕据斤播兩：原『播』字模糊，據諸本補。

〔六〕撥萬論千：原缺『撥』、『論』字，據脈望館本補。

〔七〕喬人：原作『咳人』，據諸本改。

〔八〕味：原『味』字模糊，據脈望館本補。

〔九〕猪脖臍：原『脖』作『皮』

字，據元曲選本、酹江集本改。〔一〇〕擺滿一圓圈：原『滿』、『圈』二字模糊，『圓』作『園』字，元曲選本、酹江集本作『都坐滿一圓圈』，據改。〔一一〕醉仙：原作『隊仙』，據諸本改。〔一二〕魔合羅般：原『般』作『娘』字，據元曲選本、酹江集本改。〔一三〕圓：原作『員』，據諸本改。〔一四〕旱路上有田：原『田』作『錢』字，脈望館本、酹江集本作『旱地上有田』，據改。〔一五〕缺盤纏：原『纏』作『躔』字，據諸本改。〔一六〕鼓：原作『苦』，據諸本改。按，鼓腦爭頭，當時熟語，元曲中屢見。〔一七〕尋常：原缺『常』字，徐本據文意補，從之。〔一八〕似恁的呵：原在〔醉中天〕曲牌下，作小字，徐本移前，從之。〔一九〕畫幀：原作『盡掙』，此從鄭本、徐本改。〔二〇〕吃：原作『乞乞』，據鄭本、徐本刪改。〔二一〕搬趸：原作『班趸』，據諸本改。〔二二〕胸膛：原『膛』作『堂』，他本俱作『明堂』，據鄭本、徐本改。〔二三〕賺煞：原作『尾』，據諸本改。〔二四〕力昇騰：原本『力』作『刀』，據脈望館本改。元曲選本、酹江集本作『力氣全』。〔二五〕駕雲軒：原作『駕雲輕』，據諸本改。按，無名氏藍采和第一折〔賺煞〕：『遮莫你駕雲軒，白日升天。』

第二折

（等外云了）（等馬上，坐定，云住）（正末扮刺客上，云）先生，咱則不我要殺你，趁着這一弄兒景，到來殺你呵。（唱）

【正宮·端正好】消酒力晚風涼，助殺氣秋天暮，尚兀自身趔趄醉眼模糊。化的俺一

方之地都餐素，顯的出家兒無榮辱。（等旦云了）（正末唱）

【滾綉球】休怕畏，我也不恍惚〔二〕，常言道避者不做。（旦云了）（正末云）你莫不養着那先生哩麽？（旦云了）（正末唱）你莫不共馬丹陽綰角兒妻夫？一隻手拿住繫腰，一隻手揝住〔三〕道服；我却兩隻手輕舉，的溜撲捽下階衢。咱是個敲牛宰馬任風子。（帶云）渾家放心。（唱）不帶累你個抱侄携男魯義姑。此語無虛。

（旦云了）（正末唱）

【倘秀才】你道苦勸着不聽你個媳婦，常言道壞衣飯如殺父母。（等旦云了）（正末唱）自古道無毒不丈夫。親生子，決啼哭，你與我覷去。

（正末云）我去城外趕兩個豬兒去。我那裏殺人？你家去。（旦云了）（正末云）婆娘家到得那裏，只三句言語，早走將回去。我那裏趕豬？我一心待殺那厮去。（做轉一遭科）（云）兀底是那庵兒，閉着門子哩，我與你跳過墻去咱。（做攀望科）（等衆叫稽首了）（做意兒〔三〕下科）（云）劈頭裏見一個先生，後地有五七百個小先生，都叫一聲稽首。莫不眼花？既到這怕甚麽！（做跳〔四〕墻科）（唱）

【滾綉球】十磚墻騰的跳過來，轉茅庵厭的行過去。褪身在背陰黑處，我則怕馬丹陽

先有埋伏。我則〔五〕聽得悄悄人說咱，原來是瀟瀟風弄竹；晃的這月華明閃，雲來雲去，似人行竹影扶疏〔六〕。爲甚壞馬丹陽刺客心頭怕，則這個殺劣馬賊兒膽底虛。罷，便死待何如〔七〕。

（云）先生呵，你……（唱）

【呆古朵】出家兒〔八〕……怕妖精禁持，怕狼虎掩撲，怕妖精〔九〕……，也是道高龍虎伏。

（做見馬科，云〔一〇〕我是一個屠家〔一一〕……殺你。（馬云了）（正末云）道你是個神仙，你變些本相交我看，我便不殺你。（唱）

【倘秀才】你攝伏下北極真武，活請下東華帝君；我道來你是南方左道術。便有縮地法，混天圖，與你快取。

（做殺科）（做殺不的，云）先生嗏！你今日不合死，明日我來殺你。（馬云了）（正末云）你怎生殺的我？（等馬呼神上）（神上）（末見神驚放）（唱）

【窮河西】觀覷了悠悠五魂無，你個馬丹陽師父，原來有護身符。跨鶴〔一二〕來怎生插翅羽，他把我當攔住。（等神喝住）叫一聲如何敢過去。

（等神責了下）（正末做猛省科）（云）任屠，兀自不省哩！跟師父出家去。（做來見馬科，云）稽首！弟子省也，待跟師父出家去。（馬云了〔二三〕）（正末云）弟子做得。（唱）

【叨叨令】師父道神仙則許神仙做，凡人又尋凡人去。（馬云了）（正末唱）俺爺娘枉受爺娘苦，兒孫自有兒孫福。弟子省得也麽哥，弟子省得也麽哥，謝師父指引上天堂路。（馬云了）（正末唱）

【三煞】從今後栽五株綠柳侵蓬户〔二四〕，種三徑黃花近草廬。學師父伏虎降龍，跨鶴乘鳳，再不去宰馬敲牛，殺狗屠猪。我心中不恍惚，有甚工夫，惡紫奪朱。雖然我愚魯，從〔二五〕小裏看文書。

【二煞】高山流水知音許，枯木蒼煙入畫圖。我待學列子乘風，子房達道，陶令休官，范蠡歸湖。搭救了蠢蠢之物，泛泛之材，落落之徒。撇下了砧刀活計，待請佃你個藥葫蘆。

【收尾】每日爲屠猪殺狗生涯苦，都不想玉兎金烏死限拘。從今後興無量，樂有餘；朱頂鶴〔二六〕，獻花鹿；唳月猿，哨風虎；雲滿窗，月滿户；花滿階，酒滿壺；風滿簾，香滿爐。看讀先王〔二七〕孔聖書，習學清虛莊列術。閉口藏舌有若無，飲氣吞聲實若虛。

苦眼鋪眉恰似愚，縮項潛身只裝古〔一八〕。滾滾韶華隙內駒，急急光陰風內燭。姹女嬰兒自此伏〔一九〕，玉鎖〔二〇〕金枷已得疏。千丈風波再不圖，一廈茅庵足可居。麋鹿獐犯放岩谷，狗彘雞豚遶園圃。茶藥琴棋盡得數，春夏秋冬總不負。春天園中賞花木，夏日山間避炎暑；秋月籬邊玩松菊，冬雪岩前看梅竹。白叟黃童作賓主，皓月清風爲伴侶。流水高山是琴譜，古木蒼松作畫圖。壺裏乾坤不可拘，風內藍袍自在舞。酒又不飲色又無，財〔二一〕又不貪氣又除。酒誤沙陀裂飛虎〔二二〕，色迷金陵陳後主。財下滎陽范亞父〔二三〕，氣逼〔二四〕烏江楚項羽。人我鄉中盡不許，名利場中都間阻。淘淨溝渠洗衣服〔二五〕，鋤〔二六〕了田園種菜蔬。准備麻繩絞〔二七〕轆轤，收拾荊筐〔二八〕擔糞土。先做庄家後做屠。師父呵，更怕我打不的勤勞受不的苦。（下）

校記

〔一〕恍惚：原本『惚』作『忽』字，據脈望館本、酹江集本改。　〔二〕揝住：原缺『揝』字，據諸本補。

〔三〕做意兒：原缺『意兒』二字，徐本據文意補，從之。　〔四〕跳：原缺，據鄭本、徐本補。　〔五〕我則：原本此二字殘損，據脈望館本、元曲選本補。　〔六〕原本缺『這月華明閃』以下十四字，據元曲選本、酹

江集本補。〔七〕原本缺『則這个殺劣馬賊兒』以下十七字，據脈望館本補。〔八〕出家兒：原本於此下約缺十三字，無從校補。〔九〕怕妖精：原本於此下約缺十四字，無從校補。〔一〇〕做見馬科云：原本缺『科云』，徐本據曲情補，從之。〔一一〕屠家：原於此下約缺十餘字。〔一二〕跨鶴：原『跨』作『誇』字，據諸本改。〔一三〕馬云了：原無此三字，據諸本補。〔一四〕蓬户：原『户』作『蘆』字，他本俱作『門户』，此從鄭本、徐本。〔一五〕從：原作『看』，據諸本改。〔一六〕朱頂鶴：原『鶴』字漫漶，據諸本補。〔一七〕先王：原作『先生』，據脈望館本改。〔一八〕粧古：原『粧』作『莊』，據脈望館本改。〔一九〕伏：原缺，徐本據文意補，從之。〔二〇〕玉鎖：原缺，據鄭本、徐本補。〔二一〕財：原作『才』，據諸本改。〔二二〕酒誤沙陀裂飛虎：原『陀』作『沱』字，『裂』作『列』字，據脈望館本改。〔二三〕財下榮陽范亞父：原『財』作『才』字，『榮』作『滎』字，『父』作『夫』字，此從徐本。〔二四〕氣逼：原缺『逼』字，據脈望館本補。〔二五〕衣服：原缺，徐本以意補，從之。〔二六〕鋤：原缺，據脈望館本補。〔二七〕絞：原作『繳』，此從鄭本、徐本。〔二八〕收拾荆筐：原『拾』作『捨』，『筐』字缺，據脈望館本改、補。

第三折

（等馬云了）（外旦上，云了）（等馬上，坐定，云了）（正末挑擔扮先生上，云）嗨，任屠！若不是師父點覺了哟，倒大來快活。（唱）

【中呂・粉蝶兒】每日價園內修持。（帶云）猜着我師父的意。（唱）先交我栽排下久長活計。若不是參透玄機，利名場，風波海，虛擔一世。雖然吃淡飯黃虀，淡則淡淡中有味。

【醉春風】閑時節與師父石鼎內煑茶芽，更去瓦瓶添淨水。一聲鷄唱五更鐘，（帶云）師父叫一聲任風子，（唱）我又索起、起。識破這轉眼韶華，迅指〔二〕光景，轉頭時世。

（等旦、外上，云）（正末不睬旦科）（唱）

【紅綉鞋】自撇下酒色〔二〕財氣，誰曾離茶藥琴棋。子規聲裏猶道不如歸。（旦云了）（正末唱）又不曾遊閬苑，又不曾赴瑤池，止不過在終南山色裏。

（旦云了）（正末唱）

【石榴花】我把轆轤繩直絞到衆星稀，我却甚愛月夜眠遲。春裏夏裏秋裏冬裏〔三〕受驅馳〔四〕，休想我後悔，又無人把我央及〔五〕。（等旦云了）（正末唱）婆娘家只管裏誇賢會，有甚早行不的這些田地。范杞良北築在長城內，拖逗的個孟姜女送寒衣。

（等旦云了）（正末唱）

【鬥鵪鶉】大古裏萬水千山，賣弄你三從四德。（旦云了）（打旦科）（唱）我漾起拳頭。（等旦云了）（正末唱）他揣與〔六〕我個面皮。休休休，今世裏饒人不是痴，咱兩個善厮離。我來到林下山間，再誰想星前月底。

（等旦討休書科）（正末云）他問我要休書，我問師父咱：與的是？不與的是？（做見馬科，云）有任嫂兒問弟子要休書，與的是？　不與的是？（等馬云了）（末做自退）（云）師父道：與和不與，不由你那！（唱）

【普天樂】掙扎出虎狼叢，拜辭了鴛鴦會。這的中做布撚，好做鋪持。急切裏無片紙，持這的鋪在田地；水渠中插于在青泥內，與你個泥手模便當休離。我和你恩斷義絕，花殘月缺，錦被羅幃。

（等旦云了）（正末唱）

【上小樓】你道是夫唱婦隨，夫榮妻貴。我從那〔七〕早起晚息〔八〕，擇菜挑薹，打水澆畦。（等旦云了）（唱）你向這裏，撒殢殢，休尋自縊，菜園中撦葱人脆。

（旦云了）（正末唱）

【幺篇】兄弟，今日你勸我，我笑你：昧己瞞心，擘兩分星〔九〕，細切薄批。你道這幾

日，做屠的，虧折本利，到今日管他甚猪賤羊貴〔一〇〕。

（外挑擔說重云了）（正末唱）

【滿庭芳】這擔輕如你底。你道我擔荆筐受苦，强如你擔火院便宜。兩頭來往搬興廢〔一一〕，休想我擔是擔非〔一二〕。（等外云了）（正末唱）雖不如張子房休官罷職，（外云了）我待學陶淵明歸去來兮。咱休罪，今朝厮離。（等旦云了）由你做張郎婦李郎妻。

【耍孩兒】想人生六合乾坤内，活到七十都能有幾？人生幻化比芳菲，人愁老花怕春歸。人貧人富無多限，花落花開能有幾？咱想着人只有三寸元陽氣，貫串〔一三〕着凡胎濁骨，使作那肉眼愚眉。

（旦云了）（正末唱）

【六煞】〔一四〕第一來將女色再不侵，第二來把香醪再不吃，堆金積玉成何濟？人生一世心都愛，誰爲三般事不迷？跳出紅塵内，尋泛錦槎天浪，爛斧柯仙棋。

（旦云了）（正末唱）

【五煞】我只待玄鶴出入隨，誰想香腮左右偎，你那綉衾不耐如黄綢被〔一五〕。我待學閑彈〔一六〕夜月琴三弄，誰待細看春風玉一圍。我無福共你諧連理：你愛的是百年〔一七〕

姻眷，我怕的〔一八〕是六道輪迴。

（旦云了）（正末唱）

【四煞】這菜園枯有似我，花枝殘恰似你，咱兩個花殘菜老成何濟？殘花不可重簪帶，醃菜那能再入畦？（等旦云了）（正末唱）學老圃尋歸計，但澆得菜蔬清秀，問什麽滄浪之水濁兮。

（等旦云了）（正末唱）

【三煞】一投匆匆月出東，却〔一九〕早厭厭日落西，秋塞雁相催逼。玉天仙妻子權休罪。（等旦與倆兒云了）（末做倆兒摔〔二〇〕死）（唱）魔合羅孩兒誰是誰？（等旦悲云了）（正末唱）我見他搵不迭腮邊淚，問甚麽水胡花性命，愛惜你花朵兒身起。

（等旦云了）（正末唱）

【二煞】遮莫你叫吖吖叫到明，哭啼啼哭到黑，一任你打悲呵，休想我還俗意。（旦云了）（正末唱）菉豆皮姐姐疾急忙退。（等外、旦云了）（正末唱）没梁斗〔二一〕哥哥你枉了提。只管裏閑淘氣。遮莫絮得你口困，休想勸的我心回。

（旦云了）（正末唱）

【收尾】由你死共死活後活，我一則二則一。你道是嬌妻幼子和兄弟，我跳出七代先靈，稽首，也勸不的！（下）

（等旦共外都云了，下）（等馬云了，下）

校記

〔一〕迅指：原作『笄指』，據元曲選本、酹江集本改。　〔二〕酒色：原『色』作『氣』字，據諸本改。　〔三〕秋裏冬裏：原作『冬裏秋裏』，據諸本改。　〔四〕受驅馳：原『受』作『愛』字，據諸本改。　〔五〕央及：原『央』作『快』字，據諸本改。　〔六〕揣與：原『揣』字漫漶，據元曲選本、酹江集本改。　〔七〕我從那：原無此三字，據諸本補。　〔八〕晚息：原『息』作『夕』字，據諸本改。　〔九〕擘兩分星：原『擘』作『百』字，元曲選本、酹江集本作『劈』，此從鄭本、徐本。　〔一〇〕猪賤羊貴：原『猪賤』作『賤猪』，他本俱作『猪肥』，此從徐本。　〔一一〕搬興廢：原『搬』作『般』字，據脈望館本改。　〔一二〕擔是擔非：原『擔』誤作『檐』字，據脈望館本改。　〔一三〕買串：原『買』作『灌』字，據諸本改。　〔一四〕六煞：原作『幺』，此從鄭本、徐本。　〔一五〕綢：原作『袖』，從鄭本改。　〔一六〕閑彈：原無『閑』字，據元曲選本、酹江集本補。　〔一七〕百年：原『百』作『姻』字，據諸本改。　〔一八〕怕的：原無『的』字，據諸本補。　〔一九〕却：原缺，據鄭本、徐本補。　〔二〇〕摔：原缺，據諸本補。　〔二一〕沒梁斗：原『梁』作『量』字，他本俱作『無梁桶』。

（正末上云）若不是師父點覺哟，怎能够如此快活呵。（唱）

【雙調・新水令】雖不曾倒騎〔一〕箕尾上青霄，則爲人叫任風子，今日積功〔二〕成道。編四圍竹寨籬，蓋一座草團瓢〔三〕。枕着野水橫橋，不聽的紅塵內是非鬧〔四〕。

【駐馬聽】〔五〕散誕逍遥，又不曾閬苑仙家採瑞草。又無甚憂愁煩惱，海山銀闕赴蟠桃。新種下黃花三徑有誰澆，白雲滿地無人掃。人道我歸去早，春花秋月何時了。

【川撥棹】那裏這般有賊盜？這庵門前是誰吵鬧？俺這裏山水週遭，松柏圍着，疏竹瀟瀟，落葉飄飄。有人來到，言語低高，我則道是鶴鳴九皐。開開門觀覷了，山庵人靜悄。

【雁兒落】人不知鬼不覺。馬也，你空叫咱空鬧。你道是名可名〔六〕無姓名，正是道可道非常道。

【得勝令】呀，走將來揪住我這呂公絛。哎喲，險跌破我這許由瓢。鶴唳松風頂，猿啼

夜月高。他將駿馬牽着。苦也，這正是馬有垂繮報。稽首。把性命躭饒。休也，却人無刎頸交。

【川撥棹】唬的我來五魂消，怎隄防這笑裏刀。他待要顯耀英豪，亂下風雹。天那，我幾時能够金蟬脫殼？可不道家有老敬老，家有小敬小。

【七弟兄】我這裏勸着、道着，他那裏不睬〔七〕分毫，別人的首級他强要。則你那小心兒裏不肯自量度，休也！可不道君子不奪人之好。

【梅花酒】你若將我惱犯了，我敢揝住你那頭梢，膀轉身摇。騰的〔八〕我漾過你那花梢。我敢腌臜腌臜打碎你腦，我敢各支支撦折你腰。稽首。師父道且忍着。又不〔九〕曾赴蟠桃，又不會上青霄，不死法幾時了。□□了，便舒眉□□□。

（做跪下科）（唱）

【收江南】來來來，咬着牙吃你殺人刀〔一〇〕。……（等小邦殺了〔一一〕，下）（正末扯住喝云〔一二〕）……有殺人賊！（馬云了）（正末見馬，驚唱）原來馬丹陽又使這圈套，把殘生弃與小兒曹。師父又撞着，我索區區每日打勤勞。（下）

題目　爲神仙休了脚頭妻

正名〔一三〕王祖師雙赴玉虛宮　菜園中摔殺親兒死
馬丹陽三度任風子

校　記

〔一〕倒騎：原「倒」作「到」字，據脈望館本改。　〔二〕積功：原「功」作「陀」字，據諸本改。　〔三〕草團瓢：原「瓢」作「薰」，據諸本改。　〔四〕是非鬧：原缺「非鬧」，據諸本補。　〔五〕原本脱頁，缺〔駐馬聽〕、〔川撥棹〕、〔雁兒落〕、〔得勝令〕、〔川撥棹〕、〔七弟兄〕、〔梅花酒〕七曲。此據脈望館本補，校以元曲選本、酹江集本。　〔六〕名可名：原脱後一「名」字，據元曲選本、酹江集本補。　〔七〕不睬：原作「不採」，據鄭本、徐本改。　〔八〕騰的：原無「的」字，據徐本補。　〔九〕又不：此下接原本文字。〔一〇〕吃你殺人刀：原本「吃」、「殺人」三字漫漶，據諸本補。又，此下缺若干字，無從校補。　〔一一〕等小邦殺了：原「殺」字漫漶，據徐本補。　〔一二〕末扯住喝云：原「喝」字漫漶，據徐本補。此下約缺十一字。　〔一三〕正名：原無，據鄭本、徐本補。

半夜雷轟薦福碑

劇目說明

此劇於《録鬼簿》著録，現存脈望館本，題目作『三載謾思龍虎榜，十年身到鳳凰池』，正名作『三封書謁揚州牧，半夜雷轟薦福碑』；繼志齋本，題目正名與脈望館本同；《元曲選》本，題目正名與脈望館本正名同；《酹江集》本，題目正名亦同於脈望館本。茲以《元曲選》爲底本，參校其他各本。

第一折

（冲末扮范仲淹同外扮宋公序上，詩云）龍樓鳳閣九重城，新築沙堤宰相行。我貴我榮君莫羨，十年前是一書生。老夫姓范名仲淹字希文。累蒙擢用，頗有政聲。今謝聖恩可憐，除老夫爲天章閣學士之職。這個是老夫幼年朋友，姓宋名公序。還有一個同堂小弟，姓張名鎬字邦彥。老夫自登仕路以來，與兄弟張鎬數載不能相會，未知進取功名也流落四方？老夫常切切於心，拳拳在念。

今奉聖人命，着老夫江南採訪賢士，宋公序所除揚州爲理。只今日俺兩個便索登程去也。（宋公序云）哥哥，您兄弟已行，別無他事，止有一女，未曾許聘他人。哥哥可有甚麽好親事舉保，將來就勞哥哥主婚，成就這門親事。（范仲淹云）相公放心。我有一同堂小弟張鎬，論此生的才學，不在老夫之下。我若有書呈到於相公跟前，便成就了這門親事。（宋公序云）多謝哥哥，您兄弟謹領。則今日辭了哥哥，便往揚州之任走一遭去。（先下）（范仲淹云）宋公序去了也。老夫不敢久停久住，則今便往江南採訪賢士走一遭去來。（下）（淨扮張浩上，詩云）段段田苗接遠村，太公庄上戲兒孫。庄農只得鋤鉋力，答賀天公雨露恩。自家是個庄家，姓張名浩字仲澤。在張家庄居住。廣有庄田，牛羊孳畜不知其數，我做個大户。近新來有一個秀才，到我這庄上。我問他名字，他也姓張，名鎬字邦彥。此人滿腹文章，留在庄兒上教些學生讀書。我偷聽他幾句言語，『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我今日無甚事，看了田禾，我去書房裏望那秀才走一遭去。（下）（正末扮張鎬引學生上，云）小生汴京人氏，姓張名鎬字邦彥，幼小父母雙亡。我有八拜至交的哥哥，乃是范仲淹。他爲翰林學士之職，數載不曾相見。小生飄零湖海，流落天涯。在於潞州長子縣張家庄上，有一人姓張名浩字仲澤，他見我和他同名同姓，留我在他庄上教着幾個蒙童度日。張鎬，幾時是你那發達的時節也呵。（唱）

【仙呂·點絳唇】我本是那一介寒儒，半生埋沒紅塵路。則我這七尺身軀，可怎生無一個安身處？

【混江龍】常言道七貧七富，我便似阮籍般依舊哭窮途。我住着半間兒草舍，再誰承望三顧茅廬。則我這飯甑有塵生計拙，越越的門庭無徑舊遊疏〔一〕。（帶云）常言道：「三寸舌爲安國劍，五言詩作上天梯。」（唱）既有這上天梯，可怎生不着我這青霄步〔二〕。我可便望蘭堂畫閣，剗地着我甕牖桑樞。

（云）學生每，門首覷者，看有甚麼人來。（學生云）理會的〔三〕。（范仲淹上云）老夫范學士。自離了汴京，隨路採訪賢士。來到這潞州長子縣，打聽的我那兄弟張鎬在於張家庄上教學。老夫直來到此處，探望我那兄弟走一遭去。可早來到也。祇候人接了馬者。學童，你師父在家麼？（學生云）師父家裏有。（范仲淹云）你報復去，道有范學士特來相訪。（學生報云）有范學士在於門首。（正末云）道有請。（范仲淹云）賢弟別來無恙？（正末云）哥哥請坐，受您兄弟兩拜。（唱）

【後庭花】哥哥也，咱可便相別了數載餘，哎，你個故人音信疏！遠阻隔三千里，你可便近新來〔四〕安樂無？（云）比及哥哥來，我早知道了也。（范仲淹云）兄弟，我又不曾有書信來，你如何知道？（正末唱）我昨夜看文書，猛擡頭，疑怪他這燈花兒結聚，今日個果門迎你個長者車。

（范仲淹云）賢弟，論你高才大德，博學廣文，爲何不進取功名，剗地在此教學爲生，可是主何意？

（正末云）哥哥，你兄弟一言難盡。（唱）

【油葫蘆】則這斷簡殘編孔聖書，常則是養蠹魚。我去這六經中枉下了死工夫。凍殺我也論語篇、孟子解、毛詩註，餓殺我也尚書云、周易傳、春秋疏。比及道河出圖、洛出書，怎禁那水牛背上喬男女，端的可便定害殺這個漢相如！

【天下樂】這世裏難乘駟馬車，想賢也波愚，不并居。我干受了漏星堂半世活地獄。（范仲淹云）你積攢下些甚麼囊篋？（正末唱）我渾攢下到六七斤家麻，四五斗家粟，幾時能够播清風一萬古？

（范仲淹云）賢弟受窘。你肯謁托一兩個朋友呵，必有濟惠。得些盤費，進取功名，可不好那。（正末云）哥哥，如今難投托人，今人與古人不同。（唱）

【那吒令】當日個結交有周瑜魯肅，當日個量寬有王陽貢禹；今日個義讓無管仲鮑叔。則我這運未通、時難遇，枉了狂圖。

【鵲踏枝】我如今帶儒冠，着儒服，知他我那命裏有公侯也伯子男乎？我左右來無一個去處，天也，則索閣落〔五〕裏韞匵藏諸！

（范仲淹云）兄弟也，你是看書的人，便好道『富家不用買良田，書中自有千鍾粟；安居不用架高堂，書中自有黃金屋；出門莫恨無人隨，書中車馬多如簇；娶妻莫恨無良媒，書中有女顏如玉。』前賢

遺語，道的不差也。（正末唱）

【寄生草】想前賢語，總是虛。可不道『書中車馬多如簇』，可不道『書中自有千鍾粟』，可不道『書中有女顏如玉』；則見他白衣便得一個狀元郎，那裏是綠袍兒賺了書生處。

【幺篇】這壁攔住賢路，那壁又擋住仕途。如今這越聰明越受聰明苦，越癡呆越享了癡呆福，越糊突越有了糊突富！則這有銀的陶令不休官，無錢的子張學干祿。

【六幺序】我想那今世裏真男子，更和那大丈夫，我戰欽欽撥盡寒爐。則這失志鴻鵠，久困鰲魚，倒不如那等落落之徒。枉短檠三尺挑寒雨，消磨盡這暮景桑榆。我少年已被儒冠誤，羞歸故里，懶睹鄉閭。

【幺篇】則這寒儒，則索村居；教伴哥讀書，牛表描硃。爲甚麼怕去長安應舉？我伴着伙土大夫，穿着些百衲衣服，半露皮膚。天公與小子何辜，問黃金誰買長門賦，好不直錢也者也之乎！我平生正直無私曲，一任着小兒簸弄（六），山鬼揶揄。

（范仲淹云）賢弟，似此訓蒙呵，幾時是你發達時節也。（正末云）您兄弟吃這些學生每定害殺我也。

（唱）

【金盞兒】出來的越頑愚，忒乖疏；便有文宣王哲劍難拘束。一個個拴縛着紙鑾子，一個個裝畫悶葫蘆；一個撮着那布裙踏竹馬，一個舒着那臁肋跳灰驢。他每那裏省的鴉窩裏出鳳雛，您兄弟常則是油甕裏捉鮎魚。

(范仲淹云)兄弟，請你那東道出來，我和他厮見。(請科，淨上云)我如今無甚事，學堂裏望那張鎬去。(正末云)老兄，我哥哥范學士來在此，你和他厮見咱。(做見科)(范仲淹云)老兄，賢弟在此多蒙垂顧。(淨云)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正末云)小生往常曾說，此便是小生的哥哥范學士。(淨云)多勞相公遠降，有失迎迓。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范仲淹云)賢弟，這厮也是個愚魯之人。(正末云)哥哥，量他何足道哉。(唱)

【醉扶歸】這厮蠢則蠢家豪富，富則富腹中虛。(帶云)哥哥。(唱)便道東道和門館德不孤，他純經義不詞賦，他識字呵不抵死十分看書；他則是個中選的鋤田户。

(淨云)老相公請坐，我執料些茶飯去。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下)(范仲淹云)兄弟，你身邊有何功課？(正末云)您兄弟積下萬言長策，哥哥你試看咱。(范仲淹云)兄弟，我將此萬言長策獻上聖人，保舉你爲官，意下如何？(正末云)此處豈你兄弟久遠安身之地？(范仲淹云)兄弟，既然你要轉動，我與你三封書，投托三個人去。頭一封書洛陽黃員外，你投托他去；他見我書呈，你那衣食盤費都在此封書上。第二封書是黃州團練副使劉仕林，他見我書呈必有厚贈。這第三封書最

要緊，是揚州太守宋公序，你下到這封書呵，休說你那盤纏鞍馬，就是前程事都在此封書上。兄弟也，你着意者。你若不得第時，權在張家庄上住，我着人來取你爲官。你意下如何？（正末云）多謝哥哥賜我這三封書。我辭別東家，便索長行也。（淨上云）這弟子孩兒不中用，燒着一隻鵝，却揭開鍋蓋，可被他飛的去了。（正末云）长者，小生在此多多混踐。着衆學生各自還家去，等我回時，可教他再來讀書。哥哥，小弟收拾了琴劍書箱，便索起程也。（唱）

【賺煞】您兄弟先謁信安君，後訪揚州牧，看小子今番命福。您兄弟一片功名心更速，豈不聞光陰如過隙白駒。我將這護身符，你着我變幾貫青蚨。（帶云）長者。（唱）我投人須投大丈夫。則這新豐一旅，將着馬周來不遇。（帶云）哥哥，你可放心也。（唱）你看我專等常何的那一紙薦賢書。（下）

（范仲淹云）兄弟去了也。長者恕罪。老夫就將着萬言長策去獻與聖人，保舉兄弟爲官。不敢久停久住。祗候將馬來，別處採訪賢士走一遭去來。（同下）

校記

〔一〕越越的門庭無徑舊游疏：脈望館本、繼志齋本作「則我坐榻無氈故人疏」。

〔二〕青霄步：脈望館本、繼志齋本作「青雲路」。

〔三〕底本無此段賓白，據脈望館本、繼志齋本補。

〔四〕近新來：脈望館本、繼志齋本作

『別來時』。

〔五〕闇落：脈望館本、繼志齋本作『黑各剌』。　〔六〕小兒簸弄：脈望館本、繼志齋本作『小人比翼』

楔子〔一〕

（旦上云）妾身是黃員外的渾家。是好煩惱人也！昨日有個秀才投下一封書，俺員外接過書呈看罷，不知怎生，當夜晚間，員外害急心疼亡了。兀的不痛殺我也！（正末上云）自從張家庄上與哥哥約別之後，小生一徑的來到洛陽，投奔那黃員外。昨日下了書呈，在店肆中安下。今日無甚事，黃員外宅上走一遭去。哦，可怎生門首挂着紙錢那？（做喚門科，云）門裏有人麼？（旦云）是誰？（正末云）小生是昨日下書的張秀才。（旦云）你是那下書的？兀那秀才，你聽者，自從你昨日下了書呈，將俺員外急心疼一夜，妨殺了。今日有甚臉上我門來？你若入門時，抓了你那臉。猝風暴雨，不入寡婦之門。你快回去！（正末云）誰死了？（旦云）員外死了。（正末做哭科，云）張鎬，你好命薄也呵！哥哥與我三封書，頭一封書投與洛陽黃員外，昨日下了書，一夜急心疼死了那員外也。小生不避驅馳，索往黃州投着團練副使劉仕林走一遭去罷。（唱）

【仙呂・賞花時】我恰做訪戴山陰王子猷，身似飄飄没纜舟，爲活計拙如鳩。則這客僧投寺宿，措大謁儒流〔二〕。

【幺篇】投至得千里書回碧樹秋，則怕這一夜霜天白髮愁。王粲謁荆州，我想那朝中

故友，休教我空倚定仲宣樓！（下）〔三〕

校　記

〔一〕楔子：脈望館本、繼志齋本俱將楔子中的內容移入第一折。　〔二〕『則這客僧投寺宿』二句，繼志齋本、酹江集本作『風餐水宿，懷刺遠遨遊』。　〔三〕脈望館本、繼志齋本俱於『（下）』後增出一段賓白：『（旦）那秀才去了也。則爲他下了一封書，將我那丈夫妨殺了。我高原選地，破木造棺，發送他去。則被你痛殺我也！』

第一折

（范仲淹同使官上，云）老夫范學士。自從江南採訪賢士，到於朝中，老夫就將兄弟張鎬所作萬言長策獻與聖人。謝聖恩可憐，就加張鎬爲吉陽縣令。老夫本待親身自去，爭奈公事冗雜。老夫差一使命去加官賜賞。使命，你近前來，我囑付你：你去潞州長子縣張家庄上，有一人是張鎬，爲他獻了萬言長策，聖人的命，加他爲吉陽縣令，教他走馬到任。小心在意，疾去早來。（下）（使官云）領了老相公言語，直至潞州長子縣張家庄上，加官賜賞走一遭去。（下）（淨上云）自家張浩。自從那張秀才散了學生，去了許多時也。我今日看了田禾，回來無甚事，且閑坐些兒則個。（使官上云）來到也。左右接了馬者。張浩，聽聖人的命。（淨云）呀，快裝香來！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做

跪科，使官云）張浩，爲你獻了萬言長策，聖人見喜，加你爲吉陽縣令，教你走馬上任。謝恩。（淨拜科，云）待茶飯了去。（使官云）不必了，小官事忙。將馬來，回聖人話去。（下）（淨云）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嗨，我幾曾有那萬言長策來，是那張鎬的，錯加了官也。且由他，有誰知道？我如今不可久停久住，收拾鞍馬，便索理任去也。（下）〔二〕（正末上云）小生張鎬。收拾琴劍書箱，且往黃州投奔團練副使劉仕林走一遭去呵。（唱）

【正宮·端正好】恨天涯，空流落。投至到玉關外，我則怕老了班超。發了願青霄有路終須到，剗地着我又上黃州道。

【滾綉球】這一遭，下不着，孔融好等你那禰衡一鶚。哥也，我便似望鵬摶萬里青霄。你搬的我散了學，置下袍，去這布衣中莽跳。空着我遶朱門，恰便似燕子尋巢。比及見這四方豪士頻插手，我爭如學五柳的先生懶折腰，枉了徒勞。

（云）小生幼年間攻習儒業，學成滿腹文章，指望一舉狀元及第，崢嶸發達。誰想今日波波碌碌，受如此般辛勤也。（唱）

【叨叨令】往常我青燈黃卷學王道，剗地來紅塵紫陌尋東道。如今十個九個人都道，都道是七月八月長安道。兀的不困殺人也麽哥，困殺人也麽哥！看書生何日得朝

聞道？

（云）貧乃士之常。聖人道：『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唱）

【滾綉球】雖然我住破窰使破瓢，我猶自不改其樂，後來便爲官也富而無驕。洛陽書坐化了，黃州書自窘約。比及到那時節有一個秀才來投托，這世裏誰似晏平仲善與人交？（云）到那財主門首，報復將去，有個秀才下書。那財主便道：着他門首等着。（唱）他腆着胸脯，眼見的昂昂傲。（帶云）要他那賫發呵，（唱）將我這羞臉兒懷揣着慢慢的熬。（帶云）投至得他那幾貫錢呵，（唱）輕可等半月十朝。

（云）這裏是個三叉路，不知那條路往黃州去？天色暄熱，就在柳陰直下歇一歇，等一個來往的人問路咱。（正末坐地科）（行者上云）好熱也，晒殺我也。（正末云）一個出家人來了，我問訊咱。（唱）

【倘秀才】敢問你個禪師長老。（行者云）問甚麼？（正末唱）這條路去黃州也不錯？（行者云）正是黃州大路。（正末唱）長老也，則他這鐘不宜時，爲甚敲？（行者云）是無常鐘，死了人便撞這鐘。（正末唱）我道死了人的不是個鋤田漢。（行者云）不是。（正末唱）必然是個富官僚。（行者云）可知哩〔二〕。（正末云）這官人姓甚名誰？（行者云）我說與你，死了的官人是黃州團練副使劉仕林。（正末唱）我聽的他道了。

（做歎氣科）（唱）

【醉太平】爭些兒把我撞着，可着我心痒難揉。揚州太守聽消耗，你這其間莫不害倒？第一封書已自無着落，第二封書打發誰行要？我將這第三封扯做紙題條。（帶云）張鎬，（唱）則好去深村裏教學。

（行者云）唬我這一跳。秀才，你閑也是忙？忙便罷，閑便來寺裏吃酸餡來。（正末云）長老恕罪。張鎬也，怎生如此般命蹇？哥哥與了三封書，妨殺了兩個人。第三封書謁托揚州刺史，罷罷罷，我不往揚州去，我則回那潞州長子縣張家莊上，等哥哥消耗，可不好那。（下）（龍神上，詩云）獨魁南海作龍神，興雲降雨必躬親。曾因誤受天公罰，至今不敢借凡人。吾神乃南海赤鬚龍是也。奉玉帝敕旨，着吾神行雨。身體困倦，在於廟中歇息片時，有何不可。（正末上云）好大雨也。兀的是個龍神廟，我那裏避雨去咱。（唱）

【倘秀才】則他這香火冷，把他庄家賽倒。莫不是雨雪少，把這黎民來瘦却？古廟荒涼餓鬼嚎，我權揑土〔三〕做香燒，怨書生的命薄。

（云）供桌上有一個珓兒，我試問神道咱。小生張鎬，流落在潞州長子縣張家庄，教着幾個村學。當時一日，有我的哥哥范學士來訪小生，將我萬言長策進了，保舉我爲官；又與我三封書，兩封書妨殺兩個人。第三封書，小生不曾往揚州去。如今則回潞州長子縣，去張家庄上等待哥哥消耗。小生若是能够爲官，便與三個上上大吉；若是不能够爲官，便與我三個下下不合神道。（唱）

【滾綉球】將杯珓兒咒愿了，香爐上度了幾遭。（做擲珓科，云）原來是個下下不合神道。（三科）（唱）可怎生一擲一個不合神道？和這塊臭芹泥也折貴攀高。遮莫是角木蛟、氐土貉，大古裏是今秋水落。你下下下，淹了我大段田苗。將我些有金銀富漢都亡過，我和你無祭享泥神兩个厮撞着。（帶云）我罵你呵，（唱）那裏也雨順風調！

（云）這披鱗的曲蟮，帶甲的泥鰍！我歹殺呵是國家白衣卿相，你豈敢戲弄我！怎生出的這惡氣？我則題破這廟宇，便是我平生之願。取出我這筆墨來。有這檐間滴水，磨的這墨濃，蘸的這筆飽，就這搗椒壁上寫下四句詩。（做寫科，云）詩寫就了，我表白一遍咱。（詩云）雨暘時若在仁君，鼎鼐調和有大臣。同舍若能知此事，謾將香火賽龍神。我題罷這詩也，覺一陣昏沉，就這殿角邊歇息咱。（末做睡科）（龍神云）叵耐張鎬無禮！你自命蹇福薄，時運未至，却怨恨俺這神祇，將吾毀罵，題破我這廟宇，更待乾罷！你行一程，我趕一程；行兩程，我趕兩程。張鎬，你聽者。（詩云）你虧心折盡平生福，行短天教一世貧。古廟題詩將俺這神靈罵，你本是儒人我着你今後不如人！（下）（正末做醒科，云）天色晴了，日影兒出來也。我趕程途去，便索長行。（下）（淨騎馬上，云）自家張浩的便是。托賴祖宗餘廕，得了這官，如今去赴吉陽縣令。萬言長策不是我的，是那個張鎬的。我就混賴了他的，有誰知道？今日走馬赴任，行動咱。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正末上云）兀的不是張仲澤，仲澤！（淨云）不中，我索走走走。（下）（正末唱）

【呆骨朵】我這裏高阜處不住的呀呀叫。（曳刺上云）一匹好馬也。（正末唱）見一個帶牌子

的曳刺隨着。（云）敢問麽？（曳刺云）你問甚麽？（正末唱）這人姓甚名誰？（曳刺云）姓張是張浩。（正末唱）他那年紀兒是大小？（曳刺云）三十歲也。（正末唱）莫不在長子縣村中住？（曳刺云）是長子縣居住。（正末唱）因甚上爲官爵？（曳刺云）爲他獻了萬言長策來。（正末云）他那裏有萬言長策？（唱）我則道舊相知張仲澤。（帶云）哥哥休怪。（唱）管是我眼睛花，將他錯認了。

（曳刺云）傻厮放手，我趕相公去。（下）（正末云）他那裏取萬言長策來？世上多有同名同姓的，我則回潞州長子縣張家庄上，等待哥哥消耗便了。（下）（淨騎馬上，云）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天色晴了也。我走了這一日，覺的有些困倦，且下這馬來，拴在柳樹上，在這緑陰之下暫歇息咱。（曳刺上云）好塊子馬，脚打着脑杓子走趕不上。兀的不是那塊子馬，相公敢在這裏。（曳刺見淨科）（淨云）兀那厮是甚麽人？（曳刺云）洒家是個曳刺，接相公來，則被那塊子馬走的緊，洒家緊趕着跟不上，接不着相公。（淨云）你知道你那罪過麽？（曳刺云）洒家不知道。（淨云）你要饒你那罪過麽？（曳刺云）可知要饒哩。（淨云）你路上曾見個秀才麽？（曳刺云）洒家見來。（淨云）你殺了他去，我便饒了你罪過。（曳刺云）洒家知道，我殺那傻厮去。且慢者，乞個罪名。（淨云）他拐了我梅香，偷了我壺瓶臺盞，你殺了他去。（曳刺云）我便去。（淨云）你回來。倘若你不殺他呵，你休瞞了我，要你三件信物，要他那衣衫襟子、刀上有血、挣命的土刻灘子。三件都有，你便來回話。

(下)(正末上云)天色暄熱，打破了我這脚。我慢慢的行波。(曳刺趕上，云)兀的不是那傻屌。兀那秀才，你住者，我和你說話。(正末云)那騎馬的可正是張仲澤麽？(曳刺云)俺那相公認的你，着我與你十兩枣穰金，在我這腿曲褳子裏打着，你自取去。(正末云)在那裏？(做低頭取科)(曳刺云)你黃泉做鬼休怨我！(做殺末科)(正末云)哥哥饒俺性命！小生其實冤屈，死於九泉之下，我不告張仲澤，我則告着你。(曳刺放末科，云)兀那秀才，他道你拐了他梅香，偷了他壺瓶臺盞，教我來殺你。你可說你怎生冤屈，你試慢慢說一遍咱。(正末云)哥哥，你停嗔息怒，聽小生從頭至尾告訴得來。小生姓張名鎬字邦彥，他姓張名浩字仲澤，因與俺同名同姓。他留小生在他庄兒上教着幾個村童。當初一日，有我的哥哥是范學士來相訪小生，將我的萬言長策收了，又與了我三封書。兩封書妨殺了兩個人。有第三封書，小生不曾往揚州去。眼見的小生離了那庄上，哥哥着人來宣喚我爲官，小生可不在。他也姓張名浩，我也姓張名鎬，同名同姓，賴了我這官爵。他恐怕久後白破他這事，故意着哥哥來殺壞小生，他自封妻廕子。哥哥，你沒來由替別人做甚麽？(曳刺云)恁的呵，是俺那傻屌的不是。(正末云)小生倒不怪那張仲澤，則怪我那范學士哥哥。(曳刺云)兀那秀才，你休胡說，那范學士你怎生怨他？(正末唱)

【倘秀才】我則爲他三封書把我這前程來誤却，萬言策被別人賴了。大道上肯分的軸頭兒厮抹着，他請我在庄兒上教村學，也曾看成的我至好。

(曳刺云)兀那秀才，他也姓張名浩，你也姓張名鎬。他是那一個浩字，你是那一個鎬字？你試說

我聽咱。(正末云)哥哥不知，聽小生說。(唱)

【滚綉球】我是金字邊着個高。(曳刺云)可他呢？(正末唱)他是點水邊着個告，因此上一般名號。(曳刺云)那加官的管着甚麼來？(正末唱)誰想這送宣的再也不辨個根苗。他道是蓋世豪(三)，我道是兒女曹，咱兩個非同管鮑。哥也，則你那十兩枣穰金是鞘裏藏刀。俺兩個一時本是知心友，不想道半路裏翻爲刎頸交。他怎肯將我躭饒？

(曳刺云)兀那秀才，你不說呵，我怎麼知道。既然這等，饒你性命，不殺你。(正末云)謝了哥哥。(做行科)(曳刺云)兀那秀才轉來，問你要三件信物。(正末云)那三件信物？(曳刺云)要你那衣衫襟、刀子有血、挣命的十刻灘子。你與我這三件兒，你便去。(正末云)哥哥，你要衣服，可割一塊去。(曳刺云)將來。(做割科，云)衣襟有了也。這刀子上要有血。(正末云)怎麼能够這刀子有血？(曳刺云)兀那秀才，揀你那不痛處，我扎一刀子。(正末做怕科，云)哥哥，那答兒是不疼的？(曳刺云)，兀那秀才，你打破鼻子。(正末做打鼻科)(曳刺云)你重些打。(正末云)哥哥怎麼打？(曳刺自做打鼻出血科，云)這般打。(正末云)哥也，打破你的鼻子，就着那血抹在那刀子上罷，省的我打。(曳刺云)倒好了你也。那秀才，你躲了。(做跌倒科)(正末云)哥也，你做甚麼？(曳刺云)傻屌也，可是那挣命的十刻灘子。(正末云)感謝哥哥，此恩念異日必當重報。敢問哥哥姓甚名誰？(曳刺云)我姓趙，是趙實。你久後得官呵，休忘了趙實。(正末云)哥哥是趙實，我牢記着哩。小生一句話

敢說麽？（唱）

【煞尾】你是必興心兒再認下這搭沙和草，哥也，你可休不挂意揩抹了這把帶血刀。（帶云）張浩，（唱）休想天公把你饒！鞭牛漢平白的賴了官爵，採桑婦沒來由受了郡誥。我空向他鄉走一遭，千里投人怕的是到。若不是吾兄義氣高，若不是哥哥怎生了？山海也似恩臨決然報！異日峥嶸斯撞着，請一個傳神巧待詔，一幅丹青寫容貌。堂上鋪陳挂幔幙，羅列杯盤置椅桌，百味珍羞不教少。一炷明香旦暮燒，將你那救我命的恩人、（帶云）你是趙實哥哥，（唱）直供養到老！（下）

（曳刺云）秀才去了也。三件信物都有了，我回相公話去。（下）（淨上云）這厮好不幹事，這早晚不來回話。（曳刺上，見淨云）相公，洒家回來了也。（淨云）你殺了那秀才也不曾？（曳刺云）我趕上只一刀，殺了那秀才，三般驗証都有。衣衫襟、刀子有血，相公怕不信呵，去看那挣命的上刻灘子。（淨云）這厮好男子，我饒了你接不着的罪過。（背云）秀才也殺了，這厮久後說出來可怎了？則除是這般。兀那曳刺，你去了一日光景，馬不曾飲水，兀那裏有井，你那裏打些水飲馬去。（曳刺云）洒家知道。（曳刺做打水）（淨推科）（曳刺云）有人推我！（做轉身按倒淨科，云）叫有殺人賊也！（宋公序引隨從冲上，云）小官宋公序。今取回京師去也。來到此處，是甚麽人鬧吵？拿近前來！你是甚麽人？你說。（曳刺云）洒家是吉陽縣伺候，教小人接新官去，接着這个傻厮。他道，你怎麽

誤了接待我？洒家便道，那馬走的緊，小人趕不上。他便道，你要饒你麽？洒家便道，可知要饒哩。他便道，你路上曾見一個秀才來？我便道，見來。他道，你去殺了他去。我便道，乞個罪名。這個傻屌便道，他拐了我梅香，偷了壺瓶臺盞。他又怕我不肯殺他，問我要三件信物驗証，要衣衫襟、刀子有血、掙命的士刻灘子。洒家趕上秀才，說了他項上事。那秀才姓張名鎬，這傻屌也姓張名浩，他兩個一般名字。他混賴了他萬言長策，得了他官爵。洒家聽的說，我放的秀才去了，回這傻屌的話。他久後怕我說出來，着我飲馬去。我到井邊，恰待打水，這傻屌便要推我在井裏。相公，我死呵不打緊，我有八十歲的母親，可着誰人侍養？說兀的做甚。（詞云）小人說從頭至尾，說的來不差半米。殺了秀才又淹死洒家，傻屌也你做的個損人利己。（宋公序云）我多聽的范學士哥哥說一個張鎬的名兒。這個未知是不是。祇候人拿住這兩個人，跟隨我去到於京師，見了范學士親問明白。我自有個主意。左右，那裏將馬來，赴京師走一遭去。（淨云）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同下）

校記

〔一〕本折从『（范仲淹同使官上云）』至此，脈望館本、繼志齋本俱併入第一折。

〔二〕哩：原作『裏』，此從繼志齋本、酹江集本。

〔三〕誰想這送宣的再也不辨个根苗二句：脈望館本、繼志齋本作『不想這送宣的恰好來着，他道是英勇豪』。

第三折

（范仲淹上云）老夫范學士。自從將兄弟張鎬加爲吉陽縣令，至今音信皆無。老夫今奉聖人的命，差老夫饒州公幹，收拾行裝，便索往饒州走一遭去來。（下）（外扮長老上，詩云）澗水煎茶燒竹枝，袈裟零落任風吹。看經只在明窗下，花落花開總不知。貧僧乃薦福寺長老。自幼出家剃度爲僧，經文佛法無不通曉。我這寺中碑亭內有一統碑文，是顏真卿寫的，就是他親手鐫的。書法精妙，寺中以爲至寶，等閑人不得見。近日有一人姓張名鎬，是范學士的朋友。因持三封書投托人，妨殺了兩個人，流落在此，貧僧每日齋食管待。今日無甚事，請到方丈中與此人攀話。這早晚敢待來也。（正末上云）打聽的范學士哥哥在此饒州爲刺史，小生一徑的投到饒州來。不想哥哥又宣的回去，將小生淹留在此這薦福寺中安下，多多的定害這長老。早間使人來請小生，須索方丈中走一遭去呵。（唱）

【中呂・粉蝶兒】千里而來，早則不興闌了子猷訪戴，乾賠了對踐紅塵踏路的芒鞋。則俺那守饒州、范學士，故人安在？哥也，不爭你日轉千階，我便是第三番又劫着個空寨。

【醉春風】行殺我也客路遠如天，閃殺我也侯門深似海。趁着這木魚聲，每日上堂

齋；秀才也，更做甚麼客、客？謝長老慈悲，爲小生貧困，將我做上賓看待。

（見長老科，云）長老，小生在此多混踐長老也。（長老云）不敢，請坐。敢問先生學成滿腹文章，爲何不進取功名，剗地流落四方，是何主意？（正末云）長老不問呵，小生不敢說。休嫌絮煩，聽小生說一遍咱。（長老云）先生慢慢說一遍。（正末唱）

【石榴花】小生可便等三年一度選場開，守村院看書齋。（長老云）當初范學士可怎生相訪來？（正末唱）不想俺那月明千里故人來，他見我便困在、萬丈塵埃。（長老云）說道與了你三封書，去投奔人如何？（正末唱）倚仗着他三封書，還了我這饑寒債。（帶云）好處托生也。（唱）先妨殺一個洛陽的員外，奔黃州早則無方碍，半路裏先引的一個旋風來。

（長老云）先生但肯謁托一兩個朋友呵，必有濟惠。（正末唱）

【鬥鵪鶉】只爲他財散人離，閃的我天寬地窄。抵死待要屈脊低腰〔一〕，又不會巧言令色，況兼今日十謁朱門九不開。休道有七步才，他每道十二金釵，强似養三千劍客。

（長老云）先生何不進取功名，自甘流落？（正末云）小生待要往京師去，爭奈缺少盤纏。（長老云）既然如此，你若進取功名呵，我無物相贈，我這碑亭中有一通碑文，乃是顏真卿書法，我將一千張紙、幾錠墨，教小和尚打做法帖，賣一貫錢一張，往京師去一路上做盤纏，意下如何？（正末唱）

【普天樂】謝吾師，傾心愛(二)，有田文義氣、趙勝的胸懷。打一統法帖碑，去向京師賣。到處裏書生都相待，誰肯學有朋自遠方來。那裏取鳴時的鳳麟，則別些個喧檐的燕雀，當路的狼豺。

(長老云)先生，今日天色晚了，到來日着行者與你打法帖。老僧回方丈中去也。(下)(正末云)我閉上這門，就方丈中宿過一夜。明日五更前後，打了這碑文，慢慢的上路便了。(內做雷響科)(云)兀的雷響，不下雨也！我開了這門試看咱。好大雨也呵！(唱)

【紅綉鞋】本待看金色清涼境界，霎時間都做了黃公水墨樓臺。多管是角木蛟當直聖親差，把黃河移得至，和東海取將來，抵多少長江風送客。

(帶云)這雨越下的大也。(唱)

【上小樓】這雨水平常有來，不似今番特煞。這場大雨非爲秋霖，不是甘澤；遮莫是箭杆雨、過雲雨，可更淋漓辰霧。(帶云)我今夜不讀書。(唱)看你怎生飄麥。

(帶云)兀的不唬殺我也！(唱)

【么篇】振乾坤雷鼓鳴，走金蛇電影開。他那裏撼嶺巴山，攪海翻江，倒樹摧崖。這孽畜，更做你這般神通廣大，也不合佛頂上大驚小怪。

(龍神上云)鬼力轟碎了碑文。這張鎬，你聽者。(詩云)莫瞞天地昧神祇，禍福如同燭影隨。善惡到頭終有報，只爭來早與來遲。(下)(正末云)天色明了，我看那碑文。呀，一夜雷轟碎了這碑文也！(唱)

【滿庭芳】粉碎了閻浮世界，今年是九龍治水，少不的珠露成災。將一統家丈三碑，霹靂做了石頭塊，這的則好與婦女搥帛。把似你便逞頭角欺負俺這秀才，把似你便有牙爪近取那澹臺，周處也曾除三害。我若得那魏徵劍來，我可也敢驅上斬龍臺。

(云)怎生不見長老到來？(長老上云)張先生，一夜雷雨不住，可是怎生？(正末云)長老，一夜雷轟碎了這碑文也。(長老云)你因甚惱着雷神來？(正末唱)

【快活三】你不去五臺山裏且逃乖(三)，乾把個梵王宮密雲埋。則待要倒天河淹没了講經臺(四)，那裏取日月光琉璃界。

【鮑老兒】當日個七個女思凡養着俺這秀才，那其間可不好霹碎了天靈蓋。古廟裏題詩，是我罵來。我不曾學了袁海張生怪。我腹懷錦綉，劍揮星斗，胸捲江淮，饒你衝開海獄，磨昏日月，崩蹋山崖。

(云)長老，小生命運如此，是天不容小生也。這殿角邊有株槐樹，要我這性命做甚麽？倒不如撞槐

身死。（范仲淹冲上拖末，云）螻蟻尚且貪生，爲人何不惜命？（正末唱）

【十二月】我爲甚的做〔五〕鉏麑觸槐，　拚捨了這土木形骸〔六〕？（范仲淹云）孔子有言：『吾豈匏瓜也哉』。想你滿腹文才，一時未遇，何便不振如此？（正末唱）想吾豈匏瓜也哉，　好着我無處安排。（范仲淹云）我不曾與你三封書來？（正末唱）再休題三封書與我添些兒氣概，　怎知道救不得我月值年災。

【堯民歌】做了場蒺藜沙上野花開。（范仲淹云）指望你金榜標名。（正末唱）但占着龍虎榜，　誰思量這遠鄉牌？那裏是揚州車馬五侯宅，　今日個洛陽花酒一齊來？哀也波哉，西風動客懷，　空着我流落在天涯外！

（范仲淹云）兄弟也，你則今日跟的我往京師見聖人去來。（正末云）小生情愿跟的哥哥走一遭去。（唱）

【耍孩兒】更怕我東南倦上紅塵陌，空惹的行人賽色。可不騎鶴人枉沉埋，把着個顏回瓢也叫化的回來。未曾結廬山長老白蓮社，正遇着東海龍王大會垓。他共我冤仇大，　將這座藥師佛海會，都變做趙太祖凶宅。

【一煞】若不是八金剛護着寺門，　險些兒四天王值着水災。偏這條龍不受佛家戒。恰

纔禪燈老衲開青眼，可又早薦福碑文卧綠苔。空悲嘅〔七〕，他風雲已遂，我日月難捱。

【一煞】雖然相公回百姓安，則怕小生行雨又來，也是我曾經着蛇咬自驚怪。我則見一株松影橫僧舍，錯認做個千尺蒼龍卧殿階，真無奈。今日貴神迎見喜，我問甚麽青龍洞求財。

【煞尾】相公文章欺董仲舒，詩才過李太白。則爲這三封書齎發我做十年客，你則休教八輔相葫蘆提了那萬言策。（同下）

（長老云）貧僧無甚事，陪着范學士同赴京師走一遭去來。（下）

校記

〔一〕屈脊低腰：脈望館本、繼志齋本作「禮下于人」。

〔二〕傾心愛：脈望館本、繼志齋本作「傾心待」。

〔三〕逃乖：繼志齋本作「逃災」。

〔四〕則待要倒天河淹沒了講經臺：脈望館本、繼志齋本作「無維勞監寺舊錢帛」。

〔五〕我爲甚的做：脈望館本、繼志齋本作「不是這」。

〔六〕拚捨了這土木形骸：脈望館本、繼志齋本作「真堪怪」。

〔七〕空悲嘅：脈望館本、繼志齋本作「不惜我這形骸」。

第四折

（范仲淹上云）老夫范學士，自與兄弟張鎬同到京師，見了聖人，日不移影，對策百篇。聖人見喜，加爲頭名狀元。今日驛亭中安排茶飯，管待狀元。令人請去了，這早晚敢待來也。（正末上云）張鎬怎想有今日也呵！（唱）

【雙調・新水令】往常我望長安心急馬行遲，誰承望坐請了一個狀元及第。恕面生也白象笏，少拜識也紫朝衣。今日個列鼎而食，煞强如淡飯黃虀。到今日恰回味。

【駐馬聽】當日個廢寢忘食，鑄鐵硯長分磨劍的水；到今日攀蟾折桂，步金階纔覓着上天梯。得青春割斷管寧席，險白頭擲却班超筆。謝罷禮，君恩敕賜平身立。

（做見科）（范仲淹云）兄弟崢嶸有日，奮發有時。若不是這一番舉薦呵，豈有今日？（正末云）不干哥哥事。（范仲淹云）果然不干我事，是兄弟的才學過人。（正末云）也不是。（范仲淹云）都不是呵，憑甚麽得這官來？（正末唱）

【雁兒落】（二）都則爲范張雞黍期，今日得龍虎風雲會。你休誇舉薦心，我非得文章力。

【得勝令】都則爲那平地一聲雷，今日對文武兩班齊。想當初在古廟裏題詩句，誰承望老龍王劈破面皮。其實、驅逼的我無存濟；誰知、可原來運通也有發跡〔三〕。

（長老云）貧僧來到這京師，聽知的張鎬中了頭名狀元，在於驛亭中。我望相公走一遭去。（做進見科）（范仲淹云）長老何罪？（正末云）長老勿罪。（長老云）恭喜相公已得美除。（正末唱）

【落梅風】當日個薦福碑〔三〕，多謝你老禪師倒賠了紙墨。不想那避乖龍肯分的去碑上起，可早霹靂做粉零〔四〕麻碎。

（宋公序上云）小官宋公序。聽知的范學士哥哥在驛亭中，我先去見哥哥去。趙實，你休着走了那張浩，只在這裏等着。來到門首，我自過去。（做見范科，云）哥哥一別許久。（范仲淹云）相公，你與這相公厮見。（宋問科，云）敢問哥哥，這位是誰？（范仲淹云）則這個便是張鎬。（看張云）兄弟，這個便是揚州太守宋公序。（正末唱）

【水仙子】枉自有三封書札袖中携〔五〕，我則索撥盡寒爐一夜灰。眼睜睜〔六〕現放着傍州例，我則去那菜饅頭處拖狗皮。早兩桩兒送的〔七〕來路絕人稀。（范仲淹云）兄弟，那死的死了，揚州爲何不去？（正末唱）便道你揚州牧能意氣，我則怕又做了死病難醫〔八〕。

（宋公序云）哥哥不知，您兄弟路上拿住一個假張浩也。（范仲淹云）在那裏？拿將過來。（正末云）張仲澤，我和你有甚冤仇，着人殺壞我來？（淨云）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正末唱）

【川撥棹】你道你便老實，你不知爲不知；你只會拽耙扶犁，抱瓮澆畦。萬言策誰人做的？你待要狐假虎威。哎，你個賈長沙省氣力。

【七弟兄】就裏、端的，現放着試金石。這是萬邦取則魚龍地，對金鑾壯志吐虹霓〔九〕，不比你那看青山滿眼騎驢背。

【梅花酒】呀，張仲澤你忒下得〔一〇〕，說小生當日，正波迸流移，無處可也依棲〔一一〕。他倚恃着黃金浮世在，我險些兒白髮故人稀。當日在，村庄裏、村庄裏，教學的；教學的，謝天地；謝天地，遂風雷；遂風雷，脫白衣；脫白衣〔一二〕，上丹墀；上丹墀，帝王知；帝王知，我身虧；我身虧，那一日；那一日，便心裏；便心裏，得便宜。

【收江南】呀，你今日討便宜翻做了落便宜。你待將漚麻坑，索換我那鳳凰池。（淨云）可憐見我父親年紀高大，又有疾病哩。（正末唱）你道你父親年老更殘疾，他也不是個好的。常言道『老而不死是爲賊』。

（云）只不見我那大恩人在那裏？（曳剌云）相公認的洒家麽？只我便是趙實。（正末云）哥哥，受張鎬兩拜。（曳剌云）洒家不敢，相公請起。（范仲淹云）兄弟，你爲甚麽拜他？（正末云）哥哥不知，我當此一日，若不是他饒了我性命呵，豈有今日。（范仲淹云）原來有這等事。你一行人聽我下

斷：假張浩暗賴了萬言長策，詐圖官爵，殺壞平人，市曹中明正典刑；趙實見義當爲，不行邪徑，就加你爲吉陽縣令；薦福寺長老加爲紫衣太師；宋公序選吉日良辰，就招女婿張鎬過門。老夫殺羊造酒，做一個慶喜的筵席。（衆謝科）（正末唱）

【鴛鴦煞】則這遠公休結白蓮會，謝安却被蒼生起，誰知也有這日。成就了宰相薦賢心，纔趁了男兒仗義膽，白破了賊漢拖刀計；倒招了個女嬌娃結眷姻，和你這老禪師爲交契〔三〕。大都來是書生命裏，不爭將黃閣玉堂臣，幾乎的做了違宣抗敕鬼。

題目　三封書謁揚州牧

正名　半夜雷轟薦福碑

校記

〔一〕脈望館本、繼志齋本俱將此曲與〔得勝令〕合一，作〔雁兒落帶得勝令〕。　〔二〕其實驅逼的我無存濟二句：脈望館本、繼志齋本作『端的、善神香不祭，其實、我則怕霹靂碎了德政碑』。　〔三〕當日个薦福碑：脈望館本、繼志齋本作『顏字書、法帖碑』。　〔四〕粉零：脈望館本作『粉合』，繼志齋本作『粉查』。　〔五〕枉自有三封書札袖中携：脈望館本、繼志齋本作『當日个新郎歸去馬如飛』。　〔六〕眼睜睜：脈望館本、繼志齋本作『幾番待謁朱門』。　〔七〕早兩桩兒送的：脈望館本、繼志齋本作『兩庄兒死的』。　〔八〕便道你揚州牧能意氣二

句：脈望館本、繼志齋本作『休道你是揚州牧，不揀是誰，端的可便死病難醫』。〔九〕壯志吐虹霓：脈望館本、繼志齋本作『赤脚伴驢蹄』。〔一〇〕張仲澤你忒下得：脈望館本、繼志齋本作『大胆的姜維到大來是情禮』。〔一一〕無處可也依棲：脈望館本、繼志齋本作『他若得個親隨，不若是要離』。〔一二〕脈望館本、繼志齋本俱於『脫白衣』下增出『入公位』，並叠之。〔一三〕倒招了个女嬌娃結眷姻二句：脈望館本、繼志齋本作『成就了孫龐刖足的兔，解了共語禪關的意』，惟繼志齋本『共語』作『笑語』。

破幽夢孤雁漢宮秋

劇目說明

此劇於《録鬼簿》著録，現存脈望館本，題目作『毛延壽叛國開邊衅，漢元帝一身不自由』，正名作『沉黑江明妃青塚恨，破幽夢孤雁漢宮秋』；顧曲齋本，題目正名與脈望館本同；《元曲選》本，題目作『沉黑江明妃青塚恨』，正名作『破幽夢孤雁漢宮秋』；《酹江集》本，題目正名亦與脈望館本同。茲以《元曲選》爲底本，參校其他各本。

楔子

（冲末扮番王引部落上，詩云）氊帳秋風迷宿草，穹廬夜月聽悲笳。控弦百萬爲君長，款塞稱藩屬漢家。某乃呼韓耶單于是也。若論俺家世，〔二〕久居朔漠，獨霸北方，以射獵爲生，攻伐爲事。大王〔三〕曾避俺東徙，魏絳曾怕俺講和。獯鬻獫狁，逐代易名；單于可汗，隨時稱號。當秦漢交兵之時，中原有事，俺國强盛，有控弦甲士百萬。俺祖公公冒頓單于，圍漢高帝于白登七日，用婁敬之謀，兩國講和，以公主嫁俺國中。至惠帝、呂后以來，每代必循故事，以宗女歸俺番家。宣帝之世，我衆兄弟爭立不定，國勢稍弱。今衆部落立我爲呼韓耶單于，實是漢朝外甥。我有甲士十萬，南移近塞，稱藩漢室。昨曾遣使進貢，欲請公主；未知漢帝肯尋盟約否。今日天高氣爽，衆頭目每，向沙堤射獵一番，多少是好！正是：番家無産業，弓矢是生涯。（下）（淨扮毛延壽上，詩云）爲人鵰心雁爪，做事欺大壓小。全憑諂佞奸貪，一生受用不了。某非別人，毛延壽的便是。現在漢朝駕下，爲中大夫之職。因我百般巧詐，一味諂諛，哄的皇帝老頭兒十分歡喜，言聽計從。朝裏朝外，那一個不敬我，那一個不怕我？我又學的一個法兒，只是教皇帝少見儒臣，多昵女色，我這寵幸纔得牢固。道无未了，聖駕早上。（正末扮漢元帝引内官、宫女上，詩云）嗣傳十葉繼炎劉，獨掌乾坤四百州。邊塞久盟和議策，從今高枕已無憂。某漢元帝是也。俺祖高皇帝，奮布衣，起

豐沛，滅秦屠項，挣下這等基業。傳到朕躬，已是十代。自朕嗣位以來，四海晏然，八方寧靜。非朕躬有德，皆賴衆文武扶持。自先帝晏駕之後，宮女盡放出宮去了。今後宮寂寞，如何是好？（毛延壽云）陛下，田舍翁多收十斛麥，尚欲易婦，況陛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合無遣官遍行天下，選擇室女。不分王侯宰相、軍民人家，但要十五以上二十以下者，容貌端正，盡選將來，以充後宮，有何不可？（駕云）卿說的是。就加卿爲選擇使，齎領詔書一通，遍行天下刷選。將選中者各圖形一軸送來，朕按圖臨幸。待卿成功回時，別有區處。（唱）

【仙呂·賞花時】四海平安〔三〕絶士馬，五穀豐登没戰伐。寡人待刷室女選宮娃，你避不的驅馳困乏。看那一個合屬俺帝王家。（下）

校記

〔一〕若論俺家世：元曲選本無此句，據脈望館本、顧曲齋本、酹江集本補。

〔二〕大王：各本俱作文王，似誤。孟子·梁惠王章句：「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非擇而取之，不得已也。」指周文王姬昌之祖父古公亶父。

〔三〕平安：他本俱作「安然」。

第一折

（毛延壽上，詩云）大塊黃金任意撾，血海王條全不怕。生前只要有錢財，死後那管人唾罵。某毛延壽，領着大漢皇帝聖旨，遍行天下，刷選室女，已選够九十九名。各家儘肯餽送，所得金銀却也不少。昨日來到成都秭歸縣，選得一人，乃是王長者之女，名喚王嬙，字昭君。生得光彩射人，十分艷麗，真乃天下絶色。爭奈他本是庄農人家，無大錢財，我問他要百兩黃金，選爲第一。他一則說家道貧窮，二則倚着他容貌出衆，全然不肯。我本待退了他。（做忖科，云）不要倒好了他。眉頭一縱，計上心來。只把美人圖點上些破綻，到京師必定發入冷宮，教他受苦一世。正是：恨小非君子，無毒不丈夫。（下）（正旦扮王嬙引二宮女上，詩云）一日承宣入上陽，十年未得見君王。良宵寂寂誰來伴，惟有琵琶引興長。妾身王嬙，小字昭君，成都秭歸人也。父親王長者，平生務農爲業。母親生妾時，夢月光入懷，復墜于地，後來生下妾身。年長一十八歲，蒙恩選充後宮。不想使臣毛延壽問妾身索要金銀，不曾與他，將妾影圖點破，不曾得見君王，現今退居永巷。妾身在家頗通絲竹，彈得幾曲琵琶。當此夜深孤悶之時，我試理一曲消遣咱。（做彈科）（駕引內官提燈上，云）某漢元帝。自從刷選室女入宮，多有不曾寵幸，煞是怨望咱。今日萬機稍暇，不免巡宮走一遭，看那個有緣的，得遇朕躬也呵。（唱）

【仙呂・點絳唇】車碾殘花，玉人月下，吹簫罷。未遇宮娃，是幾度添白髮。

【混江龍】料必他珠簾不挂，望昭陽一步一天涯。疑了些無風竹影，恨了些有月窗紗。他每見絃管聲中巡玉輦，恰便似斗牛星畔盼浮槎。（旦做彈科）（駕云）是那裏彈的琵琶響？（內官云）是。（正末唱）是誰人偷彈一曲，寫出嗟呀？（內官云）快報去接駕。（駕云）不要。（唱）莫便要忙傳聖旨，報與他家。我則怕乍蒙恩，把不定心兒怕，驚起宮槐宿鳥、庭樹栖鴉〔一〕。

（云）小黃門，你看是那一宮的宮女彈琵琶，傳旨去教他來接駕，不要驚唬着他。（內官報科，云）兀那彈琵琶的是那位娘娘？聖駕到來，急忙迎接者。（旦趨接科）（駕唱）

【油葫蘆】恕無罪，吾當親問咱。這裏屬那位下？休怪我不曾來往乍行踏。我特來填還你這淚揾濕鮫綃帕，温和你露冷透〔二〕凌波襪。天生下這艷姿〔三〕，合是我寵幸他。今宵畫燭銀臺下，剥地管喜信爆燈花。

（云）小黃門，你看那紗籠內燭光越亮了，你與我挑起來看咱。（唱）

【天下樂】和他也弄着精神射絳紗。卿家，你覷咱，則他那瘦岩岩影兒可喜殺。（旦云）妾身早知陛下駕臨，只合遠接。接駕不早，妾該萬死。（駕唱）迎頭兒稱妾身，滿口兒呼陛

下，必不是尋常百姓家。

（云）看了他容貌端正，是好女子也呵。（唱）

【醉中天】將兩葉賽宮樣眉兒畫，把一個宜梳裹臉兒搽；額角香鈿貼翠花，一笑有傾城價。若是越勾踐姑蘇臺上見他，那西施半籌也不納〔四〕，更敢早十年敗國亡家。

（云）你這等模樣出衆，誰家女子？（旦云）妾姓王名嬙，字昭君，成都秭歸縣人。父親王長者，祖父以來務農爲業。閭閻百姓，不知帝王家禮度。（駕唱）

【金盞兒】我看你眉掃黛，鬢堆鴉；腰弄柳，臉舒霞。那昭陽到處難安插，誰問你一犁兩壩做生涯。也是你〔五〕君恩留枕簟，天教雨露潤桑麻。既不沙俺江山千萬里，直尋到茅舍兩三家。

（云）看卿這等體態，如何不得近幸？（旦云）妾父王長者，止生妾身〔六〕。當初選時，使臣毛延壽索要金銀，妾家貧寒無湊，故將妾眼下點成破綻，因此發入冷宮。（駕云）小黃門，你取那影圖來看。（黃門取圖看科）（駕唱）

【醉扶歸】我則問那待詔別無話，却怎麽這顏色不加搽？點得這一寸秋波玉有瑕。端的是卿眇目，他雙瞎？便宣的八百姻嬌比并他，也未必强如俺娘娘帶破賺丹青畫。

（云）小黃門，傳旨說與金吾衛，便拿毛延壽斬首報來。（旦云）陛下，妾父母在成都見隸民籍，望陛下恩典寬免，量與些恩榮咱。（駕云）這個煞容易。（唱）

【金盞兒】你便晨挑菜，夜看瓜，春種穀，夏澆麻。情取棘針門粉壁上除了差法，你向正陽門改嫁的倒榮華〔七〕。俺官職頗高如村社長，這宅院剛大似縣官衙。謝天地可憐窮女婿，再誰敢欺負俺丈人家！

（云）近前來，聽寡人旨，封你做明妃者。（旦云）量妾身怎生消受的陛下恩寵！（做謝恩科）（駕唱）

【賺煞】〔八〕且盡此宵情，休問明朝話。（旦云）陛下明朝早早駕臨，妾這裏候駕。（駕唱）到明日，多管是醉卧在昭陽御榻。（旦云）妾身賤微，雖蒙恩寵，怎敢望與陛下同榻？（駕唱）休煩惱，吾當且是耍，鬥卿來便當真假。恰纔家輦路兒熟滑，怎下的真個長門再不踏？明夜裏西宮閣下，你是必悄聲兒接駕，我則怕六宮人攀例撥琵琶。（下）

（旦云）駕回了也。左右且掩上宮門，我睡些去。（下）

〔一〕酹江集本於此曲文字頗多歧异，作：『料必他珠簾不挂，望昭陽，步一天涯；疑了些無風竹影，恨了些有月窗紗。他每見宮裏君王乘玉輦，恰便似天上張騫泛浮槎。（旦做彈科）（駕唱）猛聽的仙音院裏絃管聲中，琵琶一曲，哀怨千般；你且輕推綉轂，慢轉迴廊，報教怨女，迎接鸞輿。雖則密傳聖旨，休得驚唬佳人，則怕他乍蒙恩把不定心兒怕。驚起宮槐宿鳥，庭樹栖鴉。』且評曰：『〔混江龍〕如「仙音院裏」以下，可隨便增加，別出一韵。吴興本（指臧晉叔元曲選本）率多删改，反不若原辭迢遞。今改仍舊。』脈望館本、顧曲齋本文字與酹江集本同。〔二〕露冷透：他本俱作『冷透』。〔三〕艷姿：他本俱作『艷娃』。〔四〕也不納：他本俱作『也不話』。〔五〕也是你：他本俱作『你不因』。〔六〕止生妾身：原無此句，據顧曲齋本、酹江集本補。〔七〕你向正陽門改嫁的倒榮華：他本作『你向正陽門裏改嫁不村沙』，惟脈望館本又於『正』作『五』字。〔八〕〔賺煞〕：他本俱作〔賺尾〕。

第二折

（番王引部落上，云）某呼韓單于。昨遣使臣款漢，請嫁公主與俺。漢皇帝以公主尚幼爲辭，我心中好不自在。想漢家宮中，無邊宮女，就與俺一個，打甚不緊？直將使臣趕回。我欲待起兵南侵，又恐怕失了數年和好。且看事勢如何，別做道理。（毛延壽上云）某毛延壽。只因刷選宮女，

索要金銀，將王昭君美人圖點破，送入冷宮。不想皇帝親幸，問出端的，要將我加刑。我得空逃走了，無處投奔。左右是左右，將着這一軸美人圖，獻與單于王，着他按圖索要，不怕漢朝不與他。走了數日，來到這裏，遠遠的望見人馬浩大，敢是穹廬也。（做問科，云）頭目，你啓報單于王知道，說漢朝大臣來投見哩。（卒報科）（番王云）着他過來。（見科云）你是甚麼人？（毛延壽云）某是漢朝中大夫毛延壽。有我漢朝西宮閤下美人王昭君，生得絕色。前者大王遣使求公主時，那昭君情願請行，漢主捨不的，不肯放來。某再三苦諫，說：『豈可重女色，失兩國之好？』漢主倒要殺我。某因此帶了這美人圖，獻與大王。可遣使按圖索要，必然得了也。這就是圖樣。（進上看科）（番王云）世間那有如此女人！若得他做閼氏，我願足矣。如今就差一番官，率領部從，寫書與漢天子，求索王昭君與俺和親。若不肯與，不日南侵，江山難保。就一壁廂引控甲士，隨地打獵，延入塞內，偵候動靜，多少是好。（下）（旦引宮女上，云）妾身王嬙。自前日蒙恩臨幸，不覺又旬月。主上昵愛過甚，久不設朝。聞的升殿去了，我且向妝臺邊梳妝一會，收拾齊整，只怕駕來好服侍。（做對鏡科）（駕上云）自從西宮閤下，得見了王昭君，使朕如痴似醉，久不臨朝。今日方才升殿，等不的散了，只索再到西宮看一看去。（唱）

【南呂・一枝花】四時雨露勻，萬里江山秀。忠臣皆有用，高枕已無憂。守着那皓齒星眸，争忍的虛白晝。近新來染得些症候，一半兒爲國憂民，一半兒愁花病酒。

【梁州第七】我雖是見宰相似文王施禮，一頭地離明妃早宋玉悲秋。怎禁他帶天香〔一〕着莫定龍衣袖。他諸餘可愛，所事兒相投；消磨人幽悶〔二〕，陪伴我閑游；偏宜向梨花月底登樓，芙蓉燭下藏鬮。體態是二十年挑剔就的溫柔，姻緣是五百載該撥下的配偶，臉兒有一千般說不盡的風流。寡人乞求他左右，他比那落伽山觀自在無楊柳，見一面得長壽。情繫人心早晚休，則除是雨歇雲收。

（做望見科，云）且不要驚着他，待朕悄地看咱。（唱）

【隔尾】恁的般長門前抱怨的宮娥舊，怎知我西宮下偏心兒夢境熟〔三〕。愛他晚妝罷，描不成畫不就，尚對菱花自羞。（做到旦背後看科）（唱）我來到這妝臺背後，原來廣寒殿嫦娥在這月明裏有。

（旦做見接駕科）（外扮尚書、丑扮常侍上，詩云）調和鼎鼐理陰陽，秉軸持鈞政事堂。只會中書陪伴食，何曾一日爲君王。某尚書令五鹿充宗是也。這個是內常侍石顯。今日朝罷，有番國遣使來索王嬙和番，不免奏駕。來到西宮閤下，只索進去。（做見科，云）奏的我主得知：如今北番呼韓單于，差一使臣前來，說毛延壽將美人圖獻與他，索要昭君娘娘和番，以息刀兵；不然，他大勢南侵，江山不可保矣。（駕云）我養軍千日，用軍一時。空有滿朝文武，那一個與我退的番

兵！都是些畏刀避箭的，恁不去出力，怎生教娘娘和番？（唱）

【牧羊關】興廢從來有，干戈不肯休。太平時賣你宰相功勞，有事處把俺佳人遞流。你們乾請了皇家俸，着甚的分破帝王憂？那壁廂鎖樹的怕彎着手，這壁廂攀欄的怕擷破了頭。

（尚書云）他外國說，陛下寵昵王嬙，朝綱盡廢，壞了國家。若不與他，興兵弔伐。臣想紂王只爲寵妲己，國破身亡，是其鑒也。（駕唱）

【賀新郎】俺又不曾徹青霄高蓋起摘星樓。不說他伊尹扶湯，則說那武王伐紂。有一朝身到黃泉後，若和他留侯、留侯厮遘，你可也羞那不羞〔五〕？您卧重裀食列鼎，乘肥馬衣輕裘。您須見舞春風嫩柳宮腰瘦，怎下的教他環珮影摇青塚月，琵琶聲斷黑江秋！

（尚書云）陛下，咱這裏兵甲不利，又無猛將與他相持，倘或疏失，如之奈何？望陛下割恩與他，以救一國生靈之命。（駕唱）

【鬥蝦蟆】當日個誰展英雄手，能梟項羽頭，把江山屬俺炎劉〔六〕？金虧〔七〕韓元帥九里山前戰鬥，十大功勞成就。您也丹墀裏頭，枉被金章紫綬；您也朱門裏頭，都寵着歌衫舞袖。恐怕邊關透漏，央及家人奔驟。似箭穿着雁口，没個人敢咳嗽。吾當

僝僽，他也、他也紅妝年幼，無人搭救。昭君共你每有甚麼殺父母寃讎？休、休，少不的滿朝中都做了毛延壽！我呵空掌着文武三千隊〔八〕，中原四百州，只待要割鴻溝〔九〕。陡恁的千軍易得，一將難求！

（常侍云）現今番使朝外等宣。（駕云）罷罷罷，教番使臨朝來。（番使入見科，云）呼韓耶單于差臣南來，奏大漢皇帝：北國與南朝，自來結親和好，曾兩次差人求公主不與。今有毛延壽，將一美人圖獻與俺單于。特差臣來，單索昭君爲閼氏，以息兩國刀兵。陛下若不從，俺有百萬雄兵，刻日南侵，以決勝負。伏望聖鑒不錯。（駕云）且教使臣館驛中安歇去。（番使下）（駕云）您衆文武商量，有策獻來，可退番兵，免教昭君和番。大抵是欺娘娘軟善，若當時呂后在日，一言之出，誰敢違拗！若如此，久已後也不用文武，只憑佳人平定天下便了。（唱）

【哭皇天】你有甚事疾忙奏，俺無那鼎鑊邊滚熱汕。我道您文臣〔一〇〕安社稷，武將〔一一〕定戈矛；您只會文武班頭，山呼萬歲，舞蹈揚塵，道那聲誠惶頓首。如今陽關路上，昭君出塞；當日未央宮裏，女主垂旒〔一二〕。文武每，我不信你敢差排呂太后。杜以後、龍争虎鬥，都是俺鸞交鳳友。

（旦云）妾既蒙陛下厚恩，當效一死，以報陛下。妾情願和番，得息刀兵，亦可留名青史。但妾與

陛下闈房之情，怎生拋捨也！（駕云）我可知捨不的卿哩！（尚書云）陛下割恩斷愛，以社稷爲念，早早發送娘娘去罷。（駕唱）

【烏夜啼】今日嫁單于，宰相休生受，早則俺漢明妃有國難投。它那裏黃雲不出青山岫。投至兩處凝眸，盼得一雁橫秋。單注着寡人今歲攬閑愁，王嬙這運添憔瘦。翠羽冠，香羅綬，都做了錦蒙頭暖帽，珠絡縫貂裘。

（云）卿等今日先送明妃到驛中，交付番使，待明日朕親出灞陵橋，送餞一杯去。（尚書云）只怕使不的，惹外夷耻笑。（駕云）卿等所言，我都依着；我的意思，如何不依？好歹去送一送。我一會家只恨毛延壽那厮。（唱）

【三煞】我則恨那忘恩咬主賊禽獸，怎生〔一三〕不畫在凌烟閣上頭？紫臺行都是俺手裏的衆公侯〔一四〕，有那樁兒〔一五〕不共卿謀，那件兒不依卿奏，争忍教第一夜夢迤逗？從今後不見長安望北斗，生扭做〔一六〕織女牽牛！

（尚書云）不是臣等强逼娘娘和番，奈番使定名索取。況自古以來，多有因女色敗國者。（駕唱）

【二煞】雖然似昭君般成敗都皆有，誰似這做天子的官差不自由！情知他怎收那膘

滿的紫騮。往常時翠轎香兜，兀自倦〔一七〕朱簾揭綉，上下處要成就。誰承望月自空明水自流，恨思悠悠。

（旦云）妾身這一去，雖爲國家大計，争奈捨不的陛下。（駕唱）

【黄鍾尾】怕娘娘覺饑時吃一塊淡淡鹽燒肉，害渴時喝一杓兒酪和粥。我索折一枝斷腸柳，餞一杯送路酒。眼見得〔一八〕趕程途趁宿頭，痛傷心重回首。則怕他望不見鳳閣龍樓，今夜且則向灞陵橋畔宿。（下）

校記

〔一〕天香：他本俱作『人香』。　〔二〕幽悶：他本俱作『閑悶』。　〔三〕脈望館本於『夢境熟』下增出一句帶白：『娘娘添妝也』。　〔四〕君口：他本俱作『君手』。　〔五〕『有一朝身到黄泉後』以下三句：脈望館本、顧曲齋本作『若黄泉一日相逢後，您見那張子房，羞也不羞』。　〔六〕『當日个誰展英雄手』以下三句：他本俱作『直教奏屬了漢主，殺的楚姓劉』。　〔七〕全虧：他本俱作『可惜了』。　〔八〕我呵空掌着文武三千隊：脈望館本、顧曲齋本作『我掌劉氏三千里』。　〔九〕只待要割鴻溝：他本俱作『自鴻溝』。　〔一〇〕他本俱於『文臣』下增一『合』字。　〔一一〕他本於『武將』下亦增一『合』字。　〔一二〕垂旒：脈望館本、顧曲齋本作『專權』。　〔一三〕怎生：他本俱作『把恁怎』。　〔一四〕紫臺行都是俺手裏的衆公侯：脈望館本、顧曲齋本作『紫臺行吏須知咱是君臣』。　〔一五〕有那樁兒：他本俱作『那一件兒』。　〔一六〕生扭做：脈望館本、

顧曲齋本作『生做』。〔一七〕兀自倦：他本作『猶斜捲』，惟顧曲齋本又於『捲』作『倦』字。〔一八〕眼見得：脈望館本、顧曲齋本作『他見得』。

第三折

（番使擁旦上，奏胡樂科，旦云）妾身王昭君。自從選入宮中，被毛延壽將美人圖點破，送入冷宮。甫能得蒙恩幸，又被他獻與番王形像。今擁兵來索，待不去，又怕江山有失；沒奈何將妾身出塞和番。這一去，胡地風霜，怎生消受也！自古道：『紅顏勝人多薄命，莫怨春風當自嗟。』（駕引文武內官上，云）今日灞橋餞送明妃，却早來到也。（唱）

【雙調・新水令】錦貂裘生改盡漢宮妝，我則索看昭君畫圖模樣。舊恩金勒短，新恨玉鞭長。本是對金殿鴛鴦，分飛翼怎承望！

（云）您文武百官計議，怎生退了番兵，免明妃和番者。（唱）

【駐馬聽】宰相每商量，大國使〔一〕還朝多賜賞。早是俺夫妻悒怏〔二〕，小家兒出外也搖裝〔三〕。尚兀自渭城衰柳助凄涼，共那灞橋流水添惆悵。偏您不斷腸。想娘娘那一天愁都撮在琵琶上。

（做下馬科）（與旦打悲科）（駕云）左右慢慢唱者，我與明妃餞一杯酒。（唱）

【步步嬌】您將那一曲陽關休輕放，俺咫尺如天樣。慢慢的捧玉觴，朕本意待尊前捱些時光。且休問劣了宮商，您則與我半句兒俄延着唱。

（番使云）請娘娘早行，天色晚了也。（駕唱）

【落梅風】可憐俺別離重，你好是歸去的忙。寡人心先到他李陵臺上。回頭兒却纔魂夢裏想〔四〕，便休題貴人多忘。

（旦云）妾這一去，再何時得見陛下？把我漢家衣服都留下者。正是〔五〕：今日漢宮人，明朝胡地妾；忍着主衣裳，爲人作春色。（留衣服科）（駕唱）

【殿前歡】說〔六〕甚麼留下舞衣裳，被〔七〕西風吹散舊時香。我委實怕宮車再過青苔巷，猛到椒房、那一會想菱花鏡裏妝，風流相，兜的又橫心上。看今日昭君出塞，幾時似蘇武還鄉？

（番使云）請娘娘行罷，臣等來多時了也。（駕云）罷罷罷，明妃，你這一去，休怨朕躬也。（做別科，駕云）我那裏是大漢皇帝！（唱）

【雁兒落】我做了別虞姬楚霸王，全不見守玉關征西將。那裏取保親的李左車，送女客的蕭丞相？

（尚書云）陛下不必挂念。（駕唱）

【得勝令】那裏也〔八〕架海紫金梁？枉養着那邊庭上鐵衣郎。您也要左右人扶侍，俺可甚糟糠妻不下堂〔九〕！您但提起刀槍〔一〇〕，却早小鹿兒心頭撞。今日央及煞娘娘，怎做的男兒當自强！

（尚書云）陛下，咱回朝去罷。（駕唱）

【川撥棹】怕不待放絲繮，咱可甚鞭敲金鐙響。你管燮理陰陽，掌握朝綱；治國安邦，展土開疆。假若俺高皇，差你個梅香，背井離鄉，卧雪眠霜；若是他不戀〔一一〕恁春風畫堂，我便官封你一字王。

（尚書云）陛下，不必苦死留他，着他去了罷。（駕唱）

【七弟兄】說甚麽大王、不當、戀王嬙，兀良，怎禁他臨去也回頭望！那堪這散風雪旌節影悠揚〔一二〕，動關山鼓角聲悲壯。

【梅花酒】呀！俺向着這迴野悲凉：草已添黃，兔〔一三〕早迎霜；犬褪得毛蒼，人搠起纓鎗；馬負着行裝，車〔一四〕運着餱糧，打獵〔一五〕起圍場。他、他、他傷心辭漢主，我、我、我携手上河梁。他部從入窮荒，我鑾輿返咸陽〔一六〕。返咸陽，過宮墻〔一七〕；

過宮墻，遶迴廊〔一八〕，近椒房；近椒房，月昏黃；月昏黃，夜生涼；夜生涼，泣寒螿；泣寒螿，綠紗窗；綠紗窗，不思量。

【收江南】呀！不思量除是鐵心腸。鐵心腸也愁淚滴千行。美人圖今夜挂昭陽，我那裏〔一九〕供養，便是我高燒銀燭照紅妝。

（尚書云）陛下回鑾罷，娘娘去遠了也。（駕唱）

【鴛鴦煞】我則索〔二〇〕大臣行說一個推辭謊，又則怕筆尖兒那火編修講。不見他花朵兒精神，怎趁那草地裏風光？唱道竚立多時，徘徊半晌；猛聽的塞雁〔二一〕南翔，呀呀的聲嘹亮。却原來滿目牛羊，是兀那載離恨的氊車半坡裏響。（下）

（番王引部落擁昭君上，云）今日漢朝不弃舊盟，將王昭君與俺番家和親。我將昭君封爲寧胡閼氏，坐我正宮。兩國息兵，多少是好。衆將士，傳下號令，大衆起行，望北而去。（做行科）（旦問云）這裏甚地面了？（番使云）這是黑龍江，番漢交界去處。南邊屬漢家，北邊屬我番國。（旦云）大王，借一杯酒，望南澆奠，辭了漢家，長行去罷。（做奠酒科，云）漢朝皇帝，妾身今生已矣，尚待來生也。（做跳江科）（番王驚救不及，歎科，云）嗨，可惜可惜！昭君不肯入番，投江而死。罷罷罷，就葬在此江邊，號爲青塚者。我想來，人也死了，枉與漢朝結下這般讎隙，都是毛延壽那厮搬弄出

來的。把都兒，將毛延壽拿下，解送漢朝處治。我依舊與漢朝結和，永爲甥舅，却不是好。（詩云）則爲他丹青畫誤了昭君，背漢主暗地私奔；將美人圖又來哄我，要索取出塞和親。豈知道投江而死，空落的一見消魂。似這等奸邪逆賊，留着他終是禍根。不如送他去漢朝哈喇，依還的甥舅禮，兩國長存。（下）

校記

〔一〕大國使：脈望館本、顧曲齋本作『入國使』。　〔二〕悒怏：脈望館本、顧曲齋本作『屈怏』。　〔三〕搖裝：他本俱作『拴裝』。字亦作『遥妝』。明姜准岐海瑣談卷八：『時俗凡遠行者，預期涓吉出門，飲餞江滸，登舟移棹即返，謂之遥妝。』　〔四〕魂夢裏想：各本作『心内想』。　〔五〕元曲選本於『正是』之前有『（詩云）』字樣，據他本删。　〔六〕說：原作『則』，此從酹江集本。　〔七〕被：脈望館本作『怕』，顧曲齋本、酹江集本作『我則怕』。　〔八〕那裏也：原作『他去也不沙』，此從顧曲齋本、酹江集本改。　〔九〕糟糠妻不下堂：原無『不』字，據他本補。　〔一〇〕但提起刀槍：顧曲齋本、酹江集本作『但聽的刀槍撲撲的』。　〔一一〕不戀：脈望館本、顧曲齋本作『不叫』。　〔一二〕那堪這散風雪旌節影悠揚：顧曲齋本、酹江集本作『我可甚風流旌節韵悠揚』。　〔一三〕兔：各本俱作『色』，此從雍熙樂府、詞林摘艷所收曲文。宋王得臣麈史卷下：『官制，時將作監簿改爲承務郎。或曰：遷官則爲迎霜兔矣。』　〔一四〕車：脈望館本作『馳』，實即『駝』字。　〔一五〕打獵：他本俱作『人獵』。　〔一六〕以上二句，他本俱作：『前面早叫排行，愁鸞輿到咸陽』。　〔一七〕過宮牆：他本俱作『過蕭牆』，疊句亦如之，並增出『葉飄黄』及疊句。　〔一八〕他本俱於『遶迴廊』下增出

『竹生涼』及叠句。〔一九〕我那裏：顧曲齋本、酹江集本作『我將娘娘』。〔二〇〕我則索：原作『我煞』，此從顧曲齋本、酹江集本改。〔二一〕寒雁：他本俱作『寒雁』。

第四折

（駕引內官上，云）自家漢元帝。自從明妃和番，寡人一百日不曾設朝。今當此夜景蕭索，好生煩惱。且將這美人圖挂起，少解悶懷也呵。（唱）

【中呂·粉蝶兒】寶殿涼生，夜迢迢六宮人靜。對銀臺一點寒燈，枕席間、臨寢處，越顯的吾身薄倖。萬里龍廷，知他宿誰家一靈真性。

（云）小黃門，你看爐香盡了，再添上些香。（唱）

【醉春風】燒盡御爐香，再添黃串餅〔二〕。想娘娘似竹林寺不見半分形，影、影。未死之時，在生之日，我可也一般恭敬。

（云）一時困倦，我且睡些兒。（唱）

【叫聲】高唐夢苦難成，那裏也愛卿、愛卿，却怎生無些靈聖？偏不許楚襄王枕上雨雲情〔二〕。

（做睡科）（旦上，云）妾身王嬙，和番到北地，私自逃回。兀的不是我王人！陛下，妾身來了也。

（番兵上，云）恰纔我打了個盹，王昭君就偷走回去了。我急急趕來，進的漢宮，兀的不是昭君！

（做拿旦下）（駕醒科，云）恰纔見明妃回來，這些兒如何就不見了？（唱）

【剔銀燈】恰纔這搭兒單于王〔三〕使命，呼喚俺那昭君名姓。偏寡人喚娘娘不肯燈前應，却原來是畫上的丹青。猛聽得仙音院鳳管鳴，更說甚〔四〕簫韶九成。

【蔓青菜】白日裏無承應，教寡人不曾一覺到天明，做的個團圓夢境〔五〕。（雁叫科，唱）却原來雁叫長門兩三聲，怎知道更有個人孤另。

（雁叫科）（唱）

【白鶴子】多管是春秋高，筋力短，莫不是食水少，骨毛輕？待去後，愁江南網羅寬；待向前，怕寒北雕弓硬。

【幺篇】傷感似替昭君思漢主，哀怨似作薤露哭田橫；凄愴似和半夜楚歌聲，悲切似唱三疊陽關令。

（雁叫科）（云）則被那潑毛團叫的悽楚人也。（唱）

【上小樓】早是我神思不寧，又添個寃家纏定。他叫得慢一會兒緊一聲兒，和盡寒更。

不爭你打盤旋，這搭裏同聲相應，可不差訛了四時節令？

【幺篇】你却待尋子卿、覓李陵，對着銀臺，叫醒咱家，對影生情〔六〕。則俺那遠鄉的漢明妃雖然得命〔七〕，不見你個潑毛團也耳根清淨。

（雁叫科）（云）這雁兒呵。（唱）

【滿庭芳】又不是心中愛聽，大古似林風瑟瑟，嵗溜冷冷。我只見山長水遠天如鏡，又生怕誤了你途程。見被你冷落了瀟湘暮景，更打動我邊寒離情，還說甚雁過留聲〔八〕。那堪更瑤階夜永，嫌殺月兒明。

（黃門云）陛下省煩惱，龍體爲重。（駕云）不由我不煩惱也。（唱）

【十二月】休道是咱家動情〔九〕，你宰相每也生憎〔一〇〕。不比那雕梁燕語，不比那錦樹鶯鳴〔一一〕。漢昭君離鄉背井，知他在何處愁聽〔一二〕？

（雁叫科）（唱）

【堯民歌】呀呀的飛過蓼花汀，孤雁兒不離了鳳凰城〔一三〕。畫檐間鐵馬響丁丁，寶殿中御榻冷清清。寒也波更，蕭蕭落葉聲，燭暗長門靜。

【隨煞】〔一四〕一聲兒遶漢宮，一聲兒寄渭城；暗添人白髮成衰病，直恁的吾家可也勸

不省〔一五〕。

（尚書上，云）今日早朝散後，有番國差使命綁送毛延壽來，說因毛延壽叛國敗盟，致此禍衅。今昭君已死，情願兩國講和。伏候聖旨。（駕云）既如此，便將毛延壽斬首祭獻明妃。着光祿寺大排筵席，犒賞來使回去。（詩云）葉落深宮雁叫時，夢回孤枕夜相思；雖然青塚人何在，還爲蛾眉斬畫師。（並下）題目　沉黑江明妃青塚恨

正名　破幽夢孤雁漢宮秋

校記

〔一〕黃串餅：顧曲齋本、酹江集本作『黃篆餅』。　〔二〕脈望館本、顧曲齋本此曲文字歧異較多，『高唐夢苦難成』作『高唐也夢難成』；『偏不許楚襄王枕上雨雲情』作『怎做的吾當染之輕』。　〔三〕單于王：他本俱作『單于國』。　〔四〕更說甚：顧曲齋本、酹江集本作『便奏着』。　〔五〕以上二句，顧曲齋本、酹江集本作『不曾做一个到天明這夢境』。　〔六〕叫醒咱家，對影生情：脈望館本作『衝教吾家對影生情』；顧曲齋本作『轉教吾見景生情』。　〔七〕得命：顧曲齋本、酹江集本作『薄命』。　〔八〕還說甚雁過留聲：脈望館本作『誰望道人過留名』；顧曲齋本作『誰望道人過留名，那堪更雁過留聲』，元曲選本原無『雁』字，據補。　〔九〕休道是咱家動情：顧曲齋本作『你道是吾家也動情』。　〔一〇〕生憎：脈望館本、顧曲齋本作『難聽』。　〔一一〕鶯鳴：脈望館本作『鶴鳴』，顧曲齋本、酹江集本作『鳩鳴』。　〔一二〕知他在何處愁聽：脈望館本、顧

曲齋本作『千里途程』。〔一三〕鳳凰城：脈望館本、顧曲齋本作『帝王城』。〔一四〕隨煞：他本俱作『尾聲』。〔一五〕吾家可也勸不省：顧曲齋本、酹江集本作『吾當喚不省』。

江州司馬青衫淚

劇目說明

此劇於《録鬼簿》著録，現存脈望館本，題目作『一曲撥成鶯燕約，四絃續上鴛鴦會』，正名作『潯陽商婦琵琶行，江州司馬青衫淚』；顧曲齋本，題目正名與脈望館本同；《元曲選》本，題目作『潯陽商婦琵琶行』，正名作『江州司馬青衫淚』；《柳枝集》本，題目正名亦與脈望館本同。此外，還有明人李開先《改定元賢傳奇》本及《陽春奏》本、《今樂府選》本。茲以《元曲選》爲底本，參校所見其他各本。

第一折

（冲末扮白樂天同外扮賈浪仙、孟浩然上）〔二〕（白詩云）宴游飲食漸無味，杯酒管絃徒繞身。

賓客歡從童僕喜，始知官職爲他人。小生姓白名居易，字樂天。太原人氏。現任吏部侍郎。這二位老兄，一位是賈浪仙，一位是孟浩然。他都是翰林院編修。方今大唐天下，憲宗卽位。時遇春三月，在公廨中悶倦，待往街市上私行一遭。更了衣衫，只作白衣秀士。聽的人說，這教坊司有個裴媽媽家一個女兒，小字興奴。好生聰明，尤善琵琶，是這京師出名的角妓。咱三人同訪一遭去來。（賈浪仙云）咱三人去來。（詩云）高興出塵外，携尊玩物華。（孟浩然詩云）偷將休沐暇，去訪狹邪家。（老旦扮卜兒上，云）〔二〕老身姓李，是這教坊司裴五之妻。夫主亡化已過，止生下一個女兒，叫做興奴。生得顏色出衆，聰明過人，吹彈歌舞、詩詞書算，無所不通。自小時曾拜曹善才爲師，學得一手琵琶。官員子弟，聞名都來吃酒。只是孩兒養的嬌了，一來性兒好自在，二來有些揀擇人。這早晚還不起來，只怕有人來吃酒。孩兒起來罷！（正旦扮裴興奴引梅香上，云）〔三〕妾身裴興奴是也。在這教坊司樂籍中現應官妓。雖則學了幾曲琵琶，爭奈叫官身的無一日空閑。這門衣食，好是低微。大清早母親來叫，只得起來。天色還早哩。（唱）

【仙呂·點絳唇】從天未拔白，酒旗挑在、歌樓外。呀地門開，早送舊客迎新客。

【混江龍】好教我出於無奈，潑前程只辦的好栽排。想着這半生花月，知他是幾處樓臺。經板似課名〔四〕排日喚，落葉似官身吊名差。（帶云）俺這老母呵，（唱）更怎當他銀堆裏捨命，錢眼裏安身，挂席般出落着孩兒賣。幾時將纏頭紅錦，換一對插鬢荆釵！

（做見科，云）母親萬福。喚你孩兒有何話說？（卜兒云）沒甚麼話說。只是咱這等人家，要早起些，光頭淨面，打扮的嬌媚着些。倘有俊俠來，賺他幾文錢養家。你只管裏睡覺，誰送錢來與你！（正旦唱）

【油葫蘆】俺娘不殢酒時常鬏髻歪，一鼻凹衝是乖。看看兩鬢雪霜般白，我則道過中年人老朱顏改，誰想他撲郎君虎瘦雄心在。折倒的我形似鬼，熬煎的我骨似柴。似恁的女殘疾不敢怨娘毒害，則嘆自己年月日時該。

（卜兒云）你則管裏說甚麼？快打扮了，則怕有客來。（正旦唱）

【天下樂】則索倚定門兒手托腮，想別人家奴胎，也得個自在；輪到我根脚裏，都世襲了烟月牌。他管甚桃李開，風雨篩，更問甚青春不再來。

（白樂天同賈、孟上，云）走了這半日，人說道這是裴媽媽家。不好進去，我咳嗽一聲。（卜兒云）是誰在外邊？（出見科）原來是三位進士公，請裏面坐。（白樂天同賈、孟云）媽媽祗揖。（卜兒云）與奴孩兒，來陪三位進士公。快擡桌兒看酒來！（正旦覷科，云）好是奇怪，娘見了三個秀才踏門，怎生便教看酒？（唱）

【醉扶歸】送了幾輩兒茶員外，都是這一副兒酒船臺。俺娘吃不的葷腥教酒肉摫，待

覓厭飫〔五〕的新黃菜。他手裏怎容得這幾個酸寒秀才？（帶云）我知道了也。（唱）俺娘八分裏又看上他那條烏犀帶。

（正旦出見科）三位萬福。（白樂天同賈、孟云）大姐祗揖了。（正旦唱）

【後庭花】這裏是風塵花柳街，又不是王侯宰相宅。我忙着笑臉兒迎將去，學士是甚風兒吹到來？（白樂天云）我等久慕高名，特來一拜。（正旦唱）是幾個俊英才，偏他還咱一拜，怎做的內心兒不敬色。

（云）敢問官人尊姓大名？（白樂天云）小生是侍郎白居易。這二位是學士賈浪仙、孟浩然。因此春日，公衙無事，換了衣服來街市閑行。久慕大姐德容，一徑的來拜望。（正旦云）不敢不敢。學士大人不弃下賤，小酌三杯如何？（白樂天云）好便好，只是不當取擾。（正旦把酒科）（賈浪仙云）今日幸遇大姐，咱多飲幾杯。（孟浩然云）我還有人求的幾首詩未了，少吃醉些。（正旦唱）

【金盞兒】一個笑哈哈解愁懷，一個酸溜溜賣詩才。休强波灞陵橋踏雪尋梅客，便是子猷訪戴，敢也凍回來。咱這裏酥烹金盞酒，香搵玉人腮；不强如前村深雪裏，昨夜一枝開。

（賈、孟做意科，云）我醉了也。咱回去罷。（白樂天云）再坐一會，怕做甚麼。（正旦唱）

【後庭花】你待賺鰲魚〔六〕釣頰顋，怎想與劉伶裝布袋？我這怪臉兒奸如鬼，你酒腸寬似海。（賈、孟云）我們都已醉了，不要過了酒戒，不吃罷。（正旦唱）暢開懷，都似你朦朧酒戒，那醉鄉侯安在哉〔七〕？

（卜兒云）二位學士醉了，侍郎再坐一坐。（賈、孟云）樂天侍郎，咱且回去，明日再來。（白樂天云）平白裏打攪了一日，怎生就空去了。（正旦唱）

【金盞兒】我不曾流水出天台，你怎麽走馬到章臺。（樂天云）定害了你這一日。（正旦唱）更待要秦樓夜訪金釵客，索甚麽惡叉白賴鬧了洛陽街〔八〕。兀那酒喪門臨本命，餓太歲犯家宅。雖是我管待這兩個窮秀士，權當一百日血光災！

（賈、孟云）咱去罷，則管纏甚麽！（卜兒云）白侍郎要住下，着這二位催逼的慌，好生敗興。（白樂天云）下官有心待住下，二位醉了，不好獨回。待下官送他回去，明日自己再來。只是大姐費了茶酒，定害這一日，容下官陪補。（正旦云）侍郎說那裏話。（唱）

【賺煞】稍似間有些錢，抵死裏無多債，權做這場折本買賣。若信着俺當家老奶奶，把惜花心七事兒分開。哎，你個俏多才，不是我相擇，你更怕辱没着俺門前下馬臺！俺娘山河易改，解元每少怪。（帶云）侍郎記者。（唱）怕你再行踏，休引外人來。（同下）

校記

〔一〕各本俱作『末同二外上』。　〔二〕各本俱作『卜兒上』。　〔三〕各本俱作『正旦上』。　〔四〕課名：原作『粉頭』，此從脈望館本、顧曲齋本、柳枝集本。　〔五〕厭飫：他本俱作『厭噫』。　〔六〕鰲魚：顧曲齋本、柳枝集本作『鰲頭』。　〔七〕上二句他本俱作『今人不飲，古人安在哉』。　〔八〕洛陽街：他本俱作『綠陽街』。

楔子〔一〕

（外扮唐憲宗引內官上〔二〕）（詩云）勵精圖治在勤民，宿弊都將一洗新〔三〕。雖則我朝詞賦重，偏嫌浮藻事虛文。寡人唐憲宗皇帝是也。承祖宗基業，嗣守天位。自安史之亂，藩鎮強盛，寡人用裴度之謀，漸次削奪。爭奈文臣中多尚浮華，各以詩酒相勝，不肯盡心守職。中間白居易、劉禹錫、柳宗元等，尤以做詩做文誤却政事。若不加譴責，則士風日漓矣。內侍每，傳與中書省，可將白居易貶江州司馬，柳宗元柳州司馬，劉禹錫播州司馬，如敕奉行。（內官云）領聖旨。（隨下）（白樂天上云）小官白樂天。平生以詩酒爲樂，因號醉吟先生。日今主上圖治心切，不尚浮藻，將某左遷江州司馬，刻日走馬之任。別事都罷，只是近日與裴興奴相伴頗洽，誰料又成遠別。須索與他說一聲，我去的也放心。（正旦引梅香上）（詩云）世間好物不堅牢，彩雲易散琉璃脆。妾身裴興

奴。自從與白侍郎相伴，朝來暮去，又早半年光景。相公在妾身上十分留意，妾身也有終身之托。近日聞的人說，白侍郎左遷江州司馬，就要起行。天那，誰想有這一場惡別離也！梅香，安排下酒肴，待侍郎來時，與他奉餞一杯，多少是好。（梅香云）理會的。（白樂天上云）早來到興奴門首。無人在此，我自過去。（見旦科）大姐祇揖。（正旦云）相公萬福。（白樂天云）大姐，實指望相守永久，誰想又成遠別。（正旦云）妾之賤軀，得事君子，誓托終身。今相公遠行，兀的不閃殺人也！（樂天云）下官這一去，多則一年，少則半載，回來再相會也。（正旦云）只是一時間放心不下。梅香，將酒來，與相公奉餞一杯。（把酒科）（唱）

【仙呂・端正好】㈣有意送君行，無計留君住，怕的是君別後有夢無書。一尊酒盡青山暮，我揾翠袖淚如珠。你帶落日踐長途，情慘切意躊躇，你則身去心休去！

（云）相公，此別之後，妾身再不留人，專等相公早些回來。（白樂天云）大姐，則要着志者，下官決不相負。我去也。（旦隨下）

校記

㈠楔子：脈望館本、顧曲齋本均無楔子，而將此處曲白移入第二折中。　㈡各本俱作「孤扮駕引一行上」。㈢他本於此四句作「勵精圖治在勤民，祖舜宗堯德政新。格致功多求實效，最嫌浮藻事虛文」。　㈣「仙呂・端正好」：脈望館本、顧曲齋本僅有曲名而不標宮調，且於其下署「楔子」二字。

第二折

（卜兒上云）自從白侍郎去了，孩兒興奴也不梳妝，也不留人，只在房裏靜坐。俺這唱的人家，再靠些甚麽？昨日茶坊裏張小閑來說，有個浮梁茶客劉一郎，要來和孩兒吃酒，孩兒百般不肯。今日他說要自來，等來時再做計較。（丑扮小閑，引淨扮劉一郎上）（詩云）都道江西人，不是風流客。小子獨風流，江西最出色。小子劉一郎是也。浮梁人氏。帶着三千引細茶，來京師發賣。聽的人說，教坊司裴媽媽家有個女兒，名興奴。昨日央張二哥說知，老媽叫我今日自去。走了一會，來到門首也。張二哥，咱進去咱。（丑見卜科，云）媽媽，劉員外來了也。（卜兒云）請進來。（淨見卜科，云）媽媽拜揖。（卜兒云）客官拜了。（淨云）久聞令愛大姐大名，小子有三千引細茶，特來做一場子弟。（卜兒云）俺孩兒只爲白侍郎，再不留人。我如今叫他出來，好歹教他伴你。若再不肯，你寫一封假書，只說白侍郎已死，他可待肯了。（丑云）此計大妙。媽媽，你叫大姐出來陪着，我就去做假書，不要遲了。（卜）（卜兒云）興奴孩兒，有客在此，快來快來！（正旦上云）妾身裴興奴。自從白侍郎別後，儘着老虔婆百般毀哄，我再不肯接客求食。近日有一個茶客劉一郎，待要與我作伴，我那裏肯從。爭奈老虔婆被他錢買轉了，似這般怎生是好？兀的不煩惱人也呵。（唱）

【正宮・端正好】命輕薄，身微賤，好人死萬萬千千。世間兒女別離遍，也敷不上俺

那陽關怨！

（帶云）侍郎，不爭你去了，教我倚靠何人？（唱）

【滾綉球】你好下得白解元，閃下我女少年。道不得可憐而見，他又不曾故違着天子三宣。（云）人說白侍郎吟詩吃酒誤了政事，前人也有這等的。（唱）只那長安市李謫仙，他向酒裏臥酒裏眠，尚古自得貴妃捧硯，常走馬在五鳳樓前。偏教他江州迭配三千里，可不道『吏部文章二百年』，甚些的（二）納士招賢？

（見卜科，云）母親，叫你孩兒怎麽？（卜兒云）白侍郎一去杳無音信，咱家柴沒米沒，怎生過活？如今浮梁劉官人有三千引茶，又標致又肯使錢。你留下他，賺些錢養家。（正旦云）母親，我與白侍郎有約在前，我再不留人了。（卜兒云）我說你也不信，請劉官人自家來和你說。（淨見旦科，云）大姐拜揖。小子久慕大名，拿着三千引茶來與大姐焙脚，先送白銀五十兩做見面錢。（正旦云）過一邊去！好不知高低。我做了白侍郎之妻，休來纏我！（卜兒云）你不肯陪伴劉員外，好個白侍郎夫人！如今白侍郎那裏敢頹氣（三）了也。（正旦唱）

【倘秀才】這姻緣成不成在天，你休『見兎兒起呵漾磚』。情知普天下虔婆那一個不愛錢。（帶云）劉員外呵，（唱）他便是貴公子、趙平原，你也要過遣。

（淨云）你家是賣俏門庭，我來做一程子弟，你不留我，如何倒拒絕我？（正旦唱）

【滾綉球】這的是我逆耳言，休厮纏〔三〕，厮纏着舞裙歌扇，這兩般兒曾風流斷没了家緣。劉員外你若識空便，早動轉，倒落得滿門良賤。休覷着我這陷人坑，似誤入桃源；我怕你兩尖擔脫了孤館思鄉客，三三不歸翻了風帆下水船，枉受熬煎。

（淨云）小子世來你家，大姐不要説閑話，咱兩個吃鍾酒兒。（做勸酒科）（正旦云）拿開，我不吃！

（卜兒怒科，云）好賤人，上門好客，你怎生不順從？和錢賭鰲，打死你這奴才！（正旦唱）

【呆骨朵】我覷着眼前人，即世裏〔四〕休相見。我又不曾觶着你臉上直拳，好生地人也似揪他，他驢也似調蹇。他着酒兒將咱勸，我索『屎做糕糜咽』。我須打是惜罵是憐，娘呵，可休窮厮炒〔五〕餓厮煎！

（卜兒云）這小賤人不聽我説，只想白侍郎，他那裏想着你哩！左右是左右，員外多拿些錢來，我嫁與你將去。（淨云）隨老媽要多少錢，小子出的起。（正旦云）我心在那裏，你則管胡纏我！（唱）

【倘秀才】這些時但合眼早懷兒裏夢見，則是俺吃倒賺江州樂天。（卜兒云）『見鐘不打，更去煉銅』。樂天樂天，在那裏？（淨云）小子也看的過，咱做一程夫妻，怕做甚麽。（正旦唱）誰教你悶向秦樓列管絃。（帶云）劉員外，（唱）休信我，醉中言，説則説在前。

（云）天那，怎生教我陪伴這樣人也！（唱）

【滾綉球】往常我春心寄錦箋，離情接斷絃，風流煞謝家庭院。到如今刻地教其猪狗同眠。（淨云）大姐，仕路上大官都是我鄉親，小子金銀又多，又波俏，你不陪我，却伴那樣人？（正旦唱）那厮正拽大拳，使大錢，這其間枉了我再三相勸。怎當他痴迷漢，苦死歪纏〔六〕。想着那蒙山頂上春風細，肯分地揚子江心月正圓，也是天使其然。

（丑扮寄書人上，云）小人是江州一個皂隸。俺白司馬老爹在任，偶感病症，寫了這一封書，教我送與教坊司裴興奴家。寫下書，俺司馬相公就死了。小人不免捎與他去。走了半月，方到京師。問人説，這裏是他家，不免進去。（做見卜兒科，云）老人家作揖。（卜兒云）大哥是那裏來的？（丑云）我是江州白司馬老爹差來下書的。（卜兒云）你老爹好麽？（丑云）俺老爹打發了書，就死了也。（卜兒云）誰這等説？拿書來我看。（丑呈書科）（卜兒云）孩兒你看。（正旦接書念云）寓江州知末白居易，書奉裴小娘子：向在宅上擾聒，自別來魂馳夢想，此心無時刻得離左右也。滿望北歸，以償舊約，不料偶感時疾，醫藥不效，死在旦夕。專人走告，勿以死者爲念。別結良姻，以圖永久。臨楮不勝哽咽，伏冀情諒。（旦悲科，云）兀的不痛殺我也，閃殺我也！（卜兒云）孩兒，白侍郎已死了，夫人也做不得了，再不必説。你如今可嫁劉員外去罷。（淨云）小子可等着了。（丑云）小人去罷。（正旦云）吃了飯去。（丑云）不必了。（下）（正旦唱）

【叨叨令】我這兩日上西樓，盼望三十遍；空存得故人書，不見離人面。聽的行雁來也，我立盡吹簫院；聞得聲馬嘶也，目斷垂楊綫。相公呵，你原來死了也麼哥？你原來死了也麼哥？從今後越思量越想的寃魂兒現！

（淨云）媽媽既許了親事，小子奉白銀五百兩爲聘禮。小子歸家心切，就請小娘子上船。（卜兒云）老身已許了你，豈肯退悔？就打發孩兒去罷。（正旦云）罷罷罷，劉員外既要（七）成親，容我與侍郎澆一碗漿水，燒一陌紙錢咱。（淨云）這也使得。（正旦燒紙澆酒科，云）侍郎活時爲人，死後爲神。（哭科，云）則被你閃得我苦也。（唱）

【倘秀才】侍郎呵，你往常出入在皇宮內院，只合生死在京師帝輦，也落得金水河邊好墓田。（帶云）劉員外，（唱）你且離了、我跟前，他從來有些腼腆。

【滾綉球】你文章勝賈浪仙，詩篇壓孟浩然。不能夠侍君王在九間朝殿，怎想他短卒律命似顏淵。今日撲通的瓶墜井，支楞的琴斷絃，怎能夠眼前面死魂活現？你若有靈聖，顯形影向月下星前。則這半提淡水招魂紙，侍郎也，當得你一盞陰司買酒錢。止不住雨淚漣漣。

（做化紙起旋風科）（云）這一陣旋風，兀的不是侍郎來了也。（做悲科）（唱）

【醉太平】燒一陌兒紙錢，敍幾句兒衷言。待不啼哭，夫乃婦之天，拋閃殺我也少年！只見一個來來往往旋風足律郎留轉，唬的我慌慌張張手脚滴羞篤速戰。一個俏魂靈不離了我打盤旋，我做人的解元。

（淨云）大姐，紙也燒了，夫婦之情也盡了，請上船罷。（正旦唱）

【一煞】興奴也，你早則不滿梳紺髮挑燈剪，一炷心香對月燃。我心下情絕，上船恩斷；怎捨他臨去時舌奸，至死也心堅。到如今鶴歸華表，人老長沙，海變桑田。別無些挂戀，須索向紅蓼岸綠楊川。

（淨云）大姐去罷。這等哭，哭到幾時？（正旦唱）

【二煞】少不的聽那驚回客夢黃昏犬，聒碎人心落日蟬。止不過臨萬頃蒼波〔八〕，落幾雙白鷺，對千里青山，聞兩岸啼猿。愁的是三秋雁字，一夏蚊雷，二月蘆烟。不見他青燈黃卷，却索共漁火對愁眠。

（卜兒云）員外等久了，去罷。（正旦唱）

【三煞】赤緊的大姨夫緣分咱身上淺，老太母心腸這壁廂偏。誰想司馬墳邊，彩雲零落；茶客船頭，明月團圓。娘呵，你早則皂裙兒拖地，拄杖兒過頭，鬏髻兒捎天〔九〕；

却下的這拳槌不善，教我空捱那沒程限的竇娥冤！

（云）母親，我是你親生之女，替你掙了一生。只爲這幾文錢，千鄉萬里賣了我去。母親好狠也！（唱）

【四煞】怎想他能捱磨扇似風車轉，更合着『夢見槐花要黃襖兒穿』。我虛度三旬，是這婆娘親女；受用了十年，是這趙媽媽金蓮。我也曾前廳上待客，後閣內留賓，只不曾坐車上當轅。偌來大窮坑火院，只央我一身填。

（云）罷罷罷，母親，我也顧不的你了，我去也。（淨云）媽媽，小子去也。多承厚意，來年捎細茶來吃。（正旦唱）

【尾煞】不甫能一聲金縷辭歌扇，剗地聽半夜鐘聲到客船。少年的人，苦痛也天；狠毒呵娘，好使的錢。你好隨的方就的圓，可又分的愚別的賢？女愛的親，娘不顧戀；娘愛的鈔，女不樂願。今日我前程事已然。有一日你無常到九泉，只願火煉了你教鑊湯滾滾煎，碓搗罷教牛頭磨磨研。直把你作念到關津渡口前，活咒到天涯海角邊。都道這風塵是夙緣，明理會得窮神解不的冤。（帶云）娘呵，（唱）你只把我早嫁潯陽一二年，怎到的他乾貶去江州四千里遠！（同下）

〔二〕甚些的：各本俱作『唐天子甚』。　〔三〕頹氣：他本俱作『魋氣』。　〔三〕斯纏：脈望館本、顧曲齋本作『戀纏』。　〔四〕即世裏：脈望館本、顧曲齋本作『願臥底』。　〔五〕斯炒：顧曲齋本、柳枝集本作『斯燥』。　〔六〕怎當他痴迷漢苦死歪纏：脈望館本作『直到夢撒撩丁，也才子四聖歸天』，顧曲齋本與之略同，惟脫一『聖』字。柳枝集本作『怎當撒撩丁苦死相纏』。　〔七〕既要：原缺『要』字，據他本補。　〔八〕臨萬頃蒼波：他本俱作『看萬頃清江』。　〔九〕捎天：脈望館本、顧曲齋本作『雲攢』。

第三折

（白樂天引左右上，云）下官白居易。自左遷司馬，來此江州，又早一年光景。昨日驛中報來，說故人元微之有事江南，打從這裏經過。不免分付左右，預備飲饌，伺候則個。（外扮元微之上，云）小官姓元名稹字微之。現任廉訪使之職。昨蒙聖恩，差來採訪民風，經過江州。我想此處司馬白樂天，乃某至交契友，不免上岸探望他一遭。來到這州衙門首。左右報復去，道有故人元稹來訪。（左右報科，云）有故人元老爹來訪。（白樂天云）道有請。（左右云）請。（進見科）（白樂天云）微之，甚風吹得你來？貴脚踏賤地，使下官喜從天降。（元微之云）樂天久居江鄉，牢落殊甚，下官常切懷抱。奈拘職守，不得相從。今幸天假其便，再瞻眉宇，豈勝慶幸。（白樂天云）左右將酒過

來。微之，少屈片時。（元微之云）不必留坐，下官行李俱在船上。下官正要與樂天文敍一會，可將這酒席移到船上，送我一程如何？（白樂天云）下官亦有此心，咱就同去。左右，快携酒肴來者。（同下）（淨上云）小子劉一郎。自從娶得裴興奴，又早半年光景。衆朋友日日置酒相招，無有虛日。今日又是王官人相邀。大姐，好生看家，小子吃酒去來。（下）（正旦引梅香上，云）妾身裴興奴。不想狠毒虔婆貪錢，爲我不肯留客求食，把我賣與茶客劉一郎爲妻，隨他茶船來到這裏。問人說來，這裏正是江州。那單俠吃酒去了，不在船上。對着這般江天景物，想起那故人樂天，不由人不傷感也呵。（唱）

【雙調・新水令】正夕陽天闊暮江迷，倚晴空楚山疊翠。冰壺天上下，雲錦樹高低。誰倩王維，寫愁入畫圖內？

【駐馬聽】常教他盡醉方歸，是他拂茶客青山沽酒旗；伴着我死心搭地，是兀那隱離人望眼釣漁磯。（帶云）這江那裏是江，（唱）則是遞流花草武陵溪，幽囚〔一〕風月藍橋驛。直恁的天闊雁來稀，莫不是衡陽移在江州北？

（云）天色將晚，那厮吃酒去了，甚時回來？梅香，拂了床，我自家睡去罷。（唱）

【步步嬌】這個四幅羅衾初做起〔二〕，本待招一個風流婿，怎知道到如今命運低〔三〕。長獨自托冰鑑〔四〕兩頭兒偎，恁的般受孤悽，知他是誰喚你做鴛鴦被？

（云）本待睡些兒，怎生睡得着？梅香，將那琵琶過來，對此明月，寫我愁懷咱。（做抱琵琶科）

（唱）

【攪筝琶】都是你個琵琶罪，少歡樂足別離。爲你引商婦到江南，送昭君出塞北。紫檀面拂金猊，越引的我傷悲。想故人何日回歸，生被這四條絃撥俺在兩下裏，到不如清夜聞笛。

（做彈琵琶科）（白樂天同元微之上，云）來到這舟中，一江明月，萬頃蒼波，秋光可人。微之，咱慢慢的飲幾杯。（做聽科）（元微之云）那裏琵琶響？（左右云）是那對過客船上，有人彈的琵琶哩。（白樂天云）左右，你將船棹近些。（做移船科）（白樂天云）這琵琶不是野調，好似裴興奴指撥。（元微之云）左左的，你去着他過來彈一曲，怕做甚麼。（左左見旦科，云）小娘子，那邊船上兩位老爹教請一見。（正旦云）我就去。（做見白樂天認科）（正旦唱）

【雁兒落】我則道是聽琴鍾子期，錯猜做待月張君瑞；又不是歸湖的越范蠡，却原來是遭貶的白居易！

（旦做怕迴避科）（白樂天云）興奴，你躲我怎麼？（正旦唱）

【小將軍】青分的月色如白日，他不說，我的知是鬼！相公呵，怕你要做好事，興奴儘

依得；你則休漸漸來跟底。

（白樂天云）興奴，你是甚意思，越躲的遠了。（正旦唱）

【沉醉東風】我觀覷了衣服樣勢，審察了言語高低。你且自靠那邊，俺須有生人氣，遠些兒個好生商議。（做取錢投水科）（白樂天云）你丟錢怎的？（正旦唱）我爲甚將幾陌黃錢漾在水裏？便死呵也博個團圓到底！

（白樂天云）興奴，你近前來。（正旦又認科）（白樂天云）你如何來到這裏？（正旦云）這等看來，想還是活的。（歎科，云）相公，你做的好勾當！弄的我這等，還推不知哩。（唱）

【撥不斷】但犯着吃黃虀，這不是好東西！想着那引蕭娘寫恨書千里，搬倩女離魂酒一杯，携文君逃走琴三尺，恁秀才每那一樁兒不該流遞！

（白樂天云）我自相別，來此江州，無時不思念大姐。只是無心腹人，不好寄書；你却等不的我回家，就跟着這商船來了，到說我的不是。（正旦悲科，云）苦死人也！教我一言難盡。（白樂天云）你說。（正旦云）自從與相公分別之後，妾再不留人求食，專等相公回來，以諧終身之托。不想老虔婆逐日嚷鬧，百般啜哄，妾身只是不從。那一日走將那茶客劉一郎來，帶的錢多，要來請我，妾抵死不肯。老虔婆和那蠻子設計，送到相公一封書，說相公病危死了。妾捱不過虔婆貪錢，把妾賣與他，來到這裏。聽的人說是江州，妾身正要打聽相公的消息。今日那單俠又吃酒去了，妾身

思想無奈，對月彈一曲琵琶遣懷，不想得見相公，實天賜其便也。這位相公是誰？（白樂天云）是我心友廉訪元微之。（做悲科）（元微之云）樂天不必煩惱。這厮捏寫假書，妄稱人死，騙人之妾，自有罪犯，慢慢治他。（白樂天云）適間我做了一篇琵琶行，寫在這裏。大姐試看咱。（旦接科，念云）潯陽江頭夜送客，楓葉荻花秋瑟瑟。忽聞水上琵琶聲，主人忘歸客不別。移船相近邀相見，添酒回燈重開宴。千呼萬喚始出來，猶抱琵琶半遮面。轉軸撥絃三兩聲，未成曲調先有情。絃絃掩抑聲聲思，似訴平生不得志。低眉信手續續彈，說盡心中無限事。輕攏慢撚撥復挑，初爲霓裳後六幺。曲終抽撥當心畫，四絃一聲如裂帛。自言家在京城住，名屬教坊第一部。曲罷常教善才服，妝成每被秋娘妒。今年歡笑復明年，秋月春花等閑度。門前冷落鞍馬稀，老大嫁作商人婦。我聞琵琶已歎息，又聞此語重唧唧。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我從去年辭帝京，謫居臥病潯陽城。其間旦暮聞何物，杜鵑啼血猿哀鳴。豈無山歌與村笛，謳啞嘲哳難爲聽。今夜聞君彈一曲，爲君翻作琵琶行。却坐促絃絃轉急，滿坐聞之皆掩泣。就中泣下誰最多，江州司馬青衫濕。（正旦云）相公好高才也！（梅香慌上，云）姐姐，員外回來了也！（正旦唱）

【挂搭沽】恰打算別離苦況味，見小玉言端的，又驚散鴛鴦兩處飛。咱須索權迴避。我這裏淹粉淚，懷愁戚，忙蹙金蓮，緊蕩羅衣。

（白、元虛下）（淨帶酒上，云）大姐那裏？我醉了，扶我一扶者。（正旦唱）

【沽美酒】我則道蒙山茶有價例，金山寺裏說交易。每日江頭如爛泥，把似噇不的少吃。則被你殃煞我吃敲賊！

【太平令】常教我羨鸂鶒鴛鴦貪睡，看落霞孤鶩齊飛。（淨云）大姐過來，扶着我睡去。（旦唱）聽不上蠻聲獠氣，倒敢任煩天惱惱地！摟只、抱只、愛你，休醉漢扶着越醉。（淨云）我娶到的老婆，如何不服侍我？我醉了。（旦唱）

【川撥棹】斯禁持，這是誰跟前撒殢滯？吃得來眼腦迷希，口角涎垂。覷不的村沙樣勢，也是我前緣斯勘對。

【七弟兄】從早至晚夕，知他在那裏，咱是甚夫妻？撇得我孤孤另另難存濟。我凄凄楚楚告他誰，你朝朝日日醺醺地。

（淨做醉睡科）（旦云）這斯醉的睡着了。我如今就過白相公船上去罷。（唱）

【梅花酒】我只待便摘離，把頭面收拾，倒過行李。休心意徘徊，正愁煩無了期。（白樂天上云）大姐叫我怎的？（旦云）單俠沉醉睡着，妾隨相公去罷。（唱）恰相逢在今夕，相公你還待要候甚的？和俺有情人一搭裏（五）。那單俠正昏睡。囫圇課你拿只，江茶引我擡起，比及他覺來疾。

【收江南】我教他『滿船空載月明歸』，三更難撥棹歌齊。我把這畫船權做望夫石，便去波莫遲〔六〕，却不道五湖西子嫁鴟夷。

（白樂天云）趁此秋清夜靜，咱過船撑將開去，他那裏尋我？（元微之云）樂天，等小官回朝奏知聖人，取你上京，先奏辨此事，決得與興奴明白完聚。（白樂天云）微之，若得如此，咱兩個感恩非淺。（正旦唱）

【水仙子】再不見洞庭秋月浸玻璃，再不見鴉噪漁村落照低；再不聽晚鐘烟寺催鷗起，再不愁平沙落雁悲；再不怕江天暮雪霏霏，再不愛山市晴嵐翠；再不被瀟湘暮雨催，再不盼遠浦帆歸。

（白樂天云）誰想今日又重相會，使初心得遂，實天所賜也。（正旦唱）

【太清歌】莫不是片帆飽得西風力，怎能够謝安携出東山妓？此行不爲鱸魚膾，成就了佳期，無個外人知〔七〕。那厮正茶船上和衣兒睡，黑婁婁地鼻息如雷。比及楊柳岸秋風喚起，人已過畫橋西。

【二煞】咱兩個離愁雖似茶烟濕，歸心更比江流急，離江州謝天地。出烟波漁父國，遮莫他耳聽春雷，茶吐槍旗。着那厮直趕到五嶺三湘建溪，乾相思九萬里。

（白樂天云）開了船去罷。（正旦唱）

【鴛鴦煞】〔八〕若不是浮梁茶客十分醉，怎奈何江州司馬千行淚。早則你低首無言，仰面悲啼；暢道情血痕多，青衫淚濕。不因這一曲琵琶成佳配，淚似杷推，險添滿潯陽半江水。（同下）

（淨做酒醒慌上，云）吃的醉了，一覺睡着，醒來不見了大姐，可往那裏去了？只怕落在江中。怎麽箱籠開着？一定是走了。地方，拿人拿人！（雜當扮地方上，云）這船上是甚麽人？半夜三更，大呼小叫的。（淨云）是小子新娶的個小娘子，不知逃走那裏去了。一定有個地頭鬼拐着他去，你們與我拿一拿。（地方云）哇，胡說！這明月滿江，又靜悄悄無一隻船來往，只是你這船在此，走往那裏去？想是你致死了，故意找尋。我拿你到州衙裏見官去來。（地方鎖淨科）（淨詩云）我劉一郎何曾搗鬼，小老婆多應失水。（地方詩云）這裏面定有欺心，送官去敲折大腿。（同下）

校記

〔一〕幽囚：脈望館本顧曲齋本作『死囚』。　〔二〕初做起：他本俱作『沒巴臂』。　〔三〕本待招一个風流婿二句：他本俱作『不到難瞻風流婿，從做起』。　〔四〕冰鑑：諸本皆作『冰籃』，似誤。鑑，鏡也，喻照物清澈，故曰冰鑑。唐席豫奉和勑賜公主鏡（國秀集卷上）詩：『妍蚩冰鑑裏，從此愧非才。』宋永亨搜採异聞録卷三：『予記東坡鑑空閣詩云：「明月本自明，無心孰爲境。掛空如冰鑑，寫此山河影。」』　〔五〕一搭裏：他本俱作『共商議』。　〔六〕便去波莫遲：他本俱作『再不能住只』。　〔七〕他本俱於『無個外人知』下增出『大膽姜維何

疑」。

〔八〕〔鴛鴦煞〕：顧曲齋本、柳枝集本作〔離亭宴煞〕。

第四折

（元微之上云）小官元稹。前者江南採訪回來，面奏聖人，說白居易無罪遠謫。蒙聖人可憐，已將他宣喚回朝，仍復舊職。他謝恩畢，便奏知劉員外計騙人妾，假稱死亡，蒙聖人准歸本夫。今日旨意下來，御斷此事，只得先報樂天知道。（下）（唐憲宗引內官上，云）寡人唐憲宗。昨日廉訪使元稹奏白居易無罪遠謫，朕也惜他才華，已取回京，復他侍郎之職。他又奏稱側室裴興奴，原是樂籍，他去之任，被茶商劉某妄報他死，拐騙爲妻。昨在江州撞見奪回，於例該歸前夫。內侍們，宣白居易來者。（內官云）領聖旨。白居易安在？（白樂天上云）小官白居易。前蒙放逐江鄉，多虧故人元微之舉保，重得回京，復還原職。下官因將裴興奴之事奏聞，蒙聖恩許歸本夫。今日朝堂宣呼，須索走一遭去。（做見駕科，云）侍郎臣白居易，欽取回京朝見。（駕云）卿在江州多有辛苦。爾所奏裴興奴被人計騙，例該歸從前夫；但中間緣故未詳，必須宣裴興奴問個端的。（內官云）領聖旨。裴興奴安在？聖人呼喚哩。（正旦冠帔上，云）誰想有今日來。興奴質本下賤，幸得瞻天仰聖，非同小可也呵。（唱）

【中呂·粉蝶兒】秋月春花，都出在侍郎門下。比及我博的個富貴榮華，恰便似盼辰勾，逢大赦，得重回改嫁。今日裏聖旨宣咱，吉和凶索問天買卦。

（云）來到這朝前，好怕人也。（唱）

【醉春風】又不比順子弟意前行，就郎君心上打。只見兩行武士列金瓜，這裏敢不是要、要。他教我與樊素齊肩，受小蠻節制，聖機難察。

（內侍云）宣到裴興奴見駕。（正旦拜舞科）（唱）

【迎仙客】無禮法，婦人家，山呼委實不會他。只辦得緊低頭，忙跪下，願陛下海量寬納，聽臣妾說一套兒傷心話。

（駕云）那婦人是裴興奴麼？（正旦云）臣妾便是裴興奴。（駕云）你將始末緣由細細說來，不可欺隱。（正旦唱）

【石榴花】妾自來楚雲湘水度年華，誰樂這生涯！俺娘把門兒倚定看甚人踏〔一〕。當日見他，放了旬假，老虔婆意中只待頻蘸刮。先陪了四瓶酒十餅香茶，其間一位多奸猾，只待要大雪裏探梅花。

【鬥鵪鶉】一個待咏月嘲風，一個待飛觴走斝。談些古是今非，下學上達。一個『球子心腸到手滑』，和賤妾勾勾搭搭。但得個車馬盈門，這便是錢龍入家。

（云）妾本教坊樂籍，曾師曹善才，學成琵琶。忽一日侍郎白居易放假，同孟浩然、賈浪仙到妾家

吃酒，妾因留伴白侍郎，因此認的。（駕云）既如此，怎生又有後來這場說話？（正旦唱）

【上小樓】俺那白頭媽媽，年紀高大。見他每帶繫烏犀，衣着白襴，帽裹烏紗，怎生地使手法，待席罷敲他一下。倒噎的俺老虔婆血糊淋刺。

【幺篇】從此日娘嗔女，妾愛他。愛他那走筆題詩，出口成章，頂針續麻。是他百般地、奶奶行、過從不下，怎當那獠姨夫物擡高價。

（云）妾身自從見了白侍郎，俺那虔婆見他是個官人，心中要敲他一下。不想又沒甚麽大錢，好生埋怨。妾見侍郎人品高，才華富，遂有終身之托。只是打發老虔婆不下，誰想又走將這個茶客來。（駕云）這茶客來却怎生地？（正旦唱）

【紅芍藥】那厮每販的是紫草紅花，蜜蠟香茶。宜舞東風鬥蝦蟆，巾幘是青紗。聽不得蠻聲氣死勢煞，無過在客船中隨波上下〔二〕。那厮分不的兩部鳴蛙，所事村沙。

（云）這茶客是江西人，拿着三千引茶要來伴宿。妾因侍郎分上，堅意不從他。（唱）

【紅綉鞋】他有數百塊名高月峽〔三〕，兩三船玉屑金芽，原來他准備下一場說謊天來大。本待要綠珠辭衛尉，則說道賈誼沒長沙〔四〕，可不這寄哀書的該萬剮！

（云）老虔婆與茶客設計，寄假書一封，說侍郎死了，使妾無倚，逼令嫁與茶客。（駕云）既有假書，你如何主張？（正旦唱）

【喜春來】既道是江州亡化白司馬，因此上『飛入尋常百姓家』。俺那愛錢娘一日坐八番衙，不由妾不隨順他，有分看些個駝腰柳釣魚槎。

（云）那虔婆不由分說，把妾嫁與茶客。妾強不過，只得隨他而去。（駕云）既嫁茶客，怎生又歸白氏？（正旦唱）

【普天樂】到潯陽，無牽挂。弔英魂何處，渡口殘霞。思往事，空嗟訝。半夜燈前長吁罷，淚和愁付與琵琶。寒波漾漾，芳心脉脉，明月蘆花。

（駕云）原來你彈琵琶來。那白居易可在那裏聽見，得與你相會？你再說咱。（正旦唱）

【快活三】俺本待蘭舟看月華，見漁燈映蒹葭。他便似莽張騫天上泛浮槎，可原來不曾到黃泉下。

（云）那一夜茶客不在，妾身對月理琵琶。忽見別船上二客，細視之，乃是白侍郎。方知他不曾死，妾身就跟白侍郎來了。（唱）

【鮑老兒】秀才每，八怪洞裏妖精也覷上了他，那一個不色膽天來大？投到俺啼哭出

煙村四五家，央及殺青衫袖香羅帕。故人見後，潯陽怕甚，水地湫凹；今日個君王召也〔五〕，長安避甚，道路兜搭。

（駕云）興奴，你認這文武班中那個是白居易？（丑做認科）（唱）

【叫聲】這都是一般兒的執象簡戴烏紗〔六〕，好着我眼花、眼花。只得偷睛抹，去向那文武班中試尋咱。

（做見三人科，云）這是賈學士，這是孟學士，這是白侍郎。（唱）

【剔銀燈】舊主顧先生好麽，新女婿郎君煞驚唬，那翰林學士行無多話。則這白侍郎正是我生死的寃家從頭認，都不差，可怎生裝聾作啞〔七〕？

（駕云）興奴，你仔細認者，敢不是他麽？（丑唱）

【蔓菁菜】他怎敢面欺着當今駕？他當日爲尋春色到兒家，便待强風情下榻。俺只道他是個詩措大、酒遊花，却原來也會治國平天下〔八〕。

（駕云）一行人跪者，聽朕剖斷。（衆跪科）（詞云）自古來整齊風化，必須自男女幃房。但只看關雎爲首，詩人意便可參詳。裴興奴生居樂籍，知倫禮立志剛方。見良人終身有托，要脫離風月排場。老虔婆平貪狠狠，逼令他改嫁茶商。裴興奴心堅不變，只等待司馬還鄉。老虔婆使奸定計，

寫假書只說身亡。遂將他嫁爲商婦，一帆風送至潯陽。正值着江干送客，聞琵琶相遇悲傷。與故人生死相別，彈一曲情淚千行。放逐臣偏多感歎，兩悲啼淚濕衣裳。從前夫自有明例，便私奔這也何妨。今日個事聞禁闕，斷令您永效鳳凰。白居易仍復舊職，裴夫人共享榮光。老虔婆決杖六十，劉一郎流竄遐方。這賞罰并無私曲，總之爲扶植綱常。便揭榜通行曉諭，示臣民恪守王章。

（衆謝恩科）（正旦唱）

【隨煞】恰纔來萬里天涯，早愁鬢蕭蕭生白髮。俺把那少年心撇罷〔九〕，再不去趁春風攀折鳳城花！（並下）

題目　潯陽商婦琵琶行

正名　江州司馬青衫淚

校記

〔一〕看甚人踏：他本俱作『等雁兒叉』。　〔二〕無過在客船中隨波上下：他本俱作『怎比那一弄兒江山如畫』。　〔三〕月峽：脈望館本、顧曲齋本作『天下』，柳枝集本作『丹峽』。　〔四〕他本俱於『賈誼沒長沙』下多出『說到那堪傷處，對聖主訴冤咱』二句。　〔五〕今日个君王召也：他本俱作『遠鄉去也』。　〔六〕這都是一般兒的執象簡、戴烏紗：脈望館本、顧曲齋本作『這裏都是金馬客玉堂臣』。　〔七〕『則這白侍郎』以下數句：脈望館本、顧曲齋本作『你今日酒錢兒更休還咱，從頭認，都不差，索動勞你似陳蕃下榻』。　〔八〕他本此曲文字俱

作：『怎敢唬當今駕，正是大賒淡酒幫人家，拖狗皮的措大。妾往常酒布袋將他厮量抹，怎想他也會治國平天下』。

〔九〕『恰才來萬里天涯』以下三句：他本俱作『再不去萬里天涯，你這般愁鬢蕭蕭，將白髮少年心撇罷』。

呂洞賓三醉岳陽樓

劇目說明

此劇於《録鬼簿》著録，現存脈望館本，題目作『徐神翁斜纜釣魚舟，漢鐘離翻作抱官囚』，正名作『郭上灶雙赴靈虛殿，呂洞賓三醉岳陽樓』；《元曲選》本，題目正名僅二句，與脈望館本正名同。茲以《元曲選》爲底本，參校脈望館本。

第一折

（淨〔一〕扮酒保上，詩云）俺家酒兒清，一貫買兩瓶。灌得肚兒脹，溺得膫兒疼。自家店小二是也。在這岳陽樓下開着一個酒店。但是南來北往經商客旅，做買做賣，都來這樓上飲酒。今日早

晨間，我將這鏇鍋兒燒的熱了，將酒望子挑起來。招過客，招過客！（正末扮呂洞賓提墨籃上，云）貧道姓呂名岩字洞賓，道號純陽子。先爲唐朝儒士，後遇鍾離師父點化，得成仙道。貧道在蟠桃會上飲宴，忽見下方一道青氣，上徹雲霄，此下必有神仙出現。貧道視之，却在岳州岳陽郡。不免按落雲頭，扮做一個賣墨的先生，長街市上來往。君子，都來買貧道好墨也！（唱）

【仙呂・點絳唇】這墨光照文房，取烟在太華頂上仙人掌。更壓着五李三張，入硯松風響。

【混江龍】梭頭琴樣，助吟毫清徹看書窗。恰行過一區道院，幾處齋堂〔二〕。竹几暗添龍尾潤，布袍常帶麝臍香。早來到洞庭湖畔，百尺樓旁。（做上樓科，云）是好一座高樓也。（唱）端的是憑凌雲漢，映帶瀟湘〔三〕。俺這裏躡飛梯〔四〕，凝望眼，離人間似有三千丈。則好高歡避暑，王粲思鄉。

（酒保云）我在這門首覷者，看有甚麼人來。（正末唱）

【油葫蘆】俺只見十二欄干接上蒼。（酒保云）招過客，招過客！（正末云）休叫，休叫。（酒保云）你怎生着我休叫？（正末唱）我則怕驚着玉皇，誰着你直侵北斗建糟坊。（酒保云）你看我這樓上有牌，牌上有字，上寫着世間無此酒，天下有名樓。（正末唱）寫道是岳陽樓形勝偏雄壯，更壓着你洞庭春好酒新炊盪〔五〕。（酒保云）老師父，你看這邊景致。（正末唱）

翠巍巍當着楚山。（酒保云）休道是楚山，連太山、華山都看見了。師父，你看這邊景致。（正末唱）浪淘淘臨着漢江。（酒保云）不要說漢江，連洞庭湖、鄱陽湖、青草湖〔六〕都看見了。（正末云）正是鷄肥蟹壯之時。（唱）正菊花秋不醉倒陶元亮？（酒保云）師父，你來遲了。我這酒都已賣盡，無了酒也。（正末云）你道是無酒呵，（唱）怎發付團臍蟹一包黃。（酒保云）這裏有酒呵，把甚麼與我做酒錢？（正末云）至如我無有錢呵。（唱）

【天下樂】我則待當了環絛醉一場。（酒保云）說便這等說，實是無了酒也。（正末云）你道無酒，你聞波。（唱）那裏這般清甘滑辣香。（酒保云）酒有，只你醉了不好下樓去。（正末唱）但將老先生醉死不要你償。（酒保云）師父，這樓上好涼快哩。（正末唱）我特來趁晚涼，趁晚涼入醉鄉。（酒保云）老師父，天色將晚了。（正末云）還早哩。（唱）爭知俺仙家〔七〕日月長。

（云）小二哥，你供養的是一尊甚麼神道？（酒保云）這是初造酒的杜康。我供養着他，這酒客日日常滿。（正末唱）

【那吒令】我待和你喚上、那登真〔八〕的伯陽，你覷當、更懸壺〔九〕的長房，不强似你供養、那招財的杜康。（酒保云）師父，我買活魚來做按酒。（正末唱）更休說釣錦鱗蒭新釀，

待邀留他過往經商〔一〇〕。

【鵲踏枝】自隋唐，數興亡，料着這一片青旗，能有的幾日秋光。對四面江山浩蕩，怎消得我幾行兒醉墨淋浪。

（酒保云）師父，我這酒賽過瓊漿玉液哩。（正末唱）

【寄生草】說甚麼瓊花露，問甚麼玉液漿。想鸞鶴只在秋江上，似鯨鯢吸盡銀河浪，飲羊羔醉殺〔一一〕銷金帳。這的是燒猪佛印待東坡，抵多少騎驢魏野逢潘閬。

（酒保云）小人聽得說，王弘送酒、劉伶荷鍤、李白摸月，也不似先生這等貪杯。（正末唱）

【么篇】想那等塵俗輩〔一二〕，恰便似糞土牆。王弘探客在籬邊望，李白捫月在江心喪，劉伶荷鍤在墳頭葬。我則待朗吟飛過洞庭湖，須不曾搖鞭〔一三〕誤入平康巷。

（云）小二哥，打二百長錢酒來。（酒保云）先交了錢，然後吃酒。（正末云）你也說的是，與你這一錠墨，便當二百文錢的酒。（酒保云）笑殺我也。量這一錠墨有甚麼好處，那裏便值二百文錢？（正末云）我這墨非同小可，便當二百文錢也不多哩。（唱）

【後庭花】這墨瘦身軀無四兩，你可便消磨〔一四〕他有幾場。萬事皆如此，（帶云）酒保也，（唱）則你那浮生空自忙。他一片黑心腸，在這功名之上。（酒保云）我不要這墨，

你則與我錢。（正末云）墨換酒，你也不要？（唱）敢糊塗了紙半張。

（酒保云）他是個出家人，我那裏不是積福處，留下這墨寫賬，也有用處。罷罷，打二百文錢酒與他。老師父，酒便與你，自己吃不了，請幾個道伴來吃。（正末云）小二哥，你也說的是。你看着，我請幾個道伴來者。疾！你來，你來！（酒保云）在那裏？（正末云）疾！你也來，你也來。（酒保云）你看這先生風了。（正末云）一個舞者，一個唱者，一個把盞者，直吃的盡醉方歸。（酒保云）我說這先生風了，當真風了：把袍袖往東一拂道，你來你來；往西一拂道，你也來你也來。一個舞者，一個唱者，一個把盞者，都在那裏？（正末云）可知你不見哩。（唱）

【金盞兒】我這裏據胡床，望三湘，有黃鶴對舞仙童唱。主人家寬洪海量，醉何妨。直吃的捲簾邀皓月，再誰想開宴出紅妝。但得一尊留墨客，（帶云）我困了也，（唱）我可是兩處夢黃粱。

（正末做睡科）（酒保云）如何？我說你吃不了二百錢的酒，我說你請幾個道伴來吃，你不肯，兀的不醉了。他睡着了，可怎生是好？我這樓上妖精鬼魅極多，害了他性命，怎生是好？我索喚起他來。（做喚科）師父，你起來。這樓上妖精極多，鬼魅極廣，枉害了你性命。（正末不醒科）（酒保云）他睡着了，叫不醒，怎生是好？且下樓去，收了鏇鍋兒，落了這酒望子，上了這板闥。我再上樓去叫他去。『可撲可撲』。（三次科）（五）老師父，你不起來，妖精出來吃了你，不干我事。我自去也。（下）（外扮柳樹精上）（詩云）翠葉柔絲滿樹枝，根科榮茂正當時。爲吾屢積陰功厚，

上帝加吾排岸司。小聖乃岳陽樓下一株老柳樹是也。我在此千百餘年。又有杜康廟前一株白梅花在此作祟。我上樓巡綽一遭，可是爲何？恐怕他傷害了人性命。今日天晚，須索上樓巡綽一遭。好奇怪，我往常間上這樓來，坦然而上，今日如何心中懼怯？既來，難道回去？須索上去。（做見科）呀，上仙在此，須索回避咱。（正末喝云）業畜，那裏去？回來！（柳云）早知上仙在此，只合遠接，接待不着，勿令見罪。（正末云）好可憐人也。（唱）

【醉中天】我見他拄着條過頭杖〔一六〕，恰便似老龍王。（柳云）早知上仙在此，合當參拜。（正末唱）你這般曲脊駝腰，來我跟前有甚勾當？（帶云）我看你本相。（唱）我這裏斜倚定闌干望。（柳云）師父，望甚麼？（正末云）你道我望甚麼。（唱）原來是挂望子門前老楊。（柳云）小聖在此千百餘年也。（正末云）噤聲！（唱）你道是埋根千丈，你如今絮沾泥，則怕泄漏春光。

（云）柳也，你有幾般兒歹處哩。（柳云）師父，我有甚麼歹處？（正末唱）

【憶王孫】亞夫營裏晚天涼，煬帝宮中春晝長。按舞罷楚臺人斷腸，你只是爲春忙。

（柳云）再有甚麼歹處？（正末唱）餓得那楚宮女腰肢一捻香。

（云）兀那老柳，這岳陽樓上作祟的原來是你。（柳云）不干小聖事，是杜康廟前一株白梅花在此作祟。（正末云）待我看來。真個是杜康廟前一株白梅花在此作祟。好好，兀那老柳，你跟我出

家去罷。(柳云)師父，我去不得。(正末云)你爲何去不得？(柳云)我根科茂盛，枝葉繁多，去不得。(正末云)他是土木形骸，到發如此之語。(唱)

【金盞兒】我是個呂純陽，度你個綠垂楊。你則管伴烟伴雨在溪橋上，舞東風飄蕩弄輕狂。如今人早晨栽下樹，到晚來要陰涼。則怕你滋生下些小業種，久已後乾撇下你個老孤桩。

(云)老柳，你跟我出家去來。(柳云)既領師父訓教，情愿跟師父出家。但我土木形骸，未得人身，怎生成的仙道？(正末云)你也說的是。土木之物，未得人身，難成仙道。兀那老柳，你聽者，你往下方岳陽樓下賣茶的郭家爲男身，名爲郭馬兒；着那梅花精往賀家托生爲女身，着你二人成其夫婦。三十年後，我再來度脫你。(做與墨籃科，云)你與我將着這物。(柳做頭頂科，云)師父，我這般將着是麽？(正末云)不是，再將者。(三科)(正末云)都不是。將來，將來。他是土木之物，未曾得人身，如何便能知道。你看者。(正末抱籃科，唱)

【賺煞】似我般抱定墨籃兒。(柳抱籃科，云)師父，這般將着可好麽？(正末唱)兀的不纔似一個人模樣。(柳云)師父，你怎生識的小聖來？(正末唱)我底根兒把你來看生見長。(柳云)師父仙鄉何處？(正末唱)我家住在白雲縹緲鄉。(柳云)那裏幽靜麽？(正末唱)俺那裏無亂蟬鳴聒噪斜陽。(柳云)徒弟去則去，則是捨不的這一派水也。(正末唱)量

湖光，不大似半畝芳塘〔一七〕。（柳云）徒弟省了也。（正末唱）你險做了長亭繫馬桩。（柳云）敢問師父兩句言語，合道不合道，是怎麽說？（正末云）你一句句問將來。（柳云）師父，合道是怎生？（正末唱）合道在章臺路旁。（柳云）師父，不合道可是怎生？（正末唱）不合道你則在灞陵橋上。（云）你若肯跟我出家，教你學取一個。（柳云）學取那一個？（正末唱）我着你學取那呂岩前松柏耐風霜。（同下）

校　記

〔一〕淨：脈望館本作「冲末」。　〔二〕幾處齋堂：脈望館本作「兩處書房」。　〔三〕「早來到洞庭湖畔」數句：脈望館本作「（云）想俺這出家人不枉了也。（唱）百錢足了一日生涯，離洞庭湖，登岳陽樓，覺風生布袖，爽入麻衣」。　〔四〕躡飛梯：脈望館本作「立金梯」。　〔五〕「寫道是岳陽樓形勝偏雄壯」二句：脈望館本作「寫道是岳陽樓正建新炊盪，更壓着廣寒宮好酒無深巷」。　〔六〕青草湖：脈望館本作「白雲湖入八百里長江」。　〔七〕仙家：脈望館本作「壺中」。　〔八〕登真：脈望館本作「參同契」。　〔九〕懸壺：脈望館本作「登真」。　〔一〇〕待邀留他過往經商：脈望館本作「則怕過了時光」。　〔一一〕醉殺：脈望館本作「泛出」。　〔一二〕塵俗輩：脈望館本作「塵俗氣」。　〔一三〕搖鞭：脈望館本作「醉鞭」。　〔一四〕消磨：脈望館本作「渾磨」。　〔一五〕三次科：原無，據脈望館本補。　〔一六〕過頭杖：脈望館本作「挂月過頭杖」。　〔一七〕「量湖光」二句：脈望館本作「量陂塘，能有多少時光」。

第二折

（柳改扮（二）郭馬兒引旦兒上）（詩云）龍團鳳餅不尋常，百草前頭早占芳。採處未消峰頂雪，烹時猶帶建溪香。自家郭馬兒是也。這是我渾家賀臘梅。在這岳陽樓下開着一座茶坊，但是南來北往經商客旅，都來我茶坊中吃茶。我聽得老的曾說來，三十年前，這岳陽樓上賣酒，如今輪着俺這一輩賣茶。俺兩口兒自成夫婦，已經數載，寸男尺女皆無。但是那過往的人剩下的殘茶，我都吃了他的。可是爲何？這個喚做偷陰功積福力，但生得一男半女，也不絕了郭氏門中香火。今日開開茶坊，我燒的鏇鍋兒熱了。我昨日多飲了幾杯，今日有些害酒。大嫂，茶客也未來哩，我且在這閣子裏歇一歇。若有茶客來時，着我知道。（旦兒云）理會的。（郭馬睡科）（正末上云）徐神翁，你與我纜住小舟，我度脫了郭馬兒，咱兩個同舟而歸。貧道當初在這岳陽樓下度了一株柳樹，因他是土木之物，不得成道，教他托生爲人。如今岳陽樓下賣茶郭馬兒便是。又着白梅花精托生在賀家爲女，他兩個配爲夫婦，可又早三十年矣。遇往君子吃剩的殘茶，此人便吃了。雖然如此，爭奈濁骨凡胎，無人點化。常言道：『玉不琢不成器，人不磨不成道』。休道是他，全如昌石，當初是個白衣秀士、未遇書生，上朝求官，在邯鄲道王化店遇着鍾離師父，再三點化，纔得成仙了道。假如遇不着鍾離師父呵。（唱）

【南呂・一枝花】猶兀自騎着個大肚驢，吃幾頓黃粱飯。則今日有緣游閬苑，可正是無夢到邯鄲。（云）有人說道，你這等醉生夢死的，那神仙大道却怎生得來？（唱）休笑我行步艱難，無症候裝些殘患。如今便岳陽樓來了兩番，空聽的駭浪驚濤〔二〕，（帶云）呆漢子，（唱）洗不淨愚眉肉眼。

（云）我這般東倒西歪、前合後偃的。（唱）

【梁州第七】我爲甚不帶酒佯推着醉裏？（帶云）人問先生塵世如何？（唱）我可甚點頭來會盡人間。休笑我形骸土木腌臜扮，强如紫綬，勝似白襴。袖藏着寶劍，腹隱着金丹，消磨盡綠鬢朱顏，恰離了雲幌星壇。（帶云）世俗人休笑俺神仙無定也。（唱）早來到綠依依採靈芝徐福蓬萊，恰行過高聳聳卧仙臺〔三〕陳摶華山，又過了勃騰騰來紫氣〔四〕老子函關。把船彎、此間〔五〕，正江樓茶罷人初散。你這郭上灶吃人讚，則俺乞化先生左右難，來尋你下榻陳蕃。

（正末尋郭科，云）這個閣子裏無有，這個閣子裏也無有。（做見科，云）這厮在這裏。馬兒也，如今桃花放徹，柳眼未開。（打郭科）（郭驚云）倒唬我一跳，早是不曾打着我的耳朵。（正末云）打了你耳朵，不曾傷着你六陽魁首。馬兒，你看波。（郭云）你着我看甚麽？（正末云）兀的不是烏江

岸。(郭云) 烏江岸在那裏？(正末云) 兀的不是華容路。(郭云) 華容路在那裏？(正末哭笑科)(郭云) 這師父風僧狂道，着我看兀的不是烏江岸，兀的不是華容路，哭了又笑，笑了又哭，正是個風魔的哩。(正末云)古人英雄，今安在哉？華容路這壁是曹操遺跡，烏江岸那壁是霸王故址。曹操奸雄，夜眠圓枕，日飲鴆酒三分；霸王有喑啞叱咤之勇，舉鼎拔山之力，今安在哉？(唱)

【賀新郎】你看那龍爭虎鬥舊江山。(郭云) 你笑甚麼？(正末唱) 我笑那曹操奸雄。(郭云) 你哭甚麼？(正末唱) 我哭呵，哀哉霸王好漢。(郭云) 老師父，你怎麼哭了又笑，笑了又哭？(正末唱) 爲興亡笑罷還悲嘆，不覺的斜陽又晚。想咱這百年人則在這撚指中間。(郭云) 不爭老師父在樓上玩賞，可不攪了我茶客。(正末唱) 空聽得樓前茶客鬧，爭似江上野鷗閑。百年人光景皆虛幻。(正末看科)(郭云) 我也學你看一看。(正末唱) 我覷你一株金綫柳，猶兀自閑凭着十二玉闌干。

(郭云) 老師父，你來我這裏有甚勾當？(正末云) 我來問你化一盞茶吃。(郭云) 化一盞茶吃，你可是甜言美語的出家人。那裏不是積福處，大嫂，造一個茶來與師父吃。(正末云) 我不這般吃。你則依着我，丁字不圓，八字不正，深深的打個稽首：『上告我師，吃個甚茶』？我便說與你茶名。(郭云) 你看麼，我見他是出家人，則這般與他個茶吃，他又這般饒舌。也罷，依着他，左右茶客未來哩。他又風，我又九伯，俺大家耍一會。我依着他，丁字不圓，八字不正，深深的打

個稽首：上告我師，吃個甚茶？（正末云）我吃個木瓜。（郭云）哎喲，好大口也，弔了下巴！我說道你吃個甚茶，說道我吃個木瓜。（正末云）郭馬兒，你學誰哩？（郭云）我學你哩。（正末云）但學的我儘够了也。（郭云）學你腌臜頭一世。罷罷，大嫂造個木瓜來。（正末吃茶科）（郭云）將盞兒來。（正末云）我不與你盞兒。（郭云）怎生不與我盞兒？（正末云）你則依着我，丁字不圓，八字不正，深深的打個稽首：「上告我師，茶味如何？」我便與你盞兒。（郭云）罷罷，我便依着你，這些不必說了。師父稽首，茶味如何？（正末云）這茶敢不好。（郭云）好波，你與我貼招牌哩。（正末云）罰一個。（郭云）怎生罰一個？（正末云）依舊的問將來。（郭云）我依着你，依舊打個稽首，師父要吃個甚茶？（正末云）我吃個酥僉。（郭云）好緊唇也。我說道，師父吃個甚茶？他說道，吃個酥僉。頭一盞吃了個木瓜，第二盞吃了個酥僉。這師父從來一口大一口小。（正末云）郭馬兒，我是一口大一口小。（郭云）一口大一口小，不是個呂字？旁邊再一個口，我這茶絕品高茶。罷罷，大嫂，造個酥僉來與師父吃。（正末接茶科，云）郭馬兒，你這茶裏面無有真酥。（郭云）無有真酥，都是甚麽？（正末云）都是羊脂。（郭云）羊脂昨日澆了燭子，那裏得羊脂來？（正末云）插上你呵，多少羊脂哩。（郭云）恁麽樣說，我是柳樹了。（正末吃茶科）（郭云）將盞兒來。（正末云）我不與你盞兒，依舊的問將來。（郭云）我依着你。師父，茶味如何？（正末云）這茶敢又不好。（郭云）可早兩遭兒了。（正末云）再罰一個，你依舊問將來。（郭云）就依你，問師父要吃個甚茶？（正末云）我吃個杏湯。（郭云）這師父倒會吃，頭一盞吃了個木瓜，第二盞

吃了個酥僉，第三盞吃個杏湯，再着上些乾粮，倒飽了半日。(正末云) 馬兒，你若不是我呵，是做了乾梁也。(郭云) 看將起來，我是塊木頭。罷罷，大嫂，造個杏湯來與這師父吃。(旦兒云) 杏湯便有，無有板兒也。(郭云) 師父，杏湯便有，無有板兒也。(正末云) 你說杏湯便有，無了板兒。三十年前解開你，都是板兒。(郭云) 師父，我怎當的你這一句那一句。大嫂，造一個杏湯來。(正末吃茶科)(郭云)將蓋兒來。(正末云)我不與你蓋兒，依舊的問將來。(郭云)我依着你，師父茶味如何？(正末云) 郭馬兒，你這茶……(郭云) 敢又不好？(正末云) 你怎生攙了我的。(郭云) 我學你道哩。(正末云) 則要你學我道哩。(郭唼茶蓋科)(正末云) 郭馬兒，我見你兩次三番唼。(郭云) 唼甚麼？(正末云) 唼我這茶蓋底，是何緣故？(郭云) 師父，你不知。我與渾家賀臘梅自做夫妻，數載有餘，寸男尺女俱無。但是南來北往經商客旅，做買做賣，都來我這樓上吃茶，剩下殘茶，我都吃了。却是爲何？這是偷陰功積福德，但得一男半女，也絕不了郭氏門中香火。(正末云) 原來如此。我着你大積些陰功如何？(郭云) 恁的呵更好。(正末云) 將蓋兒來。郭馬兒，你吃了我吐的殘茶，教你有子嗣。(正末吐科)(郭做意不吃科)(背云) 看了他那嘴臉，我吃他吐的茶，就絕户了也成不的。我哄他一哄，看他說甚麼。師父，你背吃我的剩飯，我便吃你的殘茶。(正末云) 將你那剩飯來。(唱)

【梧桐樹】你道是兩碗通輕汗，獨不聞一粒度三關。管甚麼餛飩皮饅頭餡和和飯〔六〕，總是個 有酒食先生饌。

（正末又吐科）（郭云）可磣殺我也。（正末云）你吃了我的殘茶，我便吃你的剩飯。（郭云）我和你說，我也不吃你殘茶，也不要你吃我的剩飯。你披着半片羊皮，乞兒模樣好嘴臉。（正末唱）

【隔尾】你休笑這丐兒披定羊皮懶，你會首休猜做大卧單。（云）馬兒，我吃了三盞茶，無一盞真的。（郭云）怎生無有一盞真的？（正末唱）我吐與你木瓜裏枣、酥僉裏脂、杏湯裏瓣。（云）馬兒，你吃了者。（郭云）吃不得。（正末唱）只恁般左難、右難。（云）馬兒，吃了者。（郭云）其實吃不得。（正末云）你不吃，接了盞者。（正末哄科，云）打碎了盞兒也。（郭云）倒唬我一驚。（正末唱）我看你怎發付松風兔毛盞。

（帶云）馬兒，你看我吐的不小可也。（唱）

【牧羊關】這吐也無那竹葉雲濤泛，也無那石鐺雪浪翻。這吐呵但開口滿簾香散，更壓着仙酒延年，更壓着蟠桃般駐顏。也不索採蒙頂山頭雪，也不索茶點鷓鴣斑。比及你吸取揚子江心水，（帶云）馬兒也，（唱）可强似湯生螃蟹眼。

（云）馬兒吃了者。（郭云）吃不得。（正末云）賀臘梅，你吃了者。（旦兒吃科，云）稽首，弟子省了也。（正末云）你怕不省也，郭馬兒還不省哩。將盞兒來。（正末抹盞底殘茶與郭科）（郭云）好東西也，吃下去醍醐灌頂，甘露洒心，好東西也。師父，纔抹到我口裏是甚麼東西？（正末云）我

恰纔抹到你口裏的，可是那殘茶。（郭云）在那裏？再與我些吃。（正末云）都無了。（郭云）往那裏去了？（正末云）賀臘梅吃了也。（郭云）他吃了可怎麽說？（正末云）他吃了先得了道也。（郭云）我呢？（正末云）你還在道旁邊哩。（郭云）看起來我是柳樹。（正末云）誰說你是榆樹來。（郭云）我吃了你這殘茶，怎麽說？俺渾家吃了你這殘茶，怎麽說？（正末云）你吃了我這殘茶，你是我的道伴；你渾家吃了我這殘茶，他是我的仙友。（郭云）且住者。我吃了他的殘茶，我是他道伴；俺渾家吃了他的殘茶，倒和他爲仙友。道伴也罷，這仙友可難爲。看起來俺老婆養着你哩！（做怒打正末科）（正末唱）

【紅芍藥】把一片歲寒心燒做了火炎山，哎，你弟子好是凶頑。（郭扯袍科）（正末唱）把一領布袍襟扯住不容還，碎紛紛直似靈幡〔七〕。（郭打科）（正末唱）打的我比春牛少片板，總是我不合勸修行吐盡心肝。（云）郭馬兒，你休惱了我也。（郭云）惱了你，可怎麽的我？（正末唱）把岳陽樓翻做鬼門關，休只管賣弄拳儇。

（郭打科）（正末唱）

【菩薩梁州】打的我死狗兒彎跧，青泥〔八〕也腐爛，頭披也髻散。呀，葫蘆裏灌了些靈丹。（郭云）甚麽靈丹，都是些羊屎彈子。（正末唱）扭回頭遥望北邙山。（郭云）正是個風

僧狂道。（正末唱）知他是你痴呆、我是風魔漢？（郭云）大嫂，爐中添上些炭。（旦兒云）理會的。（正末唱）爐中有火休添炭，大都來有幾年限。打打打先生不動彈，更怕甚聖手遮攔。

（末做架住起身科，云）郭馬兒，跟我出家去來。（郭云）這師父打不改的。（正末唱）

【哭皇天】我着你早尋個香火新公案，煞强似久墮風塵大道間。只爲你瘦伶仃無人盼，纔長大便爭攀〔九〕。若不是我把長條自挽，則你在洞庭湖上，揚子江邊，受了些風吹日炙，雪壓霜欺，險些兒做了這岳陽樓、岳陽樓酒望竿。（郭云）我就跟你出家去，有甚麼好處？（正末唱）我着你逍遥散誕，你自待偎慵惰懶。

【烏夜啼】愁甚麼楚王宮陶令宅隋堤岸〔一〇〕，我已安排下玉砌雕闌〔一一〕。則要你早回頭靜坐把功程辦，參透玄關，勘破塵寰。待學他嚴子陵隱在釣魚灘，管甚麼張子房燒了連雲棧。競利名，爲官宦；都只爲半張字紙，却做了一枕槐安。

【三煞】想人能克己身無患，事不欺心睡自安，便百年能得幾時閑〔一二〕？去向那石火光中，急措手如何迭辦？你何不早回看，直到落日桑榆暮景殘，方纔道倦鳥知還〔一三〕。

【二煞】爭如我蓋間茅屋臨幽澗〔一四〕，披片麻衣坐法壇〔一五〕。倒也躲是非忘寵辱無牽

絆，不强似你在人我場中，把個茶博士終朝〔一六〕淘渲。（做笑科，云）郭馬兒，你及早省悟，也是遲了。（唱）我笑你忒愚頑，枉了我度你親身三兩番，還不省也天上人間〔一七〕。

（云）郭馬兒，跟我出家去來。（郭云）我跟你出家去，你那裏有甚麼道伴？（正末云）你若肯出家，我着你看兩個道伴。（郭云）那兩個道伴？（正末唱）

【黃鐘尾】我着你看藍采和舞春風六扇雲陽板。（郭云）那一個呢？（正末唱）我着你看韓湘子開冬雪雙莖〔一八〕錦牡丹。疾回頭莫怠慢〔一九〕。（郭云）師父，我送你下樓去。（正末唱）下江樓近水灣。（云）呀，徐神翁等不的我，先去了也。（郭云）在那裏？（正末唱）你與我撑開船，挂起帆。（云）郭馬兒，上船來。（郭云）你先上船。（正末云）我先上船。（郭推正末科，云）推他娘在這水裏。（正末云）呀，這厮險些兒不閃我在水裏！（唱）行至蓬萊宮方丈山〔二〇〕，俺那伙送行人世不曾西出陽關，早則不凝望渭城和淚眼。（下）

（郭云）那師父去了也。今日茶也不曾賣的，被他打攪了一日。天色已晚了，收拾了鏇鍋兒，閉了茶肆。大嫂，咱還家中去來。（下）

校記

〔一〕柳改扮：脈望館本作「外扮」。　〔二〕駭浪驚濤：脈望館本作「江水潺潺」。　〔三〕仙臺：脈望館本作「仙掌」。　〔四〕勃騰騰來紫氣：脈望館本作「翠巍巍」。　〔五〕把船彎此間：脈望館本作「片帆只彎在此間」。　〔六〕和和飯：原作「和剩飯」，此從太和正音譜。無名氏村樂堂第三折正末云：「着你娘做些酷累來，是和和飯來。」雍熙樂府卷六〔粉蝶兒・慳吝〕套數：「饅頭皮晒作醬，黃葉餡兒插秧和。」　〔七〕「扯住不容還」二句：脈望館本作「扯得似春旛，你却又暗裏填還」。　〔八〕青泥：脈望館本作「青毫」。　〔九〕「煞强似久墮風塵大道間」數句：脈望館本作「不强似你塵埃中做一个大套竿，則你這瘦身軀沒些大小，長起來早被路人攀」。　〔一〇〕隋堤岸：脈望館本作「潯陽岸」。　〔一一〕脈望館本於「玉砌雕闌」下有「碧雲庵」三字。　〔一二〕便百年能得幾時閑：脈望館本作「人生天地六合間」。　〔一三〕「你何不早回看」數句：脈望館本作「怕不信老來看落日，桑榆暮景殘，猶兀自倦鳥知還」。　〔一四〕臨幽澗：脈望館本作「深依澗」。　〔一五〕坐法壇：脈望館本作「靜坐庵」。　〔一六〕終朝：脈望館本作「多經」。　〔一七〕「我笑你忒愚頑」數句：脈望館本作「那條款再休犯，世事才分兩鬢斑，尋取個出聖超凡」。　〔一八〕開冬雪双莖：脈望館本作「勝冬雪双頭」。　〔一九〕莫怠慢：脈望館本作「早動憚」。　〔二〇〕方丈山：脈望館本作「閬苑山」。

楔　子（一）

（郭馬上云）自家郭馬兒。自從見了那個師父，但合眼便見他道：郭馬兒跟我出家去來。我可怎生出的家？我如今不賣茶了，在這岳陽樓下賣酒。我今日打點些按酒去。我不往前街上去，怕撞着那師父，我往這後街裏去。（正末冲上云）郭馬兒，你往那裏去？（郭云）我躲他，正撞在懷裏。師父，我如今不賣茶了，在岳陽樓下賣酒。請師父吃三鐘。（正末云）你請我吃三鐘，我在你這樓上醉了兩醉也。你再請我吃一醉？（做行科）（郭云）上的這樓來。師父，你吃一碗。（正末云）你也吃一碗。（郭云）師父，你再吃一碗。（正末云）你也再吃一碗。（郭云）師父，你再吃一碗。（正末云）你送我下樓去。（郭云）我送師父下樓去。（正末云）郭馬兒，跟我出家去來。（郭云）我怎生出的家，我若跟你出家，可把我媳婦發付在那裏？（正末云）你殺了你媳婦者。（郭云）殺了我媳婦，可着誰償命？（正末云）敢是你償命。（郭云）可知哩。我便要殺俺媳婦，可也無兵刃。（正末云）兀的不是一口劍。（郭云）師父，是一口好劍。（正末唱）

【仙呂・賞花時】這劍曾伴我三十年來海上遊，夜夜光芒射斗牛。（云）郭馬兒，我與你這一口劍，要些回答的禮物。（郭云）可要甚麼回奉的禮物？（正末唱）要一顆血瀝瀝婦人頭。（郭云）好容易也。（正末唱）爲你個牆花路柳，（帶云）若不是恁兩個呵，（唱）誰肯三醉岳

陽樓。（下）

（郭云）這師父正是風僧狂道，好沒生與我一口劍，教我殺了俺媳婦兒。我可怎生捨的？這一口劍拿到家中切菜，也有用處。今日又被他歪死纏，不曾賣的酒，且回家中去來。（下）

校記

〔一〕脈望館本「楔子」不單列，而將其中曲文併入第三折。首曲〔賞花時〕不標宮調，却於其下注明「楔子」二小字，并增出以下五曲：

〔村里迓鼓〕想你百年勛業，有幾人成就；你雖做官享富貴，何曾參透參透。那風里燈、石中火、水上漚，怎似我天長地久。

〔元和令〕淮陰侯得志秋，未央宮下場頭，恰推輪捧轂拜元戎，能分得高祖憂。剥官卸職運衰休，遭逢着呂太后。

〔上馬嬌〕可早把罪過搜，印信收，定計斬韓侯。英雄落在陰人彀，性命早休，摧摧的鈍劍鋸咽喉。

〔勝葫蘆〕正是一日無常萬事休，誰似張子房肯抽頭，比韓元帥雲陽鬧市少個犯由。不戀虛飄飄名利，對着翠巍巍山色，他閑伴着赤松游。

〔柳葉兒〕誰似我朱顏依舊，揀溪山好處追游。舞清風兩葉寬袍袖，千自在百自由，煞强如拜將封侯。

考元曲宮調聯綴慣例，當屬「仙呂」，但無〔賺煞〕〔收尾〕，似欠完整。

第三折

（郭馬兒上云）自從那師父與了我一口劍，拿到家中，三更前後，不知甚麼人把我媳婦殺了。劍上寫着四句詩道：『朝游北海暮蒼梧，袖裏青蛇膽氣粗。三醉岳陽人不識，朗吟飛過洞庭湖。』後面寫着『洞賓作』。我如今先告知社長，然後見官去也未遲哩。可早來到社長門首。我試喚他一聲：社長在家麼？（丑扮社長上，云）誰叫門哩？我開開這門看。（見科）（郭云）社長拜揖了。昨日有個不知姓名的胡先生，與了我一口劍，着我拿到家裏。三更前後，不知甚麼人把俺媳婦殺了。劍上寫着四句詩道：『朝游北海暮蒼梧，袖裏青蛇膽氣粗。三醉岳陽人不識，朗吟飛過洞庭湖。』後面寫着『洞賓作』。（社長云）你媳婦殺了麼？（郭云）殺了。（社長云）殺了罷，干我賺兒事？（郭云）你是個當坊社長，不和你說和誰說？（社長云）馬兒，我和你說，『洞賓作』，想必是洞中一塊賓鐵拿來打成這口劍，則怕是這個殺了你媳婦兒。（郭云）不是。（社長云）既然不是，依着你怎麼說？（郭云）我如今和你告官去，討一紙勾頭文書，長街市上尋那個道人去。但有人念這四句詩的，便是他殺了俺媳婦兒。（社長云）這也說的是。（郭詩云）我如今先去找尋他，慢慢的告請差官捕。（社長詩云）便縱然尋着胡先生，也當不得你這醜媳婦。（同下）（正末愚鼓簡子上）（詞云）披蓑衣，戴箬笠，怕尋道伴；將簡子，挾愚鼓，閑看中原。打一回，歇一回，清人耳目；念一回，唱一

回，潤俺喉咽。穿茶房，入酒肆，牢拴意馬；踐紅塵，登紫陌，繫住心猿。跨彩鸞，先飛到，西天西裏；駕青牛，後走到，東海東邊。靈芝草，長生草，二三萬歲；娑羅樹，扶桑樹，八九千年。白玉樓，黃金殿，烟霞靄靄；紫微宮，青霄閣，環珮翩翩。鸚鵡杯，鳳凰杯，滿斟玉液；獅子爐，狻猊爐，香噴龍涎。吹的吹，唱的唱，仙童拍手；彈的彈，舞的舞，劉袞當先。做厮兒，做女兒，水煎火燎；或鷄兒，或鵝兒，醬炒油煎。來時節，剛纔得，安眉帶眼；去時節，只落得，赤手空拳。勸賢者，勸愚者，早歸大道；使老的，使小的，共結良緣。人身上，明放着，四百四病；我心頭，暗藏着，三十三天。風不着，雨不着，豈知寒暑；東不管，西不管，便是神仙。船到江心牢把柁，箭安弦上慢張弓。今生不與人方便，念盡彌陀總是空。（唱）

【正宮・端正好】我勸你世間人，休爭氣，及早的〔一〕歸去來兮。可乾坤做一床黃綢被，單搦着陳摶睡。

【滚綉球】我穿着領布懶衣，不吃烟火食。淡則淡淡中有味，又不是坐崖頭打當牙椎。人問我姓甚的，住那裏；要尋我煞是〔二〕容易，酒排沙緊對着鐘離。怕你虎狼叢吃閃呆獐般看，是非海淹着死馬兒醫。樹倒風吹。

（郭同社長上，云）兀的不是那道人來了！聽他念甚的。（正末云）朝游北海暮蒼梧，袖裏青蛇膽氣粗。三醉岳陽人不識，朗吟飛過洞庭湖。（郭云）好也，可是你殺了我媳婦，你逃走到那裏去！（做扯末科）（正末唱）

【倘秀才】你在當街上把師父扯曳，這是我勸弟子修行的氣力。（郭打科，云）我打你個弟子孩兒！（正末云）你打不的。（唱）打打打今世饒人不是痴，天生下、這頑皮，壯吃。（正末頓脫郭手科）（唱）

【滚綉球】好生地放了者，我爲甚不惹你？赤緊的簡子喚做惜氣，但行處愚鼓相隨。愚是不省的，鼓是沒眼的。柳呵今日蕣葱般人脆，一口氣不回來，教你落絮沾泥。則俺那洞中有客鶴來早，抵多少秋後無霜葉落遲，看那個便宜。（云）郭馬兒，你當街截住我是怎的？（郭云）你因何殺了我媳婦兒？我如今撞見你，有甚話說。（正末唱）

【叨叨令】則爲這潑家私滿鏡裏白髭髣，熬煎得鐵湯瓶一肚皮長吁氣。推在荒郊内，哎，你個浪婆娘又摟着別人睡。不殺了要怎麽也波哥？争如我夢周公高卧在三竿日。（郭云）你賴不過，我今告着你哩。（正末云）你憑甚麽勾我？（郭云）我憑勾頭文書勾你。（正末云）你文書那裏？（郭出文書科）（正末云）你念我聽。（郭念云）奉州官台旨，即勾喚殺人賊一名胡道人，是你不是你？（正末云）將來我看。（做換文書科，云）疾！你再讀，看是誰就拿誰。（郭云）是。讀，看是誰就拿誰。（念科云）奉州官台旨，勾喚殺人賊一名郭馬兒。（驚科）這上面可怎

麽寫着我？（正末唱）

【倘秀才】我不信那官人敢斷誰，則爲你愚不省將勾頭來弔你，正是俺自有心猿百字碑。哎，村物事，潑東西，怎到得那裏？

【滚綉球】俺那裏白雲自在飛，仙鶴出入隨。俺那裏洞門不閉。（郭云）師父，則怕那裏有俺媳婦兒麽？（正末唱）你可也再休題家有賢妻。（郭云）師父，這裏是那裏？（正末云）馬兒，你看波。（唱）這壁銀河織女機，那壁洞中玉女扉〔三〕，怎發付你那酒色財氣。則你那送行人何曾道展眼舒眉，你是個紅塵道上千年柳，你覷波白玉堂前一樹梅。（旦兒上，郭見科，云）兀的不是我渾家賀臘梅哩！（正末云）疾！（旦下）（郭云）師父，俺媳婦那裏去了？纔在這裏，怎生不見了？（正末唱）怎知這就裏玄機〔四〕。

（郭云）我也道花枝般好媳婦被你殺了不成？快教他出來，還了我罷。（正末唱）

【伴讀書】〔五〕你道是花枝兒媳婦天然美，又道是笋條兒一對青年紀；端的誰遣來兩個成匹配，到今日又誰拆散你這芳連理？可怎生不解其中意，還認做兒女夫妻！

（郭云）你藏了我媳婦兒，我便肯干罷？社長，你也幫我一幫，扭他見官去來。（社長云）勾頭文書原着我協同着你拿這胡道人，我幫你，我幫你。（正末唱）

【笑和尚】我、我、我要你媳婦兒做甚的，你、你、你扭住我欲何爲；敢、敢、敢挾着這一紙文書的勢，看、看、看你媳婦兒在那裏；有、有、有誰是個殺人賊，來、來、來，咱和你去當官對。

（郭云）社長，適纔我那媳婦你也看見的，到官去你與我做個質証。（社長云）你不要等他唱曲，只拿他到官司去。（正末唱）

【煞尾】再休想一枝逗漏春消息，則要你三島追隨路不迷。拜辭了瀟湘洞庭水，同去蟠桃赴仙會。酒泛天漿滋味美，樂奏雲璈音調奇。絳樹青琴左右立，都是玉骨冰肌世無比。我勸你這片凡心早收拾，莫爲嬌妻苦縈繫。（郭云）你拐了我媳婦兒，更待干罷！社長，你幫我拖他到官去，好歹要還我媳婦來。（正末云）這呆漢昏迷不省，枉了我三遭兒也。（唱）似這等呆腦呆頭勸不回，呸，可不乾賺了我奔走紅塵九千里。（做頓袖脫科，下）

（郭云）好兩個後生，拿一個先生被他溜了。我不問那裏趕上去。（社長云）這裏有兩條路，你往這頭，我往那頭，兩路抄將來，不怕他會飛上天去。（郭云）說的是。趕趕趕！（同下）

校記

〔一〕及早的：脈望館本作「聞早樂」。　〔二〕煞是：原作「煞時」，據脈望館本改。　〔三〕脈望館本於「玉女

扉』下增出一段賓白：『馬兒，這是三清之殿，上有「靈虛」二字，你看波。』〔四〕怎知這就裏玄機：脈望館本作『赴王母瑶池』。〔五〕脈望館本無〔伴讀書〕及其下〔笑和尚〕、〔煞尾〕三曲，而另增出五曲，録其辭如下：

〔道情曲〕一頓饑，一頓飽，翻穿羊皮白衲襖。半頭磚，一把草，側卧横眠一任交旁人笑。

〔幺篇〕笑則笑，俺知道，萬頃家緣都弃了。細尋思，無煩惱，向蓬萊道上舞一回逍遥樂。

〔三煞〕若是九天神將聞得你那腥羶氣，敢把你七碗盧仝摔做肉泥。我自從四海雲游，半生學道，誰想我三醉江樓，吃你兩頓拳脚。你這般罵天罵地，將我推去推來，這的是人善人欺。老夫老實，怎做的殺人賊。

〔二煞〕吕先生酒盞兒沾着醉，子這張果老驢兒借得騎。這的是上界仙條，不比你下方官府，動不動萬劫陰山、六道輪迴。你覷這星冠灼灼，鶴氅翩翩，環珮輝輝。你見玉皇大帝，不比那總管府路同知。

〔煞尾〕是和非，洗不盡三江水；牛共死，争先一着棋。我不是當街賣卦的，也不是沿門抄化的，也不是行常貨墨的，也不是劉伶般好酒的。百頃風濤怒似雷，一葉蓮舟飽挂席；百尺高樓飲醁醅，幾醉西風卧落暉；浩蕩江湖去復回，落魄先生我爲誰；買下嚴陵舊釣磯，洗遍壺公種藥畦；靠着巢由洗耳溪，來近陶潛賞菊籬；自古蓬萊日月遲，不管浮生白髮催；好向烟霞拂袖歸，同玩仙家太液池；穿玉殿真仙拜詔衣，吃紫府天人供獻食；一處朝真上玉梯，半夜騎鶴下紫微。三遍今番撞着你，又待交我人間等一直；洞庭湖南岸至湖北，乾賺了我三千二百里。』以上五曲，與全折之宫調、韵部異，疑是另有所本。

第四折

（正末打愚鼓簡子上，云）羅浮道士誰同流，草衣木食輕王侯。世間甲子管不得，壺裏乾坤只自

由。數着殘棋江月曉，一聲長嘯海門秋。飲餘回首話歸路，笑指白雲天際頭。（郭馬兒冲上拿科，云）拿住！我如今再不等你溜了，和你見官去來。（正末唱）

【雙調・新水令】則這殺人賊須是你護身符，教你做神仙悟也不悟。你看承我做酒布袋，請看這藥葫蘆；不是村夫，還有三卷天書。（郭云）甚麼天書，敢是化緣的疏頭。（正末唱）你休猜做化緣疏。

（郭扯末云）告官去來。（正末唱）

【駐馬聽】你將我袍袖揪捽，誤了你龍麝香茶和露煮；將我環縧扯住，怎教鳳城春色典琴沽。建溪別館覓錢篼，蓬萊仙島休家去。（郭云）你殺了人，往那裏去？（正末唱）我若是欠人債負，俺那裏白雲滿地無尋處。

（郭云）我的媳婦兒，你送的那裏去了？（正末云）不是你的媳婦。（郭云）倒是你的媳婦？（正末唱）

【沉醉東風】是我綰角兒宿緣伴侶，垂髫時兒女妻夫。是我的媳婦兒？潑男女，尚古自參不透野花村務。（郭云）你是個出家人，如何要老婆？（正末唱）道士須當配道姑。（帶云）呆漢！（唱）則俺兩口兒先生姓呂。

（郭云）你不要強，和你告官去來。（正末唱）

【七弟兄】由你到大處、告去，只揀愛的做。你道是『踏破鐵鞋無覓處，算來全不費工夫』，可乾吃了半碗腌臜吐。

【梅花酒】想您個匹夫，不識賢愚。蠢蠢之物，落落之徒，休猜俺做左道術。俺自拿着捩鼻木，您拽着我布道服；俺急切裏要回去，您當街裏纏師父。俺爲甚的不言語，您心兒下自躊躇。

【收江南】俺則待朗吟飛過洞庭湖，您在茶坊中說甚蜜和酥。（外扮孤一行上，云）甚麽人嚷亂，與我拿過來者！（正末唱）扇圈般一部落腮鬍，更狠似道録，馬頭前不慌殺了賀仙姑。（郭云）這個道人殺了我的媳婦兒，大人與我做主咱！（孤云）兀那道人，清平世界，浪蕩乾坤，你怎敢殺人！（正末云）郭馬兒告我殺了他媳婦兒，他媳婦賀臘梅見在，不曾死。（孤云）賀臘梅在那裏？叫來我看。（正末云）現在此處。疾！（旦兒上云）師父，喚你徒弟那廂使用？（正末云）這不是他媳婦兒！（孤云）郭馬兒，你告這道人殺了你媳婦兒；如今你媳婦現在，做的個告人徒自己徒。左右，推出去殺壞了者。（孤一行下）（郭云）可怎了也？（正末云）郭馬兒，你告着我殺了你媳婦兒，如今你媳婦現在，做了個誣告人死罪，自己反坐。如今要殺壞你，要我救你不救？（郭云）可知要救我哩。（外扮鐘離引衆仙上，云）郭馬兒，你認的我麽？（郭云）怎生官人也不見了，

祇候也不見了，都是一伙先生。敢是我錯走在五龍壇裏來了。（正末云）郭馬兒，你認的這衆仙麽？

（郭云）這位做官的鬍子是誰？（正末唱）

【水仙子】這一個是漢鐘離現掌着羣仙籙。（郭云）這位拿着拐兒的不是皂隸？（正末唱）這一個是鐵拐李髮亂梳。（郭云）兀那位着綠襴袍的不是令史哩？（正末唱）這一個是藍采和板撒雲陽木。（郭云）這老兒是誰？（正末唱）這一個是張果老趙州橋倒騎驢。（郭云）這位背葫蘆的是誰？（正末唱）這一個是徐神翁身背着葫蘆。（郭云）這位携花藍的是誰？（正末唱）這一個是韓湘子韓愈的親侄。（郭云）這位穿紅的是誰？（正末唱）這一個是曹國舅宋朝的眷屬。（郭云）敢問師父你可是誰？（正末云）貧道姓呂名岩字洞賓，道號純陽子。（唱）則我是呂純陽愛打的簡子愚鼓〔一〕。

（郭云）是了！三十年前我是岳陽樓下老柳樹，俺渾家賀臘梅就是杜康廟前白梅樹。後來託生下方，配爲夫婦，直待師父三度點化，纔歸正道。稽首，我弟子早省悟了也。（鐘離云）你二人既得省悟，聽吾指示。（詞云）你本是人間土木之物，差洞賓將你引度。今日個行滿功成，跨蒼鸞同登仙路。（郭旦拜謝科）（正末唱）

【收尾】〔二〕則我向岳陽樓來往經三度，指引你雙歸紫府。方纔識仙家的日月長，再

不受人間的斧斤苦。（並下）

題目　郭上灶雙赴靈虛殿

正名　呂洞賓三醉岳陽樓

校記

〔一〕脈望館本於此曲文字頗多歧異，作『這一個大官人一部落腮鬍，這一個祇候人拿着竹掃帚，這一個綠襴袍板撒雲陽木，這一個趙州橋嘴揾倒驢，這一個賣油的偌大葫蘆，這一個仙花能聖，這一個髮亂梳』。〔二〕脈望館本此折曲白相當於元曲選本第三、四兩折，以〔正宮〕和〔雙調〕兩套宮調曲辭組成，但無〔收尾〕作結，不惟罕見，且頗紊亂。

邯鄲道省悟黃粱夢

劇目說明

此劇於《録鬼簿》李時中條著録，總題作『開壇闡教黃粱夢』，注云：『第一折馬致遠，第二折李時中，

第三折花李郎學士，第四折紅字李二。』現存脈望館本，署『元馬致遠撰』，總題爲『開壇闡教黃粱夢』，題曰作『勸修行離却利名鄉，別塵世雙赴蓬萊洞』，正名作『漢鍾離度脫唐呂公，邯鄲道省悟黃粱夢』；《元曲選》本，題曰作『漢鍾離度脫唐呂公』，正名作『邯鄲道省悟黃粱夢』。茲以《元曲選》爲底本，參校脈望館本。

第一折

（沖末扮東華帝君上，詩云）閬苑仙人白錦袍，海山銀闕宴蟠桃。三峰月下鸞聲遠，萬里風頭鶴背高。貧道東華帝君是也。掌管羣仙籍録。因赴天齋回來，見下方一道青氣上徹九霄，原來河南府有一人，乃是呂岩，有神仙之分。可差正陽子并驪山老母（二）點化此人，早歸正道。這一去使寒暑不侵其體，日月不老其顏。神爐仙鼎，把玄霜絳雪燒成；玉户金關，使姹女嬰兒配定。身登紫府，朝三清位列真君；名記丹書，免九族不爲下鬼。閻王簿上除生死，仙吏班中列姓名；指開海角天涯路，引的迷人大道行。（下）（正旦扮王婆上，云）老身黃化店人氏，王婆是也。我開着這個打火店，我燒的這湯鍋熱着，看有甚麼人來。（外扮呂洞賓騎驢背劍上，詩云）策蹇上長安，日夕無休歇。但見槐花黃，如何不心急？小生姓呂名岩，字洞賓。本貫河南府人氏。自幼攻習儒業。今欲上朝進取功名，來到這邯鄲道黃化店。饑渴之際，不免做些茶飯吃。到的這店門首。將這蹇衞拴下，將這二百文長錢

羅些黃粱。兀那打火的婆婆，央你做飯與我吃。行人貪道路，你快些兒。（王婆云）客官，你好急性也，饒一把兒火者。（洞賓云）我巴不的選場中去哩。（正末上云）貧道覆姓鍾離，名權字雲房，道號正陽子，京兆咸陽人也。自幼學得文武雙全，在漢朝曾拜征西大元帥。後弃家屬，隱遁終南山。遇東華真人，授以正道，髮爲雙髻，賜號太極真人。常遺頌於世。（頌云）生我之門死我户，幾個惺惺幾個悟？夜來鐵漢自尋思，長生不死由人做。今奉帝君法旨，教貧道下方度脫呂岩。來到這邯鄲道黃化店，見紫氣冲天，當必在此。我想世間人好不識賢愚也呵。（唱）

【仙呂·點絳唇】混沌初分，生人厮混。誰持論，旋轉乾坤？這都是太上傳心印〔二〕。

【混江龍】當日個曾逢關尹，至今遺下五千文。大剛來玄虛爲本，清淨爲門。雖然是草舍茅菴一道士，伴着這清風明月兩閑人。也不知甚的秋甚的春，甚的漢甚的秦，長則是習疏狂、躭懶散、佯裝鈍，把些個人間富貴，都做了眼底浮雲〔三〕。

（云）想世人争名奪利，何苦如此。（唱）

【油葫蘆】莫厭追歡笑語頻，但開懷好會賓，尋思離亂可傷神。俺閑遥遥獨自林泉隱，您虛飄飄半紙功名進。你看這紫塞軍、黃閣臣，幾時得個安閑分，怎如我物外自由身〔四〕。

【天下樂】他每得到清平有幾人，何不早抽身，出世塵〔五〕。儘白雲滿溪鎖洞門，將一

函經手自翻，一爐香手自焚〔六〕。這的是清閑真道本。

（笑云）原來神仙在這裏。（做入店見科）（洞賓云）一個先生好道貌也。（正末云）敢問足下高姓？

（洞賓云）小生姓呂名岩，字洞賓。（正末云）你往那裏去？（洞賓云）上朝應舉去。（正末云）你只顧那功名富貴，全不想生死事急，無常迅速，不如跟貧道出家去。（洞賓云）你這先生敢是風魔的？我學成滿腹文章，上朝求官應舉去，可怎生跟你出家！你出家人有甚好處？（正末云）俺出家人自有快活處，你怎知道。（唱）

【金盞兒】上崐崙，摘星辰。覷東洋海則是一掬寒泉滚，泰山一捻細微塵。天高三二寸，地厚一魚鱗。擡頭天外覷，無我一般人。

（洞賓云）這先生開大言。似你出家的，有甚麽仙方妙訣，驅的甚麽神鬼？（正末云）出家人長生不老，煉藥修真，降龍伏虎，到大來悠哉也呵。（唱）

【後庭花】我驅的是六丁六甲神，七星七曜君。食紫芝草千年壽，看碧桃花幾度春。常則是醉醺醺，高談闊論，來往的盡是天上人。

（洞賓云）俺做了官也，有受用處。（正末云）你做官受用得幾多？俺這神仙的快樂，與你俗人不同。你聽我說那快活處。（唱）

【醉中天】俺那裏自〔七〕潑村醪嫩，自折野花新，獨對青山酒一尊。閑將那朱頂仙鶴引，醉歸去松陰滿身。泠然〔八〕風韵，鐵笛聲吹斷雲根。

（云）你跟我出家去來。（洞賓云）俺爲官，居蘭堂住畫閣；你這出家人無過草衣木食，乾受辛苦，有甚麽受用快活處？（正末唱）

【金盞兒】俺那裏地無塵，草長春，四時花發常嬌嫩，更那翠屏般山色〔九〕對柴門。雨滋松〔一〇〕葉潤，露養藥苗新。聽野猿啼古樹，看流水繞孤村。

（洞賓云）我學成文武雙全，應過舉，做官可待，富貴有期。你教出家去呵，怎生便得神仙做？（正末云）你自不知，你不是個做官的。天生下這等道貌，是個神仙中人。常言道：『一子悟道，九族生天。』不要錯過了。（唱）

【醉雁兒】你有那出世超凡神仙分，繫一條一抹絲，戴〔一一〕一頂九陽巾。君，敢着你做真人。

（洞賓云）俺爲官的身穿錦緞輕紗，口食香甜美味。你出家人草履麻絲，餐松啖柏，有甚麽好處？（正末云）功名二字，如同那百尺高竿上調把戲一般，性命不保，脫不得酒色財氣這四般兒。笛悠悠，鼓鼕鼕，人鬧吵，在虛空。怎如的平地上來，平地上去？無災無禍，可不自在多哩。（唱）

【後庭花】酒戀清香疾病因，色愛荒淫患難根，財貪富貴傷殘命，氣競剛强損陷身。這

四件兒不饒人。你若是將他斷盡，便神仙有幾分〔二〕。

（洞賓云）我十年苦志，一舉成名，是荷包裏東西，拿得定的。神仙事渺渺茫茫，有什麽准程，教我去做他？（正末唱）

【醉中天】假饒你手段欺韓信，舌辯賽蘇秦，到底個功名由命不由人，也未必能拿准。只不如苦志修行謹慎，早圖個靈丹腹孕，索强似你跨青驢躑躅風塵〔三〕。

（洞賓云）聽他說甚麽，不覺神思困倦，且睡一會咱。（做睡科）（正末云）正說着話，他就睡了，好蠢人也。（唱）

【一半兒】如今人宜假不宜真，則敬衣衫不敬人。提起修行耳怕聞，直恁的沒精神，一半兒應承一半兒盹。

（云）這人俗緣不斷。昌岩也，你既然要睡，我教你大睡一會，去六道輪迴中走一遭。待醒來時，早已過了十八年光景，見了些酒色財氣，人我是非，那其間方可成道。（詩云）氣爲强弱志爲先，努力須當莫換肩。推出這番難境界，更添疾苦一番仙。（唱）

【金盞兒】比及你米淘了塵，水燒的滚；我教這一顆米內藏時運，半升鐺裏煮乾坤。投至得黃粱炊未熟，他清夢思猶昏〔四〕。我教他江山重改換，日月一番新。

〔云〕您睡着了，貧道自赴蟠桃會去也。（唱）

【賺煞】羽衣輕，霓旌迅〔一五〕，有十二金童接引。萬里天風歸路穩，向蓬萊頂上朝真。笑欣欣，袖拂白雲，宴罷瑤池酒半醺。爭奈你個唐呂岩性蠢，偏不肯受漢鍾離教訓〔一六〕，又則索跨蒼鸞〔一七〕飛上九天門。（下）

（洞賓夢上云）兀那王婆，那先生去了也？（王婆云）去久了。（洞賓云）飯熟也未？（王婆云）還饒一把火兒。（洞賓云）王婆，我也等不的你那飯了，誤了我程途。我上的蹇驢，便索長行去也。（下）（王婆云）呂岩去了也。他那裏知道我非凡人，乃驪山老母一化。上仙法旨，着呂岩看破了酒色財氣，人我是非，那其間纔得返本朝元，重回正道。（詩云）漢鍾離點化玄機，度呂岩省悟心回。待此人功成行滿，同共赴閬苑瑤池。（下）

校記

〔一〕并驪山老母：元曲選本無，據脈望館本補。　〔二〕「生人厮混」以下數句：脈望館本作「繼天啓運，稱堯舜，大道人倫，君子是人之本」。　〔三〕脈望館本於此曲作「言而有信，聖人云憂道不憂貧。出家兒慈悲爲本、方便爲門。雖然是草舍茅庵一道士，伴着這清風明月兩閑人。不貪名利，不惹紅塵，俺出家兒真个嬾散學裝混。覷榮華富貴，似日月參辰」。　〔四〕「幾時得个安閑分」二句：脈望館本作「閑來不與高人論，則不如散誕樂閑身」。　〔五〕何不早抽身出世塵：脈望館本作「俺爐中香滿焚」。　〔六〕「將一函經手自翻」二句：脈望館本作「誦一卷

道德經，講一會齊魯論』。〔七〕自：太和正音譜作『旋』。〔八〕泠然：脈望館本作『月高』。〔九〕更那翠屏般山色：脈望館本作『崎嶇山徑』。〔一〇〕松：原作『棕』，據太和正音譜改。〔一一〕戴：原作『帶』，據太和正音譜改。〔一二〕『這四件兒不饒人』以下數句：脈望館本作『這四件兒忒均勻，你若依本分，必登仙道穩』。〔一三〕『到底个功名由命不由人』以下數句：脈望館本作『造下冤業，遠在兒孫近在身，萬事怎如忍。你若不苦志修行謹慎，中晌間靈丹腹孕，又索甚盼長生遠路風塵』。〔一四〕他清夢思猶昏：脈望館本作『他黑婁婁睡番身』。〔一五〕霓旌迅：脈望館本作『鸞鶴進』。〔一六〕『爭奈你個唐呂岩性蠢』二句：脈望館本作『本待把你个唐呂岩教訓，既不肯受漢鍾離心印』。〔一七〕蒼鸞：太和正音譜作『蒼龍』。

楔　子〔一〕

（正末改扮高太尉，同旦兒、兩倅上，云）老夫殿前高太尉的便是。嫡親的三口兒家屬。夫人早亡。止有個女孩兒，喚做翠娥。自十七年前，呂岩應過舉，拜兵馬大元帥。老夫見他好武藝，就招他爲婿，所生一兒一女。近日蔡州反了吳元濟，好生猖獗。朝廷着呂岩領兵征討。他如今辭別了老夫前去。我索叮嚀囑咐他幾句言語。這早晚敢待來也。（洞賓扮元帥上，詩云）平生慷慨習陰符，秉鉞臨戎出帝都。男兒三十不得志，枉作堂堂大丈夫。某呂岩。自到京都，弃文就武，加某爲兵馬大元帥；與高太尉作贅，可早十八年光景，得了一雙兒女。今有蔡州吳元濟反亂。聖人的命，着某統兵征討。今日辭別了岳父，便索長行也。（做見科，云）您孩兒點就人馬，則今日便行。父親，好覷當一雙

兒女者。(高大尉云)孩兒，你此一去，這妻子身上有我在此，再不必留心，你與國家好生出力。千經萬典，忠孝爲先。你須恤軍愛民，不義之財少要貪圖。豈不聞金玉滿堂未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我這般說呵，也只爲你執掌軍權，怕你重利而輕義，失了道心。你切記者。左右將酒來，我親手與孩兒把一杯送行。(做把酒科，唱)

【仙呂·賞花時】則我是皓首蒼顏高太尉，別無甚親人則覷着你。兒幼小，女嬌痴。想爲人在世，最苦是生離。

(云)孩兒再飲一杯。(洞賓云)我吃不得了。(高太尉唱)

【幺篇】滿飲陽關酒一杯。(洞賓做吐科，云)您孩兒吃不得了，心中有些不好，吐了兩口血。這酒原來傷人，您孩兒再也不吃這酒了。(高太尉云)既是傷着你心，再也休吃這酒罷。(洞賓云)父親放心，您孩兒不吃了。辭別父親，便索長行。(高太尉云)你休忘了我的言語，着心記者。(唱)則要你在意扶持唐社稷，囑付了又重提，但願的功成破敵〔二〕，早唱凱歌回。(下)

(洞賓云)則今日領本部人馬，收捕吳元濟〔三〕走一遭去。(詩云)賊寇無端逞兇頑，殺聲振地撼天關。托賴聖人洪福大，不得成功誓不還。(下)

〔一〕脈望館本無楔子，而將其中曲白移入第二折，且曲名〔賞花時〕不注宮調。　〔二〕但願的功成破敵：脈望館本作「則願你鞭敲金鐙」。　〔三〕吳元濟：脈望館本作「石勒、符堅」。

第二折

（旦兒上云）妾身翠娥，是高大尉的女兒。自從父親招了呂岩爲婿，又早十八年光景，他跟前得了一雙兒女。如今呂岩收捕吳元濟去了。我和魏尚書的兒子魏舍，有些不伶俐的勾當。約定今日相會，怎生不見來？（淨扮魏舍上，云）湛湛青天不可欺，兩個碓嘴撥天飛。則有一個飛不動，爭奈身上沒穿的。自家姓魏，我父親是魏尚書，人皆稱我爲魏舍。我和呂岩的渾家有些不伶俐的勾當，呂岩征西去了，他教我今日來他家走一走。來到這門首，前後沒一人。我叫一聲：高大姐開門來！（做見科）（旦兒云）你來了也。我正等你哩。咱兩個家裏吃幾杯酒。打開這弔窗，若有人來，便往這窗子裏出去。（淨云）正是。咱且慢慢的飲酒耍子。（洞賓上云）某乃呂岩。奉聖人的命，統領三軍收捕吳元濟。到的陣面上賣了一陣，與了我三斗珍珠，一提黃金，領軍回還。來到家門首。接了馬者。老院公也不見，前後無一個人，夫人也不知在那裏。進到這卧房門首，有人在裏邊說話，

我試聽咱。(旦兒云)咱兩個正好吃酒哩。(淨云)若陣亡了呂岩，我就娶你。(旦兒云)呂岩死了，我不嫁你嫁那個？(洞賓云)兀的不有奸夫了！我踏開這門咱。(做踏門科)(淨云)不好了，有人來也。我往吊窗裏跳出去，走走。(洞賓云)奸夫走了也。我問你，吃酒的是誰？(旦兒云)沒人。(洞賓云)你說沒人，這頂帽子是誰掉下的？(淨上云)哥，是我的。(下)(洞賓云)好也，我現授大元帥之職，你是太尉的女兒，你這般羞辱我，我好夕殺了你個淫婦！(正末改扮院公拿拄杖慌上，云)老漢是高太尉家一個院公。有俺姐夫呂岩，做了征西大元帥，收捕反賊去了一年。恰纔小的每道，呂姐夫回來了。老漢不信。若是暗暗的回來，必定做下不公的勾當。既不是呵，怎生一個大將軍回來，可沒一個人來報知，也不差人迎接？這小的每眼見的說謊逗我耍哩。休問有無，我看一看去。(唱)

【商調・集賢賓】報道前廳上侍長恰到來。(帶云)既是來到了呵。(唱)却怎生不聽的把玳筵排。(洞賓云)這婦人忒無禮，瞞着我做這等勾當！(正末做聽科，云)真個來了。(唱)有甚事炒炒七七。(旦兒哭科，云)我是爲害眼，許下的願心來。(正末唱)沒來由怨怨哀哀，我這裏七林林轉過庭槐，慢騰騰行過廳階，孤樁樁靠定明亮槅。(洞賓云)好老婆，我不在家，你養着奸夫吃酒。老院公那老匹夫在那裏？(正末唱)聽說罷撓耳揉腮。(洞賓云)我則殺了這婦人！(正末云)這事怎了？(唱)我這裏傷心空跌脚，低首自慚胲。

【逍遥樂】夫人也，想着你那百年恩愛、半世夫妻；好也囉，你做下這一場醜態。（洞賓云）我吃這婦人氣殺我也。（正末唱）休道是濁骨凡胎，便是釋迦佛也惱下蓮臺。早難道侯門深似海，兩步挪爲一驀。（做推門科，唱）我這裏一雙手到，半壁身挨，可早兩扇門開。

（洞賓云）這個老匹夫，你來這裏做甚麽？（正末云）自從大人出征去後，老相公早亡化過了半年也。大人今日來家，爲甚這等惱躁？（洞賓云）我心中的事，你怎生知道？不干你事，你快去！（正末云）上項的事，老漢已聽的了。大人停嗔息怒，難道是老漢無罪？大人，記的你臨行時，老相公囑付的話道，着老院公單管打掃花園。咱後花園離前廳却是多遠？老漢無事也不到這前面來，有甚麽勾當？相公當初將這兩個孩兒和夫人交付在老漢身上，今日有這等是非，老漢八十五歲年紀，便死，老漢也甘心去。（洞賓掣劍科，云）不干你事，我只殺了這婦人。（正末唱）

【金菊香】這一個怒横着三尺劍當懷。（旦兒云）兀的不屈殺我也！（正末唱）好也囉，那一個倚定門兒手托腮。似恁地怎生將手腕解？又不是少米無柴，是夫人自跳下捨身崖。

（旦兒云）老院公，你不知，我爲他害眼來，許下的願心。他說我養漢來，我做的不是了。老院公，你救我一命咱。（正末云）教老漢怎生救你？（唱）

【醋葫蘆】又不是別人相唬嚇，厮展賴，是你男兒親自撞將來。你渾身是口難分

解〔一〕。赤緊的併贓拿賊，你看他死臨侵不敢把頭擡。

（旦兒做跪科，云）我實做的不是了。看着兩個孩兒面皮，饒了我性命者。（正末唱）

【幺篇】夫人你便有隨何陸賈舌，張儀蘇秦〔二〕才，百般難免這場災。是你辱門敗户先自歪，做的來漏鹽搭菜，把花言巧語枉鋪排。

（洞賓云）我做着天下兵馬大元帥，你和伴當私通欺壓，兀的不氣殺我也！（正末云）夫人，你聽的元帥說來。想元帥頂天立地，鋪眉苦眼，做着個兵馬大元帥，你却做這等勾當，是何道理？（唱）

【幺篇】你男兒有八面威、七步才，現帶着征西金印虎頭牌。他在那長朝殿前班部裏擺，你教他把屎盆兒頂戴，兀的不屈沉殺了拜將築壇臺〔三〕。

（云）老漢有甚麼面皮，大人可憐見一雙兒女，饒過夫人者。（唱）

【幺篇】大人見義爲，夫人知過改。不是中間老漢厮支劃。若是外人知道來，休恁的大驚小怪，醜名兒出去怎生揩？

（洞賓仗劍殺旦科）（正末跪云）你發慈心，饒了夫人者。（唱）

【幺篇】問甚你夫妻好共歹，覷孩兒瘦更騃，便怎生教磣可可血泊裏躺〔四〕着尸骸？男子漢那一個不妒色〔五〕。（帶云）不爭夫人死呵，（唱）枉乞兩的兩個小冤家不快，那凄凉日

月索躭捱。

（云）大人饒夫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唱）

【幺篇】覷哥哥千般兒慷慨，道不的一聲叫善哉？只待劍光揮三尺水晶牌，你權做個南海岸救苦難觀自在。我這裏磕頭禮拜。（洞賓云）我看着老院公面皮，饒你這一命。（正末云）好慚愧也。（唱）聽言說教我笑咍咍。

（旦兒拜云）若不是老院公，誰救我一命，深謝你這厚恩。（正末唱）

【幺篇】我見他掩了淚眼，改了面色，笑靨兒攢破旱蓮腮。直從那針關兒透得命到來，恰便似九霄雲外，滴溜溜飛下一紙赦書來。

（末扮使命上，云）小官天朝使命是也。因元帥呂岩賣了陣，受了錢，私自還家。某奉聖人的命，着我來取他首級。可早來到也。（做見科，云）某奉聖人的命，爲你賣陣受財，私自還家，着我來取你首級哩。（洞賓云）今日教誰人救我咱？（正末云）兀的怎了也！（唱）

【幺篇】朝廷將使命差，前廳上把聖旨開。道是西邊上賣陣走回來，誰教你貪心兒愛他不義財。今日個脫空須敗，惡支沙將這等罪名揣。

（旦兒云）呂岩，你要殺我，誰着你賣了陣，受了錢，私自還家，幹的好事也！（做叫街坊科）（洞賓

云）嗨，原來這錢真個害人。今日我對天發願，將這錢半分也不要。呂岩也，你怎生做讀書人來？顏子也曾一簞食一瓢飲，居於陋巷。量這幾貫錢值得甚麼？不想到今日，可着誰救我？想當日我臨行時，俺岳翁與我送行，我對天發願斷了酒；今日斷了財。呂岩也，你有甚難見處？因我回家，我妻有奸夫，明明是他出首來的。罷罷罷，將紙筆來，寫一紙休書，任從改嫁，并不爭論。寫休書，寫休書，我今日又斷了色也。（旦兒云）哎喲，你今日休了我，你早則管不着我了。你眼見的是死人也。（又使命上云）呂岩，本待要斬首，聖人的命，體上天好生之德，饒你項上一刀，迭配遠惡軍州。解子何在？（丑扮解子上，云）叫小的那裏使用？（使命云）着你押解呂岩迭配沙門島去。（使命下）（旦兒云）解子哥，呂岩是犯罪的人，你怎生教他自在，不上刑法？（解子云）這也說的是。將行枷來。（做上枷科）（旦兒云）呂岩，你如今還殺的我麼？兀的不歡喜殺我也！（正末云）夫人，你怎生沒些夫妻情分，說這等言語做甚麼？（唱）

【幺篇】也是你慈悲生患害，俺哥哥除死無大灾。何須你暢叫厮花白。（旦兒云）我是高太尉女兒，養漢來，養漢來！如今你休了我，誰管的我？（正末唱）鬧垓垓幺喝〔六〕十字街。（帶云）他今日聲聲說是高太尉女兒養漢來。（唱）直恁的惡叉白賴，婆娘家情性恁般乖。

（解子云）去罷，誤了程限到幾時？（正末唱）

【幺篇】昨日上官時似花正開，今日迭配呵風亂篩，都是犯着年月日時該。（帶云）休道

咱小民呵。(唱) 隋江山生扭做唐世界，也則是興亡成敗，怎禁那公人狠劣似狼豺。

(旦兒云)呂岩，你是死的人，留下我的孩兒，不要將去。(洞賓云)我的兒女，我不領着，留下與誰？

(旦兒云) 你犯下了罪，干俺兒女甚麽事？(奪科)(洞賓拖科，云)解子哥，你慢着些兒。着這賊婦送了我也。我和兩個孩兒死在一處。(正末顧洞賓并俠科，云)解子哥，可憐見，容俺哥哥和孩兒住一兩日去，打甚麽不緊？(解子云)誤了限期使不的。(做打洞賓并俠，正末勸科，唱)

【後庭花】我則見颼颼的枷棒摔，打的他紛紛的皮肉開。見他可擦擦拖將去，我與你氣丕丕趕上來。痛哀哉，身遭殘害。他如何敢掙扎，我其實無擺劃。平白地招罪責，從今日離院宅。

【雙雁兒】哥哥也，恰如趙杲送燈臺，便道不的山河易改，恁時節和尚在鉢盂在。今日個福氣衰，看何時寃業解。

(解子推洞賓并俠行)(末扯住)(解子推末倒科，云) 老無知，去罷！(正末唱)

【高過浪里來】俺如今鬢髮蒼白，身體囊揣；則恁的東倒西歪，推一交險撷破天靈蓋。

(解子打二俠科)(正末云)哥哥息怒。(唱) 我這裏割捨了老性命，搭救這兩個小嬰孩。空教我忿氣冲懷，兩淚盈腮，將兩隻手扛擡。(解子押洞賓并俠下)(正末唱) 把雙眼揉開，趁起身

來，望不見嬌客〔七〕。（旦兒云）呂岩去了。我收拾一房一卧，嫁魏舍去來。（下）（正末云）哥哥去的遠了也。（做叫洞賓內應科）（正末唱）又被這半凋謝的垂楊樹間隔。

【隨調煞】好教我回去艱難，誰似你步行的快。望不見走上望高臺，空目斷一天殘照靄，不知俺哥哥安在？（做叫科，云）哥哥！（洞賓遠應科）（正末唱）看時節隔疏林風送過哭聲來。（下）

校　記

〔一〕分解：脈望館本作「掙扎」。　〔二〕蘇秦：原作「蘇季」，據脈望館本改。　〔三〕拜將築壇臺：脈望館本作「架海棟梁材」。　〔四〕躺：底本作「倘」，脈望館本作「漫」，今改。　〔五〕脈望館本於「不妒色」下有「不爭財」。　〔六〕幺喝：脈望館本作「當合」。　〔七〕嬌客：脈望館本作「英才」。

第三折

（洞賓〔一〕帶枷引二倈隨解子上）（解子云）呂岩行動些。（洞賓云）念呂岩自賣了陣，迭配我無影牢城。我死不爭，可憐見這一雙兒女，眼見的三口兒無那活的人也。解子哥，怎生可憐見，方便一二。（解子云）兀那呂岩，我也是好義的人，到這深山曠野中，我回去也。你三口兒自逃你那性命去。（做開枷科）（洞賓云）謝了哥哥。小生口中銜鐵、背上搭鞍，此恩必當重報！（解子云）你逃命去，我回去

也。(下)(洞賓云) 好苦也。你看紛紛下的那雪越大了也。迷踪失路，不知往那裏去，怎生得個指路的人來可也好。(正末改扮樵夫上，云)小人是一個樵夫。砍的這柴回來，遇着這一天風雪，好凍人天氣也呵。(唱)

【大石調・六國朝】風吹羊角，雪剪鵝毛，飛六出海山白，凍一壺天地老。便有丹青巧〔二〕，畫筆〔三〕難描。俺這裏遥望千山表，是誰將粉黛掃〔四〕？ 幽窗下寒敲竹葉，前村裏冷壓梅梢。撩亂野雲低，微茫江樹杳。

【歸塞北】爲甚春歸早，既不沙，可怎生蝶翅舞飄飄。梅蕊粉填合長安道，柳花綿迷却灞陵橋，山館酒旗遥。

【初問口】想那捕魚叟蓑笠綸竿，他向那寒潭獨釣，和俺這採樵人迷却歸來道。則見凍雀又飛，寒鴉又噪，古木林中驀聽的山猿叫。

【怨別離】園林無處不蕭條，春歸也猶未覺，滿地梨花無人掃。寒料峭，遥望見一點青山，兀良，却又早不見了。

【歸塞北】白雲島，則聽得孤鬼吼荒郊。九天女鼓風〔五〕驅造化，六丁神揮劍斬長蛟。既不沙，可怎生就地捲風濤。

【幺篇】孤村曉，稚子道猶自月明高。青女剪冰寒不散，黑雲噴雨凍難消。無處覓漁樵。

（洞賓云）孩兒行動些。如此大風大雪，又迷踪失路，眼見的是死人也。（做椎胸科，云）天噪，這雪住一住可也好，越下的惡躁了。（正末云）這來的是呂岩，可也該省悟了。（唱）

【雁過南樓】我則見凍剥剥一行老小。（洞賓云）凍殺我也。（正末唱）戰欽欽四體頻摇。這一個骨聳〔六〕着肩，那一個拳聯〔七〕着脚，正揚風攪雪天道。（倈云）爹爹，我餓的慌噪。（洞賓云）兒也，行動些，到兀那裏就有飯吃。（正末唱）兒扯定老父悲，父對着孩兒告，那吃飯處霎時間行到。

【六國朝】早是朔風凛冽，途路迢遥。（二倈凍倒，洞賓護科，云）俺三個都凍倒了，誰救孩兒咱。（正末唱）我則見三個人走將來，一時間撲地倒。（做叫科，云）兀那君子，你蘇醒者，蘇醒者，怎生好？（唱）我這裏用手忙扶策，緊揝住頭梢。這一個早直挺了軀殼〔八〕，那一個又答剌了手脚。我這裏款款的把衣襟解放，只見悠悠的魄散魂消。（二倈做醒科）（洞賓云）慚愧，醒轉來了。（正末唱）我救的這兩個心坎上恰温和。（又救洞賓科，唱）呀，那一個又把牙關緊噤了。

（洞賓醒云）險些兒凍死我也。兩個孩兒都醒了，是誰救活我來？（正末云）是我救你來。（洞賓跪云）不是哥哥救了俺父子，那裏得俺性命來。（正末云）呂岩也，你那裏去？（洞賓背云）好奇怪，他怎生認得我是呂岩？（回云）不瞞哥哥說，我如今披枷帶鎖，迭配沙門島去。遇見這等大雪，凍倒在此處。若不是哥哥救活俺二口兒，那裏得我的性命來。如今我身上無衣，肚裏無食，又迷踪失路。哥哥，這裏往那裏去？（正末云）早知這道，你去了多時了也。君子，你迷了道也。我說與你道，傳與你道，指與你道。（洞賓云）哥哥說的話，小人不省的。（正末云）君子，這條道，我不知道。這山前有一個草團標，那裏面有個先生，他須知道。（洞賓云）哥哥，你說與我咱。（正末唱）

【歸塞北】過了這條抄直道，那裏一橫澗搭着一橫橋〔九〕。白茫茫雪迷山拽脚，淡濛濛霧鎖草團標。松檜列周遭。

（洞賓云）那先生好夕，哥哥說與我聽。（正末云）君子，你要見他，我說與你知道。（唱）

【擂鼓體】那先生浩歌拍手舞黃鶴，家住瑤池閬苑、十洲三島。一曲橫笛秋氣高，數着殘棋江月曉。

（洞賓云）哥哥，那先生是出家人，怎生有這本事？（正末唱）

【歸塞北】那先生服的是長生藥〔一〇〕，不許外人學。三弄琴聲彈落葉，九重春色醉仙桃，白日上青霄。

（洞賓云）敢問哥哥，那先生是怎生模樣，你再說一遍咱。（正末唱）

【淨瓶兒】那先生兩隻手搖山岳，一對眼瞅邪妖。劍揮星斗，胸捲江濤，天教〔二〕惡相貌。伏的虎，降的龍，德行高，他則是個活神道。也曾跨蒼鸞，親把玉皇朝。

（云）君子，你過的山崦兒，你望見草團標，你問那先生路去。（唱）

【玉翼蟬煞】那先生自舞自歌，吃的是仙酒仙桃，住的是草舍茅庵，強如龍樓鳳閣。白雲不掃，蒼松自老；青山圍繞，淡烟籠罩；黃精自飽〔二〕，靈丹自燒；崎嶇峪道，凹答岩壑；門無綽楔，洞無鎖鑰；香焚石桌，笛吹古調。雲黯黯，水迢迢；風凜凜，雪飄飄；柴門靜，竹籬牢。過了那峻嶺尖峰，曲澗寒泉，長林茂草〔三〕，便望見那幽雅仙庄，這些是道。（帶云）君子，你休迷了正道，你聽者。（唱）你可也休錯去了。（下）

（洞賓云）孩兒也，你纔聽的那哥哥說來，兀那山崦裏有一家人家，吃的也有，穿的也有，宿處也有，咱直到那裏，覓一宵宿去來。（同下）

校記

〔一〕洞賓：脈望館本作「呂末孛盤」。　〔二〕便有丹青巧：脈望館本作「舉目觀琳琅」。　〔三〕畫筆：脈望館本作「巧筆」。　〔四〕「俺這裏遙望千山表」二句：脈望館本作「仰面瞻天表，青山似粉掃」。　〔五〕鼓風：脈望

館本作『捲風』。〔六〕骨聳：太和正音譜作『孤聳』。〔七〕拳聯：太和正音譜作『拳攣』。〔八〕早直挺了軀殼：脈望館本作『軟兀那則身軀倒』。〔九〕一橫澗搭着一橫橋：脈望館本作『一虹澗搭一虹橋』。〔一〇〕長生藥：脈望館本作『靈丹藥』。〔一一〕天教：脈望館本作『難學』。〔一二〕自飽：太和正音譜作『自斷』。〔一三〕過了那峻嶺尖峰數句：脈望館本作『檜楔青松，疏竹寒梅，瑞草靈芝，峻嶺尖峰』。

第四折

（旦（二）扮卜兒上，云）老身終南山人氏，在此在家出家。蓋了一座團標，前後并無人家。我有個孩兒，雖是出家人，性子十分躁暴，每日在山中打獵爲生。孩兒去了也，我安排下些茶飯，等他回來吃。（洞賓引俠上，云）自家呂岩。自從賣了陣，迭配無影牢城。到這深山裏，時遇冬天大風大雪，將俺三口兒争些凍殺。多虧了打柴的樵夫，救了俺性命，說這山峪裏有個草庵。我到那裏尋些茶飯，與兩個孩兒吃用。你看我那命，天色又晚來了。逢着個獨木橋，偌深的一個澗澗，怎生得過去？我將着兩個孩兒，待先送過這小厮去，恐怕這狼虎傷着這女孩兒；我待先送過女孩兒去，又怕傷了小厮兒。罷罷罷，且放下女孩兒，先送過小厮兒去。（做送兒俠科）（女俠云）爹爹，大蟲來咬我也！（洞賓悲科，云）孩兒，我便來取你也。我放下這小厮，我可過去取女孩兒去。（做過澗科）（兒俠云）爹爹，大蟲來咬我也！（洞賓云）端的教我顧誰的是？（又過澗科，云）兀的真個是一個草團標！兒，

你跟着我去，尋些茶飯與你吃。(做問科，云)庵裏有人麽？(卜兒上云)誰叫？我開開這門。呀，原來是呂岩引着一雙兒女，這早晚怎生得到這裏來？(洞賓背云)好奇怪，這姑姑怎生也認的呂岩？既然姑姑認的我，可也好。姑姑，因爲我賣了陣，將我這三口兒迭配無影牢城。如今天色晚了也，有甚麽殘茶剩飯，與俺兩個孩兒些吃。我就覓一宵宿，天明了，便索長行。(卜兒云)君子，不中，我怕不留你在此處宿，爭奈我的孩兒性子利害，每日山中打獵爲生，他無酒還好，吃了酒便要殺人。(洞賓云)姑姑不知，當日我征西時，我丈人與我送行，吃了三杯酒，吐了兩口血，當日斷了酒；次後到陣上賣了陣，聖人知道，饒我一命，將我迭配無影牢城，我因此斷了財；來到家中，我渾家瞞着我有奸夫，被我親身拿住，我就將渾家休了，斷了色。今日到此處，若有師父來，便打我一頓，我也忍了，從今已後，我將氣也不爭了。(卜兒云)呂岩，你忍的麽？(洞賓云)我忍的。(卜兒云)既然你忍的，你且休進我家裏來，他若來時，再做個商量。(正末改扮邦老上，云)適纔我多買幾杯酒，吃醉了，回家見母親去。咱這山中，委實的好快活也呵。(唱)

【正宮·端正好】路兜答，人寂寞，山勢惡險峻嵯峨。俺不羨玉堂臣列鼎食重裀卧，只願把猩猩血染頭巾裏。

【滚綉球】尋思來那快活，這半月多遇幾個濫官員經過，打劫下些金銀緞匹綾羅。昨日共那幾個，今日共這一伙，從不曾離了側坐，仰天的大笑呵呵〔二〕。將那潑醅酒濺

瀧連糟咽，殺人劍搳搳帶血磨，常則是爛醉無何。

（二俠云）爹爹，餓殺我也！（洞賓云）姑姑，有甚麼茶飯，與這小的些吃。（卜兒云）無甚麼與他吃。

（正末向前用手扳洞賓，洞賓〔三〕回看科，云）哎喲，唬殺我也！是人那是鬼？（正末唱）

【倘秀才】不索你絮叨叨，則管裏問他，則這個殺人的爺爺是我。（洞賓云）好個惡相也。（正末唱）你則管裏纏我娘親待怎麼？（洞賓云）師父，我討些茶飯與孩兒吃來。（正末唱）他懷裏又沒點點〔四〕，與孩兒每討饗饗〔五〕。（末拿住男俠科，唱）我揪住這小子領窩。

（洞賓救科）（正末怒云）你這厮無禮！（打洞賓科，唱）

【叨叨令】我一拳打的你牙關挫。（做丟男俠在澗科）（洞賓云）可憐見！（正末唱）這厮死尸骸也濟得狼蟲餓。（拖女俠科）（洞賓云）留下這個小的者！（正末唱）至如將小妮子擡舉的成人大，也則是害爹娘不爭氣的賠錢貨。不摔殺要怎麼也波哥，不摔殺要怎麼也波哥？覷着你潑殘生，我手裏難逃脫。

（洞賓云）你是個出家人，怎生將我兩個孩兒摔死了，我和你見官去！（正末唱）

【倘秀才】我爲賊盜呵殺人放火，不似你貪財呵披枷帶鎖。你得了斗來大黃金印一顆，爲元帥，佐山河，倒大來顯豁。

（帶云）呂岩，你貪財戀酒，誤了軍情。（唱）

【滾綉球】你那罪過怎過活，做的來實難結末（六），自攬下千丈風波。誰教你向界河，受財貨，將咱那大軍折挫。似這等不義財貪得如何？道不的『殷勤過日災須少，僥倖成家禍必多』，枉了張羅。

（洞賓云）不好了，我不問那裏逃命去來。（正末仗劍趕，洞賓躲科）（正末唱）

【笑和尚】我、我、我沒揣的猿臂綽，斡、斡、斡禁聲的休回和，來、來、來寶劍似吹毛過。（洞賓云）我這性命，誰救我來？（正末唱）休、休、休怎避躲，是、是是決難活，呀、呀、呀，脖項上鋼刀剉。

（做殺洞賓倒科）（正末下、改扮鍾離）（卜兒下、改扮王婆上）（洞賓醒科，云）有殺人賊也！（做摸頸科）（正末唱）

【叨叨令】我這裏穩丕丕土坑上迷颩没騰的坐，那婆娑將粗刺刺陳米來喜收希和的播；那蹇驢兒柳陰下舒着足乞留惡濫的卧，那漢子去脖項上婆娑没索的摸。（洞賓云）一覺好睡也。（正末扳洞賓覷科，云）洞賓也。（唱）你早則醒來了也麽哥？（洞賓云）我這一覺睡了幾時？（正末云）十八年了。（洞賓云）可怎生一覺睡十八年？（正末唱）你早則醒來了也麽哥，可正

是窗前彈指時光過。

（洞賓云）飯熟了未？（王婆云）還饒一把火兒。（洞賓云）直恁般一覺好睡也。（王末云）呂岩，我問你咱，你那岳父高大尉曾勸你麽？（洞賓云）曾勸我來，教我休吃酒。（正末云）那裏是高大尉，是貧道一化。你臨行時，老院公可曾勸你來？（洞賓云）他也曾勸我來。（正末云）那裏是院公，也是貧道一化。你可曾見樵夫指路來麽？（洞賓云）有個樵夫指與我道來。（正末云）那個樵夫，也是貧道一化，怕你迷了正路。恰纔殺你的壯士，也是貧道化來。這王婆和山中道姑是驪山老母。這十八年間酒色財氣，你都見了也。（唱）

【倘秀才】你早則省得浮世風燈石火，再休戀兒女神珠玉顆。咱人百歲光陰有幾何，端的日月去，似擸梭，想你那受過的坎坷。

【滚綉球】你夢兒裏見了麽？心兒裏省得麽？這一覺睡早經了二十年兵火，覺來也依舊存活。瓢古自放在灶窩，驢古自映着樹科；睡朦朧無多（七）一和，半霎兒改變了山河。兀的是黄粱未熟榮華盡，世態纔知鬢髮皤，早則人事蹉跎。

（云）呂岩，你省得了麽？（洞賓云）師父，我弟子省了也。（正末詩云）漢朝得道一將軍，故來塵世度凡人。十八年來一夢覺，點化唐朝呂洞賓。（唱）

【煞尾】你正果正是修行果，你災咎皆因我度脫。早則絕憂愁，沒惱聒；行處行，坐處坐；閑處閑，陀處陀；屈着指，自數過；真神仙，是七座；添伊家，總八個。道與哥哥，非是風魔，這個愛吃酒的鍾離便是我。

（東華帝君領羣仙上，云）呂岩，你省悟了麽？（洞賓云）弟子省了也。（東華云）你既省悟了，一夢中十八年，見了酒色財氣，人我是非，貪嗔痴愛，風霜雨雪。前世面見分明，今日同歸大道，位列仙班，賜號純陽子。（詩云）你不是凡胎濁骨，迷本性人間受苦。正陽子點化超凡，又差下驪山老母。一夢中盡見榮枯，覺來時忽然省悟。則今日証果朝元，拜三清同歸紫府。（並下）

題目　漢鍾離度脫唐呂公

正名　邯鄲道省悟黃粱夢

校記

〔一〕旦：脈望館本作「驪山老母」。　〔二〕仰天的大笑呵呵：脈望館本作「覓濁醪澆遍庄科」。　〔三〕「洞賓」二字底本無，據文意補。　〔四〕沒點點：脈望館本作「無燒餅」。　〔五〕討婆婆：脈望館本作「厮多多」。　〔六〕結末：脈望館本作「收撮」。　〔七〕睡朦朧無多：脈望館本作「吃不够」。

晉劉阮誤入桃源（殘曲）

出處說明

此劇名曹本、《說集》本、孟本《錄鬼簿》著錄，賈本《錄鬼簿》、《太和正音譜》錄作《晉劉阮誤入桃源》。故事首見於吴均《續齊諧記》，以此爲題材的雜劇，除馬氏此劇外，現存尚有王子一的《劉晨阮肇誤入桃源》全劇。

此殘曲《太和正音譜》、《北詞廣正譜》收錄。趙景深《元人雜劇鈎沉》據《太和正音譜》題第四折，今從趙本移錄。

第四折

【雙調·收尾】筵前一派仙音動，擺列着玉女金童。脫離了塵緣凡想赴瑶宫，誰想採藥天台遇仙種！

王實甫

小傳

王實甫，名德信。大都人。生卒年與生平事迹不詳。根據其作品和有關材料推斷，他的創作活動大致在元成宗的元貞、大德年間。王實甫《西廂記》第四本第三折〔收尾〕：『四圍山色中，一鞭殘照裏』，出自馬致遠〔壽陽曲〕：『四圍山一竿殘照裏』句。馬致遠元貞年間恰在大都活動，是『元貞書會』成員。又，王實甫在《麗春堂》雜劇第三折曲文中兩處引用白無咎的〔鸚鵡曲〕。據馮子振的〔鸚鵡曲〕自序，〔鸚鵡曲〕是元成宗大德年間在大都流行的散曲。可見，王實甫的活動年代不會早於馬致遠、白無咎。

明萬歷甲辰（一六〇四）刊行的《北宮詞紀》録有題爲《退隱》的散曲〔商調集賢賓〕一套，是作者六十歲自壽之詞，署名王實甫。這一套曲又見於明嘉靖丙寅（一五六六）刊行的《雍熙樂府》，不注撰人姓名。是否能據此推斷劇作家王實甫的生平，學術界有不同看法。

其所著雜劇知有十四種。《崔鶯鶯待月西廂記》、《四丞相歌舞麗春堂》、《呂蒙正風雪破窰記》三種有存本傳世。《蘇小卿月夜販茶船》（一名《信安王斷沒販茶船》）、《韓彩雲絲竹芙蓉亭》二種各存有

曲文一折。《趙光普進梅諫》、《賢孝士明達賣子》、《厚陰德于公高門》、《曹子建七步成章》、《才子佳人多月亭》、《作賓客陸績懷橘》、《詩酒麗春園》、《雙葉怨》、《嬌紅記》九種全佚，存目。

《太和正音譜》稱其詞如『花間美人』，又云：『鋪敍委婉，深得騷人之趣。極有佳句，如玉環之出浴華清，綠珠之採蓮洛浦。』王驥德云：『世稱曲手，必曰關、鄭、白、馬，顧不及王，要非定論。』所傳諸劇，以《西廂記》爲其代表作。

崔鶯鶯待月西廂記

劇目說明

該劇現存的明、清刻本將近百種。其較著者有徐文長、徐士範、王伯良、凌濛初、閔遇五、金聖嘆、毛西河諸家刻本。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發現的弘治戊午（一四九八）本是迄今所見的最早版本（近年還發現《新編校正西廂記》殘頁三頁，從刻工、版本、字體看，應是元末明初的刻本）。

《西廂記》刻本衆多，各本差異較大。一九四四年，王季思在浙江龍吟書屋出版了《西廂五劇注》，它以暖紅室復刻明凌濛初本作底本，校對了王伯良、金聖嘆、毛西河諸家刻本，并就《雍熙樂府》校正了它

的部份曲文，使之成爲《西廂記》較完善的一個本子。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王季思又對《西廂記》作進一步的校正，使之更趨完善，一九五四年、一九六零年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兩次出版了他的新校注本《西廂記》。一九八六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他和張人和合作的《集評校注西廂記》，這個本子，在新校注本《西廂記》的基礎上，根據弘治戊午本，將第二本惠明送書時唱的〔正宮・端正好〕一套爲第二折，以下紅娘請宴、夫人賴婚、鶯鶯聽琴，順次爲第三、四、五折，使第二本有五折，全部五本共有二十一折，更加接近《西廂記》的本來面貌，可以說是目前最爲完善的一個《西廂記》整理本。

本劇即據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六年出版的《集評校注西廂記》本移録，删去集評及注釋部分，保留校記。個別地方又據弘治本、《元本題評西廂記》等有所訂正。

張君瑞鬧道場雜劇（第一本）

楔　子

（外扮老夫人上開）老身姓鄭，夫主姓崔，官拜前朝相國，不幸因病告殂。只生得個小姐，小字鶯鶯。年二十九歲，針指女工，詩詞書算，無不能者。老相公在日，曾許下老身之侄——乃鄭尚書之

長子鄭恒——爲妻。因俺孩兒父喪未滿，未得成合。又有個小妮子，是自幼伏侍孩兒的，喚作紅娘。一個小厮兒，喚做歡郎。先夫弃世之後，老身與女孩兒扶柩至博陵安葬；因路途有阻，不能得去，來到河中府，將這靈柩寄在普救寺內。這寺是先夫相國修造的，是則天娘娘香火院，況兼法本長老又是俺相公剃度的和尚；因此俺就這西厢下一座宅子安下。一壁寫書附京師去，喚鄭恒來相扶回博陵去。我想先夫在日，食前方丈，從者數百；今日至親則這三四口兒，好生傷感人也呵！

【仙吕·賞花時】夫主京師禄命終，子母孤孀途路窮；因此上旅櫬在梵王宫。盼不到博陵舊塚，血泪洒杜鵑紅。

今日暮春天氣，好生困人，不免喚紅娘出來分付他。紅娘何在？（旦倸扮紅見科）（夫人云）你看佛殿上没人燒香呵，和小姐閑散心耍一回去來。（紅云）謹依嚴命。（夫人下）（紅云）小姐有請。（正旦扮鶯鶯上）（紅云）夫人着俺和姐姐佛殿上閑耍一回去來。（旦唱）

【幺篇】可正是人值殘春蒲郡東，門掩重關蕭寺中；花落水流紅，閑愁萬種，無語怨東風。（並下）

第一折

（正末扮張生騎馬引僕（二）上，開）小生姓張，名珙，字君瑞，本貫西洛人也。先人拜禮部尚書，不幸五旬之上，因病身亡。後一年喪母。小生書劍飄零，功名未遂，遊於四方。即今貞元十七年二月上旬，唐德宗即位，欲往上朝取應，路經河中府過。蒲關上有一故人，姓杜名確，字君實，與小生同郡同學，當初爲八拜之交。後弃文就武，遂得武舉狀元，官拜征西大元帥，統領十萬大軍，鎮守着蒲關。小生就望哥哥一遭，卻往京師求進。暗想小生螢窗雪案，刮垢磨光，學成滿腹文章，尚在湖海飄零，何日得遂大志也呵！萬金寶劍藏秋水，滿馬春愁壓綉鞍。

【仙呂・點絳唇】遊藝中原，脚跟無綫、如蓬轉。望眼連天，日近長安遠。

【混江龍】向詩書經傳，蠹魚似不出費鑽研。將棘圍守暖，把鐵硯磨穿。投至得雲路鵬程九萬里，先受了雪窗螢火二十年。才高難入俗人機，時乖不遂男兒願。空雕蟲篆刻，綴斷簡殘編。

行路之間，早到蒲津。這黃河有九曲，此正古河內之地，你看好形勢也呵！

【油葫蘆】九曲風濤何處顯，則除是此地偏。這河帶齊梁，分秦晉，隘幽燕；雪浪拍長

空，天際秋雲捲；竹索纜浮橋，水上蒼龍偃；東西潰九州，南北串百川。歸舟緊不緊如何見？却便似弩箭乍離弦。

【天下樂】只疑是銀河落九天；淵泉、雲外懸，入東洋不離此徑穿。滋洛陽千種花，潤梁園萬頃田，也曾泛浮槎到日月邊。

話說間早到城中。這裏一座店兒，琴童接下馬者！店小二哥那裏？（小二上云）自家是這狀元店裏小二哥。官人要下呵，俺這裏有乾淨店房。（末云）頭房裏下，先撒和那馬者！小二哥，你來，我問你：這裏有甚麼閑散心處？名山勝境，福地寶坊皆可。（小二云）俺這裏有一座寺，名曰普救寺，是則天皇后香火院，蓋造非俗：琉璃殿相近青霄，舍利塔直侵雲漢。南來北往，三教九流，過者無不瞻仰，則除那裏可以君子游玩。（末云）琴童料持下晌午飯！俺到那裏走一遭便回來也。（童云）安排下飯，撒和了馬，等哥哥回家。（下）（法聰上）小僧法聰，是這普救寺法本長老座下弟子。今日師父赴齋去了，着我在寺中，但有探長老的，便記着，待師父回來報知。山門下立地，看有甚麼人來。（末上云）却早來到也。（見聰了，聰問云）客官從何來？（末云）小生西洛至此，聞上刹幽雅清爽，一來瞻仰佛像，二來拜謁長老。敢問長老在麼？（聰云）俺師父不在寺中，貧僧弟子法聰的便是，請先生方丈拜茶。（末云）既然長老不在呵，不必吃茶；敢煩和尚相引，瞻仰一遭，幸甚！（聰云）小僧取鑰匙，開了佛殿、鐘樓、塔院、羅漢堂、香積厨，盤桓一會，師父敢待回來。（做看科）（末云）是

蓋造得好也呵！

【村裏迓鼓】隨喜了上方佛殿，早來到下方僧院。行過廚房近西，法堂北，鐘樓前面。遊了洞房，登了寶塔，將迴廊繞遍。數了羅漢，參了菩薩，拜了聖賢。（鶯鶯引紅娘撚花枝上，云）紅娘，俺去佛殿上耍去來。（末做見科）呀！正撞着五百年前風流業冤。

【元和令】顛不剌的見了萬千，似這般可喜娘的龐兒罕曾見。則着人眼花撩亂口難言，魂靈兒飛在半天。他那裏儘人調戲觝着香肩，只將花笑撚。

【上馬嬌】這的是兜率宮，休猜做了離恨天。呀，誰想着寺裏遇神仙！我見他宜嗔宜喜春風面，偏、宜貼翠花鈿。

【勝葫蘆】則見他宮樣眉兒新月偃，斜侵入鬢雲邊。（旦云）紅娘，你覷：寂寂僧房人不到，滿階苔襯落花紅。（末云）我死也！未語人前先腼腆，櫻桃紅綻，玉粳白露，半晌恰方言。

【么篇】恰便似嚦嚦鶯聲花外囀，行一步可人憐。解舞腰肢嬌又軟，千般裊娜，萬般旖旎，似垂柳晚風前。

（紅云）那壁有人，咱家去來。（旦回顧覷末下）（末云）和尚，恰怎麼觀音現來？（聰云）休胡說，這是河中開府崔相國的小姐。（末云）世間有這等女子，豈非天姿國色乎？休說那模樣兒，則那一對小脚

兒，價值百鎰之金。（聰云）偌遠地，他在那壁，你在這壁，繫着長裙兒，你便怎知他脚兒小？（末云）法聰，來，來，你問我怎便知，你覷：

【後庭花】若不是襯殘紅，芳徑軟，怎顯得步香塵底樣兒淺。且休題眼角兒留情處，則這脚踪兒將心事傳。慢俄延，投至到櫳門兒前面，剛挪了一步遠。剛剛的打個照面，風魔了張解元。似神仙歸洞天，空餘下楊柳烟，只聞得鳥雀喧。

【柳葉兒】呀，門掩着梨花深院，粉牆兒高似青天。恨天，天不與人行方便，好着我難消遣，端的是怎留連。小姐呵，則被你兀的不引了人意馬心猿？

（聰云）休惹事，河中開府的小姐去遠了也。（末唱）

【寄生草】蘭麝香仍在，佩環聲漸遠。東風搖曳垂楊綫，遊絲牽惹桃花片，珠簾掩映芙蓉面。你道是河中開府相公家，我道是南海水月觀音現。

『十年不識君王面，始信嬋娟解誤人。』小生便不往京師去應舉也罷。（覷聰云）敢煩和尚對長老說知，有僧房借半間，早晚温習經史，勝如旅邸內冗雜。房金依例拜納，小生明日自來也。

【賺煞】餓眼望將穿，饞口涎空咽，空着我透骨髓相思病染，怎當他臨去秋波那一轉！休道是小生，便是鐵石人也意惹情牽。近庭軒，花柳争妍，日午當庭塔影圓。春光在眼

前，爭奈玉人不見，將一座梵王宮疑是武陵源。（並下）

校　記

〔一〕僕，原作「俫人」，據王伯良本改。

第二折

（夫人上白）前日長老將錢去與老相公做好事，不見來回話。道與紅娘，傳着我的言語去問長老：幾時好與老相公做好事？就着他辦下東西的當了，來回我話者。（下）（淨扮潔上）老僧法本，在這普救寺內做長老。此寺是則天皇后蓋造的，後來崩損，又是崔相國重修的。現今崔老夫人領着家眷扶柩回博陵，因路阻暫寓本寺西廂之下，待路通回博陵遷葬。夫人處事溫儉，治家有方，是是非非，人莫敢犯。夜來老僧赴齋，不知曾有人來望老僧否？（喚聰問科）（聰云）夜來有一秀才自西洛而來，特謁我師，不遇而返。（潔云）山門外覷着，若再來時，報我知道。（末上）昨日見了那小姐，倒有顧盼小生之意。今日去問長老借一間僧房，早晚溫習經史，倘遇那小姐出來，必當飽看一會。

【中呂・粉蝶兒】不做周方，埋怨殺你個法聰和尚！借與我半間兒客舍僧房，與我那

可憎才居止處門兒相向。雖不能够竊玉偷香，且將這盼行雲眼睛兒打當。

【醉春風】往常時見傅粉的委實羞，畫眉的敢是謊；今日多情人一見了有情娘，着小生心兒裏早痒、痒。迤逗得腸慌，斷送得眼亂，引惹得心忙。

（末見聰科）（聰云）師父正望先生來哩，只此少待，小僧通報去。（潔出見末科）（末云）是好一個和尚呵！

【迎仙客】我則見他頭似雪，鬢如霜，面如童，少年得內養；貌堂堂，聲朗朗，頭直上只少个圓光。恰便似揑塑來的僧伽像。

（潔云）請先生方丈內相見。夜來老僧不在，有失迎迓，望先生恕罪！（末云）小生久聞老和尚清譽，欲來座下聽講，何期昨日不得相遇。今能一見，是小生三生有幸矣。（潔云）先生世家何郡？敢問上姓大名，因甚至此？（末云）小生姓張，名珙，字君瑞。

【石榴花】大師一一問行藏，小生仔細訴衷腸，自來西洛是吾鄉，宦游在四方，寄居咸陽。先人拜禮部尚書多名望，五旬上因病身亡。（潔云）老相公弃世，必有所遺。（末唱）平生正直無偏向，止留下四海一空囊。

【鬥鵪鶉】俺先人甚的是渾俗和光，衝一味風清月朗。（潔云）先生此一行，必上朝取應去。

（末唱）小生無意求官，有心待聽講。小生特謁長老，奈路途奔馳，無以相饋。量着窮秀才人情則是紙半張，又没甚七青八黄，儘着你説短論長，一任掂斤播兩。

徑禀：有白銀一兩，與常住公用，略表寸心，望笑留是幸！（潔云）先生客中，何故如此？（末云）物鮮不足辭，但充講下一茶耳。

【上小樓】小生特來見訪，大師何須謙讓。（潔云）老僧決不敢受。（末唱）這錢也難買柴薪，不够齋糧，且備茶湯。（覷聰云）這一兩銀未爲厚禮。你若有主張，對艷妝，將言詞説上，我將你衆和尚死生難忘。

（潔云）先生必有所請。（末云）小生不揣有懇，因惡旅邸冗雜，早晚難以温習經史；欲假一室，晨昏聽講。房金按月任意多少。（潔云）敝寺頗有數間，任先生揀選。（末唱）。

【幺篇】也不要香積廚，枯木堂。遠着南軒，離着東牆，靠着西廂。近主廊，過耳房，都皆停當。（潔云）便不呵，就與老僧同處何如？（末笑云）要恁怎麽。你是必休提着長老方丈。

（紅上云）老夫人着俺問長老：幾時好與老相公做好事？看得停當回話。須索走一遭去來。（見潔科）長老萬福！夫人使侍妾來問：幾時好與老相公做好事？着看得停當了回話。（末背云）好個女子也呵！

【脫布衫】大人家舉止端詳，全沒那半點兒輕狂。大師行深深拜了，啓朱唇語言得當。

【小梁州】可喜娘的龐兒淺淡妝，穿一套縞素衣裳；胡伶淥老不尋常，偷睛望，眼挫裏抹張郎。

【幺篇】若共他多情的小姐同鴛帳，怎捨得他疊被鋪床。我將小姐央，夫人央，他不令許放，我親自寫與從良。

（潔云）二月十五日，可與老相公做好事。（紅云）妾與長老同去佛殿看了，却回夫人話。（潔云）先生請少坐，老僧同小娘子看，遭便來。（末云）何故却小生？便同行一遭，又且何如？（潔云）便同行。（末云）着小娘子先行，俺近後些。（潔云）一個有道理的秀才。（末云）小生有一句話敢道麽？（潔云）便道不妨。（末唱）

【快活三】崔家女艷妝，莫不是演撒你个老潔郎？（潔云）俺出家人那有此事？（末唱）既不沙，却怎睃趁着你頭上放毫光，打扮的特來晃。

（潔云）先生是何言語！早是那小娘子不聽得哩，若知呵，是甚意思！（紅上佛殿科）（末唱）

【朝天子】過得主廊，引入洞房，好事從天降。我與你看着門兒，你進去。（潔怒云）先生，此非先王之法言，豈不得罪於聖人之門乎？老僧偌大年紀，焉肯作此等之態？（末唱）好模好樣太莽撞，

沒則羅便罷，煩惱怎麽那唐三藏〔二〕？怪不得小生疑你，偌大一个宅堂，可怎生別沒个兒郎，使得梅香來說勾當。（潔云）老夫人治家嚴肅，內外並無一個男子出入。（末背云）這禿廝巧說。你在我行、口强，硬抵着頭皮撞。

（潔對紅云）這齋供道場都完備了，十五日請夫人小姐拈香。（末問云）何故？（潔云）這是崔相國小姐至孝，爲報父母之恩。又是老相公禫日，就脫孝服，所以做好事。（末哭科，云）『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欲報深恩，昊天罔極。』小姐是一女子，尚然有報父母之心；小生湖海飄零數年，自父母下世之後，並不曾有一陌紙錢相報。望和尚慈悲爲本，小生亦備錢五千，怎生帶得一分兒齋，追薦俺父母咱！便夫人知也不妨，以盡人子之心。（潔云）法聰與這先生帶一分者。（末背問聰云）那小姐明日來麽？（聰云）他父母的勾當，如何不來。（末背云）這五千錢使得有些下落者。

【四邊靜】人間天上，看鶯鶯强如做道場。軟玉温香，休道是相親傍；若能够蕩他一蕩，倒與人消灾障。

（潔云）都到方丈吃茶。（做到科）（末云）小生更衣咱。（末出科，云）那小娘子已定出來也，我只在這裏等待問他咱。（紅辭潔云）我不吃茶了，恐夫人怪來遲，去回話也。（紅出科）（末迎紅娘祇揖科）小娘子莫非鶯鶯小姐的侍妾麽？（紅云）我便是，何勞先生動問？（末云）小生姓張，名珙，字君瑞，本貫西洛人也，年方二十三歲，正月十七日子時建

生，並不曾娶妻……。（紅云）誰問你來？（末云）敢問小姐常出來麽？（紅怒云）先生是讀書君子，孟子曰：『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君子『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整冠。』道不得個『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俺夫人治家嚴肅，有冰霜之操。內無應門五尺之童，年至十二三者，非呼召不敢輒入中堂。向日鶯鶯潛出閨房，夫人窺之，召立鶯鶯於庭下，責之曰：『汝爲女子，不告而出閨門，倘遇游客小僧私視，豈不自恥。』鶯立謝而言曰：『今當改過從新，毋敢再犯。』是他親女，尚然如此：何況以下侍妾乎？先生習先王之道，尊周公之禮，不干己事，何故用心？早是妾身，可以容恕，若夫人知其事呵，決無干休。今後得問的問，不得問的休胡說！（下）（末云）這相思索是害也！

【哨遍】聽說罷心懷悒怏，把一天愁都撮在眉尖上。說『夫人節操凜冰霜，不召呼，誰敢輒入中堂？』自思想，比及你心兒裏畏懼老母親威嚴，小姐呵，你不合臨去也回頭兒望。待颺下教人怎颺？赤緊的情沾了肺腑，意惹了肝腸。若今生難得有情人，是前世燒了斷頭香。我得時節手掌兒裏奇擎，心坎兒裏溫存，眼皮兒上供養。

【要孩兒】當初那巫山遠隔如天樣，聽說罷又在巫山那廂。業身軀雖是立在迴廊，魂靈兒巴在他行。本待要安排心事傳幽客，我只怕漏洩春光與乃堂。夫人怕女孩兒春心蕩，怪黃鶯兒作對，怨粉蝶兒成雙。

【五煞】小姐年紀小，性氣剛。張郎倘得相親傍，乍相逢厭見何郎粉，看邂逅偷將韓壽香。

才到得風流況，成就了會温存的嬌婿，怕甚麼能拘束的親娘。

【四煞】夫人忒慮過，小生空妄想，郎才女貌合相仿。休直待眉兒淺淡思張敞，春色飄零憶阮郎。非是咱自誇奬：他有德言工貌，小生有恭儉温良。

【三煞】想着他眉兒淺淺描，臉兒淡淡妝，粉香膩玉搓咽項。翠裙鴛綉金蓮小，紅袖鸞銷玉筍長。不想呵其實强：你撇下半天風韵，我拾得萬種思量。

却忘了辭長老。（見潔科）小生敢問長老，房舍如何？（潔云）塔院側邊西廂一間房，甚是瀟洒，正可先生安下。現收拾下了，隨先生早晚來。（末云）小生便回店中搬去。（潔云）吃齋了去。（末云）老僧收拾下齋，小生取行李便來〔二〕。（潔云）既然如此，老僧准備下齋，先生是必便來。（下）（末云）若在店中人鬧，倒好消遣；搬在寺中静處，怎麼捱這淒涼也呵。

【二煞】院宇深，枕簟涼，一燈孤影摇書幌。縱然酬得今生志，着甚支吾此夜長。睡不着如翻掌，少可有一萬聲長吁短嘆，五千遍搗枕搥床。

【尾】嬌羞花解語，温柔玉有香，我和他乍相逢記不真嬌模樣，我則索手抵着牙兒慢慢的想。（下）

〔一〕「怎麽」原作「則麽」，茲據雍熙樂府卷七録本套曲校改。〔二〕「（潔云）吃齋了去」以下至此句，原本無，據弘治本補。

第三折

（正旦上云）老夫人着紅娘問長老去了，這小賤人不來我行回話。（紅上云）回夫人話了，去回小姐話去。（旦云）使你問長老：幾時做好事？（紅云）恰回夫人話也，正待回姐姐話：二月十五日，請夫人姐姐拈香。（紅笑云）姐姐，你不知，我對你説一件好笑的勾當。咱前日寺裏見的那秀才，今日也在方丈裏。他先出門兒外等着紅娘，深深唱個喏道：『小生姓張，名珙，字君瑞，本貫西洛人也，年二十三歲，正月十七日子時建生，並不曾娶妻。』姐姐，却是誰問他來？他又問：『那壁小娘子莫非鶯鶯小姐的侍妾乎？小姐常出來麽？』被紅娘搶白了一頓呵回來了。姐姐，我不知他想甚麽哩，世上有這等傻角！（旦笑云）紅娘，休對夫人説。天色晚也，安排香案，咱花園内燒香去來。（下）（末上云）搬至寺中，正近西廂居址。我問和尚每來，小姐每夜花園内燒香。這個花園和俺寺中合着。比及小姐出來，我先在太湖石畔牆角兒邊等待，飽看一會。兩廊僧衆都睡着了。夜深人静，月

朗風清，是好天氣也呵！正是『閑尋方丈高僧語，悶對西廂皓月吟。』

【越調・鬥鵪鶉】玉宇無塵，銀河瀉影；月色橫空，花陰滿庭；羅袂生寒，芳心自警。側着耳朵兒聽，躡着脚步兒行，悄悄冥冥，潛潛等等。

【紫花兒序】等待那齊齊整整，嬝嬝婷婷，姐姐鶯鶯。一更之後，萬籟無聲，直至鶯庭。若是迴廊下沒揣的見俺可憎，將他來緊緊的摟定；只問你那會少離多，有影無形。

（旦引紅娘上，云）開了角門兒，將香桌出來者。（末唱）

【金蕉葉】猛聽得角門兒呀的一聲，風過處衣香細生。踮着脚尖兒仔細定睛，比我那初見時龐兒越整。

（旦云）紅娘，移香桌兒近太湖石畔放者！（末做看科，云）料想春嬌厭拘束，等閑飛出廣寒宮。看他容分一捻，體露半襟，暈香袖以無言，垂羅裙而不語。似湘陵妃子，斜倚舜廟朱扉；如玉殿嫦娥，微現蟾宮素影。是好女子也呵！

【調笑令】我這裏甫能、見娉婷，比着那月殿嫦娥也不恁般撑。遮遮掩掩穿芳徑，料應來小脚兒難行。可喜娘的臉兒百媚生，兀的不引了人魂靈！

（旦云）取香來！（末云）聽小姐祝告甚麼？（旦云）此一炷香，願化去先人，早生天界！此一炷香，

願中堂老母，身安無事！此一炷香，……（做不語科）（紅云）姐姐不祝這一炷香，我替姐姐祝告：願俺姐姐早尋一個姐夫，拖帶紅娘咱！（旦再拜云）心中無限傷心事，盡在深深兩拜中。（長吁科）（末云）小姐倚欄長嘆，似有動情之意。

【小桃紅】夜深香靄散空庭，簾幕東風靜。拜罷也斜將曲欄憑，長吁了兩三聲。剔團圞明月如懸鏡。又不見輕雲薄霧，都只是香烟人氣，兩般兒氤氳得不分明。

我雖不及司馬相如，我則看小姐頗有文君之意。我且高吟一絕，看他說甚的〔一〕：『月色溶溶夜，花陰寂寂春；如何臨皓魄，不見月中人？』（旦云）有人牆角吟詩。（紅云）這聲音便是那二十三歲不曾娶妻的那傻角。（旦云）好清新之詩，我依韻做一首。（紅云）你兩個是好做一首。（旦念詩云）『蘭閨久寂寞，無事度芳春；料得行吟者，應憐長嘆人。』（末云）好應酬得快也呵！

【禿廝兒】早是那臉兒上撲堆着可憎，那堪那心兒裏埋沒着聰明。他把那新詩和得忒應聲，一字字，訴衷情，堪聽。

【聖藥王】那語句清，音律輕，小名兒不枉了喚做鶯鶯。他若是共小生、廝覷定，隔牆兒酬和到天明。方信道『惺惺的自古惜惺惺』。

我撞出去，看他說甚麼。

【麻郎兒】我拽起羅衫欲行，（旦做見科）他陪着笑臉兒相迎。不做美的紅娘太淺情，便做道「謹依來命」。（紅云）姐姐，有人，咱家去來，怕夫人嗔着。（鶯回顧下）（末唱）

【幺篇】我忽聽、一聲、猛驚。原來是撲刺刺宿鳥飛騰，顫巍巍花梢弄影，亂紛紛落紅滿徑。

小姐，你去了呵，那裏發付小生！

【絡絲娘】空撇下碧澄澄蒼苔露冷，明皎皎花篩月影。白日淒涼枉躭病，今夜把相思再整。

【東原樂】簾垂下，户已扃，却才个悄悄相問，他那裏低低應。月朗風清恰二更，廝傒倖：他無緣，小生薄命。

【綿搭絮】恰尋歸路，佇立空庭，竹梢風擺，斗柄雲横。呀！今夜淒涼有四星，他不瞅人待怎生！雖然是眼角兒傳情，咱兩个口不言心自省。

今夜甚睡到得我眼裏呵！

【拙魯速】對着盞碧熒熒短檠燈，倚着扇冷清清舊幃屏。燈兒又不明，夢兒又不成；窗兒外淅零零的風兒透疏櫺，忒楞楞的紙條兒鳴；枕頭兒上孤另，被窩兒裏寂静。你便是鐵

石人，鐵石人也動情。

【幺篇】怨不能，恨不成，坐不安，睡不寧。有一日柳遮花映，霧帳雲屏，夜闌人靜，海誓山盟。恁時節風流嘉慶，錦片也似前程，美滿恩情，咱兩个畫堂春自生。

【尾】一天好事從今定，一首詩分明照證；再不向青瑣闥夢兒中尋，則去那碧桃花樹兒下等。（下）

校記

〔一〕看他說甚的，原作「看他則甚」，據弘治本改。

第四折

（潔引聰上云）今日二月十五日開啓，衆僧動法器者。請夫人小姐拈香。比及夫人未來，先請張生拈香。怕夫人問呵，則說道貧僧親者。（末上云）今日二月十五日，和尚請拈香，須索走一遭。

【雙調·新水令】梵王宮殿月輪高，碧琉璃瑞烟籠罩。香烟雲蓋結，諷呪海波潮。幡影飄飄，諸檀越盡來到。

【駐馬聽】法鼓金鐸，二月春雷響殿角；鐘聲佛號，半天風雨洒松梢。侯門不許老僧敲，紗窗外定有紅娘報。害相思的饞眼腦，見他時須看个十分飽。

（末見潔科）（潔云）先生先拈香，恐夫人問呵，則說是老僧的親。（末拈香科）

【沈醉東風】惟願存在的人間壽高，亡化的天上逍遙。爲曾、祖、父先靈，禮佛、法、僧三寶。焚名香暗中禱告：則願得紅娘休劣，夫人休焦，犬兒休惡！佛囉，早成就了幽期密約（二）！

（夫人引旦上云）長老請拈香，小姐，咱走一遭。（末做見科）（覷聰云）爲你志誠呵，神仙下降也。（聰云）這生却早兩遭兒也。（末唱）

【雁兒落】我則道這玉天仙離了碧霄，原來是可意種來清醮。小子多愁多病身，怎當他傾國傾城貌。

【得勝令】恰便似檀口點櫻桃，粉鼻兒倚瓊瑤，淡白梨花面，輕盈楊柳腰。妖嬈，滿面兒撲堆着俏；苗條，一團兒衝是嬌。

（潔云）貧僧一句話，夫人行敢道麽？老僧有个敝親，是个飽學的秀才，父母亡後，無可相報。對我說『央及帶一分齋，追薦父母。』貧僧一時應允了，恐夫人見責。（夫人云）長老的親便是我的親，

請來廝見咱。(末拜夫人科)(衆僧見旦發科)(末唱)。

【喬牌兒】大師年紀老，法座上也凝眺；舉名的班首真呆傍，覷着法聰頭做金磬敲。

【甜水令】老的小的，村的俏的，没顛没倒，勝似鬧元宵。稔色人兒，可意冤家，怕人知道，看時節淚眼偷瞧。

【折桂令】着小生迷留没亂，心痒難撓。哭聲兒似鶯囀喬林，泪珠兒似露滴花梢。大師也難學，把一个發慈悲的臉兒來朦着。擊磬的頭陀懊惱，添香的行者心焦。燭影風摇，香靄雲飄；貪看鶯鶯，燭滅香消。

(潔云)風滅燈也。(末云)小生點燈燒香。(旦與紅云)那生忙了一夜。

【錦上花】(三)外像兒風流，青春年少；内性兒聰明，冠世才學。扭揑着身子兒百般做作，來往向人前賣弄俊俏。

(紅云)我猜那生，

【么篇】黄昏這一回，白日那一覺，窗兒外那會鑊鐸。到晚來向書幃裏比及睡着，千萬聲長吁怎捱到曉。

(末云)那小姐好生顧盼小子。

【碧玉簫】情引眉梢，心緒你知道；愁種心苗，情思我猜着。暢懊惱！響鐺鐺雲板敲。行者又嚎，沙彌又哨，您須不奪人之好。

（潔與衆僧發科了）（動法器了，潔搖鈴跪宣疏了，燒紙科）（潔云）天明了也，請夫人小姐回宅。（末云）再做一會也好，那裏發付小生也呵！

【鴛鴦煞】有心爭似無心好，多情却被無情惱。勞攘了一宵，月兒沈，鐘兒響，鷄兒叫。暢道是玉人歸去得疾，好事收拾得早，道場畢諸人散了。酩子裏各歸家，葫蘆提鬧到曉。（并下）

【絡絲娘煞尾】則爲你閉月羞花相貌，少不得剪草除根大小。

題目　老夫人閉春院〔三〕

正名　崔鶯鶯燒夜香

小紅娘傳好事

張君瑞鬧道場

校　記

〔一〕「早成就了幽期密約」句，王伯良本作「和尚們回施些幽期密約」。毛西河曰：「施僧曰布施，反乞僧施曰回施。

〔二〕錦上花二曲係插唱曲，如薛仁貴劇之〔豆葉黃〕、瀟湘雨劇之〔醉太平〕、曲江池劇之〔尚京馬〕，故低一格以示別。　〔三〕閑春院原作「閑春院」，據新發現西廂記殘頁改。

崔鶯鶯夜聽琴雜劇（第二本）

第一折

（孫飛虎上開）自家姓孫，名彪，字飛虎。方今上德宗即位，天下擾攘〔一〕。因主將丁文雅失政，俺分統五千人馬，鎮守河橋，劫擄良民財物〔二〕。近知先相國崔珏之女鶯鶯，眉黛青顰，蓮臉生春，有傾國傾城之容，西子太真之顏，現在河中府普救寺借居。我心中想來：當今用武之際，主將尚然不正，我獨廉何爲！大小三軍，聽吾號令：人盡銜枚，馬皆勒口，連夜進兵河中府！擄鶯鶯爲妻，是我平生願足。（下）（法本慌上）誰想孫飛虎將半萬賊兵圍住寺門，鳴鑼擊鼓，吶喊搖旗，欲擄鶯鶯小姐爲妻。我今不敢違誤，即索報知夫人走一遭。（下）（夫人慌上云）如此却怎了！俺同到小姐卧房裏商量去。（下）（旦引紅上，云）自見了張生，神魂蕩漾，情思不快，茶飯少進。早是離人傷感，況值暮春天道，好煩惱人也呵！好句有情憐夜月，落花無語怨東風。

【仙呂・八聲甘州】懨懨瘦損，早是傷神，那值殘春。羅衣寬褪，能消幾度黃昏？風裊篆烟不捲簾，雨打梨花深閉門；無語憑闌干，目斷行雲。

【混江龍】落紅成陣，風飄萬點正愁人。池塘夢曉，闌檻辭春；蝶粉輕沾飛絮雪，燕泥香惹落花塵。繫春心情短柳絲長，隔花陰人遠天涯近。香消了六朝金粉，清減了三楚精神。

（紅云）姐姐情思不快，我將被兒薰得香香的，睡些兒。（旦唱）

【油葫蘆】翠被生寒壓綉裀，休將蘭麝薰；便將蘭麝薰盡，則索自温存。昨宵個錦囊佳制明勾引，今日個玉堂人物難親近。這些時坐又不安，睡又不穩，我欲待登臨又不快，閑行又悶。每日價情思睡昏昏。

【天下樂】紅娘呵，我則索搭伏定鮫綃枕頭兒上盹。但出閨門，影兒般不離身。（紅云）不干紅娘事，老夫人着我跟着姐姐來。（旦云）俺娘也好沒意思！這些時直恁般隄防着人；小梅香伏侍得勤，老夫人抱繫得緊，則怕俺女孩兒折了氣分。

（紅云）姐姐往常不曾如此無情無緒；自見了那生（三），便覺心事不寧，却是如何？（旦唱）

【那吒令】往常但見個外人，氳的早嗔；但見個客人，厭的倒褪；從見了那人，兜的便

親。想着他昨夜詩，依前韵，酬和得清新。

【鵲踏枝】吟得句兒匀，念得字兒真，詠月新詩，煞强似織錦迴文。誰肯把針兒將綫引，向東鄰通个慇懃。

【寄生草】想着文章士，旖旎人；他臉兒清秀身兒俊，性兒温克情兒順，不由人口兒裏作念心兒裏印。學得來『一天星斗焕文章』，不枉了『十年窗下無人問』。

（飛虎領兵上；圍寺科）（下）（卒子内高叫云）寺裏人聽者：限你每三日内將鶯鶯獻出來與俺將軍成親，萬事干休。三日之後不送出，伽藍盡皆焚燒，僧俗寸斬，不留一個。（夫人、潔同上敲門了）（紅看了云）姐姐，夫人和長老都在房門前。（旦見了科）（夫人云）孩兒，你知道麽？如今孫飛虎將半萬賊兵圍住寺門，道你『眉黛青顰，蓮臉生春，似傾國傾城的太真』，要擄你做壓寨夫人。孩兒，怎生是了也？（旦唱）

【六幺序】聽説罷魂離了殼，現放着禍滅身，將袖梢兒揾不住啼痕。好教我去住無因，進退無門，可着俺那堝兒裏人急偎親？孤孀子母無投奔，赤緊的先亡過了有福之人。耳邊廂金鼓連天震，征雲冉冉，土雨紛紛。

【幺篇】那廝每風聞，胡云。道我『眉黛青顰，蓮臉生春，恰便似傾國傾城的太真』；兀

的不送了他三百僧人？半萬賊軍，半霎兒敢剪草除根？這廝每於家爲國無忠信，恣情的擄掠人民，更將那天宮般蓋造焚燒盡。則沒那諸葛孔明，便待要博望燒屯。

（夫人云）老身年六十歲，不爲壽夭；奈孩兒年少，未得從夫，却如之奈何？（旦云）孩兒有一計，想來只是將我與賊漢爲妻，庶可免一家兒性命。（夫人哭云）俺家無犯法之男，再婚之女，怎捨得你獻與賊漢；却不辱沒了俺家譜！（潔云）俺同到法堂上兩廊下，問僧俗有高見者，俺一同商議個長便。（同到法堂科）（夫人云）小姐却是怎生？（旦云）不如將我與賊人，其便有五：

【後庭花】第一來免摧殘老太君；第二來免堂殿作灰燼；第三來諸僧無事得安存；第四來先君靈柩穩；第五來歡郎雖是未成人，（歡云）俺呵，打甚麼不緊。（旦唱）須是崔家後代孫。鶯鶯爲惜己身，不行從着亂軍：諸僧衆污血痕，將伽藍火內焚，先靈爲細塵，斷絕了愛弟親，割開了慈母恩。

【柳葉兒】呀，將俺一家兒不留一个齠齔，待從軍又怕辱沒了家門。我不如白練套頭兒尋个自盡，將我尸櫬，獻與賊人，也須得个遠害全身。

【青歌兒】母親，都做了鶯鶯生忿，對傍人一言難盡。母親，休愛惜鶯鶯這一身。您孩兒別有一計：不揀何人，建立功勳，殺退賊軍，掃蕩妖氛；倒陪家門，情願與英雄結婚

姻，成秦晉。

（夫人云）此計較可。雖然不是門當户對，也强如陷於賊中。長老在法堂上高叫：『兩廊僧俗，但有退兵之策的，倒陪房奩，斷送鶯鶯與他爲妻。』（潔叫了，住）（末鼓掌上云）我有退兵之策，何不問我？（見夫人了）（潔云）這秀才便是前日帶追薦的秀才。（夫人云）計將安在？（末云）『重賞之下，必有勇夫；賞罰若明，其計必成。』（旦背云）只願這生退了賊者。（夫人云）恰才與長老說下，但有退得賊兵的，將小姐與他爲妻。（末云）既是恁的，休唬了我渾家，請入卧房裏去，俺自有退兵之策。（夫人云）小姐和紅娘回去者！（旦對紅云）難得此生這一片好心！

【賺煞】諸僧衆各逃生，衆家眷誰瞅問，這生不相識橫枝兒着緊。非是書生多議論，也隄防着玉石俱焚。雖然不是關親，可憐見命在逡巡，濟不濟權將秀才來儘。果若有出師表文，嚇蠻書信，張生呵，則願你〔四〕筆尖兒橫掃了五千人。（並下）

校　記

〔一〕原本「方今」下有「上德宗即位」五字，擄何璧本删去。　〔二〕「劫擄良民財物」句，原本無，據弘治本補。

〔三〕「自見了那生」句，自下原有「曾」字，蓋涉上句「不曾」而衍，兹據毛本删。　〔四〕則願你：「你」原作「得」，兹從雍熙樂府。

第二折

（夫人、末、潔並上）（夫人云）此事如何？（末云）小生有一計，先用着長老。（潔云）老僧不會廝殺，請秀才別換一個。（末云）休慌，不要你廝殺。你出去與賊漢說：『夫人本待便將小姐出來，送與將軍，奈有父喪在身。不争鳴鑼擊鼓，驚死小姐，也可惜了。將軍若要做女婿呵，可按甲束兵，退一射之地。限三日功德圓滿，脫了孝服，換上顏色衣服，倒陪房奩，定將小姐送與將軍。不争便送來，一來父服在身，二來於君〔二〕不利。』你去說去。（潔云〔三〕）三日後如何？（末云）有計在後。（潔朝鬼門道叫科）請將軍打話。（飛虎引卒上，云）快送出鶯鶯來。（潔云）將軍息怒！夫人使老僧來與將軍說。（說如前了）（飛虎云）既然如此，限你三日後若不送來，我着你人人皆死，個個不存。你對夫人說去，恁的這般好性兒的女婿，教他招了者。（引卒下）（潔云）賊兵退了也，三日後不送出去，便都是死的。（末云）小子有一故人，姓杜，名確，號爲白馬將軍，現統十萬大兵，鎮守着蒲關。封書去，此人必來救我。此間離蒲關四十五里，寫了書呵，怎得人送去？（潔云）若是白馬將軍肯來，何慮孫飛虎。俺這裏有一個徒弟，喚作惠明，則是要吃酒廝打。若使央他去，定不肯去；須將言語激着他，他便去。（末喚云）有書寄與杜將軍，誰敢去？誰敢去？（惠明上云）我敢去！〔三〕（唱）

【正宮・端正好】不念法華經，不禮梁皇懺，颩了僧伽帽，袒下我這偏衫。殺人心逗起英雄膽，兩隻手將烏龍尾鋼椽搭。

【滾綉球】非是我貪，不是我敢，知他怎生喚做打參，大踏步直殺出虎窟龍潭。非是我攙，不是我攬，這些時吃菜饅頭委實口淡，五千人也不索炙煿煎爐。腔子裏熱血權消渴，肺腑內生心且解饞，有甚腌臜！

【叨叨令】浮沙羹、寬片粉添些雜糝，酸黃虀、爛豆腐休調啖，萬餘斤黑麵從教暗，我將這五千人做一頓饅頭餡。是必休誤了也麽哥！休誤了也麽哥！包殘餘肉把青鹽蘸。

（潔云）張秀才着你寄書去蒲關，你敢去麽？（惠唱）

【倘秀才】你那裏問小僧敢去也那不敢，我這裏啓大師用喒也不用喒。你道是飛虎將聲名播斗南；那廝能淫慾，會貪婪，誠何以堪！

（末云）你是出家人，却怎不看經禮懺，只廝打爲何？（惠唱）

【滾綉球】我經文也不會談，逃禪也懶去參；戒刀頭近新來鋼蘸，鐵棒上無半星兒土漬塵緘。別的都僧不僧、俗不俗，女不女、男不男，只會齋得飽也則去那僧房中胡渰，那裏管焚燒了兜率也似伽藍。則爲那善文能武人千里，凭着這濟困扶危書一緘，有勇

無慚。

（末云）他倘不放你過去如何？（惠云）他不放我呵，你放心！

【白鶴子】着幾个小沙彌把幢幡寶蓋擎，壯行者將桿棒鑊叉擔。你排陣脚將衆僧安，我撞釘子把賊兵來探。

【二】遠的破開步將鐵棒颩，近的順着手把戒刀釤；有小的提起來將脚尖跕，有大的扳下來把髑髏勘。

【二】瞅一瞅古都都翻了海波，滉一滉廝琅琅震動山岩；脚踏得赤力力地軸摇，手扳得忽剌剌天關撼。

【耍孩兒】我從來駁駁劣劣，世不曾忑忑忐忐，打熬成不厭天生敢。我從來斬釘截鐵常居一，不似你惹惹草拈花没掂三。劣性子人皆慘，捨着命提刀仗劍，更怕甚勒馬停驂。

【二】我從來欺硬怕軟，吃苦不甘，你休只因親事胡撲掩。若是杜將軍不把干戈退，張解元干將風月擔，我將不志誠的言詞賺。倘或紕繆，倒大羞慚。

（惠云）將書來，你等回音者。

【收尾】您與我助威風擂幾聲鼓，仗佛力吶一聲喊。綉旗下遥見英雄俺，我教那半萬賊

兵唬破膽。（下）

（末云）老夫人長老都放心，此書到日，必有佳音。咱『眼觀旌節旗，耳聽好消息』。你看『一封書札遂巡至，半萬雄兵咫尺來』。（並下）

校記

〔一〕『君』原作『軍』，茲從弘治本。　〔二〕『潔云』原作『本云』，茲從弘治本。　〔三〕『我敢去』三字據弘治本補。

楔子

（杜將軍引卒上開）林下晒衣嫌日淡，池中濯足恨魚腥；花根本艷公卿子，虎體原斑將相孫。自家姓杜，名確，字君實，本貫西洛人也。自幼與君瑞同學儒業，後弃文就武。當年武舉及第，官拜征西大將軍，正授管軍元帥，統領十萬之衆，鎮守着蒲關。有人自河中來，聽知君瑞兄弟在普救寺中，不來望我；着人去請，亦不肯來，不知主甚意？今聞丁文雅矢政，不守國法，剽掠黎民；我爲不知虛實，未敢造次興師。孫子曰：『凡用兵之法，將受命於君，合軍聚衆，圮地無舍，衢地交合，絶地無留；圍地則謀，死地則戰；途有所不由，軍有所不擊，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爭，君命有所不受。故將通於九變之利者，知用兵矣。治兵不知九變之術，雖知五利，不能得人用矣。』吾之未疾進

兵征討者，爲不知地利淺深出没之故也。昨日探聽去，不見回報。今日升帳，看有甚軍情來，報我知道者！（卒子引惠明和尚上，開）（惠明云）我離了普救寺，一旦至蒲關，見杜將軍走一遭。（卒報科）（將軍云）着他過來！（惠打問訊了，云）貧僧是普救寺來的〔二〕。今有孫飛虎作亂，將半萬賊兵，圍住寺門，欲劫故臣崔相國女爲妻。有游客張君瑞，奉書令小僧拜投于麾下，欲求將軍以解倒懸之危。（將軍云）將過書來！（惠投書了）（將軍拆書念曰）珙頓首再拜大元帥將軍契兄麾下：伏自洛中，拜違犀表，寒暄屢隔，積有歲月，仰德之私，銘刻如也。憶昔聯床風雨，嘆今彼各天涯；客況復生于肺腑，離愁無慰于羈懷。念貧處十年藜藿，走困他鄉；羨威統百萬貔貅，坐安邊境。故知虎體食天祿，瞻天表，大德勝常；使賤子慕台顏，仰台翰，寸心爲慰。輒稟：小弟辭家，欲詣帳下，以敍數載闊闊之情；奈至河中府普救寺，忽值採薪之憂，不及徑造。不期有賊將孫飛虎，領兵半萬，欲劫故臣崔相國之女，實爲迫切狼狽。小弟之命，亦在逡巡。萬一朝廷知道，其罪何歸？將軍倘不弃舊交之情，興一旅之師；上以報天子之恩，下以救蒼生之急；使故相國雖在九泉，亦不泯將軍之德。願將軍虎視去書，使小弟鵠觀來旄。造次干瀆，不勝慚愧！伏乞台照不宣！張珙再拜。〔三〕月十六日書。（將軍云）既然如此，和尚你行，我便來。（惠明云）將軍是必疾來者！〔四〕

【仙呂・賞花時】那廝擄掠黎民德行短，將軍鎮壓邊庭機變寬。他彌天罪有百千般。若將軍不管，縱賊寇騁無端。

【幺篇】便是你坐視朝廷將帝主瞞。若是掃蕩妖氛着百姓歡，干戈息，大功完。歌謠遍滿，名譽到金鑾。

（將軍云）雖無聖旨發兵，『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大小三軍，聽吾將令：速點五千人馬，人盡銜枚，馬皆勒口。星夜起發，直至河中府普救寺救張生走一遭。（飛虎引卒子上開）（將軍引卒子騎竹馬調陣，拿綁下）（夫人、潔同末上云）下書已兩日，不見回音。（末云）山門外吶喊搖旗，莫不是俺哥哥軍至了。（末見將軍了）（引夫人拜了）（將軍云）杜確有失防御，致令老夫人受驚，切勿見罪是幸！（末拜將軍了）自別兄長台顏，一向有失聽教；今得一見，如撥雲睹日。（夫人云）老身子母，如將軍所賜之命，將何補報？（將軍云）不敢，此乃職分之所當爲。敢問賢弟，因甚不至戎帳？（末云）小弟欲來，奈小疾偶作，不能動止，所以失敬。今見夫人受困，所言退得賊兵者，以小姐妻之，因此愚弟作書請吾兄。（將軍云）既然有此姻緣，可賀，可賀！（夫人云）安排茶飯者！（將軍云）不索，尚有餘黨未盡，小官去捕了，却來望賢弟。左右那裏，去斬孫飛虎去！（拿賊了）本欲斬首示衆，具表奏聞，見丁文雅失守之罪；恐有未叛者，今將爲首者各杖一百，餘者盡歸舊營去者！（孫飛虎謝了下）（將軍云）張生建退賊之策，夫人面許結親；若不違前言，淑女可配君子也。（夫人云）恐小女有辱君子。（末云）請將軍筵席者！（將軍云）我不吃筵席了，我回營去，異日却來慶賀。（末云）不敢久留兄長，有勞台候。（將軍望蒲關起發）（衆念云）馬離普救敲金鐙，人望蒲關唱凱歌。（下）（夫人云）先生大恩，不敢忘也。自今先生休在寺裏下，只着僕人寺內養馬，足下來家內書院裏

安歇。我已收拾了，便搬來者。到明日略備草酌，着紅娘來請，你是必來一會，別有商議。（下）（末云）這事都在長老身上。（問潔云）小子親事未知何如？（潔云）鶯鶯親事擬定妻君。只因兵火至，引起雨雲心。（下）（末云）小子收拾行李去花園裏去也。（下）

校記

〔一〕貧僧是普救寺來的：『來的』二字據六十種曲本補。　〔二〕將軍是必疾來者：此處惠明唱〔仙呂·賞花時〕〔幺篇〕二支，王驥德本、張深之本、金聖嘆本俱删掉。現據弘治本增補。

第三折

（夫人上云）今日安排下小酌，單請張生酬勞。道與紅娘，疾忙去書院中請張生，着他是必便來，休推故。（下）（末上云）夜來老夫人說，着紅娘來請我，却怎生不見來〔一〕？我打扮着等他。皂角也使過兩個也，水也換了兩桶也，烏紗帽擦得光挣挣的。怎麽不見紅娘來也呵？（紅娘上云）老夫人使我請張生。我想若非張生妙計呵，俺一家兒性命難保也呵。

【中呂·粉蝶兒】半萬賊兵，捲浮雲片時掃淨，俺一家兒死裏逃生。舒心的列山靈，陳水陸，張君瑞合當欽敬。當日所望無成，誰想一緘書倒爲了媒證。

【醉春風】今日個東閣玳筵開，煞强如西廂和月等。薄衾單枕有人温，早則不冷、冷。受用足寶鼎香濃，綉簾風細，綠窗人靜。

可早來到也。

【脫布衫】幽僻處可有人行，點蒼苔白露冷冷。隔窗兒咳嗽了一聲，（紅敲門科）（末云）是誰來也？（紅云）是我。他啓朱唇急來答應。

（末云）拜揖小娘子。（紅唱）

【小梁州】則見他叉手忙將禮數迎，我這裏『萬福，先生』。烏紗小帽耀人明，白襴淨，角帶傲黃鞓。

【么篇】衣冠濟楚龐兒俊〔一〕，可知道引動俺鶯鶯。據相貌，憑才性，我從來心硬，一見了也留情。

（末云）『既來之，則安之。』請書房內說話。小娘子此行爲何？（紅云）賤妾奉夫人嚴命，特請先生小酌數杯，勿却。（末云）便去，便去。敢問席上有鶯鶯姐姐麽？（紅唱）

【上小樓】『請』字兒不曾出聲，『去』字兒連忙答應；可早鶯鶯跟前，『姐姐』呼之，喏喏連聲。秀才每聞道『請』，恰便是聽將軍嚴令，和他那五臟神願隨鞭鐙。

（末云）今日夫人端的爲甚麼筵席〔三〕？（紅唱）

【幺篇】第一來爲壓驚，第二來因謝承。不請街坊，不會親鄰，不受人情。避衆僧，請老兄，和鶯鶯匹聘。（末云）如此小生歡喜。（紅唱）則見他歡天喜地，謹依來命。

（末云）小生客中無鏡，敢煩小娘子看小生一看何如？（紅唱）

【滿庭芳】來回顧影，文魔秀士，風欠酸丁。下工夫將額顱十分挣，遲和疾擦倒蒼蠅，光油油耀花人眼睛，酸溜溜螫得人牙疼。（末云）夫人辦甚麼請我？（紅唱）茶飯已安排定，淘下陳倉米數升，煠下七八碗軟蔓青。

（末云）小生想來：自寺中一見了小姐之後，不想今日得成婚姻，豈不爲前生分定？（紅云）姻緣非人力所爲，天意爾。

【快活三】咱人一事精，百事精；一無成，百無成。世間草木本無情，自古云：『地生連理木，水出並頭蓮。』他猶有相兼併。

【朝天子】休道這生，年紀兒後生，恰學害相思病。天生聰俊，打扮素凈，奈夜夜成孤另。才子多情，佳人薄倖，兀的不擔閣了人性命。（末云）你姐姐果有信行？（紅唱）誰無一個信行，誰無一個志誠，你兩個今夜親折證。

我囑咐你咱！

【四邊靜】今宵歡慶，軟弱鶯鶯、可曾慣經。你索款款輕輕，燈下交鴛頸。端詳可憎，好煞人也無乾淨！

（末云）小娘子先行，小生收拾書房便來。敢問那裏有甚麼景致？（紅唱）

【耍孩兒】俺那裏落紅滿地胭脂冷，休辜負了良辰美景。夫人遣妾莫消停，請先生勿得推稱。俺那裏准備着鴛鴦夜月銷金帳，孔雀春風軟玉屏。樂奏合歡令，有鳳簫象板，錦瑟鸞笙。

（末云）小生書劍飄零，無以爲財禮，却是怎生？（紅唱）

【四煞】聘財斷不爭，婚姻自有成，新婚燕爾安排定。〔四〕你明博得跨鳳乘鸞客，我到晚來卧看牽牛織女星。休傒倖，不要你半絲兒紅綫，成就了一世兒前程。

【三煞】憑着你滅寇功，舉將能，兩般兒功效如紅定。爲甚俺鶯娘心下十分順，都則爲君瑞胸中百萬兵。越顯得文風盛，受用足珠圍翠繞，結果了黃卷青燈。

【二煞】夫人只一家，老兄無伴等，爲嫌繁冗尋幽靜。（末云）別有甚客人？（紅唱）單請你個有恩有義閑中客，且迴避了無是無非窗下僧。夫人的命，道足下莫教推托，和賤妾即便隨行。

（末云）小娘子先行，小生隨後便來。（紅唱）

【收尾】先生休作謙，夫人專意等。常言道『恭敬不如從命』，休使得梅香再來請。（下）

（末云）紅娘去了，小生拽上書房門者。我比及到得夫人那裏，夫人道：『張生，你來了也，飲幾杯酒，去卧房內和鶯鶯做親去！』小生到得卧房內，和姐姐解帶脫衣，顛鸞倒鳳，同諧魚水之歡，共效于飛之願。覷他雲鬟低墜，星眼微朦，被翻翡翠，襪綉鴛鴦。不知性命何如？且看下回分解。（笑云）單湊法本好和尚也：只憑說法口，遂却讀書心。（下）

校記

〔一〕却怎生不見來：『却』原本作『你』，茲從六十種曲本。　〔二〕衣冠濟楚龐兒俊：『俊』原作『整』，茲從雍熙樂府。　〔三〕（末云）今日夫人端的爲甚麼筵席：原本無，此據毛本補。　〔四〕新婚燕爾安排定：『定』原作『慶』，茲從雍熙樂府。

第四折

（夫人排桌子上云）紅娘去請張生，如何不見來？（紅見夫人云）張生着紅娘先行，隨後便來也。（末上見夫人施礼科）（夫人云）前日若非先生，焉得有今日；我一家之命，皆先生所活也。聊備小酌，非爲報礼，勿嫌輕意。（末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此賊之敗，皆夫人之福。萬一杜將軍不至，我

輩皆無免死之術。此皆往事，不必挂齒。(夫人云)將酒來，先生滿飲此杯。(末云)『長者賜，少者不敢辭。』(末做飲酒科)(末把夫人酒了)(夫人云) 先生請坐！(末云)小子侍立座下，尚然越礼，焉敢與夫人對坐。(夫人云) 道不得個『恭敬不如從命』。(末謝了，坐)(夫人云)紅娘，去喚小姐來，與先生行礼者！ (紅朝鬼門道喚云) 老夫人後堂待客，請小姐出來哩！ (旦應云) 我身子有些不停當，來不得。(紅云)你道請誰哩？ (旦云)請誰？ (紅云)請張生哩？ (旦云)若請張生，扶病也索走一遭。(紅發科了)(旦上) 免除崔氏全家禍，盡在張生半紙書。

【雙調・五供養】若不是張解元識人多，別一個怎退干戈。排着酒果，列着笙歌。篆烟微，花香細，散滿東風簾幕。救了咱全家禍，殷勤呵正礼，欽敬呵當合。

【新水令】恰才向碧紗窗下畫了雙蛾，拂拭了羅衣上粉香浮涴，只將指尖兒輕輕的貼了鈿窩。若不是驚覺人呵，猶壓着綉衾卧。

(紅云)覷俺姐姐這個臉兒吹彈得破，張生有福也呵！(旦唱)

【幺篇】没查没利謊僂儸〔一〕，你道我宜梳妝的臉兒吹彈得破。(紅云)俺姐姐天生的一個夫人的樣兒。(旦唱) 你那裏休聒，不當一個信口開合。知他命福是如何？ 我做一个夫人也做得過。

（紅云）往常兩個都害，今日早則喜也！（旦唱）

【喬木查】我相思爲他，他相思爲我，從今後兩下裏相思都較可。酬賀間礼當酬賀，俺母親也好心多。

（紅云）敢着小姐和張生結親呵，怎生不做大筵席，會親戚朋友，安排小酌爲何？（旦云）紅娘，你不知夫人意。

【攪筝琶】他怕我是賠錢貨，兩當一便成合。據着他舉將除賊，也消得家緣過活。費了甚一股那，便待要結絲蘿；休波，省人情的奶奶忒慮過，恐怕張羅。

（末云）小子更衣咱。（做撞見旦科）（旦唱）

【慶宣和】門兒外，簾兒前，將小脚兒挪。我恰待目轉秋波，誰想那識空便的靈心兒早瞧破。唬得我倒躲，倒躲。

（末見旦科）（夫人云）小姐近前拜了哥哥者！（末背云）呀，聲息不好了也！（旦云）呀，俺娘變了卦也！（紅云）這相思又索害也。（旦唱）

【雁兒落】荆棘刺怎動挪！死没騰無回豁！措支刺不對答！軟兀刺難存坐！

【得勝令】誰承望這即即世世老婆婆，着鶯鶯做妹妹拜哥哥。白茫茫溢起藍橋水，不

登鄧點着祆廟火。碧澄澄清波，撲刺刺將比目魚分破；急攘攘因何，扢搭地把雙眉鎖納合。

（夫人云）紅娘看熱酒，小姐與哥哥把盞者！（旦唱）

【甜水令】我這裏粉頸低垂，蛾眉頻蹙，芳心無那，俺可甚『相見話偏多』？星眼朦朧，檀口嗟咨，擷窨不過，這席面兒暢好是烏合。

（旦把酒科）（夫人央科）（末云）小生量窄。（旦云）紅娘接了臺盞者！

【折桂令】他其實咽不下玉液金波。誰承望月底西廂，變做了夢裏南柯。泪眼偷淹，酩子裏揾濕香羅。他那裏眼倦開軟癱做一垛；我這裏手難擡稱不起肩窩。病染沈疴，斷然難活。則被你送了人呵，當甚麼嘍囉。

（夫人云）再把一盞者！（紅遞盞了）（旦唱）

【月上海棠】（二）一杯悶酒尊前過，低首無言自摧挫。不甚醉顏酡，却早嫌玻璃盞大。從因我，酒上心來較可。

（紅背與旦云）姐姐，這煩惱怎生是了！（旦唱）

【幺篇】而今煩惱猶閑可，久後思量怎奈何？有意訴衷腸，争奈母親側坐。成拋躲，咫

尺間如間闊。

（夫人云）紅娘送小姐卧房裏去者！（旦辭末出科）（旦云）俺娘好口不應心也呵！

【喬牌兒】老夫人轉關兒没定奪，啞謎兒怎猜破；黑閣落甜話兒將人和，請將來着人不快活。

【江兒水】佳人自來多命薄，秀才每從來懦。悶殺没頭鵝，撇下賠錢貨；不争你不成親呵，（三）下場頭那答兒發付我！

【殿前歡】恰才个笑呵呵，都做了江州司馬泪痕多。若不是一封書將半萬賊兵破，俺一家兒怎得存活。他不想結姻緣想甚麽？到如今難着莫。老夫人謊到天來大；當日成也是您个母親，今日敗也是您个蕭何。

【離亭宴帶歇指煞】從今後玉容寂寞梨花朵，胭脂淺淡櫻桃顆，這相思何時是可？昏鄧鄧黑海來深，白茫茫陸地來厚，碧悠悠青天來闊；太行山般高仰望，東洋海般深思渴。毒害的恁麽。俺娘呵，將顫巍巍雙頭花蕊搓，香馥馥同心縷帶割，長攙攙連理瓊枝挫。白頭娘不負荷，青春女成擔擱，將俺那錦片也似前程蹬脱。俺娘把甜句兒落空了他，虛名兒誤賺了我。（下）

(末云)小生醉也，告退。夫人跟前，欲一言以盡意，未知可否？前者賊寇相迫，夫人所言，能退賊者，以鶯鶯妻之。小生挺身而出，作書與杜將軍，庶幾得免夫人之禍。今日命小生赴宴，將謂有喜慶之期；不知夫人何見，以兄妹之礼相待？小生非圖哺啜而來，此事果若不諧，小生即當告退。(夫人云)先生縱有活我之恩，奈小姐先相國在日，曾許下老身侄兒鄭恒。即日有書赴京喚去了，未見來。如若此子至，其事將如之何？莫若多以金帛相酬，先生揀豪門貴宅之女，別爲之求，先生台意若何？(末云)既然夫人不與，小生何慕金帛之色？却不道『書中有女顏如玉』？則今日便索告辭。(夫人云)你且住者，今日有酒也。紅娘扶將哥哥去書房中歇息，到明日咱別有話說。(下)(紅扶末科)(末念) 有分只熬蕭寺夜， 無緣難遇洞房春。(紅云) 張生，少吃一盞却不好！(末云)我吃甚麼來！(末跪紅科)小生爲小姐，晝夜忘餐廢寢，魂勞夢斷，常忽忽如有所失。自寺中一見，隔墻酬和，迎風待月，受無限之苦楚。甫能得成就婚姻，夫人變了卦，使小生智竭思窮，此事幾時是了！小娘子怎生可憐見小生，將此意申與小姐，知小生之心。就小娘子前解下腰間之帶，尋个自盡。(末念) 可憐刺股懸梁志， 險作離鄉背井魂。(紅云) 街上好賤柴，燒你个傻角。你休慌，妾當與君謀之。(末云) 計將安在？小生當築壇拜將。(紅云) 妾見先生有囊琴一張，必善於此。俺小姐深慕於琴。今夕妾與小姐同至花園內燒夜香，但聽咳嗽爲令，先生動操；看小姐聽得時說甚麼言語，却將先生之言達知。若有話說，明日妾來回報，這早晚怕夫人尋我，回去也。(下)

校記

〔一〕僂儸原作僂科，茲據雍熙樂府改。　〔二〕原本此曲作〔幺篇〕，而以后曲作〔月上海棠〕。現據張深之本改正。

〔三〕「不爭你不成親」句原本無，據弘治本補。

第五折

（末上云）紅娘之言，深有意趣。天色晚也，月兒，你早些出來麽！（焚香了）呀，却早發擂也；呀，却早撞鐘也。（做理琴科）琴呵，小生與足下湖海相隨數年，今夜這一場大功，都在你這神品、金徽、玉軫、蛇腹、斷紋、嶧陽、焦尾、冰絃之上。天那！却怎生借得一陣順風，將小生這琴聲吹入俺那小姐玉琢成、粉揑就、知音的耳朵裏去者！（旦引紅上，紅云）小姐，燒香去來，好明月也呵！（旦云）事已無成，燒香何濟！月兒，你團圓呵，咱却怎生？

【越調・鬥鵪鶉】雲斂晴空，冰輪乍湧；風掃殘紅，香階亂擁；離恨千端，閑愁萬種。夫人那，『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他做了个影兒裏的情郎，我做了个畫兒裏的愛寵。

【紫花兒序】則落得心兒裏念想，口兒裏閑提，則索向夢兒裏相逢。俺娘昨日个大開東

閣，我則道怎生般炮鳳烹龍？朦朧，可教我『翠袖殷勤捧玉鐘』，却不道『主人情重』？則爲那兄妹排連，因此上魚水難同。

（紅云）姐姐，你看月闌，明日敢有風也？（旦云）風月天邊有，人間好事無。

【小桃紅】人間看波，玉容深鎖綉幃中，怕有人搬弄。想嫦娥，西没東生有誰共？怨公天，裴航不作游仙夢。這雲似我羅幃數重，只恐怕嫦娥心動，因此上圍住廣寒宮。

（紅做咳嗽科）（末云）來了。（做理琴科）（旦云）這甚麽響？（紅發科）（旦唱）

【天净沙】莫不是步摇得寶髻玲瓏？莫不是裙拖得環珮玎玲？莫不是鐵馬兒檐前驟風？莫不是金鈎雙控，吉丁當敲響簾櫳？

【調笑令】莫不是梵王宫，夜撞鐘？莫不是疏竹瀟瀟曲檻中？莫不是牙尺剪刀聲相送？莫不是漏聲長滴響壺銅？潛身再聽在墻角東，原來是近西廂理結絲桐。

【禿廝兒】其聲壯，似鐵騎刀槍冗冗；其聲幽，似落花流水溶溶；其聲高，似風清月朗鶴唳空；其聲低，似聽兒女語，小窗中，喁喁。

【聖藥王】他那裏思不窮，我這裏意不通，嬌鸞雛鳳失雌雄；他曲未終，我意轉濃，爭奈伯勞飛燕各西東：盡在不言中。

我近書窗聽咱。（紅云）姐姐，你這裏聽，我瞧夫人，會便來。（末云）窗外有人，已定是小姐，我將弦改過，彈一曲，就歌一篇，名曰《鳳求凰》。昔日司馬相如得此曲成事，我雖不及相如，願小姐有文君之意。（歌曰）有美人兮，見之不忘。一日不見兮，思之如狂。鳳飛翩翩兮，四海求凰。無奈佳人兮，不在東墻。張弦代語兮，欲訴衷腸。何時見許兮，慰我彷徨？願言配德兮，携手相將！不得于飛兮，使我淪亡。（旦云）是彈得好也呵！其詞哀，其意切，淒淒然如鶴唳天；故使妾聞之，不覺泪下。

【麻郎兒】這的是令他人耳聰，訴自己情衷。知音者芳心自懂，感懷者斷腸悲痛。

【么篇】這一篇與本宮、始終、不同。又不是清夜聞鐘，又不是黃鶴醉翁，又不是泣麟悲鳳。

【絡絲娘】一字字更長漏水，一聲聲衣寬帶鬆。別恨離愁，變成一弄。張生呵，越教人知重。

（末云）夫人且做忘恩，小姐，你也說謊也呵！（旦云）你差怨了我。

【東原樂】這的是俺娘的機變，非干是妾身脫空；若由得我呵，乞求得效鸞鳳。俺娘無夜無明併女工；我若得些兒閑空，張生呵，怎教你無人處把妾身作誦。

【綿搭絮】疏簾風細，幽室燈清，都只是一層兒紅紙，幾幌兒疏櫺，兀的不是隔着雲山幾

萬重，怎得個人來信息通？便做道十二巫峯，他也會賦高唐來夢中。

（紅云）夫人尋小姐哩，咱家去來。（旦唱）

【拙魯速】只見他走將來氣沖沖，怎不教人恨匆匆，唬得人來怕恐。早是不曾轉動，女孩兒家直恁響喉嚨！緊摩弄，索將他攔縱，只恐怕夫人行把我來廝葬送。

（紅云）姐姐則管聽琴怎麽？張生着我對姐姐說，他回去也。（旦云）好姐姐呵，是必再着他住一程兒！（紅云）再說甚麽！（旦云）你去呵，

【尾】只說道夫人時下有人唧噥，好共歹不着你落空。不問俺口不應的狠毒娘，怎肯着別離了志誠種？（並下）

【絡絲娘煞尾】不爭惹恨牽情逗引，少不得廢寢忘餐病症。

題目　張君瑞破賊計

正名　莽和尚生殺心　小紅娘畫請客　崔鶯鶯夜聽琴

張君瑞害相思雜劇（第三本）

楔子

（旦上云）自那夜聽琴後，聞說張生有病，我如今着紅娘去書院裏，看他說甚麼。（叫紅科）（紅上云）姐姐喚我，不知有甚事，須索走一遭。（旦云）這般身子不快呵，你怎麼不來看我？（紅云）你想張……（旦云）張甚麼？（紅云）我『張』着姐姐哩。（旦云）我有一件事央及你咱。（紅云）甚麼事？（旦云）你與我望張生去走一遭，看他說甚麼，你來回我話者。（紅云）我不去，夫人知道不是要。（旦云）好姐姐，我拜你兩拜，你便與我走一遭！（紅云）侍長請起，我去則便了。說道：『張生，你好生病重，則俺姐姐也不弱。』只因午夜調琴手，引起春閨愛月心。

【仙呂・賞花時】俺姐姐針綫無心不待拈，脂粉香消懶去添。春恨壓眉尖，若得靈犀一點，敢醫可了病懨懨。（下）

（旦云）紅娘去了，看他回來說甚話，我自有主意。（下）

（末上云）害殺小生也。自那夜聽琴之後，再不能够見俺那小姐。我着長老說將去，道張生好生病重，却怎生不見人來看我？却思量上來，我睡些兒咱。（紅上云）奉小姐言語，着我看張生，須索走一遭。我想咱每一家，若非張生，怎存俺一家兒性命也？

【仙呂·點絳唇】相國行祠，寄居蕭寺。因喪事，幼女孤兒，欲將從軍死。

【混江龍】謝張生仲志，一封書到便興師。顯得文章有用，足見天地無私。若不是剪草除根半萬賊，險些兒滅門絕户了俺一家兒。鶯鶯君瑞，許配雄雌；夫人失信，推托別詞；將婚姻打滅，以兄妹爲之。如今都廢却成親事，一个價愁糊塗了胸中錦綉，一个價泪揾濕了臉上胭脂。

【油葫蘆】憔悴潘郎鬢有絲；杜韋娘不似舊時，帶圍寬清減了瘦腰肢。一个睡昏昏不待觀經史，一个意懸懸懶去拈針指；一个絲桐上調弄出離恨譜，一个花牋上刪抹成斷腸詩；一个筆下寫幽情，一个弦上傳心事：兩下裏都一樣害相思。

【天下樂】方信道才子佳人信有之，紅娘看時，有些乖性兒，則怕有情人不遂心也似此。他害的有些抹媚，我遭着沒三思，一納頭安排着憔悴死。

却早來到書院裏，我把唾津兒潤破窗紙，看他在書房裏做甚麼。

【村里迓鼓】我將這紙窗兒潤破(二)，悄聲兒窺視。多管是和衣兒睡起，羅衫上前襟褶衽。孤眠況味，淒涼情緒，無人伏侍。覷了他澀滯氣色，聽了他微弱聲息，看了他黃瘦臉兒。張生呵，你若不悶死多應是害死。

【元和令】金釵敲門扇兒。（末云）是誰？（紅唱）我是个散相思的五瘟使。俺小姐想着風清月朗夜深時，使紅娘來探爾。（末云）既然小娘子來，小姐必有言語。（紅唱）俺小姐至今脂粉未曾施，念到有一千番張殿試。

（末云）小姐既有見憐之心，小生有一簡，敢煩小娘子達知肺腑咱。（紅云）只恐他翻了面皮。

【上馬嬌】他若是見了這詩，看了這詞，他敢顛倒費神思。他拽扎起面皮來：『查得誰的言語你將來，這妮子怎敢胡行事！』他可敢嗤、嗤的扯做了紙條兒。

（末云）小生久後多以金帛拜酬小娘子。（紅唱）

【勝葫蘆】哎，你个饞窮酸俠沒意兒，賣弄你有家私，莫不圖謀你的東西來到此？先生

的錢物，與紅娘做賞賜，是我愛你的金資？

【幺篇】你看人似桃李春風墻外枝，賣俏倚門兒。我雖是个婆娘有志氣〔二〕。則說道：『可憐見小子，隻身獨自！』恁的呵，顛倒有个尋思。

（末云）依着姐姐，可憐見小子隻身獨自！（紅云）兀的不是也，你寫來，咱與你將去。（末寫科）（紅云）寫得好呵，讀與我聽咱。（末讀云）珙百拜奉書芳卿可人妝次：自別顏範，鴻稀鱗絶，悲愴不勝。孰料夫人以恩成怨，變易前姻，豈得不爲失信乎？使小生目視東牆，恨不得腋翅於妝臺左右，患成思渴，垂命有日。因紅娘至，聊奉數字，以表寸心。萬一有見憐之意，書以擲下，庶幾尚可保養。造次不謹，伏乞情恕！後成五言詩一首，就書録呈：相思恨轉添，謾把瑶琴弄。樂事又逢春，芳心爾亦動。此情不可違，芳譽何須奉？莫負月華明，且憐花影重。（紅唱）

【後庭花】我則道拂花牋打稿兒，原來他染霜毫不構思。先寫下幾句寒温序，後題着五言八句詩。不移時，把花牋錦字，叠做個同心方勝兒。忒聰明，忒敬思〔三〕，忒風流，忒浪子。雖然是假意兒，小可的難到此。

【青歌兒】顛倒寫鴛鴦兩字，方信道『在心爲志』。（末云）姐姐將去，是必在意者〔四〕！（紅唱）看喜怒其間覷个意兒。放心波學士！我願爲之，並不推辭，自有言詞。則說道：『昨夜

彈琴的那人兒，教傳示。』

這簡帖兒我與你將去，先生當以功名爲念，休墮了志氣者！

【寄生草】你將那偷香手，准備着折桂枝。休教那淫詞兒污了龍蛇字，藕絲兒縛定鵾鵬翅，黃鶯兒奪了鴻鵠志；休爲這翠幃錦帳一佳人，誤了你『玉堂金馬三學士』。

（末云）姐姐在意者！（紅云）放心，放心！

【煞尾】沈約病多般，宋玉愁無二，清減了相思樣子。只你那眉眼傳情未了時〔五〕，中心日夜藏之。怎敢因而，『有美玉於斯』，我須教有發落歸着這張紙。憑着我舌尖兒上說詞，更和這簡帖兒裏心事，管教那人兒來探你一遭兒。（下）

（末云）小娘子將簡帖兒去了，不是小生說口，則是一道會親的符籙。他明日回話，必有个次第。且放下心，須索好音來也。『且將宋玉風流策，寄與蒲東窈窕娘。』（下）

校　記

〔一〕潤破原作濕破，茲從毛本。　〔二〕志氣原作『氣志』，茲從雍熙樂府。　〔三〕式敬思原作『式煞思』，茲據弘

治本改。〔四〕「姐姐將去是必在意者」二句原本無，據毛本補。〔五〕只你那眉眼傳情未了時：「只你那」原作「嗜」，茲從雍熙樂府。

第二折

（旦上云）紅娘伏侍老夫人不得空便，偌早晚敢待來也。起得早了些兒，困思上來，我再睡些兒咱。（睡科）（紅上云）奉小姐言語去看張生，因伏侍老夫人，未曾回小姐話去。不聽得聲音，敢又睡哩。我入去看一遭。

【中呂・粉蝶兒】風靜簾閑，透紗窗麝蘭香散，啓朱扉搖響雙環。絳臺高，金荷小，銀釭猶燦。比及將暖帳輕彈，先揭起這梅紅羅軟簾偷看。

【醉春風】則見他釵鐶玉斜橫〔一〕，髻偏雲亂挽。日高猶自不明眸，暢好是懶、懶。（旦做起身長歎科）（紅唱）半晌抬身，幾回搔耳，一聲長歎。

我待便將簡帖兒與他，恐俺小姐有許多假處哩。我則將這簡帖兒放在妝盒兒上，看他見了說甚麼。（旦做照鏡科，見帖看科）（紅唱）

【普天樂】晚妝殘〔二〕，烏雲鐶，輕勻了粉臉，亂挽起雲鬟。將簡帖兒拈，把妝盒兒

按，開拆封皮孜孜看，顛來倒去不害心煩。（旦怒叫）紅娘！（紅做意云）呀，決撒了也！厭的早扢皺了黛眉。（旦云）小賤人，不來怎麽！（紅唱）忽的波低垂了粉頸，氤的呵改變了朱顏。

（旦云）小賤人，這東西那裏將來的？我是相國的小姐，誰敢將這簡帖來戲弄我，我幾曾慣看這等東西？告過夫人，打下你个小賤人下截來。（紅云）小姐使將我去，他着我將來。我不識字，知他寫着甚麽？

【快活三】分明是你過犯，没來由把我摧殘；使別人顛倒惡心煩，你不慣，誰曾慣？姐姐休鬧，比及你對夫人説呵，我將這簡帖兒去夫人行出首去來。（旦做揪住科）我逗你耍來。（紅云）放手，看打下下截來。（旦云）張生近日如何？（紅云）我則不説。（旦云）好姐姐，你説與我聽咱！（紅唱）

【朝天子】張生近間、面顏，瘦得來實難看。不思量茶飯，怕待動彈；曉夜將佳期盼，廢寢忘餐。黄昏清旦，望東墻淹泪眼。（旦云）請个好太醫看他症候咱。（紅云）他症候吃藥不濟。病患、要安，則除是出幾點風流汗。

（旦云）紅娘，不看你面時，我將與老夫人看，看他有何面目見夫人？雖然我家虧他，只是兄妹之情，焉有外事。紅娘，早是你口穩哩，若別人知呵，甚麽模樣。（紅云）你哄着誰哩，你把這个餓鬼弄

得七死八活，却要怎麽？

【四邊静】怕人家調犯，『早共晚夫人見些破綻，你我何安。』問甚麽他遭危難？擅斷得上竿，掇了梯兒看。

（旦云）將描筆兒過來，我寫將去回他，着他下次休是這般。（旦做寫科）（起身科，云）紅娘，你將去說：『小姐看望先生，相待兄妹之礼如此，非有他意。再一遭兒是這般呵，必告夫人知道。』和你个小賤人都有話說（三）。（旦擲書下）（紅唱）

【脫布衫】小孩兒家口没遮攔，一味的將言語摧殘。把似你使性子，休思量秀才，做多少好人家風範。（紅做拾書科）

【小梁州】他爲你夢裏成雙覺後單，廢寢忘餐。羅衣不奈五更寒，愁無限，寂寞泪闌干。

【幺篇】似這等辰勾空把佳期盼，我將這角門兒世不曾牢拴，則願你做夫妻無危難。我向這筵席頭上整扮，做一个縫了口的撮合山。

（紅云）我若不去來，道我違拗他，那生又等我回報，我須索走一遭。（下）（末上云）那書倩紅娘將去，未見回話。我這封書去，必定成事，這早晚敢待來也。（紅上云）須索回張生話去。小姐，你性兒忒慣得嬌了；有前日的心，那得今日的心來？

【石榴花】當日个晚妝樓上杏花殘，猶自怯衣單，那一片聽琴心清露月明間。昨日个向晚，不怕春寒，幾乎險被『先生饌』，那其間豈不胡顏。爲一个不酸不醋風魔漢，隔墻兒險化做了望夫山。

【鬥鵪鶉】你用心兒撥雨撩雲，我好意兒傳書寄簡。不肯搜自己狂爲，則待要覓別人破綻。受艾焙權時忍這番，暢好是奸。（張生是兄妹之礼，焉敢如此！）『對人前巧語花言；——沒人處便想張生，——背地裏愁眉泪眼。

（紅見末科）（末云）小娘子來了。擎天柱，大事如何了也？（紅云）不濟事了，先生休傻。（末云）小生簡帖兒是一道會親的符籙，則是小娘子不用心，故意如此。（紅云）我不用心？有天理，你那簡帖兒好聽！

【上小樓】這的是先生命慳，須不是紅娘違慢。那簡帖兒倒做了你的招狀，他的勾頭，我的公案。若不是覷面顏，廝顧盼，擔饒輕慢，先生受罪，礼之當然。賤妾何辜？爭些兒把你娘拖犯。

【么篇】從今後相會少，見面難。月暗西廂，鳳去秦樓，雲歛巫山。你也趉，我也趉；請先生休訕，早尋个酒闌人散。

(紅云)只此再不必申訴足下肺腑，怕夫人尋，我回去也。(末云) 小娘子此一遭去，再着誰與小生分剖；必索做一个道理，方可救得小生一命。(末跪下揪住紅科)(紅云)張先生是讀書人，豈不知此意，其事可知矣。

【滿庭芳】你休要呆里撒奸；你待要恩情美滿，却教我骨肉摧殘。老夫人手執着棍兒摩挲看，粗麻綫怎透得針關。直待我拄着拐幫閑鑽懶，縫合唇送暖偷寒。待去呵，小姐性兒撮鹽入火，消息兒踏着泛；待不去呵，(末跪哭云)小生這一个性命，都在小娘子身上。(紅唱) 禁不得你甜話兒熱趲：好着我兩下裏做人難。

我没來由分説；小姐回與你的書，你自看者。(末接科，開讀科)呀，有這場喜事，撮土焚香，三拜礼畢。早知小姐簡至，理合遠接，接待不及，勿令見罪！小娘子，和你也歡喜。(紅云)怎麽？(末云)小姐駡我都是假，書中之意，着我今夜花園裏來，和他『哩也波哩也囉』哩。(紅云)你讀書我聽。(末云)『待月西廂下，迎風户半開，隔墻花影動，疑是玉人來。』(紅云) 怎見得他着你來？你解與我聽咱。(末云)『待月西廂下』，着我月上來；『迎風户半開』，他開門待我；『隔墻花影動，疑是玉人來』，着我跳過墻來。(紅笑云) 他着你跳過墻來，你做下來。端的有此説麽？(末云) 俺是个猜詩謎的社家，風流隋何，浪子陸賈，我那裏有差的勾當。(紅云)你看我姐姐，在我行也使這般道兒。

【耍孩兒】幾曾見寄書的顛倒瞞着魚雁，小則小心腸兒轉關。寫着道西廂待月等得更

闌，着你跳東墻『女』字邊『干』。原來那詩句兒裏包籠着三更棗，簡帖兒裏埋伏着九里山。他着緊處將人慢，您會雲雨閑中取靜，我寄音書忙裏偷閑。

【四煞】紙光明玉板，字香噴麝蘭，行兒邊湮透非春汗？一緘情泪紅猶濕，滿紙春愁墨未乾。從今後休疑難，放心波玉堂學士，穩情取金雀鴉鬟。

【三煞】他人行別樣的親，俺跟前取次看，更做道孟光接了梁鴻案。別人行甜言美語三冬暖，我跟前惡語傷人六月寒。我爲頭兒看：看你个離魂倩女，怎發付擲果潘安。

（末云）小生讀書人，怎跳得那花園過也？（紅唱）

【二煞】隔墻花又低，迎風户半拴，偷香手段今番按。怕墻高怎把龍門跳，嫌花密難將仙桂攀。放心去，休辭憚；你若不去呵，望穿他盈盈秋水，蹙損他淡淡春山。

（末云）小生曾到那花園裏，已經兩遭，不見那好處；這一遭知他又怎麽？（紅云）如今不比往常。

【煞尾】你雖是去了兩遭，我敢道不如這番。你那隔墻酬和都胡侃，證果的是今番這一簡。（紅下）

（末云）萬事自有分定，誰想小姐有此一場好處。小生是猜詩謎的社家，風流隋何，浪子陸賈，到那裏扢扎幫便倒地。今日頹天白般的難得晚。天，你有萬物於人，何故爭此一日？疾下去波！讀書

繼晷怕黃昏，不覺西沉强掩門；欲赴海棠花下約，太陽何苦又生根？（看天云）呀，才晌午也，再等一等。（又看科）今日萬般的難得下去也呵。碧天萬里無雲，空勞倦客身心；恨殺魯陽貪戰，不教紅日西沉！呀，却早倒西也，再等一等咱。無端三足烏，團團光爍爍；安得后羿弓，射此一輪落？謝天地！却早日下去也！呀，却早發擂也！呀，却早撞鐘也！拽上書房門，到得那裏，手挽着垂楊滴流撲跳過墻去。（下）

校記

〔一〕釵鐶玉斜橫：『斜橫』原作『橫斜』，茲從雍熙樂府。

〔二〕晚妝殘原作『曉妝殘』，茲從雍熙樂府。

〔三〕話說原作『說話』，茲從弘治本。

第三折

（紅上云）今日小姐着我寄書與張生，當面偌多般假意兒〔一〕，原來詩內暗約着他來。小姐也不對我說，我也不瞧破他，則請他燒香。今夜晚妝處比每日較別，我看他到其間怎的瞞我？（紅喚科）姐姐，咱燒香去來。（旦上云）花陰重疊香風細，庭院深沉淡月明。（紅云）今夜月明風清，好一派景致也呵！

【雙調・新水令】晚風寒峭透窗紗，控金鈎綉簾不挂。門闌凝暮靄，樓角歛殘霞。恰對菱花，樓上晚妝罷。

【駐馬聽】不近喧嘩，嫩綠池塘藏睡鴨；自然幽雅，淡黃楊柳帶棲鴉。金蓮蹴損牡丹芽，玉簪抓住荼蘼架。夜涼苔徑滑，露珠兒濕透了凌波襪。

我看那生和俺小姐巴不得到晚。

【喬牌兒】自從那日初時想月華，捱一刻似一夏；見柳梢斜日遲遲下，早道『好教賢聖打』。

【攪筝琶】打扮的身子兒詐，准備着雲雨會巫峽。只爲這燕侶鶯儔，鎖不住心猿意馬。不則俺那姐姐害，那生呵，二三日來水米不粘牙。因姐姐閉月羞花，真假、這其間性兒難按納，一地裏胡拿。

姐姐這湖山下立地，我開了寺裏角門兒。怕有人聽俺說話，我且看一看。（做意了）偌早晚傻角却不來，赫赫赤赤，來。（末云）這其間正好去也，赫赫赤赤。（紅云）那鳥來了。

【沉醉東風】我則道槐影風搖暮鴉，原來是玉人帽側烏紗。一个潛身在曲檻邊，一个背立在湖山下；那裏敍寒温，並不曾打話。（紅云）赫赫赤赤，那鳥來了。（末云）小姐，你來也。（摟

住紅科)(紅云) 禽獸，是我，你看得好仔細着，若是夫人怎了。(末云)小生害得眼花，摟得慌了些兒，不知是誰，望乞恕罪！(紅唱) 便做道摟得慌呵，你也索覷咱，多管是餓得你个窮神眼花。

(末云)小姐在那裏？(紅云)在湖山下，我問你咱，真个着你來哩？(末云)小生猜詩謎社家，風流隋何，浪子陸賈，准定扢幫便倒地。(紅云) 你休從門裏去，則道我使你來。你跳過這墻去，今夜這一弄兒助你兩个成親。我說與你，依着我者。

【喬牌兒】你看那淡雲籠月華，似紅紙護銀蠟；柳絲花朵垂簾下，綠莎茵鋪着綉榻。

【甜水令】良夜迢迢，閑庭寂靜，花枝低亞。他是个女孩兒家，你索將性兒溫存，話兒摩弄，意兒謙洽；休猜做敗柳殘花。

【折桂令】他是个嬌滴滴美玉無瑕，粉臉生春，雲鬢堆鴉。恁的般受怕擔驚，又不圖甚浪酒閑茶。則你那夾被兒時當奮發，指頭兒告了消乏；打疊起嗟呀，畢罷了牽挂，收拾了憂愁，准備着撐達。

(末作跳墻摟旦科)(旦云)是誰？(末云)是小生。(旦怒云) 張生，你是何等之人！我在這裏燒香，你無故至此，若夫人聞知，有何理說！(末云) 呀，變了卦也！(紅唱)

【錦上花】爲甚媒人，心無驚怕；赤緊的夫妻每，意不争差。我這裏躡足潛踪，悄地聽咱：

一个羞慚，一个怒發。

【幺篇】張生無一言，呀，鶯鶯變了卦。一个悄悄冥冥，一个絮絮答答。却早禁住隋何，迸住陸賈，叉手躬身，裝聾作啞。

張生背地裏嘴那裏去了？向前摟住丟翻，告到官司，怕羞了你！

【清江引】没人處則會閑嗑牙，就裏空奸詐。怎想湖山邊，不記『西廂下』？香美娘處分破花木瓜。

（旦）紅娘，有賊。（紅云）是誰？（末云）是小生。（紅云）張生，你來這裏有甚麽勾當？（旦云）扯到夫人那裏去！（紅云）到夫人那裏，怕壞了他行止。我與姐姐處分他一場。張生，你過來跪着！你既讀孔聖之書，必達周公之礼，夤夜來此何幹？

【雁兒落】不是俺一家兒喬作衙，説幾句衷腸話。我則道你文學海樣深，誰知你色膽有天來大？

（紅云）你知罪麽？（末云）小生不知罪。（紅唱）

【得勝令】誰着你夤夜入人家，非奸做賊拿。你本是个折桂客，做了偷花漢；不想去跳龍門，學騙馬。姐姐，且看紅娘面饒過這生者！（旦云）若不看紅娘面，扯你到夫人那裏去，看你有何面

日見江東父老？起來！（紅唱）謝小姐賢達，看我面遂情罷。若到官司詳察，『你既是秀才，只合苦志於寒窗之下，誰教你夤夜輒入人家花園，做得个非奸即盜。』先生呵，准備着精皮膚吃頓打。

（旦云）先生雖有活人之恩，恩則當報。既爲兄妹，何生此心？萬一夫人知之，先生何以自安？今後再勿如此，若更爲之，與足下決無干休。（下）（末朝鬼門道云）你着我來，却怎麽有偌多說話！（紅扳過末云）羞也，羞也，却不『風流隋何，浪子陸賈』？（末云）得罪波『社家』，今日便早則死心塌地。（紅唱）

【離亭宴帶歇指煞】再休題『春宵一刻千金價』，准備着『寒窗更守十年寡』。猜詩謎的社家，斧拍了『迎風户半開』，山障了『隔墻花影動』，綠慘了『待月西廂下』。你將何郎粉面搽，他自把張敞眉兒畫。强風情措大，晴乾了尤雲殢雨心，悔過了竊玉偷香膽，删抹了倚翠偎紅話。（末云）小生再寫一簡，煩小娘子將去，以盡衷情如何？（紅唱）淫詞兒早則休，簡帖兒從今罷。猶古自參不透風流調法。從今後悔罪也卓文君，你與我游學去波〔二〕漢司馬。（下）

（末云）你這小姐送了人也！此一念小生再不敢舉，奈有病體日篤，將如之奈何？夜來得簡方喜，

今日强扶至此，又值這一場怨氣，眼見得休也。只索回書房中納悶去。桂子閑中落，槐花病裏看。(下)

校記

〔一〕假意兒「假」字據弘治本補。　〔二〕游學去波原作「學去波」，茲從雍熙樂府。

第四折

(夫人上云)早間長老使人來，說張生病重。我着長老使人請个太醫去看了。一壁道與紅娘，看哥哥行問湯藥去者，問太醫下甚麽藥？症候如何？便來回話。(下)(紅上云)老夫人才說張生病沉重，昨夜吃我那一場氣，越重了。鶯鶯呵，你送了他人。(下)(旦上云)我寫一簡，則說道藥方，着紅娘將去與他，症候便可。(旦喚紅科)(紅云)姐姐喚紅娘怎麽？(旦云)張生病重，我有一个好藥方兒，與我將去咱！(紅云)又來也！娘呵，休送了他人！(旦云)好姐姐，救人一命，將去咱！(紅云)不是你，一世也救他不得。如今老夫人使我去哩，我就與你將去走一遭。(下)(旦云)紅娘去了，我綉房裏等他回話。(下)(末上云)自從昨夜花園中吃了這一場氣，投着舊症候，眼見得休了也。老夫人說着長老喚太醫來看我：我這頹症候，非是太醫所治的；則除是那小姐美甘甘、香噴噴、涼滲滲、嬌滴滴一點唾津兒嚥下去，這吊病便可。(潔引太醫上；『雙鬥醫』科範了)(下)(潔云)

下了藥了，我回夫人話去，少刻再來相望。(下)(紅上云)俺小姐送得人如此，又着我去動問，送藥方兒去，越着他病沉了也。我索走一遭。異鄉易得離愁病，妙藥難醫腸斷人。

【越調・鬥鵪鶉】則爲你彩筆題詩，迴文織錦，送得人卧枕着床，忘餐廢寢，折倒得鬢似愁潘，腰如病沈。恨已深，病已沉，昨夜个熱臉兒對面搶白，今日个冷句兒將人廝侵。昨夜這般搶白他呵！

【紫花兒序】把似你休倚着櫳門兒待月，依着韵脚兒聯詩，側着耳朵兒聽琴。見了他撇假偌多話：『張生，我與你兄妹之礼，甚麽勾當！』怒時節把一个書生來跌窖，歡時節——『紅娘，好姐姐，去望他一遭！』——將一个侍妾來逼臨。難禁，好着我似綫脚兒般殷勤不離了針。從今後教他一任，這的是俺老夫人的不是：將人的義海恩山，都做了遠水遥岑。

(紅見末問云)哥哥病體若何？(末云)害殺小生也！我若是死呵，小娘子，閻王殿前，少不得你做个干連人。(紅嘆云)普天下害相思的不似你這个傻角。

【天净沙】心不存學海文林，夢不離柳影花陰，則去那竊玉偷香上用心。又不曾得甚，自從海棠開想到如今。

因甚的便病得這般了？(末云)都因你行——怕説的謊——因小侍長上來，當夜書房一氣一个死。

小生救了人，反被害了。自古人云：『痴心女子負心漢。』今日反其事了。（紅唱）

【調笑令】我這裏自審，這病爲邪淫；尸骨岩岩鬼病侵。更做道秀才們從來恁，似這般乾相思的好撒唔！功名上早則不遂心，婚姻上更返吟復吟。

（紅云）老夫人着我來，看哥哥要甚麽湯藥。小姐再三伸敬，有一藥方送來與先生。（末做慌科）在那裏？（紅云）用着幾般兒生藥，各有制度，我說與你：

【小桃紅】『桂花』搖影夜深沉，酸醋『當歸』浸。（末云）桂花性溫，當歸活血，怎生制度？（紅唱）面靠着湖山背陰里窨，這方兒最難尋。一服兩服令人恁。（末云）忌甚麽物？（紅唱）忌的是『知母』未寢，怕的是『紅娘』撒沁。吃了呵，穩情取『使君子』一星兒『參』。

這藥方兒小姐親筆寫的。（末看藥方大笑科）（末云）早知姐姐書來，只合遠接。小娘子——（紅云）又怎麽？却早兩遭兒也。（末云）——不知這首詩意，小姐待和小生『哩也波』哩。（紅云）不少了一些兒？

【鬼三臺】足下其實啉，休裝唔。笑你个風魔的翰林，無處問佳音，向簡帖兒上計稟。得了个紙條兒恁般綿裏針，若見玉天仙怎生軟廝禁？俺那小姐忘恩，赤緊的僂人負心。書上如何說？你讀與我聽咱。（末念云）『休將閑事苦縈懷，取次摧殘天賦才。不意當時完妾命，豈

防今日作君灾？仰圖厚德難從礼，謹奉新詩可當媒。寄語尚唐休詠賦，今宵端的雨雲來。』此韵非前日之比，小姐必來。（紅云）他來呵怎生？

【禿廝兒】身卧着一條布衾，頭枕着三尺瑶琴；他來時怎生和你一處寢？凍得來戰兢兢，說甚知音？

【聖藥王】果若你有心，他有心，昨日鞦韆院宇夜深沉；花有陰，月有陰，『春宵一刻抵千金』，何須『詩對會家吟』？

（末云）小生有花銀十兩，有鋪蓋賃與小生一付。（紅唱）

【東原樂】俺那鴛鴦枕，翡翠衾，便遂殺了人心，如何肯賃？至如你不脫解和衣兒更怕甚？不强如手執定指尖兒恁。倘或成親，到大來福蔭。

（末云）小生爲小姐如此容色，莫不小姐爲小生也減動丰韵麽？（紅唱）

【綿搭絮】他眉彎遠山鋪翠，眼横秋水無塵；體若凝酥，腰如嫩柳〔二〕，俊的是龐兒俏的是心，體態溫柔性格兒沉。雖不會法灸神針，更勝似救苦難觀世音。

（末云）今夜成了事，小生不敢有忘。（紅唱）

【幺篇】你口兒裏漫沉吟，夢兒裏苦追尋。往事已沉，只言目今，今夜相逢管教恁。不圖

你甚白璧黃金，則要你滿頭花，拖地錦。

（末云）怕夫人拘繫，不能够出來。（紅云）則怕小姐不肯，果有意呵，

【煞尾】雖然是老夫人曉夜將門禁，好共歹須教你稱心。（末云）休似昨夜不肯〔二〕。（紅云）你挣扎咱，來時節肯不肯盡由他，見時節親不親在於您。（並下）

【絡絲娘煞尾】因今宵傳言送語，看明日携雲握雨。

題目　老夫人命醫士　崔鶯鶯寄情詩

正名　小紅娘問湯藥　張君瑞害相思

校記

〔一〕「他眉彎遠山鋪翠」四句：「鋪翠」原作「不翠」，「無塵」原作「無光」，「嫩柳」原作「弱柳」，現據弘治本改。

〔二〕休似昨夜不肯：「似」，原作「是」，茲從六十種曲本。

楔　子

（旦上云）昨夜紅娘傳簡去與張生，約今夕和他相見，等紅娘來做个商量。（紅上云）姐姐着我傳簡帖兒與張生，約他今宵赴約。俺那小姐，我怕又有說謊，送了他性命，不是耍處。我見小姐去，看他說甚麼。（旦云）紅娘收拾卧房，我睡去。（紅云）不爭你要睡呵，那裏發付那生？（旦云）甚麼那生？（紅云）姐姐，你又來也！送了人性命不是耍處。你若又翻悔，我出首與夫人，你着我將簡帖兒約下他來。（旦云）這小賤人倒會放刁，羞人答答的，怎生去！（紅云）有甚的羞，到那裏只合着眼者。（紅催鶯云）去來去來，老夫人睡了也。（旦走科）（紅云）俺姐姐語言雖是强，脚步兒早先行也。

【仙呂・端正好】因姐姐玉精神，花模樣，無倒斷曉夜思量。着一片志誠心蓋抹〔三〕了漫天謊。出畫閣，向書房；離楚岫，赴高唐；學竊玉，試偷香；巫娥女，楚襄王；楚襄王敢先在陽臺上。（下）

第一折

（末上云）昨夜紅娘所遺之簡，約小生今夜成就。這早晚初更盡也，不見來呵，小姐休說謊咱！人間良夜靜復靜，天上美人來不來。

【仙呂・點絳唇】竚立閑階，夜深香靄，橫金界。瀟洒書齋，悶殺讀書客。

【混江龍】彩雲何在，月明如水浸樓臺。僧歸禪室，鴉噪庭槐。風弄竹聲，則道金珮響；月移花影，疑是玉人來。意懸懸業眼，急攘攘情懷，身心一片，無處安排；則索呆答孩倚定門兒待。越越的青鸞信杳，黃犬音乖。

小生一日十二時，無一刻放下小姐，你那裏知道呵！

【油葫蘆】情思昏昏眼倦開，單枕側，夢魂飛入楚陽臺。早知道無明無夜因他害，想當初『不如不遇傾城色』。人有過，必自責，勿憚改。我却待『賢賢易色』將心戒，怎禁他兜的上心來。

【天下樂】我則索倚定門兒手托腮，好着我難猜：來也那不來？夫人行料應難離側。

望得人眼欲穿，想得人心越窄，多管是寃家不自在。

偌早晚不來，莫不又是謊麽？

【那吒令】他若是肯來，早身離貴宅；他若是到來，便春生敝齋；他若是不來，似石沉大海。數着他脚步兒行，倚定窗櫺兒待。寄語多才：

【鵲踏枝】恁的般惡搶白，並不曾記心懷；撥得個意轉心回，夜去明來。空調眼色經今半載，這其間委實難捱。

小姐這一遭若不來呵，

【寄生草】安排着害，准備着抬。想着這異鄉身强把茶湯捱，則爲這可憎才熬得心腸耐，辦一片志誠心留得形骸在。試着那司天臺打算半年愁，端的是太平車約有十餘載。

（紅上云）姐姐，我過去，你在這裏。（紅敲門科）（末問云）是誰？（紅云）是你前世的娘。（末云）小姐來麽？（紅云）你接了衾枕者，小姐入來也。張生，你怎麽謝我？（末拜云）小生一言難盡，寸心相報，惟天可表！（紅云）你放輕者，休唬了他！（紅推旦入云）姐姐，你入去，我在門兒外等你。（末見旦跪云）張珙有何德能，敢勞神仙下降，知他是睡裏夢裏？

【村裏迓鼓】猛見他可憎模樣，——小生那裏得病來——早醫可九分不快。先前見責，誰承望今宵歡愛！着小姐這般用心，不才張珙，合當跪拜。小生無宋玉般容，潘安般貌，子建般才；姐姐，你則是可憐見爲人在客！

【元和令】綉鞋兒剛半拆，柳腰兒够一搦，羞答答不肯把頭抬，只將鴛枕捱。雲鬟彷彿墜金釵，偏宜鬏髻兒歪。

【上馬嬌】我將這紐扣兒鬆，把縷帶兒解；蘭麝散幽齋。不良會把人禁害，哈，怎不肯回過臉兒來？

【勝葫蘆】我這裏軟玉温香抱滿懷。呀，阮肇到天台，春至人間花弄色。將柳腰款擺，花心輕拆，露滴牡丹開。

【么篇】但蘸着些兒麻上來，魚水得和諧，嫩蕊嬌香蝶恣採。半推半就，又驚又愛，檀口揾香腮。

（末跪云）謝小姐不弃，張珙今夕得就枕席，異日犬馬之報。（旦云）妾千金之軀，一旦棄之。此身皆托於足下，勿以他日見弃，使妾有白頭之歎。（末云）小生焉敢如此？（末看手帕科）

【後庭花】春羅原瑩白，早見紅香點嫩色。（旦云）羞人答答的，看甚麼？（末）燈下偷睛覷，

胸前着肉揣。暢奇哉，渾身通泰，不知春從何處來？無能的張秀才，孤身西洛客，自從逢稔色，思量的不下懷；憂愁因間隔，相思無擺劃；謝芳卿不見責。

【柳葉兒】我將你做心肝兒般看待，點污了小姐清白。忘餐廢寢舒心害，若不是真心耐，志誠捱，怎能够這相思苦盡甘來？

【青哥兒】成就了今宵歡愛，魂飛在九霄雲外。投至得見你多情小奶奶，憔悴形骸，瘦似麻稭。今夜和諧，猶自疑猜。露滴香埃，風靜閑階，月射書齋，雲鎖陽臺；審問明白，只疑是昨夜夢中來，愁無奈。

（旦云）我回去也，怕夫人覺來尋我。（末云）我送小姐出來。

【寄生草】多丰韵，忒稔色。乍時相見教人害，霎時不見教人怪，些兒得見教人愛。今宵同會碧紗厨，何時重解香羅帶。

（紅云）來拜你娘！張生，你喜也。姐姐，咱家去來。（末唱）

【煞尾】春意透酥胸，春色横眉黛，賤却人間玉帛。杏臉桃腮，乘着月色，嬌滴滴越顯得紅白。下香階，懶步蒼苔，動人處弓鞋鳳頭窄。嘆鰍生不才，謝多嬌錯愛。若小姐不弃小生，此情一心者，你是必破工夫明夜早些來。（下）

第二折

（夫人引倀上云）這幾日竊見鶯鶯語言恍惚，神思加倍，腰枝體態，比向日不同；莫不做下來了麼？（倀云）前日晚夕，奶奶睡了，我見姐姐和紅娘燒香，半晌不回來，我家去睡了。（夫人云）這桩事都在紅娘身上，喚紅娘來！（倀喚紅科）（紅云）哥哥喚我怎麼？（倀云）奶奶知道你和姐姐去花園裏去，如今要打你哩。（紅云）呀！小姐，你帶累我也！小哥哥，你先去，我便來也。（紅喚旦科）（紅云）姐姐，事發了也，老夫人喚我哩，却怎了？（旦云）好姐姐，遮蓋咱！（紅云）娘呵，你做的隱秀〔一〕者，我道你做下來也。（旦念）月圓便有陰雲蔽，花發須教急雨催。（紅唱）

【越調・鬥鵪鶉】則着你夜去明來，倒有个天長地久；不爭你握雨携雲，常使我提心在口。你則合帶月披星，誰着你停眠整宿？老夫人心數〔二〕多，情性儁；使不着我巧語花言，將没做有。

【紫花兒序】老夫人猜那窮酸做了新婿，小姐做了嬌妻，這小賤人做了牽頭。俺小姐這些時春山低翠，秋水凝眸。別樣的都休，試把你裙帶兒拴，紐門兒扣，比着你舊時肥瘦，出落得精神，別樣的風流。

(旦云)紅娘，你到那裏小心回話者！(紅云)我到夫人處，必問：『這小賤人，

【金蕉葉】我着你但去處行監坐守，誰着你迤逗的胡行亂走？』若問着此一節呵如何訴休？你便索與他個『知情』的犯由。

姐姐，你受責理當，我圖甚麼來？

【調笑令】你綉幃裏效綢繆，倒鳳顛鸞百事有。我在窗兒外幾曾輕咳嗽，立蒼苔將綉鞋兒冰透。今日个嫩皮膚倒將粗棍抽，姐姐呵，俺這通殷勤的着甚來由？

姐姐在這裏等着，我過去。說過呵，休歡喜；說不過，休煩惱。(紅見夫人科)(夫人云)小賤人，爲甚麼不跪下！你知罪麼？(紅跪云)紅娘不知罪。(夫人云)你故自口强哩。若實說呵，饒你；若不實說呵，我直打死你這個賤人！誰着你和小姐花園裏去來？(紅云)不曾去，誰見來？(夫人云)歡郎見你去來，尚故自推哩。(打科)(紅云)夫人休閃了手，且息怒停嗔，聽紅娘說。

【鬼三台】夜坐時停了針綉，共姐姐閑窮究，說張生哥哥病久。咱兩个背着夫人，向書房問候。(夫人云)問候呵，他說甚麼？(紅云)他說來，道『老夫人事已休，將恩變爲讎，着小生半途喜變做憂』。他道：『紅娘你且先行，教小姐權時落後。』

(夫人云)他是個女孩兒家，着他落後怎麼！(紅唱)

【禿廝兒】我則道神針法灸，誰承望燕侶鶯儔。他兩個經今月餘則是一處宿，何須你一一問緣由？

【聖藥王】他每不識憂，不識愁，一雙心意兩相投。夫人得好休，便好休，這其間何必苦追求？常言道『女大不中留』。

（夫人云）這端事都是你個賤人。（紅云）非是張生小姐紅娘之罪，乃夫人之過也。（夫人云）這賤人倒指下我來，怎麽是我之過？（紅云）信者人之根本，『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輗，小車無軏，其何以行之哉？』當日軍圍普救，夫人所許退軍者，以女妻之。張生非慕小姐顏色，豈肯區區建退軍之策？兵退身安，夫人悔却前言，豈得不爲失信乎？既然不肯成其事，只合酬之以金帛，令張生捨此而去。却不當留請張生於書院，使怨女曠夫，各相早晚窺視，所以夫人有此一端。目下老夫人若不息其事，二來辱没相國家譜；二來張生日後名重天下，施恩於人，忍令反受其辱哉？使至官司，夫人亦得治家不嚴之罪。官司若推其詳，亦知老夫人背義而忘恩，豈得爲賢哉？紅娘不敢自專，乞望夫人台鑒：莫若恕其小過，成就大事，擱之以去其污，豈不爲長便乎？

【麻郎兒】秀才是文章魁首，姐姐是仕女班頭；一個通徹三教九流，一個曉盡描鸞刺繡。

【幺篇】世有、便休、罷手，大恩人怎做敵頭？起白馬將軍故友，斬飛虎叛賊草寇。

【絡絲娘】不爭和張解元參辰卯酉，便是與崔相國出乖弄醜。到底干連着自己骨肉，夫人索窮究。

（夫人云）這小賤人也道得是。我不合養了這個不肖之女。待經官呵，玷辱家門。罷罷！俺家無犯法之男，再婚之女，與了這廝罷。紅娘喚那賤人來！（紅見旦云）且喜姐姐，那棍子則是滴溜溜在我身上，吃我直說過了。我也怕不得許多，夫人如今喚你來，待成合親事。（旦云）羞人答答的，怎麽見夫人？（紅云）娘跟前有甚麽羞？

【小桃紅】當日個月明才上柳梢頭，却早人約黃昏後。羞得我腦背後將牙兒襯着衫兒袖。猛凝眸，看時節則見鞋底尖兒瘦。一個恣情的不休，一個啞聲兒廝耨。呸！那其間可怎生不害半星兒羞？

（旦見夫人科）（夫人云）鶯鶯，我怎生抬舉你來，今日做這等的勾當，則是我的孽障，待怨誰的是！我待經官來，辱没了你父親，這等事不是俺相國人家的勾當。罷罷罷！誰似俺養女的不長進（三）！紅娘，書房裏喚將那禽獸來！（紅喚末科）（末云）小娘子喚小生做甚麽？（紅云）你的事發了也，如今夫人喚你來，將小姐配與你哩。小姐先招了也，你過去。（末云）小生惶恐，如何見老夫人？當初誰在老夫人行說來？（紅云）休佯小心，過去便了。

【幺篇】既然泄漏怎甘休？是我相投首。俺家裏陪酒陪茶倒撋就。你休愁，何須約定

通媒媾？我弃了部署不收，你原來『苗而不秀』〔四〕。呸！你是個銀樣鑞槍頭。

（末見夫人科）（夫人云）好秀才呵，豈不聞『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我待送你去官司裏去來，恐辱没了俺家譜。如今將鶯鶯與你爲妻。則是俺三輩兒不招白衣女婿，你明白便上朝取應去。我與你養着媳婦，得官呵，來見我；駁落呵，休來見我。（紅云）張生早則喜也。

【東原樂】相思事，一筆勾，早則展放從前眉兒皺，美愛幽歡恰動頭。既能够，張生，你覷兀的般可喜娘龐兒也要人消受。

（夫人云）明日收拾行裝，安排果酒，請長老一同送張生到十里長亭去。（旦念）寄語西河隄畔柳，安排青眼送行人。（同夫人下）（紅唱）

【收尾】來時節畫堂簫鼓鳴春晝，列着一對兒鸞交鳳友。那其間才受你説媒紅，方吃你謝親酒。（並下）

校　記

〔一〕隱秀原作「穩秀」，茲從六十種曲本。　〔二〕心數原作「心教」，茲從王本改。　〔三〕不長進原本作「不長俊」，茲從張深之本。　〔四〕苗而不秀：「而」原作「兒」，茲從六十種曲本。

第三折

（夫人長老上云）今日送張生赴京，十里長亭，安排下筵席。我和長老先行，不見張生小姐來到。

（旦、末、紅同上）（旦云）今日送張生上朝取應，早是離人傷感，況值那暮秋天氣，好煩惱人也呵！

悲歡聚散一杯酒，南北東西萬里程。

【正宮·端正好】碧雲天，黃花地，西風緊，北雁南飛。曉來誰染霜林醉？總是離人淚。

【滾綉球】恨相見得遲，怨歸去得疾。柳絲長玉驄難繫，恨不倩疏林挂住斜暉。馬兒迤迤的行，車兒快快的隨，却告了相思迴避，破題兒又早別離。聽得道一聲去也，鬆了金釧；遥望見十里長亭，減了玉肌：此恨誰知？

（紅云）姐姐今日怎麽不打扮？（旦云）你那知我的心裏呵？

【叨叨令】見安排着車兒、馬兒，不由人熬熬煎煎的氣；有甚麽心情花兒、靨兒，打扮得嬌嬌滴滴的媚；准備着被兒、枕兒，則索昏昏沉沉的睡；從今後衫兒、袖兒，都搵做重

重疊疊的泪。兀的不悶殺人也麽哥！兀的不悶殺人也麽哥！久已後書兒、信兒，索與我悽悽惶惶的寄。

（做到）（見夫人科）（夫人云）張生和長老坐，小姐這壁坐，紅娘將酒來。張生，你向前來，是自家親眷，不要迴避。俺今日將鶯鶯與你，到京師休辱没了俺孩兒，挣揣一个狀元回來者。（末云）小生托夫人餘蔭，憑着胸中之才，視官如拾芥耳。（潔云）夫人主見不差，張生不是落後的人。（把酒了，坐）（旦長吁科）

【脫布衫】下西風黃葉紛飛，染寒烟衰草淒迷。酒席上斜簽着坐的，蹙秋眉死臨侵地。

【小梁州】我見他閣淚汪汪不敢垂，恐怕人知；猛然見了把頭低，長吁氣，推整素羅衣。

【幺篇】雖然久後成佳配，奈時間怎不悲啼。意似癡，心如醉，昨宵今日，清減了小腰圍。

（夫人云）小姐把盞者！（紅遞酒，旦把盞長吁科，云）請吃酒！

【上小樓】合歡未已，離愁相繼。想着俺前暮私情，昨夜成親，今日別離。我諗知這幾日

相思滋味，却原來比別離情更增十倍。〔二〕

【幺篇】年少呵輕遠別，情薄呵易棄擲。全不想腿兒相挨，臉兒相偎，手兒相携。你與俺崔相國做女婿，妻榮夫貴，但得一個並頭蓮，煞强如狀元及第。

（夫人云）紅娘把盞者！（紅把酒科）（旦唱）〔三〕

【滿庭芳】供食太急，須臾對面，頃刻別離。若不是酒席間子母每當迴避，有心待與他舉案齊眉。雖然是廝守得一時半刻，也合着俺夫妻每共桌而食。眼底空留意，尋思起就裏，險化做望夫石。

（紅云）姐姐不曾吃早飯，飲一口兒湯水。（旦云）紅娘，甚麽湯水嚥得下！

【快活三】將來的酒共食，嘗着似土和泥。假若便是土和泥，也有些土氣息，泥滋味。

【朝天子】暖溶溶玉醅，白泠泠似水，多半是相思泪。眼面前茶飯怕不待要吃，恨塞滿愁腸胃。『蝸角虛名，蠅頭微利，』拆鴛鴦在兩下裏。一個這壁，一個那壁，一遞一聲長吁氣。

（夫人云）輛起車兒，俺先回去，小姐隨後和紅娘來。（下）（末辭潔科）（潔云）此一行別無話兒，貧僧

准備買登科録看，做親的茶飯少不得貧僧的。先生在意，鞍馬上保重者！從今經懺無心禮，專聽春雷第一聲。(下)(旦唱)

【四邊静】霎時間杯盤狼籍，車兒投東，馬兒向西，兩意徘徊，落日山横翠。知他今宵宿在那裏？有夢也難尋覓。

張生，此一行得官不得官，疾便回來。(末云)小生這一去白奪一个狀元，正是『青霄有路終須到，金榜無名誓不歸』。(旦云)君行別無所贈，口占一絶，爲君送行：『棄擲今何在，當時且自親。還將舊來意，憐取眼前人。』(末云)小姐之意差矣，張珙更敢憐誰？謹賡一絶，以剖寸心：『人生長遠別，孰與最關親？不遇知音者，誰憐長嘆人？』(旦唱)

【耍孩兒】淋漓襟袖啼紅泪，比司馬青衫更濕。伯勞東去燕西飛，未登程先問歸期。雖然眼底人千里，且盡生前酒一杯。未飲心先醉，眼中流血，心内成灰。

【五煞】到京師服水土，趁程途節飲食，順時自保揣身體。荒村雨露宜眠早，野店風霜要起遲！鞍馬秋風裏，最難調護，最要扶持。

【四煞】這憂愁訴與誰？相思只自知，老天不管人憔悴。泪添九曲黄河溢，恨壓三峰華岳低。到晚來悶把西樓倚，見了些夕陽古道，衰柳長堤。

【三煞】笑吟吟一處來，哭啼啼獨自歸。歸家若到羅幃裏，昨宵個綉衾香暖留春住，今夜個翠被生寒有夢知。留戀你別無意，見據鞍上馬，閣不住泪眼愁眉。

（末云）有甚言語囑咐小生咱？（旦唱）

【二煞】你休憂『文齊福不齊』，我則怕你『停妻再娶妻』。休要『一春魚雁無消息』！我這裏青鸞有信頻須寄，你却休『金榜無名誓不歸』。此一節君須記，若見了那异鄉花草，再休似此處棲遲。

（末云）再誰似小姐？小生又生此念。（旦唱）

【一煞】青山隔送行，疏林不做美，淡烟暮靄相遮蔽。夕陽古道無人語，禾黍秋風聽馬嘶。我爲甚麽懶上車兒內，來時甚急，去後何遲？

（紅云）夫人去好一會，姐姐，咱家去！（旦唱）

【收尾】四圍山色中，一鞭殘照裏。遍人間煩惱填胸臆，量這些大小車兒如何載得起？

（旦、紅下）（末云）僕童趕早行一程兒，早尋个宿處。泪隨流水急，愁逐野雲飛。（下）

校　記

〔二〕「我諗知這幾日相思滋味，却原來比別離情更增十倍」，意說別離情比相思更痛苦。別本「比」多作「此」，現從弘治本。　〔三〕（夫人云）紅娘把盞者！（紅把酒科）（旦唱），此行科白原在次曲〔快活三〕前，而次曲〔快活三〕前「紅云姐姐不曾吃早飯……」一行白，原在〔滿庭芳〕曲前。茲從毛本互易，使曲白語氣，可以相接。

第四折

（末引僕騎馬上開）離了蒲東早三十里也。兀的前面是草橋，店裏宿一宵，明日趕早行。這馬百般兒不肯走。行色一鞭催去馬，羈愁萬斛引新詩。

【雙調·新水令】望蒲東蕭寺暮雲遮，慘離情半林黃葉。馬遲人意懶，風急雁行斜。離恨重疊，破題兒第一夜。

想着昨日受用，誰知今日淒涼？

【步步嬌】昨夜個翠被香濃熏蘭麝，欹珊枕把身軀兒趄。臉兒厮揾者，仔細端詳，可憎的別。鋪雲鬢玉梳斜，恰便似半吐初生月。

早到也，店小二哥那裏？（小二哥上云）官人，俺這頭房裏下。（末云）琴童接了馬者！點上燈，我諸般不要吃，則要睡些兒。（僕云）小人也辛苦，待歇息也。（在床前打鋪做睡科）（末云）今夜甚睡得到我眼裏來也！

【落梅風】旅館欹單枕，秋蛩鳴四野，助人愁的是紙窗兒風裂。乍孤眠被兒薄又怯，冷清清幾時温熱！

（末睡科）（旦上云）長亭畔别了張生，好生放不下。老夫人和梅香都睡了，我私奔出城，趕上和他同去。

【喬木查】走荒郊曠野，把不住心嬌怯，喘吁吁難將兩氣接。疾忙趕上者，打草驚蛇。

【攪筝琶】他把我心腸擠，因此不避路途賒。瞞過俺能拘管的夫人，穩住俺廝齊攢的侍妾。想着他臨上馬痛傷嗟，哭得我也似痴呆。不是我心邪，自别離已後，到西日初斜，愁得來陡峻，瘦得來呻嗟。則離得半個日頭，却早又寬掩過翠裙三四褶，誰曾經這般磨滅？

【錦上花】有限姻緣，方才寧貼；無奈功名，使人離缺。害不了的愁懷，却才覺些；撇不下的相思，如今又也。

【幺篇】清霜淨碧波，白露下黄葉。下下高高，道路曲折；四野風來，左右亂踅。我這裏奔馳，他何處困歇？

【清江引】呆答孩店房兒裏没話説，悶對如年夜。暮雨催寒蛩，曉風吹殘月，今宵酒醒何

處也？

（旦云）在這个店兒裏，不免敲門。（末云）誰敲門哩？是一個女人的聲音。我且開門看咱，這早晚是誰？

【慶宣和】是人呵疾忙快分説，是鬼呵合速滅。（旦云）是我。老夫人睡了。想你去了呵，幾時再得見，特來和你同去。（末唱）聽説罷將香羅袖兒拽，却原來是姐姐、姐姐。

難得小姐的心勤！

【喬牌兒】你是爲人須爲徹，將衣袂不藉。綉鞋兒被露水泥沾惹，脚心兒管踏破也。

（旦云）我爲足下呵，顧不得迢遞。（旦唧唧了）

【甜水令】想着你廢寢忘餐，香消玉減，花開花謝，猶自覺爭些；便枕冷衾寒，鳳隻鸞孤，月圓雲遮，尋思來有甚傷嗟。

【折桂令】想人生最苦離別，可憐見千里關山，獨自跋涉。似這般割肚牽腸，倒不如義斷恩絶。雖然是一時間花殘月缺，休猜做瓶墜簪折。不戀豪傑，不羨驕奢，自願的生則同衾，死則同穴。

（外淨一行扮卒子上叫云）恰才見一女子渡河，不知那裏去了？打起火把者。分明見他走在這店中

去也，將出來！將出來！（末云）却怎了？（旦云）你近後，我自開門對他說。

【水仙子】硬圍着普救寺下鍬钁，强當住咽喉仗劍鉞。賊心腸饞眼腦天生得劣。（卒子云）你是誰家女子，夤夜渡河？（旦唱）休言語，靠後些！杜將軍你知道他是英傑，覷一覷着你爲了醯醬，指一指教你化做膂血。騎着匹白馬來也。

（卒子搶旦一下）（末驚覺云）呀，原來却是夢裏。且將門兒推開看。只見一天露氣，滿地霜華，曉星初上，殘月猶明。無端燕鵲高枝上，一枕鴛鴦夢不成。

【雁兒落】綠依依墻高柳半遮，靜悄悄門掩清秋夜，疏刺刺林梢落葉風，昏慘慘雲際穿窗月。

【得勝令】驚覺我的是顫巍巍竹影走龍蛇，虛飄飄莊周夢蝴蝶，絮叨叨促織兒無休歇，韵悠悠砧聲兒不斷絕。痛煞煞傷別，急煎煎好夢兒應難捨；冷清清的咨嗟，嬌滴滴玉人兒何處也！

（僕云）天明也。咱早行一程兒，前面打火去。（末云）店小二哥，還你房錢，鞴了馬者。

【鴛鴦煞】柳絲長咫尺情牽惹，水聲幽仿佛人嗚咽。斜月殘燈，半明不滅。暢道是舊恨連綿，新愁鬱結；別恨離愁，滿肺腑難淘瀉。除紙筆代喉舌，千種相思對誰說。（並下）

【絡絲娘煞尾】都則爲一官半職，阻隔得千山萬水。

題目　小紅娘成好事
　　老夫人問私情

正名　短長亭斟別酒
　　草橋店夢鶯鶯

張君瑞慶團圞雜劇（第五本）

楔　子

（末引僕人上開云）自暮秋與小姐相別，倏經半載之際。托賴祖宗之蔭，一舉及第，得了頭名狀元。如今在客館聽候聖旨御筆除授，惟恐小姐挂念，且修一封書，令琴童家去，達知夫人，便知小生得

中，以安其心。琴童過來，你將文房四寶來，我寫就家書一封，與我星夜到河中府去。見小姐時說：『官人怕娘子憂，特地先着小人將書來。』即忙接了回書來者。過日月好疾也呵！

【仙呂・賞花時】相見時紅雨紛紛點綠苔，別離後黃葉蕭蕭凝暮靄。今日見梅開，別離半載。琴童，我囑咐你的言語記着！則說道特地寄書來。（下）

（僕云）得了這書，星夜望河中府走一遭。（下）

第一折

（旦引紅娘上開云）自張生去京師，不覺半年，杳無音信。這些時神思不快，妝鏡懶擡，腰肢瘦損。

茜裙寬褪，好煩惱人也呵！

【商調・集賢賓】雖離了我眼前（二），却在心上有；不甫能離了心上，又早眉頭。忘了時依然還又，惡思量無了無休。大都來一寸眉峯，怎當他許多顰皺。新愁近來接着舊愁，厮混了難分新舊。舊愁似太行山隱隱，新愁似天塹水悠悠。

（紅云）姐姐往常針尖不倒，其實不曾閑了一个綉床，如今百般的悶倦。往常也曾不快，將息便可，

不似這一場清減得十分利害。(旦唱)

【逍遥樂】曾經消瘦，每遍猶閑，這番最陡。(紅云)姐姐心兒悶呵，那裏散心耍咱。(旦唱)何處忘憂？看時節獨上妝樓，手捲珠簾上玉鈎，空目斷山明水秀；見蒼烟迷樹，衰草連天，野渡横舟。

(旦云)紅娘，我這衣裳這些時都不似我穿的。(紅云)姐姐正是『腰細不勝衣』。(旦唱)

【挂金索】裙染榴花，睡損胭脂皺；紐結丁香，掩過芙蓉扣；綫脱珍珠，泪濕香羅袖；楊柳眉顰，『人比黄花瘦。』

(僕上云)奉相公言語，特將書來與小姐。恰才前廳上見了夫人，夫人好生歡喜，着人來見小姐。早至後堂。(咳嗽科)(紅問云)誰在外面？(見科)(紅見僕了)(紅笑云)你幾時來？可知道『昨夜燈花報，今朝喜鵲噪。』姐姐正煩惱哩，你自來？和哥哥來？(僕云)哥哥得了官也，着我寄書來。(紅云)你則在這裏等着，我對俺姐姐説了呵，你進來。(紅見旦笑科)(旦云)這小妮子怎麽？(紅云)姐姐，大喜大喜，咱姐夫得了官也。(旦云)這妮子見我悶呵，特故哄我。(紅云)琴童在門首，見了夫人了，使他進來見姐姐，姐夫有書。(旦云)慚愧，我也有盼着他的日頭，喚他入來。(僕入見旦科)(旦云)琴童，你幾時離京師？(僕云)離京一月多也，我來時哥哥去吃游街棍子去了。(旦云)這禽獸不省得，狀元喚做誇官，游街三日。(僕云)夫人説的便是，有書在此。(旦做接書科)

【金菊花】早是我只因他去減了風流，不爭你寄得書來又與我添些兒症候。說來的話兒不應口，無語低頭，書在手，泪凝眸。

（旦開書看科）

【醋葫蘆】我這裏開時和泪開，他那裏修時和泪修。多管閣着筆尖兒未寫早泪先流，寄來的書泪點兒兀自有。我將這新痕把舊痕湮透。正是一重愁翻做兩重愁。

（旦念書科）『張珙百拜奉啟芳卿可人妝次：自暮秋拜違，倏爾半載。上賴祖宗之蔭，下托賢妻之德，舉中甲第。即日於招賢館寄迹，以伺聖旨御筆除授。惟恐夫人與賢妻憂念，特令琴童奉書馳報，庶幾免慮。小生身雖遥而心常邇矣，恨不得鶼鶼比翼，邛邛並軀。重功名而薄恩愛者，誠有淺見貪饕之罪。他日面會，自當請謝不備。後成一絶，以奉清照：玉京仙府探花郎，寄語蒲東窈窕娘，指日拜恩衣晝錦，定須休作倚門妝。』

【幺篇】當日向西廂月底潛，今日向瓊林宴上搠。誰承望跳東墻脚步兒占了鰲頭，怎想道惜花心養成折桂手，脂粉叢裏包藏着錦綉！從今後晚妝樓改做了至公樓。

（旦云）你吃飯不曾？（僕云）上告夫人知道，早晨至今，空立廳前，那有飯吃。（旦云）紅娘，你快取飯與他吃。（僕云）感蒙賞賜，我每就此吃飯，夫人寫書。哥哥着小人索了夫人回書，至緊，至緊！（旦云）紅娘將筆硯來。（紅將來科）（旦云）書却寫了，無可表意，只有汗衫一領，裹肚一條，襪兒一

雙，瑤琴一張，玉簪一枚，斑管一枝。琴童，你收拾得好者。紅娘取銀十兩來，就與他盤纏。（紅娘云）姐夫得了官，豈無這幾件東西，寄與他有甚麽緣故？（旦云）你不知道。這汗衫兒呀，

【梧葉兒】他若是和衣卧，便是和我一處宿；但貼着他皮肉，不信不想我温柔。（紅云）這裹肚要怎麽？（旦唱）常則不要離了前後，守着他左右，緊緊的繫在心頭。（紅云）這襪兒如何？（旦唱）拘管他胡行亂走。

（紅云）這琴他那裹自有，又將去怎麽？（旦唱）

【後庭花】當日五言詩緊趁逐，後來因七弦琴成配偶。他怎肯冷落了詩中意，我則怕生疏了弦上手。（紅云）玉簪呵有甚主意？（旦唱）我須有個緣由，他如今功名成就，只怕他撇人在腦背後。（紅云）斑管要怎的？（旦唱）湘江兩岸秋，當日娥皇因虞舜愁，今日鶯鶯爲君瑞憂。這九嶷山下竹，共香羅衫袖口——

【青哥兒】都一般啼痕湮透。似這等泪斑斑宛然依舊，（二）萬古情緣一樣愁。涕泪交流，怨慕難收，對學士叮嚀說緣由，是必休忘舊！

（旦云）琴童，這東西收拾好者。（僕云）理會得。（旦唱）

【醋葫蘆】你逐宵野店上宿，休將包袱做枕頭，怕油脂膩展污了恐難酬。倘或水侵雨濕

休便扭，我則怕乾時節熨不開褶皺。一桩桩一件件細收留。

【金菊花】書封雁足此時修，情繫人心早晚休？長安望來天際頭，倚遍西樓，『人不見，水空流。』

（僕云）小人拜辭，即便去也。（旦云）琴童，你見官人對他說。（僕云）說甚麽？（旦唱）

【浪裏來煞】他那裏爲我愁，我這裏因他瘦。臨行時啜賺人的巧舌頭，指歸期約定九月九，不覺的過了小春時候。到如今『悔教夫婿覓封侯』。

（僕云）得了回書，星夜回俺哥哥話去。（並下）

校　記

〔一〕雖離了我眼前：「前」下原有「悶」字。毛西河曰：「「雖離了眼前」指人言，其「上眉頭」亦懷人之見於顰眉者也。俗以人上眉頭難解，遂於「眼前」下增一「悶」字，不知此曲發調只宜七字一句，「離了眼前心上有」，此實七字也。豈有「悶」是實字而填作襯字之理？況眼前心上，俱着人言，亦元詞襲語。如關漢卿金綫池劇：「這厮閑散了雖離眼底，忔憎着又上心頭。」可驗。」因據改。

〔二〕泪斑斑宛然依舊原作「泪斑宛然依舊」，據弘治本補。

第二折

（末上云）『畫虎未成君莫笑，安排牙爪始驚人。』本是舉過使除，奉聖旨着翰林院編修國史。他每那知我的心，甚麼文章做得成。使琴童遞住音，不見回來。這幾日睡卧不寧，飲食少進，給假在驛亭中將息。早間太醫院着人來看視，下藥去了。我這病盧扁也醫不得。自離了小姐，無一日心閑也呵！

【中吕・粉蝶兒】從到京師，思量心日夕如是，向心頭横躺着俺那鶯兒。請醫師，看診罷，一星星説是。本意待推辭，則被他察虚實不須看視。

【醉春風】他道是醫雜症有方術，治相思無藥餌。鶯鶯呵，你若是知我害相思，我甘心兒死、死。四海無家，一身客寄，半年將至。

（僕上云）我則道哥哥除了，原來在驛亭中抱病，須索回書去咱。（見了科）（末云）你回來了也。

【迎仙客】疑怪這噪花枝靈鵲兒，垂簾幕喜蛛兒，正應着短檠上夜來燈爆時。若不是斷腸詞，決定是斷腸詩。（僕云）小夫人有書至此。（末接科）寫時管情泪如絲，既不呵，怎生泪點兒封皮上漬。

（末讀書科）『薄命妾崔氏拜覆，敬奉才郎君瑞文几：自音容去後，不覺許時，仰敬之心，未嘗少怠。縱云日近長安遠，何故鱗鴻之杳矣。莫因花柳之心，弃妾恩情之意？正念間，琴童至，得見翰墨，始知中科，使妾喜之如狂。郎之才望，亦不辱相國之家譜也。今因琴童回，無以奉貢，聊布瑶琴一張，玉簪一枝，斑管一枚，裹肚一條，汗衫一領，襪兒一雙，權表妾之真誠。匆匆草字欠恭，伏乞情恕不備。謹依來韵，遂繼一絶云：闌干倚遍盼才郎，莫戀宸京黄四娘；病裏得書知中甲，窗前覽鏡試新妝。』那風風流流的姐姐，似這等女子，張珙死也死得着了。

【上小樓】這的堪爲字史，當爲款識。有柳骨顔筋，張旭張顛，羲之獻之。此一時，彼一時，佳人才思，俺鶯鶯世間無二。

【幺篇】俺做經咒般持，符籙般使。高似金章，重似金帛，貴似金資。這上面若簽個押字，使個令史，差個勾使，則是一張忙不及印赴期的咨示。

（末拿汗衫兒科）休道文章，只看他這針指，人間少有。

【滿庭芳】怎不教張生愛爾，堪針工出色，女教爲師。幾千般用意針針是，可索尋思。長共短又没個樣子，窄和寬想像著腰肢，好共歹無人試。想當初做時，用煞那小心兒。

小姐寄來這幾件東西，都有緣故，一件件我都猜着了。

【白鶴子】這琴，他教我閉門學禁指，留意譜聲詩，調養聖賢心，洗蕩巢由耳。

【二煞】這玉簪，纖長如竹笋，細白似葱枝；温潤有清香，瑩潔無瑕玭。

【三煞】這斑管，霜枝曾棲鳳凰，泪點漬胭脂。當時舜帝慟娥皇，今日淑女思君子。

【四煞】這裹肚，手中一葉綿，燈下幾回絲；表出腹中愁，果稱心間事。

【五煞】這鞋襪兒，針脚兒細似蟣子，絹帛兒膩似鵝脂。既知禮不胡行，願足下當如此。

琴童，你臨行小夫人對你說甚麽？（僕云）着哥哥休別繼良姻。（末云）小姐，你尚然不知我的心哩。

【快活三】冷清清客店兒，風淅淅雨絲絲。雨兒零，風兒細，夢回時，多少傷心事。

【朝天子】四肢不能動止，急切裹盼不到蒲東寺。小夫人須是你見時，別有甚閑傳示？我是個浪子官人，風流學士，怎肯去帶殘花折舊枝。自從到此，甚的是閑街市。

【賀聖朝】少甚宰相人家，招婿的嬌姿。其間或有個人兒似爾，那裹取那温柔，這般才思？想鴛鴦意兒，怎不教人夢想眠思？

琴童來，將這衣裳東西收拾好者。

【耍孩兒】則在書房中傾倒個藤箱子，向箱子裹面鋪幾張紙。放時節須索用心思〔一〕，休教藤刺兒抓住綿絲。高擡在衣架上怕吹了顏色，亂裹在包袱中恐剉了褶兒。當如此，切須愛護，勿得因而。

【二煞】恰新婚，才燕爾，爲功名來到此。長安憶念蒲東寺。昨宵個春風桃李花開夜，今日個秋雨梧桐葉落時。愁如是，身遥心邇，坐想行思。

【三煞】這天高地厚情，直到海枯石爛時，此時作念何時止？直到燭灰眼下才無泪，蠶老心中罷却絲。我不比游蕩輕薄子，輕夫婦的琴瑟，拆鸞鳳的雄雌。

【四煞】不聞黄犬音，難傳紅葉詩，驛長不遇梅花使。孤身去國三千里，一日歸心十二時。憑欄視，聽江聲浩蕩，看山色參差。

【尾】憂則憂我在病中，喜則喜你來到此。投至得引人魂卓氏音書至，險將這害鬼病的相如盼望死。(下)

校　記

〔一〕放時節句原作「放時節用意取包袱」，兹從王伯良本。

第三折

（淨扮鄭恒上開云）自家姓鄭名恒，字伯常。先人拜禮部尚書，不幸早喪。後數年，又喪母。先人在時曾定下俺姑娘的女孩兒鶯鶯爲妻，不想姑夫亡化，鶯鶯孝服未滿，不曾成親。俺姑娘將着這靈櫬，引着鶯鶯，回博陵下葬，爲因路阻，不能得去。數月前寫書來喚我同扶柩去；因家中無人，來得遲了。我離京師，來到河中府，打聽得孫飛虎欲擄鶯鶯爲妻，得一個張君瑞退了賊兵，俺姑娘許了他。我如今到這裏，沒這個消息，便好去見他；既有這個消息，我便撞將去呵，沒意思。這一件事都在紅娘身上，我着人去喚他。則說『哥哥從京師來，不敢來見姑娘，着紅娘來下處來，有話去對姑娘行說去』。去的人好一會了，不見來。見姑娘和他有話說。（紅上云）鄭恒哥哥在下處，不來見夫人，却喚我說話。夫人着我來，看他說甚麽。（見淨科）哥哥萬福！夫人道哥哥來到呵，怎麽不來家裏來？（淨云）我有甚顏色見姑娘？我喚你來的緣故是怎生？當日姑夫在時，曾許下這門親事；我今番到這裏，姑夫孝已滿了，特地央及你去夫人行說知，揀一個吉日成合了這件事，好和小姐一答裏下葬去。不爭不成合，一答裏路上難厮見。若說得肯呵，我重重的相謝你。（紅云）這一節話再也休題，鶯鶯已與了別人了也。（淨云）道不得『一馬不跨雙鞍』，可怎生父在時曾許了我，父喪之後，母倒悔親？這個道理那裏有！（紅云）却非如此說。當日孫飛虎將半萬賊兵來時，哥哥你在

那裏？若不是那生呵，那裏得俺一家兒來？今日太平無事，却來爭親；倘被賊人擄去呵，哥哥如何去爭？（淨云）與了一個富家，也不枉了，却與了這個窮酸餓醋。偏我不如他？我仁者能仁，身裏出身的根脚，又是親上做親，況兼他父命。（紅云）他倒不如你，噤聲！

【越調・鬥鵪鶉】賣弄你仁者能仁，倚仗你身裏出身；至如你官上加官，也不合親上做親。又不曾執羔雁邀媒，獻幣帛問肯。恰洗了塵，便待要過門；枉腌了他金屋銀屏，枉污了他錦衾綉裀。

【紫花兒序】枉蠢了他梳雲掠月，枉羞了他惜玉憐香，枉村了他殢雨尤雲。當日三才始判，兩儀初分；乾坤：清者爲乾，濁者爲坤，人在中間相混。君瑞是君子清賢，鄭恒是小人濁民。

（淨云）賊來怎地他一個人退得？都是胡說！（紅云）我對你說。

【天淨沙】看河橋飛虎將軍，叛蒲東擄掠人民，半萬賊屯合寺門，手橫着霜刃，高叫道要鶯鶯做壓寨夫人。

（淨云）半萬賊，他一個人濟甚麽事？（紅云）賊圍之甚迫，夫人慌了，和長老商議，拍手高叫：『兩廊不問僧俗，如退得賊兵的，便將鶯鶯與他爲妻。』忽有游客張生，應聲而前曰：『我有退兵之策，何不

問我？」夫人大喜，就問：『其計何在？』生云：『我有一故人白馬將軍，現統十萬之衆，鎮守蒲關。我修書一封，着人寄去，必來救我。』不想書至兵來，其困即解。

【小桃紅】洛陽才子善屬文，火急修書信。白馬將軍到時分，滅了烟塵。夫人小姐都心順，則爲他『威而不猛』，『言而有信』，因此上『不敢慢於人』。

（淨云）我自來未嘗聞其名，知他會也不會。你這個小妮子，賣弄他偌多！（紅云）便又罵我，

【金蕉葉】他憑着講性理齊論魯論，作詞賦韓文柳文，他識道理爲人敬人，掩家裏有信行知恩報恩。

【調笑令】你值一分，他值百十分，螢火焉能比月輪？高低遠近都休論，我拆白道字辨與你個清渾。（淨云）這小妮子省得甚麼拆白道字，你拆與我聽。（紅唱）君瑞是個『肖』字這壁着『立人』，你是個『木寸』『馬户』『户巾』。

（淨云）木寸、馬户、户巾——你道我是個『村驢屌』。我祖代是相國之門，到不如你個白衣、餓夫、窮士！做官的則是做官。（紅唱）

【禿廝兒】他凭師友君子務本，你倚父兄仗勢欺人。鹽鹽日月不嫌貧，博得個姓名新、堪聞。〔一〕

【聖藥王】這廝喬議論，有向順。你道是官人則合做官人，信口噴，不本分。你道窮民到老是窮民，却不道『將相出寒門』。

（淨云）這桩事都是那長老禿驢弟子孩兒，我明日慢慢的和他說話。（紅唱）

【麻郎兒】他出家兒慈悲爲本，方便爲門。横死眼不識好人，招禍口不知分寸。

（淨云）這是姑夫的遺留，我揀日牽羊擔酒上門去，看姑娘怎麽發落我。（紅唱）

【幺篇】訕筋，發村，使狠，甚的是軟款温存。硬打捱强爲眷姻，不睹事强諧秦晉。

（淨云）姑娘若不肯，着二三十個伴當，擡上轎子，到下處脫了衣裳，趕將來還你一個婆娘。（紅唱）

【絡絲娘】你須是鄭相國嫡親的舍人，須不是孫飛虎家生的莽軍。喬嘴臉、腌軀老、死身分，少不得有家難奔。

（淨云）兀的那小妮子，眼見得受了招安了也。我也不對你說，明日我要娶，我要娶。（紅云）不嫁你，不嫁你。

【收尾】佳人有意郎君俊，我待不喝采其實怎忍。（淨云）你喝一聲我聽。（紅笑云）你這般頹嘴臉，則好偷韓壽下風頭香，傅何郎左壁廂粉。（下）

（淨脫衣科，云）這妮子擬定都和那酸丁演撒，我明日自上門去，見俺姑娘，則做不知。我則道張

生贅在衛尚書家，做了女婿。俺姑娘最聽是非，他自小又愛我，必有話說。休說別個，則這一套衣服也衝動他。自小京師同住，慣會尋章摘句，姑夫許我成親，誰敢將言相拒。我若放起刁來，且看鶯鶯那去？且將壓善欺良意，權作尤雲殢雨心。（下）（夫人上云）夜來鄭恒至，不來見我，喚紅娘去問親事。據我的心則是與孩兒是，況兼相國在時已許下了，我便是違了先夫的言語。做我一個上家的不着，這廝每做下來。擬定則與鄭恒，他有言語，怪他不得也。料持下酒者，今日他敢來見我也。（淨上云）來到也，不索報覆，自入去見夫人。（拜夫人哭科）（夫人云）孩兒既來到這裏，怎麽不來見我？（淨云）小孩兒有甚嘴臉來見姑娘！（夫人云）鶯鶯爲孫飛虎一節，等你不來，無可解危，許張生也。（淨云）那個張生？敢便是狀元。我在京師看榜來，年紀有二十四五歲，洛陽張珙，誇官游街三日。第二日頭答正來到衛尚書家門首，尚書的小姐十八歲也，結着綵樓，在那御街上，只一球正打着他。我也騎着馬看，險些打着我。他家粗使梅香十餘人，把那張生橫拖倒拽入去。他口叫道：『我自有妻，我是崔相國家女婿。』那尚書有權勢氣象，那裏聽，則管拖將入去了。這個却才便是他本分，出於無奈。尚書說道：『我女奉聖旨結綵樓，你着崔小姐做次妻。他是先奸後娶的，不應取他。』鬧動京師，因此認得他。（夫人怒云）我道這秀才不中擡舉，今日果然負了俺家。俺相國之家，世無與人做次妻之理。既然張生奉聖旨娶了妻，孩兒，你揀個吉日良辰，依着姑夫的言語，依舊入來做女婿者。（淨云）倘或張生有言語，怎生？（夫人云）放着我哩，明日揀個吉日良辰，你便過門來。（下）（淨云）中了我的計策了，准備筵席、茶、禮、花紅，剋

日過門者。(下)(潔上云)老僧昨日買登科記看來，張生頭名狀元，授着河中府尹。誰想夫人沒主張，又許了鄭恒親事。老夫人不肯去接，我將着肴饌直至十里長亭接官走一遭。(下)(杜將軍上云)奉聖旨，着小官主兵蒲關，提調河中府事，上馬管軍，下馬管民。誰想君瑞兄弟一舉及第，正授河中府尹，不曾接得。眼見得在老夫人宅裏下，擬定乘此機會成親。小官牽羊擔酒直至老夫人宅上，一來慶賀狀元，二來就主親，與兄弟成此大事。左右那裏？將馬來，到河中府走一遭。(下)

校記

〔一〕博得個姓名新、堪聞句，原作「治百姓新民傳聞」，據張深之本改。

第四折

(夫人上云)誰想張生負了俺家，去衛尚書家做女婿去，今日不負老相公遺言，還招鄭恒爲婿。今日好个日子，過門者，准備下筵席，鄭恒敢待來也。(末上云)小官奉聖旨，正授河中府尹。今日衣錦還鄉，小姐的金冠霞帔都將着，若見呵，雙手索送過去。誰想有今日也呵！文章舊冠乾坤內，姓字新聞日月邊。

【雙調·新水令】玉鞭驕馬出皇都，暢風流玉堂人物。今朝三品職，昨日一寒儒。御筆

親除，將名姓翰林註。

【駐馬聽】張珙如愚，酬志了三尺龍泉萬卷書；鶯鶯有福，穩請了五花官誥七香車。身榮難忘借僧居，愁來猶記題詩處。從應舉，夢魂兒不離了蒲東路。

（末云）接了馬者！（見夫人科）新狀元河中府尹婿張珙參見。（夫人云）休拜，休拜，你是奉聖旨的女婿，我怎消受得你拜？（末唱）

【喬牌兒】我謹躬身問起居，夫人這慈色爲誰怒？我則見丫環使數都廝覷，莫不我身邊有甚事故？

（末云）小生去時，夫人親自餞行，喜不自勝。今日中選得官，夫人反行不悅，何也？（夫人云）你如今那裏想着俺家？道不得个『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我一个女孩兒，雖然妝殘貌陋，他父爲前朝相國。若非賊來，足下甚氣力到得俺家？今日一旦置之度外，却於衛尚書家作婿，豈有是理？（末云）夫人聽誰說？若有此事，天不蓋，地不載，害老大小疔瘡！

【雁兒落】若說着絲鞭仕女圖，端的是塞滿章臺路。小生呵此間懷舊恩，怎肯別處尋親去？

【得勝令】豈不聞『君子斷其初』，我怎肯忘得有恩處？那一個賊畜生行嫉妒，走將來老夫人行廝間阻？不能够嬌姝，早共晚施心數；說來的無徒，遲和疾上木驢。

(夫人云)是鄭恒說來，綉球兒打着馬了，做女婿也。你不信呵，喚紅娘來問。(紅上云) 我巴不得見他，原來得官回來。慚愧，這是非對着也。(末背問云) 紅娘，小姐好麽？(紅云)爲你別做了女婿，俺小姐依舊嫁了鄭恒也。(末云)有這般蹺蹊的事！

【慶東原】那裏有糞堆上長出連枝樹，淤泥中生出比目魚？不明白展污了姻緣簿？鶯鶯呵，你嫁個油煠猢猻的丈夫；紅娘呵，你伏侍個烟熏猫兒的姐夫；張生呵，你撞着個水浸老鼠的姨夫。這廝壞了風俗，傷了時務。

(紅唱)

【喬木查】妾前來拜覆，省可裏心頭怒！問別來安樂否？你那新夫人何處居？比俺姐姐是何如？

(末云)和你也葫蘆提了也。小生爲小姐受過的苦，諸人不知，瞞不得你。不甫能成親，焉有是理？

【攪筝琶】小生若求了媳婦，則目下便身殂。怎肯忘得待月迴廊，難撇下吹簫伴侶。受了些活地獄，下了些死工夫。不甫能得做妻夫，現將着夫人誥敕，縣君名稱，怎生待歡天喜地，兩隻手兒分付與。你剗地倒把人贓誣。

(紅對夫人云)我道張生不是這般人，則喚小姐出來自問他。(叫旦科) 姐姐快來問張生，我不信

他直恁般薄情。我見他呵，怒氣沖天，實有緣故。（旦見末科）（末云）小姐間別無恙？（旦云）先生萬福！（紅云）姐姐有的言語，和他說破。（旦長吁云）待說甚麽的是！

【沉醉東風】不見時准備着千言萬語，得相逢都變做短嘆長吁。他急攘攘却才來，我羞答答怎生覷。將腹中愁恰待申訴，及至相逢一句也無。只道個『先生萬福』。

（旦云）張生，俺家何負足下？足下見弃妾身，去衛尚書家爲婿，此理安在？（末云）誰說來？（旦云）鄭恒在夫人行說來。（末云）小姐如何聽這廝？張珙之心，惟天可表！

【落梅風】從離了蒲東路，來到京兆府，見個佳人世不曾回顧。硬揣個衛尚書家女孩兒爲了眷屬，曾見他影兒的也教滅門絕户。

（末云）這一桩事都在紅娘身上，我則將言語傍着他，看他說甚麽。紅娘，我問人來，說道你與小姐將簡帖兒去喚鄭恒來。（紅云）痴人，我不合與你作成，你便看得我一般了。（紅唱）

【甜水令】君瑞先生，不索躊躇，何須憂慮。那廝本意糊塗；俺家世清白，祖宗賢良，相國名譽。我怎肯他跟前寄簡傳書？

【折桂令】那吃敲才怕不口裏嚼蛆，那廝待數黑論黄，惡紫奪朱。俺姐姐更做道軟弱囊揣，怎嫁那不值錢人樣鰕朐。你個東君索與鶯鶯做主，怎肯將嫩枝柯折與樵夫。那廝本

意囂虛，將足下虧圖，有口難言，氣夯破胸脯。

（紅云）張生，你若端的不曾做女婿呵，我去夫人跟前一力保你。等那廝來，你和他兩個對證。（紅見夫人云）張生並不曾人家做女婿，都是鄭恒謊，等他兩個對證。（夫人云）既然他不曾呵，等鄭恒那廝來對證了呵，再做說話。（潔上云）誰想張生一舉成名，得了河中府尹，老僧一徑到夫人那裏慶賀。這門親事，幾時成就？當初也有老僧來，老夫人沒主張，便待要與鄭恒。若與了他，今日張生來却怎生？（潔見末敍寒溫科）（對夫人云）夫人，今日却知老僧說的是，張生決不是那一等沒行止的秀才。他如何敢忘了夫人，況兼杜將軍是證見，如何悔得他這親事？（旦云）張生，此一事必得杜將軍來方可。

【雁兒落】他曾笑孫龐真下愚，論賈馬非英物；正授着征西元帥府，兼領着陝右河中路。

【得勝令】是咱前者護身符，今日有權術。來時節定把先生助，決將賊子誅。他不識親疏，啜賺良人婦；你不辨賢愚，無毒不丈夫。

（夫人云）着小姐去卧房裏去者。（旦、紅下）（杜將軍上云）下官離了蒲關，到普救寺。第一來慶賀兄弟咱，第二來就與兄弟成就了這親事。（末對將軍云）小弟托兄長虎威，得中一舉。今者回來，本待做親，有夫人的侄兒鄭恒，來夫人行說道你兄弟在衛尚書家作贅了。夫人怒欲悔親，依舊要將鶯鶯與鄭恒，焉有此理？道不得個『烈女不更二夫』。（將軍云）此事夫人差矣。君瑞也是禮部尚書

之子，況兼又得一舉。夫人世不招白衣秀士，今日反欲罷親，莫非理上不順？〔二〕（夫人云）當初夫主在時，曾許下這廝，不想遇此一難，虧張生請將軍來殺退賊衆。老身不負前言，欲招他爲婿；不想鄭恒說道，他在衛尚書家做了女婿也，因此上我怒他，依舊許了鄭恒。（將軍云）他是賊心，可知道誹謗他。老夫人如何便信得他？（净上云）打扮得整整齊齊的，則等做女婿。今日好日頭，牽羊擔酒過門走一遭。（末云）鄭恒，你來怎麽？（淨云）苦也！聞知狀元回，特來賀喜。（將軍云）你這廝怎麽要誑騙良人的妻子，行不仁之事，我跟前有甚麽話說？我奏聞朝廷，誅此賊子。（末唱）

【落梅風】你硬撞入桃源路，不言個誰是主，被東君把你個蜜蜂兒攔住。不信呵去那綠楊影裏聽杜宇，一聲聲道『不如歸去』。

（將軍云）那廝若不去呵，祇候拿下。（淨云）不必拿，小人自退親事與張生罷。（夫人云）相公息怒，趕出去便罷。（淨云）罷罷！要這性命怎麽，不如觸樹身死。妻子空爭不到頭，風流自古戀風流；三寸氣在千般用，一日無常萬事休。（淨倒科）（夫人云）俺不曾逼死他，我是他親姑娘，他又無父母，我做主葬了者。着喚鶯鶯出來，今日做个慶喜的茶飯，着他兩口兒成合者。（旦、紅上，末、旦拜科）（末唱）

【沽美酒】門迎着駟馬車，户列着八椒圖，娶了個四德三從宰相女，平生願足，托賴着衆親故。

【太平令】若不是大恩人拔刀相助，怎能够好夫妻似水如魚。得意也當時題柱，正酬了今生夫婦。自古、相女、配夫，新狀元花生滿路。

（使臣上唱）〔三〕

【錦上花〔三〕】四海無虞，皆稱臣庶；諸國來朝，萬歲山呼；行邁羲軒，德過舜禹；聖策神機，仁文義武。

【幺篇】朝中宰相賢，天下庶民富，萬里河清，五穀成熟；户户安居，處處樂土；鳳凰來儀，麒麟屢出。

（末唱）

【清江引】謝當今盛明唐聖主，敕賜爲夫婦。永老無別離，萬古常完聚，願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屬。

【隨尾】則因月底聯詩句，成就了怨女曠夫。顯得有志的狀元能，無情的鄭恒苦。（下）

題目　小琴童傳捷報

正名　崔鶯鶯寄汗衫　鄭伯常乾捨命

總目

張君瑞慶團圞
張君瑞巧做東床婿
法本師住持南贍地
老夫人開宴北堂春
崔鶯鶯待月西廂記

校記

〔一〕莫非理上不順句，『上』字據弘治本補。　〔二〕（使臣上唱）原作『（使臣上科）（末唱）』，現據元本題評西廂記改。　〔三〕〔錦上花〕二曲毛本作衆唱，如第一本第四折例也。

四丞相高宴麗春堂〔一〕

劇目說明

此劇今存傳本三種：脈望館鈔校《古今雜劇》本、《元曲選》本和《古今名劇合選·酹江集》本。

脈望館本保留原貌較多，《元曲選》本略有整理，自具特色，《酹江集》本多取《元曲選》本，間有異文。此外，《盛世新聲》未集、午集，《雍熙樂府》卷十二、十三收有此劇三、四折的部分曲文，《太和正音譜》亦收有個別零曲，文字與上述傳本略有出入。

本劇據《元曲選》移録，參校另二種版本。

第一折

（冲末扮押宴官引祗從上，〔二〕詩云）小帽虬頭裹絳紗，征袍砌就雁銜花。花根本艷公卿子，虎體鵷班將相家。老夫完顏女直人氏，小字徒單克寧，祖居萊州人也。幼年善騎射，有勇略，曾爲山東路兵馬都總管行軍都統，後遷樞密院副使兼知太興府事，官拜右丞相。老夫受恩甚厚，以年老乞歸田里。聖人言曰：『朕念衆臣之功，無出卿右者。』〔三〕今拜左丞相之職。時遇蕤賓節屆，奉聖人的命，但是文武官員都到御園中赴射柳會。老夫爲押宴官，射着者有賞，射不着者無賞。老夫在此久等，這早晚官人每敢待來也。（正末引屬官上云）老夫完顏女直人氏，小字樂善。老夫幼年跟隨郎主，南征北討，東蕩西除，多有功勞汗馬。謝聖恩可憐，官拜右丞相領大興府事，正受管軍元帥之職。今日五月端午，蕤賓節令。奉聖人命都着俺文武官員御園中赴射柳會，聖人着左丞相徒單克寧爲押宴官。想老夫幼年間苦争惡戰，得到今日，非同容易也呵。（唱）

【仙呂・點絳唇】破虜平戎，滅遼取宋，中原統。建四十里金鏞，率萬國來朝貢。

【混江龍】端的是走輪飛鞚，車如流水馬如龍。綺羅香裏，簫鼓聲中，盛世黎民歌歲稔，太平聖主慶年豐。正遇着蕤賓節屆，今日個宴賞羣公。光祿寺醞江釀海，尚食局炮鳳烹龍，教坊司趨蹌妓女，仙音院整理絲桐，〔四〕都一時向御苑來供奉。〔五〕恰便似衆星拱北，萬水朝東。

（帶云）是好一座御園也。（唱）

【油葫蘆】則見貝闕蓬壺一望中，從地湧。看了這五雲樓閣日華東，恰似那訪天台誤入桃源洞。端的便往揚州移得瓊花種，勝太平獨秀岩，冠神龍萬壽峰。則他這雲間一派簫韶動，不弱似天上蕊珠宮。〔六〕

【天下樂】可正是氣壓山河百二雄，元也波戎，將軍校統。宰臣每爲頭兒又盡忠，文官每守正直，武將每建大功。到今日可也樂昇平好受用。

（云）令人報復去，道某家來了也。（祇從報科云）有四丞相來了也。（押宴官云）（七）道有請。（見科）

（押宴官云）老丞相，今奉聖人的命，教俺文武官員今日赴射柳會。左右那裏，都擺佈下了也未？

（祇從云）都擺佈了也。（淨扮李圭上，詩云）幼年習兵器，都誇咱武藝。也會做院本，也會唱雜

劇。要飽一隻羊，好酒十瓶醉。聽的去斯殺，躲在帳房睡。某普察人氏，姓李名圭，現爲右副統軍使。我這官不爲那武藝上得的，爲我唱得好，彈得好，舞的好。今日是蕤賓節令，聖人的命，着俺大小官員赴射柳會。到那裏我便射不着呵，也有我的賞賜。可早來到也，令人報復去，道我李監軍來了也。〔八〕（祇從報科）（押宴官云）着過來。（李圭見科，云）老大人，小子李圭來了也。（押宴官云）李監軍你來了也。我奉聖人的命，在此押宴。左右那裏，將這聖人賜來的錦袍玉帶，若射着的，將這錦袍玉帶賞與他，先飲酒；射不着的，則飲酒無賞。（祇從云）理會得。〔九〕（押宴官云）老丞相，聖人前日分付操練的軍馬如何？（正末云）大人數日前分付老夫操練的軍馬都有了也。（押宴官云）如今有那幾員上將？（正末唱）

【那吒令】俺如今要取討呵，有普察副統；要辨真呵，有得滿具中；要做準呵，〔一〇〕有完顏內奉。非是咱賣蘊藉，誇强勇，端的是結束威風。

【鵲踏枝】衲襖子綉攙絨，兎鶻碾玉玲瓏。一個個躍馬揚鞭，插箭彎弓。他每那祖宗是斑斕的大蟲，料想俺將門下無犬跡狐踪。

（押宴官云）老丞相先射。（正末云）您官人每那個先射？（李圭云）老丞相勿罪，小官先射。（押宴官云）你若射着，這錦袍玉帶便與你。（李圭做射不中科，云）我本射着了，我這馬眼又走了箭也。（押宴官云）李副統，你不中靠後，老丞相請射。（正末云）老夫射來，孩兒先領馬者。〔一一〕（做

射中，衆吶喊、擂鼓科）（正末唱）

【賞花時】萬草千花御苑東，簌翠偎紅彩綉中，滿地綠茸茸。更打着軍兵簇擁，可兀的似錦衠衠。〔一三〕

【勝葫蘆】不刺刺引馬兒先將箭道通，伸猿臂攬銀鬃，靶內先知箭有功。忽的呵弓開秋月，撲的呵箭飛金電，〔一三〕脫的呵馬過似飛龍。〔一四〕

【幺篇】〔一五〕俺只見一縷垂楊落曉風。（押宴官云）老丞相射中三箭也，將過那錦袍玉帶來，送與老丞相。〔一六〕令人將酒來，老丞相滿飲一杯。（正末唱）人列綉芙蓉，翠袖殷勤捧玉鐘。贏的這千花錦緞，萬金寶帶，〔一七〕拚却醉顏紅。

（押宴官云）老丞相再飲一杯。（正末做醉科）（李圭云）我也吃一杯。（押宴官云）老丞相，今日吃酒已散。聖人的命，教您這管軍元帥，明日都到香山賞玩，排有筵宴管待您咱。（正末云）感謝聖恩。大人，老夫酒够了也。（押宴官云）老丞相再飲幾杯。（正末唱）

【賺煞】公吏緊相隨，虞候忙扶捧，休落後了一行步從。得勝歸來喜笑濃，氣昂昂志捲長虹。飲千鍾，〔一八〕滿面春風，回首金鑾紫霧重。〔一九〕趑登登催着玉驄，笑吟吟袖窩着絲鞚，（做上馬科）（押宴官云）老丞相慢慢的行。（正末唱）我可便醉醺醺扶出御園中。（下）

（押宴官云）你衆人每都散罷。令人將馬來，我回聖人的話去也。〔二〇〕（下）（李圭云）大人，俺回去也。（出云）羞殺人也，〔二一〕我爲副將軍，一連三箭無一箭中的，將錦袍玉帶都着四丞相贏將去了，怎麽氣得過。這也容易，他說道明早叫俺這幾個管軍的元帥都到香山賞玩，安排筵宴管待。俺前人賜與我的一領八寶珠衣，明日穿到香山去。我與四丞相不射箭，和他打雙陸，將我這八寶珠衣賭他那錦袍玉帶，他必然輸與我也。我若贏了他呵，便是我平生之願。（詩云）我一生好唱曲，弓馬原不熟。明日到香山，只與他賭雙陸。〔二二〕（下）

校記

〔一〕「宴」字底本作「會」，然底本篇末「題目正名」與酹江集本均作「宴」，可知爲「宴」字之誤，今正。　〔二〕此句脈望館本作「冲末扮官人上」。　〔三〕此句下脈望館本尚有「卿慎重得大臣之體」一句。　〔四〕以上二句，脈望館本作「教坊司承歡奉喜，仙音院擺佈施呈」。　〔五〕「御苑」，脈望館本作「瓊島」。　〔六〕「蕊珠宮」，脈望館本作「建章宮」。　〔七〕「押宴官」，酹江集本作「冲末」，脈望館本作「官」。下同。　〔八〕以上八字脈望館本無。　〔九〕「（祇從云）理會得」句，脈望館本無。　〔一〇〕「做準」，脈望館本作「能準」。　〔一一〕此句下脈望館本多「都在意者」四字。　〔一二〕以上二句，脈望館本作「排列着左軍也那右軍，恰便似錦衙衙」。　〔一三〕「撲的」，脈望館本作「着的」。　〔一四〕原作「飛熊」，據脈望館本改。　〔一五〕脈望館本未列〔幺篇〕曲牌，將〔幺篇〕曲文屬入〔勝葫蘆〕曲內，在「脫的呵馬過似飛龍」句下緊接「勝的那一縷垂楊落曉風」句。　〔一六〕以上五字脈望館本無。　〔一七〕以上二句，脈望館本作「贏的這翠鸞彩鳳，黃金寶器」。　〔一八〕「飲千鐘」，脈望館本作「掛

殘紅」。〔一九〕「重」，脈望館本作「中」。〔二〇〕脈望館本將上二句移至結尾處，云：「衆官人都去了，老夫不敢久停久住，將馬來，回聖人話走一遭去。」〔二一〕「也」字據脈望館本補。〔二二〕以上四句下場詩，脈望館本無。

第二折

（押宴官引祇從上云）老夫左丞相是也。昨日在御園中射柳已過，今日在此香山設宴，着老夫仍舊做押宴官。這早晚官人每敢待來也。（正末上云）昨日在御園中射柳，今日在香山設宴，須索走一遭。是好香山也呵。（唱）

【中呂・粉蝶兒】山勢崔巍，倚晴嵐數層金碧，照皇都一片琉璃。端的個路盤桓，山掩映，堆藍疊翠。俺這裏佇立丹梯，則見那廣寒宮在五雲鄉內。

【醉春風】堪寫在畫圖中，又添入詩句裏。則我這紫藤篼轎，趁着濃陰，直等涼些兒個起、起。受用足萬壑清風，半階涼影，一襟爽氣。

（云）可早來到也。令人報復去，道某家來也。〔二〕（祇從報科）（押宴官云）有請。（見科）（押宴官云）老丞相昨日再飲幾杯去也好。（正末云）大人，老夫昨日沉醉，多有失禮也。（唱）

【迎仙客】不知幾時節離御苑，多早晚出庭闈，不記得是誰人扶下這白玉梯。(押宴官云)老丞相昨日也不曾飲甚麽酒。(正末唱)怎當他酬酢處兩三巡，〔二〕揭席時五六杯，醉的我將宮錦袍淋漓，〔三〕莫不我觸犯着尊嚴罪。

(押宴官云)老丞相請坐。則有李圭不曾來，着人覷着，若來時報復知道。(李圭上云)小官李圭。我今日就穿着這八寶珠衣和四丞相打雙陸，那錦袍玉帶必然輸與我。可早來到也，接了馬者，令人報復去，道有李圭來了也。(祗從報、見科)(李圭云)大人、老丞相昨日恕罪，可不是我射不着，我那馬眼生，他躲一躲，把我那箭擦過去了。(押宴官云)你也說不過老丞相。李監軍，您衆官每聽者：我非私來，奉聖人的命。如今八方寧靜，四海晏然，五穀豐登，萬民樂業，俺文武官僚同享太平之福。昨日在御園中射柳，今日教您這管軍元帥在此香山，一者飲宴，二者教您遊賞取樂。隨你官人每手談博戲，盤桓一會，慢慢的飲酒。(正末云)比及飲酒呵，我等且博戲一會咱。(李圭云)住、住、住，老丞相，我與你打一會兒雙陸。(正末云)你要和我打雙陸，好波，我和你打。(李圭云)老丞相，這般打無興，可賭些利物。(押宴官云)你二位將軍，〔四〕老夫奉聖人的命在此押宴，則許你作歡取樂，不許你鬧吵爭競。但有攪擾者，着老夫便奏知聖人，決無輕恕。(李圭云)誰敢吵鬧，我將這聖人賜與我的八寶珠衣爲賭賽，老丞相，你將甚麽配的我這八寶珠衣？(正末云)是好一領袍也。(唱)

【紅綉鞋】金彩鳳玲瓏翡翠，綉蟠龍瓔珞珠璣。他怎生下工夫達着俺那大人機。則俺那仁慈的明聖主，掌一統錦華夷，可則是平安了十萬里。

（李圭云）老丞相，你將甚麽配得我這八寶珠衣的？（正末云）要配的過那八寶珠衣，孩兒將先王賜與我的那劍來。（卒子做拿劍科）（李圭云）苦也，他怎麽拿出那件來。老丞相，這劍有甚好處？（正末云）怎生我這劍不好？（唱）

【上小樓】且休説白虹貫日，青龍藏地。這劍比那太阿無光，莫邪無神，巨闕無威。你可休將他，小覷的，輕微不貴，端的個有吹毛風力。〔五〕

（云）這劍上立了多少大功，你那珠衣怎比的我這劍。（李圭云）你這劍也不值錢。（正末云）你不知這劍先帝賜與我的。（李圭云）老丞相，雖然如此，我這珠衣是無價之寶哩。（正末唱）

【幺篇】你的是無價寶，則我的也不是無名器。〔六〕是祖宗遺留，兄弟相傳，輩輩承襲。

（李圭云）老丞相，則怕我如今一回雙陸贏了你這劍可怎了？（正末唱）饒你便會泛遲，快打疾，能那能遞，怎贏的俺這三輩兒齊天福氣。〔七〕

（李圭輸科，云）色不順，不是我輸了。（押宴官云）老丞相贏了也。（正末唱）

【滿庭芳】〔八〕這都是托賴着大人的虎勢，贏的他急難措手，打的他馬不停蹄，做色數

喚點兒皆隨意。(李圭云) 我可生晦氣，這色兒不順。(正末云) 你昨日也說馬眼叉哩。(唱) 不比你射柳處也推着馬眼迷奚。(押宴官云) 李監軍你輸了這翡翠珠衣也。老丞相，你饒他一擲波。(正末唱) 我若不覷大人面皮，直贏的他與我跟隨。(李圭云) 你說這大話，贏的我跟隨。我和你如今別賭些利物，看那個贏那個輸。(正末云) 我如今再和你打，饒你一擲。(唱) 饒先遞。(李圭云) 我怎麽要你饒。(正末唱) 則你那赤瓦不剌强嘴，兀自說兵機。

(押宴官云) 你兩個便再打一會。(李圭云) 恰纔我翡翠珠衣輸與他了，我如今再打一會，若輸了的抹一個黑臉。(正末云) 我待不和你打，你輸了，你忍不的這口氣。料着我便輸了呵，他便怎敢抹我個黑臉。我再和你打。(李圭云) 也罷，我若贏了呵，搽他個黑臉也出了這場氣。咱打來。(正末唱)

【石榴花】紫雲堆裏月如眉，幾點曉星稀，岸滑霜冷玉塵飛。已拋下二擲，似啄木尋食，從來挪撚無凝滯，疾局到底便宜。(李圭云) 這一盤是我贏了。(九)(正末唱) 我見他那頭盤裏打一個無梁意，(一〇)(李圭云) 你這馬不得到家，可不輸了。(正末云) 則我要一個幺六。(做喝科)

(李圭云) 你喝幺六就是幺六，這骰子是你的骨頭做的。(正末唱) 只喝着個幺六是贏的。

(李圭云) 可知叫不出，是你輸了。(正末唱)

【鬥鵪鶉】這本是賤骨無知，怎肯便應聲也那做美〔二〕不爭我連勝連贏，却教你越羞越恥。也是我不合單行强出了底，便輸呵怕甚的。雖然是作耍難當，怎敢失了尊卑道理。

（云）呀，我輸了也。（李圭云）你輸了，將墨來搽臉。（末怒做拂雙陸科，云）李圭，你是甚麽人，敢如此無禮！（李圭云）一言爲定，原説道輸了的搽墨臉。（押宴官云）你兩個休得鬧吵，有聖人的命在此。（正末唱）

【耍孩兒】這潑徒怎敢將人戲，你托賴着誰人氣力？（李圭云）難道我托賴你的氣力？（正末唱）睜開你那驢眼可便覷着阿誰，我更歹殺者波是將相的苗裔。大人呵尚兀自高擎着玉液來酬我，〔三〕你待濃蘸着霜毫敢抹誰？這厮也不稱你那元戎職，（李圭云）甚麽這厮那厮，只管罵誰？（正末云）我不敢罵你敢打你。（做打科，唱）我則待一拳兩脚，打的他似土如泥。〔四〕

（李圭云）好也，打下我兩個門牙來也。（押宴官云）你兩個不得無禮！你既是大臣，怎敢不尊上命！（李圭云）大人可憐見，昨日射柳是他贏了錦袍玉帶，今日打雙陸又贏了我翡翠珠衣；我恰纔贏了他，他就不許我抹黑臉，咱須是賭賽哩。（押宴官云）你都回去。（正末唱）

【尾聲】我與那左丞相是兄弟，我和你須叔侄，若不爲聖人言怕攪了香山會，我不打你這潑無徒可也放不過你。〔一四〕（下）

（押宴官云）不想四丞相將李圭毆打，攪了筵宴，老夫不敢欺隱，須回聖人話去。〔一五〕（詩云）則爲李監軍素性疏狂，香山會攪亂非常。也不是我有心私向，從實的奏與君王。〔一六〕（下）

校記

〔一〕此句脈望館本作「道有樂善公來也」。〔二〕「酬酢處」，脈望館本作「教錯處」。〔三〕「袍」字據脈望館本補。〔四〕底本原脫「將軍」二字，據脈望館本補。〔五〕以上二〇字，脈望館本作「你可休看的他小，覷的他微，不尊不貴，斷牛吹毛風力」。〔六〕以上二句，脈望館本作「你的可是無價寶，我的可須有勢力」。〔七〕「齊天」，脈望館本作「大人」。〔八〕〔滿庭芳〕曲白，脈望館本作「托賴着丞相的氣勢，贏的他急難措手，打的他馬不停蹄，做色數喚點兒唯隨意。昨日你那射柳處勉强支對。（官）李元帥輸了翡翠珠衣也，丞相饒他一擲波。（淨）不是我輸，色兒不順。（末）我若不是覷大人面皮，贏的你與我跟隨。（淨）你說這大言，贏的我跟隨，我和你如今別賭些利物，我饒你先欠。（末）我如今再和你打，赤瓦不刺海强嘴，猶自說兵機」。〔九〕「這一盤是我贏了」句下，脈望館本多「我也則要一个幺六」一句。〔一〇〕脈望館本〔石榴花〕曲文到此句止，脫「只喝着个幺六是贏的」一句。賓白作「（淨）這馬不得到家。（末）則得个幺六。（淨）幺六幺六。」〔一一〕以上二句，脈望館本作「則承想喝六呼幺，賤骨頭怎敢違了人面皮」。〔一二〕「來酬我」，脈望館本作「猶自賓伏我」。〔一三〕以上二句，脈望館

本作「我則待剪折雙臂，鮮血淋漓」。〔一四〕以上二句，脈望館本作「若不達大臣心，看着丞相面，怕攪了香山會，不可致怒也，不打你个無知可也放不過你」。〔一五〕以上二句，脈望館本作「老夫不敢久停久住，回聖人話走一遭去」。〔一六〕以上四句下場詩，脈望館本作「則爲這香山設宴飲瓊漿，李圭發怒逞疎狂。忙催駿驥休停住，直臨玉殿奏君王」。

第三折

（外扮孤上，詩云）聲名德化九天聞，長夜家家不閉門。雨後有人耕綠野，月明無犬吠荒村。小官完顏女直人氏，自幼跟隨郎主，多有功勳。今除小官在此濟南府爲府尹。〔一〕近聞京師有四丞相因打李圭，如今貶在濟南府歇馬。想小官幼年間都是四丞相手裏操練成的，不料今日到俺這裏。這四丞相每日則在溪邊釣魚飲酒，我知他平日好歌舞，小官今日載着酒肴，携一歌妓直至溪邊與四丞相解悶走一遭去。（下）（左相上云）〔二〕變幻者浮雲，無定者流水。君看仕路間，升沉亦如此。〔三〕自從四丞相打了李圭，聖人見怒，貶去濟南府歇馬去了。不想聖人思起此人往日功勞，又值草寇作亂，今奉聖人命，着老夫遣使臣星夜趕到濟南府，取四丞相還朝依舊爲官。左右說與去的使命，小心在意，疾去早來。（下）（正末拿漁竿上云）自從香山會被李圭所奏，聖人見怒，貶在濟南府閑住。老夫每日飲酒看山，〔四〕好是快活也呵。（唱）

【越調・鬥鵪鶉】閑對着綠樹青山，消遣我煩心倦目。〔五〕潛入那水國漁鄉，早跳出龍潭虎窟。披着領箬笠簑衣，提防他斜風細雨。長則是琴一張，酒一壺，自飲自斟，自歌自舞。

【紫花兒序】也不學劉伶荷鍤，〔六〕也不學屈子投江，且做個范蠡歸湖。遶一灘紅蓼，過兩岸青蒲。漁夫，將我這小小船兒棹將過去，驚起那幾行鷗鷺。似這等樂以忘憂，胡必歸歟。〔七〕

（云）我暫停短棹，看一派好景致也。（唱）

【小桃紅】水聲山色兩模糊，〔八〕閑看雲來去。則我怨結愁腸對誰訴？自躊躇，想這場煩惱都也由咱取。〔九〕感今懷古，舊榮新辱，都裝入酒葫蘆。

（云）家童將漁竿來者。（孤引旦兒上云）此女子乃有名歌妓，小字瓊英，談諧歌舞，無不通曉。今日將着酒肴，直到溪邊，與老丞相脫悶走一遭去。瓊英，你到那裏好生追歡作樂，務要丞相喜歡。來到這裏，左右人遠避者：喚着你，你便來；不喚你，你休來。兀的不是老丞相在那裏釣魚哩。（旦兒云）咱則在他背後立着，看這老丞相釣魚。（正末唱）

【金蕉葉】撐到這蘆花密處，款款將船兒纜住。見垂柳風搖翠縷，蕩的這幾朵兒荷花似

舞。

【調笑令】我向這淺處扭定身軀，〔一〇〕呀，慢慢的將鈎兒我便垂將下去，〔一一〕銀絲界破波文緑，可怎生浮游兒不動纖須？（旦兒云）老爺好快活也。（正末做回頭科，唱）我這裏回頭猛然覷艷姝，可知道落雁沉魚。

（孤云）小可聞知老丞相在此，特來與老丞相脱悶。將酒來。瓊英，你唱一曲者。（旦兒云）理會的。（做唱科）（正末唱）

【禿斯兒】可人意清歌妙舞，酬吾志美酒鮮魚。則這春風一枝花解語，似出塞美人圖，可便妝梳。

【聖藥王】樂有餘，飲未足，樽前無酒典衣沽。〔一二〕倒玉壺，聽金縷，直吃的滿身花影倩人扶。我可也不讓楚三閭。

（孤云）想老丞相在京時那般畫閣蘭堂、錦茵綉褥、香車寶馬、歌兒舞女，那般受用快活，今日在此閑居，索是憂悶也。（正末唱）

【麻郎兒】昨日個深居華屋，今日個流竄荒墟，〔一三〕冷落了歌兒舞女，空閑了寶馬香車。

【幺篇】知他是斷與、甚處、外府，則落的遶青山十里平湖，駕一葉扁舟睡足，抖擻着綠蓑歸去。

（孤云）老丞相也則一時間在此閑居，久後聖人還有任用。（正末云）府尹，你不知老夫爲官，不如在此閑居也。（唱）

【東原樂】縱得山林趣，慣將禮法疏，頓忘了馬上燕南舊來路。〔二四〕如今揀溪山好處居，爲甚麼懶歸去？被一片野雲留住。

【綿搭絮】也無那採薪的樵子，耕種的農夫，往來的商賈，談笑的鴻儒。做伴的茶藥琴棋筆硯書，秋草人情卽漸疎。出落的滿地江湖，〔二五〕我可也釣賢不釣愚。

【絡絲娘】到今日身無所如，想天公也有安排我處。可不道呂望、嚴陵自千古，這便算的我春風一度。〔二六〕

（孤云）老丞相再飲一杯。（旦兒云）妾與老丞相把一杯咱。（做遞酒科）（使命上云）小官天朝使命。〔二七〕爲四丞相貶在濟南府歇馬，如今草寇作亂，奉聖人的命，着小官直往濟南府取他回朝。今日到此處，說他在河邊釣魚，不在家中，一徑尋來，兀的不是四丞相。左右接了馬者。四丞相聽聖人的命。（孤云）老丞相，天朝使命至也。（正末做跪科）（使命云）聖人的命，將你前項罪盡皆饒免。

今因草寇作亂，着你星夜還朝，將你那在先手下操練過的頭目每選揀幾個收捕草寇。若收伏了時，依舊着你爲右丞相之職。望闕謝恩者。（正末拜謝科）（使命云）老丞相恭喜賀喜。（正末云）官人每鞍馬上驅馳辛苦了也。（使命云）小官索回聖人話去。老丞相不必延遲，早早建功，以慰聖意。（二八）（正末云）官人穩登前途。（使命云）左右的將馬來，則今日便回京師去也。（下）（孤云）小官說是麽，今日果來宣取老丞相復還舊職也。（正末云）我去呵，我則放不過李丰那匹夫。（孤云）老丞相，量那李丰何足道哉。（正末唱）

【拙魯速】（二九）我今日赴京都，見鑾輿，也不是我倚仗着功勞，敢喝金吾。其實的瞞不過這近御。我去處便去，那一個閑人敢言語。那無徒，甚的是通曉兵書，他怎敢我跟前、我跟前無怕懼。

（孤云）老丞相，臨行有甚麽話分付小官者。（正末唱）

【么篇】（三〇）我如今上路途，（三一）你聽我再囑付：則要你撫恤軍卒，愛惜民户，兄弟和睦，伴當賓伏。從今一去，（三二）有的文書，申到區區，再也不用支吾，（三三）你跟前、你跟前敢做主。（三四）

（孤云）老丞相若到朝中，必然重用也。（正末云）我去之後，則是辜負了這派好景也。（唱）

【收尾】則我這好山好水難將去，待寫入丹青畫圖。白日裏對酒賞無休，（三五）到晚來挑

燈看不足。(下)

(孤云) 不想天朝使命來，還取的四丞相往京師去了。瓊英，(旦兒云) 有。(孤云) 我與你將酒肴整備，再到十里長亭，與丞相送行走一遭去。(詩云) 香山設宴逞粗豪，久矣閑居更入朝。不知此去成功後，李主頭上可能饒。(下) 〔二六〕

校記

〔一〕此句下脈望館本尚有「小官在此頗得民心」一句。

〔二〕以上四句，脈望館本作「事有足濯，物有故然」。 〔三〕「左相」，脈望館本作「官人」，酹江集本作「沖末」。 〔四〕「飲酒看山」，脈望館本作「飲酒看書操琴」。 〔五〕以上二句，脈望館本作「操一曲流水高山，悅我錦心綉腹」。 〔六〕此句脈望館本作「也不學李白捫月」。 〔七〕以上二句，脈望館本作「我如今樂以清閑，胡不歸歟」。 〔八〕「模糊」，脈望館本作「相宜」。 〔九〕此句脈望館本作「這一般兒煩惱收拾聚」。 〔一〇〕「扭定」，脈望館本作「扭下」，盛世本作「探着」。 〔一一〕「鈎」，底本作「釣」，誤。今從盛世本改。 〔一二〕「衣」，盛世本作「琴」。 〔一三〕以上二句，脈望館本作「昨日个居在華屋，今日个零落丘墟」；盛世本略同。 〔一四〕此句脈望館本作「鞍馬區區燕南路」。 〔一五〕此句脈望館本作「雖是簑笠綸竿」。 〔一六〕以上〔絡絲娘〕曲，脈望館本作「怎生待流落的我身無所居，想也有安排我處。呂望、嚴陵貫今古，也算却春風一度」。 〔一七〕此句上脈望館本有二句上場詩：「雷霆驅號令，星斗煥文章。」 〔一八〕以上四句，脈望館本作「老丞相，小官公事忙，便索赴命去也。老丞相不必延遲，小官先回去也」。 〔一九〕「〔拙魯速〕」曲牌，盛世本作「〔綿搭絮〕」，曲文作「仗年尊指(咫)尺鸞(鑾)輿，倚功勞敢喝金吾。瞞不過鳳啣去處，那一

个官人敢言語。無徒，斷没來家卒，你若是我跟前、我跟前没怕懼」。〔二〇〕「〔幺篇〕」曲牌，盛世本作「〔絡絲娘〕」。〔二一〕「上路途」，脈望館本作「赴帝都」。〔二二〕「一去」，盛世本作「之後」。〔二三〕以上二句，脈望館本作「我行分付，不比其餘」。〔二四〕「你」，盛世本作「我」。〔二五〕此句盛世本作「對此景賞無休」。〔二六〕以上四句，脈望館本作「則爲香山設宴逞英豪，因此遭貶閑居遠市朝。這一去掃除草寇烟塵息，那其間封官賜賞論功勞」。

第四折

（老旦扮夫人上，〔二〕詩云）花有重開日，人無再少年。一從夫主去，皓月幾回圓。〔三〕老身完顏女真人氏，夫主是四丞相。因與李圭在香山飲會吵鬧，聖人見怒，將俺丞相汗馬功勞一旦忘了，貶在濟南府閑住。今因草寇作亂，聖人遣使命去濟南府取他去了。使命昨日來說道，俺老丞相今日下馬。下次小的每，便安排酒食茶飯伺候丞相回來。（使命領衆官上云）小官天朝使命，〔三〕奉聖人的命，着我往濟南府取四丞相，小官先回來復命。聖人着衆官人都到他宅上接待。這早晚四丞相敢待來也。左右接了馬者，報復與老夫人知道，說俺衆官人都在門首。（左右報科，云）老夫人，衆官人每都在門外。（夫人云）有請。（出見科）（夫人云）衆官人每爲何到此？（使命云）老夫人恭喜賀喜。〔四〕某等非是私來，奉聖人的命，着衆官每都來接待老丞相。（夫人云）衆官人每裏

面請坐。(使命云) 老夫人，俺這裏安排酒果，都在門外等待，想四丞相只在早晚來也。〔五〕(正末引家童持釣竿上云) 〔六〕老夫自謫濟南歇馬，倒也清閑自在。今奉聖人的命，宣我還朝，收捕草寇。暗思俺這爲官的好似翻掌也呵。(唱)

【雙調·五供養】我覷了這窮客程，舊行裝，我可甚麽衣錦還鄉。(家僮云) 這裏比那濟南不同。(正末唱) 我恰離了這雲水窟，早來到是非場。〔七〕你與我棄了長竿，拋了短棹，我又怕惹起風波千丈。我這裏凝眸望，原來是文官武職，一剗地濟濟蹌蹌。〔八〕

(衆官接科，云) 〔九〕老丞相賀萬千之喜。(正末云) 衆公卿每間別無恙也。(唱)

【喬木查】自別來間濶，幸得俱無恙。〔一〇〕這裏是土長根生父母邦，怎將咱流竄在濟南天一方。〔一一〕這些時怎不凄凉。〔一二〕

(衆官云) 左右將酒來，老丞相滿飲一杯，一壁廂虎兒赤那都着與我動樂者。(做作樂科)(正末唱)

【一錠銀】玉管輕吹引鳳凰，餘韻尚悠揚。他將那阿那忽腔兒合唱，越感起我悲傷。〔一三〕

【相公愛】〔一四〕泪滴千行與萬行，〔一五〕那一日不登樓長望。我平也波常，〔一六〕何曾道離故鄉，那一日離的我這心兒上。

（衆官云）老丞相請。（正末云）衆官人每請。〔一七〕（正末與夫人見，打悲科）〔一八〕（夫人云）相公，今日聖恩取你回朝，爲何又煩惱？（正末云）夫人，教我怎生不煩惱！（唱）

【醉娘子】〔一九〕剛道不思量，教人越悽惶。我家裏撇下一個紅妝，守着一間空房，〔二〇〕如何教我不思量。

【金字經】〔二一〕早是人寂寞，更那堪更漏長，點點聲聲被他滴斷腸，到曉光。到曉光，便道他不斷腸，又被這家私上，橫枝兒有一萬樁。〔二二〕

（夫人云）自從老相公去後，俺一家兒每日則是煩惱，望老相公回來。（正末唱）

【山石榴】夫人也我則道你一身亡，全家喪，三百口老小添悲愴，我怕你斷送了別頭項。〔二三〕

（夫人云）老相公，當初一日是你的不是也。謝聖恩可憐，還取你來家，實是萬千之喜。（正末唱）

【幺篇】平白地，這一場，從天降，想也不想。〔二四〕誰承望，夫人也，誰承望又到俺這前廳上。

（衆官云）老夫人去取的新衣服與老丞相換了者。（夫人云）下次孩兒每，將那相公舊日穿的衣服來。（雜當云）〔二五〕衣服在此。（夫人云）請老相公換了者。（正末云）夫人，這是幾時做的衣服？

（夫人云）老相公，是你舊時穿的衣服。（正末云）是呵，（唱）

【落梅風】這山字領緣何慢？（夫人云）老相公兀的帶。（正末唱）玉兎鶻因甚長？（夫人云）都是你舊時穿的。（正末唱）待道是我舊衣服怎生虛儴。（云）夫人將鏡兒來。（夫人云）鏡兒在此。（正末云）我試照咱。（唱）我這裏對青銅，〔二六〕猛然見我兩鬢霜，哎，可怎生不似我舊時形像。

（夫人云）孩兒每一壁廂安排茶飯來。（左相上云）〔二七〕小官是左丞相。奉聖人命去四丞相宅上加官賜賞走一遭去，可早來到也。左右接了馬者。四丞相聽聖人的命。（正末同夫人安排香案科）（唱）

【雁兒落】你與我拂綽了白象牀，整頓了銷金帳；高擎着鸚鵡杯，滿捧着羊羔釀。

【得勝令】准備着翠袖舞霓裳，却又早丹詔下茅堂。〔二八〕未見真龍面，先聞寶篆香。〔二九〕托賴着君王，高力士休攔擋；我若不斟量，又只怕李太白貶夜郎。

（使命上云）聽聖人的命：因你有功在前，將你的罪犯盡皆饒免。如今取你回朝，本要差你破除草寇。不想草寇聽的你回，都來投降了。聖人大喜，教你依舊統軍，復你右丞相之職，賜你黃金千兩，香酒百瓶，就在麗春堂大吹大擂，做一個慶喜的筵席。望闕謝恩者。〔三〇〕（正末叩謝科）（左相同衆官云）老丞相賀喜。（正末唱）

【風流體】我則道官封做、官封做一字王，位不過、位不過頭廳相，想着老無知、老無知

焉敢當。（左相云）老丞相，你受了官職者，何必太謙。（正末唱）哎，怎比的你左丞相、左丞相洪福量。〔三二〕

【古都白】願陛下聖壽無疆，頓首誠惶。唬的我手兒脚兒忙也波忙。俺如今托賴着君王，可憐我疎狂，〔三三〕直來到宅上，死生應難忘。〔三三〕

【唐兀歹】端的是萬萬載千秋聖主昌，地久天長。老臣怎敢道不謙讓，可是當也波當。〔三四〕

（左相云）老丞相，今日衆官人都在此。聖人着李圭到丞相跟前負荆請罪，丞相休記前讐。（正末云）老夫怎敢。（左相云）既然如此，教李圭來見老丞相。（李圭負荆上、見科，云）〔三五〕老丞相，是李圭不是，今來負荆請罪。（正末云）呀，元帥請起。（李圭云）老丞相不分付起來，李圭怎敢起。〔三六〕（正末唱）

【攪筝琶】他背着些粗荆杖，（衆官云）請老丞相責罰他幾下。（正末唱）誰敢道先打後商量。（李圭云）都因那一日與老丞相射柳時的冤讐。（正末唱）且休説百步穿楊，我和你先打一盤無梁。從今後你也要安詳，我也不誇强。〔三七〕（李圭云）老丞相打我幾下，倒等我放下心者。〔三八〕（正末唱）休慌，〔三九〕我若是手梢兒在你身上蕩，（李圭云）老丞相打幾下怕怎麽。

（正末云）不中。（唱）又只怕惹起風霜。

（云）李圭，既然聖人饒了，我和你也不記舊讐。（左相云）好，將酒來，我與你一位把一杯做一個和合者。（夫人云）老相公穩便，我着那歌兒舞女來伏侍老相公。（正末云）夫人，你執壺，我與衆官每把一杯酒。左右動起細樂者。（唱）

【沽美酒】舞蹁躚翠袖長，擊鼉鼓奏笙簧。高髻雲鬟宮樣妝，金釵列數行。歡聲動，一座麗春堂。

【太平令】歌金縷清音嘹亮，品鸞簫餘韻悠揚。大筵會公卿宰相，早先聲把烟塵掃蕩。從今後四方、八荒、萬邦，齊仰賀當今皇上。

（左相詩云）在香山作耍難當，聖人怒謫貶他方。念功臣重加宣召，依然的衣錦還鄉。〔四〇〕

題目　李監軍大鬧香山會

正名　四丞相高宴麗春堂〔四一〕

校記

〔一〕「老旦」，脈望館本作「卜」。　〔二〕以上二句，脈望館本無。　〔三〕此句上脈望館本有「事有足濯，物有故然」

二句。〔四〕此句脈望館本作「夫人賀萬千之喜，丞相下馬也」。〔五〕此句脈望館本作「這早晚敢待來也」。〔六〕脈望館本「家僮」作「漁人」，下同。〔七〕「是非場」，雍熙本作「帝都鄉」。〔八〕以上二句，脈望館本作「文官武職，一个个壯貌堂堂」，盛世本作「見文官武職，擺列着諸子諸王」，雍熙本作「見旌旗颭颭，擺列着文武卿相」。〔九〕「〔衆官接科，云〕」，脈望館本作「〔衆官同上〕」。〔一〇〕「幸得」，脈望館本作「動止」。〔一一〕此句脈望館本、盛世本俱作「身居天一方」。〔一二〕此句雍熙本作「錦綉封疆」。〔一三〕此句雍熙本作「子聽的馱鼓嚮笙簧」。〔一四〕「〔相公愛〕」曲牌，盛世本作「〔駙馬還朝〕」。〔一五〕「淚滴」，雍熙本作「妙舞」。〔一六〕此句脈望館本、盛世本俱作「鎮常」。〔一七〕此句下脈望館本多「〔衆〕不敢」一句。〔一八〕此處脈望館本多「〔衆〕老相公怎生這般樣？〔末〕夫人阿的誰想有今日」二句。〔一九〕「〔醉娘子〕」曲牌，盛世本作「〔真个醉〕」。〔二〇〕以上二句，雍熙本作「對着這綠水青山，滿目風光」。〔二一〕「〔金字經〕」曲牌，盛世本作「〔西文經〕」。〔二二〕以上〔金字經〕曲，脈望館本作「早是人寂寞，更那堪更漏長。誰問當剛打迭起不斷腸，則我這家私上橫枝兒有一萬端」，雍熙本作「早是秋寂寞，更那堪更漏長。冷落梧桐葉落黃，則打迭起不斷腸。頭直上，見賓鴻成字行」。〔二三〕〔山石榴〕曲，雍熙本作「我子見捧瑤觴，葡萄釀，三百口老小添歡暢。今日富貴還，皆興旺」。〔二四〕想也不想」以下，雍熙本作「誰承望今日个到廳階上」。〔二五〕「雜當」，脈望館本作「淨」。〔二六〕「青銅鏡」，失律。據盛世本及脈望館本改。〔二七〕「左相」，脈望館本作「官人」，酹江集本作「冲末」。〔二八〕以上二句，脈望館本作「準備着紅袖奏笙簧，却又早金篆過迴廊」，雍熙本作「呀，今日个紅袖奏笙簧，又見這銀燭轉迴廊」。〔二九〕「先聞寶篆香」以下曲文，盛世本作「太真妃娘娘，高力士休攔擋，惱翻了明皇，休學那李太白貶夜郎」，雍熙本作「見紫霧紅光現，瑞靄祥光降。列錦隊成行，齊動着仙音滿殿嚮」。〔三〇〕「望闕謝恩者」以下，脈望館本作「（衆）老丞相賀萬千之喜也」。〔三一〕〔風流體〕曲文，雍熙本作「子見那丹墀列、丹墀列鴛鷺行，擺三公、擺三

公和卿相。玉路傍、玉路傍金殿上。金殿上傘蓋擎，傘蓋擎玉霞晃」。盛世本、脈望館本「老無知」作「老微臣」。「左相」，脈望館本作「衆」，最後二句，脈望館本作「哎，你个老丞相、老丞相休攔擋」、盛世本作「小侍長、小侍長休攔當」。

〔三二〕此句脈望館本、盛世本俱作「可憐見孤孀」。〔三三〕〔古都白〕曲牌，盛世本作〔慢水鵝〕、雍熙本作〔忽都白〕，曲文雍熙本作「願陛下聖壽無疆，頓首誠惶，唬的我手兒脚兒慌也没慌。托賴着吾皇，德過虞唐，聖恩寬量。幸遇着盛世昇平象，永坐蟠龍上」。〔三四〕〔唐兀歹〕曲牌，雍熙本作〔倘兀歹〕。曲文作「萬萬載千秋聖壽帝主昌，地久天長。溥天下八方四海盡來降，齊祝讚吾皇」。〔三五〕此處脈望館本作「（淨上見科）」。〔三六〕「李圭」下脱「怎」字，據酹江集本補。〔三七〕以上二句，脈望館本作「從今後要安詳，怎敢獨自强」。〔三八〕上面這段賓白，脈望館本無。〔三九〕「休慌」，脈望館本作「參詳」。〔四〇〕以上二句，脈望館本作「取回來加官賜賞，四丞相復職還鄉」。〔四一〕此「題目、正名」脈望館本作「樂善公遭貶濟南府　四丞相歌舞麗春堂」，酹江集本作「正目」，置前劇目之後，文字與底本同。

呂蒙正風雪破窰記

劇目說明

此劇僅有脈望館鈔校本，後王季烈、隋樹森分別將它收入《孤本元明雜劇》、《元曲選外編》二書中，并作了文字上的訂正。

此以隋本爲底本，參校其餘二本重訂。

第一折

（冲末扮劉員外領家童上云）僧起早，道起早，禮拜三光天未曉。在城多少富豪家，不識明星直到老。老夫姓劉，雙名仲實，乃洛陽人也。我有萬百貫家緣過活，别無兒郎，止有個女孩兒，小字月娥，不曾許娉他人。我如今要與女孩兒尋一門親事，恐怕不得全美。想姻緣是天之所定。今日結起綵樓，着梅香領着小姐，到綵樓上拋綉球兒，憑天匹配。但是綉球兒落在那個人身上的，不問官員士

庶、經商客旅，便招他爲婿。那綉球兒便是三媒六證一般之禮也。家童，你和梅香說，着他同小姐上綵樓，拋了綉球兒，便來回我的話，休要誤了喜事。則等俺女孩兒成就了親事，稱老夫平生之願也。老夫且去後堂中安排下筵席，與孩兒慶賀。你疾去早來，着老夫歡喜咱。(下)(外扮寇準同呂蒙正上)(寇準云)曾讀前書笑古今，恥隨流俗共浮沉。終期直道扶元化，敢爲虛名役片心。小生姓寇名準，字平仲。這兄弟姓呂，名蒙正，字聖功。俺二人同堂學業，轉筆抄書，空學成滿腹文章。爭奈一貧如洗，在此洛陽城外破瓦窰中居止。若論俺二人的文章，覷富貴如同翻掌。爭奈文齊福不至。兄弟，我聞知在城劉員外家結起綵樓，要招女婿，咱二人走一遭去來。等他家招了良婿之時，咱二人寫一篇慶賀新婿的詩章，他家必不虛負了咱。但得些小錢鈔，就是咱二二日的盤纏。咱二人同走一遭去。(呂蒙正云)哥哥說的有理，不索久停久住，同哥哥走一遭去來。(寇準云)俺同去來。(同下)(正旦領梅香上云)妾身姓劉，小字月娥，長年一十八歲。爲因高門不答，低門不就，因此上未曾成其配偶。今日父親結起綵樓，教我拋綉球兒，憑天匹配。梅香，咱上的這綵樓，你看那官員士庶，經商客旅，做買做賣的，端的是人稠物穰也。(梅香云)姐姐，父親的嚴命，教姐姐拋綉球兒，憑天匹配。你可也休差拋了綉球兒。剩下的與我招一個，可是攜帶咱。(正旦云)我自有個主意。(二淨扮左尋右躲上)(左尋云)柴又不貴，米又不貴，兩個傻厮，恰好一對。俺兩個一個是左尋，一個是右躲。打聽的這劉員外家女孩兒要招女婿，結起綵樓，拋綉球兒。則說那小姐生的好，憑着咱兩個這般標致，擬定綉球兒是我每。不避驅馳，俺走一遭去來。(寇準同呂蒙正上)(寇準云)兄弟也，來到這綵樓底

下了。咱看那小姐拋綉球兒咱。(正旦云)梅香，你將綉球兒來者。(梅香云)姐姐，綉球兒在此。(正旦云)你看我那父親，恐怕差配了姻緣，故結綵樓，教我拋綉球兒，以擇佳婿也呵。(唱)

【仙呂·點絳唇】則我這好勝爺娘，故意嬌養，如花樣。招配新郎，捲翠簾在妝樓上。

【混江龍】凭欄凝望，猛然間回首問梅香。(梅香云)姐姐，你問我些甚麼？(正旦唱)見二人衣冠齊整，鞍馬非常。能償個守藍橋飽醋牛(二)，料强如誤桃源聰俊俏劉郎。擠眉弄眼，俐齒伶牙，攀高接貴，順水推船，小則小偏和咱厮强。不塵俗模樣，穿着些打眼目衣裳。

(淨做走科，云)真個一個好小姐。你把那綉球兒拋與我罷。(梅香云)姐姐，你看兀那兩個，穿的錦綉衣服，不强如那等窮酸餓醋的人也。(正旦云)梅香，你那裏知道也。(唱)

【油葫蘆】學劍攻書折桂郎，有一日開選場，半間兒書舍換做都堂。想韓信偷瓜手生扭做了元戎將，傅說那築牆板翻做了頭廳相。想當初王鼎臣，姜呂望，那鼎臣將柴擔子橫在肩頭上，太公八十歲遇着文王。

(梅香云)姐姐，等的到八十歲，可老了也。(正旦云)梅香，可不道君子人待時守分也。(唱)

【天下樂】豈不聞有福之人不在忙，我這裏參也波詳，心自想。平地一聲雷振響，朝爲

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可不道寒門生將相。

（梅香云）姐姐，好早晚了也呵。兀的不是綉球兒，你有甚麽言語，囑付這綉球兒咱。（正旦做接綉球在手科）（唱）

【金盞兒】綉球兒你尋一個心慈善、性温良，有志氣、好文章，這一生事都在你這綉球兒上。夫妻相待貧和富有何妨。貧和富是我命福，好共歹在你斟量。休打着那無恩情輕薄子，你尋一個知敬重畫眉郎。

（正旦做拋綉球科）（呂蒙正云）哥哥，你看那小姐，將綉球兒拋在我跟前了。（寇準云）兄弟，敢這綉球兒誤落在你懷中。咱且走在一邊伺候，看員外怎生處斷。（淨云）綉球兒也拋與了別人，我和你等些甚麽。咱兩個一人唱一句，去了罷。（大淨唱）

【金字經】綉球兒今日個打着一個窮秀才，（二淨唱）氣的區區淚滿腮、淚滿腮。（大淨唱）也是他緣分該，（二淨唱）休相怪，（大淨唱）咱拽着尾巴歸去來。（同下）

（梅香云）姐姐，拋了綉球兒，咱回父親話去來。（同下）（劉員外領雜當上，云）靈鵲檐前噪，喜從天上來。這梅香好不會幹事也，領着小姐拋綉球兒，去了一日，如何不見來回話？（正旦同梅香上，見科）（梅香云）父親，小姐招了女婿也。（劉員外云）在那裏？着過來。（梅香云）得綉球的過來。（寇準

同呂蒙正見科)(寇準云)兄弟，咱則在這門首伺候着，兀的不呼喚你哩。(梅香云)兀那秀才，你過去拜丈人去。(呂蒙正見劉員外科)(劉員外云)他是誰？(梅香云)則他是新招的女婿呂蒙正。(劉員外云)孩兒也，放着官員人家財主的兒男不招，這呂蒙正在城南破瓦窰中居止，咱與他些錢鈔，打發回去罷。(正旦云) 父親差矣。一向說綉球兒打着的不管官員士庶、貧富之人，與他爲婚。既然拋着他了，父親，您孩兒情願跟將他去。(劉員外云)孩兒，則怕你受不的苦。(正旦云)您孩兒受的苦，好共歹我嫁他。(雜當云)員外，小姐既要嫁他，依着他罷。小姐，他那破瓦窰中，你敢住不的麽。(正旦唱)

【醉中天】遮莫他燒地權爲炕，鑿壁借偷光，一任教無底砂鍋漏了飯湯；遮莫是結就蜘蛛網，土炕蘆蓆草房，那裏有綉幃羅帳。(劉員外云) 你再思想咱。(正旦唱) 您孩兒心順處便是天堂。

(劉員外怒云)小賤人，我的言語不中聽，你怎生自嫁呂蒙正！梅香，將他的衣服頭面，都與我取下來，也無那奩房斷送。他受不過苦呵，他必然來家也。則今日離了我的門者，着他去。(呂蒙正云)咱兩口兒，辭別了父親去來。(雜當云) 倒好了你也。(出門見寇準科，云) 您兄弟來了也。(寇準云)如何，你見員外，說什麽來？(呂蒙正云)他嫌小生身貧無倚，又無奩房斷送，將小姐的衣服頭

面，盡數留下，趕將俺兩口兒出來了。（寇準云）這般呵，小姐眼裏有珍珠。你若得官呵，小姐便是夫人縣君。您兩口兒先回去，我便來也。（呂蒙正云）小姐，則怕你受不的苦楚麽。（正旦云）我受的苦，受的苦。（唱）

【賺煞】到晚來月射的破窰明，風刮的蒲簾響，便是俺花燭洞房。實丕丕家私財物廣，虛飄飄羅錦千箱。守着才郎，恭儉溫良，憔悴了菱花鏡裏妝。我也不戀鴛衾象床，綉幃羅帳，則住那破窰風月射漏星堂。（同下）

（寇準云）這家爲富不仁，薄俗之情。我若不過去，將我似甚麽人看成。（寇準見劉員外科）（劉員外云）下次孩兒每，這叫化的來俺這裏怎的？（雜當云）知他又來怎的？（寇準云）誰是叫化的，我是你新招的女婿呂蒙正之兄長。寇平仲是也。我是你親家伯伯哩。（劉員外云）我有這等親家伯伯，愁什麽過活。（雜當云）甚麽親家伯伯，你也則是個窮秀才。（寇準云）今日已得良婿，乃天下之喜事也，何怒之有？（劉員外云）你看那窮嘴餓舌頭，一壁去。（寇準云）是何言語，硜硜小人哉。爾以貧富而棄骨肉，婚嫁而論財禮，乃夷虜之道也。古者男女之俗，各擇德焉，不以其財爲禮。我輩今日之貧，豈知他日不富？爾等今日之富，安知他日不貧乎？古語有云：『見貧休笑富休誇，誰是常貧久富家。秋到自然山有色，春來那個樹無花。』哎，我是你親家伯伯哩。（做出門科）（詩曰）狀貌堂堂似北辰，面如明鏡色如銀。可憐此等無情物，則識衣衫不識人。自此去後，難可復言，我再過去。（又見劉員外科，云）哎，我是你親家伯伯哩。（劉員外云）這厮又來了。這

厮窮酸餓醋，我不聽他。（寇準云）我輩乃白衣卿相，時間不過，俺且樂道甘貧，何言責其貧賤。聖人云：『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便似那石中隱玉蚌含珠，五色光明射太虛。人懷才義終須貴〔二〕，腹有文章志有餘。君子守貧時未遂，男兒不過氣長吁。有朝但得風雷迅，方表人間真丈夫。哎，我是你親家伯伯。（出門科）（詩曰）『得受貧時且受貧，休將顏色告他人。梧桐葉落根須在，留着枝梢再等春。』我待不過去，氣破我肚皮。我再過去。（再見科，云）哎，我是你親家伯伯。（雜當云）你怎麽又來了？（劉員外云）這厮又來了，走將來絮絮聒聒的，我不聽他這窮言餓語的。（寇準云）公之富不可盡用，我之貧不可盡欺。非是我用言分劈，藐視俺賢哉嬌客。我本是受鹽一介寒儒，隱風雪八員宰相。有一日步青霄折桂蟾宮，跨青鸞釣鰲北海；臥重裀天下名知，食列鼎家門盡改；裊吟鞭滿馬春風，橫寶帶衣襟香靄；雲飛般傘蓋高張，鴈翎般公人齊擺；白閣中功顯十年，青史內名標萬載。那其間富貴榮華……（雜當云）敢又是親家伯伯。（寇準打背推科，云）這厮攙了我的。（詩曰）你富俺貧未定，一朝轉過時運。他年金榜標名，我着你認的寇準蒙正。（下）（劉員外云）那窮厮去了麽？（雜當云）去了也。（劉員外云）無甚事，後堂中飲酒去來。自恨我胡爲胡做，拋綉球招婿聘婦。可可的打着個貧子，禁不的他窮酸餓醋。（下）

〔一〕『償個』，脈望館本作『商賈』。　〔二〕『才義』，王校本作『才藝』。

第二折

（長老引行者上）（長老云）明心不把優花撚，〔一〕見性何須貝葉傳。日出冰消原是水，回光月落不離天。貧僧是這白馬寺中長老。爲貧僧積功累行，累劫修來，得悟大乘三昧，住持在此寺，朝參暮禮。今日上堂做罷好事，在此閑坐。行者，山門前覷者，看有甚麼人來。（行者云）理會的。（劉員外上云）若無閑事惱心頭，便是人間好時節。老夫劉員外是也。自從我那女孩兒嫁了呂蒙正，那厮每日長街市上，搠筆爲生，又在白馬寺中每日趕齋，着老夫心上好生不自在。今日無甚事，去寺中對長老說一聲去。來到方丈也。行者報復去，道有劉員外特來相訪。（行者云）理會的。（報科，云）報的師父得知，有員外來了也。（長老云）道有請。（行者云）有請。（做見科）（長老云）員外，此一來有何事？（劉員外云）師父，老夫無事也不來：有我的女婿呂蒙正，他每日來你這寺中趕齋。他空有滿腹文章，不肯進取功名。他聽的這鐘聲響便來趕齋。長老，老夫所煩，今後先吃了齋飯，後聲鐘，他趕不上齋呵，他自然發志也呵。他必然去尋他的道路去也。（長老云）我知道

了也。此事易爲。員外，你自請回去也。（劉員外云）師父恕罪，我回私宅中去也。自今飯後聲鐘響，空到齋堂怏怏歸。奮志上朝去應舉，恁時方見錦衣回。（下）（長老云）小和尚，每日都吃了齋時，可與我聲鐘。等那呂蒙正若來時呵，我自有個主意。（呂蒙正上云）小生呂蒙正，每日長街市上搠筆爲生。時遇冬天，下着如此般大雪。寺裏鐘響也，我去寺中趕齋去，得的一分齋飯，與我渾家食用。來到也。（見長老科，云）師父，將齋飯來我食用。（長老云）無了齋也。呂蒙正，你來，我和你說。俺常住家計較來，滿堂僧不厭，一個俗人多。你一日吃我一分齋飯，一年吃着多少。往日先撞鐘後吃齋，因爲多了齋糧；先吃了齋後撞鐘，喚做齋後鐘。你爲孔子門徒，你有滿腹文章，你若應過舉呵，得一官半職，不强似在寺中趕齋。既爲男子漢，不識面皮羞。回去。（呂蒙正云）我出的這門來。我爲男子大丈夫，受如此羞辱，爲我一個，齋後聲鐘。我怎生回家見我渾家的面。這和尚無禮，我瓦罐中取出這筆來，我在這壁子上寫四句詩，罵這和尚。（寫詩科，云）『男兒未遇氣沖沖，懊惱闇黎齋後鐘。』呀，後韵不來，且罷。齋也趕不的，哎，且回我那破窰中去也。（下）（長老云）呂蒙正去了也。我出的這山門來，是去的遠了也。這厮心裏敢怪貧僧也。（做看詩科）呀，他在我山門下寫下兩句詩：（云）『男兒未遇氣沖沖，懊惱闇黎齋後鐘。』小和尚每，休着損壞了他這兩句詩。此人大志不小，異日必有峥嶸之日。無甚事，回方丈中去。兩廊無事僧歸院，再續殘燈念舊經。（下）（正旦上云）自從嫁的呂蒙正，在這破窰中，他每日在這白馬寺中趕齋，可怎生這早晚不見回來也。（唱）

【正宮・端正好】夫婦取今生，緣分關前世，窮和富是我裙帶頭衣食。簾兒揭起柴門倚，專等俺投齋婿。

【滾綉球】聽的鐘聲響報信息，這齋食有次第。俺知他的情意，他待俺呵着甚回席。雖然是時下貧，有朝發憤日，那其間報答恩德，這其間不見回歸。做下碗熱羹湯，等待賢夫冷；揣着個凍酸餡，未填還拙婦的饑。有甚希奇。

（正旦云）秀才這早晚敢待來也。（劉員外同卜兒上，云）老夫劉員外。我的女孩兒嫁了呂蒙正。想我女孩兒富裏生，富裏長，他幾曾受這等窮來。婆婆，（卜兒云）老的爲甚的？（劉員外云）咱兩口兒看孩兒去來。將着一分香美茶飯與孩兒吃（三），將着一套衣服，與孩兒穿。來到也，月娥，開門來。（卜兒叫門科，云）孩兒在家麼？（正旦云）是誰喚門哩？我開開這門。（正旦見卜兒科，云）原來是父親母親。（唱）

【倘秀才】今日個靈鵲兒吖吖的報喜，甚風兒吹來到俺這裏，淡飯黃虀吃甚的？（劉員外云）那窮厮那裏去了？（正旦唱）旋酒處舀了一碗熱水，抄紙處討了把石灰，教學處尋了管舊筆。

（劉員外云）我道是做甚麼買賣，原來是排門兒搠筆爲生。孩兒，你眼裏也識人，嫁了這麼一個叫

化頭。孩兒，跟我家去來。兀的你母親將着衣服，你便穿，替下舊的，與那窮厮穿；我將這茶飯，你便先吃了好的，剩下的與那窮厮吃。（正旦云）父親，你說的差了也。（唱）

【倘秀才】你着我穿新的他穿舊的，我吃好的他吃歹的，常言道夫妻是福齊。俺兩口兒過日月，着他獨自落便宜，怎肯教失了俺夫妻情道理。

（劉員外云）女孩兒也，你戀着這個窮秀才，有甚麼好處，三千年不能够發跡。孩兒，你家去來。（旦兒云）我不問了俺秀才，我不敢去。（劉員外云）你真個不去？父親的言語，倒不中聽，你則向着那窮秀才。我將這破砂鍋打碎了，把這兩個碗也打了，把這匙筯撇折了。孩兒也，你至死也休上我門來，我也無你這等女孩兒！婆婆，將那衣服茶飯小的每將着，咱家去來。（下）（正旦哭科，云）父親也，你好狠也。（呂蒙正上云）小生呂蒙正是也。趕不的齋，天色晚將來也，還我那破瓦窰中去。（見正旦科）大嫂，有甚麼人到俺家裏來？我一脚的不在家，把我銅斗兒家緣，都破敗了也。（正旦唱）

【倘秀才】撇折的匙呵如呆似癡，摔碎碗長吁嘆息。（呂蒙正云）端的是誰打了來？（正旦唱）打破砂鍋璺到底。俺娘將着一分充饑飯，俺爺抱着一套御寒衣，他兩口兒都來到這裏。

（呂蒙正云）原來是俺岳父岳母來。他老兩口兒去了，可怎生這早晚不見哥哥來。（寇準上云）小

生寇平仲是也。這幾日不曾看兄弟去，來到這破瓦窰門首，兄弟在家麽？（呂蒙正云）呀，哥哥來了。（寇準云）兄弟，你兩口兒敢相爭來？（呂蒙正云）俺兩口兒不曾相爭。有我丈人丈母來到這裏，要他女孩兒家去，他不肯去也。將我家活都打碎了。（寇準云）原來是這等，老員外無禮也。這家私也有我的一半兒，你怎生打壞了我家活。兄弟，你休煩惱，我恰纔街市上遇着一個故交的官人，他見我貧窮，齎發與我兩個銀子，教我上朝應舉去。兄弟，趁着這個機會，咱二人上朝應舉去來。媳婦兒有甚麽囑付的言語，囑付兄弟咱。（呂蒙正云）小姐，你守志者，我得了官時，便回來也。（正旦云）呂蒙正，你去則去，早些兒回來。妾身在家，不必你憂心也。（唱）

【尾聲】則這瓦窰中將一應人皆迴避，你金榜無名誓不歸。（云）若得官呵，你爲義夫，妾身爲節婦。（唱）立一通賢達德政碑，扶起攀蟾折桂枝，帶將你那金銀還家來報答你那妻。你若提着一個瓦罐還家來，我可也怨不的你。（下）

（寇準云）兄弟，咱收拾了行裝，上朝應舉走一遭去。（呂蒙正云）哥哥，則今日收拾紙墨筆硯，俺走一遭去來。倚仗胸中七步才，攀蟾穩步上天階。布衣走上黃金殿，鳳池奪得狀元來。（同下）

校記

〔一〕「優花」，脈望館本作「幽花」。〔二〕底本原作「三門」，據上文改。〔三〕「與孩兒吃」四字原缺，據文意補。

第三折

（呂蒙正引張千上，云）學而第一須當記，養子休教不看書。小官呂蒙正是也。到的帝都闕下，一舉狀元及第，所除本處縣令。來到這城中也，不知我那小姐在那破瓦窰中怎生過活哩。張千，與我喚將官媒人婆來。（張千云）理會的。媒人婆開門來。（淨扮媒婆上云）〔一〕說合先定千條計，花紅謝禮要十倍。打發的媒婆不喜歡，調唆的兩家亂一世。則我是官媒婆。門首是誰喚門？我開開這門，哥哥喚我做甚麼？（張千云）過路的一個客官，喚你說話。（媒婆云）咱去來。（見呂蒙正科，云）官人，你喚我做甚麼？（呂蒙正云）媒人婆，你認的個呂蒙正麼？（媒婆云）官人不問，我也不說，我纔忘了，你又提將起來。那厮不逢好死，將他那渾家劉月娥撇在破瓦窰中，去了十年光景，音信皆無。這早晚敢死去了也。（呂蒙正云）我不說破，教他罵到我幾時。你認的那呂蒙正麼？（媒婆云）我不認的。（呂蒙正云）你擡起頭來，睜開眼，則我便是呂蒙正。（媒婆云）早則不曾說你甚麼。（呂蒙正云）你罵的我够也。媒婆，俺那小娘子，還在這破瓦窰中哩，未知

是實是虛。媒婆，你將着一隻金釵，一套衣服，你直到那窰中，見了那小娘子，你說你那呂蒙正死了也，如今有個過往的客官，教我將着這套衣服金釵與你，教小娘子遞一杯酒便回來。看他說甚麼，便來回我話。（媒婆云）我知道。不敢久停久住，直到破瓦窰中走一遭去。（下）（呂蒙正云）媒婆去了也。小官更改了衣服，也不在這裏，直至破瓦窰中走一遭去。（下）（正旦上云）自從呂蒙正上朝應舉去了，音信皆無，好是煩惱人也。（唱）

【中呂・粉蝶兒】瓮牖桑樞，世間窮盡都在此處，有一千個不識消疎。范丹也索移，原憲也索躲，便有那顏回也難住。雖然是人不堪居，我覷的勝蘭堂綠窗朱户。

【醉春風】恨只恨買臣妻，〔三〕學不學卓氏女。破窰中熬了我數年，多受了些個苦、苦。一飲一啄，事皆前定，也是我一生衣祿。

（云）看有甚麼人來。（媒婆上云）可早來到也。小娘子在家麼？（正旦云）誰喚門哩？我開開這門。（見科，云）萬福。婆婆有甚麼事，來到我這裏？（媒婆云）小娘子，你索是煩惱來也。（正旦云）我有甚麼煩惱？（媒婆云）你不知呂蒙正死了也。（正旦云）誰這般道來？（媒婆云）我聽的人說，我一徑的來和你說。（正旦云）你休說謊，兀的不痛殺我也！（媒婆云）小娘子休煩惱。可不道漢子猶如南來雁，去了一千有一萬。你這般年紀小，如今有個過路的客官，他無人來，着我將着一套衣服，一隻金釵兒，着你到那裏與他遞一杯酒，說一句話便來。（正旦云）這婆婆是何言語也。

（唱）

【上小樓】你如今知咱受苦，將咱小覷。怎肯道是連累街坊，帶累親鄰，敗壞風俗。凍殺我甘心死去，則這個潑家私覷也那是不覷。

（云）本待要拖你見官，看你老人家，饒了你，出去。（媒婆云）我出的這門來。（呂蒙正冲上見媒婆云）說的如何？（媒婆云）那裏那裏，他也不肯，罵了我一場，又我出門來了〔三〕。（呂蒙正云）既然這等，與你些銀子，你自回去。（媒婆云）多謝了相公，我回去也。（下）（呂蒙正云）我入的這窰門來，小姐正煩惱哩。我也不言語，我則立在旁邊廂，看他說甚麼。（正旦云）誰家個男子漢，來我窰中？可不道促風暴雨，不入寡婦之門。我向前撾了這厮臉。（呂蒙正云）我爲你千山萬水，來到此處，你這般下的！小姐，是我。（正旦唱）

【普天樂】我這裏猛然觀，擡頭覷，我道是誰家個奸漢，却原來是應舉的兒夫。咱須是舊有姻，關連着親腸肚。（呂蒙正云）小姐，我如今落薄了，不曾得官。（正旦云）便落薄何如。（唱）但得個身安樂還家重完聚，問甚麼官不官便待怎的？〔四〕（云）遇與不遇，有個比喻。（唱）有一個張良也曾弃印，有一個陶潛罷職，有一個范蠡歸湖。

（呂蒙正云）小姐，我也不曾得官，家來了也。天色晚了，我歇息。到天明我投幾個相識，得些盤纏，

我再去應舉去來。(正旦云)天色晚了，蒙正，你安寢咱。(唱)

【十二月】走將來朝雲暮雨，似水也那如魚。又無那暖烘烘的被臥，都是些薄濕濕的衣服。明晃晃腰間甚物？怎想你那身上埋伏。

【堯民歌】呀，兩三層麻布裹裹珍珠，萬萬丈波心裏釣鰲魚。怕你得官酬志漢相如，倒做了好色荒淫魯秋胡。兒也波夫，寃家問一句，說罷也重完聚。

(呂蒙正云)小姐，我不瞞你說，我故意的試探你，那媒婆也是我使他來，誰想小姐一片貞節之心。我得了本處縣令，着我衣錦還鄉。我到來日，誇官三日，我和你同享富貴。(正旦云)兀的不歡喜殺我也，誰想有今日也！(唱)

【尾聲】到來日慌張殺那禿院主，没亂殺俺那一雙老父母。今日個顯耀你那裏奪來的富，折准我那從前受過的苦。(同呂蒙正下)

校　記

(一)底本原脱『扮』字，據前例補。　(二)『恨只恨』原作『恨不恨』，與劇情不合，今改。　(三)此句原作『叉出我門來了』，欠通順，今改。　(四)『怎的』失韵，疑當作『何如』。

第四折

（寇準領張千上，云）龍樓鳳閣九重城，新築沙堤宰相行。我貴我榮君莫羨，十年前是一書生。小官寇準是也。到的帝都闕下，一舉狀元及第，今拜萊國公之職。謝聖恩可憐，着小官隨處降香。二者降香，二者因爲採訪賢士。今日是吉日良辰，左右那裏，將馬來，便索降香，走一遭去。（下）（長老同行者上，云）斷絕貪嗔癡妄想，堅持戒定慧圓明。自從滅了無明火，煉的身輕似鶴形。貧僧是這白馬寺長老。聽的人說，呂蒙正得了本處官也。我打掃的這寺院乾淨，將他這兩句詩，着這碧紗籠罩着，必然來這裏燒香也。行者山門首覷者，若來時，報復我知道。（行者云）理會的。（呂蒙正同正旦上住）（呂蒙正云）擺開頭答，燒香去來。（正旦云）誰想有今日也呵。（唱）

【雙調・新水令】破窰中節婦轎兒擡，滿城人大驚小怪。駕車當酒爐，包土築墳臺。俺男兒日轉千階，我和他妝些模樣做些嬌態。

（行者云）師父，相公來了也。（長老云）來了也，俺接待去來。（呂蒙正云）接了馬者。入的這寺門來，呀，兀的不是我趕齋來吟下兩句詩，可怎生的着這碧紗籠罩着？想這和尚好是世情也呵。（做

見科，云）長老，你必然有個緣故。（長老跪科，云）相公不知，爲相公寫下這兩句詩，有龍蛇之體，金石之句，往來的人看這詩，踏的此地苔蘚不生，因此上着這紗罩着。（呂蒙正云）原來是這等。揭了那紗罩者，將筆硯來。（做念科，云）『男兒未遇氣冲冲，懊惱 闇黎齋後 鐘。』我續添兩句：『十年前時塵土暗，今朝始得碧紗籠。』（長老云）請到佛殿拈香。（呂蒙正云）左右，看有甚麼人來。（劉員外同卜兒上，云）我的女婿呂蒙正，得了本處縣尹也，說道在這白馬寺中。衆街坊每牽羊擔酒，去慶賀他去了。我去寺裏，認我那女婿女兒去。咱來到寺門首也。（正旦云）甚麼人大呼小叫的？（長老云）衆多街坊、員外，與相公慶官來。（正旦唱）

【川撥棹】我嘆這個老員外，積攢下些不義財。俺男兒的受了宣牌，媳婦兒的有些人才，百姓每恭心管待，那其間誰齎發呂秀才？

【七兄弟】你那時上街、劈劃、送枯柴。嚴寒天雪冷實難捱，貧家米賤凍難捱，則今日趁了方何碍。

【梅花酒】簾兒後猛揭開，見低首擎頦。我撚耳揉腮，有口難開。那時節尋不的一升兒米，覓不的半根柴，兀的不誤了齋。麻鞋破脚難擡，布衫破手難揣，牙關挫口難開，面皮冷泪難揩。

【收江南】呀，你記的滿頭風雪却回來，今日個一天好事奔人來。（長老云）行者開佛殿，朝中大人降香來也。（正旦唱）聽的道朝中宰相降香來，百姓每等待，却正是月明千里故人來。

（劉員外云）女兒、女婿，認了我者。（呂蒙正云）想着你那歹處，我不認你。祇候人與我搶出去。（劉員外云）天也，怎生得個證見來好也。（寇準上云）錦韉駿馬三簷傘，正是男兒得志秋。小官寇平仲是也。來到這白馬寺門首也。左右接了我馬者，入的寺門來。（做見科）（劉員外云）相公，與小人做主咱，我的女婿忘了我的恩。（寇準云）呈詞告狀漫張羅，情理難容怎奈何。你告他階下忘了親岳父，記的你窰中打碎破砂鍋。一壁有者。兄弟也在這裏。兄弟也，寺門首有你丈人，你認了者。（呂蒙正云）哥哥，你問弟媳婦去也。（寇準云）弟媳婦兒，門外有你父親、母親，你認他不認他？（正旦云）我無父母，我不認他。（寇準云）弟媳婦兒，看我的面，認了他也。（正旦云）我不認。伯伯，你認了他罷。（寇準云）好無禮也。有你父母，你認了者。你認便認，不認便罷了，你怎麽教我認了去，他是我的爺娘？更待干罷，則今日寫本申朝，不道的饒了你哩也。（正旦云）看伯伯的面，認了他便了。（寇準云）正是千求不如一嚇。（呂蒙正云）我不認他每，搶出去。（劉員外云）相公，你不說怎麽。（寇準云）兄弟，弟媳婦，你近前來，我今日叮嚀的說破，教你備細的皆知。〔二〕當日那富家納婿，不容那有志書生；今日貧庶登科，豈認無情岳父。老員外怕你因貪富

貴，不肯進取功名，佯爲遣趕破窰中，搠筆巡街；又教蕭寺裏鳴鐘齋後。你挺然發憤，便去求官。弃了那窮滴滴陋巷簞瓢，你今日氣昂昂腰金衣紫。咱那得錢來？可是你丈人兩錠花銀，都做了俺一時路費。你丈人料你必登雲路，預先齊下高堂，若不是貧裏相看，您怎能够否極生泰。不是這老泰山爲人忒歹，親女婿昂然不睬。既今日說破機關，將兩處冤讐盡解。賢夫婦執盞擎壺，自悔罪挽回春色。重教你骨肉團圓，虧殺俺朝中貴客。老員外你認的這處事官僚，我是你親家伯伯。（呂蒙正云）則被你瞞殺我也，丈人。（劉員外云）則被你傲殺我也，女婿。（寇準云）天下喜事，無過（三）夫婦父子團圓。則今日殺羊造酒，做一個慶喜的筵席。（呂蒙正云）令人擡上果桌來者。（正旦唱）

【水仙子】狀元郎讐恨記在心懷，忤逆女將爺娘不認睬。我這裏悔過也展脚舒腰拜，望慈親免罪責。被塵埃險將我沉埋。女受了金花官誥，女婿可使緋袍玉帶，也是我苦盡甘來。

（寇準云）住、住、住，您今日父子完聚，聽我下斷：世間人休把儒相棄，守寒窗終有峥嶸日。不信道到老受貧窮，須有個龍虎風雲會。齋後鐘設計忿題詩，度發的即赴科場内。黃金殿奪得狀元歸，窮秀才全得文章力。作縣尹夫婦享榮華，糟糠妻守志窮活計。則爲這劉員外雲錦百尺樓，結末了呂蒙正風雪破窰記。

題目　劉員外雲錦百尺樓
正名　呂蒙正風雪破窰記

校記

〔一〕底本原作『仔細』，據脈望館本改。　〔二〕『無過』二字原缺，依元劇慣例補。

蘇小卿月夜販茶船（殘折）

出處說明

曹本《錄鬼簿》著錄。賈本《錄鬼簿》著錄題目正名作：『馮員外誤入神仙種，信安王斷沒販茶船』。各本著錄簡名皆作『販茶船』。另紀君祥有《信安王斷復販茶船》雜劇，應與此劇同一故事。《永樂大典》雜劇目有《蘇小卿雙漸販茶船》，不知爲何人作品。《說集》本《錄鬼簿》於王作此劇下注云：『盐甜韵』，於紀作此劇下注云：『第四(折)庚(庚)青(韵)』，孟本於王作此劇下注云：『廉纖韵』，現存曲正是廉纖韵，故應是王實甫作。

《盛世新聲》、《詞林摘艷》、《雍熙樂府》、《北詞廣正譜》皆收此殘折。趙景深據《雍熙樂府》卷七收錄入《元人雜劇鈎沉》，刪去原題名『思怨』二字。現據趙本移錄，訂正了個別字誤。

【中呂・粉蝶兒】這些時浪靜風恬，再不去喚官身題名兒差占，直睡到上紗窗紅日淹淹。從今後管家私，學針指，罷了花濃酒釅。一會暗掐春纖，我這裏數歸期故人作念。

【醉春風】舊約信難憑，新愁眉帶斂。落紅滿地不鈎簾，把朱扉掩、掩。怕對菱花，照人憔悴，不似我舊時嬌艷。

【迎仙客】靈鵲兒噪綠槐，喜蛛兒挂在垂簷，不由我腮斗上喜孜孜堆着笑臉。這書寫時節帶着些愁眉，封時節愁泪黏，拆開封皮仔細觀瞻，我與你一字字從頭兒念。

【石榴花】原來這負心的真个不中黏，想當初啜賺我話兒甜，只好去破窰中捱風雪受藿鹽。那時節謙廉，君子謙謙，疾發的赴科場，才把鰲頭占，風塵行不待占黏。如今這七香車五花誥無憑驗，到做了脫擔兩頭尖。

【鬥鵪鶉】只有分泪眼愁眉，無福受金花翠鈿。我這裏按不住長吁，揾不乾泪點，誰承望你半路裏將人來死拋閃。恩情似水底鹽，倒罵我路柳牆花，顧不的桃腮杏臉。

【上小樓】也是我前世裏没緣，也是我今世裏少欠。疾發的他應舉求官，獨步青霄，折桂

攀蟾。受了些老母嚴，女伴每晧，何曾心厭。兀的不虧負了小卿、雙漸。（按『疾發』即『齎發』。）

【幺】有一日見了他，我和他便有其臉。若見俺那負德辜恩，短命喬才，敢吃我會摑打揪撏。見放着海神廟有報應爺爺靈驗，看你這負心賊恁般短見。

【十二月】這廝把鶯花來熱黏，俺娘將財禮錢忙拈。你道是先憂後喜，我看你有苦無甜。請學士先生吊賺，快疾忙歸去陶潛。

【堯民歌】使了些精銀夯鈔買人嫌，把這廝剔了髓挑了筋剮了肉不傷廉。我從〔來〕針頭綫角不曾拈，我只會傅粉施朱對妝奩。心嚴，財錢信口添，着這廝吃會我〔開〕荒劍。

【耍孩兒】俺伴的是風流俊俏潘安臉，怎覷那向日頭的獾兒嘴臉？喬趨蹌宜舞一張掀，怎和他送春情眼角眉尖？我心裏不愛他心裏愛，正是『家菜不甜野菜甜』。覷不的喬鋪苫，看了他村村棒棒，怎和他等等潛潛？

【二煞】你休誇七步才，連敢道三個鹽，九江絕品三江瀲。倚仗你馮魁茶引三千廣，强把蘇卿熱似黏。眼見的泥中陷，赤緊的販茶客富，更和這愛鈔娘嚴。

【尾聲】往常時一迷裏嫌，到今日都是諂。汝陽齋眼見撅下坑塹，不隄防腦背後將咱這一閃。

韓彩雲絲竹芙蓉亭（殘折）

出處說明

此劇《錄鬼簿》、《太和正音譜》著錄，現僅存曲詞一折，原載《雍熙樂府》卷四，題作《麗情》。趙景深《元人雜劇鈎沉》收錄。此劇故事情節不詳，現僅知男主角名崔伯英，《留鞋記》雜劇第一折〔後庭花〕曲云：『韓彩雲芙蓉亭遇故知，崔伯英兩團圓直到底。』

現據趙本移錄，校訂了其中的誤字。

【仙呂·點絳唇】天霽雲開，月華精彩，南樓外；行過庭階，我潛立在湖山側。

【混江龍】今夜個百無妨礙，洗乾坤風露淨塵埃。冷清清風搖翠竹，白泠泠露滴蒼苔。風力緊寒侵金縷衣，露華涼冰透綉羅鞋。輕移蓮步，慢轉雕欄，簾篩月影，燈晃書齋。又不敢呼名道姓，我只索躡足潛踪，悄聲兒獨立在窗兒外。想着俺懷兒中受用，怕什

麽臉兒上搶白。

【油葫蘆】我着這瘦聳聳香肩將門扇兒挨，你試猜，止不過『月明千里故人來』。則我這後園中晚謁文章伯，你不肯『秦樓夜訪金釵客』。外面兒模樣好，就里最爲事歹。我不比你窮酸般胡謅教君怪，不放參，緊閉定看書齋。

【天下樂】恰做了『十謁朱門九不開』，書齋、好幽哉，不曾有俗客來。將幃屏幾扇兒窗下擺，戀蝴蝶床榻兒窄，夢梅花紙帳兒矮。秀才呵，你正是『成人好不自在』。

【村里迓鼓】你休教一時風火，燒了咱百年恩愛。只爲你衾寒枕冷，咱廝敬重一家無外。你這般假古懞身子裝些台孩，可知道死了杜甫，亡了韓愈，淹殺李白，你可甚『賢賢易色』。

【元和令】便有那曹子建七步才，還不了龐居士一分債；他那般氣昂昂胸次捲江淮，你可是『酒腸寬似海』。則想我夜深私出綉房來，實不不擔着利害。

【上馬嬌】一來是天地差，二來是緣分該。則你個楚宋玉自裁劃，待將這無出路巫娥推出門外。我爲甚麽來，乾教我空下楚陽臺。

【游四門】却正是『蒺藜沙上野花開』，可不道『疑是玉人來』，則爲你冷清清難把長更捱。砌下亂蛩哀，咍，我特地探多才。

【勝葫蘆】休着我倚定門兒手托腮，休將那不睹事的話兒揣。小的們天生酒量窄。道的我連連眼跳，氣氣的耳熱，忽忽的燎雙腮。

【幺篇】你見我兩朵桃花上臉來，則怕你後悔也棟梁材。哎，你个秉燭顏淵自鑑戒。兀的般月斜風細，更闌人靜，天地安排。

【後庭花】保親的論孟白，主婚的唐宋策，送女的霜毫筆，守親的是硯臺。你既怕女裙釵，無心相待，枉將伊廝定害。王子高不好色，周瓊姬忒分外，卓文君事不諧。

【柳葉兒】哎，你個漢相如休怪，則要你温我的浸冷羅鞋。乾教我羞答答懶把門桯邁。哎，你個梁山伯不睬我這祝英臺，羞的我快快兒回來。

【寄生草】你則怕擔煩惱，惹罪責，爲侄兒恐怕尊姑怪。書生不好陰人愛，莫不你一家兒受了康禪戒。量這個彩雲吃打有何羞，尚猶似文王下馬將荆條拜。

【尾聲】得了首有情分的斷腸詞，自惹下場無氣路相思債。這一個小書舍裏天寬地窄，也不索對天地說盟山言誓海，咱則是常川似今夜魚水和諧。緊栽排，怎肯教信斷音乖，則要你常准備『迎風户半開』。來日個一更左側，你則要倚門兒等待，我等的夫人燒罷夜香來。

楊顯之

小傳

楊顯之，大都人。其生平事迹，已無可考，惟知與關漢卿爲莫逆交，關氏凡有文詞，皆與楊商較。楊之雜劇風格亦與關接近。王元鼎學士及大都著名女優順時秀，皆以叔伯稱之。又因其常爲勾欄演出劇本加寫曲詞，時人號爲『楊補丁』。

顯之所製雜劇共九種，現全存者有《臨江驛瀟湘秋夜雨》、《鄭孔目風雪酷寒亭》二種。全佚存目者有《蕭縣君風雪酷寒亭》、《報冤二世小劉屠》、《借通縣跳神師婆口》、《蒲魯忽劉屠大拜門》、《黑旋風喬斷案》、《醜駙馬射金錢》、《劉泉進瓜》七種。

《太和正音譜》以『瑤臺夜月』喻其作品格勢。明人孟稱舜評漢卿、顯之二人曰：『其詞真率盡情，大抵相似。然關之才氣較更開大，而累句時有；楊覺稍斂，而亦無其累。』

臨江驛瀟湘秋夜雨

劇目說明

此劇現存共三種版本：一、臧晉叔《元曲選》本，題目作『淮河渡波浪石尤風』，正名作『臨江驛瀟湘秋夜雨』，簡名『瀟湘雨』。二、孟稱舜《柳枝集》本，該本題目正名全同《元曲選》，惟簡名作『秋夜瀟湘雨』。三、明顧曲齋刻《元人雜劇選》本，題目作『賞中秋人月團圓』，正名作『臨江驛瀟湘夜雨』，簡名『瀟湘夜雨』。

三種版本皆題元楊顯之撰。顧曲齋本與《元曲選》、《柳枝集》二本差異較大，且情節不及二本嚴密，曲詞不及二本優美，當爲此劇較原始之版本。本劇以《元曲選》本作底本，以《柳枝集》、顧曲齋二本爲參校本。

楔子

（末扮張天覺同正旦翠鸞領興兒上，詩云）一片心懸家國恨，兩條眉鎖廟廊謀。總爲浮雲能蔽日，長安不見使人愁〔一〕。老夫姓張名商英，字天覺〔二〕。叨中甲第以來，累蒙擢用，謝聖恩可憐，官拜諫議大夫之職。爲因高俅、楊戩、童貫、蔡京害黎庶，老夫秉性忠直，累諫不從，聖人着老夫江州歇馬。我夫人不幸早年亡過，止留下一個女孩兒，小字翠鸞，長年一十八歲，未曾許聘他人〔三〕。老夫自離了朝門〔四〕，一路辛苦，到此淮河渡也。限次緊急，興兒，與我喚將排岸司來者。（興兒云）理會的。（淨扮排岸司上，詩云）腿上無毛嘴有髭〔五〕，星馳電走不違時。沿河兩岸長巡哨，以此加爲排岸司。小官排岸司的便是。驛亭中大人呼喚，不知有甚事，須索走一遭去。老叔報復去，道有排岸司來了也。（興兒報科）〔六〕（張天覺云）着他過來。（興兒云）着過去。（做見科）（淨云）大人喚排岸司有何分付？（張天覺云）排岸司，老夫奉聖人的命，將着家小前往江州歇馬，限次緊急〔七〕，你不預備下船隻，可不誤了我的期限？好打！則今日我就要開船也。（淨云）大人，這淮河神靈，比別處神靈不同，祭禮要三牲，金銀錢紙，燒了神符，若歡喜方可開船，若不歡喜，狂風亂起，浪滾波翻，那一個敢開？請問大人，不知可曾祭過神道不曾？（正旦云）這等，爹爹與他些錢鈔，早些安排祭禮去。（張天覺云）孩兒，你不知，老夫是國家國臣，他是國家正神，何必要什

麽祭禮？豈不聞『非其鬼而祭之，諂也』。（詩云）宋國非强楚，清淮異汨羅。全憑忠信在，一任起風波。排岸司，快與我開了船者。（淨云）船便開，倘若有些不測，只不要抱怨我。（做開船科）（興兒云）呀，風浪起了！怎麽好？怎麽好？水淹了船也，救人救人！（張天覺下）（淨救正旦科，云）我救了這小姐也，再救那大人去。（下）（正旦云）翠鸞好險也！爹爹好苦也！這淮河裏翻了船，多虧排岸司救了我的性命，尚不知我的爹爹生死若何。排岸司打撈去了，單留妾身在此，可怎了也？（外扮孛老上，見正旦科，云）兀那女子，你是何方人氏？姓甚名誰？你說與我聽咱。（正旦云）妾身乃張天覺的女孩兒，小字翠鸞，長年一十八歲，因爹爹往江州歇馬，來到這淮河渡，不聽排岸司言語，不曾祭祀，開到中流，果然風浪陡作，翻了船。若不是排岸司救了我呵，那得這性命來？（孛老云）看這女子也不是受貧的人，他乃官宦之家。我陪你在此等一等，若是你那做官的尚在，我送你去還他便了。（正旦云）怎麽等了許久，那排岸司還不見來？我身上一來禁不過這濕衣服，二來天色漸晚，爹爹又不知下落。天阿，兀的不害殺我也！（孛老云）姐姐，我是這淮河邊打漁的，叫做崔文遠，家裏離此不遠。姐姐，你若肯與我做個義女兒，且在我家中住下，等日後尋見你那做官的，我着你子父每再得團圓，你意下如何？（正旦云）那壁老的若不棄嫌呵，我情願與你做個女兒。（孛老云）既是這等，你就跟我家中去來。（正旦云）這些時不知我那爹爹在那裏也呵（八）！（唱）

【仙呂・端正好】我恰纔沉没這急流中，掙的到河灘上，只看我這濕淥淥上下衣裳。若不是漁翁肯把咱恩養，（帶云）天那，（唱）這潑性命休承望。〔九〕（同下）

校　記

〔一〕以上二句詩顧曲齋本作「竭力輔佐興王業，教民耕種治田疇。」　〔二〕此處顧曲齋本增有「幼習儒業，頗看詩書」二句。　〔三〕此處顧曲齋本增有三句，作「老夫一時少機，終成大怨，豈不硜硜哉。」　〔四〕「朝門」，顧曲齋本作「朝野」，誤。　〔五〕此句顧曲齋本作「抱關擊柝爲驛士。」　〔六〕「興兒報科」，顧曲齋本有道白作「理會的。報的大人得知，有排岸司來了也。」　〔七〕自此以下道白，顧曲齋本作「你怎生慢我的事務，不預備下船隻？你既誤了我的，我饒了你罪，則今日我要開船也。」　〔八〕以上孛老與正旦的對白，底本與柳枝集本完全相同，顧曲齋本較二本爲略。此以底本爲准。　〔九〕此曲顧曲齋本作：「我恰纔水邊存，早來到河灘上。自看我這濕淥淥的衣裳，若不是漁翁救我，險些兒咱身喪。天那！怎能够得見俺那尊父休承望。」

第一折

（張天覺領興兒上，詩云）船過淮河渡，心忙去路催。豈知風浪起，攬下一天悲〔一〕。老夫張天覺是也。不聽排岸司之言，到於中流，翻了船隻，我那翠鸞女孩兒，不知去向。我欲待親自去尋來，限次又緊，着老夫左右兩難，如何是好？如今沿途留下告示，如有收留小女翠鸞者，賞他花銀十兩。

待到了江州，再遣人慢慢跟尋，又作道理。我那翠鸞孩兒，則被你痛殺我也〔二〕！（下）（孛老上云）歡來不似今朝，喜來那逢今日。老漢崔文遠的便是。自從探俺兄弟回來〔三〕，見一個女孩兒，乃是張天覺大人的小姐。他父親往江州歇馬去，來到這淮河渡，不信排岸司之言，不曾祭獻神道，便開了船。到這半途中，刮起大風，湧起波浪，將這船掀翻了，今他父親不知所在。這個女孩兒也是有緣，我認他做了個義女。他自到我家來，倒也親熱，一家無二，每日前後照顧，再不嫌貧棄賤。也是老漢陰功所積。今日不出去打漁，在家中閑坐，看有甚麼人來。（冲末扮崔甸士上，詩云）黃卷青燈一腐儒，九經三史腹中居。他年金榜題名後，方信男兒要讀書〔四〕。小生姓崔名通，字甸士，祖居河南人氏。幼習儒業，頗看詩書，受十年苦苦孜孜，博一任歡歡喜喜。小生如今上朝取應去，到此淮河渡，這裏有個崔文遠，他是俺爹爹的親兄，順便須探望他去。這就是伯父門首，待我叫一聲：門裏有人麼？（孛老云）是誰喚門？我開了這門。（問科，云）是那個？（崔甸士云）小姪是崔甸士，因上朝取應去，特來拜辭伯父。（孛老云）孩兒請家裏來。你父親安康麼？（崔甸士云）托賴伯父，安康哩。（孛老云）你休便要去，且在我家裏住幾日。（崔甸士云）多謝伯父。（孛老云）你曾娶妻來麼？（崔甸士云）上告伯父，古人有云：『先功名而後妻室』。小姪還不曾娶妻哩。（孛老云）我想這崔甸士是個有文才的〔五〕，久已後必然爲官。我有心將翠鸞孩兒聘與他爲妻，未知他意下如何。待我喚他出來和我侄兒斯見，我自有個主意。翠鸞孩兒，你出來。（正旦上云）妾身翠鸞的便是。自從與父親相別，並無音信，多虧了這崔老的認我做義女兒。他將我似

親女一般看待〔六〕，我在這裏怕不打緊，知我那爹爹在於何處也呵！（唱）

【仙呂・點絳唇】舉目生愁，父親別後，難根究。這一片悠悠，可也還留得殘生否？〔七〕

【混江龍】若不是漁翁搭救，險些兒趁一江春水向東流。我如今偷挨歲月，爹爹呵、知他在何處沉浮？〔八〕則我這一寸心懷千古恨，兩條眉鎖十分憂。〔九〕多謝的那老父恩臨厚，不將我似世人看待，直做個親女收留。

（做見科，云）父親呼喚翠鸞，有何分付？（孛老云）孩兒，我有個侄兒喚做崔甸士，他爲進取功名去，路打我門首經過，來拜別我。你如今過去與他相見咱。（正旦云）理會的。（孛老云）侄兒不知，我近新認了個義女兒，叫做翠鸞，特特喚他出來，與你相見一面，你也好前後出入行走。（崔甸士云）伯父請過妹子來，小生與他相見咱。（孛老云）翠鸞孩兒，你過來把體面與哥哥相見者。（正旦做見科，云）哥哥萬福。（崔甸士云）一個好女子也！（正旦唱）

【油葫蘆】則見他抄定攀蟾折桂手，（崔甸士云）妹子，恕生面少拜識。（正旦唱）待趨前還褪後，我則索慌忙施禮半含羞。〔一〇〕（崔甸士云）妹子，小生有緣得此一見，（正旦唱）則見他身兒俊俏厖兒秀。（崔甸士云）妹子，小生此後又不知何時重會哩？（正旦唱）則見他性兒溫潤情兒厚。且休誇潘安貌欠十分，子建才非八斗〔一一〕，單只是白涼衫穩綴着鴛鴦扣，上下無半點兒不風流。

（崔甸士云）妹子，小生一來探望伯父，二來便辭別應舉去也。（正旦唱）

【天下樂】則願的早奪詞場第一籌，文優、福亦優，宴瓊林是你男兒得志秋。標題的名姓又香，打扮的體態又儔，准備着插宮花飲御酒。（二）

（孛老云）老夫偌大年紀，別無一人，止有這個女孩兒未曾招嫁。我想侄兒聰明俊俏，有心待將這女孩兒與我侄兒爲妻，我試問他咱。甸士，你曾娶妻來麼？（崔甸士云）小生並未娶妻。伯父只管問我怎的？（孛老云）老夫偌大年紀，止有這個女孩兒，我見你堂堂人物，聰慧風流，久已後必然爲官。我要招你爲婿，久後送老漢入土，也有些光彩。甸士，便好道淑女可配君子，你心下如何？（崔甸士云）謹依尊命，多謝了伯父。（正旦云）父親救得我性命彀了，又要替我成就這親事怎的？（唱）

【醉中天】纔救出淮河口，又送上楚峰頭。（做背哭科，云）俺那父親呵，（唱）生死茫茫未可求，怎便待通媒媾？（孛老云）我兒，你怎麼不荅應我一句兒？『姻緣姻緣，事非偶然』，我也須不誤了你。（正旦唱）雖然道姻緣不偶，我可一言難就，有多少雨泣雲愁？

（孛老云）我兒，這個是喜事，怎麼倒哭起來？快不要這等。我看的那侄兒滿腹文章，一定是做官的，故此將你許配了他。常言道『女大不中留』，你見那家女孩兒養老在家裏的？你只依着我，就今日兩邊行一個禮，承認了罷（三）。（正旦唱）

【金盞兒】元來他敬儒流，意綢繆，可甚麼是非只爲多開口，倒道我女大不中留。他分明親許出，着我怎擡頭？雖然俺心下有，我須是臉兒羞〔一四〕。

（孛老扯旦末行禮科，云）則今日好日辰，成合了這門親事。侄兒，你與我便上朝求官應舉去，得一官半職，回來改換家門，則是休忘了我的恩念。（正旦云）多謝父親。則怕崔秀才此一去，久後負了人也。（崔甸士云）小生若負了你呵，天不蓋，地不載，日月不照臨。（正旦云）秀才也，你去則去，頻頻的捎個書信回來。（崔甸士云）小生知道，你放心者。（正旦唱）

【賺煞】則他這胸臆捲江淮，寶劍輝星斗，是俺那父親匹配下鸞交鳳友。想着你千里關山獨自個走，則今宵有夢難投。你若到至公樓，占了鰲頭，則怕你金榜無名誓不休〔一五〕。莫便要心不應口，早做了背親忘舊，（帶云）崔秀才也，（唱）休着我倚柴門凝望斷不歸舟。（下）

（崔甸士云）則今日辭別了伯父，便索長行也。〔一六〕（做拜別科）（孛老云）〔一七〕侄兒，則願你早早成名，帶挈我翠鸞孩兒做個夫人縣君也。（詩云）成就良姻頃刻間，明春專望錦衣還。（崔甸士詩云）嫦娥自是貪年少，何怕蟾宮不許攀。（同下）

校記

〔一〕以上四句詩，顧曲齋本爲「一到淮河渡，心忙去路疾。忽然風浪起，舟翻父子離。」

〔二〕顧曲齋本此處有詩

一首云：『孤身獨在路途中，子父別離運不通。親生幼女皆失散，翠鸞何處再相逢。』張天覺的道白，顧曲齋本亦與底本、柳枝集本略有差別。〔三〕顧曲齋本作『自從接我侄兒崔甸士去。』〔四〕以上二句顧曲齋本作『學而第一須當記，養子休教不看書。』〔五〕此句顧曲齋本作『是個風流人物。』〔六〕此處顧曲齋本有『父親在前面呼我，須索走一遭去。』〔七〕此曲顧曲齋本作『則我這滿腹憂愁，父親別後，則因他開船走，險些兒命喪中流，水面上難窮究。』〔八〕以上二句顧曲齋本作『俺父親在於何處？我可便日夜懷憂。』〔九〕此句顧曲齋本作『兩眉常帶九分愁。』〔一〇〕此二句顧曲齋、柳枝集本皆作『你常好事酸溜溜，我這裏向前施禮有何羞。』〔一一〕以上四句顧曲齋本作『他那裏穿衫裹帽身子兒傷，我則見他聰明俊俏實清秀，通犀帶是整齊，烏紗帽油油。』〔一二〕此曲顧曲齋本作『則願的金榜親將名姓留，占過鰲頭、得志秋。吐虹霓志氣冲牛斗，到帝都奪一個狀元，打扮的身子兒傷，宴瓊林插宮花飲御酒。』〔一三〕以上『醉中天』曲和道白，顧曲齋本全無。另柳枝集本有孟稱舜注云：『此枝原本所無，照吳興本增人。若無此一枝，則成親亦未免太易。』〔一四〕此曲顧曲齋本作『俺父親敬儒流，意相投，常言道是非只爲多開口，今日個父親匹配效綢繆。他分明親自說，着我怎擡頭？雖然俺心下有，我須是臉兒羞。』〔一五〕此句顧曲齋本作『則怕你金榜標名世不休。』〔一六〕此處顧曲齋本有詩云：『拜別恩親離故知，前程萬里應春闈，一舉首登龍虎榜，十年身到鳳凰池。』〔一七〕孛老的道白，顧曲齋本與諸本差別較大，茲全錄如下：『侄兒去了也。誰想他來拜見老漢，我就成合了他每姻眷，久後孝順不孝順，在於他兩口兒，也是老漢一大陰騭也。施恩收養女英賢，匹成配偶不消難。相逢聚會團圓日，姻緣只在咫尺間。』

第二折

（淨扮試官〔一〕領張千上，詩云）皆言桃李屬春官，偏我門墻另一般。何必文章出人上，單要金銀滿秤盤。〔三〕小官姓趙名錢，有一班好事的就與我起個表德，喚做孫李。今年輪着我家掌管主司考卷，我清耿耿不受民錢，乾剥剥只要生鈔。目下有一舉子，姓崔名通字甸士，攛過卷子，擬他第一，只是我還未曾覆試。左右，與我喚將崔秀才來者。（崔甸士上云〔三〕）小生崔通，攛過卷子，今場貢主呼喚，須索走一遭去。（張千報科，云）報大人得知，崔秀才到了也。（試官云）着他過來。（張千云）着過去。（做見科）（崔甸士云）大人呼喚小生，不知爲何？（試官云）你雖然攛過卷子，未曾覆試你。你識字麽？（崔甸士云）我做秀才怎麽不識字？大人，那個魚兒不會識水？（試官云）那個秀才祭丁處不會搶饅頭吃？我如今寫個字你識。東頭下筆西頭落，是個甚麽字？（崔甸士云）是個一字。（試官云）好，不枉了中頭名狀元，識這等難字。我再問你會聯詩麽？（崔甸士云）聯得。（試官云）河裏一隻船，岸上八個拽。你聯將來。（崔甸士云）若還斷了彈，八個都吃跌。（試官云）好好，待我再試一首。一個大青碗，盛的飯又滿。（崔甸士云）相公吃一頓，清晨飽到晚。（試官云）好秀才，好秀才，看了他這等文章，還做我的師父哩。張千，你問這秀才有婚無婚。（張千云）相公問你，有婚無婚。（崔甸士云）有婚是怎生？無婚是怎生？（張千云）相公，他

問有婚是怎生，無婚是怎生。（試官云）若有婚，着他秦川做知縣去；若無婚，我家中有一百八歲小姐與他爲妻。（張千云）敢是一十八歲？（試官云）是一十八歲。（張千云）秀才，俺相公說你若有婚，着你秦川做知縣去；若無婚，有一小姐招你爲婿。（崔甸士云）住者，等我尋思波。（背云）我伯父家那個女子，又不是親養的，知他那裏討來的，我要他做甚麼？寧可瞞昧神祇，不可坐失機會。〔四〕（回云）小生實未娶妻。（試官云）既然無妻，我招你做女婿。張千，着梅香在那竈窩裏拖出小姐來。（張千云）理會的。（搽旦上，〔五〕詩云）今朝喜鵲噪，定是姻緣到。隨他走個乞兒來，我也只是呵呵笑。〔六〕妾身是今場貢官的女孩兒，父親呼喚，須索見去。（做見科云）父親，喚你孩兒，爲着何事？（試官云）喚你來別無他事，我與你招一個女婿。（搽旦云）招了幾個？（試官云）只招了一個。你看一看，好女婿麼？（崔甸士云）好媳婦。（試官云）好丈人麼？（崔甸士云）好丈人。（試官覷張千科，云）好丈母麼？（張千云）不敢。（試官云）崔甸士，我今日除你秦川縣令，和我女兒一同赴任去。我有一個小曲兒，喚做醉太平，我唱來與你送行者。（唱）

【醉太平】〔七〕只爲你人材是整齊，將經史溫習，聯詩猜字盡都知，因此上將女孩兒配你。這幞頭呵除下來與你戴只。（做除幞頭科）這羅襴呵脫下來與你穿只。（做脫羅襴科）弄的來身兒上精赤條條的。（云）張千跟着我來，（唱）我去那堂子裏把個澡洗。（下）

（崔甸士云）小姐，我與你則今日收拾了行程，便索赴任走一遭去。（詩云）拜辭他桃李門墻，趲

行程水遠山長。（搽旦詩云）不須辦幞頭袍笏，便好去幺喝攛箱。〔八〕（同下）〔九〕（正旦上云）妾身翠鸞的便是。自從崔老的認我做義女兒，他有個侄兒是崔甸士，就將我與他侄兒爲妻。他侄兒上朝取應去了，可早三年光景，說他得了秦川縣令，他也不來取我。如今奉崔老的言語，着我收拾盤纏，直至秦川尋崔甸士走一遭去。他也少不的要看侄兒，就隨後來看我。（歎科）嗨，我想這秀才們好是負心也呵！（唱）

【南呂・一枝花】不甫能蟾宮折桂枝，金闕蒙宣賜，則道是洞房花燭夜，金榜可兀的掛名時。我爲你撇弔了家私，遠遠的尋途次，恨不能五六里安個堠子。我看了些灑紅塵秋雨的這絲絲，更和這透羅衣金風瑟瑟。

【梁州】我則見舞旋旋飄空的這敗葉，恰便似紅溜溜血染胭脂。〔一〇〕冷颼颼西風了却黃花事，看了些林梢掩映，山勢參差。走的我口乾舌苦，眼暈頭疵。我可也把不住抹淚揉眵，行不上軟弱腰肢〔一一〕。我、我、我款款的兜定這鞋兒，是、是、是慢慢的按下這笠兒，呀、呀、呀，我可便輕輕的拽起這裙兒。我想起虧心的那厮，你爲官消不得人伏侍，你忙殺呵寫不得那半張紙？我也須有個日頭兒見你時，好着我仔細尋思。

（云）可早來到秦川縣了也，我問人咱。（做向占門問科，云）敢問哥哥，那裏是崔甸士的私宅？

（內云）〔二二〕則前面那個八字牆門便是。（正旦云）哥哥，我寄着這包袱兒在這裏，我認了親眷呵，便來取也。（內云）放在這裏不妨事，你自去。（正旦云）門上有人麽？你報復去，道有夫人在於門首。（祇從云）〔二三〕兀那娘子，你敢差走了，俺相公自有夫人哩。（正旦云）你道什麽？（祇從云）俺相公自有夫人哩。（正旦唱）

【牧羊關】兀的是閒言語，甚意思？他怎肯道節外生枝？我和他離別了三年，我怎肯半星兒失志？我則道他不肯棄糟糠婦，他原來別尋了個女嬌姿。只待要打滅了這窮妻子，呀呀呀你暢好是負心的崔甸士。

（云）哥哥，你只與我通報一聲。（祇從報科，云）告的相公知道，門首有夫人到了也。（搽旦云）兀那廝，你說什麽哩？（祇從云）有相公的夫人在於門首。（搽旦云）他是夫人，我是使女？〔二四〕（崔甸士云）這廝敢聽左了。夫人，你休出去，只在這裏伺候，待我看他去來。（正旦做見認科，云）崔甸士，你好負心也。怎生你得了官，不着人來取我？（搽旦云）好也囉，你道你無媳婦，可怎生又有這一個來？我則罵你精驢禽獸！兀的不氣殺我也！（做嘔氣科）（崔甸士云）夫人息怒，這個是我家買到的奴婢，爲他偷了我家的銀壺臺盞，他走了，我一向尋他不着。他今日自來投到，豈不是飛蛾撲火，自討死吃的？左右，拿將下去洗剝了，與我打着者。（祇從做拿旦不伏科）（正旦唱）

【隔尾】〔二五〕我則待婦隨夫唱和你調琴瑟，誰知你再娶停婚先有個潑賤兒。（搽旦怒

云）你這天殺的，他倒罵我哩。（崔甸士云）左右，還不扯下去打呀！（正旦唱）倒將我橫拖豎拽離階址。（帶云）崔甸士，（唱）你須記的那時，親設下誓詞。（崔甸士云）胡說，我有什麼誓詞？（正旦唱）你說道不虧心不虧心把天地來指。

（崔甸士云）左右，你道他真個是夫人那？不與我拿翻，不與我洗剥，不與我着實打。你須看我老爺的手段，着你一個個充軍。（連做拍案，祇從拿倒打科）（正旦唱）

【哭皇天】則我這脊梁上如刀刺，打得來青間紫，颼颼的雨點下，烘烘的疼半時。怎當他無情無情的棍子，打得來連皮徹骨，夾腦通心，肉飛筋斷，血濺魂消，直着我一疼來一疼來一個死。我只問你個虧心甸士，怎揣與我這無名的罪兒〔二六〕？

（崔甸士云）你要乞個罪名麼？這個有。左右，將他臉上刺着『逃奴』二字，解往沙門島去者。（祇從云）理會的。（正旦唱）

【烏夜啼】你這短命賊怎將我來胡雕刺，迭配去別處官司，世不曾見這等蹺蹊事。哭的我氣噎聲絲，訴不出一肚嗟咨。想天公難道不悲慈？只願得你嫡親伯父登時至，兩下裏質對個如何是，看你那能牙利齒，說我甚過犯公私〔二七〕。

（崔甸士云）左右，便差個能行快走的解子，將這逃奴解到沙門島，一路上則要死的，不要活的。

便與我解將去。（正旦云）崔甸士，你好狠也！

【黃鍾煞】休、休、休，勸君莫把機謀使，現、現、現東嶽新添一個速報司。你、你、你負心人信有之，咱、咱、咱薄命妾自不是，快、快、快就今日逐離此，行、行、行，可憐見只獨自，細、細、細心兒裏暗忖思，苦、苦、苦，業身軀怎動止，管、管、管少不的在路上停屍。

（做悲科唱）哎喲天那！但不知那塌兒裏把我來磨勒死〔一八〕。（同解子下）

（搽旦云）相公，莫非是你的前妻，敢不中麽。不如留他在家，做個使用丫頭，也省的人談論。（崔甸士云）夫人不要多心，我那裏有前妻來。（搽旦云）他適纔說等你嫡親伯父來，要和你面對，這怎麽說？（崔甸士云）是我有個親伯父，叫做崔文遠，這原是我伯父家丫頭，賣與我的〔一九〕。你看他模樣倒也看的過，只是手脚不好，要做賊。我前日到處尋不着他，今日自來尋我，怎麽饒的他過？如今這一去。遇秋天陰雨，棒瘡發呵，他也無那活的人也。咱和你後堂中飲酒去來。（詩云）幸今朝捉住逃奴，迭配去必死中途。（搽旦詩云）他若果然是前時妻小，倒不如你也去一搭裏當夫〔二〇〕。（同下）

校記

〔一〕顧曲齋本「試官」一角皆作「貢官」。　〔二〕以上四句詩，顧曲齋本作「官人清似水，外郎白如麵，水面打一和，糊突做一片。」　〔三〕顧曲齋本增有崔甸士定場詩一首，云：「自小曾將經典修，寒窗苦志把名留。瓊林宴上宮

花插，白玉堦前拜冕旒。」〔四〕以上二句顧曲齋本作『能可昧神祇，休着失道理。』〔五〕顧曲齋本作『淨扮外旦上』。〔六〕以上四句詩，顧曲齋本作『聽的父親叫，一定配婚姻』二句。〔七〕此曲顧曲齋本作道白處理，茲録如下：『（貢官做唱科）你可便文章是整齊，將經史都知，對答難字苦曾習。我穿的與了你，戴的也與了你，我精赤條條的。張千，你跟着我來，我去那堂子裏澡洗。（下）』〔八〕以上四句詩，顧曲齋本作『發奮時間做狀元，文章滿腹配嬋娟，暫離岳丈去赴任，穩登臺閣飲瓊筵。』并由崔甸士一人念完。〔九〕第二折至此的戲文，顧曲齋本皆置第一折中。緊接此還有一段李老的道白，云：『人生如遇（過）隙，日月似飛梭。老漢崔文遠，自從招了俺侄兒崔甸士爲婿，今經三年有餘。他當初進取功名去了，說他得了官，所除秦川縣令，至今無有音信。他也不來取俺女孩兒，倒着我如今養活他。如今着孩兒收拾些盤纏，往秦川縣尋崔甸士去。我着翠鸞孩兒先行，我隨後也尋他去。老漢收拾行李去也。崔秀才得做高官，音信杳無不見回還，同小女尋着甸士，管教他配合翠鸞。』顧曲齋本第一折至此終。第二折始，有一段崔甸士的道白，然后才是正旦的道白。崔云：『禹門三級浪，平地一聲雷。小官崔通是也。自到帝都闕下，應對百篇，一舉成名，所除秦川縣令之職，有這今場貢主的女孩兒與我爲妻。今日無甚事，在於私宅與夫人扳話，看有甚麽人來。』〔一〇〕以上二句顧曲齋本作『我看了些顏色淡枯荷的敗柳，更和這紅滴溜血染胭脂。』〔一一〕以上二句顧曲齋本作『我可也把不定氣噎聲丝。好難行也楊柳腰肢。』〔一二〕顧曲齋本此處有角色『雜當』出場。〔一三〕顧曲齋本此角色爲『張千』。〔一四〕『使女』，顧曲齋本作『妹子』。妹子即使女，今粵語尚然。〔一五〕〔隔尾〕一曲及〔哭皇天〕前的道白，顧曲齋本皆無。〔一六〕此曲顧曲齋本作『則我這脊梁上如刀刺，打着呵青間紫，颼颼的棍棒着烘烘的半時，怎當他無情、無情的棍子。動不動把肩脊徹骨連心，打的我來一疼的來、一疼的來一個死。』〔一七〕此曲顧曲齋本作『又無甚蹺蹊公事，尋思咱波虧心甸士。短命賊你將我來胡雕刺，哭的我嗔忿忿氣噎聲絲。你如何節外胡生事，我可便雨淚嗟嗟。迭配去別處官司，題着名姓口

中詞，更毒如蝎尾梢頭漬，寸心腸如刀刺。你這般能言快語，我又無甚過犯公私。」〔一八〕此曲顧曲齋本題名爲〔尾聲〕，曲詞亦與各本有异，兹録如下：「罷、罷、罷，勸君莫作虧心事，見如今東嶽新添了一個速報司。休、休、休自不是，行、行、行快離此，咱、咱、咱只獨自，尋思來呵，少不的在路上停屍。只我這業身軀不在那塌兒裏把我必餓死。」〔一九〕顧曲齋本無以上數句介紹崔文遠的道白。〔二〇〕以上四句詩，顧曲齋本爲「清廉正直不認親，苦打加刑趕婦人。今朝歡聚鎖金帳，只認高門辯假真。」

第三折

（張天覺領興兒祇從上，詩云）一去江州三見春，斷腸回首淚沾巾。〔一〕凄涼唯有雲端月，曾照當時離散人。老夫張天覺，自與我孩兒翠鸞在淮河渡翻船之後，可早又三年光景也。謝聖恩可憐，道老夫廉能清正，節操堅剛，常懷報國之心，並無於家之念，加老夫天下提刑廉訪使，敕賜勢劍金牌，先斬後聞。這聖意無非着老夫體察濫官污吏，審理不明詞訟。老夫雖然衰邁，豈敢憚勞？但因想我翠鸞孩兒，憂愁的鬢鬢斑白，兩眼昏花，全然不比往日了。我幾年間着人隨處尋問，並没消耗。時遇秋天，怎當那凄風冷雨，過鴈吟蟲，眼前景物，無一件不是牽愁觸悶的，〔二〕興兒，兀的不天陰下雨了也，行動些。（詩云）一自做朝臣，區區受苦辛。鄉園千里夢，鞍馬十年塵。親兒生失散，祖業盡飄淪。正值秋天暮，偏令客思殷。〔三〕你看那灑灑瀟瀟雨，更和這續續斷斷雲。黄花金獸眼，紅葉火龍鱗。山勢嵯峨起，江聲浩蕩聞。家僮倦前路，一樣欲銷魂〔四〕。興兒，前面到

那裏也？（興兒云）老爺，前至臨江驛不遠了。（張天覺云）若到臨江驛，老夫權且駐下者。正是長江風送客，孤館雨留人。（同下）（正旦帶枷鎖同解子上，云）好大雨也。（詩云）我本是香閨少女，可憐見無人做主，遭迭配背井離鄉，正逢着淋漓驟雨〔五〕。哥哥，你只管裏將我來棍棒臨身，不住的拷打，難道你的肚腸能這般硬，再也沒那半點兒慈悲的？（做悲科）天阿，天阿！我委實的銜冤負屈也呵！（唱）

【黃鍾・醉花陰】忽聽的摧林怪風鼓，更那堪瓮瀉盆傾驟雨。躭疼痛，捱程途，風雨相催，雨點兒何時住？眼見的折挫殺女嬌姝。我在這空野荒郊可着誰做主？

（解子云）快行動些，這雨越下的大了也。（正旦唱）

【喜遷鶯】淋的我走投無路，知他這沙門島是何處酆都？〔六〕長吁，氣結成雲霧。行行裏着車轍把腿陷住，可又早閃了胯骨。怎當這頭直上急簌簌雨打，脚底下滑擦擦泥淤〔七〕。

（正旦做跌倒科）（解子云）你怎麼跌倒了來？（正旦云）哥哥，這裏滑。（解子云）千人萬人走都不跌，偏你走便跌倒了。我如今走過去，滑呵萬事罷論，若不滑呵，我將你兩條腿打做四條腿。（解子走跌倒科，云）快扶我起來。兀那女子，你往那邊兒走，這裏有些滑。（正旦唱）

【出隊子】好着我急難移步〔八〕，淋的來無是處。我吃飯時晒乾了舊衣服，上路時又淋

濕我這布裹肚，吃交時掉下了一個枣木梳。

（解子云）你又怎的？（正旦云）掉了我枣木梳兒也。（解子云）掉了罷，到前面別買個梳子與你。

（正旦云）哥哥，你尋一尋，到前面你也要梳頭哩。（解子云）你也是個害殺人的。（做脚踏科，云）

這個想是了，我就這水裏把泥洗去了。如今有了梳子，你快行動些。（正旦唱）

【么篇】我心中憂慮，有三桩事我命卒。（解子云）可是那三桩事，你說我聽。（正旦唱）這雲呵他可便遮天映日閉了郊墟，這風呵恰便似走石吹沙拔了樹木，這雨呵他似箭幹懸麻裝助我十分苦。

（解子云）你走便走，不走我打你也。（正旦云）哥哥，（唱）

【山坡羊】則願你停嗔息怒，百凡照覷〔九〕，怎便精唇潑口罵到有三十句。這路崎嶇，水縈紆，急的我戰欽欽不敢望前去。況是棒瘡發怎支吾，剛挪得半步。（帶云）哥哥，你便打殺我呵，（唱）你可也沒甚福〔一〇〕。

（解子云）你休要多嘴多舌，如今秋雨淋漓，一日難走一日，快與我行動些。（正旦唱）

【刮地風】則見他努眼撑睛大叫呼，不鄧鄧氣夯胸脯。我濕淋淋只待要巴前路，哎，行不動我這打損的身軀。（解子喝科，云）還不走哩。（正旦唱）我捱一步又一步何曾停住，

這壁廂那壁廂有似江湖。則見那惡風波，他將我緊當處，問行人踪跡消疎。似這等白茫茫野水連天暮，（帶云）哥哥也，（唱）你着我女孩兒怎過去〔二〕？

（解子云）你又怎的？（正旦云）哥哥，這般水深泥濘，我怎生走的過去？望哥哥可憐見，扶我一扶過去。（解子云）則被你定害殺我也，我扶將你過去。我問你，你怎生是他家梅香，你將他家金銀偷的那裏去了？他如今着我害你的性命哩，你可實對我說。（正旦唱）我那裏是他家梅香，偷了金銀走來？（唱）

【四門子】告哥哥一一言分訴，那官人是我的丈夫。我可也說的是實又不是虛。孛着他指望成眷屬，他別娶了妻道我是奴，我委實的銜寃負屈。

（解子云）這等說起來，是俺那做官的不是。如今我也饒不得你，快行動些。（正旦唱）

【古水仙子】他、他、他，忒狠毒，敢、敢、敢，昧己瞞心將我圖。你、你、你，惡狠狠公隸監束。我、我、我，軟揣揣罪人的苦楚。痛、痛、痛，嫩皮膚上棍棒數。冷、冷、冷，鐵鎖在項上拴住。可、可、可，乾支刺送的人活地獄。屈、屈、屈，這煩惱待向誰行訴？（帶云）哥哥，（唱）來、來、來，你是我的護身符。

（解子云）天色晚了也，快行動些，尋一個宵宿的去處。（正旦唱）

【隨尾】天與人心緊相助，只我這啼痕向臉兒邊廂聚。（帶云）天那天那！（唱）眼見的淚點兒更多如他那秋夜雨。（同下）

校　記

〔一〕顧曲齋本無以上二句。　〔二〕以上五句，顧曲齋本作『時過（遇）秋天，怎當那金風漸漸綻黃花，滿目山前玉露零零飄紅葉。凝眸階下，望不見店道村房，不聽的雞鳴犬吠，動人情怎不傷悲，嘆飄零孤身客寄。』　〔三〕以上六句，顧曲齋本作『身披千里月，馬上十年春。憂家添雪鬢，爲國減精神。親女皆失散，家業盡凋零。』　〔四〕以上四句，顧曲齋本爲二句，『親隨困無力，瘦馬不能奔。』　〔五〕以上四句，顧曲齋本作『帶枷鎖泥濘婦人，受打拷無人做主。遭迭配背井離鄉，正逢着淋漓驟雨。』　〔六〕以上二句，顧曲齋本作『好着我無情無緒，淋的我三魂七魄全無。』　〔七〕以上二句，顧曲齋本作『响潺頭直上雨點，粘掇脚底下的泥淤。』　〔八〕此句顧曲齋本作『我應難分訴。』　〔九〕百凡照顧，顧曲齋本作『尋根拔樹。』　〔一〇〕以上四句，顧曲齋本作『骨察察不敢望前去，葫蘆提解子不犯觸，他無告訴，咱着誰做主。』　〔一一〕此曲顧曲齋本作『我見他語似春雷，他那里高哎叫叫，不鄧鄧氣夯胸脯。杖瘡疼委實難行去，我戰兢兢立不住身軀。我這裏剛行幾步，急急的不着停住，這壁廂那壁廂有似江湖。我見那惡風波他將我緊當處，全不見野澗溝渠。白茫茫野水無人渡，哥哥，你來，俺瘦腰肢怎過去。』

第四折

（淨扮驛丞上〔一〕，詩云）往來迎送不曾停，廩給行糧出驛丞。管待欽差猶自可，倒是親隨伴當

没人情〔二〕。小可是臨江驛的驛丞，昨日打將前路關子來，道廉訪使大人在此經過，不免打掃館驛乾淨。大人敢待來也。（孛老上云）老漢崔文遠的便是。自從着我女兒翠鸞尋我那侄兒崔甸士去了，音信皆無，我親到秦川縣看我那女兒去。天色晚了也，又下着這般大雨，我且在這館驛裏寄宿一夜，明日早行。（驛丞見科，云）兀那老頭兒，你做甚麽？（孛老云）雨大的緊，前路又没去處，這館驛中不問那裏，胡亂借我宿一夜，明日絶早便去。（驛丞云）老頭兒你不知道，如今接待廉訪大人，休要大驚小怪的。你去那厨房檐下歇宿去。（孛老云）多謝了。（下）（張天覺引興兒祗從上，云）老夫張天覺，來到這臨江驛也。興兒，你莫不身上着雨來麽？（興兒云）老爺，這般大雨，身上衣服都濕透了也。（張天覺云）既然是這等，我且在館驛裏避雨咱。（驛丞接科，云）小的是臨江驛驛丞，在此迎接，請大人公館中安歇。（張天覺云）興兒，我一路上鞍馬勞頓，我權且歇息，休要着人大驚小怪的，若驚覺老夫睡呵，我只打你。便與我分付去。（興兒云）理會的。兀那驛丞，我分付你，大人歇息，不許着人大驚小怪，若打醒了睡，要打我哩。分付你去。（驛丞云）這個我知道。（解子同正旦上）（正旦云）解子哥哥，這一天雨都下在俺兩個身上也。（解子云）這大雨若淋殺你呵，我也倒省些氣力，這沙門島好少路兒哩〔三〕。（正旦云）哥哥，這風雨越大了也。（唱）

【正宮・端正好】雨如傾，敢則是風如箭〔四〕，半空裏風雨相纏。兩般兒不顧行人怨，偏打着我頭和面〔五〕。

【滚綉球】當日個近水邊，到岸前，怎當那風高浪捲，則俺這兩般兒景物凄然。風刮的似箭穿，雨下的似甕灌，看了這風雨呵委實的不善，也是我命兒裏惹罪招愆〔六〕。我只見雨淋淋寫出瀟湘景，更和這雲淡淡裝成水墨天，只落的兩淚漣漣。

（解子云）你休煩惱，我和你到臨江驛寄宿去來。（做叫門科，云）館驛子開門來。（驛丞云）又是那一個？我開開這門。這弟子孩兒好大膽也，廉訪使大人在這裏歇息，你只在門外，你若大驚小怪的，我就打折你那腿。我關上這門。（解子云）可不是悔氣〔七〕，原來有廉訪使大人在這裏，俺休要大驚小怪的。我脫了這衣服，我自家扭扭乾。（做脫衣科，云）呀，袖兒裏還有個燒餅，待我吃了罷。（正旦云）哥哥，你吃什麽哩？（解子云）我吃燒餅哩。（正旦云）哥哥，你與我些兒吃波？（解子云）我但是吃東西，你便討吃。也罷，我與你些兒吃。（正旦云）哥哥，你多與我些兒吃波？（解子云）一個燒餅，我與你些兒吃，你嫌少，沒的我都與你吃了罷。（正旦唱）

【伴讀書】我這裏告解子且消遣，我肚裏饑難分辯。只他這風風雨雨强將程途來踐，走的我筋舒力盡渾身戰，一身疼痛十分倦。我、我、我立睡〔八〕行眠。

【笑和尚】我、我捱一夜似一年〔九〕，我、我、我埋怨天，我、我、我敢前生罰盡了凄凉願，我、我、我哭乾了淚眼〔一〇〕，我、我、我叫破了喉咽。來、來、來哥哥我怎把這燒餅來咽。

（做哭科，云）哎呀，天也！我便在這裏，不知我那爹爹在那裏也。（張天覺云）翠鸞孩兒，兀的不痛殺我也！我恰纔合眼，見我那孩兒在我面前一般，正說當年之事，不知是甚麽人驚覺着我這夢來？皆因我日暮年高，夢斷魂勞，精神慘慘，客館寥寥。又值深秋天道，景物蕭條，江城夜永，刁斗聲焦，感人凄切，數種煎熬，寒蛩唧唧，塞鴈叨叨，金風淅淅，疎雨瀟瀟。多被那無情風雨，着老夫不能合眼。我正是悶似湘江水，涓涓不斷流。又如秋夜雨，一點一聲愁。我恰纔分付興兒，休要大驚小怪的，這厮不小心驚覺老夫睡，該打這厮也〔二〕。（興兒云）我分付他那驛丞了，他不小心，我打這厮去。（做打驛丞科，云）兀那厮，我分付來，休要大驚小怪的，驚覺老爺睡，倒要打我。我只打你。（驛丞云）大叔休打。你自睡去，都是這門外的解子來，我開開這門，我打這厮去。（做打解子科，云）兀那解子，我着你休大驚小怪的，你怎生啼啼哭哭，驚覺廉訪大人？恰纔那伴當他便打我，我只打你。（解子云）都是這死囚。（詞云）你大古裏是那孟姜女千里寒衣，是那趙貞女羅裙包土，便哭殺帝女娥皇，也誰許你洒淚去滴成斑竹。（正旦詞云）告哥哥且停嗔息怒〔三〕，我冤枉事誰行訴與，從今後忍氣吞聲〔四〕，再不敢嚎咷痛哭。爹爹也，兀的不想殺我也！（張天覺云）翠鸞孩兒，只被你痛殺我也！恰纔與我那孩兒數說當年淮河渡相別之事，不知是甚麽人驚覺我這夢來？（詞云）一者是心中不足，二者是神思恍惚，恰合眼父子相逢，正數說當年間阻。忽然的好夢驚迴，是何處凄凉如許？響玎璫鐵馬鳴金，只疑是冷颼颼寒砧搗杵。錯猜做空堦下蛩絮西窗，遥想道長天外鴈歸南浦。我沉吟罷仔細聽來，原來是喚醒人狂風驟雨。我對此景無個情親，怎不

教痛心酸轉添凄楚？孩兒也，你如今在世爲人，還是他身歸地府？也不知富貴榮華，也不知遭驅被擄〔二四〕。白頭爺孤館裏思量，天那！我那青春女在何方受苦？我分付興兒來，你休要大驚小怪的，可怎生又驚覺老夫〔二五〕？（做打興兒科）（興兒云）老爺休打我，都是那驛丞可惡。（出見驛丞科，云）兀那驛丞，我着你休大驚小怪的，你怎生又驚覺老爺的睡來？（詞云）我將你千叮萬囑，你偏放人長號短哭。如今老爺要打的我在這壁廂叫道阿呀，我也打的你在那壁廂叫道老叔。（驛丞云）都是這門外邊的解子，我開開這門打那廝。兀那解子，我再三的分付你休要大驚小怪的，你又驚覺廉訪大人的睡來，你這弟子孩兒。（詞云）雖然是被風雨淋淋淥淥，也不合故意的喃喃篤篤。他伴當若打了我一鞭，我也就拷斷你娘的脊骨。（解子詞云）只聽的高聲大語，開門看如狼似虎。想必你不經出外，早難道慣曾爲旅。你也去訪個因由，要打我好生冤屈。不争那帶長枷橫鐵鎖愁心淚眼的臭婆娘，驚醒了他這馳驛馬掛金牌先斬後聞的老宰輔。比及俺忍着饑擔着冷，討憎嫌受打拷，只管裏棍棒臨身，倒不如湯着風，冒着雨，離門樓，趕店道，別尋個人家宵宿。（正旦詞云）隔門兒苦告哥哥，聽妾身獨言肺腑。但肯發慈悲肚腸，就是我生身父母。且休提一路上萬苦千辛，只脚底水泡兒不知其數。懸麻般驟雨淋漓，急箭似狂風亂鼓。定道是館驛裏好借安存，誰想你惡眼眼將咱趕出〔二六〕。便要去另覓個野店村莊，黑洞洞知他何方甚所〔二七〕？若不是逢豺虎送我殘生，必然的埋葬在江魚之腹〔二八〕。頃刻間便撞起響璫璫山寺曉鐘，且容咱權避這淅零零瀟湘夜雨。（張天覺云）天色明了也。興兒，你去門首看是甚麽人，鬧這一夜，與我拿將過來。（做拿解子正

旦，見旦認科，云）兀的不是我爹爹？（張天覺云）兀的不是翠鸞孩兒？這三年你在那裏來？你爲什麽披枷帶鎖的？（正旦做哭科，云）爹爹不知，自從孩兒離了爹爹，有個崔老的救了我，他認我做義女。他有個侄兒是崔通，就着他與你孩兒做了女婿。他進取功名去，做了秦川縣令，因他不來取我，有崔老的言語着我尋他去。不想他別娶了妻房，說我是逃奴，將我迭配沙門島去，一路上只要死的，不要活的。幸得今日遇着爹爹。爹爹也，怎生與你孩兒做主咱！（張天覺云）快開了枷鎖者。那厮這等無理，左右那裏，速去秦川縣與我拿將崔通來。（正旦云）爹爹，他在秦川爲理，若差人拿他，也出不的孩兒這口氣。須是我領着祗從人，親自拿他走一遭去。正是常將冷眼看螃蟹，看你橫行得幾時〔一九〕。（同祗從下）（崔甸士上云）小官崔通是也。前日那一個女人，本等是我伯父與我配下的妻子，被我生各支拷做逃奴，解他沙門島去。已曾分付解子，着他一路上只要死的，不要活的。怎麽去了好幾日也，還不見來回話？我那夫人只管將這桩事和我吵鬧不了。（做驚科，云）怎麽我這眼連跳又跳的？想是夫人又來合氣了〔二〇〕。（正旦領祗從上，云）可早來到秦川縣也。左右，打開門進去。（做見科，云）兀的不是崔通，左右，與我拿住者。（崔甸士云）奇怪，你每是那裏來的？（祗從云）廉訪使大人勾你哩。（正旦云）崔通，今日我也有見你的時節麽？左右，與我剥去了冠帶，好生鎖着。（崔甸士云）小娘子，可憐見，可不道夫乃婦之天也。（正旦唱）

【快活三】我揪將來似死狗牽，兀的不夫乃婦之天。任憑你心能機變口能言，（帶云）去來，（唱）到俺老相公行同分辨〔二二〕。

（崔甸士云）我早知道是廉訪使大人的小姐，認他做夫人可不好也。（正旦云）左右，還有一個潑婦，也與我去拿出來。（祗從拿搽旦上科）（搽旦云）我也是官宦人家小姐，怎把我做燒火的一般，這等扯扯拽拽？你豈不曉得婦人有事，罪坐夫男？這都是崔通做出來的，干我甚事？（正旦怒云）左右，與我一併鎖了。（搽旦云）且不要囉唣，俺父親做官，專好唱（醉太平）的小曲兒，我也學的會唱。小姐，待我唱與你聽。（唱）

【醉太平】我道你是聰明的卓氏，我道你是俊俏西施，怎肯便手零脚碎竊金貲？這都是崔通來妄指。（正旦云）左右，與我快鎖了者。（搽旦云）阿喲，我戴鳳冠霞帔的夫人是好鎖的？待我來，（除鳳冠科，唱）解下了這金花八寶鳳冠兒，（脫霞帔科，唱）解下了這雲霞五彩帔肩兒，都送與張家小姐妝臺次，我甘心倒做了梅香聽使〔二三〕。

（正旦云）左右，都鎖押了，帶他見俺爹爹去來〔二四〕。（下）（張天覺上云）自從孩兒親拿崔通去了，怎生許久還不見到？（正旦押崔甸士、搽旦〔二五〕上科，云）爹爹，我拿將那兩個賊醜生來了也。（張天覺云）那厮敢這等無理〔二六〕，待老夫寫表申朝，問他一個交結貢官，停妻再娶，縱容潑婦，枉法成招，大大的罪名。一面竟將他兩個押赴通衢，殺壞了者。（孛老慌上云）不知什麽人天驚小怪的，我試看咱。（做認科，云）兀的不是翠鸞孩兒，你在那裏來？（正旦云）呀，父親，我認崔通去，他別娶了一個，倒說我是逃奴，將我迭配沙門島去。肯分的遇着我爹爹，如今要將他殺壞了也。（孛

老勸科，云）小姐，怎生看老漢的面上，饒了他這性命。小姐意下如何？（正旦唱）

【鮑老兒】他是我今世讐家宿世裏寃，恨不的生把頭來獻。（崔甸士云）伯父，你與我勸一勸波，我如今情願休了那媳婦，和小姐重做夫妻也。（孛老云）小姐，你只饒了他者。（正旦唱）我和他有甚恩情相顧戀，待不沙，又怕背了這恩人面。只落的嗔嗔忿忿，傷心切齒，怒氣衝天〔二七〕。

（正旦引孛老見張科，云）爹爹，這個便是救我命的崔文遠。看恩人面上，連崔通也饒了他罷。（張天覺云）那崔通怎好饒的〔二八〕？（孛老云）老相公，你小姐原是我崔文遠明婚正配，許與侄兒崔通的，如今情願休了那媳婦，與小姐重做夫妻，可不好也？（張天覺云）孩兒，你意下如何？（正旦云）這是孩兒終身之事，也曾想來，若殺了崔通，難道好教孩兒又招一個？只是把他那婦人臉上，也刺「潑婦」兩字，打做梅香伏侍我便了。（張天覺云）這也說的有理。左右，將那厮拿過來，看崔文遠面上，饒免死罪。將恩人請至老夫家中，養贍到老。小姐還與崔通爲妻，那婦人也看他父親趙禮部面上，饒了刺字，只打做梅香，伏侍小姐。（搽旦哭云）一般的父親，一般的做官，偏他這等威勢，俺父親一些兒救我不得。我老實說，梅香便做梅香，也須是個通房，要獨佔老公，這個不許你的。（張天覺云）左右，將冠帶來還了崔通。待他與小姐成親之後，仍到秦川做官去者。（正旦、崔甸士俱冠帶，搽旦扮梅香伏侍拜見科）（張天覺云）我兒，昔日在淮河渡分散之時，誰想有今日也。

（正旦唱）

【貨郎兒】想着淮河渡翻船的這災變，也是俺那時乖運蹇，定道是一家大小喪黃泉〔二九〕。排岸司救了咱性命，崔老的與我配了姻緣，今日呵誰承望父子和夫妻兩事兒全。

（崔甸士云）天下喜事，無過父子完聚，夫婦團圓。容小官殺羊造酒，做個慶賀的筵席，與岳父大人把一杯者。（做奉酒科）（正旦唱）

【醉太平】不爭你虧心的解元，又打着我薄命的嬋娟，險些兒做樂昌鏡破不重圓，乾受了這場罪譴。爹爹呵，另巍巍穩掌着森羅殿，崔通呵，喜孜孜還歸去秦川縣，我翠鸞呵，生刺刺硬踹入武陵源。也都是蒼天可憐。

【尾煞】從今後鳴琴鼓瑟開歡宴，再休題冒雨湯風苦萬千。抵多少待得鸞膠續斷絃，把背飛鳥紐回成交頸鴛，隔墻花攀將做並蒂蓮。你若肯不負文君頭白篇，我情願舉案齊眉共百年。也非俺只記歡娛不記寃，到底是女孩兒的心腸十分樣軟〔三〇〕。

（張天覺云）〔三一〕當初失却渡淮船，父子飄流限各天。消息經年終杳杳，肝腸無日不懸懸。已知衰老應難會，猶喜神明暗自憐。漁父偶收爲義女，崔生乍見結良緣。從來好事多磨折，偏遇奸謀惹罪愆。苦誓一心同蜀郡，遠尋千里到秦川。劍沉龍浦還重合，鏡剖鸞臺復再圓。秉燭今宵更相照，相逢或恐夢魂前。

題目　淮河渡波浪石尤風

正名　臨江驛瀟湘秋夜雨

校記

〔一〕顧曲齋本作「館驛子上。」　〔二〕以上四句，顧曲齋本作「往來迎送要殷勤，廩給行糧尋驛丞。酒食茶飲先准備，管待宣差按使臣。」　〔三〕以上二句，顧曲齋本作「倒負累着我也」一句。　〔四〕原作「風如扇」，據顧曲齋本改。　〔五〕此句顧曲齋本作「我則見勢惡風雷電。」　〔六〕此句顧曲齋本作「也是我命裏遭愆。」　〔七〕顧曲齋本無此句。　〔八〕「睡」，底本作「盹」，據顧曲齋本改。〔伴讀書〕調此字當仄聲。　〔九〕此句顧曲齋本作「我、我、我，衣服濕誰可憐。」　〔一〇〕顧曲齋本無以上二句。　〔一一〕顧曲齋本此處接有四句詩：「鞍馬上半月十朝，受了些千辛萬苦，恰合眼穩穩安安，那裏這般啼啼哭哭？」　〔一二〕「且停嗔息怒」，底本作「不須氣撲」，依顧曲齋本改。　〔一三〕此句顧曲齋本作「你休只管爭短競長」。　〔一四〕此處顧曲齋本接有二句：「我這裏意遲遲不住思量，淚汪汪放聲啼哭。」　〔一五〕此處顧曲齋本接有四句：「着我悲切切路上思量，喜孜孜夢中完聚。驚覺我一枕南柯，就不見了我青春幼女。」　〔一六〕以上二句顧曲齋本作「只你道那裏安存，只你道何方止宿。」　〔一七〕以上二句顧曲齋本作「不爭你趕俺離門，你着俺那裏停住。」　〔一八〕以上二句顧曲齋本作「黑洞洞雲遮楚岫，昏慘慘煙迷南浦，霧濛濛山勢巍巍，冷落了江天日暮」四句。　〔一九〕顧曲齋本無以上二句。　〔二〇〕以上崔甸士的道白，顧曲齋本作「小官崔通是也，今日無甚事，在此閑坐，看有甚麽人來。」　〔二一〕以上三句曲詞，顧曲齋本作「我揪的這厮袍角帶偏，問甚麽那夫乃婦之天，你舌頭端的能言。」　〔二二〕「同分辨」，底本作「說方便」，今據

顧曲齋、柳枝集本改。〔二三〕顧曲齋本無「醉太平」一曲及曲前的道白。〔二四〕以上道白，顧曲齋本作「可早來到也，俺見父親去來。」〔二五〕此節顧曲齋本無「搽旦」一角。〔二六〕無理，底本作「無禮」，今據顧曲齋本改。〔二七〕此曲顧曲齋本作「我欲待把你個喬才不顧戀，且看這救我來的恩人面。我見他煩煩惱惱，啼天哭地，怨氣衝天。」〔二八〕張天覺的道白，顧曲齋本作「既是這等，將那厮拿過來。看崔老的面上，饒免本罪。將恩人請去老夫家中養老，小姐還與崔通爲妻。翠鸞孩兒也，想昔年之患，誰知有今日之會也。」此道白后緊接〔貨郎兒〕曲，以下道白顧曲齋本皆無。〔二九〕此句顧曲齋本作「大小裏父南子北見黃泉。」〔三〇〕顧曲齋本無崔甸士道白和〔醉太平〕、〔尾煞〕二曲。〔三一〕張天覺的道白，底本與柳枝集本盡同，顧曲齋本與二本差異較大，茲全録如下：「今日個父子夫妻團圓，殺羊造酒，做個慶喜的筵席。你一行人聽者：只因我淮河遭厄失散間，致令父子受熬煎。三年離却翠鸞女，兩鬢斑白久哀憐。多蒙崔老親管顧，配與甸士做姻緣。次後崔通標金榜，不認孩兒若罪愆。今朝館驛重相聚，管教夫婦復團圓。報恩答義傳千古，申奏朝廷受敕宣。」

鄭孔目風雪酷寒亭

劇目說明

賈本《録鬼簿》著録，題目作：『孫君託夢泰山道』，正名作：『鄭孔目風雪酷寒亭』，簡名『酷寒亭』。孟本《録鬼簿》、《太和正音譜》、《元曲選目》并作簡名『酷寒亭』，注謂有『旦末二本』；此本以『末』

角主唱，當是末本，旦本已佚。

此劇現存版本有：一、《古名家雜劇》本，題目作『後堯婆淫亂辱門庭，潑奸夫狙詐占風清』，正名作『護橋龍邂逅荒山道，鄭孔目風雪酷寒亭』；二、《元曲選》本，題目正名全同於上本，劇中關目略有差異，似更善於上本。另有錢塘丁氏八千卷樓舊藏珍本《元明雜劇》本，實是《古名家雜劇》本的纂訂本；《元人雜劇全集》乃重印《元曲選》本者。

此劇以《元曲選》爲底本，以《古名家雜劇》本作參校。

楔　子〔一〕

（冲末扮李府尹引張千上）（詩云）寒蛩秋夜忙催織，戴勝春朝苦勸耕。若道官民無統屬〔二〕，不知蟲鳥有何情？小官李公弼是也，官拜鄭州府尹之職。今日陞廳，坐起早衙。張千，說與那六房司吏，有事稟復，無事轉廳。（張千云）理會的。六房司吏，老爺分付，『有事稟復，無事轉廳。』（外扮鄭孔目上，詩云）人道公門不可入，我道公門好修行。若將公直無顛倒，脚底蓮花步步生。小生姓鄭名嵩，嫡親的四口兒家屬。渾家蕭縣君，一雙兒女，僧住、賽娘。我在這衙門中做着個把筆司吏，今日相公陞廳坐衙，有幾樁稟復的事，須索走一遭去。（做見科）（孔目云）相公，小人有幾樁事稟相公知道。（李尹云）有何事？（孔目云）有護橋龍宋彬打死平人，解到了也。（李尹云）與我拿過來。（孔目云）張千，拿過來。（丑扮解子押正末宋彬上，云）〔三〕兀那厮行動些。（宋彬云）

自家護橋龍宋彬是也。因帶酒路見不平，拳頭上無眼，致傷人命。今日司房中呼喚，須索見去。（做見科）（孔目云）你便是護橋龍宋彬？（宋彬云）小人便是。（孔目云）你爲甚麼打死平人？（宋彬云）小人因帶酒，拳頭上無眼，打死平人。哥哥與小人做主咱。（孔目云）兀那漢子〔四〕，我有心待救你，到那邊你則說誤傷人命，不至于死。你意下如何？（宋彬云）煞是多謝了哥哥。（做見科）（孔目云）相公，這人是宋彬。（李尹云）你是宋彬？你怎生打死平人，你實招來。（宋彬云）小人因在街市上閑行，見個年紀小的打那年紀老的，小人勸他不從，搬過來則一拳打死了年紀小的。（孔目云）相公，這個是路見不平，拔刀相助，則是誤傷人命。（李尹云）既不該死，決杖六十，刺配沙門島去。（孔目云）張千，拿下去決杖者。（張千打科）（李尹云）張千，就着的當人押解他迭配沙門島去，疾去早來者。（宋彬出門科，云）這一場多虧了孔目哥哥，等他出來我謝一謝咱。（孔目云）兀那漢子，若不是我呵，那得你性命來？（宋彬云）哥哥，小的打死平人，罪當至死，多虧了哥哥救拔，得這性命。你是我重生父母，再長爺娘。（孔目云）你多大年紀了？（宋彬云）小人二十五歲。（孔目云）我雖然大你幾歲，你肯與我做兄弟麼？（宋彬拜云）哥哥不棄嫌，情願與哥哥做個兄弟。（做拜科）（孔目云）兄弟免禮。我這裏有些零碎銀子，與你做盤纏去。到前面無災無難，回來家裏住罷。（宋彬云）謝了哥哥，小的死生難忘也！（唱）

【仙呂·賞花時】若不是孔目哥哥救了宋彬，這其間吃劍餐刀作鬼魂。我待學晉靈輒古今聞，他爲甚甘心趙盾，將臂膊代車輪〔五〕？

【幺篇】他則是報答桑間一飯恩，存得堂堂七尺身。也不敢望遂風雲，報讐雪恨，則願的積攢下金贈有恩人〔六〕。（下）

（孔目云）兄弟去了也。我看此人不是忘恩負義的，日後必得其力。（詩云）他本犯罪該刑一死灰，重翻招案却因誰？正是當權若不行方便，如入寶山空手回〔七〕。（搽旦扮蕭娥上，云）自家蕭娥是也。自小習學談諸歌舞，無不通曉。當了三年王母，我如今納下官衫帔子，我嫁人去也。（做見孔目科，云）孔目哥哥萬福。我當了三年王母，如今納了官衫帔子，改嫁良人去也。（孔目云）你跟將我來。（引搽旦見官科，云）相公，這個蕭娥，當了三年王母，如今他要改嫁良人去。（李尹云）前官手裏有這例麽？（孔目云）這個是舊例。（李尹云）既有例，禮案中除了名字，着他改嫁良人去。（搽旦叩謝出門科，云）孔目哥哥，多謝了。（孔目云）大姐，你回去，我便來你家討茶吃。（搽旦云）我先去，你便來。（下）（孔目云）相公無甚事，請轉廳。（李尹云）既然無事，張千，將馬來，我回私宅去也。（下）（孔目云）相公去了也，我往蕭娥家裏討茶吃去。（下）

校記

〔一〕古名家本楔子并入第一折。

〔二〕此句古名家本作「人若不能治家國」。

〔三〕（丑扮解子押正末宋彬上）：古名家本無「丑扮」「正末」字。

〔四〕漢子：古名家本作「君子」。下同。

〔五〕以上二句古名家本作「則因趙盾

一臂代車輪。」〔六〕以上三句古名家本作「積攢的黃金盛，打磨的劍光新。新劍雪舊恨，金贈有恩人。」

〔七〕古名家本無以上四句詩。

第一折

（孔目同搽旦上，云）小生鄭嵩，自到大姐家住許多時，難得大姐赤心相待。爭奈我那渾家害的重了，我家中看一看去。（搽旦云）那裏去，再住幾日去，怕有甚麼事？（淨扮高成上，云）頭頂軍資庫，脚踏萬年倉。若將來撒鏝，不勾幾時光〔一〕。小可高成的便是，在這衙門中做着個祗候。我平生只是貪花戀酒，我今到蕭娥家討一鍾茶吃去。（做見孔目科，云）呀，孔目在此，我回去也。（孔目云）高成，你這個村弟子孩兒，你來這裏怎的？（高成云）孔目，這等人家，你來的我也來的。（孔目打高科，云）嗨！你似個吊桶，我似個井，這吊桶常落在井裏。我若尋你些風流罪過，一頓拷下你下半截來。快走！（高成云）我去便了。我出的這門來，他打我倒罷了，他說我是吊桶，他是井，只有吊桶落在井裏。鄭嵩，你若犯下事，可是我當直，我一下起你一層皮，那時井可落在我吊桶裏。（正末扮趙用，引倆兒賽娘、僧住〔二〕上，云）自家姓趙名用，南京人氏，在這鄭州衙門裏當着個祗候。有孔目鄭嵩，因蕭行首當了三年王母，與他除了名字，做了良人，這幾日則在他那裏住下，不肯回來。他嫂嫂也姓蕭，百般的着人喚他，他只不肯回家。今日他嫂嫂央我到蕭

行首家，對孔目則說他嫂嫂死了也。我如今領着他兩個孩兒，去賺將他來。孩兒行動些。(唱)

【仙呂・點絳唇】俺嫂嫂連夢交雜，水米不下，將亡化。只等孔目來家，有幾句遺留話。

【混江龍】這幾日公文不押，嚇魂臺緊傍着相公衙。那裏管詳刑折獄，每日價卧柳眠花。戀着那送舊迎新潑弟子，全不想生男育女舊渾家〔三〕。眼睜睜現放着家私上半點兒不牽掛，可不怕夫妻間阻，男女爭差。

(云)可早來到門首也。(做見孔目科)(俠兒云)爹爹，俺奶奶死了也。(孔目悲科，云)大嫂，兀的不痛殺我也！(搽旦云)你家裏哭去，張着大口號甚麽！(正末云)這是甚麽言語？(唱)

【油葫蘆】道不的猿鎖空房猶性耍，哥哥也咱須是官宦家，怎麽好人家娶這等攪蛆扒？(搽旦向孔目云)你老婆若死了，我就嫁你。(正末唱)怕不待傾心吐膽商量嫁，都是些瞞神謊鬼求食話，哥哥你休勸他。他敢和我便怒發，你看承似現世的活菩薩，則待戀定潑烟花。

(孔目云)姐姐，看我面讓他幾句。(搽旦云)他是那個，我讓他？(正末唱)

【天下樂】他不比尋常賣酒家，詳也波察，怎便信殺〔四〕？有錢財似你恁作塌。不將那官事理，終日家偎戀他，久以後無根椽和片瓦。

(搽旦云)孔目你放心，我如今一壺兒酒，一條兒肉，替你慶喜吃三鍾。(孔目云) 我死了老婆，與我慶甚麽喜？(正末唱)

【醉中天】他如今尸首停在牀榻，喪孝現居家。划地揀一個日頭慶喜咱，恨不的嘴縫上拳頭打。我待揪扯着他，學一句燕京斯罵，入没娘老大小西瓜。

(孔目云)大姐你休怪，我領孩兒家去也。(同下)(搽旦云) 好道兒，他丟了我就去了。我如今借一身重孝穿上，我直哭到他家中。他若是死了，就與他弔孝；若不曾死，我這一去氣死那個醜弟子孩兒。(下)(旦兒扮蕭氏上〔五〕，云)妾身蕭縣君是也。頗奈鄭孔目終日只在蕭娥家，氣的我成病，眼見的無那活的人也。我着孩兒叫他去了，怎麽許久還不見回來。(孔目同末、俠上，云)兄弟也，那孝堂中物件，你可曾准備下麽？(正末唱)

【後庭花】做下個束身白木匣，剪下些迎神雪柳花。人鬧處休啼哭，我則怕當街裏人笑話。(孔目哭入門見旦科，云)好也，他原來不曾死，兄弟你這般說謊。(正末唱) 誰不知你這吏人猾？若不說妻兒亡化，你這令史每有三千番斯調發。

(搽旦哭上，云)我穿着這一身孝服，可無眼淚，我這裙帶裏邊〔六〕都是白礬，到那裏望眼裏只一抹，眼淚便下來。我那姐姐嚛！(正末云)你來怎的？(搽旦云)我來弔孝哩。(正末唱)

【金盞兒】這婆娘忒奸猾，不賢達。走將來淚不住行兒下，則你這無端弟子恰便似惡那吒。他夫妻每纔厮守，子母每恰歡洽。你不脫了喪孝服，戴甚麼紙麻花。

（搽旦云）我那幹家做活的姐姐，好也，他原來不曾死，你怎麼說謊？好不賢惠的臉。（孔目云）怪不的他說，他當街裏哭將來。（旦兒云）我這場氣，無那活的人也！您兩口兒近前來，將這十三把鑰匙交付與你，好覷一雙兒女者。（旦做死科，下）（孔目云）大嫂，則被你痛殺我也。（搽旦云）你張口哭甚麼，老婆有便治，無便棄。（孔目云）這是甚麼話？兄弟，破木造棺，高原選地，埋殯了大嫂者。（張千上，云）孔目，相公叫你攢造文書，往京師去哩。（孔目云）我停喪在家，着別人去罷。（張千云）要你去哩。（孔目云）兄弟，怎生是好？咱便收拾攢造文書，往京師去來。（正末唱）

【賺煞尾】准備着送靈車，安排着裝衣架，擺列些高馱細馬。走去衙門自告咱，問官人借對頭踏。亂交加，奠酒澆茶，但見的都將你做話靶。滿城人將你來怨煞，街坊都罵，罵你個不回頭呆漢活氣殺大渾家。（下）

（孔目云）大姐，你與我照管家中，我便索長行也。（俠兒云）爹爹，我跟了你去罷。（孔目云）兒也，我怎生帶得你去？大姐，則一件，家緣家計，都交付了你，你則是好看我一雙兒女，我便放心也。（搽旦云）你自去，這都在我身上。（俠兒云）爹爹，我則跟了你去。（孔目云）孩兒，我怎麼帶

得你去？大姐，孩兒痴頑，待打時你罵幾句，待罵時你處分咱。（搽旦云）你不放心，馬屁眼上帶將去罷，則管裏囑付。（孔目云）罷罷罷，我去也。我待不去，上司的言語；待去，又怕這婦人折倒這一雙兒女，也是我出於無奈。孩兒，兀的不痛殺我也！（下）（搽旦云）您老子去了，等我吃的飽飽的，慢慢的打你。（下）（俠兒哭下）

校記

〔一〕以上二句古名家本作『官司分了面，六點爲舍糧。』〔二〕古名家本作『小旦賽娘、俠僧住』，下同。〔三〕『渾家』原作『嬌娃』，據古名家本改。〔四〕古名家本無此句。〔五〕古名家本作『外旦上』。〔六〕『裏邊』原作『裏這』，據古名家本改。

第二折

（搽旦同俠兒上，云）我把你兩個小弟子孩兒，你老子在家罵我，我如今洗剥了，慢慢的打你。待我關上門，省的有人來打攪。（正末上云）自家趙用，跟着哥哥攢造文書上京師去，行到半途，遺剩了一紙文書，只得重回家中取那文書走一遭去也呵。（唱）

【越調·鬥鵪鶉】俺家裏少東無西，可着我走南嘹北。俺哥哥纔娶的偏房，新亡了正室。撇下個幼女嬌男，可又没甚的遠親近戚。我這裏仔細的尋思起，他則待卧柳眠花，怎

知道迷妖着鬼〔一〕。

【紫花兒序】想着他親娘在日，見這般打罵凌辱，不由的感嘆傷悲。我一心似箭，兩脚如飛。走的我氣喘狼藉，恨不得一步奔來城市裏。早行至哥哥門内。則聽的大叫高呼，元來又打得他女哭兒啼。

（搽旦云）如今酒又不醉，飯又不飽，我慢慢的打你這兩個小弟子孩兒。（正末云）兀的不打孩兒哩。（唱）

【小桃紅】則問你賽娘僧住爲何的，他可也有甚麽閑炒刺〔二〕？（云）嫂嫂，開門來。（搽旦云）這個是趙用的聲音，你兩個且起去，揩了泪眼，我買饃饃你吃。我開了這門。（見末科，云）小叔叔，你怎的回來？有甚麽勾當？（正末見俠兒科，云）嫂嫂，你爲甚麽打這孩兒？（搽旦云）阿彌陀佛，頭上有天，我爲甚麽打他？（正末云）嫂嫂，我試猜咱，（唱）莫不是少柴無米苦央及？（搽旦云）柴米都有，一個不肯上學，一個不肯做生活，我逗他耍來。（正末唱）便休題伶牙俐齒相支對，想着他親娘在日，看承似神珠寶貝。（搽旦云）天也，我愛的是這一雙兒女。（正末唱）怎禁他佯孝順假慈悲？

（搽旦云）你爲甚麽回家來？（正末云）哥哥遺剩了一紙文書，説在背閣板上。（搽旦云）你自家取

去。(正末取科，云) 有了文書，我去也。(倆兒哭扯末科，云)叔叔，我跟將你去罷。你去了呵，他又打我也。(正末云)嫂嫂，看着哥哥面皮，休打孩兒。(唱)

【天淨沙】(三)我急忙忙取得文移，趲程途不敢耽遲。怎禁他這孩兒倒疾，緊拽住咱家衣袂，則待要步步追隨。

【調笑令】這孩兒，便頑痴，有十分不是傷觸着你，可憐他親娘不幸先辭世。剛拋下一雙的業種無知，你也則看覷他爺這面皮，再休打的他哭哭啼啼。

(搽旦云)哎喲！小叔你放心去，我怎肯打孩兒？(正末云)謝了嫂嫂，我去也。(倆兒扯住末科，云) 叔叔，我則是跟了你去。(正末云) 嫂嫂，你道是不曾打呵，(唱)

【禿廝兒】爲甚麽適纔間叫天叫地，都一般汪汪的淚眼愁眉？他和你又沒甚殺爺娘的讐共隙，怎這般苦死的怕相依？也波堪悲！

(倆兒哭科，云)叔叔，我則是跟着你去。(正末唱)

【聖藥王】俺只見兒兒又啼，女又啼，哭的俺是鐵人石意也酸嘶。他待要來也隨，去也隨，恰便似螞蝗釘了鷺鷥飛，寸步不教離。

(云)嫂嫂，你是必看哥哥面上，休打這孩兒者。(搽旦云) 有你，我便不敢打？兩次三番聒氣！

（做推末出門科，云）你去，我關上這門，打這小弟子孩兒。（正末云）這婦人推出我來，關上門，我待去了，出不的這口惡氣。街坊鄰舍聽者：（詞云）勸君休要求娼妓，便是喪門逢太歲，送的他人離財散家業破。鄭孔目便是傍州例。這婦人生的通草般身軀，燈心樣手脚。閑騎蝴蝶傍花枝，被風吹在妝梳閣。蜘蛛網內打筋斗，鵝毛船上邀朋友。海馬兒馱行，藕絲兒牽走。有時蘸水在秤頭秤，定盤星上何曾有。這婦人搽的青處青，紫處紫，白處白，黑處黑，恰便似成精的五色花花鬼。他生的兎兒頭，老鼠嘴。打街坊，罵鄰里。則你是個腌腌臜臜潑婆娘，少不得瓦罐兒打翻在井水底。（唱）

【寨兒令】（四）我罵你這歪刺骨，我罵你這潑東西。你生的來兎兒頭、老鼠嘴，長則待炒是尋非，叫罵過日。怎做的好人妻？

【么篇】這都是俺哥哥命運低微，帶累你兩個孩兒，受盡禁持。我本待好心腸苦勸你，你倒惡狠狠把咱推。來來來，我便死也拚得和你做頭敵。

【收尾】我如今一脫氣直走向京都地，一句句向哥哥說知。有一日鄭孔目到來時，不道背輕輕的素放了你。（下）

（搽旦云）好也，着趙用這村弟子孩兒，罵我這一場去了。我如今且不打你，等我吃的酒醉飯飽了，慢慢的打你。（俠兒哭隨下）

校　記

〔一〕此句古名家本作『怎禁他千般背悔。』　〔二〕以上二句古名家本作『則聽的賽娘僧住哭啼啼，不知又爲其閑剿刺。』　〔三〕古名家本無〔淨沙〕、〔調笑令〕、〔禿厮兒〕、〔聖藥王〕四曲。　〔四〕古名家本無〔寨兒令〕二曲。

第三折

（丑扮〔一〕店小二上，詩云）曲律竿頭懸草稕，綠楊影裏撥琵琶。高陽公子休空過，不比尋常賣酒家。自家是店小二，在這鄭州城外開着個小酒店。今早起來挂了酒望子，燒的鏇鍋兒熱着，看有甚麽人來。（孔目上云）自家鄭孔目，攢造文書已回。我一路上來，多聽的人説我那渾家有奸夫，折倒我那一雙兒女，未審虛實。遠遠的是一個酒店，這城裏人家事務，他都知道，我試問他一聲。賣酒的有麽？（小二云）有。官人要打多少酒？（孔目云）你這厮不爽利，張保在那裏？你叫他來。（小二云）官人請坐，我叫他去。張保，有人尋你哩。（正末扮張保上，云）來也。買賣歸來汗未消，上牀猶自想來朝。爲甚當家頭先白，曉夜思量計萬條。小人江西人氏，姓張名保。因爲天兵勘亂，遭驅被擄，來到回回馬合麻沙宣差衙裏。往常時在侍長行爲奴作婢，他家裏吃的是大蒜臭韭，水荅餅，禿禿茶食，我那裏吃的？我江南吃的都是海鮮，曾有四句詩道來：（詩云）

江南景致實堪誇，煎肉豆腐炒東瓜。一領布衫二丈五，桶子頭巾三尺八。他屋裏一個頭領，罵我蠻子前，蠻子後。我也有一爺二娘，三兄四弟，五子六孫，偏你是爺生娘長，我是石頭縫裏迸出來的？謝俺那侍長見我生受多年，與了我一張從良文書。本待回鄉，又無盤纏，如今在這鄭州城外開着一個小酒店兒，招接往來客人。昨日有個官人買了我酒吃，不還酒錢。我趕上扯住道：『還我酒錢來。』他道：『你是甚麼人？』我道：『也不是回回人，也不是達達人，也不是漢兒人，我說與你聽者。』（唱）

【南呂・一枝花】我是個從良自在人，賣酒饒供過。務生資本少，醞釀利錢多。謝天地買賣和合，憑老實把衣食掇。俺生活不重濁，不住的運水提漿，炊盪時燒柴撥火。

【梁州第七】也强如提關列窰，也强如斡擔挑籮。滿城中酒店有三十座。他將那醉仙高掛，酒器張羅；我則是茅菴草舍，瓦甕瓷鉢。老實酒不比其他，論清閒壓盡鳴珂。又無那胖高麗去往來迎，又無那小扒頭濃妝艷裹，又無那大行首妙舞清歌。也不是我獎譽太過，這黃湯强如醇醪糯。則爲我釃酒漿水刺破，麪米相停無添和，那說起玉液金波（二）。

（做見科）（孔目云）張保，你在那裏來，這早晚纔來？你打二百錢的酒來。（正末云）打二百錢的

酒，篩的熱着，孔目自己吃。（孔目云）酒且慢慢的吃，你這裏有甚麽新事？（正末云）有新事，一買鈔買一個大燒餅，別的我不知道。（孔目云）不是這個。這裏有個鄭孔目，娶了一個小婦，折倒他前家一雙兒女。（正末云）官人，這個我知道，你聽我說。（唱）

【賀新郎】前家兒招了個後堯婆。小媳婦近日成親，大渾家新來亡過。題名兒罵了孜孜的唾，罵那無正事頹唆，則待折損殺業種活撮。（孔目云）那婦人折倒他一雙兒女，他那街坊可罵鄭孔目麽？（正末唱）這厮掌刑法做令史，覓錢來養嬌娥，送的他人離財散家緣破。那賤人也不是魯義姑，這厮也不是漢蕭何。

（孔目云）我聽的說那小婦人不與他兩個孩兒飯吃，那兩個孩兒只在長街上討吃，有這話麽？

（正末唱）

【紅芍藥】道偷了米麪把瓮封合，掬的些冷飯兒，又被堯婆擘手把碗來奪。孩兒每雨淚如梭，黃甘甘面皮如蠟堝。前街後巷叫化些波，那孩兒靈便口嘍囉，且是會打悲呵。

【菩薩梁州】湯水兒或少或多，乾糧兒一個兩個，米麪兒一撮半撮。捨貧的姐姐哥哥！他娘在誰敢把氣兒呵？糖堆裏養的偌來大，如今風雪街忍着十分餓，他不愛惜倒折挫。常言道灰不如火熱，多敢怕我信口開合。

（孔目云）張保，聽的人說，那堯婆有奸夫，作踐了鄭孔目的家私。你可常去他家送酒，這等勾當，却是有也無？（正末云）當日那堯婆來問張保買酒，張保送去，進入後門，我張保在那裏等出家火，那堯婆教那兩個孩兒燒着火。那婆娘和了麪，可做那水荅餅，煎一個吃一個。那兩個孩兒在灶前燒着火，看着那婆娘吃。孩兒便道『奶奶，肚裏饑了。』那婆娘將一把刀子去盤子打一劃，把一個水荅餅劃做兩塊，一個孩兒與了半個。那孩兒歡喜，接在手裏，番來番去，吊在地下，那婆娘說兩個爭嘴。官人，他只是怕熱。（唱）

【罵玉郎】把孩兒風流罪犯尋些個，吊着脚腕又不敢將脚尖那。當日紛紛雪片席來大，衣服向身上剥，井水向階下潑，肐膝兒精磚上過。

【感皇恩】他將那門户關合，怎生結磨。顫欽欽跪在階基，可丕丕心驚懼，撲簌簌淚滂沱。當日個天時凛冽，怎能够身上温和？孩兒每縮着脖項，拄着下頦，聳着肩窩。

【採茶歌】僧住將手心兒搓，賽娘把指尖兒呵，凍的他戰篤速打頦歌。他可也性子利害。（四）母閻羅，（孔目云）他可喚做甚麽？（正末唱）則他是上廳行首喚做燒鵝。

（孔目云）敢是蕭娥？（正末云）哦，是蕭娥。（孔目云）張保，那鄭孔目的孩兒也常到你這裏來麽？（正末云）他早晚便來也。（孔目云）等他來時，你引來見我。（倈兒上云）我是鄭孔目的孩兒。沿門

叫化了，回張保店裏去。（做見末科）（正末云）兩個孩兒，這裏有個官人，你見他去。（俠兒見孔目科）（哭云）兀的不是俺爹爹！（孔目云）兀的不是我兩個孩兒！則被你痛殺我也。（正末唱）

【哭皇天】我與你打鬧處先趉過，拿笠兒忙蓋合，心驚的我面沒羅。（孔目云）張保。（正末云）你是張保。（孔目云）我喚你哩。（正末云）我喚你哩。（孔目云）你看這厮波，你如何這等荅應我？（正末唱）小人幾曾離了鏇鍋，我是王留一般弟兄兩個。（帶云）官人也，（唱）你莫不是眼摩挲，錯認了你這親眷，你却是姓甚麽？

（孔目云）張保，我便是鄭孔目。（正末唱）

【烏夜啼】謝天地，小人剛道的這淫邪貨，並不曾道甚孔目哥哥。（孔目云）你也罵的我够了。你說他有奸夫，是那一個？（正末唱）要奸夫略數與你三十個，盡都是把手爲活，對酒當歌。鄭州浪漢委實多，（云）那奸夫姓高。（孔目云）高甚麽？（正末唱）高陽公子休空過。憑着我在口言是亡身禍。言多語少，小人有些九伯風魔。

（孔目云）既然那婦人有奸夫，把我這一雙兒女寄在你這店中，我今夜晚間越墻而過，把奸夫淫婦都殺了罷。（正末唱）

【黃鍾尾】潤紙窗把兩個都瞧破，拽後門將三簧鎖納合。捕巡軍快拿捉，急開門走不脫。

到官司問甚麼，取了招帶枷鎖。建法場把市郭，上木驢着刀剁，萬剮了堯婆，兀的不痛快殺我。（下）

（孔目云）天色晚了，我殺那奸夫淫婦去來。（下）（搽旦同高成上，云）高成，我老公不在家，我和你永遠做夫妻，可不受用？（高成云）難得你這好心，我買條糖兒請你吃。（孔目云）天色晚了，我來到這後園牆下，攀着這柳枝，跳過這牆，來到卧房門首。我試聽咱。（高成云）我怎麼有些心跳？把這吊窗開着，有人來時我好走。（孔目云）可知有奸夫，我踏開這門進去。（高成慌科，云）不中，有人來了！走走走。（下）（孔目云）兀的不是奸夫也？（搽旦云）奸夫在那裏？（孔目云）這等婦人要做甚麼，不如殺了罷。（搽旦云）救人也！（孔目殺科）（搽旦下）（孔目云）我待走了，可不帶累鄰舍？我索官司中出首去來。（下）

校記

〔一〕古名家本無「丑扮」二字。　〔二〕爲天兵勘亂：原作「因爲兵馬嚷亂」，據古名家本改。　〔三〕此句古名家本作「壓盡玉液金波。」　〔四〕「利害」古名家本作「牙恰」。　〔五〕以上二句古名家本作一句：「謝天地，小人昨夜來個不曾道個孔目哥哥。」

第四折

（李尹引張千上，云）小官李公弼，見任鄭州府尹，今日陞廳坐起早衙。張千，喝攛廂。（張千云）

在衙人馬平安，擡書案。（孔目上跪科）（李尹云）兀的不是孔目？鄭嵩，你告甚麼？（孔目云）小人去京師攢造文書回來，撞見奸夫在妻子房內，我踏門進去，奸夫走脫，小人將妻子殺了，今來出首。（李尹云）鄭嵩，你怎做的執法人？『拿奸要雙，拿賊要贓。』走了奸夫，你可殺了媳婦，做的個無故殺妻妾。該杖八十，迭配遠惡軍州。張千，拿下去打着者。（張千云）小人行杖。（高成云）今日該我當日，我行杖。（高成打科，云）六十、七十、八十。（孔目云）那行杖的可是高成？則被他打殺我也。（李尹云）與他臉上刺了字，迭配沙門島。張千，着一個能行快走的解子，便解將去。（高成云）小人解去。（李尹云）只今日就行。（高成押出門科）（孔目云）我和你有甚麼冤讐？你打的我這般狠。（高成云）你今日這井可也落在弔桶裏麼？（孔目云）天那！有誰人救我也！（同下）（李尹云）今日無事，且轉廳。（詩云）非我不憐他，他罪原非小。姑免赴雲陽，且配沙門島。（下）〔二〕（正末扮宋彬，引僂儸上，詩云）虎着痛箭難舒爪，魚遭密網怎翻身？運去劍誅無義漢，時來金贈有恩人〔三〕。自家護橋龍宋彬，自從解出鄭州，到的半路，被我扭開枷鎖，打死了解子，就在這山中落草爲寇。好是快活也呵！（唱）

【雙調・新水令】我如今向糟房連瓮掇將來，償還了我弟兄每口債。酒斟着醇糯醅，膾切着鯉魚胎。今日開懷，直吃的沉醉出山寨。

（云）小僂儸斟酒來。（僂儸進酒科，云）哥哥滿飲一杯。（正末唱）

【沉醉東風】兄弟每滿滿的休推莫側，直吃的醉醺醺東倒西歪。把猪肉來燒，羊羔來宰，你可便莫得遲捱。直吃到梨花月上來，酒少呵您哥哥再買〔三〕。

（云）嗨，我幾乎忘了，我當初犯罪之時，若不是鄭孔目哥哥救我性命，豈有今日？近來聞得俺哥哥也犯了罪，迭配沙門島去。我想這等遠惡軍州，莫說到得那裏，只在路上少不得是死的。古人有言，『有恩不報，非丈夫也。』小傻儸撤了酒者。（唱）

【落梅風】只管裏貪戀着酒如泉，可頓忘了他恩似海。萬一個在中途被人謀害，可不乾着了當初救命來。則問你護橋龍宋彬安在？

（云）我如今點起五百名傻儸，直到鄭州地面。若是俺哥哥解在中途，正好迎着，一同回還山寨。若是未經解出，拚的劫牢，定要救俺哥哥者。（做上路科）（倈兒上云）俺兩個僧住、賽娘便是。俺父親迭配沙門島，如今在酷寒亭上。俺叫化些殘羹剩飯，與他充饑去。（做見傻儸拿住科）（正末云）這兩個叫化小孩兒是誰家的？（倈兒跪科，云）俺是鄭孔目的孩兒賽娘、僧住，將軍可憐見波。（正末唱）

【喬牌兒】俺這裏見孩兒添驚怪，破衣服怎遮蓋，凍的他兩隻手似冬凌塊。誰救你爹爹脫枷械〔四〕？

(俠兒云)我叫化些殘茶剩飯，與俺父親吃。(正末云)你父親在那裏？(俠兒云)俺父親因拿奸夫，殺了淫婦，被官司問遣，迭配沙門島去。如今在酷寒亭上哩。(正末云) 小僂儸跟了我，就到酷寒亭上救俺哥哥走一遭去。(同下)(高成押孔目上科)(孔目云) 哥哥且慢行者，我兩個孩兒尋覓些茶飯去了，我在那酷寒亭上等一等，避過這雪，慢慢的再行將去〔五〕。(高成云) 你這兩個小業種少不得先結果了他，方纔慢慢的處置你。既是雪大，且避過了這雪再走。(正末引僂儸同俠兒上)(唱)

【川撥棹】這兩個小嬰孩，引三軍何處來？赤緊的雲鎖冰崖，風歛陰霾，雪灑塵埃。則半合兒早粉畫樓臺，玉砌衢街，俺軍中也做了銀裝甲鎧。俺哥哥在酷寒亭怕不活凍煞。(云)兀的不是俺哥哥！小僂儸，休教走了解子，且打開哥哥的枷鎖者。(做解科)(唱)

【七弟兄】莫猜〔六〕，快來，把枷鎖疾忙開。將哥哥左右相扶策，在鬼門關奪轉得這凍形骸，向酷寒亭展脚輸腰拜〔七〕。

(孔目云)兀的不謊殺我也！壯士，你是誰？(正末云) 哥哥，則我就是護橋龍宋彬。(唱)

【梅花酒】咱兩個自間隔，爲殺了裙釵，攬下非災，不得明白〔八〕。沙門島程途怎地捱？酷寒亭風雪如何奈〔九〕？從別離三二載，睡夢裏記心懷，天對付巧安排。

（孔目云）兄弟，是我當日救你命來，今日你却做我的大恩人也！（正末唱）

【收江南】呀，誰承望月明千里故人來，則被這潑烟花送了你犯由牌，狠公人又待活燒埋。到今日救解，早收拾了那一點泪沾腮〔一〕。

（孔目云）兄弟，你救我咱，則這解子高成便是奸夫。（高成云）我死也。（正末云）小僂儸，將這奸夫與我綁了，替哥哥報讐。（高成云）不干我事，我吃長齋的，肯做這勾當？（孔目云）兄弟，教我怎生是好？（正末云）哥哥休慌，同兩個孩兒權到山寨上住幾日，再作計較。（唱）

【鴛鴦煞】〔二〕從今後深讐積恨都消解，且到我荒山草寨權停待。暢道是本姓難移，三更不改；做一場白日胸襟，轟雷氣概。將這厮吃劍喬材，任逃走向天涯外，我也少不得手到拿來，則做死羊兒般弔着宰。

（云）小僂儸，把那厮先綁上山去，就安排果桌，請哥哥到寨中做慶喜筵席。將那厮萬剮凌遲，以報寃恨者。（詞云）今天下事勢方多，四下裏競起干戈。其大者攻城略地，小可的各有巢窠。非是我甘心爲盜，故意來啜賺哥哥。眼見得這場做作，官司裏怎好兜羅？且共我同歸草寨，徐觀看事勢如何。肯容他高成走脫，早拿來綁縛山坡。先下手挑筋剔骨，慢慢的再剖胸窩。也等他現報在眼，纔把你讐恨消磨。待幾時風塵寧静，我和你招安去未是蹉跎。

題目　後堯婆淫亂辱門庭
　　潑奸夫狙詐占風情

正名　護橋龍邂逅荒山道
　　鄭孔目風雪酷寒亭

校記

〔一〕以上關目，古名家本連第三折，正末出場爲第四折始。〔二〕古名家本無以上四句詩。〔三〕古名家本此處緊接倈兒上場，〔落梅風〕曲及其前后道白彼本皆無。〔四〕此句古名家本作「直恁的瘦了形骸。」〔五〕以下至〔川撥棹〕曲終，古名家本無。〔六〕「莫猜」，古名家本作「哎，你個劍材。」按，「劍材」即「吃劍才」，謂該殺也。〔七〕以上二句，古名家本作「路途中冒雪冷風篩，塵埃中展脚輪腰拜。」〔八〕以上二句，古名家本作「想當日當災，准備下錢財，罪犯明白。」〔九〕以上二句，古名家本作「看看的登途路，誰指望見賢材。」〔一〇〕此曲古名家本作：「呀，誰承望月明千里故人來，被妻兒養漢不成材，聽言罷教我泪盈腮。說一個皂白，不由人怒氣滿胸懷。」〔一一〕此曲古名家本作「〔尾煞〕」，曲後道白亦與底本大异，全録如下：「〔尾煞〕哥哥且寧耐，兄弟一更離山寨，拿住奸夫吃劍敲才。把那厮剔髓挑筋，摘膽剜心，把那厮死狗兒般拖來，則要你殺羊兒般吊着宰。(末)小僂儸，把這厮先綁上山去，就安排果桌，請哥哥到寨中做慶喜筵席，將那厮萬剮凌遲，以報冤恨。」至此，古名家本全劇終。

費君祥

小傳

費君祥，字聖父，大都人。雜劇作家費唐臣之父。與關漢卿頗相友善。所作雜劇惟知有《才子佳人菊花會》一種，僅存殘句。《太和正音譜》置其詞曲於傑作之列，并評曰：『其詞勢非筆舌可能擬，真詞林之英傑。』

才子佳人菊花會（殘句）

出處說明

此殘句見元人夏伯和《青樓集·一分兒》云：『一日，丁指揮會才人劉士昌、程繼善等於江鄉園

小飲，王氏佐樽。時有小姬歌《菊花會》〔南呂〕曲云：「紅葉落火龍褪甲，青松枯怪蟒張牙。」按，《録鬼簿》所載劇名，僅費君祥作《菊花會》一種，故可確認此爲費氏佚句。

【南呂·　】……紅葉落火龍褪甲，青松枯怪蟒張牙。……

花李郎

小傳

花李郎，名號不詳，籍里、生平無考。爲元代著名戲曲演員劉耍和婿，大約也是戲曲藝人。時人稱爲『花李郎學士』，恐是一種社會通稱，與《録鬼簿》首卷『前輩名公樂章傳於世者』的商政叔學士、王和卿學士等稱呼，似有所不同。所作雜劇今知有五種，現存者有與馬致遠等合作的《開壇闡教黄粱夢》一劇（花李郎作第三折）。尚存殘曲者有《懒懆判官釘一釘》、《相府院曹公勘吉平》二種。全佚存目者有《象生鑾子酷寒亭》、《莽張飛大鬧相府院》二種。以上作品，除《黄粱夢》外，其餘是否花李郎所作，皆有疑問。

相府院曹公勘吉平（殘曲）

出處說明

以下三曲皆見《北詞廣正譜》。《太和正音譜》亦收〔鎮江迴〕曲，并注明爲第三折。此劇本事可參見《三國演義》第二十三回《吉太醫下毒遭刑》。

【越調·聖藥王】揪的你寶帶斜，身趔趄，則今番不和你調喉舌。休當者，莫慄撇，早送出相府門者，我和你同離虎狼穴。

第三折

【雙調·鎮江迴】一脚高來一脚低，心驚顫，步剛移。覷不的我這喬喬怯怯慌張勢，煞大身子不查梨，你甚麼脚踏實地！

【正宮・叨叨令】……你早則諱不的也波哥，諱不的也波哥……

懒懆判官釘一釘（殘曲）

出處說明

此曲自《太和正音譜》、《北詞廣正譜》摘出。徐于室《北詞譜》亦收此曲，與前二本個別詞語有異，今用作參校。

第一折

【仙呂・玉花秋】既不把鐘馗壞，躺〔一〕在地并不敢掙揣。遮莫向臀板上連珠兒吃二百〔二〕，小人情願濕肉伴乾柴。打、打、打〔三〕，我若有半句兒聲疼和姓改。

校記

〔一〕躺：各本音假作『倘』，今改。

〔二〕二百：徐于室北詞譜本作『三百』。

〔三〕以上三字徐于室北詞譜本無。

李壽卿

小傳

李壽卿，太原人。生卒年無考，僅知其與紀君祥、鄭廷玉同時。曾官將仕郎、除县丞。

其所製雜劇共九種。現留傳於世者有《說專諸伍員吹簫》、《月明三度臨岐柳》(即《月明和尚度柳翠》)二種。僅存佚文者有《鼓盆歌莊子嘆骷髏》一種。全佚存目者有《呂太后使計斬韓信》《呂無雙遠波亭》《船子和尚秋蓮夢》《司馬昭復奪受禪臺》、《呂太后夜鎖鑑湖亭》、《呂太后祭滻水》六種。

賈仲明以曲吊之曰：『南華莊老嘆骷髏，船子秋蓮夢裏遊，月明三度臨岐柳。播閻浮，四百州，姓名香，贏得青樓。黃沙漫、塞草秋，白骨荒丘。』

《太和正音譜》以『洞天春曉』評其詞，且曰：『其詞雍容典雅，變化幽玄，造詞不凡。非神仙中人，孰能致此。』

月明和尚度柳翠

劇目說明

此劇現存共有三種本子：一、息機子本，題目正名作『風光獨占出牆花，月明和尚度柳翠』。二、《柳枝集》本，題目正名全同《元曲選》本，而細參劇本，則與息機子本同出一源，而與《元曲選》本出入較多。另脈望館本亦有《月明和尚度柳翠》一本，其實爲徐文長《四聲猿》中《翠鄉夢》之第二折所改題者，非元人之作。

三種版本皆未題作者名氏，惟《柳枝集》本卷首欄上有孟稱舜註云：『此劇或傳爲王實甫作。今按元劇目中實甫二十五本，并無此曲，仍闕之以俟考。』以此劇爲李壽卿作，自清初李調元《雨村曲話》始，而此論影響之著者，以王國維之《曲録》爲最。其根據蓋自賈本《録鬼簿》。賈本《録鬼簿》著録李壽卿作有《月明三度臨岐柳》一劇，此劇題目作『風月獨占出牆花』（與息機子本題目惟『月』『光』一字之別），正名作『月明三度臨岐柳』。據姚燮《今樂考證》引崔灝《通俗編》所載，《臨岐柳》楔子與《度柳翠》相同。又『臨岐柳』乃指妓女，柳翠亦爲妓女，月明和尚度柳翠亦是『三度』，故確認兩本正名

雖異，涉事相同，殆爲一劇之異名。

本劇以《元曲選》爲底本，以《柳枝集》、息機子二本參校。

楔　子

（老旦扮觀音，領小末扮善才上〔一〕，詩云）寶座巍巍法力强，慈悲極樂住西方。慧眼纔開能救苦，眉間放出白毫光。吾乃南海洛伽山觀世音菩薩，這一個是童子善才。纍刼修行，纔離苦海。只爲慈悲心重，遍遊人間，廣說因緣，普救苦難。闡明佛法，天花天樂常臨；濟度衆生，凡惱凡緣盡滅。以此蓮花座上號曰『觀音』，祇樹林中稱爲菩薩。這也不在話下，且說我那淨瓶內楊柳枝葉上，偶汙微塵，罰往人世打一遭輪迴，在杭州抱鑒營街、積妓牆下，化作風塵匪妓，名爲柳翠。直等三十年之後，填滿宿債，那時着第十六尊羅漢月明尊者，直至人間點化柳翠，返本還元，同登佛會。（詩云）只爲一點塵汙惹禍災，降臨凡世罪應該。直待月明點化歸清淨，恁時同共見如來。（下）（搽旦卜兒同旦兒扮柳翠上）（詩云）教你當家不當家，及至當家亂如麻，早晨起來七件事，柴米油鹽醬醋茶。俺是這抱鑒營街、積妓牆下住坐。老身姓張，夫主姓柳，亡化過了十年也。我有這個女孩兒，叫做柳翠。不要說他容顏窈窕，且只道他心性聰明。拆白道字，頂針續麻，談笑詼諧，吹彈歌舞，無不精通，盡皆妙解，現做上廳行首。在城有一個牛員外，與俺柳翠做伴。今年是老柳十周年，

請十衆僧做好事。柳翠，你門首覷者，牛員外這早晚敢待來也。(淨扮牛員外上，詩云)舉止雖然多俗態，說着風流偏酷愛。世人只識有錢牛，渾名叫做牛員外。小可杭州人氏，姓牛名璘，頗有些錢鈔，人皆員外呼之。在城有一妓者柳翠，與俺兩個作伴多年，明日是柳大姐父親的十周年，要做好事，不免送些盤纏與大姐使用去。此間是他門首，不必報復，徑自入去。(做見科)奶奶喏，大姐喏。我牛璘索錢去來，到的遲了，大姐休怪。(卜兒云)員外，我要些盤纏，與老柳做十周年。(牛員外云)奶奶，牛璘無甚麼孝順，只有這一千貫鈔，與大姐權做經錢。(旦兒云)員外，這盡勾了也。(卜兒云)卜次小的每，安排下齋食。我自去嵩亭山顯孝寺請僧衆走一遭去也。(下)(牛員外云)大姐，我有幾主錢未曾清楚，我還要索去，待明日再來。(旦兒云)員外，你明日早些兒來，與我拜佛。(牛員外詩云)明朝是汝父週年，自當來烈紙焚錢。(旦兒云)莫待我差人相請，一條繩把鼻子來牽。(牛員外云)你又來取笑。(同下)(長老領淨行者上，詩云)積水養魚終不釣，深山放鹿願長生。掃地恐傷螻蟻命，爲惜飛蛾紙罩燈。貧僧是這嵩亭山顯孝寺住持長老。這山下有一施主人家是柳媽媽，因他夫主亡化，年年做齋，今年是十周年了。行者，山門首看去，那柳媽媽必然來請看經也。(行者云)師父，徒弟這兩日正想豆腐麪觔喫哩。(卜兒上云)行者，你師父在麼？(行者云)真個來了。師父在方丈中打坐，你自過去。(卜兒做見科，云)師父，今年是老柳十周年，請十衆僧做好事。(長老云)貧僧已知，你先回去，十衆僧隨後便來也。(卜兒云)師父早些兒來，我先回去也。(下)(長老云)行者，俺這寺中那裏取十衆僧來。(行者云)師父待我掐指頭數一數，師

父你一個，我一個，首座、藏主、藏頭、會朗、會明、法聰、法廣，只得這個。（長老云）還少一衆怎了？（行者云）哦，有了有了，香積厨下燒火的那腌臜和尚，也當一個。（長老云）則怕不中。（行者云）有甚麼不中？又不要他看經，則把來湊數兒罷了。（長老云）你叫他來。（行者云）香積厨下兀那風和尚，你來你來。（正末扮月明和尚，拿柳枝挑月兒上〔二〕，云）來也來也。（偈云）祖上非爲和尚，法名本是月明。見我何曾識我，有聲畢竟無聲。（行者云）你看這和尚又醉了也。（正末笑科，偈云）好個醉和尚，人間非有相。參禪祖一宗，傳教尊三藏。處世有機權，脫身改模樣。心地甚分明，月在垂楊上。咄，臨了兩句怎生道，蘆花兩岸雪，烟水一江秋。（唱）

【仙呂·賞花時】這月明曾碾破銀河萬里空，這和尚曾擊響金陵半夜鐘。端的個洗碧落露華濃〔三〕。（行者云）你這和尚，風張風勢，說謊調皮，没些兒至誠的。（正末唱）也不是我脫空賣弄〔四〕，（行者云）正是個風魔和尚。挑着這個不知是甚麼東西，恰似個燒餅的晃子。你家又不賣餅，要他怎的？不如打破了罷。（做打破科）（正末唱）呀呀呀，則一拳打破了廣寒宫。

【幺篇】不見了〔五〕桂子香飄八月風。（行者云）八月風，臘月雪，凍的要不的。（正末云）你休笑我。（唱）這的是蟾影光磨百鍊銅，這月曾照興廢古今同。你試看〔六〕那北邙山的故塚，（行者云）你這個和尚，則要喫酒喫肉，真是濫僧。（正末云）誰是真僧？誰是濫僧？（行者云）我是真僧，你是

濫僧。(正末云)誰是真僧？誰是濫僧？(行者云)你是真僧，我是濫僧。呸！可顛倒了。(正末云)你和我爭甚麼人我，那楚家的陵坵，漢家的墓塚，都在那裏也呵？你試覷波，(唱)都一般瀟灑月明中。(下)

(長老云)行者，收拾法器下山看經去來。(詩云)本寺師徒十衆僧，特來相請念金經。柳翠虔誠做好事，墜落天花朶朶生。(同下)

校記

〔一〕息機子本、柳枝集本皆作『冲末扮佛領阿難迦葉上』。雖角色不同，而情事無異。〔二〕此句底本作『挑月兒上』，今據息機子、柳枝集二本補正。〔三〕此句息機子、柳枝集本作『這月曾洗天池露華濃』。〔四〕此句息機子、柳枝集本作『你休笑我指空畫空』。〔五〕底本作『早不見』，今據息機子、柳枝集本改。〔六〕底本作『你則看』，今據息機子、柳枝集本改。

第一折

(卜兒同旦柳翠上云)老身張氏，今年是夫主老柳十周年，准備下齋食，衆師父每敢待來也。(長老同衆行者上，詩云)寂寞蕭條僧世界，清虛冷淡佛家風。萬相現時空是色，一靈去後色還空。貧

僧乃顯孝寺住持的便是。柳媽媽，老僧與衆僧都來了也。(卜兒云)師父請家裏來。(旦兒云)我請十衆僧，如何則九個，少了一個？(行者云)便來也。兀那和尚，快來快來。(正末上，云)來也、來也，你叫我做甚麼？(行者云)我教你做好事。(正末云)你幾曾做那好事來？我問你，那裏有酒麼？(行者云)人家做好事，那得有酒。(正末云)有酒我便去，無酒我不去。(行者云)有酒有酒。(正末云)那裏有肉麼？(行者云)我說道做好事，那得肉來。(正末云)有肉我便去，無肉我不去。(行者云)有肉有肉。(正末云)是誰家做好事？(行者云)是柳翠家。(正末云)哦，是那好女孩兒的柳翠麼？(行者笑科，云)你問他怎的？(正末云)是別人家我不去，是柳翠家我便去。(行者云)偏怎生他家你便去？(正末云)我若不去呵，怎生成就俺那姻緣大事？(行者云)正是風魔和尚，你和他成就姻緣，他怎生肯哩？(正末云)你先行者，我隨後便來也。(背云)他那裏知道，貧僧乃是西天第十六尊羅漢月明尊者，因爲杭州抱鑒營街積妓牆下，有一風塵妓女柳翠，此女子本是如來法身，恐怕他迷却正道，特着貧僧引度此女子。只索走一遭去。想初祖達摩西至東土，不立文字，教外別傳，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此個道理，你世上人怎生知道也呵。(唱)

【仙呂・點絳唇】自從五派禪分，要知根本。西來信，則爲這懵懂禪昏，我也曾扯住俺那達摩問。

【混江龍】自從剖開混沌〔一〕，月爲精魄柳爲魂。一任着紛紛白眼，管甚麼滾滾紅塵。恰

纔個袖拂清風臨九陌〔二〕，又早是杖挑明月可便扣三門。因爲我這半生花酒爲檀信，其實的倦貪名利，因此上不斷您這腥葷。

（云）有人來問貧僧如何是道，我道你道的便是。（唱）

【油葫蘆】我爲甚鑽出頭來百事滚，是非場哎我也占的穩。人笑我是風魔的和尚，就兒裏包含着醉乾坤。則我這布囊陡覺青蚨盡，都爲那醁醅旋潑鵝黃嫩。（云）世俗人没來由爭長競短，你死我活。有呵吃些個，有呵穿些個，苦海無邊，回頭是岸。（唱）巡指間春又秋〔三〕，眨眼間晨又昏，則被他韶華荏苒催雙鬢〔四〕，爭如我向閒處且潛身。

【天下樂】端的個自古宗風釋教尊，我想這今人，〔五〕誰能出世塵。我尋思來萬般皆下品，我則待向娑婆世界遊，做蓮花國裏人。這就是開方便不二門。

（長老唱西方讚，云）蓮池海會，彌陀如來，觀音勢至坐蓮臺，接引上金階，大誓弘開，唯願離塵埃。

（行者念云）香雲蓋，菩薩摩訶薩。（連念三聲，動法器科）（旦兒云）十衆僧來了九衆，還有一衆不來，待我到門前看咱。（正末云）出門時好好的天氣，如今下着濛濛的細雨兒。哎呀！跌殺貧僧也。（旦兒云）清早晨間，一個和尚在俺門前擦倒，我着兩句言語嘲撥他，看他也省的麽。

（偈云）由他鉄脚禪和子，到俺門前跌破頭。（正末答云）則俺那天堂路上生荆棘，都是你這

地獄門前滑似油。(旦兒云) 那裏不是積福去處，我扶起你來。(正末云) 我本來度脫你，倒着你接引了我。(旦兒云) 敢問師父，從那裏來？(正末云) 我來處來。(旦兒云) 如今那裏去？(正末云) 我去處去。(旦兒云) 這和尚倒知個來去。(正末偈云) 噤聲。道馬非爲馬，呼牛未必牛。兩頭都放下，終到一時休。此處還有話說麽？請柳翠速道。(旦兒云) 你這般答禪語呵，你大古裏是淡雲長老？(正末云) 這小鬼頭〔六〕。衆生與佛相同，我比淡雲長老，有何差別？(唱)

【那吒令】我雖不是淡雲，遮桂花幾分〔七〕。我雖不是遠村，映梅梢半痕。我則是本因，度垂楊一輪。(旦兒云) 你是甚麽和尚？(正末云) 我是月明和尚。(旦兒云) 你是月明和尚？你是那個月？(正末云) 柳翠，我這個月單道着你身上哩。(唱) 若不是月正明，柳也，你可有誰偸問？休看我似那陌上的這行人〔八〕。

(云) 柳翠，人道你歸一，你可不歸一。(旦兒云) 師父，我怎生不歸一？我是第一個歸一的人。(正末云) 我說你那不歸一處與你聽者。(唱)

【鵲踏枝】你則合映着孤村，你却待罩着荒墳。(旦兒云) 我這裏住如何？(正末云) 不管你在這裏住呵。(唱) 不甫能栽向東家，却又早苫上西隣。(旦兒云) 我那裏聽你那風言風語。(正末云) 你可怕那風雨裏那，(唱) 你休那般絮紛紛似香綿亂滚，柳也、你又早這般安排下斷送行人。

（長老念真言云）〔九〕解結解結解寃結，解了杭州施主老柳前生今世寃和業。洗心滌慮發虔心，今對佛前求解結。南無藥師佛，藥師佛，消災延壽藥師佛。（行者念云）願以此功德，普及於一切，唱願保平安，消灾增福壽。增福壽，菩薩摩訶薩。（連念三聲，動法器科）（正末云）柳翠，無常迅速，生死事大，跟我出家去來。（旦兒云）我年紀小，如何出得家。（正末云）柳翠，你如今不老了也。（旦兒云）我不老哩。（正末唱）

【寄生草】早是這光陰速，更那堪歲月緊。現如今章臺怕到春光盡，則這霸陵又早秋霜近，直教楚腰傲殺東風困。有一朝花褪彩雲飛，（旦兒云）我還不老哩。（正末云）噤聲，（唱）那裏取四時柳色黃金嫩？

（旦兒云）師父，你休小覷我，我是那鎮柳陌〔一〇〕第一人哩。（正末唱）

【後庭花】你道你是鎮柳陌第一人，（云）你認的我麼？（旦兒云）我不認的你，你可是誰？（正末云）我是和尚中爲頭的一個子弟。（旦兒云）那個和尚做子弟來那？（正末云）我說與你我那做子弟處。（唱）怎知我上花臺端的是第一尊〔一一〕。（旦兒云）俺娘看承我，便是地長出菩提樹一般哩。（正末唱）你娘看承你似地長出菩提樹，（云）你敢不是菩提樹，（旦兒云）我是甚麼？（正末唱）哎，柳也，我道來，你則是天生來羅漢身。（旦兒云）謎言謎語，知他說甚的。（正末唱）勸你

呵，我是勸着一個木頭人。哎，柳也，你則戀着那錦營花陣，（云）你早些兒跟的我出家去罷。（旦兒云）我怎麼出的家？（正末唱）久以後你少不得這堝兒種下禍根〔二二〕。

（長者念呪云）〔二三〕唵，齒臨金吒金吒僧金吒，我今爲汝解金吒，終不爲汝結金吒。唵，强中强，吉中吉，波羅會上有殊力，一切冤家離我身，摩訶般若波羅蜜。（行者念云）摩訶般若波羅蜜。（連念三聲，動法器科）（正末云）柳翠，你跟貧僧出家去來。（旦兒云）師父，你是月明和尚，我這柳與你這月，長着多少精神哩。（正末云）我這月與你這柳，也添着多少光彩哩。（唱）

【金蓋兒】你道是花與月添神，我道是月與柳招魂。你戀着那清陰半畝香千陣，（旦兒云）我是這世間花柳本伶倫。〔二四〕（正末唱）你道是世間花柳本伶倫，一任你漫天飛柳絮，儘着你滿地落風塵，我則去萬花叢裏過，爭如我〔二五〕一葉不沾身。

（云）柳翠，你跟我出家去來。（旦兒云）我年紀幼小，正好覓錢，可着我跟你出家去，免的我生死麼？（正末云）柳翠，你若跟我出家去呵，我着你脫離生死，免却六道輪迴。則你那門前莫接頻來客，心間休掛有情人。（卜兒云）你看這個風和尚，俺女孩兒正好覓錢，如何教他出家？你快出去！（旦兒云）母親，出家人休和他一般見識。（卜兒做推正末出閉門科）（正末云）柳翠開門來，你好是緣薄也呵。（唱）

【賺煞尾】我本待要蟾宮內栽培〔二六〕的你活，哎、柳也、你却待向那牛員外上凋零盡。

惹一番信手拈來斧痕，你則聽枝上流鶯和淚聞，直等的你那皮故成薪。你如今正青春，則伴着那暮雨朝雲〔一七〕，倚仗着客舍青青柳色新。我本待從根波至本，却把那下梢來不問。哎，柳也、再休提你那永豐坊裏舊腰身。〔一八〕（下）

（長老云）行者收拾了法器，貧僧還本寺中去也。（卜兒做送錢科，云）勞動列位師父，些少麪錢，改日再謝。（長老云）阿彌陀佛。（行者做收錢科）（詩云）爲亡靈滅除災障，佛座前虔誠供養。（行者云）又不是普救道場，險絮殺風魔和尚。（同下）

校記

〔一〕此句底本作「直待要剖開混沌」，意不甚通，今據息機子、柳枝集二本改。〔二〕「九陌」息機子本作「六街」。〔三〕此句息機子、柳枝集二本作「巡指間今日春明日秋」。〔四〕此句息機子、柳枝集二本作「都被韶華歲月把他消磨盡」。〔五〕今人，息機子、柳枝集二本作「愚人」，此從底本。〔六〕息機子、柳枝集二本作「這愚痴鬼頭」。〔七〕此大段道白，底本與息機子、柳枝集本略有出入，柳枝集本原附註云：「曲白大率俱從原本。長老唱西方贊及咒語三段，從吴興本改者，以此處太冷場，不便搬演也」。〔八〕底本爲「征塵」，柳枝集、息機子本皆作「行人」。柳枝集本并註云：「吴興本改「行人」爲「征塵」，以下有「斷送行人」句也，然不如「行人」爲穩。」今據二本改。〔九〕長老與行者的道白，息機子本皆删去不録。〔一〇〕鎮柳陌，原文缺「柳」字，今據下文補。〔一一〕此句柳枝集、息機子本作「既不索端的上花臺除我是第一尊」，不如底本簡洁。〔一二〕種下禍根，柳枝集、息機子本皆作「生下叢根」。〔一三〕長者與行者的咒語，息機子本皆删去。〔一四〕此句道白，底本

作「你看這世界全是俺花柳裝點成的」，今據息機子、柳枝集本改，似更能與曲詞相銜接。〔一五〕底本作「常是那」，今據息機子本改。〔一六〕栽培，息機子本作「創栽」，誤。〔一七〕「暮雨朝雲」，息機子本作「燕鵲同羣」。〔一八〕此句柳枝集、息機子本作「你則戀着兀那短長亭煙雨送行人」。

第二折

（旦兒上云）妾身是柳翠。自從做罷好事，見了那和尚，我睡裏夢裏，便見那和尚。我夜來做了一個夢，夢見變做個梨花猫兒，我今日欲待問人，爭奈喚官身。我不往這前街裏去，則怕撞見那和尚，只後巷裏去波。（正末上云）遠遠望見柳翠往這裏去了，小鬼頭，你怎生躲的過貧僧也！（唱）

【南呂・一枝花】我恰纔離了曹溪一指前，又來到佛祖三更後。我則索分開臨濟曉，踏破他這葛藤秋。百般的救不出白骨荒坵，每日家則戀着花和酒〔一〕。我今番月度柳，我是個包含着天地風流，只要你肯信俺這波羅蜜呪〔二〕。

【梁州第七】投至我度脫的一株翠柳，柳翠唻，少不的搜尋遍四大神州。你倚仗着枝疏葉嫩當時候，不肯道跨天邊彩鳳，只待要聽枝上鳴鳩。你可也鎖不住心猿意馬，却罩定野鷺沙鷗。你則戀着他那一時間翠嫩青柔，怎不想久以後綠慘紅愁？（帶云）柳也，

你若肯跟我出家去呵，（唱）我着你再休戀那紅塵內赤力力〔三〕虎鬬龍爭，碧天邊來往往烏飛兔走。柳翠咪，早思着綠陰中鬧簇簇燕侶鶯儔〔四〕。酒樓，玉溝，跳出那月明圈，不落樵夫彀。比及個成材時〔五〕，架梁後，饒你便堅硬心腸似木頭，我只着你磨做骷髏。〔六〕

（云）柳翠，你怕做梨花猫兒，怎生不問我這月明尊者來？（旦兒背云）我夢寐中的勾當，這和尚他怎生知道？（回云）師父，我夢寐中做的勾當，你怎生知道？（正末云）柳翠，無量阿僧秖刼，與大千沙界輪迴，一切般若波羅蜜心，向不二門頭變化。一條大路上天堂，則爲你那心邪行不得。（旦兒云）師父，你是甚麼和尚？（正末云）我是月明和尚。（旦兒云）你便是月明和尚，夜來八月十五日，你不出來，今日八月十六日，你可出來。正是月過十五還依舊。（正末云）這小鬼頭倒說的有個來去。（唱）

【隔尾】你道是月過十五也索還依舊，哎，柳也誰似你飛盡香綿未肯休。直等的絮滿了官街，那其間有誰救。（旦兒云）師父，長老尋你哩。（做走科）（正末云）那裏去，你待要躲我那？（唱）哎，你個迷人的好是費手。（旦兒云）師父，行者尋你哩。（做走科）（正末云）那裏去，你又躲我那？（唱）我這個度人的好是纏頭。（旦兒云）師父，我兩次三番躲不過你。（正末云）你怎生躲的過我，（唱）誰着你惹一縷清風則在這背巷裏走。

(旦兒云)師父，長街市上不是說話去處，我和你茶房裏說話去來。(正末云)你也道的是。疾，兀的不是個茶房。茶博士，造個酥簽來。(旦兒云)我則不言語，看他說甚麼。(正末云)柳翠也，你待怎生？(旦兒云)月也，你待如何？(正末云)我着你發心修行，出離生死。(旦兒云)本無生死，何求出離？(正末云)絕了業障本來空，離了終須還宿債。(旦兒云)如何得個了絕？(正末云)凡情滅盡，自然本性圓明。(唱)

【幺篇】只要你凡情滅盡元無垢，剗的道枝葉蕭條漸到秋〔七〕。(云)茶博士，你將把剃頭刀兒來，與柳翠落了髮者。(唱)我便減不的你頭輕，也則是免了些生受。(旦兒云)師父，我剃了頭不羞麼？(正末唱)你當日合憂處却不憂，到今日這合修處却不修。(旦兒云)師父，我剃了頭可是如何？(正末云)柳翠也，你問的我是。(唱)若是削了你這青絲，就是剃了你個柳。

(旦兒云)師父，我柳翠委實出不的家。(正末唱)

【牧羊關】你則戀着那天淡清風曉，雲閒白露秋。你比我敢賸受了些萬絮千頭。你如何則想着你那堤邊，好也囉，可怎生全不依我這渡口。那枝葉合採也那不合採。(旦兒云)昨日八月十五日來。(正末云)昨日正是八月十五日，(唱)我這言語索中秋也那不是中秋。

(旦兒云)只怕你素魄光輝少。(正末唱) 你道我素魄光輝少，柳翠咪，誰着你那兩葉兒眉黛愁。

(旦兒云)我生的天然色，天然態，花樣嬌，柳樣柔。(正末云)噤聲，(唱)

【幺篇】賣弄你天然色天然態，花樣嬌柳樣柔。則你那瘦腰肢則管裏賣弄風流。我本待對楊柳聽蟬，(旦兒云)俺那牛員外呵，(正末唱) 好也囉，他却待剪牡丹喂牛。(云) 柳翠也，自古及今，你這柳身上罪業不輕哩。(旦兒云) 我這柳有甚麽罪過？(正末唱) 你曾搬的個陶令門前種，你曾引的個隋帝廣陵遊〔八〕。(旦兒云)那隋煬帝要到廣陵，只爲貪看瓊花，干着楊柳甚事？(正末唱) 他因赴千里瓊花會，柳翠咪，也則是爲〔九〕這兩行金綫柳。

(旦兒云)這和尚纏的我慌，則除是這般。(做睡科)(正末唱)

【隔尾】你本戀着朝雲暮雨慵回首，却被這明月清風纏破〔一〇〕你那頭。不肯將七碗盧仝耐心候，你解不過這趙州，省不得這悟頭。柳翠咪，你不向野塘內三眠偏來渲房裏宿。

(云)你睡着了，我着你大睡一覺。這等人不着他見個惡境頭，他可也不得省悟〔一一〕。柳翠，你快醒來，喚官身哩。(虛下)(外扮閻神，領淨牛頭、鬼刀上，云)天堂地獄門相對，任君揀取那邊行。

壽從心地陰功起，神向清明善念生。吾神乃地府閻神是也，掌管人間生死輪廻之事。今爲杭州柳翠，觸污聖僧羅漢，更待乾罷。牛頭鬼力，與我攝過柳翠來者。（鬼力做拏旦兒跪科）（閻神云）爲你在人間觸污聖僧羅漢，牛頭鬼力，將柳翠斬訖報來。（旦兒云）苦阿，着誰人救我也。（正末上云）柳翠，有生死無生死？（旦兒云）師父，有生死。（正末云）求出離也不求出離？（旦兒云）求出離。（正末云）肯修行也不肯修行？（旦兒云）肯修行。（正末云）你若不肯修行，你回頭試看波。（旦兒云）兀的不諕殺我也。（正末唱）

【牧羊關】你覷那牛頭鬼親行刃，他把的龍泉劍扯在手。（帶云）柳翠，你若不是我呵，（唱）恰纔這清風過怎了你那六陽會首。你跟我去呵，我着你賸積些陰功。你不跟我去呵，早早定了些陽壽〔二二〕。你跟我去呵，我着你上明晃晃一條金橋路。你不跟我去呵，便索向翻滾滾千丈奈河流。恰纔那脖項上可着那鋼刀剉〔二三〕，哎，柳翠也抵多少樹葉兒可便打破你這頭。

（云）且留人者。（閻神云）早知聖僧來到，只合遠接，接待不着，勿令見罪。（正末云）閻神，柳翠犯着何罪？（閻神云）因柳翠觸污着聖僧來。（正末云）柳翠的罪過，饒的也饒不的？（閻神云）柳翠的罪過饒他不的。鬼力快下手者。疾，休推睡裏夢裏。（旦兒做驚醒科，云）兀的不諕殺我也。（正末唱）

【罵玉郎】彩雲墜地可便無人救，哎，你個呆柳翠呆柳翠早回頭。則你那事到頭來怎出的這無常殼？抖擻的寶釧鳴，僝僽的雲髻鬆，阿摟的湘裙皺。

【感皇恩】呀，則見他刀下難收，早唬的粉汗交流〔一四〕。蕩了香魂，消了素魄〔一五〕，瞪了星眸。他用着春纖玉手，忙抹這粉頸油頭。（旦兒云）這的是那裏？（正末唱）這的茶房裏，桌兒前。（旦兒云）這早晚多早晚了？（正末唱）柳翠也這早晚是午時候。

【採茶歌】這的是劍光浮〔一六〕，那裏也鬼神愁。（帶云）柳翠，你覷波，（唱）兀的不一輪明月在柳梢頭，枝葉相連百十口？則你那翠眉終日端的爲誰愁？

（旦兒云）恰纔分明的殺壞了我，却又不曾死。我待道死來却又生，待道生來却又死。生死原來是幻情，幻情滅盡生死止。（正末云）假若生死止在何處？速道速道。（旦兒云）師父，我答不的這一轉語。（正末云）雲來雲去，虛空本淨。花開花謝，田地常存。（正旦做拜科，云）弟子早省悟了，這回和月常相守也。（正末唱）

【黃鐘尾】你道是這回和月常相守，（帶云）我爲你走了兩番也。（唱）纔賺的春風可便樹點頭。聚鶯朋，會燕友。蜂衙喧，蝶夢幽。囀黃鸝，鳴錦鳩。噪昏鴉，覆野鷗。裊金絲，春水溝。拂紅裙，夜月樓。酒旗前，望竿後。風又狂，雨又驟。霜正嚴，雪正厚。霜來欺，月來救。

我救的這月裏栁櫂永長壽。（旦兒云）師父你如今帶我那裏去？（正末唱）我着你訪靈山會首。（旦兒云）待我辭別那一班兒姊妹弟兄，就跟的去。（正末唱）也不索別章臺的這故友，（旦兒云）師父，爲甚麽不着我別去？（正末云）你道我爲甚麽不着你別去，（唱）我則怕你又折入情郎畫眉手。（同下）

校記

〔一〕此句柳枝集、息機子本作「每日則是花斟着酒」。

〔二〕此句柳枝集、息機子本作「鬼頭」。　〔三〕赤力力，柳枝集、息機子本作「鬧垓垓」。　〔四〕此句柳枝集、息機子本作「又思着兀那綠陰中燕侶鶯儔」。　〔五〕此句柳枝集、息機子本作「投至你那成材時」。　〔六〕此句柳枝集本作「我只着磨碎你個骷髏」。息機子本作「我只着磨做你個滑頭」。　〔七〕此二句柳枝集、息機子本作「你只愁柳敗着蟾光救，他剗的道楊柳着風越不秋」。柳枝集并註云：「首二句吳興本改云：「只要你凡情滅盡元無垢，剗的道枝葉蕭條漸到秋」。亦好。」　〔八〕息機子本此句作「你曾引的些別客渭城遊」，并缺旦兒的道白，令下句「赴子里瓊花會」無所照應。　〔九〕原缺「爲」字，今據柳枝集、息機子本補。　〔一〇〕底本爲「纏殺」，今據柳枝集、息機子本改作「纏破」。　〔一一〕此句柳枝集、息機子本作「早是倒促了你那陽壽」。　〔一二〕此句柳枝集、息機子本作「可也化不下他那心來」。　〔一三〕底本作「挫」，今據柳枝集本改。　〔一四〕底本作「汗雨交流」，不如柳枝集、息機子本更貼，今據改。　〔一五〕素魄，柳枝集、息機子本作「素體」，誤。　〔一六〕此句柳枝集、息機子本皆作「不見了劍光秋」。

第三折

（卜兒上云）自從做了好事，俺柳翠孩兒跟的那個和尚出家去了。說今日來家，只索安排下些齋食等他。這早晚敢待來也。（牛員外上，云）自從大姐家中做罷好事之後，誰想大姐跟着那個和尚出家去了。一向不見，我如今到他家去，看柳媽媽走一遭。（做見科，云）奶奶，你大姐出家去了，一向不見，若回來時，我要和大姐說一句話。（卜兒云）員外，你放心，等孩兒來家，着他和你說話。（牛員外云）奶奶，我只在這裏等，大姐敢待來也。（正末同旦兒上，云）柳翠，落了髮者。（旦兒云）師父，我心清淨，何須落髮。（正末云）纖毫情不盡，便隔幾重天。你落了髮，纔叫做有無並遣，空色俱忘，方爲正道。（唱）

【中呂·粉蝶兒】投至我度脫的你心回，我着你做師姑，大剛來有一個主意，常言道柳絮不沾泥。（帶云）柳翠，你跟將我來呵，（唱）不强如萬人攀，千人折。我則怕損動了你這春風和氣，蓋因是暮景相催。催的你這瘦伶仃可便翠腰無力。（二）

【醉春風】早是這日月似飛梭，光陰如逝水。你看那席前花影坐間移。想人生能有幾、

幾。參透禪關，了達身命，〔三〕出離塵世。

（旦兒云）師父，這是柳翠家門首，請吃齋去。（正末云）柳翠，來到你家門首，你休凡心動也。你凡心動，我便知道。（旦兒云）我柳翠並不敢凡心動。奶奶，師父來了也，安排齋食供養。（卜兒云）師父家裏來，安排齋食與師父吃。（旦兒云）奶奶，齋食也早哩，將過圍棋來，與師父手較數着。（卜兒云）下次小的每，將過棋盤棋子來者。（正末云）柳翠，這個喚做甚麼？（旦兒云）師父，這個喚做棋子。（正末云）柳翠，我和你下棋，則要你省的我這一着，這黑白二子，單比並着你娘兒兩個哩。（旦兒云）師父，這棋子怎生比並着俺娘兒兩個？你說與我聽。（正末云）我有一偈，（偈云）未去爭交意，先忘黑白心。一條無敵路，徹了無人尋。（唱）

【乾荷葉】你娘呵是個做活的，恨不的待斜飛。你娘呵則是倚仗着你個弟子猱兒勢，粘着處休熱相偎，逼綽了便是伶俐。我雙關二意說禪機，（卜兒云）這和尚不知他說甚麼哩？（正末唱）老婆婆不解的我這其中意。

（云）擡了者，擡了者。（旦兒云）母親，將過那雙陸來，我和師父打幾貼兒咱。（卜兒云）下次小的每，將過雙陸來者。（做擺雙陸科）（正末云）柳翠，這個喚做甚麼？（旦兒云）這個喚做雙陸。（正末云）這兩塊骨頭喚做甚麼？（旦兒云）師父，這個不喚做骨頭，這個喚做色數兒。（正末云）我試看咱一對着六。（旦兒云）師父，不喚做一，喚做幺。（正末云）哦，一不換做一，喚做幺。我

記着、我記着。二對着五，二雙屬陰，五單屬陽，上下是陰陽相對着。三對四，四雙屬陰，三單屬陽，上下也是陰陽相對着。柳翠也，原來這兩塊骨頭上有陰陽之數，豈不是比並着你娘兒兩個？(旦兒云)師父，這骨頭兒怎生比並着俺娘兒兩個？(正末云)你聽我也有一偈，(偈云)一把枯骸骨，東君掌上擎。自從有點污，拋擲到今生。(唱)

【上小樓】柳翠也、自從你點污了素體，人將你多曾鑽刺。郎君每他今後無錢向你的手內，但沒權術，吃會拋擲。你若到三四五，三六裏，那其間早則裝幺不得。柳翠也、好色的這把骨頭兒，你便休恁般寒碎。

(云)擡了者，擡了者。(旦兒云)母親，將過氣毬來，我和師父踢一拋兒咱。(卜兒云)下次小的每，將過氣毬來者。(做取氣毬科)(正末云)柳翠，這個喚做甚麼？(旦兒云)師父，這個喚做難當的。(正末云)怎生喚做難當的？(旦兒云)師父，這裏面有個表，這個爲三添氣。郎君子弟要難當作耍呵，吹一口氣，添上些水潤這表，傾了那水，再吹一口氣，拴了這葱管兒，便難當作耍。去了拋索兒，褪了那口氣，便難當作耍不的了也。(正末云)假若有這口氣呵(旦兒云)便難當的。(正末云)若無這口氣呵？(旦兒云)便難當不的。(正末云)若是無了這一口氣呵，原來便難當不的。柳翠也，你便是比並着這氣毬。(旦兒云)師父，這氣毬怎生比並着柳翠？(正末云)你聽我也有一偈，(偈云)地水與火風，包含無爲公。一朝公去後，四大各西東。(唱)

【幺篇】郎君每心閑時將你脚上踢，興闌也絡在網裏。端的個不見實心，但聽拋聲，盡是虛脾。(三)有一日臭皮囊褪了口元陽真氣，柳翠也、早閃下你這褪胞兒便死心塌地。

(旦兒云)我跟師父出家去，先將我那當官身衣服燒毀了罷。(卜兒云)下次小的每，將過柳翠當官身的衣服來者。(旦兒偈云)五漏作形骸，半生全不悟。脫却驢馬身，正果天堂路。今日遇真僧，燒衣便歸去。弟子燒衣，師當下火。(正末云)是，弟子燒衣，師當下火，燒了柳翠的衣服也。(偈云)避雨遮雲更護風，瞞人全借你包籠。今日個脫身伴月還歸去，似影相隨總是空。咦，樹頭尋不見，身外更無踪。咄，柳翠，燒了衣服者，拜拜拜。(旦兒做拜科)(正末唱)

【滿庭芳】你早則輪迴也那綉衣，你和這衫兒永別，將背子道個安置。你且暫閒波宮樣烏雲髻，毛角冠摩頂再休題。(四)(云)柳翠，你燒了這冠衫背子，有個比喻。(旦兒云)師父，有甚麽比喻？(正末唱)也則是土葬了你那送子弟麻花孝衣，火燒了你那戰郎君的這鎧甲頭盔。這一場正合着俺那參禪意，你今日個脫身利己。柳翠也、從今後早則去了你那蛣蜋皮。

(卜兒云)孩兒也，你在家中住一夜去。(旦兒云)師父，柳翠的母親要留柳翠家中住一夜。(正末云)柳翠也，你休凡心動，你若凡心動呵，我便知道。我去也。(旦兒云)師父，柳翠並不敢凡心動。(正末虛下)(旦兒云)奶奶，員外在那裏？(卜兒云)員外在這裏。員外，你出來。(牛員外

上云）奶奶，大姐在那裏？（卜兒云）孩兒，員外來了也。（牛員外云）大姐，你爲甚麼出了家？（旦兒云）奶奶，你看着門，我和員外說一句話咱。（正末上云）柳翠也，開門來。（旦兒慌科，云）師父來了也！我開開這門，師父家裏來。（做不見科，云）那得那師父？元來是我的這耳熱，待我關上我這門。你想殺我也牛員外。〔五〕（正末唱）

【快活三】好也囉你是一個麗春院柳盜跖。（旦兒云）我等着師父哩。（正末云）噤聲！（唱）你那裏肯道愛月夜眠遲。則這此情惟有月先知，險些兒不枉費了我那栽培力。

【鮑老兒】若不是淡月朦朧使的見識，（云）甚麼『想殺我也牛員外』（唱）兀的不泄漏了春消息。月轉迴廊夢欲迷，可着我拔樹將根覓。柳翠也、只怕你春歸人老，花殘月缺，樹倒根摧。

（旦兒云）奶奶，我跟師父出家去也。（卜兒云）你去呵，我可怎了？（正末云）柳翠，上船上船。（旦兒云）師父，怎生有船無梢公？（正末云）柳翠也，要那梢公怎麼？我一意在這裏渡人來。（唱）

【十二月】這柳曾深籠着翡翠，這月曾冷浸着玻璃。這月曾清光皎皎，這柳曾翠色依依。則一棹風前浪底，〔六〕咫尺是蓬島瑤池。

（旦兒云）師父，你渡我往那裏去？（正末唱）

【堯民歌】柳也、渡你到微茫烟水畫橋西〔七〕。（旦兒云）師父，休撇了柳翠。（正末唱）柳翠也、

我怎肯滿船空載月明歸，一波纔動萬波隨。半載河東，半載河西。誰也麽知，三番家度柳翠。去來波、我與你同赴龍華會。

（云）柳翠，到岸了也，可下船來。（唱）

【耍孩兒】畢罷了斜陽古道愁如織〔八〕，飽覷着碧天邊蟾光似水，冰輪碾破玉塵飛。早則不倚禪床皺定雙眉。柳也、你見了些朱門日日臨官道，你見了些流水年年遶釣磯〔九〕。（旦兒云）師父，我跟你去了，俺奶奶不思想殺我也？（正末唱）則你那桃花臉休洗楊花淚，斷不了你那章臺上霜風淅淅，渭城邊烟雨霏霏〔一〇〕。

（云）柳翠，你來了呵，有幾般兒物類失所也。（旦兒云）師父，是那幾般物類？你說我聽咱。（正末唱）

【三煞】來了你呵、黃鶯也懶更啼，金蟬也無處棲。來了你呵、再不見那綠陰深處把青驄繫。〔一二〕來了你呵、再不見那舞春風楚宮別院纖腰細。〔一三〕來了你呵、再不見那綴曉露漢殿〔一四〕長門翠黛低。來了你呵、再不見那影蹁躚比張緒多嬌媚。來了你呵、再不見那助清涼陶令宅兩行斜映。〔一五〕增殺氣〔一六〕亞夫營萬縷低垂。

（旦兒云）師父，我柳翠將來的究竟，可是如何？（正末唱）

【二煞】再不要長亭驛使催，河橋贈別離〔一七〕，則被這月明照破風扶起。直着你九霄碧漢開青眼，煞强如千里〔一八〕紅塵鎖翠眉。度你的是蟾宮桂〔一九〕，你要大呵、須登霸岸〔二〇〕，要小呵、索向隋堤〔二一〕。

（旦兒云）師父，柳翠這兩日，怎生沒精神的？（正末唱）

【煞尾】待榮華則被這風雨把你來摧，强打掙〔二二〕又被這霜雪把你欺。（旦兒云）師父，你將的我那裏去那？（正末唱）我引你到西天西我佛蓮池內，（旦兒云）師父，那我佛蓮池內怎用的我着？（正末唱）依舊的插你在南海南觀音淨瓶裏〔二三〕。（同下）

校記

〔一〕此句柳枝集、息機子本作「我催的你這舞春風翠腰可便無力」。　〔二〕了達身命，柳枝集、息機子本作「了達生死」。　〔三〕此二句柳枝集、息機子本作「盡是囂虛，總是虛脾」。　〔四〕此二句柳枝集、息機子本作「你且暫閒咱波素體烏雲髻，毛角冠摩頂再休披」。　〔五〕底本作「員外、則被你想殺我也。」今據柳枝集、息機子本改，似更合下文「鮑老兒」中之道白。　〔六〕此句柳枝集、息機子本作「則這一棹蘭舟浪裏」。　〔七〕此句柳枝集、息機子本作「淡濛朧翠柳畫橋西」。　〔八〕此句柳枝集、息機子本作「畢罷了紅塵路上風雲會」。　〔九〕遶釣磯，柳枝集、息機子本作「遶澗溪」。　〔一〇〕此句柳枝集、息機子本作「霸橋煙雨霏霏」。　〔一一〕懶更啼，柳枝集、息機子本作「懶倦啼」。　〔一二〕此句息機子本作「便休說幸有餘音得」。　〔一三〕此句息機子本作「再不見那趁晚涼淵明宅屋諸情發」。　〔一四〕漢殿，息機子、柳枝集本作「漢苑」。　〔一五〕以上二句，柳枝集本作「來了

你呵，再不見那助清凉陶令宅兩行斜映」一句。息機子本作「來了你呵，再不見那緑陰蕩蕩風聲細」一句。〔一六〕增殺氣，息機子本作「助軍威」。〔一七〕此句息機子本作「短亭客自離」。〔一八〕千里，柳枝集、息機子本作「萬丈」。〔一九〕此句柳枝集、息機子本作「月明我今日先蟾住」。〔二〇〕須登，底本作「重登」，據柳枝集本改。〔二一〕索向隋堤，息機子本作「則索隋堤」。〔二二〕强打挣，息機子本作「强鑽頭」。〔二三〕此句柳枝集、息機子本作「我插你在南海觀音淨瓶裏」。

第四折

（長老領行者上，云）貧僧顯孝寺長老是也。誰想香積厨下吃酒肉的那個和尚，原來是個真僧。今日升堂說法，衆僧響動法器，請師父出來。（正末上偈云）十方同聚會，個個學無爲。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大丈夫具決烈志氣，慷慨英靈，踏破化城，歸家穩坐。上不見有賢聖，下不見有凡愚，外不見有是非，内不見有自己。淨裸裸赤潑潑一念不生，桶底則脱，豈不是心空也。且問大衆，到這裏還有人我是非麽？到這裏還有玄妙理性麽？直如紅爐上一點雪相似，豈不是選佛場也？雖然如是，又説「階梯，再不説階梯」一句作怎麽，道千聖會中無影跡，萬人叢裏奪高標。大衆恐有不能了達，心生疑惑者，請垂下問，我與他抽丁拔楔。（行者叫云）法座下有甚麽不能了達？釘嘴鐵舌，銅頭鐵額，火眼金睛，都來問禪。（長老云）上告我師和尚，貧僧特來問禪。（正末云）速道。（長老云）甚的明來明如日？甚的暗來暗似漆？甚的苦來苦似檗？甚的甜來甜似蜜？

（正末云）你一句家問將來。（長老云）甚的明來明如日？（正末云）佛性本來明如日。（長老云）甚的暗來暗似漆？（正末云）衆生迷却暗如漆。（長老云）甚的苦來苦似檗？（正末云）噤聲，苦是阿鼻地獄門。（長老云）甚的甜來甜似蜜？（正末云）甜是般若波羅蜜。（長老云）且歸林下去，來日再參禪。（下）（行者云）上告我師和尚，行者特來問禪。（正末云）速道。（行者云）瓦片將來水上撇，有如步步踏青波。（正末云）有力之人登彼岸，無力之人落奈何。（行者云）爲甚和尚快吃酪？（正末云）饒你嘴尖舌頭快，依然跟我墨路來。（行者云）無眼和尚往南走，（正末云）合眼靜坐到西方。（行者云）和尚從來好吃茶，終朝每日採茶芽。（正末云）採的茶芽識滋味，善能結子共開花。（行者云）後韻不來，且歸林下。（下）（旦兒柳翠上，云）上告我師和尚，柳翠特來問禪。（正末云）速道。（旦兒云）師父，弟子借這扇子爲題。（偈云）柔柔軟軟一團嬌，曾伴行人宿幾宵？（正末云）柳翠，你道是柔柔軟軟一團嬌，曾伴行人宿幾宵，你那徹骨清涼誰不愛，若不是我呵，敢着這人搖了那人搖。（唱）

【雙調・新水令】趙州原不下禪床，空閒了散花方丈。法門老比丘，公案不尋常。撇下皮囊，有相是無相。

（旦兒云）長老，師父問我時，說我化瓦粮去了也。（下）（長老云）則要你疾去早來。（正末唱）

【駐馬聽】一世飄揚，不離紅塵大道傍〔一〕。受了半生〔二〕魔障，則你這楊花端的爲誰忙？

織成新恨柳絲長。喚回午夢是那禪鐘響，柳翠也來合掌〔三〕。（帶云）若來遲了呵，（唱）脚跟上好打三千棒。

（云）柳翠那裏去了？（長老云）柳翠化瓦粮去了。（正末云）我等不的他，我下法座去也。等柳翠來時，擊響雲板，唱兩句雨霖鈴〔四〕，『今宵酒醒何處？楊柳岸，曉風殘月。』那其間返照回光，同登大道。（長老云）理會得。（正末唱）

【殿前歡】他刻的爲春忙，這其間誰家池館甚家牆？聽一聲枯木巖前唱，那其間返照回光，任東風上下狂，〔五〕無罣礙無遮障。我如今撒手先行上，莫等待曉風殘月，酒醒後知是何方。〔六〕

（正末做睡科）（旦兒上云）自家柳翠，化瓦糧回來。長老，師父那裏去了？（長老云）師父下法座去了，着你回來擊響雲板，唱兩句雨霖鈴：『今宵酒醒何處？楊柳岸，曉風殘月。』那時節師父返照回光，和你同登大道。（旦兒唱云）雨霖鈴『今宵酒醒何處？楊柳岸，曉風殘月。』（正末做醒科唱）

【掛玉鈎】我則聽的檀板輕敲遶畫梁，將我這慧眼忙開放。却原來一曲鶯聲囀綠楊，越引的魂飄蕩。這的是弟子歌，又不是猱兒唱。饒他便鐵石般堅心，也則索寸斷柔腸。

（云）柳翠，你的魔頭至也。疾。（牛員外上云）柳翠在法座下，我着兩句言語嘲撥他，看他說甚

麽。(偈云) 昔年曾到柳門傍，幾度歡娛幾斷腸。借問佳人情意允，還如織女嫁牛郎。(旦兒云) 牛員外，你聽者：(偈云) 曾向章臺舞細腰，行人幾度折柔條。自從落在禪僧手，一任東風再不搖。(牛員外云) 呀，那婆娘堅意的要出家了，我自回去也。(下)(正末云) 柳翠，你聽者：(偈云)暑往寒來春復秋，從知天地一虛舟。雖然墮落風塵裏，莫忘西方在那頭。花上露，水中漚，人生能得幾沉浮。去來影裏光陰速，生死鄉中得自由。(唱)

【雁兒落】你可便罷追陪百二行，年紀到三十上，何不去步瑤臺十二層，離苦海三千丈。

【得勝令】柳也、這不是『大樹大陰涼』，我則怕甘做了老孤樁。柳也、早逢着玉殿驂鸞客，再休想那章臺走馬郎。度你到西方，飽看取明月清風況，世脫下皮囊，一任教黃鶯紫燕忙。

(旦兒云) 我柳翠且歸林下，明日再來問禪。(下)(長老云) 上告我師和尚，柳翠在東廊下坐化了也。(正末云) 老僧引着柳翠，駕起祥雲，見俺世尊去來。(下)(行者做驚科，云) 好是奇怪，難道這香積厨下風魔和尚，倒是個活佛不成？我如今不吃齋了，也學他吃酒吃肉，尋個柳翠來度他去。(長老云) 誰想聖僧羅漢，度脫柳翠歸空去了。(偈云)〔七〕真僧出世下人天，指引迷人度有緣。眼看一片祥雲裏，知是天花墮那邊？(下)(觀音領善才上〔八〕，云) 我南海觀世音菩薩，着月

明尊者度脫柳翠去，這早晚敢待來也。（正末同旦兒上云）菩薩，我月明尊者度脫的柳翠來了也。（觀音云）柳翠，因爲你枝葉觸汙微塵，罰往人世填還宿債，今日月明尊者引度你歸空了麼？（旦兒云）菩薩稽首，弟子省悟了也。（正末云）柳也，聽我佛的偈：（偈云）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唱）

【鴛鴦煞】撇下這人相我相衆生相，出離了生況死況別離況，駕一片祥雲，放五色毫光。唱道是佛在西天，月臨上方〔九〕。纔得你一縷陰涼，和桂影長相向〔一〇〕。伴着這寶蓋香幢，再不許春日遊人到來賞。〔一一〕

（觀音云）柳也，你聽者：（偈云）出人寰脫離災障，拜辭了風流情況。三十年墮落塵緣，忙追遣月明和尚。再休題舞依依裊娜輕盈，翠巍巍嬌柔模樣。畢罷了愛慾貪嗔，同共到靈山會上。（同下）

題目　顯孝寺主誦金經〔一二〕

正名　月明和尚度柳翠

校記

〔一〕此句柳枝集、息機子本作「塵世飄揚，不住東風上下狂」。　〔二〕半生，柳枝集本作「半死」，誤。　〔三〕此句息機子本作「喚回午夢禪僧量，江棹長」。　〔四〕唱兩句雨霖鈴，底本作「唱兩句道雨霖鈴」，「道」爲衍文，今據柳

枝集、息機子本刪。〔五〕此句息機子本作「任邯鄲老樹狂」。〔六〕以上二句息機子本作「鼻竅中兩行玉柱，頭直上萬道金光」。〔七〕此四句偈息機子、柳枝集本皆作「真僧出世下人間，指引迷人度有緣。天花墜落祥光現，縹緲雲中上九天」。〔八〕此處柳枝集、息機子本作「佛領四大天王阿難迦葉上」。〔九〕此句柳枝集、息機子二本皆作「暢道福是遥黄，直臨下方」。〔一〇〕此句息機子本作「向一縷頭直上」。〔一一〕此二句柳枝集、息機子本作「趁着這月色正蒼蒼，春日遊人再不賞」。〔一二〕息機子本題目作「風光獨占出牆花」。

說專諸伍員吹簫

劇目說明

此劇曹本《録鬼簿》、《也是園書目》、《今樂考證》、《曲録》皆著録正名。賈本《録鬼簿》、《太和正音譜》、《元曲選目》、《曲海目》、《曲海總目提要》均作簡名『伍員吹簫』。此劇流傳僅《元曲選》本一種，題目作『繼浣紗漁翁伏劍』，正名作『説專諸伍員吹簫』。另有《元人雜劇全集》本，此乃重印《元曲選》者，并作了斷句。兹以《元曲選》爲底本，對個别文字作了校訂。

第一折

（冲末扮費無忌引卒子上，詩云）別人笑我做奸臣，我做奸臣笑別人，我須死後纔還報，他在生前早喪身。小官少傅費無忌是也。自從臨潼鬥寶之後，誰想太傅伍奢無禮，他在平公面前，搬弄我許多的是非，不想被我預先說過，倒惹的平公大怒，將伍奢并家屬盡皆拿來殺壞了。我想伍奢二子皆有些本事，怕他日後報讐，已將他大的孩兒伍尚賺的來，也殺壞了。只有他小的孩兒，乃是伍員。他在臨潼會上，秦穆公賜他白金寶劍，稱爲『盟府』，文欺百里奚，武勝秦姬輩，拳打蒯聵，脚踢卞莊，保十七國公子無事回還。他如今現爲三保大將軍、樊城太守。那厮若知道我殺了他一家老小，他肯和我干罷？我着他有備算無備，無備則蓋着草薦睡。我如今着我大的孩兒費得雄，他也是個好漢，常在教場中和小的們打髀殖耍子，我如今着人叫他來，着他詐傳平公的命，將伍員賺將來，拿住哈喇了，俺便是剪草除根，萌芽不發。左右那裏，去教場中尋將費得雄來者。（卒子云）費得雄安在？（淨扮費得雄上，詩云）我做將軍只會揜，兵書戰策没半點。我家不開粉鋪行，怎麽爺兒兩個盡搽臉？自家非別，乃是費無忌的靴後跟。（卒子問科，云）甚麽靴後跟？（費得雄云）可是長子哩。我正在教場中耍子，老頭兒呼喚，須索走一遭去。不索報復，我自過去。（做見科，云）老兒喚我大叔，那廂使用？（費無忌云）費得雄，喚你來別無甚事，我將伍奢父子并一家老小盡

皆殺壞了，則有伍員一個現在樊城，你今詐傳平公之命，宣那伍員去。則說是臨潼鬥寶之後，多有汗馬功勞，宣你入朝爲相，出朝爲將。若賺的來時，也將他殺壞了，便是剪草除根，萌芽不發。你則今日直至樊城，賺伍員走一遭去。（費得雄云）老兒放心，憑着我三寸不爛之舌，見了伍員，不怕他不來。若不來，我便拳撞脚踢，也不怕他不死。（做一拳打費無忌倒科，云）你看我家老頭兒這等不中用，那拳頭剛擦的一擦，便一個脚梢天哩。（下）（費無忌云）嗨，這弟子孩兒跌了我這一交，他去了麽？（卒子云）去了也。（費無忌云）我說他不敢不去，正是『養得一子孝，何用子孫多。』（下）（外扮芊建抱芊勝上，云）某乃楚國公子芊建是也，頗奈費無忌無禮，在父王跟前百般讒譖、將俺老相國伍奢父子滿門家屬誅盡殺絕，則有伍員在于樊城爲守。聽知得費無忌詐傳父王之命，差他孩兒費得雄，去樊城賺伍員去了。倘一時不知，墮其奸計，可不送了他一家，壞了俺楚國？我如今抱着孩兒芊勝私奔出朝，先到樊城報與伍員知道，可不好也？（詩云）想子胥蓋世威名，爭忍見中計身傾。費無忌雖多奸險，我救賢臣先奔樊城。（下）（正末扮伍員引卒子上，云）某姓伍名員，字子胥。自臨潼會上，秦穆公賜我寶劍一口，號爲『盟府』，保的十七國諸侯無事還朝。平公加某爲十三太保大將軍，仍兼太守之職，在於樊城鎮守。你看了俺手下軍兵，是好雄猛也呵。（唱）

【仙呂·點絳唇】久鎮南方，指揮兵將，多雄壯。守着這鄂渚湘江，有多少翻滚滚東流浪。

【混江龍】俺也曾西除東蕩，把功勞立下幾樁樁。生博的標名畫閣，常只是捨命沙場。錯認他一片塵飛驅戰馬，那知道三通鼓響報升堂。俺本是個掌三軍的帥首，今做了撫百姓的循良。興學校、勸農桑、清案牘、恤流亡、寬稅歛、聚餱糧。也非是我爲臣子好出衆人先，則待要佐君王穩坐在諸侯上。長享着萬邦玉帛，永保着千里金湯。

（芊建抱俠兒上，云）某乃芊建是也。自出朝門，日夜奔走，來到這樊城地面，早至他帥府門首也。令人報復去，道有公子芊建到此。（卒子做報科，云）報的元帥得知，有公子芊建在于門首。（正末云）快有請。（卒子云）請進。（芊建做見科）（正末云）公子，遠勞你貴脚來踏賤地，可是爲何？（芊建云）將軍，我無事也不敢來，今有讒臣費無忌，將你父兄并滿門家屬誅盡殺絕，則留得你在樊城。他如今又差着孩兒費得雄，詐傳父王之命，賺你還朝，暗行殘害。此是他剪草除根之計，因此上我抱着幼子，曉夜奔來報與你知道。若費得雄來時，將軍切不可饒了他。（正末氣倒科，云）父親，則被你痛殺我也！某想臨潼會上，保全十七國公子無事回還，如此大功，今日聽信費無忌讒言，將我三百口家屬盡皆殺壞，自古道，父母之讐，不共戴天，兄弟之讐不反兵。我和你更待干罷！（唱）

【油葫蘆】想秦國雄兵似虎狼，在臨潼筵會上，（帶云）當此一日，若不是我伍員呵，（唱）怕不那十七邦公子盡遭殃。（芊建云）將軍有如此大功，那費無忌奸賊反來害你一家，好是無禮也！（正末唱）怎聽他費無忌說不盡瞞天謊，着伍子胥救不得全家喪，也枉了俺竭忠

貞輔一人，掃烽烟定八方。倒不如他無仁無義無謙讓，白落的父子擅朝綱。

（芊建云）我怕費得雄早先到了，反出其後，以此擔饑忍餓，日夜奔來，兀的這兩脚上不跚成了趼也。（正末唱）

【天下樂】你曉夜兼程來探訪，似這般徬也波徨，都只是爲我行。生怕那潑無徒前來趕不上，害的你脚心裏蹬做了趼，肚皮裏餓斷腸。（芊建云）將軍，你早知有這今日，當初臨潼關上便不立的功勞也罷了。（正末唱）則俺這做元戎的不氣長。

（費得雄上云）我費得雄是也。奉父親的言語，着我智賺伍員去。行了數日光景，來到這樊城。這就是他宅門首，我下得這狗來。把門的，快報人去，道有費得雄親爲使命，在于門首。（卒子報科云）喏，報的元帥得知，有費得雄到此。（芊建云）伍將軍，我可往那廂去？（正末云）不妨事，你且壁衣後藏着。（芊建云）好、好，我且迴避咱。（正末云）着他進來。（卒子云）請進。（費得雄做見科，云）誰是伍員？（正末云）則某便是。（費得雄云）你是伍員麽？我奉王公的命，因你在臨潼會上，文欺百里奚，武勝秦姬輦，拳打蒯聵，脚踢卞莊，保十七路公子無事，多有功勞，今特宣你回來，着你入朝爲相，出朝爲將，上馬管軍，下馬管民，再賜你上馬一提金，下馬一提銀。不可久停久住，則今日走馬臨朝，謝了恩者。（正末云）某已半年來不曾入朝，我家父母兄長安康麽？（費得雄云）你家裏這幾時好生興旺，聽得說宣你入朝，着我多多上覆，早早起身，正要見你一面哩。（正末云）你

看這厮好無禮也！（唱）

【村裏迓鼓】惱得我伍員心怒，（費得雄云）我與你報這等喜信，不見拿出一些兒賞錢，倒打將起來。（正末唱）打這厮十分的口强。（費得雄云）官兒，你休惹事，如今兵馬司正尋這等盤子頭的哩。（正末唱）你把我全家誅滅，猶然道我爹娘興旺。（費得雄云）我家老子一日不殺人也殺好幾個，希罕你家這兩個兒，做這等狗頭狗怎的？（正末唱）按不住我心上惱，口中氣，有不騰騰三千丈！（費得雄云）常言道：『捉賊見贓，捉奸見雙』，看你這個嘴臉，敢要和我打人命官司，也須得個証見人。既然道你一家是我家老子殺了，你說是誰見來？（正末唱）若不是芊建來，說就裏，白破了這厮謊，險些兒被賺入天羅地網。

（費得雄云）伍員，我是奉命來的，宣你入朝，賞你上馬一提金，下馬一提銀，出朝爲將，入朝爲相，那些兒虧了你，你顛倒打我？（正末唱）

【元和令】你道是上馬金、下馬銀、出朝將、入朝相，（云）你曉的你父親罪麽？（費得雄云）我老子做事，不通一些兒風與我，我那裏知道？（正末唱）只你那費無忌如此狠心腸，做兀的般歹勾當。（費得雄云）你不要惱，你那老子便活到一百二十歲，也少不得要死。（正末唱）便做道人生在世有無常，也不似俺一家兒死的來忒枉。

（正末做打科）（費得雄云）你打的好。你當住門，把定走路，便打死了我，有什麽本事？你敢到朝裏去打我麽？（芊建出見，勸科，云）將軍且息怒。（正末唱）

【上馬嬌】你可便不索慌，不索忙，（芊建云）將軍息怒，再慢慢的問他。（正末唱）我則是先打後商量。（費得雄云）哎喲，你那鉢盂般大的拳頭，颼颼的打得我那碎屁兒支支的，可不打殺了我。芊建，只你便是個見證。（芊建云）將軍息怒。（正末唱）請公子放手休攔當，饒這厮强，也飛不過土城牆。

（費得雄云）你個老叔，你也勸他一勸。（芊建云）將軍息怒。（正末云）我在臨潼會上，拳打蒯聵，脚踢卞莊，力舉千斤之鼎，我打死你這賊，值得甚的。（唱）

【勝葫蘆】憑着我舉鼎的威風略顯揚，遮莫是鐵金剛，也打的他肉綻皮開血泊裏躺（二）。覷着你這般模樣，那般伎倆，還待要强誇張。

（費得雄云）我如今在你宅裏，你要打我，這個叫做門裏大（三），可不着你打了。但是打也要打的有些道理，我奉使命而來，取你入朝，有甚的歹處？你要打我，豈不防外人談論？（正末唱）

【么篇】兀的不自有旁人説短長，誰着你讒舌巧如簧，難道有眼高天不鑒詳，害了俺這尊兄伍尚，父親賢相。（帶云）父兄之讐，我不報誰報。（唱）少不的寃債你還償。

（費得雄云）則被你打殺我也！你不肯入朝去，則把你那上馬一提金，下馬一提銀，送與我大叔買些糖果兒吃也好，怎麼你打我？我如今權且忍着，回家對我老子說去，少不得也打還你。走走。（下）（芊建云）將軍既然打了費得雄，此人回去見那父親說了，必然統兵擒拿我和你兩個。自古道『長安雖好，不是久戀之鄉。』我和你如今投奔那一國去好？（正末云）公子，你放心，喏則今日去鄭國，借兵報俺父兄之讐。罷罷罷。（唱）

【賺煞】想着我爲盟府逞英雄，保各國渾無恙，也曾踢打了蒯聵和他卞莊。到今日都付春風夢一場，還說甚誰弱誰强。急忙忙〔三〕遠奔他鄉，但借的鐵甲三千人故鄉。你看那費無忌智量，怎和俺伍子胥近傍。我將的潑無徒直搠滿了這湛盧槍。（同下）

校　記

〔一〕躺，底本作「倘」，今改。　〔二〕元人雜劇全集本在「門裏」斷句，不可從。按，「門裏大」乃元人俗語，譏笑在家中稱大，充好漢之人。　〔三〕急忙忙，底本作「急茫茫」，今改。

第二折

（費無忌引卒子上，詩云）須知草要連根拔，專怕春回芽再發。我今不殺伍子胥，倒等他來把我

殺。自家費無忌的便是。頗奈伍員無禮，我差費得雄去詐宣他入朝，不想芊建私奔樊城，先與伍員說知，將我費得雄着實打了一頓。還喜的我家孩兒有些本事，掙的回來。如今他與芊建共投鄭國去了，更待干罷。你妬我爲寃，我妬你爲讐。今啓過主公，差養由基領五千鐵騎，趕上伍員，發箭射死了他，便是我平生願足。左右那裏，與我喚將養由基來者。（卒子云）養由基安在？（外扮養由基上，詩云）手挽雕弓胎是鐵，能於百步穿楊葉。一生輸與賣油人，他家手段還奇絕。某乃養由基是也，佐于楚平公麾下，官封中大夫之職。某猿臂神射，將一柳葉懸于百步之外，射之百發百中，軍中喚某爲穿楊神射養由基。今有費無忌元帥呼喚，不知甚事，須索走一遭去。小校報覆去，道有養由基來了也。（卒子報科云）養由基到。（費無忌云）將軍，今因伍員私走樊城，怕他各處借兵來侵犯本國，奉主公的命，差你領五千鐵騎，趕上伍員，發箭射死。你則今日就點人馬追趕伍員去來，成功之日自有加官賜賞。（養由基云）得令。則今日就點五千軍馬，追趕伍員走一遭去。（詩云）領三軍疾去如風，無過是短箭輕弓，憑着我穿楊妙手，管教他一命丟空。（下）（正末跚馬上，云）某乃伍員是也。自從打了費得雄，有公子芊建不知去向，某只得携着芊勝，私出樊城，投于鄭國，借兵報讐去來。兀的後面一簇軍馬，必然是追兵至也。（養由基領卒子趕上，云）某養由基奉費無忌的言語，着某領五千人馬追趕上伍員，發箭射死。某想伍員在臨潼會上，立下十大功勞，不料費無忌讒佞，將他父兄并三百口家屬都殺壞了。則留的他一個私奔各國，又要差某趕上，將他射死。那伍員本是忠臣良將，不争射死了他，擔着萬代罵名，我如今追上前去，待見他時，自有個主

意。（正末見科云）來者莫非是養由基麽？（養由基云）然也。某奉主公之命，領五千鐵騎趕上射你哩。（正末云）將軍，不争你射死我，誰與我報父兄之讐？（養由基云）將軍，你只放心自去。大小三軍，擺開陣勢，待我發箭。（做咬箭頭發箭科）（正末云）呀！怎麽這箭是没箭頭的？明明是他要放我走的意思，不若衝開陣面，殺一條血路而走。（戰下）（養由基云）怎生連發三箭，射他不死？你走了，更待干罷，我不問那裏趕將去來。（下）（正末抱芊勝策馬上，云）休趕休趕，且喜離驛亭相去已遠，把馬加上一鞭，趲路前去。我想養由基穿楊神箭，百發百中，若非他咬去箭頭，賣此一陣，焉能殺的出來？到得鄭國，那公子芊建已先在彼。正待要借兵報讐，豈知鄭子産反爲楚公，有害某之意。某只得一把火燒了驛亭，奪路而走。可惜公子芊建死于亂軍之中，如何是好？（做歎科）嗨！教我如今往那國去的是？仔細想來，唯有吳公子姬光曾受我活命之恩，必然借兵與我，不免抱了芊勝，竟投吳國去來。我伍員好險也，好苦也呵！（唱）

【南吕・一枝花】撲碌碌撞開門外軍，不刺刺（二）殺出這城邊路，緊防他弦上箭，又則怕失却掌中珠。仔細躊躇，俺父兄多身故，他又把咱家一命圖。淚沾灑四野征塵，氣吁成半天毒霧。

【梁州第七】則願得斫不折匣中寶劍，則願得走不乏跨下龍駒。憑着我這湛盧槍搠下功勞簿，盔纓慘淡，袍錦糢糊。想當日筵前鬥寶，暗裏埋伏，脱臨潼都是俺的機謀，向

雲陽早壞了俺的親族。我、我、我舉什麽千鈞鼎惡識了西秦，是、是、是到如今一口氣羞歸南楚，來、來、來只不如片帆風飛過東吳。我這裏悄悄嘆吁，敢命兒裏合受奔波苦。世做的背時序，且一半惺惺一半愚，說甚當初。

（旦兒扮浣紗女提罐兒上，詩云）每日溪頭出浣紗，皆言妾貌似桃花，不須動問名和姓，瀨水西頭第一家。妾身浣紗女的便是。我的婆婆就喚做浣婆婆。有個兄弟乃是伴哥，在這江岸上耕田，我將這飯罐兒與俺哥哥送飯去咱。（正末云）正行之間，江邊一個女子，提着兩個瓦罐，我自問他咱。兀那女子，你這罐兒裏是甚麽東西？（浣紗女云）是荳兒、粥水、薄酒。（正末云）你肯與人吃麽？（浣紗女云）你是何人？（正末云）我是一個將軍，走的路遠，甚是饑餒。女子，你將此飯與俺暫且充饑，和這小哥也食用些兒，我日後必當重報。（浣紗女云）既是這等，你跟我到庄兒上，宰個羔羊兒，殺個雞兒，那飯兒中吃，這個則是豆兒粥，你吃不的。（正末云）不妨事。你將來我食用些兒。（浣紗女云）如不棄嫌，這兩罐都與將軍食用波。（正末做吃再與半勝吃科，云）我吃了這飯也。女子，此恩日後必當重報。（浣紗女云）那個是頭頂鍋兒走的？區區一飯，何報之有？（正末云）兀那女子，我有句說話分付你，殘漿勿漏。（浣紗女云）你吃了飯，又說殘漿勿漏，我這罐兒不漏。（正末云）不是說這罐兒漏。我去之後，若有人馬趕將來呵，必然問你，萬望可憐見，不要說與他知，走漏了我的消息。（浣紗女云）將軍，你放心的去，我只不說便了。（正末唱）

【牧羊關】謝得你個幼女心兒善。（浣紗女云）你可慌甚麼？（正末唱）怎知我是賊人膽底虛。（浣紗女云）你則放心者。（正末唱）緩急間須要你支吾，可憐我孤身的躲難逃災，更一家兒銜冤負屈。（浣紗女云）哦，元來將軍是避難的。請自放心，若有軍馬來，吾自與你支吾便了。（正末唱）我爲甚麼告殘漿休漏泄，也則怕有軍士緊追逐。（浣紗女云）將軍，你久後得意呵，休忘了我這一飯之德也。（正末唱）我怎忘了你這瀨水上的浣紗女，救了我走樊城的伍子胥。

（云）我去之後，願的你殘漿勿漏。（浣紗女云）你去後倘有別人說時，也則是我說。罷罷罷，我教你去也去得放心！將軍，我在此江岸上住，我乃浣紗女，母親是浣婆婆，兄弟是伴哥。將軍，你則記者。（詩云）將軍名姓蓋寰宇，一心待要投吳主。你是忍餓登程伍子胥，休忘了我抱石投江浣紗女。（做投水科，下）（正末云）好一個賢哉女子也！爲我一身，倒喪了他一命。罷罷罷，異日得志，我當在此水上，與你修蓋祠堂，表揚貞烈，報答一飯之恩便了。（唱）

【罵玉郎】他生來野水荒村住，又不曾讀甚古人書，怎麼肯爲英雄甘把紅顏沒？我久已後索與他蓋一所設像的祠，建一統紀節的碑，這便是我表一點酬恩的處。

（云）早來到江邊了也，不得個船來渡過去，如何是好。遠遠的不是一隻漁舟？漁翁，你與我撑

過船來。(外扮閭丘亮上，詩云) 船穩潮平漫漫行，偷吹鐵笛兩三聲，自從隱在江湖上，再不聞人說戰爭。老夫閭丘亮是也。幼年曾在朝中出仕，如今年紀衰邁，棄職閒居，隱於江湖之上，打魚爲活。隔江有一人喚渡，待我問他。兀那來的是什麽人？(正末云) 漁翁，快撑船來渡我過江去。(閭丘亮云) 你說是什麽人，我好渡你。(正末云) 我是楚將伍員是也。(閭丘亮云) 你就是伍盟府麽？(正末云) 則我便是伍盟府。(閭丘亮云) 你且少待。(做撑船科，云)盟府，請上船，將那馬也牽上船來，我渡你過去。(正末上船科)(閭丘亮云)可早來到這岸邊也。(正末云)多謝了漁翁，此恩異日必當重報。(閭丘亮云) 盟府你敢饑麽？(正末云) 我可知饑哩。我還不打緊，這小哥一晝夜不曾吃飯哩。(閭丘亮云) 我安排些酒飯來與盟府食用，你且在這蘆葦中藏着，恐防有人見。你等我來時，我只叫道『蘆中人』，你便道『信有之』，以此爲個暗號。(正末云) 是。(閭丘亮云)我家中取酒飯去。(虛下)(再上云) 蘆中人。(正末云) 信有之。(閭丘亮云) 一壺濁酒，一甌魚羹，一盂大米飯，權且充饑咱。(正末云) 多謝了。漁翁渡我過江來，又賜酒飯，此恩必當重報，敢問漁翁高姓大名？(閭丘亮云) 老夫乃楚國大夫閭丘亮是也。只因年邁辭朝，在江邊捕魚爲生。今知盟府亡楚甚急，老夫特在此江邊停舟等候。(正末云) 多謝了。老丈，我身邊別無甚物件，待要將這匹馬送與先生，我可要代步，止有一口白金劍，留與老丈做船資咱。(閭丘亮云) 盟府誤矣。你本一世豪傑，不幸遭父兄之難，走鄭投吳。老夫在此艤舟而待，豈望報乎？請自收回，不勞再賜。(詩云) 千金寶劍賽吳鈎，一片精光射斗牛。藏處非冰寒凛凛，舞時無雨急颼颼。隨身偏壯忠臣膽，入手能摽

逆子頭。君自有讐持報去，老夫爭好便收留。（正末云）老丈休看得這劍輕了呵，此劍乃秦穆公在臨潼會上賜與我爲盟府的。（閻丘亮云）今楚國之令，得伍員者賜黃金萬兩，爵至執圭。似此不貪，豈圖一劍？盟府，你可自有用處，收回去罷。（正末云）老丈，你只留了者。（唱）

【哭皇天】你本是滄江上烟波侶，能念我蘆葦中饑餓夫。這劍呵，似半潭秋水寒，一片月光浮。我本待實心兒實心兒送與，待不與大恩難報，待與來禮意輕疎。（閻丘亮云）將軍，你將此劍去，自與父兄報讐。（正末唱）他道俺報寃讐報寃讐有用處。（正末云）我伍員就此告辭，只願老丈殘漿勿漏。（閻丘亮云）盟府請放心，老夫怎肯洩漏，誤你的大事？（正末云）我去之後，若有追軍到來問老丈時，怎生遮掩？（閻丘亮云）我至死也不說，你自放心的去。（正末云）老丈，便有軍兵拿住我呵，我死何足惜，只可惜我三百口家屬之讐，〔二〕幾時得報？（閻丘亮云）盟府，你疑我怎的？你去後我就將此船沉于江中，再不渡人，如何？（正末云）老丈，不然。想伍員在臨潼會上，保十七國諸侯回還，今日將我三百口家屬殺壞，這等寃讐，教我怎生忘得？後面喊聲漸近，想有追兵來了，我去便去，只要老丈殘漿勿漏。（閻丘亮云）盟府，我教你去得放心。我有一子，却是個村厮兒，你久後得志，休忘了此子。盟府，你借劍來與老夫一看。（詩云）臨行不索更徘徊，殘漿勿漏我先知，向風刎頸謝公子，滿船空載月明歸。（下）（正末云）嗨，好忠臣烈士也！芈勝

公子，你牢記者。（唱）則怕我片時間多忘，你心中記取。

【烏夜啼】這一場又自刎了他漁父，不由我不爲他來掩面嗟吁。漁翁也，再不見落霞低伴孤飛鶩，你可爲甚的生撇鄉閭，死葬江湖。從今後半瓶濁酒有誰沽，拋下這一江野水無人渡。芳草洲，垂楊路，無人攀話，閑殺樵夫。

（云）嗨，可着誰埋葬他？我不免拔出這腰間劍來。（唱）

【煞尾】我劍砍的這江邊蘆葦權遮護，你向這水國龍宮且暫居。急回來滅了楚，那其間到此處，拜你個沒半面的恩烈丈夫，我怕不待忍住忍不住痛哭。（做嘆科）（唱）只爲我斷送了你這漁翁，和那一個抱石投江的浣紗女。（下）

校　記

（一）不刺刺，底本作『不刺刺』，元人雜劇全集本已改，今從。（二）底本無『之譬』二字，義不可通，今據文情補正。

第三折

（淨扮老人，丑扮里正同上）（老人詩云）段段田苗接遠村，醉來携手弄兒孫，雖然只得鉋鋤力，托賴天公雨露恩。老漢是這丹陽縣老人便是。喜遇連年清平無事，多收米麥，廣種桑麻，俺庄農們

好生快活。我這丹陽縣中有個牛王廟兒，秋收之後，這一村疃人家輪流着祭賽這牛王社。近年來但到迎神送神時節，不知是那裏來的一個大漢，常來打攪。俺每只等吃酒，他便吹簫，好歹也要吃得醉飽了纔去。今日他又來呵，我可怎了？（里正云）老社長，你放心，今年賽社該是我做社頭。我如今多叫些庄家後生，等那個吹簫的人來，我着些後生打將出去，偏不與他酒吃，與他一個没興頭，以後便不來了。可好麽？（老人云）你說得是。你請將衆人來計較。（里正云）我是喚當村裏後生咱。無路子、沙三、伴哥（二）、牛表、牛觔，你每一齊的都來。（無路子上云）來也，來也。（詩云）雖然本事只如此，跌打相争可也不怕死。衆人不識我名姓，則叫我做無路子。自家無路子的便是。這幾個都是俺這當村疃裏後生。我一生膂力過人，專打的是好漢。止在家中閑坐，有社長呼喚，俺見去來。（無路子同衆見科，云）老的也，呼喚俺來有何事幹？（老人云）衆庄家都來了，老的也，你分付他。（里正云）無路子，今年賽牛王社，我做社頭。每年家迎送神道呵，有那别處來的一條大漢，拿着管簫，知他吹些什麽，好歹要吃得醉飽了纔去，被他打攪的慌。今年再來，你衆人拿住，打上一頓，搶將出去，俺便關了門，自自在在的吃酒。你則管裏打，打死了呵，你便償命。（無路子云）老的，我則道你叫我做什麽，你則怕吹簫的那個人攪了賽社，等他來時着我打的他去。老的你放心，休道是一個吹簫的，便是十個，我都與你趕他出去。（老人云）無路子，你若趕退了他呵，我身上包管你一醉。（無路子云）老的放心，等他來呵，我把那弟子孩兒鼻子都打塌了他的。（衆云）俺衆人撮哺着，你打那厮。（里正云）說的有理。俺每慢慢的祭賽波。（正末吹簫上，云）自從私

出樊城，初投鄭國，頗奈鄭子產無禮，被某一把火燒了郵亭。到于吳國，幾次借兵，爭奈吳王有事不允，流落于此，靠着吹簫度日，經今十八年光景，可早老了也。（詩云）當年策馬度昭關，未報寃讐甚日還。世人只認吹簫客，那知我一天豪氣半生閑。（唱）

【中呂·粉蝶兒】何日西歸？困天涯一身客寄，恨無端歲月如馳。都是些傲窮民、趨富漢，不放我同歡同會。空走到十數筵席，有那個堪相酬對？

【醉春風】我如今白髮滯他鄉，青春離故國，憑短簫一曲覓衣食，常好是耻、耻。這一座村坊，兀的班人物，遭逢着恁般時勢。

（云）兀那裏賽牛王社兒，我去吹一曲，討一鍾酒吃咱。（正末見老人科，云）老者支揖哩。（老人云）這廝又來了也，可怎生是好？小後生每，着氣力搶他出去。（無路子云）這廝没廉耻，真個來了。快與我出去，不要討打吃。（做推正末科）（正末云）我吹一曲討一鍾酒吃，有什麽不是處？（無路子云）這廝好說着不聽，後生們撮哺着，我將他搶出去。（做搶科）（外扮專諸醉冲上，云）自家專諸的便是。我向東庄裏賽牛王社，與衆兄弟每吃幾杯酒去來。兀的一簇人爲什麽這等吵鬧，我分開這人是看咱。（做見正末科，云）好一條大漢。可怎生被這一夥人欺侮他？咄！這廝每休得無禮。（做打衆人科）（無路子云）我每近不得他，你衆人跟着我走了罷。（同下）（正末唱）

【石榴花】我則見滿街人各散東西，一個個吃得醉如泥。（專諸怒科云）這廝，有好漢要

打的出來，我和你做個對手！（旦兒換卜兒衣服，拿拄杖上，云）專諸，你又來了也，待打誰那？（專諸怕科，云）不敢、不敢。（正末唱）這婦人必定是那人妻，攝伏盡虎威。（專諸做跪科，云）是專諸一時間躁暴，再不敢了也。（正末唱）他磕撲的跪在街基，他將這條過頭拄杖眕眕的，又不知要怎地施爲。（專諸做悲科，云）這個是母親遺下的訓教，是專諸的不是了也。（旦兒云）專諸，你回過背來。（專諸做回背科）（正末唱）他喝一聲疾快忙回背。（旦兒打科，云）一十、二十、三十。（正末唱）不歇手連打到二三十。

（專諸云）我專諸再不敢惹事了也。（正末唱）

【鬥鵪鶉】這漢空有個男子襟懷，哎，那婦人也無個夫妻的道理。（旦兒云）你與我快家去。（專諸云）是，我就還家去也。（專諸跟旦兒走科）（正末云）我道是個好男子來，（唱）元來是怕媳婦的喬人，嚇良民嚇良民的潑皮。我和你相識後爭如不相識。我待來且慢只，我問他個擘兩分星，說一段從頭的至尾。

（旦兒云）專諸，你家裏來。（專諸云）是，我來到這房門首也。我入的這門來。（旦兒做脫衣衫放拄杖跪科，云）你休怪我，這個是母親的遺言，非干賤妾之事。（專諸云）大嫂請起，這原是俺母親遺留下的教訓，我怎好怪的你。（正末云）可是蹺蹊，怎麽那婦人到得家裏，脫下衣服，放了拄杖，

却又跪着這大漢也？不知他口裏說個甚的，我一時難解，我且喚他一聲，請相見咱。（做咳嗽科）裏面有人麽？（專諸做見正末科，云）君子請家裏坐。（正末云）恰纔若不是大哥打散了這伙莊家，着小人好生沒意思。（專諸云）君子，你這等一個人，可被那廝欺負，我好是不平也。（正末云）大哥，恰纔那個姐姐是你什麽人？（專諸云）你問他做甚麽？（正末云）大哥，你爲何這等怕他？（專諸云）不瞞君子說，他是我的渾家田氏。（正末云）我不是你這裏人，不知此處的鄉風與俺那裏全然各別。（專諸云）你原來不是俺這丹陽人？我不是怕渾家，爲我平生性子躁暴，路見不平，便與人厮打，常惹下事來。有母親臨亡時遺言，我但惹事呵，着我這渾家身穿母親衣服，手拿着拄杖，我若見了這兩個樁兒，便是見我母親一般，我因此上害怕。（詩云）君子問我因何故，路見不平拔刀助，衣服拄杖母親留，怎做專諸怕媳婦。（正末背科，云）若得此人助我一臂之力，愁甚冤讐不報？則除這般。正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大哥，你肯和喒做一個朋友麽？（做拜科）（專諸做迴避科，云）君子請起、請起。（正末唱）

【迎仙客】哥哥請受禮，莫疑惑，久聞名在先可惜不認得。（專諸云）量小人有何德能，敢勞君子相顧。（正末唱）哥哥你便恕生面，你兄弟可少拜識。（專諸云）是我和你從不曾相識，你可怎生拜我做弟兄？敢問君子姓甚名誰。（正末唱）你問我姓甚名誰，（專諸云）未知君子多大年紀？（正末云）你兄弟拜德不拜壽。（唱）可不道四海皆兄弟。

（專諸云）我看你身材凜凜，相貌堂堂，想不是個淪落的。君子，你端的姓甚名誰？（正末云）你問我姓甚名誰，我乃楚國伍員是也。（專諸云）敢是做盟府的那伍員？（正末云）則我便是。（專諸云）某聞將軍大名久矣，聽知得臨潼會上，掛白金劍爲盟府，有十大功勳，名播天下。爲何今日流落于此？（正末云）大哥不知，想當初秦穆公在臨潼會上，設一會名曰『鬥寶』，驅十七國諸侯都來赴會。某文欺百里奚，武勝秦姬輦，拳打蒯聵，脚踢卞莊，掛白金劍爲盟府。戲舉千斤之鼎，手刼秦王，親送關外。（專諸云）將軍真乃世之虎將也。（正末唱）

【快活三】向人前論武藝，（正末扯簫科）（專諸云）可是一管簫，（正末唱）猶兀自說兵機。（專諸云）若不是將軍呵，衆諸侯怎能够出的這潼關也！（正末唱）我也曾把千鈞寶鼎手中提，纔保的衆諸侯離秦地。

（專諸云）你是楚國大將，今日在這丹陽縣吹簫度日，可是爲着何來？（正末唱）

【朝天子】哥哥你豈知，豈知我就裏，再休來說起那臨潼會。（專諸云）你端的爲甚麼來？（正末唱）多勞你問及、問及我今日，兀的不屈沉殺英雄輩。（專諸云）敢是將軍與什麼人爭競來？（正末唱）我則爲那費賊、費賊的妬嫉。（專諸云）哦，是那費無忌了。雖然他百般讒譖，難道將軍有如此大功，楚王也不做主咱？（正末唱）更和那楚平公也好下得。（專諸云）將軍的父親，可也做甚麼官位？（正末唱）俺父親正當着諫議，諫不從斬訖。（專諸云）一個

諫不從，兩個諫。（正末云）俺哥也曾諫來，爭奈一個諫，一個死，兩個諫，兩個死。（唱）赤緊的俺父親先做了傍州例。

（專諸云）既有父兄之讐，此恨非輕。你尋幾個賢士，同去破楚，可不好那。（正末云）我豈不要，爭奈你這裏無有賢士。（專諸云）俺這裏可怎生無有賢士？你在那裏尋過來？（正末云）我走樊城時倒也曾見兩個賢士，只可惜都死了。（專諸云）可是那兩個賢士？（正末唱）

【上小樓】有一個漁翁只爲着一時意氣，自刎了六陽的那首級。有一個浣紗女，脚踹着清波，手抱着頑石，撲鼕的身跳在江裏。那老的，是男子，便當仁不避，只可惜了那十三四女流之輩。

（專諸云）將軍不知，俺這裏也有賢士哩。（正末云）誰是賢士？（專諸云）則我便是賢士。（正末云）既然你是賢士，你敢同我破楚去麽？（專諸云）我敢去。將軍若不棄呵，我情願與你同報楚讐，萬死不避。（正末云）你可休番悔也。（專諸云）大丈夫一言既出，駟馬難追，豈有番悔之理？（正末云）你道定者。（專諸云）我去則去，未曾和我渾家說知。（旦兒冲上，云）專諸，你要那裏去？（專諸云）大嫂不知，此人乃是楚將伍員，和我拜做弟兄，他有父兄之讐未報，說我這丹陽縣無有賢士。我百歲死有何遲，三歲死有何早，則怕死而無名。我欲要與他同去破楚，你的意下如何？（旦兒云）專諸，他有寃讐干你甚事？你又要拿出那兩樁兒來麽？（專諸云）說的是，家有賢妻，

男兒不遭橫事。（正末云）哥哥，你莫不番悔麽？（專諸云）將軍休怪，我去不得了也。（正末唱）

【滿庭芳】你承當了怎推？（云）你恰纔不說來？（專諸云）我說甚麽？（正末唱）可不道一言既出，駟馬難追。（專諸云）我說便說，爭奈有些兒去不得哩。（正末唱）原來你這般貪生怕死無仁義。（云）你去的麽？（專諸云）我去不得。（正末云）你立着，我坐着。（做推專諸科）（唱）你則將八拜禮還席。（專諸云）嗨，我則道我是好漢，這人又好漢，我直拜你一百拜。（正末唱）枉教你頂天立地，空教你帶眼安眉，剛一味胡支對，則向你媳婦跟前受制。（專諸云）非是我怕媳婦，只爲我母親的遺言，有那兩樁兒在他手裏，不敢違拗。（正末唱）使不着你佯孝順假慈悲。

（專諸云）罷罷罷，大丈夫一言如白染皂〔二〕。則怕死而無名，便我母親再生，料也阻不的我。大嫂，你豈不聞，『父母在，不許友以死』。今我母親不在了，我如今爲個好朋友捨死報讐，豈爲不孝？大嫂，我意已決，好也要去，歹也要去。將軍，爭奈妻子着他安身何處？（旦兒云）專諸，你堅意要去，既做了賢士，怎還做得孝子？罷罷罷，我叫你去的放心。（做取劍自刎科，詩云）盟府投吳待借兵，男兒意氣許同行，紅塵未顯專諸跡，青史先標田氏名。（下）（專諸云）呀，渾家自刎了！將軍，則被你送了俺一家兒也！（正末云）大哥，我和你破楚報讐去來。（專諸云）罷罷罷，則今日便索

同你報讐去，若不破楚，我誓不還吳也。（正末唱）

【尾聲】不索我言、不索我言，全在你、全在你，但想起父兄讐，便急的我肝腸碎。（帶云）有一日拏住費無忌呵，（唱）直着那斯摘膽剜心，做俺祭桌兒上的禮。（同下）

校　記

〔一〕伴哥，底本作「件哥」，誤。「伴哥」泛指農村中好事少年，元人雜劇中常見之。

〔二〕白染皂，謂白布染成皂色，已不可改變。比喻話已出口，不能反悔。底本「皂」作「早」，形誤。元人雜劇全集本於「染」字斷句，亦不可通。

楔　子

（外扮楚昭公引卒子上，云）某乃楚昭公是也。自從秦穆公臨潼鬥寶之後，有伍員立下十大功勞，俺父平公加他爲三保大將軍、樊城太守，有少傅費無忌暗用讒言，將其父伍奢并兄伍尚三百口家屬都殺壞了，又着他兒子費得雄賺那伍員去，被伍員識破，私出樊城，投于吳國，如今借起十萬精兵侵伐俺國。俺自揣將寡兵微，難以抵敵。這都是費無忌結下的冤讐，致此禍患。不免喚他出來，着他與伍員交鋒去。令人，與我喚將費無忌來者。（卒子云）費無忌安在？（費無忌上，詩云）當時得意還年少，今日看看老來到。見說子胥將報讐，可知連日眼睛跳。自家費無忌，自從伍員私出樊城，今經十八年光景也。他投于吳國，借起十萬兵來，要與楚國賭戰。主公呼喚，多喏爲這事來。

令人報復去，道有費無忌來了也。（卒子報科，云）費無忌到。（楚昭公云）着他過來。（卒子云）着過去。（費無忌見科，云）主公喚費無忌，有何事商議？（楚昭公云）費無忌，今有伍員背楚投吳，借起十萬精兵要破俺國，單搦你費無忌出馬交鋒。我今撥與你三萬人馬，與伍員交戰去。則要你小心在意，成功而回。（費無忌云）我費無忌後生時交鋒出馬，甚是去的，如今年紀老了，一向貪自在慣受用的人，怎麽還到的陣面上去做賭頭的買賣？主公別差一個精壯的去，饒我這老頭兒罷。（楚昭公云）這禍元是你做下的，你不去可着誰去？（舉劍科）若不去，先殺你這老匹夫軍前號令。（費無忌云）主公不要性急，我費無忌就去。則今日點起三萬人馬，與伍子胥厮殺去來。（詩云）衆軍聽我傳將令，要與伍員相比並，當初殺他親父兄，今朝丟了老性命。（下）（楚昭公云）費無忌去了也，我與二公子芈旋親到將臺上面，看他與伍員決勝去來。（下）（費無忌引卒子上，云）自家費無忌，奉主公的命，領着三萬人馬，與伍子胥決戰。大小三軍，擺開陣勢，遠遠的塵土起處，敢是吳兵來也。（正末躍馬兒上，云）某伍員，自到吳國，借起十萬精兵，來攻楚國，擒拿費無忌。大小三軍，擺布得嚴整者。（費無忌云）來將何人？（正末云）某乃伍員是也。你是誰來？（費無忌云）你就不認的我老叔哩，我是費無忌。（正末云）兀那奸賊，疾忙下馬受死，我父兄之讐今日必報也。（費無忌云）你在我老叔跟前探空靴、撒響屁，說這等大話，你敢和我厮殺麽？（正末云）這厮好無禮也，操鼓來！（做戰科）（唱）

【仙呂・賞花時】他躍馬當先拚厮殺，不由我忿氣橫生怒轉加。這厮只會暗地裏弄奸

猾，今日呵使不着心粗膽大。（費無忌云）我敵不得你，逃命，走走。（下）（正末云）這厮走那裏去。（唱）我則待探手兒把你活擒拿。

（做費無忌走，正末追科）（專諸冲上云）拿住！（做拿費無忌科）（正末云）費無忌早拿住了也。大小三軍，即便殺入郢城。只可惜楚平公已死，可將他墳基掘開，取出屍首，待我親鞭三百，以報父兄之讐。（詩云）早拿住賊臣無忌，再掘開平王墳地，與屍首三百鋼鞭，纔雪我胸頭怨氣。（同下）

第四折

（外扮鄭子産引卒子上，云）小官覆姓公孫，名僑字子産。佐于鄭簡公麾下，爲上卿之職。當日伍子胥爲父兄之讐，背棄楚國，私出樊城，携了公子芈勝，投于俺國，要得借兵破楚。小官想來，各霸其主，難以結怨，因設一計，將伍員留於驛亭中，安排筵宴管待，酒席之間，暗藏甲士，擊金鐘爲號，擒拿伍員。不想伍員揣知其意，一把火焚了驛亭，同芈勝晝夜奔吳去了。如今借起兵來，打破楚國，生擒費無忌，親鞭平王之屍。小官想來，那子胥是個一飯不忘，片言必報的人，必然乘此得勝之兵，來伐俺國，奈兵微將寡，何以禦之？我今出一榜文，但有説得伍員不伐我國的，將他官封萬户，賞賜千金。已經張掛數日，小校看着，若有人揭了榜文，報復我知道。（卒子云）理會的。（丑扮村厮兒上，詩云）長江短棹作生涯，千尋浪裏度年華，有人問我居何處，蘆花灘畔是吾家。自家村

厮兒的便是。我父親乃是閭丘亮，曾爲楚國上大夫之職。因見楚平公不道，棄職辭朝，在此江邊捕魚爲活。適值伍子胥逃難到于江邊，被追兵趕急，我父親深知子胥之冤，急渡過江，贈以酒飯。那子胥留下白金劍謝之，我父親再三不受。臨別之時，那子胥告曰『殘漿勿漏』，我父親言道：『我有一子，乃是村厮兒，汝若得志呵，休忘了此子。』可憐我父親沉舟捨命，至今未葬。聞得子胥借起吳兵，打破楚國，將及鄭邦。如今張掛榜文，要尋一個退兵之策，我想來我父親與他曾有大恩，我若揭了榜文，說知就裏，子胥必然收兵罷戰，可不得了這一場賞賜？待我揭了榜文者。（卒子報科云）報報報，有一庄家後生，揭了榜文也。（鄭子產云）着他過來。（卒子云）着你過去。（村厮見科）（子產云）兀那漢子，你有何計策，來揭這榜文？（村厮云）大人，小人雖然是個農夫，只要送我去親見那伍子胥，自有退兵之計。（子產云）既如此，我就厚贈你些盤費，去見那伍子胥，只要退得兵時，必有加官賜賞。你小心在意者。（村厮云）就此辭別了大人，便索長行也。（詩云）想父親爲甚捐生，料伍相必肯收兵。（子產詩云）但保得鄭邦無恙，包還你爵賞非輕。（同下）（外扮吳王闔廬，引卒子上，詩云）我父諸樊忒慕名，故將吳國讓延陵，若使王僚知此意，魚腸何必送殘生。某乃吳王闔廬名姬光者是也。只因楚國費無忌讒佞，將伍奢、伍尚并三百口家屬皆無罪而死，又差費得雄去樊城賺那伍子胥，要得一併殺害，却被子胥私出樊城，投於俺國，借兵十萬，前去伐楚。兩陣之間，活拿了費無忌，奏凱而回。子胥道，走樊城之時，有兩個賢人，一個浣紗女，一個漁父閭丘亮。浣紗女有他母親浣婆婆，閭丘亮有一子村厮兒，要捨自己的封賞與他兩個人，豈不是個報恩報讐，

豪俠的勾當。令人，與我請將芈勝來者。（卒子云）芈勝公子安在？（芈勝上，詩云）當初去楚尚嬰孩，伍相懷中抱的來。可奈昭公攘我位，至今笑臉不曾開。某乃楚公子芈勝是也。只因祖父平王無道，聽信費無忌讒言，將伍奢、伍尚一家殺盡，還不稱意，又差他兒子費得雄去賺伍子胥入朝。是我父芈建得知，將某抱在懷中，馳至樊城，說知就裏，子胥纔得逃命而走，從鄭到此。多虧吳王借起大兵，生擒了費無忌，得勝回還。如今吳王呼喚，須索走一遭去。令人報復，道有芈勝來了也。（卒子報科，云）喏，報的大王得知，有公子芈勝到。（吳王云）着他過來。（卒子云）着過去。（芈勝見科，云）多蒙大王借兵，得報讐恨，芈勝死生難忘。（吳王云）公子，你家的事就和寡人一般，你須是平王的家孫，這位該是你的。今昭公强佔不還，使你失國，寡人何功之有？令人，請將伍子胥來者。（卒子云）子胥安在？（正末同專諸上云）某乃伍員，這是專諸。如今生擒費無忌，班師歸國，見吳王去來。想我背楚投吳，豈意有今日也呵！（唱）

【雙調・新水令】困紅塵十載受劬勞〔二〕，常記得走樊城那時年少。雖不能千金酬節俠，我也曾四海結英豪。投至得末尾三稍，不覺的頭上老來到。

（云）令人報復去，道有伍員、專諸來了也。（卒子報科，云）伍子胥到。（吳王云）道有請。（卒子云）請進見。（二將見科）（吳王云）伍相國，想你自走樊城，來到俺這丹陽縣，吹簫度日，過了十八年光景。如今得生擒費無忌，親鞭楚平王屍，報了父兄之讐，却也不枉了。（正末云）皆托大王之德，副

將專諸之能，容伍員異時別圖報效。（芈勝云）若不是老相國雄材大略，和專諸敢勇當先，豈有今日？（專諸云）小將因人成事，何足道哉？（正末唱）

【駐馬聽】想着俺蓋世雄驍，函谷關前看鬥寶。只爲一時窮暴，却教俺丹陽市上學吹簫。誰承望凌烟閣重把姓名標。兀的個殺人場還許冤讐報。幾回家暗窨約，則我這鬢邊白髮添多少。

（吳王云）如今費無忌在那裏？（正末云）見拿在轅門首。（吳王云）拿將過來。（卒子拿費無忌見科）（吳王云）你一生讒佞，將伍奢父子滿門家屬無罪而死。今日擒來，有何理說？（費無忌云）是我殺了他一家三百口，他今日只殺的我一個，又是個沒用的老頭兒，有什麼本事？（吳王云）令人，與我推出轅門，梟首示衆。（殺費無忌科）（下）（吳王云）伍相國，你說那兩個賢士家屬，今在何處？（正末云）伍員已差人取將來了也。（吳王云）令人與我喚將過來。（卒子云）兩個賢士家屬安在？（卜兒扮浣婆婆上，云）老身浣婆婆的便是。自從我女孩兒在江邊浣紗，遇着伍子胥將軍，抱石投江而死，如今差人接取老身，來到這裏。既蒙呼喚，便當進見。（見科）（吳王云）十八年前，伍相國避難經過瀨上，多虧了你女孩兒一飯之恩，寡人未聞其詳，請相國試說一遍與我聽咱。（正末唱）

【雁兒落】想當日躍金鞍把性命逃，我也曾解鐵甲將王孫抱。不騰騰死冲開荆棘叢，

急煎煎苦奔走風塵道。

【得勝令】害的這小使長好心焦，撞見那年少的女多嬌，他提着一罐兒漿和粥，天賜俺兩人來醉又飽。（浣婆婆云）俺女孩兒爲着將軍，情願捨了性命，抱石投江，死的好苦也。（正末唱）眼看着波濤，他抱石塊和身跳。似這等功勞，我待建祠堂做香火燒。

（吳王云）那浣婆婆且一壁有者，村厮兒安在？（村厮上云）自家村厮兒。蒙鄭國子産厚贈，送我入吳，不想行至中途，適值伍子胥盟府也差人來接我，今日呼喚，須索過去見來。令人報復去，道有村厮兒在於門首。（卒子報科，云）村厮兒到。（吳王云）你見了伍相國。（村厮做見科，云）支揖。（正末云）令人，傳令出去，快與我點齊軍馬者。（村厮云）你今領兵何往？（正末云）我如今要統大勢雄兵，征伐鄭國去也。（村厮云）且住。（詞云）聽小人從頭說破，想豈是你也曉的其詳。我父親捕魚爲業，適遇伍盟府逃難離鄉。那盟府有倉皇狀態，我父親就發惻隱衷腸。連忙的請他下馬，上船來渡過長江。又見他腹中饑餓，權避在蘆葦邊傍。雖然是濁醪粗飯，却也有蝦菜魚湯。將白金劍再三留贈，我父親只不承當。多嗜被追兵趕逼，臨別時甚是慌張。叮嚀道『殘漿勿漏』，可不是把我父隄防？要着他放心前去，則除非自刎身亡。我父親其時便說：『有一子是個村厮憨郎，久以後你須得地，略把眼照覷休忘。』到今日鄭邦甚急，惟恐你要動刀鎗。問小人退兵之計，我道『到吳國自有商量。』常聞得蒙點水尚且仰泉思報，何況我父親將草

命替你遮藏？我說兀的做甚？只爲平公太不仁，專聽讒佞害忠臣。當日投吳將雪恨，今朝伐鄭有何嗔？雄材豈必誇長勝，上策須知貴恤隣。若得收兵無事日，俺父親呵便從泉下亦沾恩。（吳王云）這樁事再請相國試說一遍與寡人聽者。（正末唱）

【甜水令】想當日爲避追兵，忙離瀨上，奔來江表。烟水隔迢遥。幸遇漁翁，將咱濟渡，別無推調。原來他也是個遁世的由巢。

【折桂令】他待要把酒論交，覷的我千金劍贈，只當做一片塵飄。俺本爲銜着冤讐，思圖報復，受盡煎熬。只要他休洩漏俺這萍根浪脚，那知道翻斷送他雪鬢霜毛，空餘下波浪滔滔，蘆荻蕭蕭。至今的回首東風，尚忍不住淚點雙拋。

（吳王云）這等說起來，你也多虧了那漁父閭丘亮，今日這村厮兒特來與鄭國討饒，相國可看閭丘亮面上，不去伐鄭也罷了。（正末唱）

【月上海棠】若提起驛亭那日多奸狡，他倒要替楚除根絶禍苗。不是我命兒高，怕不的着他所料。我便身亡了，這心頭還着惱。

【幺篇】我如今指揮軍將親征討，拿住公孫活開剝。（村厮云）伍老爺，你只饒了他罷。（正末唱）若要我躭饒，只除是東方日落。（村厮云）你早忘了我家老子，這等情薄。（正末唱）非

情薄，這的是一寃還一報。

（村厮云）伍老爺，你畢竟不肯退兵？罷罷罷，一發借那把白金劍與我，也勒死了，好與我家老子做一搭兒埋葬。（正末云）且住，那漁父的大恩尚未曾報得，怎好着這村厮兒又爲我而死。令人傳下令去，將伐鄭的軍馬暫收回者。（唱）

【喬牌兒】我只怕大恩人没下稍，怎當這村厮兒又哀告。（帶云）村厮兒，你去對那公孫僑老匹夫說，（唱）着他把降書早早來投到，我纔把軍兵收轉着。

（村厮云）這個俺就去，索是謝了將軍也。（浣婆婆云）只我那女孩兒死了，我兒子伴哥年紀又小，如今閃的我老身無依無靠，着誰人養贍我來。兀的不好苦也。（做悲科）（正末云）你那婆子休哭，只你那下半世衣飯，都是我養贍着，你再也不必憂慮。（唱）

【清江引】這紅顏因甚不自保，閃的你無依靠，他爲我顯的十分忠，我爲他也盡些兒孝。直着你豐衣足食快活到老。

（浣婆婆云）這等，索是謝了將軍也。（吳王云）一行人都跪下者，聽寡人的命。（詞云）楚平公聽信費無忌，任忠良一旦全家斃。伍子胥單騎走樊城，攜芊勝千里投吳地。在中途遇着兩賢人，赴江心誓死無迴避。丹陽市生計托吹簫，說專諸共吐虹霓氣。借軍兵破楚凱歌回，殺奸臣親把寃魂祭。芊公子事定送還都，專將軍爵賞應如例。浣婆婆給養盡終身，村厮兒救鄭功非細。報恩讐從

此快平生，堪留作千古英雄記。（衆謝恩科）（正末唱）

【隨尾】一生心事神天表，早將他恩讐報了。越顯得那兩個救忠良甘捨命的世間稀，這一個展英雄能爲國的可也衆中少。（同下）〔二〕

題目　繼浣紗漁翁伏劍

正名　説專諸伍員吹簫

校記

〔一〕底本作『驅勞』，今據文義改作『劬勞』。

〔二〕（同下）原缺，據元劇常例補。

鼓盆歌莊子嘆骷髏（殘折）

劇目説明

此劇賈本《録鬼簿》著録，題目作『南華仙不朝趙天子』，正名作『鼓盆歌莊子嘆骷髏』，簡名『嘆骷髏』。曹本《録鬼簿》、《寶文堂書目》、《今樂考證》、《曲録》并録此劇正名。《太和正音譜》、《元曲選目》

均作簡名『嘆骷髏』。此劇今無傳本，惟有佚文見於《盛世新聲》、《詞林摘艷》、《雍熙樂府》、《北詞廣正譜》。

此以趙景深輯《元人雜劇鈎沉》爲底本，并據《盛世新聲》、《詞林摘艷》、《雍熙樂府》、《北詞廣正譜》再作參校。凡趙本對諸本已作校正者，皆不出校，趙本所改各本欠妥者，仍據各本修正，并作校記。

【仙呂·點絳唇】散誕逍遥，個中玄妙，誰知道！惟有漁樵，一笑興亡了。

【混江龍】從吾所好，水邊林下把許由學。有道童隨引，無俗客相邀。六甲風雷袖裏藏，一壺春酒杖頭挑。出家兒不憂貧賤本性待學憂道，繩樞瓮牖，陋巷簞瓢。

【油葫蘆】忙處人多閑處少，把光陰虛度了。我則〔二〕待一心辦道不臨朝。你覷這巍巍海上蓬萊島，索强如家家門外長安道。你則說有榮辱真紫襴，無拘束粗布袍，比及他鐘聲未響頭雞叫，你在那朝門外馬蕭蕭。

【天下樂】怎如俺萬里風頭鶴背高，直睡到紅日上花稍，尚兀自睡未覺，蒙頭衲被熟睡着。甚的喚做海水潮？甚的喚做紅日曉？不識個明星兒直到老。

【那吒令】閑來時迅脚，步崎嶇野橋；閑來時共酌，看山猿樹鳥；有時節醉倒，臥沙江岸草。覺來時酒未醒，或朗吟開懷抱，這幽景難描。

【鵲踏枝】閑時節撅茯苓與泥炮，採靈芝帶根燒。家遶着他這溪口灘頭，轉過他這山隱山遥。醉歸來把仙莊玩了，比人間景物逍遥。

【寄生草】腰金帶，衣紫袍，想人生一夢邯鄲道。你聰明不肯回頭早，怎如俺尋真誤入蓬萊島。俺這裏白雲綠水鎮常閑，你那裏春花秋月何時了。

【節節高】俺這裏洞天深處，端的是世人不到。我則待埋名隱姓，無榮無辱，無煩無惱。你看那蝸角名，蠅頭利，多多少少。我則待夜睡到明，明睡到夜，夜睡到曉。呀，不覺的刮馬似光陰過了。

【元和令】我吃的是盤蔬飲一瓢，穿的那布道服是一套。則待粗衣淡飯且淹消，任天公饒不饒。我則待竹籬茅舍枕着山腰，掩柴扉靜悄悄，嘆人生空擾擾。

【上馬嬌】你則待家道興，名分高，爲這兩件兒受煎熬。〔二〕幾時得舒心樂意寬懷抱！常則是焦，煩惱蹙兩眉稍。

【勝葫蘆】你則待日夜思量計萬條，怎如我無事樂陶陶。俺這裏春夏秋冬草不凋，倚窗寄傲，攜筇凝眺，看鸚鵡摘金桃。

【么篇】門外清風和氣飄，元來是春酒釀葡萄。俺這裏花不知名分外嬌。我則待醉時

一覺，醒時歡笑，直吃到紅日上花稍。

【後庭花】俺山中過一宵，你人間過了幾朝；恰纔桃李三春放，又早梧桐一葉凋。嘆節令不相饒，虛度了青春年少。怎如俺步煙霞閑迅脚，攜琴書過野橋，採茶芽摘藥苗，砍青松連葉燒，撅蔓菁和上炮，種胡麻綠水遶，採靈芝澗水澆，我其實年益高。

【青歌兒】拜辭了皇家宣詔，情願待草履麻條。出家兒貧不憂愁富不驕。我如今趁着年少，志誠學道，修煉丹藥；我則待偎着嶺，靠着山，近着水，傍着橋，蓋一座無憂無慮草團瓢，稽首回歸，索强似凌烟閣。

校記

〔一〕則，趙本作「子」，今仍據各本作「則」。以下「則」字處皆同。

〔二〕此句趙本無「爲這」二字，今據諸本補正。

附《北詞廣正譜》異文三曲：

【混江龍】從吾所好，水邊林下恣遊遨。有道童隨後，無俗客相邀。六甲風雷袖裏藏，

一壺春酒杖頭挑。不憂貧惟憂道，甘心受袁安甕牖，顏子簞瓢。

【村里迓古】則向洞門深處，世塵不到。我則待埋名隱姓，無榮辱也無煩無惱。我想蝸角名，蠅頭利，都來多少？則這夜到明，明到夜，夜到曉。可早刮馬也似光陰過了。

【元和令】我則待盤滄蔬飯一瓢，我則待衣服是布衣一套。我則待粗衣淡飯且淹消，任天公饒不饒。我向竹籬茅舍，枕着山腰，掩柴門深悄悄，嘆人生空擾擾。

王伯成

小傳

王伯成，涿州（今河北涿縣）人。生卒年不詳，賈仲明弔曲有『馬致遠忘年友，張仁卿莫逆交』之語，則應是馬致遠的晚輩。所作雜劇今知有《李太白貶夜郎》、《張騫泛浮槎》二種，僅存前一種。存散曲若干。又有《天寶遺事》諸宮調，是現存唯一的元人諸宮調作品，惜僅存殘曲。

古杭新刊關目的本李太白貶夜郎

劇目說明

各本《録鬼簿》、《今樂考證》、《曲録》著録此劇名。《太和正音譜》、《元曲選目》、《曲海目》并作

簡名『貶夜郎』。此劇流傳版本僅有《元刊雜劇三十種》本，無題目正名。盧冀野、隋樹森、鄭騫、徐沁君等有據元刊本訂校者。今用元刊本作底本，參校其餘四種版本。

第一折

（駕上云了）（高力士云了）（太真云了）（祿山上了）（外末宣住了）（正末扮上，開）小生姓李，名白，字太白。曾夢跨白鶴上升。吾非個中人也。（唱）

【仙呂・點絳唇】鶴夢翺翔，坦然獨向、蓬山上。引九曲滄浪，助我杯中況。

【混江龍】忽地眼皮開放，似一竿風外酒旗忙。不向竹溪翠影，決戀着花市清香。我舞袖拂開三島路，醉魂飛上五雲鄉。甘心致仕，自願歸休，掀揚浩氣，澆灌吟懷，不求名，不求利，雖不一簞食，一瓢飲，我比顏回隱跡只爭個無深巷。嘆人生碌碌，羨塵世蒼蒼。〔二〕

（正末見駕了）（云了）小生却則酒肆之中，飲了幾杯。（唱）

【油葫蘆】常是不記蒙恩出建章，身踉蹌，把一領錦宮袍常惹御爐香。臣覷得綠樽一點葡萄釀，似禹門三月桃花浪。記當日設早朝，沒揣的見帝王。覺來時都乾盡江湖量，

急卒着甚的潤枯腸。〔二〕

【天下樂】官裏御手親調醒酒湯，聞香，不待嘗。量這筯頭酸怎揉我心上癢。不能够瓮裏篘，斗内量，那一回浮生空自忙。

（駕云了）（正末云）陛下休小覷這酒，有幾般好處。（唱）

【那吒令】這酒曾散漫却雲煙浩蕩，這酒曾渺小了風雷勢況，這酒曾混沌了乾坤氣象。想爲人百歲中，得運只有十年旺，待有多少時光。

（駕云了）（正末唱）

【鵲踏枝】欲要臣不顛狂，不荒唐。咫尺舞破中原，禍起蕭牆。再整理乾坤紀綱，恁時節有個商量。

（駕云了）（正末云）陛下道微臣在長安市上，酒肆人家，土炕〔三〕上便睡沙，那的是學士每好處。

（做住了）（唱）

【寄生草】休笑那通廳炕，濶矮床；臣便似玉仙高臥仙人掌。錦橙嫩擘銷金帳，便似醉鞭誤入平康巷。則這一席好酒百十觴，抵多少五陵豪氣三千丈。〔四〕

（駕云了）（正末唱）

【幺篇】舒開牋無皺，磨得墨有光，就霜毫寫出淩煙像。文場中立定中軍帳，就兵床拜起元戎將。那裏是樽前誤草嚇蠻書。便是我醉中納了風魔狀。

（駕云了）（正末云）陛下問微臣直到幾時不吃酒？（唱）

【六幺序】何時靜，盡日狂，但行處酒債尋常。糴盡黃粱，典盡衣裳，知他在誰家裏也琴劍書箱。這酒似長江後浪催前浪，灑歌樓醉墨琳琅。筆尖兒鼓角聲悲壯，驅雷霆號令，煥星斗文章。〔五〕

（駕云了）（正末唱）

【幺篇】直等蠻王，見了吾皇，恁時節酒態軒昂，詩興飄揚。割捨了金鑾殿上，微臣待醉一場。紫綬金章，法酒肥羊，幾時填還徹這臭肉皮囊。聖朝帝主合興旺，交這厮橫枝兒燮理陰陽〔六〕，肚嵐躭吃得偌來胖。沒些君臣義分，只有子母情腸。

【金盞兒】遶一百二十行，三萬六千場。這酒似及時雨露從天降，寬洪海量勝汪洋。臣那裏燕鶯花月影，鷗鷺水雲鄉。陛下〔七〕這裏鳳凰歌舞地，龍虎戰爭場。

（駕央末寫詞了）（正末唱）

【醉扶歸】見娘娘捧硯將人央，不如我看劍引杯長。生把個菱花鏡裏妝，做了個水墨

觀音樣。這孩兒從懷抱裏看生見長，只一句道得他小鹿兒心頭撞。

【金盞兒】只管里開宴出紅妝，咫尺想像賦高唐。瑞雲重遶金雞帳，麝煙濃噴洗兒湯。不爭玉樓巢翡翠，便是錦屋閉鸞凰。如今宮牆圍野鹿，却是金殿鎖鴛鴦。

（正末做脫靴科，云）力士，你休小覷此物。（唱）

【後庭花】這靴曾朝踏輦路霜，暮登天子堂。軟趁殘紅片，輕沾落絮香。我若沾危邦〔八〕，這的是脫身小樣，不合將足下央。

（正末出朝科）（唱）

【賺煞】那厮主置定亂宮心，醞釀着瞞天謊。倚仗着强爺壯娘，全不顧白玉階頭納表章，只信着被窩兒裏頓首誠惶〔九〕。我遶着利名場，佯做個風狂，指點銀瓶索酒嘗，儘交讒臣每數量，至尊把我屈央，休想楚三閭肯跳汨羅江〔一〇〕。（下）

校　記

〔一〕此曲「掀揚浩氣」句，底本「掀揚」作「毆陽」，王、盧、隋本皆改作「歐陽」，今從徐校本。「一簞食、一瓢飲」句，底本「簞」作「單」、「瓢」作「瓢」，諸本已改。〔二〕此曲「葡萄」一詞，底本作「蒲萄」。「蒲」與「葡」通假，「萄」爲「萄」之筆誤，今改。「乾盡」原作「汗盡」，蓋「干盡」之誤，「干」即「乾」字。〔三〕炕：底本作「坑」，從隋本改。〔四〕此曲

「通廳炕」一詞，底本「炕」作「坑」，從隋本改。「觴」字底本漫漶，鄭本補作「巡」，今從徐校本。〔五〕此曲「黃粱」一詞，底本作「黃糧」，各本已改。「催前浪」三字底本無，語意未完。亦不合律，從鄭本、徐校本補。〔六〕燮理陰陽：底本「燮」作「沍」，各本已改。〔七〕陛下：底本無，留有三个字的空位置，今從鄭本據文意補。徐校本補爲「駕云了」，作舞台指示處理。〔八〕沾危邦：「沾」字疑誤，徐校本改作「站」，亦似不妥。〔九〕頓首誠惶：底本「誠惶」作「城隍」，各本已改。〔一〇〕汨羅江：底本「汨」作「泪」，各本已改。

第二折

（駕云）（外末進寶了）（駕、旦、外末一折了）（外末做宣正末科）（正末扮上了）（引僕童上了）（云）嗨！對着此景，却不快活。（做交小童斟酒了）（云）小童，此處無事，你自回去。如是朝治〔一〕裏官人每，你道我在這裏。（僕童下）（正末做住）（唱）

【正宮・端正好】滿長安，花無數，霎時間暮景桑榆。偏得你醉鄉〔二〕中閉塞定賢門路，偏俺不合殢樽中物。

【滾綉球】這酒尋芳踏雪沽，弃琴留劍與。便待〔三〕交我眼睜睜死生無路，莫不仕途中咒我胡突。對着山河壯帝居，乾坤一草廬，便是我畫堂深處，那嚇蠻船似酒面上浮

蛆。不戀着九間天子長朝殿，曾如三尺黃公舊酒壚，但行處挈榼提壺。

（力士云了）（籠馬上了）（做尋正末科）（見住了）（力士云了）（正末云）你道是我在此處無好處？

（唱）

【倘秀才】我直吃的芳草展花裀綉褥，直吃的明月掌銀臺畫燭。自有春風醉後扶，怎和那兒女輩，潑無徒，做伴侶。〔四〕

（力士云了）（正末云）你朝治裏不如我這裏。（唱）

【滚綉球】禁庭中受用處，止不過皓齒歌細腰舞。鬧吵吵勿〔五〕知其數，這其間衆公卿似有如無。奏梨園樂章曲，按廣寒羽衣譜；一聲聲不叶音律，倒不如小槽邊酒滴真珠。你那裏四時開宴充肥鹿，我這裏萬里摇船捉醉魚，胸捲江湖。

（力士交正末上馬了）（正末云）力士，我醉也，只怕去不的。（上馬了）（唱）

【脫布衫】花鞭驚燕子鶯雛，錦韉蕩蝶翅蜂鬚。玉轡迎桃蹊杏塢，金鐙挑落花飛絮。〔六〕

【醉太平】不比趁雕輪綉轂，遊月巷雲衢；又不比荔枝千里赴皇都，止不過上天街御路。全不似數聲啼鳥留人住，他只待一鞭行色催人去，我怎肯滿身花影倩人扶。一言既出。

（正末、外末下〔七〕）（駕、旦上了）（正末騎馬上了）（唱）

【倘秀才】恰離了光燦燦花叢錦簇，又來到鬧吵吵車塵馬足，抵多少白日明窗過隙駒。勝急價，更疾如，狂風驟雨。

（正末跑〔八〕馬了）（旦驚〔九〕了）（駕怒了）（正末見駕了）（云）陛下，不干臣事，是陛下馬的不是。（唱）

【叨叨令】鳳城有似溪橋路，落紅亂點莎茵綠，淡煙深鎖垂楊樹，因此上玉驄錯認西湖路。委實勒不住也麽哥，委實勒不住也麽哥！便似跳龍門及第思鄉去。

（等駕云了）（正末飲酒科）（駕賜衣服了）（正末唱）

【喜春來】又不是風流天寶新人物，只是個落托長安舊酒徒。怎消得明聖主，賜一領濺酒護身符。

【十二月〔一〇〕】也不宜幞頭象笏，玉帶金魚，金貂綉襖，真紫朝服。臣再洪飲天之美禄，倘或間少下青鳧。

【堯民歌】也强如鳳城春色典琴沽，白馬紅纓富之餘。披一襟瑞靄出天衢，携兩袖天香下蓬壺。須臾、須臾、行過長安市上去，便是臣衣錦還鄉處〔一一〕。

（正末帶醉出朝科，云）古人尚然如此。（唱）

【四煞】想着劉伶數尺墳頭土，誰戀架上三封天子書。那酒更壓着救旱恩澤，洗心〔二二〕甘露，止渴青梅，灌頂醍醐。怕我先嘗後買，散打零兜，高價寬沽。月明江浦，春醉酒巾漉〔二三〕。

（太真、祿山送正末了）（出朝科）（正末云了）（唱）

【三煞】娘娘甚酒中貞潔真賢婦，祿山甚財上分明大丈夫。止不過蓋號溫涼，布名火浣，瓶置玻璃，樹長珊瑚。犀沉離水〔二四〕，裙織綾綃，簾捲蝦鬚。真珠琥珀，紅瑪瑙紫琿璪。

【二煞】這個曾手扶萬丈擎天柱，這個曾口吐千年照殿珠。只消的一管霜毫，數張白紙，寫萬古清風，不够一醉工夫。怕我連真帶草，一刻數黑論黃，寫倣描朱〔二五〕。從頭至尾，依本畫葫蘆。

【煞尾】那是安祿山義子台意怒〔二六〕，只是楊貴妃賊兒膽底虛。似這般忒自由没拘束，猛軒騰但發露〔二七〕。交近南蠻至北隅，接西邊去東魯。一年多半載餘，那裏景淒凉地淒楚。鞞袖垂肩仕女圖，似秋草人情日日疏。待寄蕭娘一紙書，天北天南雁亦〔二八〕無。

忽地興兵起士卒，大勢長驅入帝都。一戰功成四海枯，得手如還入宮宇。一就無毒不丈夫，玉殿珠樓盡交付。抵多少燭滅煙銷帝業虧〔一九〕，十萬里江山共寶物，和那花朵兒渾家做不得主。（下）（一行下）

校記

〔一〕朝治：底本誤爲「朝冶」。朝治意朝廷。下同。　〔二〕醉鄉：底本「醉」誤作「罪」，鄭、徐本已改。　〔三〕待：底本作「大」，鄭、徐本已改。〔醉太平〕曲「待」字同此。　〔四〕此曲「我直吃的」四字，底本置上文說白「無好處」下，盧、隋本移置曲文中，與下句「直吃的」同作曲中襯字，今從之。「明月掌銀臺畫燭」句，「掌」字底本作「長」，同音致誤，今改。盧、徐本皆改作「上」，不從。　〔五〕勿：底本作「物」，從徐本改。　〔六〕鞭：底本作「梢」，與下三句「鞭」「轡」「鐙」不相對，今改。「錦」字底本缺，盧、鄭、徐諸本已補。「轡」字底本誤作「吉」，各本已改。　〔七〕下：底本作「了」，從徐本改。　〔八〕跑：底本形近誤作「跪」，今改。　〔九〕驚：底本形近誤作「駕」，從徐本改。　〔一〇〕此曲牌底本作〔堯民歌〕，與下曲〔堯民歌〕合爲一曲，鄭、徐本已據律改題，今從。　〔一一〕還鄉處：底本「處」作「去」，與上句重韵，今改。　〔一二〕心：底本作「沁」，從鄭、徐本改。　〔一三〕月明江浦，春醉酒巾漉：底本「江」作「注」，從隋本改，鄭本改作「南」。巾漉：底本作「父虎」，隋本作「□漉」，鄭本留二空格。徐本全句校作「春醅酒久篘漉」。　〔一四〕犀沉離水：底本「沉」作「澄」，後徐本改。　〔一五〕寫做描朱：底本「做」作「傚」，今從隋、鄭諸本改。　〔一六〕台意怒：底本缺「意」字，從徐本補。鄭本删「台」字，改作「心中怒」。　〔一七〕發露：底本「露」作「路」，鄭、徐本已改，今從。　〔一八〕亦：底本作「一」，隋本已改。盧、鄭本改作「也」。　〔一九〕虧：底本簡作「亏」。

盧本改作「污」、鄭本改作「輸」，此皆不從。

第三折

（祿山、旦云了）（外宣正末了）（正末扮帶酒上了）（唱）

【中呂・粉蝶兒】只被宿酒禁持，轟騰殺浩然之氣，幾曾明白見一個烏兎西飛。今日醉鄉中，如混沌，初分天地。恰辨〔二〕得個南北東西，被子規聲喚回春睡。

【醉春風】一壁恰烘〔三〕得錦袍乾，又酒淹得衫袖濕。半醒時猶透頂門香，不吃時怎由得你、你。躭閣得半世無成。非是我一心偏好，只爲你滿朝皆醉。

【迎仙客】比及沾雨露，恨不得吐虹霓，滄海倒傾和月吸。向翠紅鄉，圖畫裏，不設着歌舞筵席〔三〕，枉辜負了遲日江山麗。

【醉高歌】脚趔趄登輦路花基，神恍惚步瑤階玉砌。吐了口中涎，按捺定心頭氣，勉强山呼萬歲。

（正末失驚了）（唱）

【石榴花】疑怪翠盤〔四〕人用錦重圍，不聽得月殿樂聲齊。往常〔五〕恐東風吹與外人

知，怎想這裏、泄漏天機，知他那堝兒醉倒唐皇帝。空有聚温泉一派香池，又無落花輕泛波紋細〔六〕，怎生誤走到武陵溪。

（外末、旦做住了）（外末同旦與正末禮了）（正末云）不想如此。（唱）

【鬥鵪鶉】恰才個倚翠偎紅，揣與個論黄數黑。只他行怕行羞，和我也面紅面赤。誰待〔七〕兩白日，細看春風玉一圍。却是甚所爲，更做個抱子携男，莫不忒回乾就濕。

（力士云了）（一同與正末把酒了）（正末笑科）（唱）

【普天樂】不須你沈郎憂，蕭郎難易，就未央宫擺布樽罍，直吃的盡醉方歸。遮莫藏着劍鋒，承着機密，漢國公臣臻臻地，來，來，吃一回吕太后筵席。穩便波鸞交鳳友，休憂波鶯兒燕子，休忙波蝶使蜂媒。

（正末云了）（外把盞了）（正末云了）（唱）

【乾荷葉】來的盞不曾推，有的話且休提。准備着明日，向君王行主意的緊支持〔八〕，刁蹬的斯央及。被我連珠兒飲了三兩杯，只理會酒肉攤場吃〔九〕。

【上小樓】這孩兒何曾夜啼，無些驚氣。嬌的不肯離懷，懶慵挪步，怕見獨立。三衙家，遶定着，親娘扒背，兀的後宫中養軍千日。

【幺篇】穿了好的，吃了好的。盛比別人非理，分外費衣搭食。甚時曾，向人前，分明喘氣，他一身兒孝當竭力。

（云）力士，我只道官裏宣喚，誰想如此。（旦云了）（正末唱）

【滿庭芳】你心知腹知，宮中子母，村裏夫妻，覷得俺唐明皇顛倒如兒戲。我不來這其間敢錦被堆、堆堆。得了買不語一官半職，做了個六證三媒。枉了閑淘氣。又道我唬嚇你酒食，怕誤了你愛月夜眠遲。

（正末做出殿科）（外扯住了）（外將荔枝上了）（外央正末吃科）（正末取物籤科）（云）我本待籤一個來，却籤着你兩個。（唱）

【快活三】沾拈着不摘離，厮胡突不伶俐。盡壓着玉枝漿、白蓮釀、錦橙醅，官裏更加上些忍辱波羅蜜。

【鮑老兒】若是忔摟定舌尖上度與吃，更壓着王母蟠桃會，更做果木叢中占了第一。量這厮有多少甜滋味，壓着商川甘蔗，鄱陽龍眼，杭地楊梅，吳江乳橘，福州橄欖，不如魏府鵝梨。

（覷旦科）（唱）

【哨遍】兩葉眉兒頻繫〔一〇〕，蹙鎖青嵐一帶驪山翠。香靄暗宮闈〔一一〕，只是子孫司裏酒病花醫。只爲個肥肌體，把錦幃綉幄，幔幙垂簾，做了張蓋世界的鴛鴦被。這張紙於官不利，作雲屏斜掩，霧帳低垂。那裏是遮藏醜事護身符，只是張發露私情樂章集。看你執盞慇勤，捧硯驅馳，脫靴面皮。

（賓）你問我那裏去？（唱）

【耍孩兒】一頭離了鶯花地，直赴俺蓬萊宴會。碧桃間拂面風吹，浩歌聲聒耳如雷。平驅風月妝詩興，倒捲江湖此酒杯，偃仰在銀河內。遮莫冠簪顛倒，衫袖淋漓。

（云）我知道，我知道。（唱）

【五煞】見沒處發付咱，便颩一聲宣喚你。這場誤賺神仙罪。我閑來親去朝金闕，不記誰扶下玉梯。這腌臜輩，鬧中取靜，醉後添悲〔一二〕。

【四煞】你親上親，我鬼中鬼，無用如碧澄澄綠湛湛清冷水。於民只解滌塵垢，潤國何曾洗是非。水共禄山渾相類，見了些浮花浪蕊，玉骨冰肌。

【三煞】大古裏家不和鄰里欺〔一三〕，人貧賤也親子離。不求金玉重重貴。你惟情之外別無想，除睡人間總不知。謊得來無巴臂，不曾三年乳哺，一刻台肥。

（外末共旦：公了）（正末做指祿山云了）

【二煞】拈起紙筆，標事實〔一四〕，交千年萬古傳於世。看了書中有女顏如玉，路上行人口勝碑。兒曹輩〔一五〕，悔之晚矣，歸去來兮。

【尾】沒遮羅李翰林，忒昏沉楊貴妃。見如今鳳幃中摟抱着肥兒睡，更那裏別尋個杜子美。（下）

校記

〔一〕辨：底本誤作「辦」，諸本已改。　〔二〕烘：底本音近作「空」。鄭本改作「控」，誤。此從盧、隋本。按，「烘」與下句「淹」字對。　〔三〕歌舞筵席：底本原缺「歌」字，諸本已據太和正音譜補。　〔四〕翠盤：底本「盤」作「柈」，隋本改作「樓」，非。按，正字通云：「柈、槃、盤同。」「翠盤人」指盤舞之楊貴妃。盤舞者，旋舞也。　〔五〕往常：底本「往」誤作「枉」，諸本已改。　〔六〕波紋細：底本「紋」誤作「收」，諸本已改。　〔七〕待：底本作「大」，從徐本改。　〔八〕此二句不合律，且失去一韵，存疑俟考。　〔九〕攤場吃：底本「攤」作「壇」，盧、隋本改作「擅」，鄭本改作「撞」，疑非是。此爲元時熟語，亦見高文秀誶范叔劇第二折、無名氏陳州糶米劇第一折。今從徐本改。　〔一〇〕繫：底本形誤作「擊」，從徐本改。徐本於下「蹙」字斷句。　〔一一〕宮闈：底本「闈」作「圍」，從盧、隋本改。　〔一二〕添悲：底本「悲」作「愁」，失韵，從鄭本改。徐本於句首補一「我」字。　〔一三〕鄉里欺：底本「欺」作「人」。盧本「里」字斷句，原「人人」二字屬下句，非。鄭本改「人」作「嫌」，删却所叠「人」字，亦非。此上下二句爲諺語，今尚流行。今從徐本改。　〔一四〕標事實：底本「事」作「是」，從徐本改。　〔一五〕兒曹輩：底本無「輩」

字，不合律且失韵，從鄭、徐本補。

第四折

【雙調・新水令】謝你個月中人不弃我酒中仙，向浪花中死而無怨。是清風連夜飲，幾曾漁火對愁眠。整眼的湖水湖煙〔一〕，豁達似翰林院。

【駐馬聽】想着天子三宣，翠袖雙扶不上船。不如素娥捧勸，巨甌一飲倒垂蓮。一爲楊妃，昧龍庭夫乃婦之天，釣風波口似鈎和綫。雖然在海角邊，擧頭日近長安遠。

（云）我想此處，却不强如與他每鬧鬧吵吵地。（唱）

【沉醉東風】恰離了天子金鸞殿前，又來到儂家鸚鵡洲邊。自休官，從遭貶，早遞流了水地三千。待交我蓑笠綸竿〔二〕守自然，我比姜太公多來近遠。

【沽美酒】他被窩兒裏獻利便，枕頭上納陳言。義子賊臣掌重權，那裏肯擧善薦賢。他當家兒自遷轉。

【太平令】大唐家朝治裏龍蛇不辨〔三〕，禁幃中共猪狗同眠。河洛間圖書皆現〔四〕，日

月下清渾不辨〔五〕。把謫仙、盛貶，一年，半年，浪淘盡塵埃滿面。

（云）小生終日與酒爲念。（唱）

【殿前歡】酒如川，鷺鷗長聚武陵源，鴛鴦不鎖黃金殿，綠蓑衣帶雨和煙。酒裏坐酒裏眠，紅蓼岸黃蘆堰，更壓着金馬門瓊林宴。岸邊學淵明種柳，水面學太乙浮蓮。

【甜水令】鬧鬧吵吵，歡歡喜喜，張筵開宴，送到楊柳岸古堤邊。正稚子妻兒，痛哭嚎啕，牽衣留戀，早解纜〔六〕如煙。

【折桂令】一時間趁篷箔順水推船，不比西出陽關，北使居延〔七〕。幾時得爲愛青山，住東風懶着吟鞭。流落似守汨羅獨醒屈原，飄零似泛浮槎〔八〕沒興張騫。納了一紙皇宣，撇下滿門良賤。對十五嬋娟，怎不淒然？他每向水底天心，兩下裏團圓。

（正末虛下）（水府龍王一齊上，坐定了）（正末上，唱）

【夜行船】畫戟門開見隊仙，聽龍神細說根源〔九〕。向人鬼中間，輪迴裏面，又轉生一遍。

【川撥棹】赴科選，跳龍門，奪狀元。命掩黃泉，魚跳深淵。不見九五數飛龍在天，望海門潮信遠〔一〇〕。

【七弟兄】偶然、見面，恕生眼〔二一〕。那裏取禹門浪急桃花片，玉溪月滿木蘭船，錦溪露濕芙蓉面。

【梅花酒】他雖無帝主宣，文武雙全，將相雙權，鑾駕齊肩。比侯門深似海，我怎敢酒量大如川。憶上元，芍藥圃牡丹園，梧桐院海棠軒；歌舞地綺羅筵，衫袖濕帽檐偏。相隔着水中原，無旅店少人煙。龜大夫在旁邊，鼈相公守跟前，黿先鋒〔二二〕可憐見，衆水族盡皆全，擺列着一圓圈。

【收江南】可甚玉簪珠履客三千，比長安市上酒家眠。兀的不氣喘，月明孤枕夢難全。

【後庭花〔二三〕】翰林才顯耀徹，酒家錢還報徹。酬了鶯花志，補完了天地缺。尋常病無些，玉山低趄，不合把他短處揭〔二四〕。便將俺冤恨雪，君王行厮間迭；聽讒臣耳畔說，貶離了丹鳳闕。下江船不暫歇，采石渡逢令節；友人將筵會設，酒杯來一飲竭。正夜闌人靜也〔二五〕，波心中猛覷絕；見冰輪皎潔潔，手張狂脚趔趄，探身軀將丹桂折。

【柳葉兒】因此上醉魂如燈滅，中秋夜禄盡衣絶，再相逢水底撈明月。生冤業，死離別，今番去再那裏來也。（下）

校記

〔一〕整眼的湖水湖煙：底本「整」作「眕」，「煙」作「淵」，今改。　〔二〕蓑笠綸竿：底本「綸」作「輪」，鄭、徐本已改。

〔三〕此句底本「治」作「冶」，「辨」作「办」。　〔四〕此句「圖書」二字，底本音近誤作「途俗」，今改。按，易·繫辭上：「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　〔五〕辨：底本音近作「變」，今改。　〔六〕纜：底本作「攬」，盧、隋本已改。

〔七〕北使居延：底本「使」作「侍」，「延」作「俔」，今改。按，居延，古城名。史記·李將軍傳：嘗深入匈奴二千餘里，過居延視地形。　〔八〕泛浮槎：底本作「浮泛槎」，今從鄭、徐本乙轉。　〔九〕根源：底本「源」作「元」，徐本已改。　〔一〇〕潮信遠：底本「信」字殘存左旁。盧、隋本已補。鄭本補作「近」，非。　〔一一〕恕生眼：底本「眼」作「年」，義費解，今據文義及韵改。　〔一二〕龜先鋒：底本「龜」音近誤作「猿」，諸本已改。

〔一三〕後庭花）及下〔柳葉兒〕二曲，其宫调、韵部均與全套不同，實非此套内之曲。　〔一四〕不合把他短處揭：底本「把」作「保」，「揭」作「劫」，音近致誤，從徐本改。　〔一五〕正夜闌人静也：底本「夜」作「人」，「静」作「净」，從鄭本改。徐本改「夜」作「更」。

孫仲章

小傳

孫仲章，大都人。或云姓李。生卒年不詳。曾任德安府判、耀州知府。

所著雜劇共三種，今存目者有《卓文君白頭吟》、《金章宗斷遺留文書》二種。賈仲明以曲吊之曰：『只聞鬼簿姓名香，不識前賢李(孫)仲章。白頭吟喧滿鳴珂巷。詠詩文，勝漢、唐，□詞林老輩軒昂。江湖量，錦綉腸，也有無常。』《太和正音譜》贊其詞如『秋風鐵笛』。

河南府張鼎勘頭巾

劇目說明

此劇現存兩種本子，一爲《元曲選》本，一爲脈望館校《古今名家雜劇》本。兩種本子的曲文

稍有歧異，題目正名完全相同，估計同出一源。

現存兩種本子皆署：『元孫仲章撰』，但《録鬼簿》、《太和正音譜》著録孫仲章的作品，均無此劇，《録鬼簿續編》、《太和正音譜》把此劇列爲無名氏的作品。可見元末明初對該劇的作者歸屬有分歧。脈望館本校後曾有附言：『萬曆四十四年十一月十四日朝賀冬節，四鼓起侍班，梳洗之餘校于小谷本。清常道人記。』估計明中葉後趙琦美、臧晉叔等所見署有孫仲章作的本子，就是上面提到的于小谷本。另陸善登亦有《張鼎勘頭巾》，可能是同一故事題材的另一編寫本。

第一折

（丑扮王小二上，詩云）白雲朝朝走，青山日日閑。自家無運智，却道世途艱。自家姓王，排行第二，人都叫我做王小二。祖居南京人氏。母子二人，別無眷屬。家中窮窘，朝趁暮食，燒地眠，炙地卧。有那財主人家見我這等貧苦，可憐見我，與些盤纏買些柴米度日。今朝出來遇不着一個人。此處有個員外姓劉，我數番定害他。今日到他家去，若見員外，好歹與我些東西。可早来到門首也。你看我那造物，不見一個人。當門卧着一隻惡犬。我拿一塊磚頭打的那狗叫，必有人出來。（打狗科，云）你看我那頹命麽，狗也不曾打的着，倒打破了一個尿缸〔一〕。如之奈何？我則推狗咬了我的腿。（做叫科）（旦上云）妾身乃劉員外渾家。正在家中閑坐，門外怎生大呼小叫的，我試

看咱。開了這門，甚麼人打破這尿缸來？（見王科）（罵云）你這窮弟子孩兒，那一遭不與你些盤纏，你怎麼打破我的缸？（王小二云）這娘子好不曉事，你家的狗咬了我的腿，倒還罵我。（旦云）我不和你鬧，等員外出來和你說話。（正末扮劉員外帶酒上，云）自家姓劉名平遠。祖居南京人氏。平昔好飲的幾杯兒酒，愛讀的兩行兒書，頗有些家私，人都叫我做劉員外。這城裏城外放着幾主兒錢鈔，今早索錢去來，飲了幾杯酒，可早醉了也。正待歇息，不知甚麼人在門首大驚小怪的，我試看咱。（唱）

【仙呂・點絳唇】杜宇傷春，錦鶯啼恨。東風順，則聽的叫喚聲頻，早將我酒力消磨盡。

【混江龍】我把這衣衫整頓，急煎煎行出卧房門。悠悠的驚了七魄，忽忽的唬了三魂。脚趔趄難支吾慌冗冗，眼朦朧，猶兀自醉醺醺。我這裏下階基轉影壁親身問，問一個事從來歷，唱叫緣因。

（云）大嫂，你和誰鬧哩。（旦云）你看，王小二這窮弟子孩兒，打破我的缸，倒說狗咬了他。他又罵我。（正末云）大嫂，你自入去，等我問他。（問科，云）兀那王小二，爲甚麼在門首大呼小叫的，欺負誰哩。（王小二云）員外，你家的狗咬了我的腿。我怎敢欺負你。（正末云）王小二，我不曾歹看你。我的衣服與你穿，我的錢鈔與你使，便我家狗兒咬了你，可也好商量，没來由鬧怎的？他是

個婦人家，你是個男子漢，你將不中的言語毀罵他，理上敢不中麽。（王小二云）小人怎敢毀罵娘子。（正末云）噤聲！（唱）

【油葫蘆】他是個腰繫紅裙一婦人。你試議論：有甚事便推天搶地手粘身？（王小二云）你家狗咬了我。（正末云）你打破我缸，倒說狗咬了你〔二〕。（唱）你且休論這兩家憑傷損，（帶云）常言道『男不和女鬥』。王小二！（唱）你先合該笞四十批頭棍。（帶云）你罵了人，倒說你是，（唱）你沒事喒，沒事村，則你那幫閑鑽懶腌身分，到官中也不索取詞因。（帶云）我若和你一般見識呵，（唱）

【天下樂】敢拖到官中拷斷你筋。哎！你個喬人，情性村，則你那潑言語賴人不本分。着我待饒來怎地饒，待忍來怎地忍，恨不的莽拳頭嘴縫墩。

（云）是誰家的狗咬着你來？（王小二云）你家的狗咬着我來。（正末云）你道我家狗咬着你？衆街坊試看咱，若是我家狗咬他，我便寫與你保辜文書；若不曾咬着你，便陪我缸來。（街坊云）員外說的是，俺看他這條腿不曾咬着。（王小二云）不是這條腿，是那一條腿。（街坊云）也不曾咬。（正末唱）

【醉中天】請小二哥休心困，覷兩條腿辨清渾。羞的那厮一柄臉通紅似絳雲。他慌遮

掩忙身褪，瞞不過相識街坊衆親。定睛覷認，并無些咬破牙痕。

（云）原來不曾咬着。這弟子孩兒這等圖賴人。（王小二云）這等惡狗，你養他怎的？（正末唱）

【金盞兒】俺這犬吠柴門，和月待黃昏。只除是盜賊不敢來相近，（帶云）若是閑人呵，（唱）無過是搖頭擺尾弄精神〔三〕。他可也能熬鞭杖打，不棄主人貧。我則理會妻賢先嫁主，這的是惡犬護三村。

（王小二云）員外，你輕呵輕君子，重呵重小人，怎將狗比我？（正末云）我這富漢打死你這窮漢，則苦了幾文錢。（王小二云）你說這等大話！我大街上撞見你，一無話說；僻巷裏撞見你，我殺了你。（旦云）好也！這厮不只是說出來，一定做出來。問他要一紙生死文書。一百日以裏，但有頭疼腦熱，都是你；一百日以外，并不干你事。（正末云）做甚麽哩。（旦云）王小二要殺了你，我問他要保辜文書。（正末云）大嫂，他怎敢殺人？王小二，你聽者：（唱）

【賺煞】你伏低呵自商和，我尋罪責官司問，若不看解勸街坊面分。小後生從來火性緊，發狂言信口胡噴。自評論，口是禍之門，我勸你言詞休記恨。減了些性粗性蠢，則要你妝痴妝笨〔四〕。（王小二云）員外，是我的不是了。我與你陪禮，取一瓶兒酒請員外飲一杯罷。（正末唱）何須你倒擎着酒盞去求人。（同旦下）

（王小二云）鈔又不曾討的，又着員外怪了，討了我一紙保辜文書。總只是一時間言語差錯，連忙伏低做小。有錢的言高語冲〔五〕，則我這無錢的真個不好。天那，兀的不窮殺王小二也！（下）

校記

〔一〕尿缸，脈望館本作「水缸」，下同。　〔二〕「咬了你。（唱）」，原本作「咬了。（唱）你」從脈望館本改正。

〔三〕「只除是」三句，脈望館本作「那盜賊怎敢把俺來相近，若是天寒降雪那精神。」　〔四〕此句脈望館本作「只要你妝痴妝笨。忍一時之忿，免百日之憂。」　〔五〕此句原本作「也是遲哩」，今從脈望館本改正。

楔子〔一〕

（旦上云）妾身劉員外的渾家是也。我瞞着員外，和那太清菴王知觀有些不伶俐的勾當〔二〕。我則待所算了員外，急切裏無個計策。不想王小二要殺員外，我就問他要了一紙保辜文書。我着人尋王知觀去了，這早晚敢待來也。（淨扮道士上，云）道可道，真强盜；名可名，大天明。小道太清菴王知觀。這本處劉員外的渾家，俺與他有些小勾當。他着我所算了那員外，争奈無個下手處。他今日着人來叫我，須索走一遭去。來到這門首也。道可道……（旦見科，云）你來了也。（淨云）稽首。（旦云）有件事和你說。前日王小二打破了俺家尿缸，員外鬧了幾句，道俺這富漢打殺你這

窮漢，則苦了幾文錢。那王小二便道，我大街撞見你，一無話說；若僻巷裏撞見，我殺了你。我就着這事問王小二要了一紙保辜文書。明日員外出城索錢去，你跟到無人去處，將他所算了。我要兩件信物：芝麻羅頭巾、減銀環子。若殺了時，來回我的話。咱兩個永遠做夫妻，可不好也。（淨云）我知道。憑着俺這等好心，天也與俺半碗飯吃。（同下）（正末上云）自家劉員外的便是。城外索錢去來，衆兄弟留我多飲了幾杯酒，迎着這風，不覺的酒上來了。我下馬來，把馬拴在樹上。我去那柳陰下且歇息咱。（唱）

【仙呂·賞花時】落日西園花正濃，撲面東風酒力湧。全不省上青驄，只記得金鍾漫捧，直勸我吃的到喉嚨。〔三〕

【幺篇】你覷那芳草渾如蜀錦蒙，殘照堪爲燭影紅，垂柳作簾櫳。暫撇下心煩意冗〔四〕，醉卧綠陰中。

（做睡科）（淨上殺末科，云）我殺了劉員外也。拿着這芝麻羅頭巾、減銀環子，回大嫂話去來。（下）（街坊上云）劉員外娘子，不知是甚麼人殺了員外也！（旦上云）衆街坊，甚麼人殺了俺員外？（街坊云）知道是甚麼人。（旦云）別無仇人，則是王小二。到他家試問咱。早到門首也。（喚科）（王小二上見科）（旦云）好也，你與了我保辜文書，不上十日，就把員外殺了。明有王法，我和你見官去來！（王小二云）我門也不曾出，可怎麼冤我殺了員外？誰人與我做主咱！（下）

〔一〕「楔子」脈望館本歸入「第二折」。　〔二〕「勾當」下，脈望館本尚有「俺兩个赤心相待」句。　〔三〕「全不省」三句，脈望館本作「羅綺散香叢，恰才把金鍾漫捧，旋剖紫泥封。」　〔四〕此句脈望館本作「閑停玉驄」。

第二折

（淨扮孤領張千祗候上，詩云）官人清似水，外郎白如麵；水麵打一和，糊塗成一片。小官本處大尹。今日升廳，坐起早衙。張千，喝攛箱。（旦拖王小二上，云）寃屈也！（孤云）甚麽人叫寃屈？拿將過來。（張千云）當面。（旦、王小二跪科）（孤云）告甚麽？說你那詞因來。（旦云）妾身是劉平遠渾家。當初一日，這王小二打破俺家尿缸。俺員外與他相嚷，說道：『俺這富漢打死你這窮漢，則苦了幾文錢。』王小二道：『我大街上撞見你，一無話說；僻巷裏撞見你，我殺了你。』我就問他要了一紙保辜的文書。不上十日，俺丈夫出城索錢去，被王小二殺死。大人與我做主咱。（孤云）他口裏必律不剌說了半日，我不省的一句。張千，與我請外郎來。（張千云）當該何在？（趙令史上云）自家趙仲先的便是。在這府裏做着個把筆司吏。正在司房裏攢造文書，相公呼喚，須索見咱。（見科）（孤云）哥，定害了你一日酒，肚裏疼了一夜。（做謝科）（令史云）相公，

你坐着，百姓每看見哩。兀那婦人，你告甚麼？（旦云〔二〕告人命事。王小二立了保辜文書，不上十日，在城外殺了俺丈夫劉平遠。令史與妾身做主咱。（王小二云）令史可憐見，小人怎敢殺人？（令史云）你立了保辜文書，不上十日，殺了劉平遠，不是你是誰？不打不招，張千與我打着者。（打科）（王小二云）我那裏受的這般拷打，我屈招了罷。大人，是我殺了劉員外來。（令史云）他既招了，上了枷，下在牢中去。（王小二云）天那，教誰人救我也！（張千押王小二下）（孤云）還有芝麻羅頭巾、減銀環子不見下落。（令史云）兀那婦人，你且隨衙伺候，明日再問。（旦云）我且回去，明日再來。（下）（孤云）令史，咱兩個問了這件事，無甚勾當，且回私宅喝三甌冷酒去來。（同下）（張千上，詩云）手執無情棒，懷揣滴泪錢。曉行狼虎路，夜伴死屍眠。我張千今日方纔有些兒油水，牢中取出王小二來。（王見科）（張千云）脊背打三十殺威棍。（王小二云）哥哥，可憐見！（張千云）我饒了你，開了門入牢去。（王入牢科）（張千云）關上這門，等我略盹一盹。（做睡科）（丑扮莊家上，云）自家是個莊家。在這望京店住，與俺奶奶兩個過日。每日入城賣草。兀那高房子裏賒了一擔草，今日索也無錢，明日索也無錢，俺奶奶說我換嘴吃了。今日再去索那錢去。（走科，云）可早來到也。青天白日，關着門哩。（做打門科，云）叔待，開門來。（張千驚醒科，云）呀！提牢官人來了。丑慢者，若是官人呵，拽動鈴索，可怎生打的門响？（開門見科）（丑云）叔待，還我草錢來。（張千笑云）我正尋你哩。你替我打個草苫兒，我還你草錢。（背云）我把這斯賺入牢去。（做拿扁擔攛入牢科）（丑云）叔待，怎生黑洞洞

地？（張千做開天窗科）（丑云）怎生你家都是木板上生出人頭來？他不咬人麽？將草來，我替你打苫子。（打苫科）（令史上云）可早來到也。我拽動這鈴索。（張千云）提牢官來了，這斷可怎生是好？（做枷丑，丑怕科，張千云）休言語。你但言語，我就打死你。（做開門科）（令史云）你休要了囚人的錢，放鬆了他。（張千云）不敢。（令史云）拿過王小二來。兀那廝，還有兩件贓仗未完，是芝麻羅頭巾、減銀環子。在那裏？（王小二云）哥，我也是屈招了的，委實沒有。（令史云）不打不招，張千打着者。（打科）（王小二云）我受不過這打，我招了罷。有、有、有，在蕭林城外瘸劉家菜園裏井口旁邊石板底下壓着哩。（令史云）今日該誰當直？（張千云）小人當直。（令史云）則今日你手裏要頭巾、環子，你畫了字者。（張千云）我知道。（令史云）我這一向不曾查點這囚犯。（張千云）哥哥，這個不該你管，該胡令史管。（令史云）這個是甚麽賊？（張千云）這是偷馬的。（令史云）這個是甚賊？（張千云）這是剪綹的。（令史問丑云）這個是甚麽賊？（張千云）這是潑皮賊。（令史云）我正要打這潑皮賊。（做打科，云）我直打的你認的我便罷。潑皮賊、潑皮賊。（下）（張放丑出科，云）你且去，明日來討草錢。（丑云）討您娘的漢子！我草錢也不要了。（下）（張千云）我把王小二監好了。（王小二云）哥也，放鬆些兒。（下）（張千云）則今日取頭巾、環子走一遭去。（下）（丑慌走上，淨跟上，做撞科）（丑云）哎喲，他又來打我了。（做走，又撞淨掉帽子科）（丑云）我只道是那戴翅兒的，原來是個牛鼻子。（淨拾帽，掉燒餅，丑搶餅科，云）好燒餅，香香的。（淨云）送與你吃了罷。（丑云）好人、好人。（二）（淨云）哥，你在那裏來？（丑云）兀那高房子，那人家

少我一擔草錢，今日索也不與，明日索也不與，俺奶奶說我換嘴吃了。今日又去索錢，那人家青天白日關着門，着我叫開門，裏頭看不見人。我說：『哥，怎生黑洞洞地？』他望上一搠就明明的。他一屋裏都是木板上生出人頭來的。他着我打草苫兒，正打之間，外廂有人叫門，他慌了，拿過一塊板來，上頭有個窟籠，套在我脖子上，把我撇倒，教我休言語。則見外面走將一個人來，頭上兩個翅兒。他說道：『拿過王小二來。』問他要芝麻羅頭巾、減銀環子。王小二說：『我不知道。』天那，把王小二只管打，打的王小二渾身血胡淋剌的。王小二道：『有、有、有，在蕭林城外瘸劉家菜園裏井口邊石板底下壓着哩。』（淨聽走下科）（丑云）那戴翅兒的團團看轉來，問是甚麼賊。那人平白地揣與我個賊名兒，他道我是潑皮賊。哥也，你是聰明的人，你道可有潑皮賊麼？（做回頭看科，云）呀，這弟子孩兒可去了。我恰似見鬼的，則管說，我也去也。〔三〕（下）（淨慌上云）這裏便是瘸劉家菜園，我跳過去。（張千撞上）（淨下科）（張千云）原來是個牛鼻子。我不是官身忙，趕上打他一頓。這是瘸劉家菜園。（做跳牆科，云）這是井口邊。（做石板下取巾環，跳出牆〔四〕科，云）贓物有了也。王小二，我倒替你愁哩。（下）（外扮府尹引祗候上，張千喝云）早衙清淨，人馬平安。（府尹詩云）擎鞭壯士廳前立，捧臂佳人閣內行。沉醉早筵方欲散，耳邊猶聽管絃聲。小官完顏女真人氏。完顏姓王，普察姓李。幼年進士及第，累蒙擢用，頗有政聲。今爲河南府尹。此處官濁吏弊，人民頑魯。御賜我勢劍金牌，先斬後奏。差某往此審囚刷卷，便宜行事。專一削除濫官污吏，禁治頑魯愚民。早已赴任三日也。今日升廳坐起早衙。張千，喚將當該司吏

來。(張千云) 理會的。當該司吏，老爺呼喚。(令史上云)張千，喚我怎的？(張千云)哥哥，這個老爺不比前任的，好生利害。(令史見科)(府尹云)兀那令史，有甚麼合簽押的文書將來我看。(令史遞文卷科，云)文卷在此。(府尹云)這一宗是甚麼文卷？(令史云) 在城王小二殺了劉平遠，贓仗明白，問成死罪。只等大人判個斬字，拿出去殺了罷。(府尹云) 將一行人解將過來。(張千押王小二上)(令史云) 兀那王小二，到那邊不要言語。問着是你殺了劉平遠來，你道是。我就拿你出去，只一刀殺了，也是伶俐。(王見跪科)(府尹云)老夫觀察人情，看了王小二，不是個殺人的，就中必有暗昧。兀那王小二，你有甚麼不盡的詞因，我跟前實訴者，老夫與你做主。(令史云)大人，他無詞因了也。(王小二云)我待要說來，又打我。也罷、也罷！是我殺了劉平遠來，無甚詞因。(府尹云)罪人口裏既說無甚詞因，則管裏問他怎的。將筆來判個斬字，拿出去殺壞了者。(押小二出科，小二云) 天那，着誰人救我也！(正末扮張鼎上，云)自家姓張名鼎，字平叔。在這河南府做着個六案都孔目。想俺這爲吏的人，非同容易也。大凡掌刑名的有八件事：〔五〕可是那八件事：一筆札、二算子、三文狀、四把法、五條劃、六書契、七抄寫、八行止。〔六〕(詩云)這的是書案旁邊兩句言，一重地獄一重天。翰林風月三千首，怎似這吏部文章二百篇。(唱)

【南呂·一枝花】雖是個判行的舊狀詞，合幹辦新公事。出司房忙進步，登澀道下階址。又無甚過犯公私，把文卷依節次，請新官題判時。先呈與個押解牒文，後押上

個拘頭簽字。

【梁州第七】我從來甘剥剥與民無私，誰敢道另巍巍節外生枝。我向嚇魂臺把文案偷窺視，見一人高聲叫屈。我這裏低首尋思，多應被拷打無地，全没那半點兒心慈。想危亡頃刻參差，端的是垂命懸絲。正廳上坐着個偬憿憿問事官人，階直下排兩行惡眼眼行刑漢子，書案邊立着個响璫璫責狀曹司。爲甚事，咬牙切齒？唬的犯罪人面色如金紙。見相公判個斬字，慌向前來取台旨，便待要血泊内横屍。

（云）張千，這是甚麽人，這等叫屈稱冤。（張千云）哥哥，他是王小二，殺了劉員外，贓仗俱明，如今拿出去施刑去也。（正末云）則他便是在城的王小二？我多聽的人説，這斯好生冤屈。張千，你且留人者，等我見了大人，自有個道理。兀那王小二，我這一過去，救的你休歡喜，救不的你休煩惱。（做進見科）（府尹云）下官一路上來，聽的人説這河南府有個能吏張鼎，刀筆上雖則是個狠僂儸，却與百姓每水米無交。張鼎，你有甚麽合簽押的文書，拿來我看。（正末云）大人，張鼎有合簽押的文卷。（府尹云）既有簽押的文卷，拿將來發落。（正末云）文卷在此。（府尹云）是那幾件？你説。（正末唱）

【牧羊關】這的是行惡的供成招伏。（府尹云）這一宗呢？（正末唱）這是打家賊責下口詞。

（府尹云）這是甚麼文卷？（正末唱）這的是遠倉糧猶未關支。（府尹云）這一紙呢？（正末唱）這的是再修理道路橋梁。（府尹云）橋梁道路，庫獄倉廒，都是合管的，便該修理去。又這一宗文卷呢？（正末唱）這的是重蓋下倉廒庫司。（府尹云）這一宗呢？（正末唱）這的是親兄弟爭田土。（府尹云）這個呢？（正末唱）這的是親女婿賴了家私。（府尹云）這一宗呢？（正末唱）這的是相鬥爭商和狀。（府尹云）這宗可是甚麼文書？（正末唱）大人，這的是打殺人也未檢屍。

（府尹云）張鼎，再有甚麼文書簽押？（正末云）別無了。張千收過了者。（府尹云）張鼎，我聽得你替俺官府每辦事的當，又各處攢造文書，一年光景，好生驅馳。與你一個月假限，休來衙門裏畫卯；賞你一腔羊，十瓶酒，還家歇息去。（正末云）多謝了大人。（出門科）（張千云）哥哥，王小二的事如何？（正末云）嗨，你看我可忘了！再轉去波。（做進見科）（府尹云）張鼎，你轉來有何事？（正末云）大人，張鼎行至稟牆邊，見一個待報的囚人，稱冤叫屈。知道的說那厮怕死，不知道的則說大人新理任三日，敢錯問了事麼？（府尹云）張鼎，你不知。（正末云）是張鼎不知，這桩事該誰管？（府尹云）該趙令史管。（正末云）趙令史，這事該你管。（令史云）你也多管，干你甚事。（正末云）趙令史，借你那文卷來我看。（令史云）看甚麼，你多管事的人。（正末云）我是六

案都孔目，也合教我看這宗文卷。（令史云）兀那文書，你看你看。（正末看科，云）大人，可知王小二那厮稱寃叫屈，這文書不中使。（令史云）怎麽不中使？你要買肉吃那。（正末云）四下裏無牆壁。（令史云）大人在露天裏坐衙哩。（正末云）這上面都是窟籠，又無招伏、無贓仗。（令史云）這頭巾、環子便是贓仗。（正末云）既有贓仗，可怎生前官手裏不結絶，直到如今？（令史云）因爲近日方纔追的那頭巾、環子出來。（正末云）你將那頭巾來我看。（令史云）兀的頭巾，你看。（正末看科，云）這頭巾放在那裏？（令史云）在蕭林城外瘸劉家菜園裏井口旁邊石板底下壓着來。（正末云）哦，在蕭林城外十里田地瘸劉家菜園裏井口旁邊石板底下壓着來。這官司打勾多少時了？（令史云）這厮坐半年牢也。（正末云）這官司打勾半年，這頭巾是誰取來？（張千云）是小人去取來。（正末云）張千，是你去取來。那井是枯井，可是有水的井？（張千云）是打水澆畦的井。（正末云）哦，原來是打水澆畦的井。大人，這人情可推看：這頭巾在蕭林城外瘸劉家菜園裏井口旁邊石板底下壓着半年也，恰纔張鼎接在手裏看，落在地下可也染上塵土，休説有水的井。大人尋思波。（唱）

【賀新郎】這頭巾在菜園裏埋伏許多時，可怎生無半點兒塵絲，一星兒土漬？（令史云）瘸劉家菜園裏井口邊大石板壓着，怎麽得泥來？（正末唱）那更這減銀上因何不見生澀，則他這一春雨何曾道是住止？（帶云）大人尋思波，（唱）可怎生黑真真的不動個文字？請先生別勘問，告大人再尋思，這厮每其中敢有暗昧蹺蹊事。（做問科，云）誰是原告？（旦云）

妾身是原告。(正末云)兀那婦人，且一壁去。這婦人不是個良人。(府尹云) 怎生見得他不是良人？

(正末唱) 這婦人晴天開水路，無事設曹司。

(云)這事好生暗昧。令史，你敢受他私來。(令史云) 哥也，我若受他一文銅錢，害疔瘡。(正末唱)

【牧羊關】我跟前休胡諱，那其間必受私，既不沙怎無個放捨悲慈？常言道『飽食傷心，忠言逆耳；且休說受苞苴是窮民血，便那請俸祿也是瘦民脂。咱則合分解民寃枉，怎下的將平人去刀下死？

(云) 趙令史，道不的人性命關天關地也。(唱)

【隔尾】這的是南衙現掌刑名事，東岳新添速報司，怎禁那街市上閑人厮譏刺？現放着豹子豹子的令史，則被你這探爪兒的頹人將我來帶累死。

(云)趙令史，你怎生這等葫蘆提！(令史云)你說大人葫蘆提，我告大人去。(告云) 大人，張鼎說大人葫蘆提？(府尹云) 張鼎，道誰葫蘆提？(令史云)是張鼎說大人葫蘆提。(府尹云)張鼎，你怎道我葫蘆提？(止末跪云)大人，張鼎不敢。(府尹云) 我纔理任三日，你道我葫蘆提？這三年我不在這裏爲官。張鼎，王小二殺了劉平遠，錯問了事，是前官差了，你怎道老夫葫蘆提？我今

吩咐你，限三日問成這件事，我的俸錢與你充賞；若問不成呵，我不道的饒了你哩。哎！（詞云）你個無端老吏奸猾，將堂官一脚踏踏。若問成了，我將你喜孜孜賜賞加官；若問不成呵，嘗我這明晃晃勢劍銅鍘。（下）（正末云）你是甚麼好外郎！（令史云）你是甚麼好孔目！我不怕你，只等過了三日，看那個試銅鍘便是。（下）（正末云）張千，且將這一行人都收在牢裏去。明日勘問。（唱）

【黃鍾煞】這的是三朝幹了千年事，一日難捱十二時。喚公人再傳示，要推勘王小二。定頭梢下樓指，爲明見費神思。（帶云）張鼎呵，（唱）少不的去司房中悶懨懨傒倖死。（同下）

校記

〔一〕『旦云』，脈望館本作『（做怒科，旦過慢科，云）』　〔二〕從『丑慌上』至『好人，好人』一段與脈望館本有較大的歧異，脈望館本作：『（丑慌走上，淨扮先生跟上，丑云）慌出我屁來。（做跳牆蹲下屙屎科）（淨上牆努屎在丑臉上科）（丑打科，淨掉帽子科，丑）這厮是个牛鼻子。（淨做吃燒餅科，丑）尺尺吃燒餅。（淨與丑餅科，丑）一个好人也。』　〔三〕此句下脈校本尚有一大段：『（做丟燒餅科）呀，于裏拿着瓦子，到把燒餅丟了。我也是个傻弟子孩兒。我把這一半麈糟的丟了，把這一半乾淨的拿到家中與奶奶吃。』　〔四〕『牆』字據脈望館本補。　〔五〕一八件事』，脈望館本作『十件事』。　〔六〕此處下脈望館本還有一段話：『九伏德、十桿子。這掌刑名者又有二十五个

字，尸傷并無踪，官具申認同。堪盡招使審，贓伏人物寧，捕還你配禁。又有一十个字是：原法事頭，正犯招伏結案。」

第三折

（張千押王小二帶枷上，云）王小二，如今張孔目問你哩，看你的造化。且關上這牢門者。（正末上云）自家張鼎是也。今日去牢中勘問王小二走一遭去也呵。（唱）

【商調·集賢賓】没來由惹這場閑是非，親自問殺人賊。全不論清廉正直，倒不如懵懂愚痴。爲別人受怕躭驚，没來由廢寢忘食。則俺那不明白殺人賊〔一〕在那裏，好教我悶懨懨蹙損雙眉。則爲我一言容易出，今日個駟馬却難追。

【逍遥樂】我爲你親身臨牢内，審問虚實，端詳就裏。（云）可早來到這牢門首也。我拽動這鈴索波。（張千云）這是孔目來了。（做開門見科，云）我開開這門。哥哥，請進來。（正末入科，云）張千，拿過王小二來。（做拿王跪科，末云）兀那厮，你從實説來。（唱）若説的半句兒差池，穩情取六問三推。休想我等閑間覷面皮，向我行如何支對。也無那八棒十枷，萬死千生，都不到一時半刻。

(云)兀那王小二，你有甚麼不盡的詞因，你從實說。你若是不曾殺了劉員外，你怎麼知道這頭巾在蕭林城外瘸劉家菜園裏井口邊石板底下壓着來。你若說的是呵，我與你辨明；說的不是呵，准備下大棒子者。(張千云)理會的。(王小二云)告孔目停嗔息怒，聽小人慢慢的說一遍。小人母子二人，過其日月。爭奈家貧，無計所奈，每日向街市求覓錢鈔，回家奉母。當初一日，到於劉員外門首。則見個狗兒卧着，不見一個人出來。我待打起那狗叫呵，員外定然出來，乞討些錢鈔。我拿起塊磚頭來，不想打不着那狗，倒打破他門前尿缸。有員外的娘子出來，將小人千罵窮弟子孩兒，萬罵叫化頭，小人分說不的。他娘子又叫出員外來。員外(二)道：『俺有錢的打死你這窮漢，則費得幾文錢。』小人便道：『俺這窮漢前街裏撞見你，一無話說；後巷裏撞見你，敢殺了你。』那員外倒不言語。他娘子揪住小人，要了一紙保辜文書。寫着道：『一百日以裏，員外但有頭疼腦熱，抓破小拇指頭，也是小人認；一百日以外，不干小人事。』不到十日，不知誰人殺了員外。有他娘子將小人告到官中，三推六問，吊拷綳扒，打的小人受不過，只得屈招了。今日相公判了斬字，着我償命去。若不是孔目哥哥，那裏得我性命來。投至今日得見孔目哥哥呵，似那撥雲見日，昏鏡重磨。我這冤枉有那天來高，地來厚，海來深，路來長。我說兀的做甚！(詩云)小人一說真實，孔目心下謾評隲。可憐這少吃無穿王小二，怎做的提刀仗劍殺人賊。(正末云)一個死罪好小事兒，你就肯招承了？(王小二云)也則是打的慌，我胡攀亂指。(正末云)你噤聲！(唱)

【醋葫蘆】你道是打的慌胡亂指，不想這頭巾在那裏？則你那勘時節莫不有甚麼外人

知？（張千云）哥也，這是獄不通風，誰敢來？并無人知。（正末唱）取來時不有甚麼人見你？（張千云）是我張千取來的，并無人見。（正末云）勘時節也無人知，取時節又無人見，（唱）這公事深藏着曖昧，好教我左猜右忖没端倪。

（云）張千，這頭巾當初是你去取來？（張千云）是我取來。（正末云）你到瘸劉家菜園裏，曾叫那地主和房鄰眼同一齊取來麼？（張千云）不曾叫那地主房鄰，我自家跳過墻去取來了。（正末云）張千，你不曾叫那地主房鄰眼同去取，又是越牆而過。張千，這頭巾、環子敢是你放在那裏，劉員外敢是你殺了麼？（張千云）哥哥，干我甚麼事？（正末云）可知不干你事哩，你則與個不應的狀子。（張千云）怎麼把我也問個不應？（正末云）你看這厮不中用。休説別的，則説這個問事廳，你來我跟前支了多少錢鈔，今日也修理，明日也修理，便無那瓦呵，你也買幾個草來苫一苫可也好。（張千笑科，云）哦，我想起來了也。（正末云）張千，你想起甚麼來，這等笑？（張千云）那一日問王小二頭巾環子時，有一個賣草的在這裏來。（正末唱）

【幺篇】聽言絶則我沉默默腹内憂，都做了虛飄飄心上喜，則那的便是圖財致命殺人賊。（帶云）張千，（唱）你手裏要昨日賣草索錢的。（云）快與我拿的那個人來。（張千云）我拿去。（正末云）回來。（唱）你聽言仔細。（帶云）你若拿不來，（唱）不拿來你身上有災危。

（云）你說你拿去，假若你拿一個平人來，我又不認的。你打與我個模樣狀兒。（唱）

【幺篇】則他那身材兒長共短？（張千云）我試想着，我記的他是個矮的。（正末唱）面皮兒瘦共肥？（張千云）是個黃甘甘瘦臉兒。（正末唱）他住居村舍可也近城池？（張千云）他說住在望京店，我記的他有些苦唇髭髣。（正末唱）你把他眉眼口鼻不記的，怎生則有些苦唇髭髣，請你個司功猶自說兵機。

（云）且將王小二收在一壁者。（張千云）王小二牢裏去。（王下）（張千云）我出的這門來。可着我那裏尋那賣草的去？（丑冲上云）我可索我那草錢去咱。（張千見打科，丑云）你又來打我，你可還我那草錢來。（張推丑入牢科）（正末云）張千，你來了。你拿的人呢？（張拿丑跪科，云）則這便是。（正末唱）

【挂金索】省可裏後擁前推，着他向書案旁邊立。祇候人悄語低聲，休監押休着他跪。（帶云）孩兒也，（唱）你若說實情呵，我可便買與你個合酪吃。（丑云）你孩兒肚裏正饑哩。（正末唱）我則問你言詞，你一句句明支對。

（云）孩兒，你姓甚麼？（丑云）我不知我姓甚麼。（正末云）你老子可姓甚麼？（丑云）等我想，哦，我想起來了也。我老子姓李，不知我姓甚麼那。（正末云）你敢也姓李。（丑云）這麼說起來，我

倒是個隨爺種。俺奶奶說來，我有個舅舅姓張，在這衙門裏辦事，我沒處尋他。(正末云) 孩兒也，則我是你的舅舅哩。(丑云) 則你便是，怪道一個鼻子和俺奶奶的一般模樣那。(丑拜科，做起身看張科，云)嗯，兀那小張兒，你只管打我，他這個是我舅舅哩。(張打科)(正末云)張千，休打。孩兒，你吃了飯也不曾？(丑云)我吃了也。(正末云) 你幾時吃來？(丑云)我去年八月裏吃來。(正末云) 張千，下合酪來與孩兒吃。孩兒，你曾到這裏來麽？(丑云)我這裏也曾來。(正末云) 你來這裏曾見甚麽人，說甚話來？(丑云)我不曾聽的。(末努嘴科，張打科)(正末云)張千，休打休打，下合酪與孩兒吃。(張千云) 我下合酪去。(丑云) 哥，多着上些葱油兒。(正末云) 你出這門時，曾見甚麽人來？(丑云)我出的這門，不曾見甚麽人，我就家去了。(正末云) 是不曾見人？(做努嘴科)(張打科)(正末云) 張千休打，下合酪去。(丑云) 這舅舅一個好人。這厮只要打我。(正末云) 孩兒也，你那時可曾有人問你甚麽來，你則從實的說。(丑云) 我不曾說甚麽，也不曾有人問我。(正末努嘴科，張打科)(正末云) 張千，休打休打，下合酪去。(張千云) 我知道。(丑云)哥，多着些花椒葱油兒。(正末云) 你真個不曾說甚麽、不曾見人？(丑云)道我不曾說，也不曾見人。(正末努嘴，張打科) (正末云)張千，休打孩兒。(丑云)你休努你那嘴波。(張千云)我下合酪去。(虛下，復上云)沒了合酪也。(正末云) 你這厮不中用。既沒了合酪，就是饅頭燒餅也買幾個來可也好那。(丑笑云) 舅舅，你不提這燒餅，我想不起來；你纔說這燒餅，我就想起來了。(正末云) 你可想起甚麽來？(丑云)當日我來索草錢，他把我拿進牢裏來，着我打個草苫

兒。正打着哩，則見外廂有人叫門，這厮也害怕，拿起一塊板，上面有一個眼子，套在我脖子上，把我扯倒了，他教我休言語。則見外邊走將一人來，頭上兩個翅兒，剛坐下，拿過王小二來，不知說甚麽，把那王小二只管打，打的那王小二渾身上下血胡淋刺的。那王小二道：『休打、休打，有有有，芝麻羅頭巾、減銀環子在蕭林城外瘸劉家菜園裏井口邊石板底下壓着。』那人道：『我多時不曾打點罪人。』問張千道：『這個是甚麽賊？』他回是偷馬的、剪綹的。問到我跟前：『這個是甚麽賊？』那人娘的平白揣與我個名兒，叫做潑皮賊。舅舅，你是個聰明的人，你肯做潑皮賊麽？他可放我出去。不知那裏走一個人來，和我劈面一撞，撞掉了那厮帽兒，原來是個牛鼻子。（張千云）哦，哥也，我去取頭巾時，也撞見個牛鼻子來。（正末云）孩兒也，那牛鼻子曾問你甚麽話來？（丑云）他問我來，我把王小二事對他說，他就一道烟去了。（正末云）這桩事都在劉員外的渾家身上。我如今喚的他來，定審問出個實情了也。（唱）

【醋葫蘆】聽言罷他口內詞，不由我心內疑，況兼那婆娘顏色有誰及。他莫不共先生平日有些不伶俐？只他兩個同謀設計，我十猜八九是真實。

（云）張千，着他吃合酪去。（丑下）（正末云）張千，你去拿劉平遠渾家來。（張千云）理會的。（出門科，云）兀那劉員外渾家，衙門裏喚你哩。（旦做醉上，云）妾身劉員外的渾家。俺男兒被王小二殺了，衆街坊都來與我解悶，飲了幾杯散悶酒。有衙門裏着人來喚我，不知說甚麽，須索走一遭去。（見末科）（正末云）這婦人不吃酒來？（旦云）是吃悶解酒來。（正末云）敢是解悶酒。（旦

云）是衆街坊見死了員外，都替我解悶來。（正末唱）

【幺篇】你見這惡哏哏公吏排，不是我官不威牙爪威，不招承敢粉碎了望夫石。休則管我跟前聲支刺叫喚因甚的，大古是脚踏實地，你從來本性我須知。

（云）兀那婦人，你近前來。我且問你：你丈夫是誰殺了來？（旦云）是王小二殺了他來。（正末云）敢不是王小二。說是你的奸夫殺了來。（旦云）你說我的奸夫可是甚麼人？（正末云）你那奸夫不是俗人，是個先生。（旦云）誰道是和尚來，可知是個先生哩。（正末云）他可早招了也。那廝被我拿將來了。你如今却要我怎的。（旦云）我重重謝你。（正末云）你不知道，那文書上面好生不停當，明明都是你起意謀殺員外。〔三〕我如今替你逐脫了這桩事，你可怎生相謝我？（旦云）我送五兩銀子與孔目買茶果吃。（正末云）你與了趙外郎幾個銀子？（旦云）我與了兩個銀子，還說少哩。（正末云）我如今拿出那廝來，我一桩桩問的來，你便一桩桩都推在他身上，着他替你員外償了命，你便無事。你可送我幾個銀子？（旦云）我送孔目五個銀子。（正末云）既與我五個銀子，你畫與我個字兒，我明日好討。（旦畫字科）（正末云）張千，與我牢裏取出那廝來。（張押丑戴囚帽上，帶枷立左邊，旦立右邊科）（正末唱）

【後庭花】待推來怎地推，不招承等甚的。當日個指望待同諧老，今日被意中人連累

你。你兩個待做夫妻，怎當的官司臨逼？（四）阻鸞鳳兩下飛，跪佳人在這裏，枷奸夫在那壁。

（云）兀那厮，我問的你是，你便點頭；問的不是，你便搖頭。（張千云）兀那厮，你聽者。（正末唱）

【梧葉兒】他道你先主意。（旦云）是他先起意來。（正末云）是誰先起意來？（丑點頭科）（正末云）兀那厮，是你先起意來？（張千云）他說是他來。（正末唱）他道都是你的見識。（旦云）都是他的見識。（正末云）兀那厮，是你的見識麽？（丑點頭科）（正末唱）他道和你整二載暗偷期。（旦云）那裏有二載，纔半年也。（正末云）兀那厮，是半年麽？（丑點頭科）（正末唱）他道他三十歲。（旦云）連自己歲數都忘了，他三十一歲也。（正末云）兀那厮，是三十一歲麽？（丑點頭科）（正末唱）他道他身姓李。（旦云）連他自己姓也忘了，他姓王。（正末云）兀那厮，你姓王麽？（丑點頭科）（正末云）是姓王。（唱）他道他曾買與你些東西。（旦云）他身上道袍還是我買與他的。（正末云）你可留他些甚麽那？（旦云）初一十五圖他幾個饅頭吃。（正末云）這個也不打緊。兀那婦人，你聽者：（唱）他道是家住在三清觀裏。

（旦云）哎呀，不是。是太清菴裏王知觀。（正末云）是王知觀麽？（旦云）正是王知觀。（正末云）張千，將這婦人打着者。（張千打旦科）（旦云）孔目也，我是無罪之人，你安排着公吏唬誰哩。（正

末云）張千，與我打着者。着他揭囚帽去。（五）（唱）

【金菊香】你道是安排着公吏唬他誰。（旦做揭囚帽科，云）嗨，原來不是他。（正末唱）若不是這賣草的庄家瞞過了你。（丑云）哥哥，合酪熟了麽？（張千云）早哩，早哩。（正末唱）張孔目使些見識，怎能够詳察出虛實。（帶云）王小二早無事了也。（唱）險些兒王小二身虧。

（張千云）兀那廝，有了殺人賊也。（旦云）可是個甚麽人？（張千云）就是那個牛鼻子。（丑云）既是殺人賊也有了，傻廝，你可去了我這枷者。（張去枷，推旦出門科，云）你明日來討草錢。（丑云）討你娘的頭。（詩云）小人做事忒多磨，張千一個好哥哥；賺了草錢不肯與，一頓爭些打殺我。（六）（下）（正末云）張千，你去太清菴裏拿那王知觀，一步一棍打將來者。（張千云）我知道。（做行科，云）早來到也。王知觀有麽？（淨上云）還我道袍麽？（張千云）唗，衙門裏勾喚你哩。行動些！（淨見旦科，云）大姐，你怎生在這裏，誰喚的你來？（旦云）張孔目勾將我來，三推六問，訴出實情。我受不的苦楚，從實招了也。（淨云）醜弟子！你既招了，咱兩個死也。（做見末科）（正末云）兀那王知觀，你是出家人，不守戒律，貪戀酒色，敗壞人倫，你知罪麽？（淨云）我則知修真養性，不知有何罪。（正末云）這劉員外是你殺了麽？（淨云）我持齋把素，口誦黃庭道德真經，怎肯持刀殺人？并無此事。（正末云）這廝不打不招。張千，選大棍子打着者。（張打科）（淨云）我

受不過這般拷打。罷、罷、罷，我招我招。是我殺了劉員外來。(正末云)着他畫了字，上了長枷者。(張上枷科)(淨云)張千哥，我招便招了，端的定我甚麼罪？(張千云)不打緊，謀殺親夫，拿到市曹量決一刀。刀過頭落，又省得吃飯。(淨云)是好是好。一了說，碧桃花下死，做鬼也風流。(正末云)張千，將這一行人休少了一個，跟着我見府尹大人去來。(唱)

【浪裏來煞】合立通德政碑，減了些不平氣。爲頭兒對府尹說詳細，只教他欠身的立起銀交椅；驚殺了兩行公吏，恁時節須奏與聖人知。(衆下)

校　記

〔一〕『殺人賊』，原本作『該死的』，從脈望館本改。　〔二〕『員外』二字據脈望館本補。　〔三〕『你不知道』兩句，脈望館本作『那厮口里好生不干净的，說都是你起意謀殺員外。』　〔四〕此句脈望館本作：『今日個藍橋水淹』。　〔五〕『着他揭囚帽去』句，據脈望館本補。　〔六〕『張千一個好哥哥』三句，原本作：『偏生遇着張千歹哥哥，兩次草錢都不與，剛剛吃得一個大婆婆。』今據脈望館本改。

第四折

(府尹領祗候上，詩云)王法條條誅濫官，明刑款款去貪殘。若道威權不在手，只把勢劍金牌試

一看。〔二〕老夫河南府尹。奉聖人命，敕賜勢劍金牌，先斬後奏，在此爲理。今因王小二殺了劉平遠一事，張孔目說老夫葫蘆提，老夫就委他問這桩事去了。若問成了，奏知聖人，加官賜賞；若問不成，另行定奪。可怎生不見來回話？左右的，門首覷者，若張鼎來時，報復我知道。（祗候云）理會的。（正末領一行人上，云）自家張鼎是也。問成了這桩事，領着一行人府中見大人去。論此事非同輕可也呵！（唱）

【雙調・新水令】他痴心兒〔三〕指望結姻緣，全不肯敬天尊養真修煉。那裏也『清閑真道本，無事散神仙。』今日個枷鎖身纏，落可便死無怨。〔三〕

（云）可早來到也。左右報復去，道張鼎領一行人來見。（祗候云）報的老爺得知，有張鼎領一行人來見。（府尹云）着他過來。（祗候云）一行人過去。（正末見科）（府尹云）你勘問的事體如何？（正末云）張鼎都勘問明白了也。（唱）

【喬牌兒】小人呵非浪言，這公事何難辨？把從頭罪犯供明遍，請大人自發遣。

（府尹云）這桩事我限你三日問成，今日果然第三日，難道這般有准？一日也不多，一日也不少，莫非有些欺弊，瞞着老夫麽？（正末云）小人張鼎怎敢！（唱）

【雁兒落】眼見得一行人都在前，整整的三日內成招卷。真不真看便知，賞不賞憑尊便。

【得勝令】呀，也只爲人命事關天，因此上不厭細窮研。那一個漏網的何僥倖，那一個無辜的實可憐。我可也非專，只要他一點真情見，端的個無偏，恰便似一輪明鏡懸。

（府尹云）這殺人賊還是王小二不是王小二？（正末云）不是王小二。是太清菴王知觀與劉平遠妻因奸通謀，殺了親夫。〔四〕（淨云）少說少說，殺了劉員外也是我來，和他老婆通奸也是我來。除死無大災，饒便饒，不饒把俺兩口兒就哈喇了罷。大嫂，我和你到陰司下，又無人管，正好的做一對兒美滿夫妻，可不自在。兀那張鼎，我還要閻王殿下攀告你來，拿去質辨，不道的素放了你哩！（正末云）噤聲！（唱）

【川撥棹】你、你、你敢昧神天，將平人招罪愆。還待要攞袖揎拳，假潑佯顛，一味胡纏。誰知道到咱案前，有神通怎施展。〔五〕

（云）趙仲先，將取過供狀來，讀與他聽者。（令史念科，云）供狀人王知觀，係河南府太清菴道士。向與劉平遠妻通奸情熱。有王小二與劉平遠爭論，伊妻責立保辜文書。不到十日，劉平遠果被殺死東門外柳樹下。伊妻告執王小二，追得芝麻羅頭巾、減銀環子到官，問成抵命。今蒙重勘，係是望京店莊家，因入牢打草苫，看見趙令史拷打王小二，審問頭巾、環子二件藏匿何處。王小二被拷不過，朦朧報稱在蕭林城外瘸劉家菜園裏井口邊石板底下。當差張千即日去取。

適知覷在外探聽陡遇莊家，得其消息，隨將前件往置彼處。剛從菜園跳出，正遇張千。三面質對，俱無异詞。委係因奸謀殺劉平遠，不干王小二之事，所供是實。(六)(正末唱)

【七弟兄】仲先、向前、讀文卷，明明是因奸殺死劉平遠。回頭兒覷覷女嬋娟，早唬的來膽破心驚戰。

(云)趙仲先，這桩事可不道你也和他曾有首尾來(七)。(唱)

【梅花酒】(八)這都是你弄威權，待積趲家緣；廣置莊田，盛買絲綿。因此上葫蘆提逞機變，强打挣做質辨。護奸賊壞良善，臭名兒怎揩免？

(令史云)也只是小的每失於仔細，豈敢玩法。(正末唱)

【收江南】呀，現放着雪花銀兩是贓錢，把你個好心田翻做了惡心田。(九)今日個勘頭巾分解這場寃。(府尹云)此一場寃事，多虧你問出。奏知聖人，加官賜賞，不負你之功也。(正末云)小人怎敢望賞。(唱)也只要全大人體面，方纔得公平正直萬民傳。

(府尹云)這桩事我盡知了也。一行人聽我下斷：奸夫淫婦市曹中明正典刑，將劉員外家私給付王小二管業。趙令史枉法成獄，杖一百流口外爲民。老夫罰俸三個月，給賞張鼎；還再具表申奏叙功，加張鼎縣令之職。(詞云)則爲荒淫婦戀色傾夫主，貪財漢枉法害平人。我秉正直再理

舊文案，顯的你清廉吏張鼎勘頭巾。（并下）〔一〇〕

題目　趙令史爲吏見錢親
　　王小二好鬥禍臨身

正名　望京店莊家索冷債
　　河南府張鼎勘頭巾

校記

〔一〕「若道威權不在手」兩句，脈望館本作：「爲臣輔弼真肱股，理政須教百姓歡。」　〔二〕「他痴心兒」脈望館本作「殺平人」。　〔三〕此句脈望館本作「壞道教心無善。」　〔四〕此處與脈望館本大異，從〔喬牌兒〕曲至此，共二百二十多字，脈望館本只作：「有了殺人賊也。是太清菴王知觀與劉員外妻因奸通謀，圖財致命，殺了劉員外。」　〔五〕「還待要」五句，脈望館本作：「你可休怨氣冲天，裸袖揎拳，没些正直忠言，一昧（味）胡纏。我于内如何施展。」　〔六〕自「（令史念科云）」以下二百二十多字，脈望館本只作：「（令史念科）」，具体説白均删去。　〔七〕「趙仲先」二句，脈望館本缺。　〔八〕此支〔梅花酒〕曲，脈望館本作：「莫得巧言，置買莊田，積趲家緣，盛買絲綿。咱人胡支吾甚體面，强打挣怎生辯。休得要逞威權，你昧己共昧天。」　〔九〕此句脈望館本作「醜名兒看你怎揩免。」　〔一〇〕「并下」二字原缺，依元劇慣例補。

趙明道

小傳

趙明道，或作趙明遠、名遠，大都人。生平事迹已不能考。賈仲明吊明道詞有云：『元貞年裏升平樂，□□章歌汝曹。』藉此可知其作劇年代。所作雜劇有《陶朱公范蠡歸湖》、《韓湘子三赴牡丹亭》二種，僅存前者曲詞一折。

陶朱公范蠡歸湖（残本）

出處說明

此套曲《盛世新聲》、《詞林摘艷》、《雍熙樂府》皆收全套。《雍熙樂府》題《范蠡歸湖》。趙景深

《元人雜劇鈎沉》已據各本互相採補，較爲完善、准確，今以其作底本，個別文字作了校訂。

第四折

【雙調・新水令】越王臺無道似摘星樓，少不的又一場武王伐紂。兵臨吴越境，月滿洞庭秋。我如今賺得歸休，恨不的拂破了布袍袖。

【駐馬聽】楚尾吴頭，雪浪雲濤萬頃秋。遶着這家前院後，止不過烟蓑雨笠一扁舟。往〔二〕常我强兵富國霸諸侯，到如今山妻稚子都三口。任去留，趁着這五湖烟浪長相守。

【沉醉東風】棹不過黄蘆岸白蘋渡口，且灣在緑楊堤紅蓼灘頭。雖無刎頸交，却有忘機友。點秋江白鷺沙鷗，傲殺人間萬户侯，不識字烟波釣叟。

【撥不斷】蟹擘紫石榴，橙剖軟金甌，釣的這錦鱗來活納入青蒲簍。緑蟻香浮斑竹篘，紅薑細切白蓮藕。醉後呵，只睡到烟寺鐘響，魚浦榔鳴，江村月落，海國潮來，那其間纔是我那酒醒的時候。

【慶東原】鑄我做黃金像，養我在白玉樓，你不合信讒言便准了西施奏。往常我便談天，我今日個閉口；往常時我便拿雲，今日袖手；往常時我便輔國，今日抽頭。運糧草衆軍驕，薄稅斂黎民瘦。

【雁兒落】疑怪他這遊魚兒不上鈎，却原來是腦背後蛟龍鬥。顯得俺那歸湖的有見識，眼睜睜見死無人救。

【得勝令】道童，才你與我便輕撥轉釣魚舟，看了這霜降水痕收。一任教越國西施喚，再休想搬回壯士頭！休休，儘教那夢飛熊文王候；則不如垂鈎，釣西風渭水秋。

【沽美酒】我如今秦不管魏不收，到如今千自在百自由。我可是伏侍君王不到頭。〔三〕見如今敵軍在他背後，將你那夫妻每緊追逐。

【太平令】亡家國自作自受，趁風波東諫東流；貪酒色憐新棄舊，聽讒言光前絕後。呀，如今在渡口、岸頭，准備着報仇，正遇着過海天陰船漏。

【川撥棹】咱兩個舊交遊，死生交同志友。我與你高壘深溝，開闢田疇。百姓每歌謳，二十載將没作有，這的是補完天地手。

【七弟兄】勸着你不瞅，落後，強承頭。端的是忠臣捨死忘前後，似伍員一命喪髑髏。

君王每苦樂皆同受。

【梅花酒】西施，你如今歲數有，減盡風流。人老花羞，葉落歸秋。往常吃衣食在裙帶頭，今日你分破俺帝王憂。我可甚爲國愁？失潑水再難收。我心去意難留，您有國再難投！俺輕撥轉釣魚舟，趁風波蕩中流。

【收江南】呀，我則待臥吹簫管上揚州，則俺那上源頭强似你下場頭，皆因歌舞一齊休。從今後罷手，這的是前人田土後人收。

【尾聲】聽筵前聒耳笙歌奏，不提防鄰國邊關透。他是個戴南冠的楚囚。一個是出波龍，一個似傾巢鳳，一個似喪家狗。我如今雲帆疾似梭，强如您金印大如斗。我再不挂名利遠走，趁着這遊四海五湖心，藏了這下三山釣鰲手。

校　記

〔一〕往：底本作「經」，意費解，今改。

〔二〕伏侍君王不到頭：底本「伏侍」作「扶持」，不合音律，今改。

劉唐卿

小傳

劉唐卿，生卒年難以確考。《録鬼簿》謂：「太原人。皮貨所提舉。在王彦博左丞席上，曾賦「博山銅細裊香風」。」據《元史》載，王氏活動於至元至治年間，劉氏年輩當與之相去不遠。又，賈仲明謂劉氏「生在承平志（至）德中」，可作旁證。

劉氏所作劇有《蔡順摘椹養母》及《李三娘麻地捧印》二種。前者一般認爲即現存之《降桑椹蔡順奉母》雜劇，後者則已亡佚。

天一閣本《録鬼簿》於傳略後有賈仲明補挽詞，除重復傳略内容外，尚有『鶯花隊，羅綺叢，倚翠偎紅』幾句，略知劉氏有過一段風流倜儻的生活。《太和正音譜》把劉氏置於『詞林英傑』之列。

降桑椹蔡順奉母

劇目説明

此劇僅有脈望館鈔校本，後王季烈、隋樹森分別將它收入《孤本元明雜劇》、《元曲選外編》二書中，并作了文字上的訂正。

脈望館本卷首有硃筆題注云：『《太和正音（譜）》作《蔡順分椹》』，署撰人爲『無名氏』。按，曹本《録鬼簿》、《今樂考證》、《曲録》於劉唐卿名下著録有《蔡順摘椹養母》一劇，故列本劇於劉氏名下。

本劇以隋本作底本，用其餘二本參校。

第一折

（冲末扮殿頭官領張千上，云）淡淡濛濛映曉星，海潮捧現日東升。九重閶闔開宫殿，文武班齊賀聖明。小官殿頭官是也。方今大漢，聖人在位，節儉寬洪，施恩布德；過堯舜之治化，邁湯武之寬

仁，禮樂修明，彝倫敍正〔二〕。感應的天下咸寧，八方肅靖：東夷西戎仰化，南蠻北狄歸降；貢麟鳳獻瑞呈祥，産禾苗豐年稔歲。自大漢以來，立社稷之堅固，保家邦之永昌。俺漢國乃建都之地，錦綉山河：到春來賞韶華霽景，步緑野紅塵，往來車馬爭馳，賞不盡花光柳色；到夏來玩江山明媚，宴水閣風亭。荷蓮香滿池塘，處處竹林松徑；到秋來涼生暑退，登雲嶺層樓，賞黄花四野鋪金，真乃是山明水秀；到冬來木凋松秀，賞雪尋梅，滌場圃講武操兵，享富貴紅爐暖閣。端的是四時花爛漫，八節景稀奇；乃魚龍變化之鄉，錦綉繁華之地。文臣善治安民，武將施謀定亂。方今聖人任賢使能，崇儒重道，好禮尚文，乃仁德之君也。小官忝掌朝綱之事，乃職所當爲。今日早朝，奉聖人的命，爲因朝中缺少文武英才，着小官訪能幹官員；去天下府州縣邑〔三〕，山間林下，但有文高武勝之人，薦舉於朝，必當擢用。小官領了聖命，今差使臣天下採訪去了。小官不敢久停久住，回聖人的話走一遭也。聖人寬洪治萬邦，紛紛四海隱賢良；懷才抱德須當用。保舉於朝作棟梁。

（下）（外扮蔡員外同卜兒領家童上）（蔡員外云）富貴榮華祖輩傳，常行方便自然安。家生一子行忠孝，寶鼎香焚答謝天。老夫姓蔡，名寧，字以静，本貫汝南人也。嫡親的四口兒家屬。婆婆延氏。所生一子，乃是蔡順，年二十歲也。孩兒幼習儒業，涉獵經史；講明聖人經書，飽諳古今事理，學成滿腹大才。爲因父母在堂，未肯求進。媳婦兒李氏潤蓮。他乃宦門之女。這孩兒三從四德爲先，貞烈賢達第一；針指女工，無不通曉。蔡順與潤蓮十分孝道，昏定晨省，問安視寢；侍奉親闈，無些須敢慢。老夫積祖以來，家中頗有資財。老夫平素之間，多行善事，廣積陰功；發慈憫布

德施恩，行仁義寬洪海量。愛交善友良朋，并無邪僻之事，人皆員外呼之。時遇盛冬天氣，朔風大凜，密布彤雲，紛紛揚揚，下着這國家祥瑞。老夫今日在映雪堂上，安排酒筵，請幾個年高長者，賞雪飲酒，取一時之樂。婆婆，酒肴之類，安排的停當了不曾？（卜兒云）老員外，我早間吩咐下興兒，着他買些新鮮的按酒稀奇果品，不知停當了不曾。下次小的每，與我喚的興兒來者。（家童云）理會的。（淨扮興兒上，云）自幼乖覺伶俐，不與兒童作戲；專以志誠爲本，所事合着人意。醉了時丟磚掠瓦，到晚來飛檐走壁。常着人摔翻踢打，酒醒時後悔不及。氣的我滿腹疼痛，嗤嗤的則放大屁。猛可裏一聲響亮，恰似我員外出氣。（外呈答云）得也麽，看這厮！（興兒云）小人是蔡員外家中興兒便是。時遇暮冬天氣，紛紛揚揚，下着國家祥瑞。老員外不惜資財，在映雪堂上安排酒肴，請他那一般富豪長者，賞雪飲酒，施展他那富貴奢華。早間夫人吩咐，着我買些新鮮的按酒。與了俺十兩銀子，着我買辦，我倒落下他七兩九錢八分半。酒肴都預備停當了。員外在映雪堂上呼喚，須索走一遭去。可早來到也。（做見科，云）老員外喚興兒怎麽？（員外云）興兒，我今日要賞雪飲酒，果桌都安排下了麽？（興兒云）員外，今日早間，奶奶吩咐了我一聲，我打了個料帳，去那街市上，不一時把那應用的按酒果品都買將來，安排的水陸俱備。別的不打緊，我七錢銀子買了一隻肥鵝。您孩兒是孝順的心腸，着我自家宰了，退的乾乾淨淨的，煑在鍋裏，煑了兩三個時辰。不想家裏跟馬的小褚兒走將來，把那鍋蓋一揭揭開，那鵝忒楞楞就飛的去了。（外呈答云）謝弟子孩兒！（興兒云）我不敢說慌。我要說慌，就是老鼠養的。（外呈答云）得也麽，潑說！

（蔡員外云）這廝胡說。一壁廂預備果桌！家童，門首覷者，若衆長者來時，報復我知道。（家童云）理會的。（劉普能同周景和上）（劉普能云）瑞雪飛揚滿太空，黎民深喜慶年豐，收成米麥盈倉廩，絃管笙歌樂盛冬。老夫姓劉，雙名普能。這一位長者，是周景和，老夫幼習儒業，頗看詩書。田園數處，家道豐盈。牛羊孳畜成群，地方廣闊千頃。非干老夫之能，托賴祖宗之蔭也。時遇揚風攪雪，下着國家祥瑞。本處蔡員外，安排酒肴，請衆位長者，在映雪堂上，賞雪飲酒。周景和，俺須索走一遭去。（周景和云）長者，時值嚴凝天氣，朔風凜冽，瑞雪紛紛。這雪似梨花亂落長空，如柳絮飄揚霄漢。長者乃豪富之家，正好賞雪飲酒，同席歡會。俺走一遭去。可早來到也。家童報復去，道有劉普能周景和來了也。（家童云）理會的。（報科云）報的員外得知：有劉普能、周景和來了也。（蔡員外云）道有請。（家童云）理會的。有請。（做見科）（劉普能云）呀呀呀，老員外，量俺二人有何德能，着員外置酒張筵。俺難以克當也！（蔡員外云）不敢不敢。二位長者，少待片時，等衆位長者來全了時飲酒。這早晚敢待來也。（夏德閏、仇彥達上）（夏德閏云）盛世豐年宇宙清，萬民安樂盡康寧；天公幸際垂祥瑞，酒泛羊羔享太平。老夫姓夏，雙名德閏。這一位長者是仇彥達。老夫幼習經典，勤於學問。祖代留傳，家私廣盛。一年收十載餘糧，一倍增萬倍之利。方今聖人在位，治平天下，肅靖邊庭；感應的風調雨順，大收禾稼。此時歲稔年豐，老夫當享太平之世。時遇冬暮天道，紛紛揚揚，下着如此般大雪。有本處蔡員外，是吾故友，在映雪堂上，請衆位長者，賞雪飲酒。仇彥達，俺須索走一遭去。（仇彥達云）長者，這般大雪非常。方今太平盛世，此雪是

國家之吉兆。單應來春天下青苗皆發，必然大收也。(夏德閏云) 言者當也。俺一同賞去來。可早來到也。家童報復去，道有夏德閏、仇彥達來了也。(家童云) 理會的。(報科云) 報的員外得知：有夏德閏、仇彥達來了也。(蔡員外云) 道有請。(家童云) 理會的。有請。(見科)(夏德閏云) 有勞長者設此華筵，俺二人不勝感戴也！(蔡員外云) 不敢不敢。您二位長者，且待片時，等衆員外來全了時飲酒。這早晚敢待來也。(二淨扮王伴哥、白廝賴上)(王伴哥云) 小子一生不受苦，外貌端莊內有福。我吹的龍笛品的簫，打的筋斗擂的鼓。我兩個一生皮臉無羞恥，油嘴之中俺爲祖。人家擺酒未邀賓，我仗着村濁性兒魯。走到人家則管嚫，酒肉裝滿咱肚腹。我這個兄弟，他把駱駝一口咬斷了筋，我在下把那癩象一口咽見了骨。這個兄弟嘴饞起來似餓狼，我在下嘴饞起來如病虎。我遶門趂户二十年，俺兩個吃倒泰山不謝土。(外呈答云) 饞弟子孩兒，得也麽！(王伴哥云) 自家姓王雙名是伴哥。這個兄弟姓白，雙名是廝賴，又喚着白吃白嚼白嚫。(外呈答云) 得也麽。(王伴哥云) 他新娶了個媳婦，就喚做白蘿蔔兒。(外呈答云) 得也麽。(王伴哥云) 俺兩個是至交的好弟兄，絶倫的光棍。平日之間，別無甚麽買賣，全憑着舌劍唇槍，説嘴兒哄人的錢使。我這個〔三〕兄弟，又比我能言快語。(白廝賴云) 我説哥你少嘴舌罷。量你兄弟，不足〔四〕賢兄掛齒。哥的那喉舌，何人敢及？古者有隨何、蒯通、蘇秦，雖爲舌辯之士，若是見了哥，也拱手回容，他豈敢開口？量您兄弟拙口鈍腮，真乃蛆皮而已。我若虛言，哥就是我的孫子。(外呈答云) 這廝要便宜，得也麽。(王伴哥云) 兄弟，閑話休題。今日下着這般大雪，俺身上都單寒，肚裏骨碌碌的響遶

動了。我心上要吃些茶飯，手裏又無錢，可怎麽好？（白廝賴云）哥，有了主兒了。我着你飽吃一頓。（王伴哥云）兄弟，你敢請我？（自廝賴云）哥，你也不知道，蔡員外家安排酒席，在映雪堂上，請他一般兒富貴長者，賞雪飲酒哩。（王伴哥云）兄弟，這個是天假其便，也是俺兩個甚口食分。撞席兒去！可早來到。俺自過去。（見科）（王伴哥云）衆位長者支揖。恕俺兩個來遲，休要見怪。若是見怪，先拿酒來，罰我幾碗酒罷。（外呈答云）得也麽，你看這廝！（白廝賴云）哥，我不要罰酒，着他搗蒜醮胖蹄，我們先吃一頓。（蔡員外云）你兩個休要攪擾。家童擡過果桌來者。（家童云）理會的。（擡果桌科）（蔡員外云）將酒來。（家童云）理會的。（蔡員外遞酒科，云）衆位長者，想聖人治世，普施洪恩，大行王道。見如今四夷咸伏，天下平定，君聖臣賢，萬民歡樂。時遇盛冬天氣，下着國家祥瑞。俺遇此豐稔之時，莫負眼前光景。老夫在此草舍，聊備小酌，敬請衆位長者，盤桓一會，共賞國家禎祥，方表交情。悉皆歡飲，勿勞推辭。這一杯酒，先從劉普能長者起。長者滿飲一杯！（劉普能云）老長者請。（蔡員外云）長者請。（劉普能云）不敢！老夫飲。（做飲科）（蔡員外云）再將酒來。這一杯酒，周長者滿飲此杯！（周景和云）不敢！老夫飲。（做飲科）（蔡員外云）再將酒來。夏長者滿飲一杯！（夏德閏云）不敢！老夫飲。（做飲科）（蔡員外云）再將酒來。仇長者滿飲一杯！（仇彥達云）不敢！老夫飲。（做飲科）（王伴哥云）我說老蔡，你把（五）我們兩個，也看不在眼裏。好酒好肉，則與別人吃，不睬我兩個。你有手，我沒手？你不與我遞酒，我自家不會吃？（王伴哥拿酒壺科，云）衆位長者請酒了。罷罷罷，我嘴對嘴吃罷。（外呈答云）不

像樣，得也麽！（白廝賴云）哥吃酒，我拚〔六〕菜兒。（做拿下飲與王伴哥遞科）（王伴哥張口科）（白廝賴自吃科，云）香噴噴的米罕。（外呈答云）兩個饞弟子孩兒，得也麽！（蔡員外云）酒且慢行。家童與我喚蔡順兩口兒來，與衆長者行一杯酒者。（家童云）理會的。（正末扮蔡順同旦兒上）（正末云）小生姓蔡，名順，字君仲，本貫汝南人也。嫡親的四口兒家屬。渾家李氏。一雙父母年高。小生幼習文墨，苦志於寒窗之下，學成滿腹文章。爲因父母在堂，未曾進取功名。小生每行孝道，侍奉雙親。想人子立身，莫大於孝。孝乃百行之源，萬善之本也。時遇暮冬天氣，紛紛揚揚，下着國家的祥瑞。有父親在映雪堂上，請衆長者賞雪飲酒。家童喚俺兩口兒。大嫂，須索走一遭去。當今聖人在位，是好豐稔之年也呵！（唱）

【仙呂·點絳唇】見如今雨順風調，萬民安樂，年光好。聖德過堯，則他這文共武行忠孝。

（旦兒云）蔡順，是好雪也。恰便是銀妝成世界，粉填滿山川。這雪潤隴畝，滋禾稼，天下黎民皆喜也。（正末唱）

【混江龍】上合天道，常垂甘露潤田苗。這雪單注着多收五穀，廣剩〔七〕倉廒。鄉下農民斟村酒，城中士户飲香醪，好收成端的民歡樂。托賴着一人有慶，因此上萬國來朝。

(云) 可早來到也。不必報復，我自過去。(正末同旦兒見科)(正末云) 父親，您孩兒來了也。(蔡員外云)蔡順，你來了。今日下着國家祥瑞，我安排酒肴，請衆位長者，賞雪飲酒。你同媳婦兒，與衆位長者廝見者。(正末同旦兒見衆長者科)(正末施禮科，云) 衆位尊長支揖。(旦兒云) 萬福。(衆云) 不敢不敢。(蔡員外云) 衆位長者在此，非我自誇：此子蔡順，雖無大才，頗讀經典。孩兒行於孝道，不出仕於朝。那堪媳婦潤蓮，三從四德爲先，貞烈賢達第一，朝暮問安視寢，終始無移。老夫知之於心，感於肺腑，十分的見喜。因此上喚他兩口兒出來，與衆長者捧一杯酒，盡老夫之情也。(劉普能云) 據長者仁純德厚，仗義疏財；富不侈其心，貴不驕其志；每行善事，多積陰功；爲子者盡孝，爲婦者大賢。皆是老長者修積也。(正末云) 衆位長者在上，凡人子侍其父母，當盡其孝敬之心。夫孝者，始於事親，終於事君。蓋事君則忠，事親則孝。想父母養育之恩，至重難報。今蔡順遵先王之道，讀孔聖之書；切思父母深恩，重若泰山，豈敢不行孝道也！(衆云) 先生說的深有理。(員外云) 孩兒，你與衆位長者，遞一杯酒者。(正末云) 理會的。大嫂執着壺，我與衆位長者遞一杯酒。大嫂將酒來。(旦兒云) 理會的，酒在此。(正末云) 這杯酒，劉普能尊長，滿飲一杯！(劉普能云) 蔡秀才請。(正末云)不敢！老尊長請。(劉普能云) 蔡秀才，是好大雪也。頃刻雲迷四野，須臾雪蔽山林。這雪蜂認梨花，採之無香；鵲迷日色，飛之無影。遇此勝時，正好圍爐歡飲也。(做飲科)(正末唱)

【油葫蘆】你看瑞雪紛紛滿目飄，將山川粉填了，恰便似蜂蝶亂嚷舞虛囂；撏綿扯絮

飛來到，恰便似楊花亂糝空中落。（劉普能云）蔡秀才，這場大雪，那田地上萬種草木，到來春都皆發生也。（正末唱）這場雪潤良田萬物生，壓瘴氣滋稼苗；端的是遍街衢蔽阻長安道，恰便似風內剪鵝毛。

（云）再將酒來。這杯酒，可是周員外滿飲一杯！（周景和云）好波。將來老夫飲。蔡秀才，幸際太平時世，歲稔年豐。感謝天公，降宜時瑞雪，俺正好開筵飲酒也。（正末云）老員外道的是也。（唱）

【天下樂】正值着豐稔年光瑞雪飄，正好飲香也波醪。將珍羞擺列着，樂陶陶宴賞直到曉。寶鼎內香篆焚，暖爐中獸炭燒；俺可也儘開懷無處討。

（云）興兒，將熱酒來。（興兒云）小哥，遞些促掐酒兒。衆位老員外都是凍了嘴頭子，熱酒燙腫了，着他怎麽吃下飯？（外呈答云）得也麽，潑說！（正末云）這杯酒，夏員外滿飲一杯！（夏德閏云）秀才請。（正末云）不敢！老員外請。（夏德閏云）秀才，這場大雪，非比尋常。恰便是空中糝玉，雲外飛瓊。冷颼颼行人迷徑，白茫茫歸鳥失巢。似這等紅爐暖閣之中，理當賞雪飲酒也。（正末云）這雪越下的大了也。（唱）

【醉中天】這雪更塞擁藍關道，盡蔽了九重霄；嶺畔寒梅恰便似舒玉梢。（云）將酒來，仇員外滿飲一杯！（仇彥達云）老夫飲。這雪真乃國家祥瑞也。（正末唱）這雪普四海添吉兆，

仰聖德黎民安樂。滿斟白醪，賀豐年萬姓歌謠。

（王伴哥云）白廝賴，恰纔老蔡不與俺兩個遞酒；你看小蔡兒，也輕慢俺兩個，也不遞酒。他小覷俺兩個。罷了，氣殺也！（白廝賴云）哥，不要上氣，你若上氣，顯的就不是舊油嘴了。拿大碗來，倒着酒則管吃。灌的醉了，就打鋪在那家裏睡。哥，等他爺兒每若無禮，我把他鼻子都咬下他的來。（外呈答云）賊弟子孩兒，得也麽！（蔡員外云）酒且慢行。衆位長者，非老夫敢僭，則這般飲酒，也不能取其樂。列位長者，都是通文達理的人，幸遇冬寒雪降，指雪爲題，每人吟一首詩。有詩者不飲酒，無詩者罰一杯。（仇彥達云）老長者，先從誰起？（蔡員外云）先從劉普能長者起。（白廝賴云）我說老蔡，遞酒也從他起，吟詩也從他起，他是那一個？他無過〔八〕則是劉普能！他就是普賢菩薩，我也不讓他。（王伴哥云）兄弟說的是，先從你起。你了是我，我了是你。兩個油嘴，胡說到底。吃的醉了，一齊調鬼。（外呈答云）潑說！（劉普能云）今蒙長者大設華筵，重意相待。老長者單指雪爲題，要俺俱各吟詩一首；無詩者罰酒一杯。衆位長者恕罪，老夫不才，強搜枯腸，作詩一首。衆位長者污目者。（衆云）不敢不敢。洗耳願聞。（劉普能吟詩云）碎剪瓊花滿太空，彤雲萬里布寒風。擁爐畫屋如春暖，詩酒高談樂盛冬。（衆云）高才高才！（王伴哥云）他便高才，吃了酒了，可不高才。（外呈答云）不高才吃打，得也麽。（周景和云）該老夫吟詩也。我詩就了，衆位長者恕罪。（衆云）不敢不敢。洗耳願聞。（周景和吟詩云）蝶翅飛揚落地輕，風翻柳絮舞零零。滋禾潤稼呈祥瑞，萬姓謳歌樂太平。（衆云）高才高才！（白廝賴云）高裁做的好衣服。（外呈

答云）怎的？（白廝賴云）我說是高裁。（外呈答云）那個高才？得也麽。（夏德閏云）該老夫吟詩。我詩就了也，衆長者恕罪。（衆云）不敢不敢。（夏德閏吟詩云）撲面穿簾拂粉牆，飛瓊糝玉六花揚。高堂映雪宜歡飲，爛醉笙歌錦瑟傍。（衆云）高才高才。（王伴哥云）我可是他能飲的伯伯。（外呈答云）得也麽，這廝！（仇彥達云）該老夫吟詩。我詩就了也，衆位長者恕罪。（衆云）不敢不敢。（仇彥達吟詩科，云）一色樓臺盡粉妝，隨風逐物弄輕狂。低垂簾幙陳佳宴，笑飲忘懷入醉鄉。（衆云）高才高才！（白廝賴云）我可其實的快嚷。（外呈答云）得也麽，這廝！（蔡員外云）衆位長者，高才大德，博學廣文，真乃古君子也。老夫疏於學問，草腹菜腸，對着衆位長者，也吟詩一首，萬望勿哂者。（衆云）不敢不敢。願聞。（蔡員外云）老夫吟詩也。（做吟詩科，云）密布彤雲遍九霄，飛空四野剪鵝毛。羊羔酒泛歌金縷，共享豐年樂事饒。（衆云）高才高才！（正末云）衆位老尊長在上，小生無才，也吟詩一首，以盡人之歡也。詩中之意，倘有不週，望衆位長者教訓者。（衆云）不敢不敢。願聞。（正末云）小生吟詩也。（做吟詩科，云）凜凜寒風透滿懷，遥空頃刻凍雲埋。紛紛祥瑞天街落，四海消除黎庶灾。（衆云）高才高才！（王伴哥云）他甚麽高才！老蔡，我把你個老猢猻！我兩個是客人，倒不讓俺吟詩；你爺兒兩個是東主，你倒先吟了詩。你意思道俺〔九〕兩個是愚魯之人，不知文義，小量俺兩個。不是俺騙你那驢嘴，我把那五言詩八韻賦，長篇短文，我作了勿知其數。量這首雪詩，有何罕哉！拿酒來，我吃一碗，然後吟詩，若吟的不是，每人再罰我一碗。（外呈答云）得也麽，倒好了你也！（王伴哥云）我吟詩也。衆位長者勿罪。（做吟

詩科，云）紛紛瑞雪滿階基，有似楊花上下飛。一輪紅日當天照，管情化做一街泥。（外呈答云）可知是一街泥，得也麽。（白廝賴云）好，哥也不枉了吟的好詩。真乃是文章的魁首，油嘴的班頭。（外呈答云）得也麽，這廝！（白廝賴云）古人說，凡會酒席吟詩，不可太多。我學生不吟詩，我如今指雪爲題，唱個小小的曲兒。曲子名是清江引。衆位長者污耳者。（衆云）你唱你唱。（白廝賴云）曲兒不打緊，聽我的歌聲宛轉。上古秦青善能歌唱，他若聽見我唱，他也拱手而伏，衆位長者，聽我唱賞雪的曲兒。（唱）

【清江引】這雪白來白似雪〔一〇〕。（云）這雪若還下在席子上，（唱）恰便似一床白綾被，鋪在熱炕上，蓋着和衣兒睡，醒來時化了一身水。

（外呈答云）謝弟子孩兒！不甚好，得也麽。（夏德閏云）衆長者，似這等寒冬雪降，那富豪之家，暖閣內簌氈簾，圍爐中燒獸炭，銀瓶內斟美酒。輕裘暖帽，駿馬雕鞍，富貴任其所願。有那等貧寒之家，身無遮體之衣，口無應饑之食，戰戰兢兢〔一一〕，無顏落色，凍剥剥的袖手低頭，蔡秀才，你是讀書的人，想人生於世，有錢的可是怎生，無錢的可是何如？你試說，我試聽者。（正末唱）

【那吒令】有錢人最好，錦貂裘暖帽；無錢人困遭，穿補衣衲襖。遶人家乞討，忍饑寒凍倒。數九天怎過遣？大街〔一二〕上高聲叫，戰兢兢〔一三〕性命難逃。

（夏德閏云）人生在天地之間，貧富分其兩等，乃自然之理也。（正末唱）

【鵲踏枝】富家郎逞英豪，顯奢驕；他每便語話言談，氣勢偏高。腆着脯向人前氣傲，他把這貧民每當作兒曹。

（仇彥達云）秀才言者當也。便好道衣是人之威，錢是人之膽。今時人，享榮華，受富貴，穿錦綉，住蘭堂，乃前生分定也。（正末云）這貧寒富貴，非同小可。（唱）

【寄生草】有錢的高堂上常奢侈，無錢的遭貧寒居瓦窰；有錢的列金釵絃管可便心歡樂，無錢的受恓惶寂寞傷懷抱；有錢的逞軒昂馬踐紅塵道，無錢的向人前縮手口難開，則他這貧窮富貴是天道〔一四〕。

（蔡員外云）衆位長者，慢慢的飲酒，看有甚麽人來。（解子押延岑上）（延岑云）猛烈剛強自古無，平生慷慨不塵俗；見義當爲真男子，則是我正直無私大丈夫。某姓延，名岑，字均義。我平生好漢，剛強性魯，膂力過人，我在那長街市上閑行，因見個年少的後生，趕着個年老的打。我路見不平，將那年少拉將過來，三拳兩脚，打死了。我出首到官，饒我死罪，脊杖了六十，罰我去鄭州迭配牢城。時遇冬暮天氣，紛紛揚揚的下着這般大雪。身上單寒，肚裏無食。解子哥哥，你看這家兒人家，高房子，大門樓，門前車馬嚷鬧，必是個豪富之家。俺去討些茶飯食用。（解子云）延岑，你可休走了。（延岑云）哥哥，小人身做身當，豈敢帶累你也。（解子云）你若這般，便好。（延岑云）來到門首也。我試叫一聲：大主人家，有那憐憫之心，用不了的茶飯，乞討些食用。（正末云）甚麽人

在門首？大驚小怪的！我試看去者。（蔡員外云）孩兒也，你試看去。（正末出門見科，云）一條好漢也。兀那壯士，你因何帶鎖披枷來？（延岑云）哥哥不知，小人平昔之間，剛強性勇，膂力過人。一日街上閑行，見一個年少的後生，趕着個年老的打。我路見不平，把那年少的拉將過來，三拳兩脚打死了。我出首到官，免我死罪；脊杖了六十，罰去鄭州迭配牢城。身上單寒，肚中饑餒。路打門首過，見車馬盈門，小人來乞討些茶飯食用。（正末云）壯士，你少待片時。（正末進門科，云）俺這家私裏外，無人照管；若得這個壯士，與我做護臂，可也好也。我對父親母親說去。（正末見蔡員外科）（蔡員外云）孩兒也，甚麽人吵鬧？（正末云）父親，門首有個壯士，迭配鄭州牢城去。云。身上單寒，肚中饑餒，來乞討些茶飯食用。父親，俺家私裏外，無人照覷，若得這個壯士，與我做了護臂，可也好也。（蔡員外云）孩兒也，與我喚過那壯士來。（正末云）理會的。（正末見延岑云）兀那壯士，俺父親喚你哩。（延岑云）理會的。（見衆長者科，云）衆位老長者，小人施禮哩。（蔡員外云）兀那壯士，那裏人氏，姓甚名誰？因甚帶鎖披枷？你說一遍者。（延岑云）小人姓延，名岑，字均義，乃濟州歷陽人也。我平日之間，剛直性勇，膂力過人。忽朝一日街上閑行，見一個年少的後生，趕着年老的打，我路見不平，將那年少的，三拳兩脚打死了。小人出首到官，免我死罪；脊杖了六十，罰去鄭州迭配牢城。下着如此般大雪，身上無衣，肚裏無食；路打長者門首過，見車馬盈門，特來乞討些茶飯食用。（蔡員外云）哦，原來是這般。興兒，將熱酒來，着壯士飲幾杯。（興兒云）燙口的熱酒。（蔡員外云）來來來，壯士，你滿飲一杯！（延岑云）老長者，量小

人有何德能，着長者這等錯愛！（蔡員外云）壯士，你在患難之中，不必多念。興兒，將些茶飯來，着壯士食用。（興兒云）老的也，留着好酒肉待客人，與他吃怎麽？看他兩個眼，剔留禿魯的，他是個真賊。（外呈答云）得也麽，這廝！（興兒拿茶飯科，云）來來來，一盤卷子，一盤羊肉，你吃你吃。（延岑云）解子哥哥，你吃一杯酒，吃些茶飯波。（解子云）我餓過了，吃不下也。（卜兒見蔡員外云）老的，我有句話，可敢說麽？（蔡員外云）婆婆有甚麽話說？（卜兒云）老身姓延，這個壯士也姓延，我想來一般樹上，那得兩般花，俺五百年前是一家。我有心認義他做個侄兒，未知老的意下如何？（蔡員外云）婆婆，你心與我皆同。不知這壯士心下如何？你試問他者。（卜兒云）兀那壯士，老身姓延，你也姓延，俺老兩口兒，止生了這個孩兒是蔡順；我想來，一般樹上，那得兩般花，俺五百年前是一家。我有心認義你做個侄兒，你意下如何？（延岑云）奶奶，你休逗小人耍。（卜兒云）我見你英雄，并無假意。（延岑云）是真個？多謝了父親母親也！（卜兒云）蔡順，您兩個拜你哥哥者。（正末云）哥哥受俺兩口兒一拜！（延岑云）兄弟，多謝父親母親一見如故。此恩重如泰山，異日峥嵘，此恩必當重報也。（正末唱）

【金盞兒】哥哥你是英豪，逞雄驍。（延岑云）兄弟，我路見不平，把那年少的三拳兩脚，就打死了也。（正末唱）致傷人命官司行告，鄭州迭配見些功勞。有一日身榮爲官爵，青史把名標，博一個烏靴白象簡，金帶紫羅袍。

（解子云）這早晚雪下的大了。延岑，俺還要趕程途哩。辭了長者，俺去來。（蔡員外云）家童將來。（家童拿砌末科，云）理會的。（蔡員外云）延岑，與你這一套暖衣，十兩銀子，做盤費。解子哥哥，與你這五兩銀子，路上看覷他者。（解子云）謝了長者。小人知道。（延岑拜科，云）謝了父母！（卜兒云）延岑，你路上小心在意者。（延岑云）父親母親，您孩兒只今便索長行。久以後不得崢嶸發達便罷，但得一身顯耀，您孩兒口中銜鐵，背上搭鞍，報今日父母之恩。哥哥嫂嫂，善侍父母。衆位長者恕罪。我出的這門來。解子哥哥，我想來誰想今日，遇着這一家人家，將我認義做親，與我衣服錢鈔。此恩異日必當重報也。只因剛強性不容，致傷人命入牢城；异日風光身顯耀，必報今朝濟惠恩。（同下）（劉普能云）蔡長者，量俺有何德能，着長者重意相待。俺酒够了也。長者、夫人（二五），告辭。（蔡員外云）普能再飲一杯。（劉普能云）不必了。長者恕罪。我出的這門來。周景和，天色晚了也，俺一同回去來。瑞雪紛紛四野垂，圍爐開宴捧金杯；知心故友同酬興，滿頭風雪醉扶歸。（同下）（夏德閏云）劉普能、周景和他二人去了，仇彥達，俺也回去來。長者恕罪。出的這門來。天色晚了也。深蒙良友大張筵，美酒盈樽喜笑喧；忘懷橫飲無拘繫，不負三冬瑞雪天。（同下）（王伴哥云）白廝賴，他四位長者，都回去了。俺兩個每人再吃兩碗回去罷。（白廝賴云）哥也，俺打刺孫多了，您兄弟莎搭八了俺牙不約兒赤罷。（外呈答云）且打番語，得也麽。（王伴哥云）依着兄弟回去來。今日個俺來油嘴，吃東西恰是餓鬼。我如今跑到家裏，再吃上五碗雪三盆涼水。（二淨下）（蔡員外云）衆位員外都回去了也。夫人媳婦兒，無甚事，俺回後堂中去來。（正末

云）父親，俺回後堂中去來。（唱）

【尾聲】俺可便離了畫閣蘭堂，舉步登途道，賞瑞雪排筵罷却。（蔡員外云）孩兒也。爲人在世，得歡當作樂，莫負眼前光景也。（正末唱）咱人便休把時光虛度了。（蔡員外云）今日賞雪飲酒，都皆沉醉也。（正末唱）儘今生樂〔一六〕醄醄，飲香醪；滿捧羊羔，寶鼎龍涎香未消。則他這銀臺上蠟燒，他每都觥籌歡笑。（旦兒云）蔡順，今日父母十分歡喜也。（正末云）俺爲子者，要孝當竭力也。（唱）則願的一雙父母壽年高。（同下）

校記

〔一〕敍正：脈望館本作「治政」。　〔二〕邑：底本作「驛」，乃同音致誤，今改。　〔三〕個：底本及諸本皆誤作「兩」，今改。　〔四〕足：底本及王本誤作「是」，據脈望館本改。　〔五〕把：底本無此字，據文意補。

〔六〕拂：底本作「播」，乃音近致誤，今改。　〔七〕剩：脈望館本音假爲「勝」，底本及王本已改。　〔八〕過：底本作「故」，據文意改。　〔九〕俺：底本作「他」，據文意改。　〔一〇〕雪：王本及底本均作「白廝賴」，顯誤，今據脈望館本改。　〔一一〕戰戰兢兢：脈望館本作「顫顫欽欽」。　〔一二〕大街：脈望館本作「大叫」，誤，從王本及底本改。　〔一三〕戰兢兢：脈望館本作「顫欽欽」。下同。　〔一四〕天道：脈望館本誤作「還」，從王本及底本改。　〔一五〕長者、夫人：脈望館本僅作「老夫人」，今從王本及底本改。　〔一六〕樂：脈望館本於此字下有一重文符號，今從王本及底本刪。

第二折

（卜兒抱病同蔡員外領淨興兒、旦兒上）（卜兒云）四肢老弱身無力，呵吁，兩鬢斑皤病已深。老身延氏。爲因上廟燒香去，我趕頭香，起的早了些兒，感了些寒氣，一臥兒不起。飲食少進，睡臥不寧。爭奈老身年紀高大，肌體尫羸，我那裏躭的這般病症！這兩日身心恍惚。老的也，我的病越沉重了也。（蔡員外云）婆婆，便好道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你這病是輕灾浮難，不必憂心。婆婆，將息病體，省可裏煩惱也。（卜兒云）媳婦兒，蔡順孩兒那裏去了也？（旦兒云）蔡順去街市上，與婆婆請醫士去了也。（蔡員外云）婆婆，想人皆養子，無過蔡順孝。俺幸遇此子，立身壯志，正好同堂歡樂。婆婆，你耐心守病也。（卜兒云）老的也，我這病有添無那減了也。媳婦兒，等孩兒來時，報復我知道。（旦兒云）理會的。我在門首望者。蔡順這早晚敢待來也。（正末上云）小生蔡順是也。爲因老母廟上燒香，感了些風寒，現今病枕着床。嗟乎，年紀高大，肌體尫羸，值此病症，俺爲子者何忍乎！小生對天禱告，願將己身之壽，減一半與母親；願母親壽活百歲有餘，方表人子之孝也。小生爲母不安，這些時衣不解帶，廢寢忘餐，憂悽不止。似此可怎了？小生恰纔去那州橋（二）左側，請下個醫士，調治母親的病症。太醫隨後便來也。小生見母親走一遭去。蔡順也，切思老母養育之恩，何以報答也？（唱）

【商調・集賢賓】則俺那老萱親在堂年邁高，小生我想恩養育痛悲號。俺母親偎乾濕三年乳哺，更懷躭十月劬勞；我母親擡舉的立志成名，生長的貌類清標；方信養生送死防備老，憶深恩我未報分毫。誰承望尊堂病已深，則俺這幼子淚如澆。

（興兒云）小哥少煩惱，奶奶年紀高大了也。奶奶睡倒身疲倦，起來不思饌；心恍神不寧，頭暈眼睛轉；臉上皺紋多，手上青筋亂。你若到家中，奶奶不死也氣斷，存的性命活，也是棺材鞏。

（外呈答云）賊弟子孩兒，得也麽！（正末云）阿，好是煩惱人也呵！（唱）

【逍遥樂】俺母親骨岩岩身軀老耄。（帶云）嘆母親這病，（唱）恰便似風裏楊花，水上幻泡。（興兒云）小哥不要心焦，到家裏把奶奶的病，我替他害了罷。（正末唱）好教我便展轉（二）的添焦，俺母親眼睜睜病枕難熬。我可便心似油煎身如火燎，仰穹蒼痛哭嚎咷。（帶云）蔡順一片孝心，惟天可表也！（唱）則願的母病安妥，父命延長，子壽願天。

（云）來到門首也。（見旦兒科，云）大嫂，你在這裏做甚麽？（旦兒云）蔡順，母親這一會兒，覺沉重了也。恰纔喚你來，我說你請太醫去了。你過去見母親去。（正末云）似此可怎了也！我去見母親去。（做見卜兒科，云）母親，您孩兒恰纔州橋左側，請下個高手的醫者，便來調理母親的病症。母親，今日病體如何？（卜兒云）孩兒，我這一會兒不見你，不由我心中思想：我這病看看至死，不久身亡。眼見的無那活的人也！（蔡員外云）孩兒也，你母親壽年高大，值此風雪之寒，寢饌

俱廢，朝暮不能動履，命在頃刻之間，豈能相保？孩兒，如此如之奈何？（正末云）父親，豈不聞聖人云：『父母有疾，人子憂心，無所不用其情。怎敢時刻懈怠也！想母親止生您孩兒一個，今立身成名，豈不知父母鞠養之恩！您孩兒爲母不安，這些時衣不解帶，寢食俱廢，憂悽不止。作坐之間，猶如失魂喪魄。您孩兒對天禱告，願將己身之壽，減一半與母親；願母親壽享百歲有餘，方稱您孩兒之願也。（卜兒云）孩兒也，想人子之心，奉母莫大於孝。你的孝情，我盡知也。今老身命已將危，乃人之大限，你父子免勞憂慮。兒也，我眼見的無那活的人也！（旦兒云）蔡順，你請的太醫，這早晚不見來。（正末云）大嫂，預備下茶湯。太醫這早晚敢待來也。（正淨扮太醫上，云）我做太醫最胎孩，深知方脈廣文才；人家請我去看病，着他准備棺材往外擡。自家宋太醫的便是。雙名是了人。若論我在下手段，比衆不同。我祖是醫科，曾受琢磨。我彈的琵琶，善爲高歌；好飲美酒，快嚷肥鵝，那害病的人請我，我下藥就着他沉痾。活的較少，死者較多。（外呈答云）名不虛傳，得也麽。（太醫云）我這門中，有個醫士，姓胡，雙名是突蟲。他老子就喚是胡蘿蔔。我知他兩個的手段，也差不多，俺因此上結爲兄弟。有人家來請我看病，俺兩個一同都去的，少一個也不行。我看病，兄弟便下藥；兄弟看病，我便下藥。俺兩個說下呪願：有一個私去看病的，嘴上就生僵疙瘩。今日有本處蔡秀才來請我，說他母親害病，請我去下藥。我使人約兄弟去了也。我在州橋上等着兄弟。這早晚敢待來也。（淨扮糊突蟲上，云）我做太醫温存，醫道中惟我獨尊；若論煎湯下藥，委的是效驗如神。古者有盧醫扁鵲，他則好做我重孫。害病的請我醫治，一貼藥着他

發昏。（外呈答云）得也麽，這廝！（糊突蟲云）在下是個太醫。姓胡，雙名是突蟲，小名兒是胡十八。祖傳三輩行醫。若論我學生的手段，我指上不明，醫經不通。人家看病，先打三鐘；兩碗瓶酒，五個燒餅，吃將下去，就要發風。看病不濟，我吃食倒有能。（外呈答云）兩個一對兒，得也麽。（糊突蟲云）我這醫門中有個醫士，姓宋，雙名是了人。俺兩個的手段，都塌八四，因此上都結做弟兄。他爲兄，我爲弟。人家來請看病，俺兩個都同去，少一個也不行。宋無胡而不走，胡無宋而不行；胡宋一齊同行，此爲胡虎乎護也。（外呈答云）念等韻哩，得也麽。（糊突蟲云）早間宋先兒使人來請我，說蔡秀才的母親害病，請俺下藥。有哥在州橋上等着我哩。見咱哥走一遭去。可早來到也。（做見科，云）哥也，你兄弟來遲，莫要見罪；若要見怪，哥就是蝦蟆養的。（外呈答云）得也麽，這廝！（太醫云）你還說嘴哩。你平常派賴，冬寒天道，着我在這裏久等，險些兒凍的我腿轉筋。（糊突蟲云）哥也，休怪您兄弟來遲，我有些心氣疼的病；今日起的早了些兒，感了些寒氣，把你兄弟爭些兒不疼死了。你兄弟媳婦兒慌了，請了太醫來，與了我一服藥吃，我纔不疼了。（外呈答云）你是太醫，怎麽又吃別人的藥？（糊突蟲云）我的藥中吃，是我也吃了。（外呈答云）可怎麽不中吃？（糊突蟲云）我若吃了我自家的藥呵，我這早晚死了有兩個時辰也。（外呈答云）你可是盧醫不自醫，得也麽。（太醫云）兄弟，自從俺打官司出來，一向無買賣。（外呈答云）爲甚麽打官司來？（太醫云）俺兩個爲醫殺了人來。（外呈答云）兩個一對兒油嘴，得也麽。（太醫云）兄弟，今日蔡長者家婆婆害病，請俺去下藥。他是財富之家，俺到那裏，他有一分病，俺說做十分病，

有十分病，說做百分病。到那裏胡針亂灸，與他服藥吃。若是好了，俺兩個多多的問他要東西錢鈔；猛可裏死了，背着藥包，望外就跑。（外呈答云）得也麽，這廝！（糊突蟲云）哥也，言者當也。憑着俺兩個一片好心，天也與半碗飯吃。（外呈答云）得也麽。（太醫云）兄弟俺去。可早來到也。報復去，道有兩個高手的醫士來了也。（家童云）您則在這裏，我報復去。（做報科，云）報的長者得知，太醫來了也。（蔡員外云）道有請。（家童云）理會的。有請。（糊突蟲云）哥也，看仔細些，莫要掉將下來。（外呈答云）怎的？（糊突蟲云）是，有請有請。（外呈答云）慌做甚麽？得也麽。（太醫云）俺是峨冠〔三〕士大夫，上他門來看病，消不的他接待接待，就着俺過去！（外呈答云）你休要怪他，他家有病人，過去罷。（太醫云）好兒，看着你的面上，老子過去罷。（外呈答云）這廝做大，得也麽。（太醫做讓科，云）兄弟請了。（糊突蟲云）不敢。兄長請。（太醫云）賢弟請。（糊突蟲云）兄長差矣，想在下雖不讀孔孟之書，頗知先王之禮。豈不聞聖人云：『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耕者讓畔，行者讓路；長者爲兄，次者爲弟。兄乃我之長，我乃兄之弟。既有長幼，須分尊卑。先王之禮，亦不差矣。我若先行，我就是驢馬畜生，真油嘴也。（外呈答云）甚麽文談，得也麽！（糊突蟲云）不敢不敢。吾兄請。（太醫云）不敢。賢弟乃善良君子，我乃是愚魯之人。區區無寸草之能，賢弟有九江之德。據賢弟醫於病，神功效驗；治於病，多有良方。賢弟乃大成之人，我乃蛆皮而已。我若先行，我學生就是真狗骨頭之類也。（外呈答云）得也麽，潑說！過去了罷。（做見卜兒科）（太醫云）老母懨懨身不快。（糊突蟲云）太醫下藥除患害。（太醫做

拿左手科）（糊突蟲做拿右手科）（太醫云）看俺雙雙把脈。（太醫拿卜兒左手科）（唱）

【南青哥兒】入門來審了他這八脈。（糊突蟲拿卜兒右手科）（唱）瘦伶仃有如麻楷。（太醫唱）俺快把這藥包兒忙解開！（糊突蟲云）可憐也，脈息不好了！（唱）快疾忙去買！（太醫唱）快疾忙去買。（止末云）太醫，買甚麼？（太醫唱）去買一個棺材。（糊突蟲唱）去買一個棺材。

（外呈答云）幾時了，得也麼！（太醫拿藥包兒打倒卜兒科）（卜兒云）打殺我也！（外呈答云）他是病人，怎麼打他？（太醫云）不妨事，不妨事，還好哩，還知疼痛哩。（外呈答云）不知疼痛，可不死哩！得也麼。（太醫云）胡先兒，他這個是甚麼病？（糊突蟲云）吾兄，不是我誇嘴，我恰纔覷了他面目，審了他脈息，你摸他這半身子如火相似，他害的是熱病。（太醫云）你又胡說了。他這個脈息，跳的有一寸高，你怎說是熱病？你看他這半邊身子，如冰一般涼，他害的是冷病。（糊突蟲云）吾兄，也不難。把老人家鼻子爲界，用一條繩拴在他鼻頭上，把這繩兒扯下來，就地下釘個橛兒拴住。你醫這左半邊冷病，我醫這右半邊熱病。吾兄弟意下如何？（太醫云）好好好，俺兩個說的明白。假似你一服藥，着老人家吃將下去，醫殺了這右半邊呵呢？（糊突蟲云）管不干你那左半邊的冷病事。（太醫云）說的有理。（糊突蟲云）假若你一服藥，着這老人家吃將下去，醫殺了你那左半邊呵呢？（太醫云）管不干你那右半邊的熱病事。（糊突蟲云）我說假似走了手，都醫殺了呵呢？（太醫云）管大家沒事。（外呈答云）謝弟子孩兒，得也麼！（蔡員外云）太醫，你如

今下一服甚麼藥？（太醫云）我如今下一服是奪命丹，第二服促死丸。（蔡員外云）你爲甚麼與他兩樣藥吃？（太醫云）你不知道，我有主意。兩樣藥吃下去，着這老人家死也死不的，活又活不的。（外呈答云）得也麼，這廝！（糊突蟲云）蔡老官兒，你要你這婆婆好麼？（蔡員外云）可知要好哩。（糊突蟲云）我有個海上方兒，用一桩物件，你捨的麼？（蔡員外云）要我這婆婆好，不問要甚麼，都捨的。（糊突蟲云）把你這兩隻眼，拿尖刀子剜將下來，用一鐘熱酒吃將下去，你這婆婆就好了。（蔡員外云）他便好了，我可怎麼了？（糊突蟲云）你敢柱着明杖兒走。（外呈答云）得也麼，這廝胡說！（蔡員外云）住住住，你兩個休要胡廝嚷。你二位端的那一位高强？讓一個醫了罷。（二淨拿着藥包一遞一個打着念科）（太醫打糊突蟲云）我能調理四時傷寒。（糊突蟲打太醫云）我善醫治諸般雜症。（太醫云）我療小兒吐瀉驚痟。（糊突蟲云）我治婦女胎前産後。（太醫云）我會醫四肢八脈。（糊突蟲云）我會醫五勞七傷。（太醫云）我會醫左癱右瘓。（糊突蟲云）我會醫緊癆慢癆。（太醫云）我會醫兩腿酸麻。（糊突蟲云）我會醫四肢沉困。（太醫云）我會醫口苦舌澀。（糊突蟲云）我會醫胸膈膨悶。（太醫云）我會醫瘸臁跛臂。（糊突蟲云）我會醫喑啞癡聾。（太醫云）我會醫發寒發熱。（糊突蟲云）我會醫發傻發風。（太醫云）我會醫水蠱氣蠱。（糊突蟲云）我會醫頭疼額疼。（太醫云）我會醫胸膛上生着孤拐。（糊突蟲云）我會醫肩髆上害着脚疔。（太醫云）老長者着俺下藥。（糊突蟲云）將這個老人家喪了這殘生。（太醫云）用涼水滿滿的一碗。（糊突蟲云）用巴豆足足的半升。（太醫云）着這一個老人家吃將下去。（糊突蟲云）叫喚起滿肚裏生疼。

（太醫云）登時間直腸直肚。（糊突蟲拿藥包打倒卜兒科，云）瀉殺這個老媽媽，也是場乾淨。（外呈答云）賊弟子的孩兒，去了罷，去了罷。（打二淨下）（正末云）父親，今母親得病，積日之久，四肢無力，身體飄然，似此如之奈何？（蔡員外云）孩兒，我試問婆婆者。婆婆，你這些時飲食不進，你心中可想甚麼食用？（卜兒云）老的也，我心中想一味東西食用，奈是冬寒天氣，則怕無有此物。（正末云）母親想甚麼食用，對您孩兒說者。（卜兒云）孩兒也，我想那春暮天桑椹子食用。但得三兩枝兒吃下去，則怕我這病減了也。（正末云）既然母親思想桑椹子食用，您孩兒不問那裏，務要尋來奉侍母親。（卜兒云）孩兒也，我這會有些昏沉。媳婦兒，扶我去後堂中去來。我冒風寒着床垂命，爲子者堂前孝敬；但得美甘甘桑椹充肠，醫可了我懨懨疾病。（下）〔四〕（蔡員外云）孩兒也，你母親思想桑椹食用；況值盛冬時節，萬木凋零，便有黃金，也無處買也。你母之命，仰望神天加護。他病痛苦淹纏，良方治不痊。我暫把愁眉放，生死任從天。（下）（正末云）母親思想桑椹子食用，奈是寒冬天氣，可那得此物來？興兒，與我後園中快設香案，安排祭祀禮物，我禱告神天去者。（興兒云）小哥說的是。前堂上人雜，後園中靜悄悄的，問神天求的幾個桑椹子，救奶奶的命。若無桑椹子，馬蓮子也罷，吃下去倒消食。（外呈答云）得也麼，這廝！（正末云）來到這後園中也。興兒，擡過香案來者。（興兒云）理會的。（做擡香案科，云）放下這香案，擺下三牲。小哥，都有了也。（正末云）興兒，休要打攪，你且前後執料去者。（興兒云）我也寒冷了。小哥，你便燒香，我灶窩裏向火去也。（下）（正末燒香科，云）皇天后土，三界神祇：此一炷香不爲別，有母

延氏，年七十五歲，現今病枕在床，積日之久，未能得愈；切思父母之恩，未嘗頃刻下懷。今母親有疾，爲子者豈可不盡其心！小生這些時衣不解帶，寢食皆廢，憂悽不止。今母親沉重，投藥不效，空勞無功。不期母親思想桑椹子食用，寒冬天氣，朔風遍起，萬木凋零，怎生得那桑椹子來？伏望神明可憐，怎生得天上降下幾個桑椹子來，救濟俺母親病體痊可。願將蔡順己身之壽，減一半與母親；願母親壽活百歲餘年，方表人子之道也。百行由來孝爲先，人心盡孝理當然。椹子若能天降下，救濟慈親病體痊。（拜科）（唱）

【梧葉兒】列香案虔誠拜，設奠祀專意禱：但能够那樹上發柔條，結幾個桑椹子，摘將來醫濟的好。我這裏望青霄，哎，神也保祐的母安樂呵，惟願的可便長生不老。

（云）小生對着神天，將頭也磕破了；滴下來的泪珠兒，可都成冰了。這一會兒，覺有些昏沉，我搭伏着這香案，暫且盹睡者。（做睡科）（增福神領鬼力上，云）蕩蕩神威氣象寬，親傳敕令下瑤天；只因人子行純孝，吾神駕霧騰雲到世間。吾神乃上界增福神是也。我身居逍遥之境，自在之鄉，掌管人間貴賤壽夭增福延壽之事。行善者增添福禄，作惡者減算除年。今因下方有一人，姓蔡，名順，字君仲。其妻乃李氏潤蓮。他兩人每行孝道，侍奉親闈，朝暮問安視寢，未嘗有懈心。他們母親延氏，現今染病在床上，藥餌不能調治。今冬寒時月，母思桑椹子食用。此人在後花園中設其香案祭物，對天祈禱，叩頭出血，滴泪成冰；又願將己身之壽，減一半與他母親，願他母壽活百歲

有餘。此人一念誠孝，通於天地，感動神靈。吾神親傳上帝敕令，將冬天變做春天，着大衆神將，今夜晚間三更時分，降甘露瑞雪，滿山遍峪；但有的桑樹，都生桑椹子。着蔡順摘將去，獻與他母親食了呵。他那病體必然痊可。有此人在後園中焚罷香，搭伏着香案，盹睡着了也。恐防蔡順不知，吾神駕起祥雲，直至此人宅上托夢走一遭去。按落雲頭，可早來到他家前堂上也。鬼力，與我喚將蔡氏門中家宅六神來者。（鬼力云）理會的。蔡氏門中家宅六神安在？（門神、户尉上）（門神云）積善門闌瑞靄生，手執斧鉞鎮宅庭。剛強正直無邪僻，以此人間爲正神。小聖乃蔡氏門中門神是也。此一位乃户尉之神。今有蔡順的母親，病枕在床，俺家宅六神不安。因蔡順至孝，感動神明，通於天地，有增福神降臨在堂，呼喚六神。俺二神見上聖去。可早來到這前堂上也。鬼力報復去，道有門神、户尉來了也。（鬼力云）理會的。報的上聖得知，有門神、户尉來了也。（增福神云）着他過來。（鬼力云）理會的。過去。（做見科）（門神云）呀呀呀，早知上聖來到，只合遠接；接待不着，勿令見罪。上聖呼喚小聖有何法旨？（增福神云）門神、户尉，您且一壁有者。（外扮土地、井神同灶神、淨廁神上）（土地云）吾乃土地神。秉性純和福自臻。常居正道，永鎮家庭；晨昏香火，悉把吾尊。招財進寶臻佳瑞，合家無慮保安存。（井神云）吾乃井泉神。節操堅剛民自稱，將流波積聚，徹底澄清。身無點污，潔似寒冰。井中常喜禎祥現，兆應家宅百事亨。（灶神云）吾乃是灶神。一家之主我爲尊。終朝火燎，每日煙熏。炭頭般像貌，墨錠般法身。縱然葷素不離口，爭奈終日縮灶門。（淨廁神云）吾乃是廁神。我一生無始終，我坐的是淨桶，玩的是糞坑。尿長溺

一臉，屎長污一身。何曾得聞清香味，每日人來把屁熏。(外呈答云)兩個一對，得也麽。(土地云)衆神都來了也。今有蔡順母親，病體不安。此子至孝，通於天地，感動上界。增福神在堂呼喚，不知爲何？俺見上聖去。來到這前堂上。鬼力報復去，道有上地等神來了也。(鬼力云)理會得。(報科，云) 報的上聖得知，有土地等神來了也。(增福神云) 着他過來。(鬼力云)理會的。過去。(做見科)(土地云) 呀呀呀，早知上聖到來，只合遠接；接待不着，勿令見罪。(井神云) 上聖，小聖失於迎迓，勿以見責也。(灶神云) 早知來到，快跑遠接；跑的緊了，一定吃跌。(外呈答云) 甚麽文談，得也麽！(廁神云) 早知上聖來到，慌忙迎笑；若還不笑，鑿個梨暴〔五〕。(外呈答云) 兩個一對潑說，得也麽。(土地云) 上聖，呼喚俺家宅六神，有何事也？(增福神云) 您六神聽者：爲蔡順母現今病枕不安，藥餌不能醫治，他母親想桑椹子食用，奈是寒冬天氣，無處求取。此子至孝，通於天地，感動上帝之心。今吾神傳上帝敕令，特降桑椹子，救他母親之病，恐此人不知，吾神故來托一夢警。有蔡順在後園中，燒罷香昏沉而睡。您六神隨着我托夢去來。(衆云) 有勞上聖下降，俺跟上聖去來。(增福神同六神見正末科)(增福神云)來到這後園中。此人真個睡着了也。我試喚他者。蔡順，蔡君仲！(灶神云) 蔡炒肉。(廁神云) 蔡裹蟲。(外呈答云) 這廝，得也麽！(正末做警醒科)(唱)

【醋葫蘆】不由我戰兢兢的添怕怖，悠悠的魂魄消；我則見衆神祇簇擁一周遭，莫不是身邊犯下甚麽罪惡？(增福神云) 蔡順休驚莫怕也。(正末唱) 他可便單提着咱名號，我

須索從頭至尾問個根苗。

（跪科，云）何方大聖，甚處靈神，通名顯姓者。（廁神云）上聖，這小蔡兒最促狹。他前日望着我嘴頭子上放了個屁，把我牙迸掉了，我正要擺佈他哩。（外呈答云）這廝且打攪。（增福神云）蔡順，俺非外道邪魔，吾神乃上界增福神是也。這六位是您家宅六神。因你母親病體不安，寒冬天氣，想桑椹子食用；爲你虔誠懇禱，祈求此物，叩頭出血，滴泪成冰，願將己身之壽，減一半與你母親。因你至孝，感動天地，今吾神傳上帝敕令，將冬天變做春天。今夜三更時分，命大衆神祇降甘露瑞雪，滿山遍峪；但有桑樹，都生了椹子，任你摘來；與你母親食用，自然病體安愈。你聽者：這孝乃萬善之本，百行之源；忠孝乃人之大節也。非忠不以爲臣，非孝不以爲子。凡人子事親之際，無所不用其誠。要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此是人子之大孝也。你聽者：父母恩深比昊天，嗟乎病體實堪憐。子行大孝諸神祐，永播芳名萬古傳。（正末拜衆神科，云）感謝上聖也！（唱）

【後庭花】我怎消的衆神靈下紫霄，駕祥雲香霧遶。凛凛神威大，堂堂美像貌。赴天朝，親傳敕詔；爲慈親病重倒，因愚男盡孝道。後園中誠意禱，感天神來護保。枯桑上長出嫩條，香甘甘子結的飽。我摘將來盤内托，母親行將孝意表，母親行將孝意表。

（增福神云）你那母親，若食了這桑椹子，可自然病體安樂也。（正末唱）

【青哥兒】吃了呵但能得尊堂尊堂安樂，我做一壇水陸水陸大醮。(增福神做推正末科，云)休推睡裏夢裏。(衆神隨下)(正末醒科)(唱)呀，原來是一枕南柯夢已覺。恰纔那空中神道，與小生夢裏相交；細說根苗，着我歡展眉梢。小生這些時躭着憂懷着悶受煎熬，恰纔呵聽說罷喜孜孜開懷抱。

(旦兒上云)蔡順，你爲何大驚小怪的？(正末云)大嫂，你不知，我因母親思想桑椹子食用，奈是寒冬天氣，無處尋取。我恰纔禱告上天，覺一陣昏沉，睡着了。夢見增福神同家宅六神來托夢。增福神言說，因我孝心感動天地，把冬天變做春天；今夜三更時分，着大衆神祇降甘露瑞雪，滿山遍峪；但是桑樹，都結桑椹子，着我摘來，孝奉母親；他自然無病也。(旦兒云)蔡順，你的孝意真誠，因此上有這等感應也！(正末云)兀的不天色陰了也？(旦兒云)蔡順，這天色定然是雪也。(正末云)兀的不歡喜殺小生也！(唱)

【尾聲】可又早颼颼的風力峭，慘慘的凍雲罩，他道是三更時分雪花飄。小生我深山中摘桑椹〔六〕我可也不憚勞，怎敢把神靈違拗。(云)小生摘將那桑椹子來。母親若吃下去呵，(唱)恰便是靈丹入腹可又早病兒消。(同旦兒下)

校　記

〔一〕州橋：底本音誤作「周橋」，今改。下同。

〔二〕展轉：脈望館本作「轉轉」，從王本及底本改。

冠：底本作「個官」，據文意改。〔四〕此處底本作「同下」，今據劇情刪去「同」字。〔五〕此處王本注云：「梨暴」疑是「栗包」之誤。〔六〕桑椹：底本缺「椹」字，今補。

第三折

（桑樹神上云）園內開花我最奇，封爲綾錦樹神祇；蠶蟲食葉生絲廣，結果能充腹內饑。吾神乃桑樹神是也。我枝葉榮旺，生長青肥；桑條弄翠影，桑葉有陰濃。那山妻採葉，喜柔條續續連青；稚子攀枝，愛紫椹重重帶黑。吾神根蟠數丈，歲久年深；助蠶作繭，廣織紗羅。吾神在園林中顯耀，惟我獨魁也。奉上帝敕令，封吾神爲綾錦之神。今因凡間有一人，姓蔡，名順，字君仲。此人平生本分，孝順雙親。因他母親病體不安，如今冬寒天氣，思想桑椹子食用。爲此人孝心感動天地，奉上帝敕令，今夜三更時分，着大衆神祇降甘露瑞雪，着吾神樹上生桑椹子出來；蔡順摘去，侍奉他母親食用，就着他母親病體安康。既有敕令，不敢有違。吾神往山林中知會衆神走一遭去。蒙敕令親到山場，着那遍樹上枝葉榮芳。桑椹子今宵就結，與蔡順孝奉萱堂。（下）（風伯領鬼力上，云）巽位當權顯耀雄，揚塵簸土罩乾坤；喜時清氣人皆爽，怒後掀翻太華峰。吾神乃土界風伯神是也。專管一年四季和炎金朔。吾神隨雷電震動乾坤，助飛雹渾彌宇宙。喜時塵土不動，怒時巨浪翻波。刮的那太嶽山頭嵐峰動，地軸天關上下搖。今爲下方爲人者，姓蔡，名順，字君仲，此人

堅心孝道。因他母親病體不安，思想桑椹子食用；況值冬寒時月，無處求取。此人至孝，感動天地，將冬天變做春天，着俺衆神祇，今夜三更時分，降甘露瑞雪，將山林下桑樹，都滋長椹子出來；着蔡順摘去，侍奉他母親，病體自然痊可。吾神領了上帝敕令，待衆神來時，自有主意。鬼力望者，這早晚衆神敢待來也。(雪神同雨師領鬼力上)(雪神云) 萬里冰花六出寒，滿空祥瑞蔽天關；頃刻變成銀世界，須臾妝作玉江山。吾神乃上界雪神是也。這一位是雨師。吾神居於琉璃之宮，玉樹之洞，住西天佛國世界。按乾坤之道，而分陰陽。溫則爲雨露，寒則成霜雪，能滋五穀，盡喜萬民。今因下方有一人，姓蔡，名順，字君仲，他母親病體不安，孝心感動天地。上帝命俺衆神，將冬天變做春天，今夜裏三更時分，着吾神降雪，尊神降雨，將山中桑樹，都生椹子；着蔡順摘去，奉母病愈，方顯俺的順天感應也。有風神在空中等候，速駕雲端走一遭去。遠遠的不是風神在此？(做見科)(雪神云) 呀呀呀，吾神來遲，乞恕其罪也。(風神云)尊神，因蔡順一事，既蒙上帝敕令，不敢有違。等雷公電母來時，俺同降甘澤瑞雪，生出桑椹，救蔡順的母親病症，雲頭起處，敢是雷公、電母來也。(雷公、電母領鬼力上)(雷公云) 隱隱聲聞萬里驚，電光雨勢遍山村。天下一聲雷震地，人間萬物已知春。吾神乃上界雷公是也。這一位是電母。吾神形容猛壯，性烈剛強；震塌乾坤，劈開山岳，驚枯木而發生，震蟄蟲而出户，怒轟雲漢，惡蕩百川。今因下方有一人，姓蔡，名順，字君仲，他母親染病，想桑椹子食用，有蔡順孝心，感動天神。上帝命俺大衆神祇，今夜三更，降甘露瑞雪，滿山林中，但是桑樹，都生桑椹子；着蔡順摘去，奉母治病，方顯神靈鑒察也。俺衆神既奉

敕令，不敢有違。今有風神在空中等候。電母，俺去來。那雲端裏，兀的不是衆位尊神在此！（做見衆神科）（雷公云）衆位尊神，吾神與電母來了也。（風神云）雪神，雨神，雷公，電母都來了。您衆位尊神，爲因下方蔡順奉母一事，您都知上帝敕令麽？（衆神云）俺都知上帝敕令也。（風神云）既知上帝敕令，俺神靈豈敢有違。天色已晚也。今夜至三更，吾神顯耀威力，起一陣寒風，着雪神微微的降一陣瑞雪。等雪住時，吾神再助一陣和風，將冬天變做春天。着雷公發一聲霹靂，震動山林，電母熒煌閃爍，光走金蛇，雨師下一陣甘雨，着遍山野桑樹上，舒青葉，長翠條，都生出桑椹子來。着蔡順摘奉母親，病體指日而安，方顯神靈感應也。鬼力，是多早晚時候也？（鬼力報科，云）報的尊神得知，夜至三更也。（風神云）夜至三更也。您衆神祇各顯神力。吾神刮起寒風來，兀的不寒風起了也！（衆神云）是好寒風也！（風神云）雪神可隨着這風，下一陣瑞雪。（雪神云）吾神降一陣瑞雪。兀的雪下了也。（衆神云）是好大雪也！（風神云）雪够了也。吾神將冬天變做春天，助起這和風來。兀的不和風起了也！（雷公云）吾神顯耀威力，震一聲霹靂。兀的不雷響了也！（雷響科）（衆神云）是好雷聲也！（風神云）電母，可隨着雨師，行一陣甘雨者。（電母云）吾神掣起這電光來。（雨師云）吾神行一陣雨。兀的不雨下了也！（衆神云）是好甘雨也！（風神云）風雷雨雪都有了。吾神不敢久停久住，俺衆神祇回上帝話走一遭去。一夜枯桑盡發榮，寒冰天氣轉東風。年高母疾重安樂，着他壽享人間百歲終。（同下）（延岑領僂儸上，云）幾番擺陣靠山崖，闊劍長槍雁翅排。半垓劣缺搠搜漢，俺這裏殺死敵軍誓不埋。某乃五婁大王延

岑是也。某幼習戰策，廣看兵書；英雄出衆，膽略過人；有拔刀相助之威，扶弱欺強之志。因我在前，路見不平，致傷人命，自己出首到官。謝勘官可憐，將我迭配鄭州牢城。行至半途，值着風雪，身上單寒，肚中飢餒，去蔡員外家乞討茶飯來。不料蔡員外的夫人，他也姓延，因與我同姓，認義我爲姪男，我拜他兩口兒做父母。老夫人跟前，止生了一子，名喚蔡順。此人十分孝順。多蒙老員外賫發了我暖衣一套，白銀十兩，又與了解子錢物。誰想那解子施惻隱之心，半途中開了枷鎖，放了我。某不敢回家，不得已我也聚集了五千人馬，在此山中落草爲寇。這山名爲五婁山。俺這裏高山險峻，闊澗灣環；山嶺崚嶒，道路崎嶇；樹林密稠，水波洶湧。某聲名傳四野，敵兵唬膽寒。俺這裏水欺東大海，山壓太行山。人見某英勇，就呼某爲五婁大王。某雖爲賊盜，仗義疏財，素性公平；不奪小客之錢，豈圖他人富貴！昨夜三更，下了一陣大雪，天氣如春之暖；忽然雷聲響亮，電掣金光，又下了一陣甘雨。未知主何凶吉？那山林中則怕有驚出來的狼蟲虎豹。某如今領着半垓小僂儸，巡山走一遭去。昨宵雨雪淨塵埃〔一〕，今日英雄下峻崖。這一去軍收鑼鼓登山寨，馬馱虎豹上山來。（同下）（正末同興兒提籃兒上）（正末云）小生是蔡順是也。昨日夢中見增福神，言說小生孝心感動神天，道三更時分，降甘澤瑞雪；那山林中，但是桑樹上，都生出桑椹子來，任小生摘來，侍奉母親。三更前後，果然降了一陣雪，下了一陣雨。小生今日，將着籃兒去山中摘桑椹子走一遭去。俺母親似這等身體不安，幾時是好也？（唱）

【中呂·粉蝶兒】每日家腹內思量，則我這孝心腸豈能敢忘？憂的是老尊堂臥枕眠床。

我可便受驅馳，躭辛苦，滿腹愁何曾展放。不由我心內恓惶：俺母親害的個病容顏全不是舊時模樣。

（云）則不小生行孝，想古者多有行孝之人也。（興兒云）小哥，想上古賢人，那幾個行孝？區區愚魯，不知古往之事。小哥，試說一遍與兒聽者。（正末唱）

【醉春風】有一個董永賣親身，黃香扇枕涼，郯子鹿乳奉萱堂，這三人萬代可便講、講。則願的老母安康，病體健，可便是俺子孫興旺。

（興兒云）小哥，昨夜三更，舒手不見掌，刮了陣風，下雪下雨，雷聲閃電，一夜無休。雷骨碌碌的響將來，趕着我打，唬的我跪在灶窩裏躲了。那雷骨碌碌響着尋我，他尋不着我也。他說罷罷，我還響了去罷。（外呈答云）謝弟子孩兒，得也麽！（正末云）增福神說道，三更前後，降甘澤瑞雪，山中就有桑椹子，着我摘將來，侍奉母親。果然降了一陣雪，下了一陣雨。這的是人有所願，天必從之。（唱）

【迎仙客】昨夜個瑞雪飄，雨汪洋，仰天外黑黯黯可便雲霧長。融融的便暖如春，轟轟的便雷震響，影影的便電走金光。感應的祥瑞舞，甘澤降。

（興兒云）小哥，你看這山林中，青山綠水，有如畫意，堪入丹青之手也。（正末云）不覺的來到這大山中。是一派好山色景致也。（唱）

【紅綉鞋】看山色晴嵐一樣，看山峰高徹空蒼，看山景疊翠蕊芬芳；看山林難描畫，看山澗水流長，端的是山中堪玩賞！

（云）我貪看這山中景致，可忘了去尋桑樹。我轉過這隅頭，下的這山坡來，兀的不是個桑園！（做驚科，云）呀呀呀，你看這園中桑樹上，都結下椹子，感謝神天保祐！小生放下這籃兒，我摘這桑椹子者。（興兒云）小哥，你便摘，我便嚷；撐殺我，往家擡。（外呈答云）得也麽！（正末做摘桑椹子科）（唱）

【上小樓】我這裏不索自忙，桑椹子園中開放，我可便舉手攀枝，摘將下來，侍奉萱堂，一半紅，一半黑，籃中各放。我這裏便謝天公可憐垂降！

（云）我將這椹子，摘滿這籃兒也。（做提籃兒科，云）小生覺我這身子，有些困倦。我在這桑樹下，暫且停止者。（興兒云）小哥，我跟着你張羅這一日，我也打個盹。看有甚麽人來？（延岑領僂儸冲上，云）巡山採獵獨強霸，縱橫放蕩任非爲。某乃是延岑也。領小僂儸去那山前山後，巡也綽了一遭。不知怎生這山中，但是桑樹，枝葉發生，都長出桑椹子來。好是奇怪也！小僂儸擺布的嚴整者。兀的不是個桑園！你看這桑樹長的這等榮旺。（做見正末科，云）兀那桑樹下，立着個年紀小的後生，領着個小廝，將着個籃子採桑。這廝好大胆也！小僂儸與我拿將他過來者。（僂儸云）理會的。（做拿正末科，云）過去跪者。（正末做跪科，云）太保饒性命！（興兒云）太保留命

喝湯罷。（延岑云）兀那廝，這是俺的境界，你怎敢在此採桑？侵犯我這山中，你這廝好大胆也！（僂儸云）大王，這小的倒將息的肥肥的，宰了罷。（外呈答云）得也麽，這廝！（正末唱）

【幺篇】看了惡相貌，不由我心下慌。（延岑云）小僂儸，把這廝拿到山寨上，我慢慢的問他。（正末唱）他可便口口聲聲，忙傳將令，拿去山崗。可惜了這桑椹子，孝敬禮，萱堂想望；屈沉了那增福神夢中顯像。

（延岑云）來到這山寨上也。小僂儸，把那廝拿過來。（僂儸云）理會的。（正末做跪科）（延岑云）兀那廝，某在這五婁山落草爲寇，一任那強兵猛將，誰敢來侵犯我這境界！你怎敢私來採桑？可不擒住（三）的征夫，捉住的敗將，某難以饒免。兀那廝，你是那裏人，姓甚名誰？說的是，我自有個存活；若說的不是呵，小僂儸打下澗泉水，磨的刃鋒利，某親自下手也。（興兒云）我說你有手，我也有手；你殺了他，管替他償命！（外呈答云）得也麽，潑說！（正末云）太保饒性命！聽小生說一遍。小生乃汝南人也，姓蔡，名順。嫡親的四口兒家屬。父親蔡寧，母親延氏。妻乃李氏。告太保可憐見！（延岑做沉吟科，云）母親延氏？你莫不是蔡員外的兒男麽？（正末云）小生是蔡員外的兒男。（延岑做驚科，云）險些兒不傷害了兄弟性命！天也，正是雲影萬重高士夢，月明千里故人來。（做扶正末科，云）兄弟，請起請起。你認的我麽？（正末云）小生不認的太保。（延岑云）兄弟，你忘了我也。說兀的做甚。當日個感父母救我恩臨，在山寨切切於心，今日個巡山採獵，見兄弟獨立山林。聽說罷家鄉姓字，勝如得萬兩黃金。兄弟你是貴人多能忘事，則我是披

枷鎖迭配延岑。（正末云）原來是哥哥延岑！你怎生到這裏來？（延岑云）兄弟，感謝母親認義了我，與了我衣服盤纏，又與了我解子銀物。多蒙那解子至半途中，施惻隱之心放了我。某難回故鄉，就在這五婁山落草爲寇。不想今日偶然間遇着兄弟。某一時間言語衝撞，恕某之罪。兄弟，一雙父母安康麽？（正末云）哥哥不知，今有母親身體不安，想桑椹子食用。因小生孝心有感，神天保祐。冬月天氣，生出桑椹子來。您兄弟摘他在盤中，回家侍奉老母；不想遇着哥哥在此也。（延岑云）原來母親不安。兄弟有此孝敬，感動天地神靈，降生桑椹子。兄弟，你乃是賢哲君子也。小僂儸將那牛蹄粳米來者。（僂儸拿砌末云）理會的。（延岑云）兄弟，無物可奉，山林野物，牛蹄一隻，粳米三斗。你將去家中，侍奉父母親。休嫌輕微也。（正末云）多謝哥哥厚禮也！（延岑云）兄弟，拜上母親。我曾對天發誓，逢賢必住。等你回去了時，我將衆兄弟小僂儸都散了，再不爲賊盜也。如今大漢聖人，差官各府州縣道，招安文武將士，量才擢用，某若到朝中，見了聖人，倘得任用了我呵，某定然保舉你爲官，報答父母之恩也。（正末云）謝了哥哥也。（唱）

【耍孩兒】願哥哥腰金衣紫爲卿相，穩做着皇家棟梁。三檐傘下氣昂昂，保忠臣護國安邦。則願的功高位至官一品，竭力芳名萬載揚。非誇獎，博一個烏靴象簡，玉帶羅裳。

（延岑云）兄弟言者當也。我則今日星夜長行也。（興兒做背砌末科，云）這個東西，定是我背着。我說老延，你就不與我個牛蹄兒吃。（延岑云）兄弟穩登前路，多多拜上父母也。（正末云）哥哥，

您兄弟知道了也。（唱）

【尾聲】哥哥你說的是壯士言，到京師見帝王。則要你去邪歸正爲良將，治國安邦萬人講。（下）

（延岑云）兄弟去了也。則今日將手下衆兄弟都散了。某星夜起程，往京師見聖人走一遭去。則今日便索登程，促行裝親赴神京。若爲官舉薦蔡順，俺兩個享富貴青史標名。（同下）

校記

〔一〕塵埃：底本誤作「塵垓」，今改。　〔二〕擒住：此二字下底本原有「了他」二字，今據下句句式删去。

第四折

（卜兒同蔡員外領家童上）（卜兒云）藥餌難醫心上病，晨昏起坐要人扶。老身延氏。爲因身體不安，朝則忘餐，夜則廢寢，服藥不效。我忽然思想桑椹子食用，奈是冬寒時月，無處尋取。有孩蔡順，盡孝道之心。今日早間，去那深山中尋桑椹子去了。老的也，可怎生這早晚還不見孩兒來？（蔡員外云）婆婆，如今是寒冬天氣，此物未知有無。婆婆，你少要憂心也。家童門首覷者，看有甚麽人來。（家童云）理會的。（正末做盤中捧桑椹子同興兒背砌末上）（正末云）小生蔡順。

謝天地可憐，到於山中，摘了這滿滿的一籃桑椹子。又遇着哥哥延岑。他聽知的母親不安，奉牛蹄一隻，粳米三斗，着我將來，侍奉萱親。興兒，休誤了母親食用。將着這桑椹子，獻母親去來。

（興兒云）小哥行動些。奶奶正想中間，若奶奶嚷下這桑椹子去，管情百病消除了也。（正末云）興兒，你說的是。想俺這孝道的人，天公可也不曾虧負了俺也。（唱）

【正宮·端正好】想懷躭，生身意，我可也報不的老母驅馳。則我這孝心腸感動天和地，俺可便行孝道無邪僞。

【滾綉球】我焚香祭賽天，不覺的睡似痴，見一位增福神降臨凡世。他說道半夜間響一陣春雷，他道是紛紛雪亂飛，淙淙（二）雨下的疾，雨般兒委實奇异！我醒來時心內猜疑；到天明我走到山間下，誰承望園內開花結果肥，椹子皆垂！

（云）俺可早來到也。家童報復去，道俺來了也。（家童云）理會的。報的奶奶得知，有小哥來了也。（卜兒云）着孩兒過來。（家童云）理會的。過去。（正末見科，云）母親，孩兒來了也。（卜兒云）孩兒，你來了也。你尋的桑椹子，可是有也無？（正末云）母親，有了也！這盤中托的是桑椹子。（卜兒驚科，云）孩兒也，如今是寒冬時月，萬木凋零，你可那裏得這桑椹子來？（正末云）母親，桑椹子非同容易。母親，盡您孩兒孝道之心，你用幾個者。（卜兒云）孩兒也，我正想他食用。將來我吃幾個者。（正末做捧桑椹子科，云）母親，請食用幾個。（卜兒做吃科，云）孩兒，這桑椹子好

甜也。我吃下去如酥蜜一般，甚是甘美，滋味更佳也。（興兒云）我把你這個饞嘴的老婆子！（外呈答云）得也麽，這廝罵的巧。（正末唱）

【倘秀才】這桑椹子猶如蜜水。（卜兒云）孩兒也，我吃了他呵，正是如渴思漿，如熱思涼也。（正末云）母親，這桑椹子，休看的他輕也！（唱）他可便蒙雨露開花蕊！（卜兒云）將來，我吃幾個。（興兒云）你到會吃也。（正末唱）母親心內思想腹內饑。（卜兒云）孩兒也，我這病看看的好將來了也。（正末唱）好着我生歡悅，展愁眉，請街坊慶喜。

（卜兒云）孩兒也，我吃的够了，與我擡了者。（正末云）母親，這一會兒病體如何？（卜兒云）孩兒，我吃了這桑椹子，這一會身體，如舊時一般，覺我無了病也。（正末唱）

【叨叨令】母親也，你似那舊時節脈息通胸胃，恰纔無半霎就把你灾除退。（卜兒云）孩兒也，多虧你行這等孝順之心也。（正末唱）則我這孝心腸感動天和地，則願的母親年高百歲身榮貴。兀的不喜歡殺也波哥，喜歡殺也波哥！俺一家兒辦誠心酬謝天和地。

（卜兒云）孩兒，我不問你別，這牛蹄粳米，是那裏來的？（正末云）母親，您孩兒大山之中，遇着延岑哥哥來。（卜兒云）延岑？他不去鄭州迭配牢城，他在山中做些甚麽那？（正末唱）

【脫布衫】他在那大山裏落草爲賊，領半垓人馬圍隨。槍刀擺旗旛招展(三)，狼虎般顯

耀威勢。

（卜兒云）他在山中落草爲寇，你可怎生撞見他來？（正末唱）

【小梁州】他把我拿到營中要整理；誰承望認的真實，從前已往說端的。他喜則喜今日會，他說道相見在山溪。

（卜兒云）孩兒，你在山中見了延岑，威嚴擺布，你驚慌之中，說些甚麼來？（正末唱）

【幺篇】我說道母親病體實難退，俺哥哥聽說罷兩泪雙垂。他說道老母的恩心中記；他將這牛蹄和粳米，奉老母病將息。

（卜兒云）此人他倒不忘俺舊日之恩也。（正末云）母親，延岑哥哥說道：『逢賢必住，永不爲盜。』散了手下傔儸，他去京師見大漢聖人去了。他若爲官時，要舉薦您孩兒爲官哩。（卜兒云）孩兒也，可難爲此人的心。俺慢慢的說話，看有甚麼人來。（外扮使命上，云）雷霆驅號令，傳宣急急行。自離京師地，不覺至門庭。小官天朝使命是也。爲因延岑文武兼濟，刀馬過人，聖人見喜，官封太尉之職。延岑就舉保一人，乃是蔡順。說此人忠孝雙全。奉聖人的命，着小官將着玄纁丹詔，來取蔡順全家，前赴京師，加官賜賞。我問人來，這一家兒便是。不索報復，我自過去。（做見科，云）您一家兒都在此也。小官不是別人，乃天朝使命是也。（正末云）呀呀，天朝使命大人到此，小生有失迎接也。（使命云）誰是蔡順？（正末云）小生便是。（使命云）你是蔡順。如今朝中有一人，

乃是延岑，在聖人跟前，舉保你爲官。着小官取您一家兒全赴京師，加官賜賞。（正末云）家童裝香來。（家童云）理會的。（正末做焚香拜科，云）感謝聖恩！家童快安排果桌，管待使命大人。（使命云）小官不敢飲酒，賢士收拾行裝，便索登程。小官不敢久停久住，回聖人的話走一遭去。則今日就盼途程，乘駿馬款款先行，到京師親臨丹陛，一一的奏說叮嚀。（下）（正末云）使命大人去了也。父親、母親，俺則今日收拾行裝，赴京師走一遭去也。（唱）

【尾聲】傳宣降詔非容易，整辦行裝不可遲，俺可便盼程途去得疾。到朝中文武齊，見聖人習禮儀，受官爵加重職。俺博一個衣紫腰金賀聲喜。（同衆下）

校記

〔一〕淙淙：底本作「淙淙」，今改。　〔二〕招展：底本作「颾颾」，今改。

第五折

（殿頭官領張千上，云）朝去穩登金勒馬，時來〔一〕袍袖惹天香。小官殿頭官是也。爲因大將延岑，到於京師，因此人文武兼濟，刀馬過人，聖人見喜，官封太尉之職。有延岑就舉保他的認義兄弟，乃是蔡順。說此人忠孝兩全。聖人差使命，取蔡順一家兒，全赴京師。今日早朝，奉聖人的命，

着小官在這相府中，聚衆大人安排酒肴，與蔡順并他一雙父母慶喜，就與他加官賜賞。令人覷者，若衆大人來時，報復我知道。（張千云）理會的。（延岑上云）舉善薦賢施政化，報恩答義顯忠良。某延岑是也。想某在五妻山落草爲寇，因見兄弟蔡順賢明至孝，我就將手下半垓僂儸都散了。來到京師，見了聖人，爲某文武兼濟，官封重職。我就舉保蔡順忠孝兼全，聖人就着使命，將蔡順并他父母，都取至京師。今日大人在相府中，安排酒肴，與蔡順全家慶賀，就要加官賜賞。某須索走一遭去。可早來到也。令人報復去，道有某來了也。（張千云）理會的。報的大人得知，有延將軍來了也。（殿頭官云）道有請。（張千云）理會的。有請。（見科）（延岑云）大人，某來了也。（殿頭官云）將軍少待。等蔡順一家兒來全，俺慶賀飲酒。這早晚敢待來也。（劉普能同周景和上）（普能云）爲因孝子身榮貴，遠遠登途賀喜來。老夫劉普能是也。這一位長者是周景和。爲因蔡順於家行孝，於國盡忠；有延岑不忘他父母之恩，舉保他一家兒，都取到京師。俺不避路途艱難，來到京師。說今日相府中安排筵宴，與蔡順一者慶賀，二者加官。周景和，俺須索走一遭去。（周景和云）員外，看了蔡順能文出衆，才智過人，理當爲官享祿。皇天豈負賢人也！可早來到也。令人報復去，有劉普能、周景和來見大人。（張千云）理會的。報的大人得知，有劉普能、周景和來見大人。（殿頭官云）着他過來。（張千云）理會的。過去。（見科）（劉普能云）大人，俺村野之人，乍入京華，輦轂之下，幸遇大人尊顏，實乃老拙萬幸也。（殿頭官云）您兩個員外，且一壁有者。（夏德閏、仇彥達同上，夏德閏云）不因侍親行孝道，怎得加職表門閭。老夫夏德閏是也。這一位長

者是仇彥達。今因蔡順至孝感天，冬月降生桑椹子，又蒙延將軍舉保，說此人忠孝雙全，將他一家兒都取至京師，賜宅居住。俺都至京師，與蔡順特來慶賀。（仇彥達云）夏員外，似蔡順忠於君王，孝於父母，人間少有，堪受皇家官位。可早來到也。令人報復去，道有夏德閏、仇彥達來見大人。（張千云）理會的。報的大人得知，有夏德閏、仇彥達來見大人。（殿頭官云）着他過來。（張千云）理會的。過去。（做見科）（夏德閏云）大人，鄉村老叟，無德無能。今日得睹大人尊顏，是老拙之萬幸也。（殿頭官云）您兩個員外，且一壁有者。（淨王伴哥同白廝賴上，王伴哥云）俺二人登山涉水，與君仲特來慶美。又無甚羊酒花紅，真一對虛頭油嘴。自家王伴哥便是。這個是兄弟白廝賴。與俺兩個，是出名的舊油嘴。今有蔡順，取至京師，俺兩個也來與他作賀。俺是精光棍，又無個驢兒騎，一路上則是步行。我若走的困了，着兄弟背着我走，兄弟走的困了，我大棍子趕着他跑。（外呈答云）你可怎生不背他？（王伴哥云）我管他死麽。（外呈答云）得也麽，這廝沒天理。（王伴哥云）今日大人在相府中安排筵宴，與蔡順一家兒慶賀，又說加官賜賞。兄弟，俺偌遠的走這一遭，則是要嚼要吃。（白廝賴云）今日我吃的醉了。哥，你若不背着我走，我把耳朵都咬掉了你的。（外呈答云）得也麽！（白廝賴云）可早來到相府門首也。兀那小張兒，報復去，道有白廝賴、王伴哥來了也。（張千云）理會的。報的大人得知，有白廝賴、王伴哥來見大人。（殿頭官云）着他過來。（張千云）理會的。過去。（二淨做見科）（王伴哥云）老大兒，小人來了也。有甚麽東西，拿來先吃着耍兒。（殿頭官云）且一壁有者。（蔡員外同卜兒、旦兒上，蔡員外云）幸能子孝爲良

器，祖宗光顯感洪恩。老夫蔡寧是也。這個是我夫人延氏。這個是媳婦潤蓮。爲因延岑舉薦蔡順爲官，謝天恩可憐，將俺全家兒都取到京師。今日大人在相府中安排筵宴，與俺慶賀，就加官賜賞，可早來到也。令人報復去，道有蔡順家屬來了也。（張千云）理會的。報的大人得知，有蔡順家屬來了也。（殿頭官云）道有請。（張千云）理會的。有請。（做見科）（蔡員外云）老漢三口兒家屬，來見大人。（殿頭官云）蔡員外，您且一壁有者。令人門首覷者，若蔡順來時，報復我知道。（張千云）理會的。（正末上云）小生蔡順是也。有延岑哥哥，到於朝中，因此人文武兼濟，弓馬熟嫻，聖人見喜，重賞加官。哥哥就舉薦小生。謝聖恩可憐，將我一家兒都取到京師。今日大人在相府中安排筵宴，與小生全家兒慶賀，加官賜賞，須索走一遭去。誰想有今日也！（唱）

【雙調·新水令】聖明天子重英賢，選儒流武士兩件。文官扶社稷，良將保山川，端的是萬載流傳。今日個排筵會設佳宴。

（云）可早來到也。令人報復去，道有蔡順來了也。（張千云）理會的。報的大人得知，有蔡順來了也。（殿頭官云）道有請。（張千云）理會的。有請。（做見科）（正末云）大人，小生蔡順來了也。（殿頭官云）久聞賢士有顏回亞聖之學，曾參養親之孝；仁宏德厚，至善光輝；忠盡於君，孝盡於親；忠孝兩美，馳名於朝野之中，未嘗得睹尊顏。今日一見，乃小官萬幸也。（正末云）不敢不敢。量小生一介寒儒，素無才德，何敢着大人挂念也！（唱）

【駐馬聽】幼小輕年，腹內孤窮學問淺。（殿頭官云）久聞賢士廣覽詩書，堪爲輔弼之臣也。（正末唱）你不勞挂念，我是個白衣人怎到得玉階前。（殿頭官云）說賢士文勝顏回，孝越曾參也。（正末云）大人，小人怎敢比先賢古人也？（唱）鸞鳴勝似鵲聲喧，鳳飛比雁先騰遠。我自言，小生腹空虛怎敢比高儒選？

（殿頭官云）蔡秀才，你與延岑廝見者。（二人做見科）（正末云）呀呀，哥哥，受您兄弟兩拜！（做拜科，云）您兄弟多虧哥哥，在聖人跟前舉薦。若不是哥哥，小生焉能得到此也！（延岑云）不敢。雖是某舉薦，況賢弟忠孝雙全，名播於朝。據賢弟胸懷錦綉，口吐珠璣，乃翰林之魁首，堪可國家任用。今日峥嵘，方稱賢弟之志也。（正末云）多謝了哥哥擡舉也。（殿頭官云）蔡秀才，當日你母親不安，冬寒天氣，思想桑椹子食用。你可怎生得桑椹子來？你說一遍，我試聽者。（正末唱）【雁兒落】想當日萱親疾病纏，他可便思綾錦當時見。小生我焚香禱上蒼，一夢裏神靈現。

（殿頭官云）你夢中見神靈，說甚麼來？（正末唱）

【得勝令】呀，他道是冬寒月變做春天，半夜裏雪花舞雨漣漣；枯桑上生椹子，我醒來時把夢圓。走到那山前，桑椹子都生遍。摘將來新鮮，俺母親吃了體自然。

（殿頭官云）誰想你至孝通天地、感神靈，將冬天變做春天；枯桑榮旺，椹子發生，保養你母親病

體安愈；孝名揚於四海，貫滿皇都，堪可排宴慶賀。令人，擡上果桌來者。（張千云）理會的。（做擡果桌科）（殿頭官云）將酒來。這杯酒先從蔡員外來，老員外滿飲此杯！（蔡員外云）老夫不敢。大人先飲。（殿頭官云）今日與你一家兒慶賀，理當你先飲，不必過謙也。（蔡員外飲科，云）老夫依命先飲。（殿頭官云）將酒來。這杯酒老夫人飲。（卜兒云）大人請。（殿頭官云）這個孝道的兒男，不枉了生於人世。你滿飲此杯！（卜兒飲科，云）老身飲。（殿頭官云）再將酒來。這一杯酒賢士飲。（正末云）量小生有何德能，着大人如此用心。大人先請。（殿頭官云）賢士飲過者。（正末飲科，云）不敢。小生飲。（殿頭官云）賢士，小官奉命大開筵宴，一者與你慶賀，二者加官賜賞，此一會非同小可也。（正末唱）

【沽美酒】感天恩，重可憐；招傑士，納英賢，端的是德似堯湯千古傳。萬萬載江山固堅，好收成，謝神天。

【太平令】四海內年年納獻，掌山河一統安然。萬國來偏邦朝見，文共武隨龍遷轉。呀，謝聖恩可憐，就傳將俺來便宣，一一的拜舞金鑾寶殿。

（殿頭官云）您衆人望闕跪者，聽聖人的命：大漢朝一統疆封，萬萬載海晏河清。普天下軍民樂業，遍乾坤黎庶安寧。則爲這蔡君仲奉親至孝，播皇朝萬古留名。因老母身生疾病，告蒼天血淚〔二〕成冰。辦虔心至誠發願，夢寐中親見神靈。三更鼓甘澤雪降，綾錦樹椹果枝生。他去那山

林中摘來奉母，救萱堂一命安存。感延岑臨朝舉薦，一家兒取至京城。蔡順封翰林學士，李氏贈賢德夫人。蔡員外治家有法，年高邁冠帶榮身。老夫人心慈性善，欽賞你十錠花銀。衆員外都賜表裏，封官罷各自回程。聖人喜的是義夫節婦，愛的是孝子賢孫。今日個加冠賜賞，朝帝闕拜謝皇恩(同下)！〔三〕

題目　報恩義延岑舉薦

正名　降桑椹蔡順奉母

校記

〔一〕時來：底本作「來時」，今據文意倒乙。

〔二〕血淚：底本作「血流」，今據脈望館本改。

〔三〕「同下」二字原缺，今據元劇慣例補。

武漢臣

小傳

武漢臣，濟南人，生平不詳。所作雜劇今知有十種，其中《散家財天賜老生兒》有傳本存世，《虎牢關三戰呂布》僅存殘曲一句，餘八種全佚。

按，《元曲選》將《李素蘭風月玉壺春》雜劇題武漢臣撰，據《錄鬼簿》著錄，武作應爲《鄭瓊娥梅雪玉堂春》，而《玉壺春》現有存本，據《錄鬼簿續編》所載，乃賈仲明所撰。考《玉壺春》劇內容，是寫李斌與李素蘭的愛情故事。李斌字唐賓，號玉壺生，即《錄鬼簿續編》的『李唐賓，廣陵人，號玉壺道人。』時代大致與賈仲明相當，故此劇應爲賈作無疑。

又，《元曲選》《包待制智賺生金閣》一劇亦題武漢臣撰。據《錄鬼簿》著錄，武漢臣有《四哥哥神助提頭鬼》一劇，而并無此劇，當是臧晉叔見《生金閣》劇情中有提頭鬼的故事，遂誤以爲該劇是漢臣所作。據《錄鬼簿續編》，《生金閣》劇應爲元明間佚名作者的作品。

散家財天賜老生兒

劇目說明

此劇現存版本有：一、《元刊雜劇三十種》本，題目作：『舉家妻從夫別父母，卧冰兒祭祖發家私。』正名作：『指絶地死勸糟糠婦，散家財天賜老生兒。』二、《元曲選》本，題目作：『指絶地苦勸糟糠婦』，正名作：『散家財天賜老生兒』。三、《酹江集》本，題目正名與《元曲選》本同。

元刊本較《元曲選》本多十二支曲，但科白不全；《元曲選》本科白齊全，在曲詞上也較元刊本有所改動；《酹江集》本大体宗於《元曲選》，但據孟稱舜眉批所云，除《元曲選》外尚有另一個本子互爲參照，各有取捨。

本劇以《元曲選》爲底本，參校《酹江集》本。元刊本因出入較大，另作校勘附録於後。

楔子

（正末扮劉從善同淨卜兒、丑張郎、旦兒、冲末引孫、搽旦小梅上〔二〕）（正末云）老夫東平府人氏，

姓劉名從善，年六十歲。婆婆李氏，年五十八歲。女孩兒引張，年二十七歲。女婿張郎，年三十歲。老夫有一兄弟，是劉從道，所生一子，小名引孫。（嘆科，云）這孩兒好是命毒也！〔二〕我那兄弟早年間亡化過了，有兄弟媳婦兒寧氏，是蔡州人。爲這妯娌兩個不和，我那兄弟媳婦兒將領着孩兒到他那爺娘家裏守服去了，〔三〕一來倚仗着他爺娘家，一來與人家縫破補綻，洗衣刮裳，覓的些錢物來與這孩兒做學課錢。隨後不想兄弟媳婦兒可也亡化過了，單留下這孩兒。那老爺老娘家親眷每說道：『你那孩兒，則管在這裏住怎麽？東平府不有你的伯父，誰不知道個劉員外。你不到那裏尋去怎麽？』那裏衆親眷每與了孩兒些盤纏，這孩兒背着他那母親的骨殖，來到東平府，尋見老夫。老夫用了些小錢物，和兄弟一搭裏葬埋了。孩兒如今二十五歲也。嗨，〔四〕我這婆婆想着和他那娘兩個不和，見了這孩兒也，輕呵便是罵，重呵便是打，可這般見不的我個侄兒！（卜兒云）我那裏見不的他來？（正末云）不要鬧，我則是那麽道，休着街坊人家笑話。引孫，你是個精細的人，何消我一一盡言。眼見的我家裏難住，庄兒頭有兩間草房，綽掃一間，教幾個村童養贍你那身子去罷。（卜兒云）那兩間草房要留着圈驢哩，不要動俺的。（正末云）你養活着那驢子做甚麽？（卜兒云）那驢子我養活着他，與我耕田耙壠，與我碾麥子拽磨，馱糧食馱草，還與我騎坐，可不要養活着哩。這厮則與他一間。（正末云）你聽波，一間也罷。張郎，將二百兩鈔來與引孫。（張郎云）理會的。（卜兒云）我欠他的來？〔五〕不與他二百兩，我則與他一百兩。（正末云）依着你，則與他一百兩罷。（張郎云）是。將一百兩鈔來，他又不識數兒，我落

下他二十貫。引孫，你那窮弟子孩兒，一世不能够長進〔六〕的，與你噇膿搗血將去。（正末云）引孫，與你這一百兩鈔，你少使儉用些。孩兒也，你着志者！（引孫做接鈔出門科，云）謝了伯父、伯娘、姐姐、姐夫，出的這門來。我那伯伯與我二百兩鈔，我那伯娘擋住，則與我一百兩鈔，着我那姐夫張郎與我。他從來有些掐尖落鈔，我數一數，六十兩、七十兩、八十兩，則八十兩鈔。我再回去與伯父說咱。（做見正末科）（卜兒云）你敢不要麽？若不要，便拿來還我罷。（引孫云）我要問伯父，與引孫多少鈔來？（正末云）與你一百兩鈔。（引孫云）這裏則八十兩。（正末云）張郎，〔七〕我着你與引孫一百兩鈔，你怎生則與他八十兩？那二十兩使了你的！（張郎云）父親，是一百兩。（引孫云）姐夫，兀的鈔，你數。（張郎云）將來我數，七十兩、八十兩。（做袖裏摔鈔科〔八〕，云）兀的不是鈔，是你掉下二十兩了。（引孫云）是你袖兒裏摔出來的。伯伯、伯娘，引孫凍餓殺再也不到你門上來了！姐姐、姐夫，引孫多多定害。出的這門來。引孫也，我那伯伯爲着我父親面上，肯看覷我；我那伯娘眼裏見不的我，見了我不是打便是罵，則向他女婿張郎。他强殺者波，則姓張；我便歹殺者波，我姓劉，是劉家的子孫呵！引孫也，怨人怎麽，則嘆我的命運。（詩云）仰面空長嘆，低首泪雙垂。富貴他人聚，今日個貧寒親子離。（下）（正末云）引孫去了也。老夫待將我這家私停停的分開與我這女兒和這侄兒。老夫心中暗想：俺這男子漢到八八六十四、婦人七七四十九，乃是盡數。老夫止有四年的限也。不想小梅這妮子年二十歲，婆婆爲他精細，着他近身扶侍老夫。如今腹懷有孕，未知是個女兒？小厮兒？則怕久後爲這幾文業錢，

着孩兒日後生了別心。就今日我着幾句言語，壓伏這孩兒每咱。張郎，（卜兒云）去了侄兒，如今想要尋着女婿哩。（正末云）你知道我說甚麼？（卜兒云）你待說甚麼？（正末云）張郎，你是我家女婿，只今十年滿了也。俺兩口兒偌大年紀，房下別無所出，孩兒你怎忍撇俺去了？今日爲始，則在我家裏住。（卜兒云）孩兒，謝了父親者。（正末云）你看他便歡喜也。張郎，將俺那遠年近歲欠少我錢鈔的文書，都與我搬運將出來，算一算是多少？（張郎云）兀的不是文書，我都搬出來了。（正末云）小梅，點個燈來。（小梅云）兀的是燈。（正末云）都與我燒毁了者。（張郎做搶科）（正末云）呀、呀、呀，不怕燒了手，去那火裏撾這文書那！孩兒也，這錢直恁般中使？（卜兒云）老的也，想着你幼年時，南頭裏販貴，北頭裏販賤，乘船騙馬，渡江泛海，做買做賣，挣扎下許來大家私，放錢舉債。與人家錢鈔的文書，怎的也不通個商量，就一把火都燒毁了？（正末云）量這些文書打甚麼不緊！想咱的家私不有十萬貫那？（卜兒云）十萬貫則有多哩。（正末云）從今爲始，將這十萬貫家私，姐夫、姐姐兩口兒分取一半，將這一半與婆婆收者。（卜兒云）兩個孩兒，謝了你父親者。（張郎云）謝了父親。（正末云）你看他便歡喜也。婆婆，將這一半家私，和那一輩老相識朋友每，也閑快活幾年咱。（卜兒云）老的，你說錢奴。婆婆，將這一半家私且收留起。那東平府裏，那個不說劉員外那老子，空有錢呵，割捨不的，他是個看的是，說的是。（正末云）婆婆，我待要莊兒頭住幾日去咱。（卜兒云）便着下次小的每鞴馬，送老的往庄兒上去。家中一應大小事務，你休管，有我哩，你則管放心的去。（正末云）婆婆，我有句話敢

說麽？（卜兒云）老的也，你有甚麽話，但說不妨。（正末云）我則專等婆婆報個喜信。婆婆，小梅這妮子有個比喻，你可知道麽？（卜兒云）你說、你說，有個甚的比喻？〔九〕（正末云）婆婆，小梅這妮子，他似那借瓮兒釀酒。（卜兒云）如何是借瓮兒釀酒？（正末云）別人家的瓮兒，借將的來家做酒，只等酒熟了時，可把那瓮兒送還與他本主去。婆婆，這妮子如今不腹懷有孕也？明日小梅或兒或女得一個，則是你的。那其間將這妮子要呵，不要呵，或是典，或是賣，也只由的你。（卜兒云）你也說的是。（正末云）婆婆，（卜兒云）老的，你又怎麽？（正末云）婆婆，小梅這妮子從來有些奴唇婢舌的，怕不惱着婆婆，看老夫的面，應當打時節，則罵幾句罷。（卜兒云）只古裏聒絮，我知道了也。（正末云）婆婆，小梅這妮子，老夫恰纔不道來，有甚的惱着你，應罵時節你也則自處分咱。（卜兒云）老的，你則放心的去，我說知道了也。（正末云）婆婆，（卜兒云）老的，莫不又是小梅麽？（正末云）婆婆，你覷、你覷。〔一〇〕（卜兒云）老的，你恰纔將遠年近歲欠少咱錢債的文書都燒毀了，你可主着何意？（正末云）婆婆，你不知道，老夫心下自有個主意也呵！（唱）

【仙呂·賞花時】我爲甚將二百錠徵人的文契燒？也只要將我這六十載無兒寃業消。（帶云）婆婆，我可似個甚麽那？（唱）我似那老樹上今日個長出些笋根苗。〔一一〕（帶云）婆婆，小梅這妮子呵，（唱）你心中可便不錯，（云）婆婆，小梅這妮子，他可似甚麽那？如同那生菜兒一般，〔一二〕他只要新水兒灑者波。婆婆，（唱）你是必休將兀那熱湯澆。（下）

(卜兒云)我知道了也。孩兒每，看頭口兒，送你父親莊兒上去來。(同下)

校記

〔一〕酹江集本作「(冲末、正末、淨卜兒、旦兒、張郎、引孫、小梅同上)」。 〔二〕「孩兒」原作「孫兒」，誤。據酹江集本正。 〔三〕「將領」，原作「要領」，與劇情不甚貼切，今據酹江集本改。 〔四〕「嗨」字下，酹江集本有「老夫難言也」一句。 〔五〕此句酹江集本作「我打他頭來，踹了他肺來」。 〔六〕「長進」，原作「長俊」，據酹江集本改。 〔七〕「張郎」上，酹江集本有「是八十兩」一句。 〔八〕「鈔」字據酹江集本補。 〔九〕以上(卜兒云)，酹江集本作「喻將何比？」 〔一〇〕自「(正末云)婆婆，小梅這妮子從來有些奴唇婢舌的……」至此句，酹江集本縮減爲「(正末)婆婆，小梅那妮子從來有些奴唇婢舌的。倘惱觸婆婆時，看老夫薄面，應當打則罵幾句，應當罵則處分咱、處分咱。(卜)只古裏絮聒怎的，我知道了也。」 〔一一〕「笄」字酹江集本無。 〔一二〕此句下酹江集本多「他全要人擡舉也」一句。

第一折

(張郎同旦兒上，云)歡喜未盡，煩惱到來。自家張郎的便是。這個是我渾家引張。我當日與這劉員外家做女婿，可是爲何？都則爲這老的他有那潑天也似家私，寸男尺女皆無，所以上與他家做女婿，我滿意的則是圖他這家私。不想老的近日間着這小梅近身伏侍，如今這小梅腹懷有孕。我想來若是得個女兒也，則分的他一半兒家私，若是得一個小厮兒，我兩隻手交付與他那家私，我

不乾生受了一場？〔一〕（旦兒云）張郎，你這幾日眉頭不展，可是爲何？（張郎云）大嫂，你不知，我老實說。我當日與你家做女婿，爲你父親無兒，久以後這家緣家計都是我的。如今老的將這小梅姨姨收在身邊，如今腹懷有孕，若是得一個女兒，則分的他一半兒家私；若得個小厮兒，我雙手兒都交付與他，我不乾生受了？我如今心中待將小梅所算了，便是我平生願足。〔二〕（旦兒云）張郎，比及你有心呵，我也有心多時了。（張郎云）你那裏是我的媳婦，你是我的親娘！你可怎麽說？（旦兒云）俺先與奶奶說，則說小梅配絨線去，懷空走了也。（張郎云）此計大妙。（旦兒云）我就和你對奶奶說去來。奶奶。（卜兒上云）孩兒，你喚我做甚麽？（旦兒云）奶奶，小梅又不曾打他，又不曾罵他，今早配絨線去，懷空走了也！（卜兒云）嗨，你兩個也省的，〔三〕俺老的偌大年紀，現有這些兒望頭，歡喜不盡，在莊兒上專等報喜哩，怎麽有這般的事？莫不是你兩個做下來的那？〔四〕（旦兒云）小梅今日絶早自家走了，干我們兩個甚的事？（卜兒云）既然小梅走了，小的每，輛起車兒來，你兩個跟着我直到莊兒上報知老的去來。（同下）（正末領丑興兒上，云）〔五〕老夫自從到於莊兒上住，則專等婆婆報一個喜信。我想人生在世，〔六〕凡事不可過分。到這年紀上身，多有還報。則我那，幼年間做經商買賣，早起晚眠，吃辛受苦，也不知瞞心昧己，使心用倖，做下了許多冤業，到底來是如何也呵！（唱）

【仙呂・點絳唇】將本求財，〔七〕在家出外，諸般兒快。擁併也似錢來，到底個還不徹冤家債。

(云)那一日婆婆人情去了，小梅這妮子忽的走到面前道：『爹爹，小梅有句話，可是敢說麽？』老夫便道：『有甚麽話你說波。』他道：『小梅有半年身孕。』老夫便道：『小鬼頭，休胡說！婆婆聽的呵，枉打死你！』他道：『您孩兒不敢說謊。』老夫道：『是真個麽？』他道：『是真個。』我便教人請穩婆去。(唱)

【混江龍】請來憑脈〔八〕，(云)一投的憑罷那脈也，婆婆道：『老的，你索與我換上蓋咱。』老夫便道：『你與我說了，我與你。』他便道：『老兒，你賀喜者！』〔九〕(唱)他道小梅行必定是個厮兒胎。不由我不頻頻的加額，落可便暗暗的傷懷。但得一個生忿子拽布披麻扶靈柩〔一〇〕，索强似那孝順女羅裙包土築墳臺。往常我瞞心昧己，信口胡開，把神佛毀謗，將僧道搶白。因此上折乏的兒孫缺少，現如今我筋力全衰。人說着便去，人喚着忙來，看經要滅罪，捨鈔要消災。我急煎煎去把那穩婆和老娘尋，恨不得曲躬躬將他土塊的這磚頭來拜。(帶云)我想兒孫的福分，非同小可也！(唱)使不着人强馬壯，端的是鬼使神差。

(云)興兒，昨日使你城裏去來，聽的我那一輩兒老相識朋友每，說我些甚麽來？(興兒云)爹，我昨日城裏買油去，見一輩老的每說來：若得個女兒便罷，得一個小厮兒呵，他每待將你騎着頭口，着草棍打着你遊街，還待着你做一個大大的慶喜筵席哩。(正末云)興兒，你休說謊。(興兒

云）孩兒不敢說謊。（正末云）哎，那老的每則不說出來，他敢是做出來也！（唱）

【油葫蘆】有那等守護賢良老秀才，他說的來、狠利害。（云）他每都道是劉從善那老子空有錢，則恁般割捨不的使。若是個女兒呵罷論，若是個小厮兒呵，耻辱那老子一場。（唱）他待將這老頭兒監押去遊街。（帶云）小梅，你若真個得個兒呵，（唱）我情願謝神天便把那香花賽，請親隣便把猪羊宰，〔一二〕遮莫他將蹇衞迎，草棍捱。但得他不罵我做絶户的劉員外，只我也情願濕肉伴乾柴。

【天下樂】我可便得一個殘疾的小厮兒來，問甚麽興也波衰〔一三〕總是那天數該。（云）天那，〔一四〕倘是我小梅這妮子分娩了，你覷這早晚多早晚也，莫不是小厮兒生得毒麽？（唱）則他那時辰兒問甚麽好共歹。我但得把他摇車兒上縛，便把我去墓子裏面埋，我便做一個鬼魂兒可便也快哉。

（云）興兒。（興兒云）爹，你叫我怎麽？（正末云）你門首覷者，看有甚麽人來？（卜兒同旦兒、張郎上，云）可早來到也。興兒，你報與老爹知道，說我來看他哩。（興兒云）爹，有奶奶在門首哩。（正末云）婆婆來了也。興兒，殺下羊者。請、請、請。（興兒云）您孩兒知道。奶奶，爹有請哩。（卜兒云）孩兒，您在門首，我先過去。見了老的，你着我說甚麽？（做見科，云）老的，你在這莊兒

上好將息，倒大來耳根清靜也。（正末云）婆婆請坐。喜波，喜波，得了個小厮兒麽？（卜兒云）是好個小厮兒。（正末云）婆婆，那小梅當真得了個甚麽？（二五）（卜兒云）我說便說，你則休煩惱。（正末云）你說，我不煩惱。（卜兒云）自從老的往莊兒上來了，俺一家兒看着老的面皮上，都儘讓小梅，又不曾打他，又不曾罵他。今日大清早起來，推配絨線去，懷空走了也。（正末云）走了也？你便唬殺老夫也！好謊波，你說與咱同喜咱！（卜兒云）我不說謊。怕你不信呵，姐姐也在門首哩。（正末云）姐姐也來了，請過姐姐來。（興兒云）姐姐，爹有請。（旦兒云）張郎，你且在門首，我先過去。（做見科）（正末云）姐姐喜波，喜波，得了個兄弟麽？是必擡舉你那兄弟兒咱。（旦兒云）父親，甚麽兄弟？（正末云）小梅得了的。他打甚麽不緊，我則是覷着姐姐哩。（旦兒云）小梅又不曾打他，又不曾罵他，跟着人逃走去了。（正末云）他走了？您娘兒每一家兒。說便說，怕做甚麽？我知道，這是我婆婆的見識：引張，到那裏見你爹時節，則說道是走了；他若說道是得了個小厮兒呵，那老子偌大年紀，則怕把那老子歡喜殺了。這個是婆婆使的見識。（卜兒云）小梅委實是走了也。（正末云）姐姐，你敢說謊哩？量他打甚麽不緊，我則覷着姐姐、姐夫哩。（旦兒云）父親不信呵，有張郎在門首。（正末云）女婿也來了。您娘兒兩個我跟前說謊。興兒，快請過姐夫來。（興兒云）姐夫，爹請你哩。（張郎做見正末云）父親好將息，倒宜出外。（正末云）姐夫喜波，喜波，你郎舅每厮守着，好擡舉照覷咱。（張郎云）甚麽郎舅子那？（正末云）小梅得了的。（張郎云）甚麽小梅，又不曾打他，又不曾罵他，懷空害慌，跟着人走了。（正末云）噤聲！他怎麽走

了？（卜兒云）說道走了就走了，那個哄你？走了一個小妮子，打甚麼不緊！〔一六〕（正末唱）

【那吒令】哎，你是個主家的，（云）偌大年紀，虧你不害那臉羞！（卜兒云）我又不曾放屁，我怎麼臉羞？（正末唱）你興心兒妒色，你是個做女的，（云）不學些三從四德，俺一家兒簇捧着你，爲甚麼來？（唱）你縱心兒的放乖，〔一七〕更着你個爲婿的。（云）萬貫家緣都在你手裏，你在那錢眼裏面坐的，兀自不足哩！（唱）你貪心兒愛財。（做哭云）痛殺老夫也！（卜兒笑科，云）呸！我又不曾捻殺他，又不曾掐殺他，他惶恐自害羞走了。你張開着口哭些甚麼？（正末唱）怎着我空指望，空寧耐，落得這苦盡甘來。〔一八〕

【鵲踏枝】你可便道他歪，〔一九〕不思量我年邁。（卜兒云）說道走了個隻身的小妮子，〔二〇〕打甚麼不緊，則管裏絮絮聒聒的！（正末唱）他可便雖則隻身，那裏也是那重胎。〔二一〕（帶云）張郎，（唱）則被你壞了我也當家的這嬌客！（云）我原來錯怨了人也，都不干你事，（唱）天那，則被你便送了我也轉世的浮財！

（卜兒云）他走也走了。你要呵，我別替你娶一個。（正末云）噤聲！怎生對着孩兒每說出這等話來！（唱）

【寄生草】你不將我人也似覷，倒着我謎也似猜。（帶云）你聽我說與你，（唱）道不的二十

上有志呵人都愛，三十上有命呵人還待，〔二二〕到的這四十上無子呵可便人不拜，我想着那未分男女的腹中胎〔二三〕。（卜兒云）我只揀那年紀小生得好的，替你再娶一個，你也還養得出哩。（正末唱）誰問你那不施脂粉天然態？

（云）張郎，你到家便將那好鈔揀下一二千錠者。（卜兒云）敢是你那裏看上了一個，你待娶來做小老婆也？（正末云）我是娶一個也由的我那。（卜兒云）休道你娶一個，便娶十個，我是大，他也則索伏侍我。（正末云）爲甚麼伏侍你？（卜兒云）怎麼不伏侍我？（正末云）你不曾與俺劉家立下嗣來。（卜兒云）休道立下寺，我連山門都與你蓋了〔二四〕。（正末云）張郎，〔二五〕你去四門頭出下帖子：但是有等貧難的人，明日絕早到開元寺內，我散錢去也。天那，劉從善今日悔過了也！（唱）

【後庭花】則爲我做家呵忒分外，〔二六〕今日着我無兒呵絕後代，可不這慳吝呵招災禍，若是肯慈悲呵也不到的生患害。（云）張郎，你快去與我出帖子者。（張郎云）您孩兒知道。（正末唱）我如今只待要捨浮財，遍着那村城裏外，都教他每請鈔來。缺食的買米柴，少衣的截些絹帛，把饑寒早撇開，免憂愁儘自在。〔二七〕

（卜兒云）原來你要捨財布施。你不捨呵，也無人怪你，捨了財可便有誰人知重你也？（正末云）

你那裏知道。我散了這幾文錢呵，那貧難無倚的人呵，(唱)

【青哥兒】他敢把咱來燒香燒香禮拜，恰便似祖先祖先看待。(卜兒云)你便這般救苦憐貧、捨財布施、做下功德，只是年紀高大，也沒多幾時在世；有那一個知道你的？(正末云)婆婆，你道他每不知道我麽？(唱)你道我日暮桑榆事可哀，將我死後屍骸，向古道懸崖，淺葬深埋，〔二八〕松栢多栽。則恐怕後人不解，壘座磚臺，鐫面碑牌，寫的明白。等過往人來，覷了傷懷，都道是開元寺散家財的這劉員外。〔二九〕

(卜兒云)老的，我便依着你。且回家裏去來。(正末云)婆婆，咱家去罷。(唱)

【賺煞尾】我在這城中住六十年，做富漢三十載，無倒斷則是營生的計策，今日個眼睜睜都與了補代。那裏也是我的運拙時乖。〔三〇〕(帶云)婆婆，(唱)我這裏自裁劃，也不索壘七波追齋。則那兩件事敢消磨了我這半世的災：我也再不去圖私利狠心的放解，我也再不去惹官司瞞心兒舉債。〔三一〕(云)這兩桩兒咱都不做了，難道天是沒眼的？〔三二〕(唱)可敢也一天好事奔人來。〔三三〕(同衆下)

〔一〕此句下酹江集本有「我心上好是煩惱咱」一句。　〔二〕以上二句原本無，下文原有「(旦兒云)我先將小梅所算了如何」一句，與人物性格不甚契合，今據酹江集本刪補。　〔三〕此句酹江集本作「你兩個鬼頭做下來了也」。　〔四〕以上二句，酹江集本作「老身難替你說」。　〔五〕「丑」，酹江集本作「淨」。　〔六〕此句酹江集本作「想咱這人少年做事」。　〔七〕此句酹江集本作「量力求財」。　〔八〕此句酹江集本作「請個穩婆來與他憑脈」。　〔九〕以上兩句賓白，酹江集本作曲文。　〔一〇〕此句酹江集本作「但得個生忿子衰經引旛駕轝車」。　〔一一〕「筋力全衰」，酹江集本作「鬢髮斑白」。　〔一二〕此句酹江集本作「我如今待相知便把猪羊宰」。　〔一三〕以上二句，酹江集本作「我可便但得個愚頑幼小孩，問甚麼形衰」。　〔一四〕此句上酹江集本多「大家兒小家兒都一般」一句。　〔一五〕自「(卜兒云)是好個小厮兒」至此句，酹江集本作「(卜)甚麼好兒？(正末)那孩兒似我麼？小梅行得了個甚麼？(卜)甚麼似你？(正末)小梅生得來的。」　〔一六〕此句下酹江集本有「(正末)噤聲！你着他家裏怎生住那」一句。　〔一七〕此句下酹江集本多「(張)父親，踏了脚也」一句插白。　〔一八〕以上三句，酹江集本作「怎想我便無指望，我則想他那殘生在。兀的不走的好也那，我可甚麼苦盡甘來」。　〔一九〕此句酹江集本作「你設計令分開」。　〔二〇〕「隻身」，酹江集本作「雙身」，下文曲詞亦同。　〔二一〕此句酹江集本作「他可須是我的也那，不是重胎」。　〔二二〕此句酹江集本作「三十立志人都待」。　〔二三〕此句上酹江集本多「可是那等嗣那」一句。　〔二四〕「山門」，原作「三門」，據酹江集本改。　〔二五〕「張郎」上，酹江集本多作「正饑寒愁怎捱，享榮華喜滿腮。咱死時節撇在外宅，死時節撇在外宅。」　〔二六〕此句酹江集本作「則爲我治家勤呵忒分外」。　〔二七〕以上二句，酹江集本作「咱死時節撇在外宅，死時節撇在外宅。」　〔二八〕以上四句，酹江集本作

「我身老無兒事可哀，死後呵葬在這絕土懸崖」。〔二九〕此句酹江集本作「都把我哀哉。這的是大富回心，從新革故，救困扶危，敬老憐貧，六十無兒，散那家財。婆婆，這是絕了嗣的劉員外」。〔三〇〕以上三句曲文，酹江集本作「無明夜則是常耽着利害，眼睜睜因錢今日個絕後代。從今後我則待要仗義疏財」。〔三一〕以上二句，酹江集本作「我再不這般興心兒放解，我再不這般惹官司舉債」。〔三二〕以上二句白，酹江集本作「再不揭官錢寃上結寃，放私債利上加利，這兩桩兒咱人若不行呵」。〔三三〕「一天好事」，酹江集本作「自然好事」。

第二折

（張郎上，云）自家張郎便是。父親的言語，着我收拾下錢鈔，在這開元寺內散錢：大乞兒一貫，小乞兒五百文。那錢鈔都准備下了也，請父親、母親散錢去來。（正末同卜兒、旦上，云〔一〕）張郎，將着那錢鈔，只等貧難的人來，與我都散到者。〔二〕錢也，則被你送了老夫也呵！（唱）

【正宮·端正好】則被你引的我來半生忙，十年鬧，無明夜攘攘勞勞。則我這快心兒如意隨身的寶。哎，錢也，我爲你呵，〔三〕恨不的便蓋一座家這通行廟。

【滚綉球】我那其間正年小，爲本少，我便恨不的問別人强要，拚着個仗劍提刀。（卜兒云〔四〕）咱人父南子北，拋家失業，也則爲這幾文錢！（正末唱）哎，錢也，我爲你呵也曾痛殺殺將俺父母來離，也曾急煎煎將俺那妻子來拋。〔五〕（卜兒云）老的也，你走蘇杭兩廣都

爲這錢，恨不的你死我活，也非是容易掙下來的！（正末唱）哎，錢也，我爲你呵那搭兒裏不到，幾曾憚半點勤勞？〔六〕遮莫他虎嘯風崒律律的高山直走上三千遍，〔七〕那龍噴浪翻滾滾的長江也經過有二百遭。我提起來，魄散魂消。

（云）張郎，收拾下香桌兒者。（張郎云）理會的。（正末云）婆婆，隨我一處拈香去來。（卜兒云）今日老的爲没兒女，不昧神天，回心懺罪。我隨你去，我隨你去。（正末云）劉從善爲人一世，做買賣上多有虧心差錯處。我今日捨散家財，毁燒文契，改過遷善，願神天可表。（唱）

【倘秀才】那其間我正貧困裏，可便奪的一個富豪；今日個上户也，可怎麽却無了下梢？也是我幼年間的虧心今日老來報。（帶云）哎，錢也，我爲你呵！（唱）也曾昧着心説咒誓，今日個睜着眼犯天曹。〔八〕孜孜的窘約。

（卜兒云）可是你那做買賣使心用倖折乏的，你怎麽則埋怨我那？（正末唱）

【呆骨朶】則俺這做經商的一個個非爲不道，〔九〕那些兒善與人交。都是我好賄貪財，今日個折乏的我來除根也那剪草。我今日個散錢波把窮民來濟，悔罪波將神靈來告：則待要問天公贖買一個兒，（卜兒云）我明日再别替你娶一個罷，有你也不愁無兒。（正末唱）也等我養小來防備老。〔一〇〕

（淨大都子領劉九兒、小都子上，云〔二〕）劉九兒，開元寺裏散錢哩！咱去那裏請鈔去來。有這個小孩兒，把他另做一户，得的這一分兒錢，俺兩個分了買酒吃。官人也，叫化些兒。（張郎云）這個小的是一户也、是兩家兒的？（大都子云）這小的另是一户。（張郎云）也與他五百文。（大都子分鈔科，云）劉九兒，把這鈔分了，咱兩個買酒吃去來。（劉九兒云）這孩兒是我的，你怎生分我的錢？你學我有兒麽？（大都子云）窮弟子孩兒，我和你説定的，你怎生都要了？你便是有兒的！〔二〕（做鬧科）（正末云）張郎，門首爲甚麽鬧？（張郎云）父親，窮厮每争錢哩！（正末云）孩兒也，這錢則不那窮的每争，便這富的每也争。待老夫親自問他。您每且休鬧者。（唱）

【脫布衫】今日個散錢呵您不合閑焦，看我面也合道是躭饒。他主着意和人硬挺，便睜着眼大呼小叫。

（劉九兒云）哎，你個絶户的窮民，你怎敢放刁也？（張郎云）這窮弟子孩兒，噤聲！（正末唱）

【小梁州】他罵一聲絶户的窮民怎敢放刁，則一句道的我便肉戰也身摇。（做悲科，云）兀的不痛殺我也！（唱）我傷心有似熱油澆，他那裏忙陪笑，敢這厮笑裏暗藏刀。

（大都子云）老的也，他父親請了一分鈔，他孩兒又要哩。（正末唱）

【幺篇】原來是父親行請過了孩兒又要，您怎麽不尋思枉物難消？（劉九兒云）從小裏慣了孩兒也。（正末唱）你從小裏也該把這孩兒教，怎生由他恁撒拗？〔三〕道不的『家富

小兒驕』。

（小都子云）爹爹，你肚裏饑麼？（劉九兒云）我肚裏可知饑哩。（小都子云）你吃了飯再來。（劉九兒云）、孩兒說的是。咱們吃飯去來。（同下）（劉引孫上云）自家劉引孫的便是。自從我那伯娘把我趕將出來，與了我一百兩鈔做盤纏，都使的無了也。如今在這破瓦窰中居住，每日家燒地眠，炙地卧，吃了那早起的，無那晚夕的。聽知我那伯伯、伯娘在這開元寺裏散錢，大乞兒一貫，小乞兒五百文。各自世人尚然散與他錢，我是他一個親侄兒，我若到那裏，怎麼不與我些錢鈔？我去便去，則怕撞着那姐夫。他見了我呵，必然要受他一場嘔氣。如今也顧不得了。可早來到寺門首也。（做見張郎科，云）天那，你看我那命波，肯分的我那姐夫正在門首，可怎麼好！我只得把這羞臉兒揣在懷裏，没奈何且叫他一聲：姐夫，姐夫。（張郎云）那裏這麼一陣窮氣？我道是誰，原來是引孫這個窮弟子孩兒。你來做甚麼？（引孫云）窮便窮，甚麼窮氣？姐夫，我來這裏叫化些兒。（張郎云）錢都散完了，没得與你，你快去。（正末云）是誰在門首？（張郎云）是引孫。（卜兒云）他來做甚麼？（張郎云）他來叫化些錢哩！（卜兒云）他也要來叫化，偏没得與他。（正末云）婆婆，和那叫化的争甚麼？（卜兒云）老的也，如今放着這些錢鈔，那窮弟子孩兒看見都要將起來，怎麼得許多散與他？（卜兒做藏鈔科）（正末云）婆婆，你且着他過來。引孫，你到這裏來怎的？（一四）（引孫云）聽知的伯伯、伯娘在這裏散錢，您孩兒特來借些使用。（正

末云）婆婆，不問多少，借些與他去。（卜兒云）引孫，你要借錢，我問你要三個人：要一個保人，要一個見人，要一個立文書人。有這三個人，便借與你錢；無這三個人，便不借與你錢。（正末云）哎，自家孩兒，可要甚麼文書？（卜兒云）他猛地裏急病死了，可着誰還我這錢？（張郎云）母親，正是這等說。（正末云）呸！醜賊生，干你甚事！（卜兒云）呸！則怕死了你那長俊的侄兒！（正末指張郎科，云）婆婆，我問你：這個是誰的？（卜兒云）是俺的。（正末云）這個呢？（卜兒云）這個是你的，山核桃差着一槅兒哩。（正末云）這是我的個親侄兒。〔二五〕有不是呵，我要打便打，要罵便罵，都不干你事。（卜兒云）住、住、住，你也休鬧，請你個太公家教咱。（正末云）引孫。（引孫云）您孩兒有。（卜兒云）哎喲，要打便打，甚麼引孫、引孫，拿些土兒來，怕驚了他顙子！（正末云）你待着我打殺他者波。〔二六〕（卜兒云）誰着你打死人來那？（正末云）似這般吵鬧，如之奈何？將那十三把鑰匙來。（卜兒云）老的也，十三把鑰匙都在這裏，則要吩咐的有下落者。（正末云）引孫，你見麼？（引孫云）您孩兒見。（正末云）女兒、女婿近前，您兩口兒收了這鑰匙，掌把了這家私者。（卜兒云）孩兒，謝了你父親者。（正末云）你看他可便歡喜也。（張郎云）多謝了父親。引孫，你打睃着，十三把鑰匙都在我手裏也！與你這把鑰匙，着你吃不了。（引孫云）是那門上的？（張郎云）是東廁門上的。（正末做悲科，云）兒也，我前者把與了你些錢鈔，都那裏去了？（引孫云）您孩兒定害的朋友多了，拿這錢鈔去，都待了相識朋友也。（卜兒云）你這個窮弟子孩兒，也有相識朋友？（正末云）孩兒也，還未到你那待朋友處哩。（唱）

【倘秀才】你有錢時待朋友每日家花花草草，你今日無錢也，（帶云）索央親眷每呵，爹爹、奶奶，有盤纏與些兒波。（唱）便這般煩煩也那惱惱惱。（帶云）哎，兒也，（唱）也是你貧不憂愁富不驕。則待做經商尋些資本，則不如依本分教些村學，那的也便了。

（引孫云）您孩兒一徑的來問伯伯、伯娘，借些本錢做些買賣。（正末云）引孫孩兒也，則不如讀書好。（引孫云）伯伯，則不如做買賣。（正末云）〔二七〕引孫孩兒也，則不如讀書好。（引孫云）伯伯，則不如做買賣好。（正末唱）

【滾綉毬】我道那讀書的志氣豪，爲商的度量小，則這是各人的所好。你便苦志爭似那勤學，爲商的小錢翻做大錢，讀書的把白衣換做紫袍。則這的將來量較，〔二八〕可不做官的比那做客的妝幺。有一日功名成就人爭羨，〔二九〕（云）頭上打一輪皂蓋，馬前列兩行朱衣。（唱）抵多少買賣歸來汗未消。便見的個低高。〔三〇〕

（云）張郎，輛起車兒，着婆婆和姐姐先回去，我隨後便到也。（張郎云）我將這車兒輛起者。（正末云）婆婆，你和引張先行；引孫這厮不學好，老夫還要處分他哩。（卜兒云）老的，你慢來，我先回家去也。（卜兒做虛下科）（正末云）兒也，我則覷着你哩。（引孫云）伯伯，您孩兒知道。（正末做哭科，云）哎喲，苦痛殺我也！（卜兒上云）老的也，你做甚麼哩？兀的不啼哭那。（正末云）我幾曾啼哭來？（卜兒云）你眼裏不有淚來那？（正末云）婆婆，我偌大年紀，怎没些兒冷淚。

（卜兒云）你這症候好來的疾也。（正末云）引孫，靴靿裏有兩錠鈔，你自家取了去。引孫，勤勤的到墳頭上看去，多無一二年，我着你做一個大大的財主。（引孫云）您孩兒知道。（正末唱）

【煞尾】〔二二〕在生呵奉養父母何須道，死後呵祭奠那先靈你索去學。〔二三〕缺少兒孫我無靠，拜掃墳塋是你的孝。〔二三〕他處求人沽酒澆，鄉內尋錢買紙燒，一日墳頭與我走一遭。一句良言說與你聽着：〔二四〕你若是執性愚頑不從我教，引孫也，我着你淡飯黃齏一直餓到你老。（下）

（卜兒云）窮短命，窮醜生，窮弟子孩兒，你在這裏做甚麽？早早的死了，現報了我的眼裏！再上我門來，拷下你那下半截來！兀的不被你氣殺我也！老的，你也等我一等麽。（同下）（引孫云）伯娘去了。你看我那伯伯，推打我與了我兩錠鈔，將到我那破瓦窰裏也，好做幾日盤纏。天也，兀的不窮殺引孫也！（下）

校記

〔一〕酹江集本上場角色無「旦」角。　〔二〕此句下酹江集本有「大乞兒一貫、小乞兒五百文」一句。　〔三〕「哎，錢也，我爲你呵」三句，酹江集本無。　〔四〕此「（卜兒云）」上，酹江集本有「（卜）老的也，若得這錢我自少個搖錢的樹兒，要蓋錢龍廟兒。我終日家禱告他，着俺兩口兒不要缺個筆管兒使。（末）錢那，我爲你呵，我也隨軍兵做買賣把性命剛逃」等句。　〔五〕「急煎煎」，酹江集本作「眼睜睜」。　〔六〕此句前酹江集本有（末）白「錢那，我

爲你呵，我和人爭着這些孽錢財」三句，曲文作「我恨不得待仗劍提刀」。〔七〕此句前酹江集本有（卜）白「老的也，登山航海，恰便似虎口裏奪脆骨，青龍背上覓衣食也，非同容易也呵」五句，曲文作「我去那虎嘯風熱突突的火山內走到有三十遍」。〔八〕「天曹」，酹江集本作「王條」。〔九〕此句酹江集本作「則俺這經商的那一個曾合神道」。〔一〇〕此句下酹江集本有（末）白「婆婆，休閑講，看有甚麼人來？」〔一一〕「大都子」，酹江集本作「劉大都子」。〔一二〕此句酹江集本作「你便是我的兒」。〔一三〕此句下酹江集本有末白「可也怪不着你也」。〔一四〕自「（卜兒做藏鈔科）」至此句，酹江集本作「（正末藏鈔介）您收拾了者。着他過來。引孫，你那裏去來？」〔一五〕此句上酹江集本有「一般的孩兒，甚麼你的俺的」二句。〔一六〕此句酹江集本作「你待着我打殺他者波。」〔一七〕以下正末與引孫白，酹江集本無。〔一八〕此句酹江集本作「則這的便是那好者波爲樂」。〔一九〕「人爭羨」，酹江集本作「心無怨」。〔二〇〕此句酹江集本作「你暗暗的量度」。〔二一〕此調名酹江集本作「（隨尾煞）」。〔二二〕以上二句，酹江集本作「生事之以禮，孝養父母何須我教，死葬之以禮，祭奠那先靈你索要學」。〔二三〕此句酹江集本作「祭奠先靈是你當孝」。〔二四〕此句酹江集本作「一句良言去你那耳邊道」。

第三折

（張郎同旦兒上，詩云）人生雖是命安排，也要機謀會使乖。假饒不做欺心事，誰把錢財送我來。〔一〕自家張郎的便是。自從父親將家私都與了我掌把，兀的不歡喜殺我也！時遇清明節令，寒食一百五，家家上墳祭祖。我將着這春盛擔子，紅乾臘肉，同着社長上墳去來。（社長上云）自家社長是也。今日清明節令，張郎請我去上墳。張郎，我和你上墳去。（張郎云）渾家，每年家先上你劉家的

墳，今年先上俺張家的墳罷。（旦兒云）張郎，先上俺家的墳。（社長云）大嫂，你差了也。你便姓劉，你丈夫不姓劉。〔二〕你先上張家的墳，纔是個禮。（張郎云）渾家，你嫁了我，百年之後，葬在俺張家墳裏。還先上俺張家墳去。（旦兒云）依着你，先上張家墳去來。〔三〕（同下）（引孫上云）自家劉引孫。〔四〕從那日伯伯與了我兩錠鈔，在這破瓦窰中都盤纏了也。今日清明節令，大家兒、小家兒都去上墳拜掃。我伯伯說道：『引孫，勤勤的祖墳上去，多無一二年，着你做個大大的財主。』莫非我那伯伯有銀子埋在墳上那？我想祖墳是我祖上，連我父親、母親也葬在那裏。難道伯伯說我便上墳，伯伯不說我便不上墳？引孫我雖貧，是一個讀書的人，怎肯差了這個道理！我往紙馬鋪門首唱了個肥喏，討了這些紙錢；酒店門首又討了一個饅頭，我則不忘了伯伯的言語。引孫如今在鄰舍家借了這一把兒鐵鍬，到祖墳上去澆奠一澆奠，烈些紙兒，添些土兒，也當做拜掃，〔五〕盡我那人子之道。說話中間，可早來到這墳頭了。劉員外，你潑天也似家私，那個來上墳也？（做拜科，云）公公、婆婆，生時了了，死後爲神。我祭奠咱。這個是我父親、母親，您孩兒窮殺也！想您兩口兒在生時，倚仗着公公婆婆的愛，您要了伯伯、伯娘便宜，你便死了，今日都折乏在我身上。父親、母親，（詩云）我爲甚麽說十分惺惺使九分，留着一分與兒孫。則爲你十分惺惺都使盡，今日個折乏的後代兒孫不如人。哎，『多無一二年，着你做個大大的財主。』劉引孫別無甚麽孝順，〔六〕我向祖墳上添些兒新土。我手裏拿定這把鐵鍬，我和這鐵鍬上有個比喻：則爲俺伯娘性子剛强，引孫我便是鐵石人放聲啼哭。如今那好家財則教我那

姐夫張郎把柄，今日着劉引孫剗地受苦。我添了土也，可行祭祀的禮。則一個饅頭供養了公公、婆婆，我的父親、母親沒有，倘若争這饅頭鬧將起來，可怎麽了？這也容易，劈做兩半個，一半兒供養公公、婆婆，這一半兒供養父親、母親。奠了酒，烈了紙錢，祭祀已畢，我可破盤咱。（詞云）冬至來一百五日，正是那寒食時務。你看財主家何等風光，單則我悽凉墳墓。並没甚紅乾臘肉，並没甚清香甘露，拿定着這把鋤頭，也算得春風一度。〔七〕（做拿瓶與酒科，云）這酒冷怎麽吃？我去莊院人家燙熱了這酒吃了呵，可來取我這把鐵鍬。我燙酒去也。（下）（正末同卜兒上）（正末云）老夫劉從善。今日是清明，往墳頭祭掃去。婆婆，孩兒每去了麽？（卜兒云）老的，孩兒每去多時了，這早晚搭下棚、宰下羊、漏下粉、蒸下饅頭、春盛擔子、紅乾臘肉、燙下酒，六神親眷都在那裏，則等俺老兩口兒燒罷紙要破盤哩。（正末云）婆婆，孩兒每則怕不曾來麽？（卜兒云）老的，說孩兒每先來了也。（正末云）婆婆，孩兒每這早晚到了麽？（卜兒云）老的，孩兒每這早晚到那裏多時也。（正末云）走、走、走，你看我波，貪說話，險些兒不走過去了。婆婆，兀的不是咱的祖墳，咱墳頭去來。（卜兒云）嗨，老的，險些兒錯走了過去。（正末云）來到這墳上，兀的不搭下棚、宰下羊、漏下粉、蒸下饅頭、燙下酒？紅乾臘肉、春盛擔子、六神親眷都在那裏也？（卜兒云）則怕孩兒每來得遲。（正末云）老人家再來這等謊，你休要說。（卜兒云）我纔說的這個謊兒。（正末云）看了這墳所，好是傷感人也呵！（唱）

【越調・鬥鵪鶉】你看祭臺和這墳臺，磚牆也那土牆，長出些個棘科和這荆科，那裏

有白楊也那綠楊？（帶云）婆婆，恰纔不有人上墳來那？（唱）上墳的是女兒和這侄兒，還是近房也那遠房？婆婆哎，你覷那光塌塌的墳墓前，濕津津的田地上，不聞的肉腥和這魚腥，那裏取茶香也那酒香？

【紫花兒序】（八）他添不到那兩鍬兒新土，燒不到那一陌兒銀錢，瀝不到有那半碗兒的涼漿。（云）婆婆，兀的不有人來上了墳去了也！（卜兒云）老的也，是有人上墳來。好可憐人也！（九）（正末唱）兀那上墳的瀟灑，和俺這祭祖的也凄涼。參詳，多管是雨下的多，人來的稀，和這草長的荒。我可甚麼子孫興旺？每日放羣馬和這羣牛，那裏有石虎也那石羊？

（云）婆婆，既是孩兒每不曾來哩，我和你先拜了墳罷。（卜兒云）老的，你也說的是。投到孩兒每來時，咱老兩口兒先拜了墳者。（正末云）婆婆，這裏拜拜。（卜兒云）老的也，這個是誰？（正末云）這個是太公、太婆。（一〇）（卜兒云）太公、太婆，保祐俺家門興旺。太公、太婆早生天界。（正末云）這裏拜拜。（卜兒云）這個是誰？（正末云）這的是咱父親、母親。（卜兒云）正是我的公公、婆婆哩。公公、婆婆，生時了了，死後爲神。（正末云）這裏也拜拜。（卜兒云）這個是誰？（正末云）這的是劉二兩口兒，引孫的爹娘。（卜兒云）是引孫的父母。老的，你差了，他是咱的小，咱是他的大，我怎麼拜他？（正末云）他活時節是咱的小，他今死了也，道的個生時了了，死後爲神。婆

婆，看老夫面皮，你拜幾拜兒。（卜兒云）罷、罷、罷，我依着你。兀那劉二家兩口兒，你在那墳墓裏聽者：想你在生時，倚仗着公公、婆婆，欺負俺兩口兒，不想你也拔着短籌都死了，又丟下個業種引孫，常時來纏門纏户的，早早的足癃，車輾馬踏，倒路死了，〔二〕現報在我的眼裏！（正末云）婆婆，拜着個墳，你那口裏不曾住的。（卜兒云）呀，誰曾開口來？（正末云）婆婆，咱老兩口兒百年之後，在那裏埋葬？（卜兒云）老的，我揀下了也。這一塊地正是高岡兒上，你看那樹木長的恰似傘兒一般。咱老兩口兒百年之後，這裏埋葬。（正末云）婆婆，怕俺兩口兒不能夠這裏埋葬麼？（卜兒云）我怎麼不能夠這裏埋葬？着那裏埋葬去？〔三〕（正末云）婆婆，俺道兩口兒不能夠在這裏埋葬，兀的那裏埋葬去〔二三〕。（卜兒云）老的也，那裏是一塊下注水淹的絶地，俺不在這裏埋葬，倒去那裏埋葬？（正末唱）

【調笑令】則俺這一雙老枯桩，我爲無那兒孫不氣長。百年身死深埋葬，墳穴道盡按着陰陽，咱兩個死時節便葬在兀那絶地上。（帶云）婆婆，到那冬年節下，月一十五，婆婆也，（唱）誰與咱哭啼啼的烈紙燒香？

（云）婆婆，俺不能夠這裏埋葬，只爲俺没得兒子來。（卜兒云）俺怎生没兒子？現有姐姐、姐夫哩。（正末云）你看我可早忘了。婆婆，孩兒每也未來哩，咱閑口論閑話。我問你咱：如今我姓甚麼？（卜兒云）你看這老的，越發老的糊塗了，自家的個姓也忘了，你姓劉、是劉員外。（正末云）我

姓劉，是劉員外，你可姓甚麼？（卜兒云）我姓李。（正末云）我姓劉，你姓李，你來俺這劉家門裏做甚麼？（卜兒云）你還不曉得，我當初這劉家三媒六證、花紅羊酒、行財納禮，娶到你這劉家門裏做媳婦兒來。〔一四〕（正末云）街上人喚你做劉婆婆也是李婆婆？（卜兒云）這老的，你怎麼葫蘆提？我『嫁的鷄隨鷄飛，嫁的狗隨狗走，嫁的孤堆坐的守。』我和你生則同衾，死則同穴。一車骨頭半車肉，都屬了你劉家。怎麼叫我做李婆婆？〔一五〕（正末云）婆婆，原來你這把骨頭也屬了俺劉家也。咱女兒姓甚麼？（卜兒云）咱女兒也姓劉，是劉引張。（正末云）咱女婿姓甚麼？（卜兒云）女婿姓張，是張郎。（正末云）我問你咱：俺女兒百年之後，可往俺劉家墳裏埋也，去他張家墳裏埋？（卜兒云）俺女孩兒百年之後，自然去他張家墳裏埋。〔一六〕（做悲科，云）嗨，這老的，你怎生只想到那裏。老的，真個俺無兒的好不氣長也！（正末云）婆婆，你纔省了也。（卜兒云）怎生得個劉家門裏的親人來，可也好哩！（引孫上云）自家引孫是也。恰纔熱了鍾酒吃，可來取我那把鐵鍬去咱。（見科）（卜兒云）引孫兒也，你來了也，你那裏去來？你這幾日怎麼不到我家裏吃飯來？你伯伯也在這裏。（引孫云）您孩兒上墳來。伯娘休打引孫。（卜兒云）孩兒也，我不打你，你則在這裏，我和你伯伯說去。老的，小劉大也在這裏。（正末云）婆婆，甚麼小劉大？（卜兒云）老的，孩兒每各自也有幾歲年紀。（正末云）着他過來。我問他：引孫，你來這裏做甚麼？（引孫做見科，云）您孩兒上墳來。（正末云）婆婆，你聽，引孫道他上墳來。（卜兒云）老的也，是

孩兒上墳來。(正末云) 引孫，誰烈紙來？(引孫云)是您孩兒烈紙來。(正末云) 婆婆，引孫道他烈紙來。(卜兒云) 是孩兒烈紙來。(正末云) 誰添土來？(引孫云)是您孩兒添土來。(正末云) 婆婆，引孫道他添上來。(卜兒云) 老的也，我知道了也。(正末云) 引孫，你上墳來，你烈紙來，你添土來，則不你來，你背後又有一個？我打這賊醜生！(卜兒做勸科，云) 員外，你爲甚麼打孩兒？(正末云)婆婆放手。(唱)

【小桃紅】則咱這弟兄兒女總排房，向這一個墳塋裏葬，輩輩流傳祭祖上。(帶云)引孫，(唱) 俺兩口兒須大如您爹娘。(卜兒做勸科，云) 老的也，你休打他！(正末唱) 哎，你個蓮子花放了我這過頭杖。(帶云)我不打這厮別的，(唱) 這厮祭祖先可怎生無些兒家大量，則這個便是上墳的小樣。(一七)(卜兒云)老的也，你說了呵打。(正末云)婆婆，我打了呵說。(卜兒云) 你說了呵打。(一八)(正末云)婆婆，你放手。(唱) 因此上便先打了後商量。

(云)引孫，是你上墳來麼？(引孫云)是您孩兒上墳來。(正末云) 你爲甚麼不搭大棚、殺下羊、漏下粉、蒸下饅頭、湯下酒？紅乾臘肉、春盛擔子、六神親眷都在那裏那？(卜兒云)這個老的好笑，孩兒又沒錢，他吃的穿的也無，教他那裏討這許多那？(一九)(正末云)你道他無錢，引孫你見麼？(引孫云)您孩兒見些甚麼？(正末云)引孫，兀那鴉飛不過的莊宅、石羊、石虎，那墳頭不去，到俺這裏做甚麼來？(卜兒云) 老的你差了也，那座墳知他姓張也姓李也？他是俺劉家的子孫，他

怎麽不到俺劉家墳裏來？（正末云）誰是俺劉家的子孫？（卜兒云）引孫是俺劉家的子孫。（正末云）我不知道引孫是俺劉家子孫，我則知道姐姐、姐夫是俺劉家的子孫。（卜兒云）老的也，你越饒着越逞，爲人誰無個錯處？我當初是我執迷來。孩兒，想我也曾打你，也曾罵你，從今日爲始，則在我家裏住，吃的穿的我盡照管，你休記我的毒哩。（引孫云）伯伯，伯娘說從今爲始，也不打我，也不罵我，則着我在家裏住，吃的穿的盡照管孩兒哩。（正末云）是誰說來？（引孫云）是伯娘說來。（正末云）是你伯娘說來？天也，這的是睡裏也是夢裏？（唱）

【鬼三台】好事從天降，呆漢回頭望。（引孫云）我謝了伯伯。（正末云）你休拜我。（唱）則拜你那恰回心的伯娘。（卜兒同引孫做悲科）（正末唱）則見他子母每哭嚎咷，淚出他這痛腸。昨日個唬的你慌上慌，哎，兒也，從今後不索你忙上忙。（云）婆婆，這個是誰家的墳？（卜兒云）老的也，這是俺劉家的墳。（正末唱）則俺這墳所屬劉，我怎肯着家緣姓張？

（張郎同旦兒、社長上）（社長云）〔二〕好快活也！（正末云）是誰家這般熱鬧上墳？（社長云）是劉張員外家上墳哩。（正末云）怎生是劉張員外？（社長云）老的，你不知道，張家的孩兒與劉家做女婿，喚他做劉張員外。（正末云）我對俺那婆婆說去。婆婆，咱女兒、女婿來了也，〔三〕我和你破盤去來。（卜兒做打科，云）你兩個賤人都在那裏，〔三〕這早晚纔來？（正末唱）

【紫花兒序】哎，你個擇鄰的孟母，休打這刻木的丁蘭，（云）婆婆放手，這干那女婿甚麽

事？（唱）且問你那跨虎的楊香。（卜兒云）孩兒，我爲甚麼打你幾下？您父親煩惱哩。孩兒也，你爲甚麼不穿些好衣服？（旦兒云）則這般罷波。（卜兒云）將鑰匙來，着下次孩兒每取衣服去。（張郎云）渾家中麼？（旦兒云）不妨事，奶奶向着俺哩。兀的鑰匙。（卜兒做拿鑰匙科，云）你兩個賤人，再也休上我門來。老的，你十三把鑰匙我都賺將出來了也。（正末唱）哎，女婿着出舍，閨女着回房，相當。得意梁鴻，引着你這孟光，吵鬧了一個太公莊上。你也再休踹我劉門，我今也靠不着你個張郎。

（卜兒云）老的，兀的十三把鑰匙，你依舊當了這家罷，我年紀老了。（正末云）婆婆，你道你年紀大了，我也不小。婆婆，你掌把這家私。（卜兒云）我纔十八歲兒哩！是你當家者。（正末云）還是你當家者。（二三）（卜兒云）老的也，則管裏嚷，眼面前放着個當家的。老的也，我待將這十三把鑰匙與引孫孩兒當家者，你意下如何？（正末云）婆婆，莫不忒早了些？（卜兒云）咱合了眼可遲了也。（正末云）婆婆，你說的是。（卜兒云）引孫，近前來，兀的十三把鑰匙都與你，你去當家。（引孫云）謝了伯娘。姐夫靠後，我聞不的這一陣窮氣。（張郎云）你就不忘了一句兒。（正末唱）

【禿厮兒】着女婿別無指望，做女的也合斟量。則這家私裏外您盡掌，孝父母，奉蒸嘗，也波周方。

【聖藥王】這一場，胡主張，您須熱鬧俺荒涼。您行短，俺見長，姓劉的家私着姓劉的當。女兒也，不索便怨爹娘。

（卜兒云）俺這家私裏外，都着引孫掌了，俺家去來。（正末云）婆婆，俺和你家去來。（唱）

【收尾】〔二四〕你可便休和他折證休和他强，自古道女生外向。他到門日且休題，只着他上墳時自思想。（下）

（引孫云）姐夫，你好歹也！不想我今日還作財主，十三把鑰匙都在我手裏。我也不和你一般見識，我與你這把鑰匙，你一世兒吃不了。你拜。（做與鑰匙科）兀的你歡喜麽？（張郎云）可知歡喜哩！（引孫云）你個傻厮，這是開茅厠門的。〔二五〕（同衆下）

校記

〔一〕以上四句詩，酹江集本作「綠柳桃紅三月天，清明和氣景芳妍。家家祭掃臨墳院，敬辦牲牢列紙錢」。〔二〕以上二句，酹江集本無。〔三〕此句下，酹江集本作「（張）社長，俺上墳去來。春色九原芳草綠，家家載酒樂年豐」。〔四〕此句上，酹江集本多「敬携杯酒權爲奠，親上墳頭祭祖先」二句。〔五〕以上四句，酹江集本無。〔六〕以上三句，酹江集本無。〔七〕以上詩句，酹江集本作「時遇着清明節令，正是那寒食時務。你看那財主家喜喜歡歡，我這裏獨言獨語。又無甚麽紅乾臘肉，我手裏拿定此物。我正是蒺藜沙上野花開，我上墳也算得春風一度」。〔八〕此曲牌中「兒」字原闕，據酹江集本補。〔九〕以上兩段曲中夾白，酹江集本無。〔一〇〕「太公、太婆」，

酹江集本作「公公、婆婆」，下同。〔一一〕此句以下，酹江集本作「惡人殺了，纔稱了我的心，現了我的眼。」〔一二〕以上一組正末與卜兒對白，酹江集本無。〔一三〕自「（正末云）婆婆，怕俺兩口兒不能够這裏埋葬麽」至「兀的那裏埋葬去」數句，酹江集本省略爲「（正末）婆婆，俺不能够這裏埋葬，兀那裏埋葬去」。〔一四〕「娶」字原作「要」，據酹江集本改。〔一五〕此句酹江集本作「休説別的，則我這把骨頭也屬你劉家也」。〔一六〕「去」字上，據酹江集本補「自然」二字。〔一七〕此句酹江集本作「則恁般上墳的小樣」。〔一八〕以上二句正末與卜兒對白，酹江集本無。〔一九〕以上卜兒白，酹江集本作「這個老的着他這等，他到有錢，你看他吃的穿的」。〔二〇〕酹江集本無「（社長云）」，故下文「好快活也」爲張郎所云。〔二一〕「女兒」二字據酹江集本補。〔二二〕「兩個賤人」，酹江集本作「賊醜生、賤人」。〔二三〕以上正末白，酹江集本作「婆婆，你道你年紀大了，我也不少（小）也。婆婆，把這家私與誰管？」〔二四〕調名酹江集本作「（尾聲）」。〔二五〕「廁」字原作「厮」，今改。

第四折

（正末同卜兒、引孫上，云）老夫劉從善。今日是老夫賤降的日子，就順帶着慶賀小員外當家。引孫孩兒，誰想你有今日也呵！（唱）

【雙調·新水令】一杯壽酒慶生辰，〔一〕則我這滿懷愁片言難盡。只因那幾貫財，險纏殺我百年人。我受了萬苦千辛，我受了那一生罵半生恨。〔二〕

（張郎同旦兒上，云）自家張郎的便是。〔三〕今日父親生日，俺兩口兒拜父親去。早來到門首也。小舅。〔四〕（引孫云）那裏一陣窮氣？姐夫，你那裏去來？（張郎云）我道你不是個受貧的人麽。俺來拜父親哩。（引孫云）姐姐、姐夫，我報復去。（報科，云）父親，有姐姐、姐夫在于門首。（正末云）誰在門首？（引孫云）是姐姐、姐夫哩。（正末唱）

【清江引】你道是女兒女婿都在門，我可爲甚麽不容他進？〔五〕你只問他使的是那家錢？上的是那家墳？（帶云）他今日又上俺門來。（唱）顯的俺兩口兒無氣分。

（引孫云）伯伯、伯娘，休和他一般見識的。（正末唱）

【碧玉簫】那厮每言而無信，凡事惹人嗔。怕不關親，怎將俺不瞅問。（帶云）引孫，（唱）俺只索喚引孫近前來聽處分：你若是放這兩人，踏着我正堂門，〔六〕我敢喝，我便拷你娘麽那三十棍。

（卜兒云）老的，這孩兒每也孝順，將就他些罷。（正末唱）

【落梅風】你道他本賢達，能孝順，只我個老無知偏生嗔忿。誰着他信夫婦的情，就忘了我養育的恩？（云）引孫，你對他說去，都不干我事。（唱）這都是他自做來有家難奔。

（云）引孫，你去說道：有親如你的便着過來。（引孫見科，云）父親道：有親似我引孫的便着過去。（旦兒云）俺父親說，有親如引孫的便着過去。〔七〕（做喚科，云）小梅姨姨，你領着孩兒來

見父親去。(小梅同俠兒上，云)妾身小梅是也。今有姐姐呼喚，我領着孩兒見爹去來。〔八〕(做見科，云)爹，我小梅和孩兒來了也。(正末云)兀的不是小梅！你在那裏來？(小梅云)爹，你可也『三年忘却數年親』哩！(正末唱)

【水仙子】你道我『三年忘却數年親』，(云)小梅，你是近身伏侍我的，怎麽跟別人走了？你這小賤人！(唱)你可甚麽『一夜夫妻百夜恩？』(小梅云)爹，你今日有了孩兒也！(正末云)誰是我孩兒？(小梅云)這不是你孩兒。(正末云)真個是我孩兒？(唱)今日個誰非誰是都休論。婆婆也，早則有了拖麻拽布的人。(云)我兒也，你叫我一聲爹爹。(俠兒云)爹爹。(正末唱)他那裏便叫一聲，可則引了我靈魂。哎，你使着這嫉妒的心一片，圖謀的錢幾文，險送了我也剪草除根。

(云)引孫，請過姐姐、姐夫來。姐姐，這三年小梅在那裏來？(旦兒云)父親不知，聽您女孫兒從頭說咱。當初小梅有半年的身孕，張郎使嫉妒心腸，要所算了小梅。您女孫兒想來，父親偌大年紀，若所算了小梅，便是絶嗣了。父親，您女孫兒將小梅寄在東莊裏姑姑家中分娩，得了這個孩兒。這三年光景，吃穿衣飯都是您女孫兒照管。(詩云)則爲父親忒心慈，掌把許來大家私。今日白頭爹休怨我這青春女，你便有孝順侄怎强似的親兒？〔九〕(正末云)孩兒，你不説我怎知道？(唱)

【雁兒落】原來這親的則是親，我當初恨呵須當恨。那女夫便是各白的人，那女兒也該把俺劉家認。〔一〇〕

（卜兒云）老的，誰想劉員外自家有了孩兒也！（正末唱）

【得勝令】婆婆，咱早則絕地上不安墳，則咱這孝堂裏有兒孫。你今日個得病如醫病，（旦兒云）父親，今日有了孩兒也，休忘了您女孩兒。（正末唱）姐姐，我怎肯知恩不報恩。（引孫云）〔一一〕今日有了兒也，十三把鑰匙還了伯伯，您孩兒則做的一日財主。（正末唱）你一世兒爲人，這的是大富十年運。咱三口兒都親，（帶云）俺女兒、侄兒和這孩兒，（唱）我把這潑家私做三分兒分。

（云）您一家人聽老夫說者：（詞云）六十年攢下家私，爲無兒每每嗟咨。〔一二〕親兄弟不幸早喪，引孫侄遣出多時。狠張郎妄圖家業，孝順女暗撫親支。〔一三〕遇寒食上墳祭掃，傷感處化妬爲慈。因此上指絕地苦勸糟糠婦，不枉了散家財天賜老生兒。（并下）〔一四〕

題目　指絕地苦勸糟糠婦

正名　散家財天賜老生兒

校記

〔一〕「慶生辰」三字，酹江集本作「請諸親」。　〔二〕此句下，酹江集本有白「引孫門首覷着，看有甚麼人來。」

〔三〕此句上酹江集本有二句上場詩：「時逢岳父生辰日，同賀華筵表孝情。」　〔四〕酹江集本無「小舅」二字。

〔五〕此句酹江集本作「惱的我氣冲冲的嗔忿忿」。　〔六〕以上三句，酹江集本作「你若是不聽我處分，着他踏着我正堂門」。　〔七〕以上旦兒白底本原闕，與劇情不合，此據酹江集本補。　〔八〕「爹」字，酹江集本作「老的」，以下小梅對劉從善稱謂均同。　〔九〕此句酹江集本作「則爲你散家財天賜老生兒」。　〔一〇〕以上二句，酹江集本作「那一個女不將娘侍養，則被這錢引的俺生分」。　〔一一〕「（引孫云）」上，酹江集本有「（旦兒）引孫，將鑰匙來」一句。　〔一二〕以上二句，酹江集本作「披星月趲下家私，急回心暗暗嗟咨」。　〔一三〕「暗撫」，酹江集本作「存養」。　〔一四〕「并下」二字原缺，據元劇慣例補。

附録

新刊的本散家財天賜老生兒

劇目説明

此劇以《古本戲曲叢刊》四集影印《元刊雜劇三十種》本爲底本，參校鄭騫《校訂元刊雜劇三十種》

本、徐沁君《新校元刊雜劇三十種》本。

楔　子

（正末引一行上，坐定。開）老夫姓劉名禹，字天錫，渾家李氏，女孩兒引璋，女婿張郎。嫡親四口兒，在這東平府在城居住。有侄兒劉端，字正己，〔一〕是個秀才，爲投不着婆婆意，不曾交家來。如今老夫六十歲也，空有萬貫家財，爭奈別無子嗣。往日子是在這幾文錢上，〔二〕不知有神佛；近來多做好事，〔三〕感謝天地。不想這使喚的小梅有八個月身孕，〔四〕倘或得個厮兒，須是劉家後。我有心待將這家私三分兒分開，〔五〕一分婆婆，一分女婿，一分我有用處。婆婆，我如今往莊上去計點，怕小梅分娩時分，若得個兒孩兒，千萬存留了咱。（唱）

【仙呂·端正好】子您治家勤，齊家儉，因此上惹得人見。我這子孫缺少子被錢財占。從今後錢物減，子孫添，且得內人喜，一任外人嫌，〔六〕因此上將轉世浮財厭。〔七〕（下）

（等一行人下了）

校　記

〔一〕上文「婿」原作「人」，「嫡親」原作「人一」，「正己」原作「正一」。此本中「人」、「一」等字皆刻工偷工所致，須依文

意改正。〔二〕「幾文錢」之「文」字原闕，今據鄭本補。〔三〕「來」字原作「殺」，據鄭本改。〔四〕「小梅」原作「小人」，據鄭本改。〔五〕「待」字原作「一」，據徐本改。鄭本作「要」。〔六〕上文「子孫缺少」之「缺」字，「錢物減」之「物」字，「外人嫌」之「嫌」字，俱系依校筆改寫，原字不明。〔七〕「轉」、「厭」二字均系校筆填寫，原字不明。

第一折

（正末上開）歡來不似今朝，喜後那如今日。我雖在此計點，一心子想着小梅。若是分娩了時，婆婆決然來報喜也。（唱）

【仙呂·點絳唇】我量力求財，在家出外，諸般快，湧併也似錢來，〔一〕却怎還不了寃家債？

（云）當日婆婆上席去來，我暗使人喚的個穩婆，與小梅準脈來。

【混江龍】喚的個穩婆評脈，〔二〕他道老兒歡喜是個厮兒胎。頻頻加額，暗暗傷懷。但得個生分子帶孝引魂駕轝車，〔三〕煞强如孝順女羅裙包土築墳臺。〔四〕往常我將心硬揣，〔五〕信口胡開，將神佛毁謗，把僧道搶白。如今因子孫缺少，爲髮鬢斑白；〔六〕人說的便去，人叫處忙來；看經的便請，化飯的慌齋；燒香滅罪，捨鈔消災；急煎煎將藥

婆老娘尋，〔七〕曲躬躬把土塊磚頭拜。使不着人强馬壯，則索告鬼使神差。〔八〕

（云）我爲甚末來這莊上住？子爲城裏有幾個閑官秀才每，知道我家得了個兒孩兒，這人每待去借個產驢，交俺騎着，將草棍子打我哩。有人説與我知道也。你每背地裏商量去，〔九〕我子是歡喜哩！

【油葫蘆】那幾個守户閑官老秀才，他每都很利害，把老夫監押的去遊街。我謝神天便將羊兒賽，我待相知便把羔兒宰。折末將產驢騎，〔一〇〕休道將草棍捱，但得人不罵我做絶户的劉員外，〔一一〕情願濕肉伴乾柴。〔一二〕

【天下樂】但得一個殘疾小厮來，興衰，天數該，將時辰問甚好共歹。但得他車兒上縛，方得我墓子裏埋，便死後做一個鬼魂兒也快哉。

（卜兒一行云了）〔一三〕（正末云）小梅怎生走了？能有甚難見處？〔一四〕這厮每見小梅得個孩兒也，這人每所算了他。他若家裏快活呵，如何肯走了。罷！罷！（唱）

【那吒令】是你主家的興心兒妒色，做女的縱心兒放乖，〔一五〕爲婿的貪心兒愛財。〔一六〕閃得我後代絶，便留的他殘生在，休想苦盡甘來。

【鵲踏枝】你便待把他賣，不思量我年邁。然是雙身，不是重胎。併了他也當家的嬌

客，〔一七〕送了我也轉世浮財！〔一八〕

【寄生草】我當初窮番做了富，誰想福變做災！爲人做小包藏着大，治家有成埋伏着敗，〔一九〕有本圖利隄防着害。想這錢石季倫翻做殺身術，到不如龐居士放做來生債。

（卜兒云了）（正末唱）

【幺篇】不把我人也似覷，〔二〇〕可將我謎也似猜。〔二一〕他道二十有志人先愛，若是三十立身人都待，但道四十無子人不拜。我哭呵，我子爲未分男女小兒胎，誰想甚不施朱粉天然態。

【後庭花】我爲治家忒分外，〔二二〕我爲求財絕後代。〔二三〕原來慳吝的招嫉妬，休想慈悲生患害。我今日捨浮財，向村城裏外，因富家事不諧，見窮家苦怎捱，都交他請鈔來，强如我將物件買，缺食的買米柴，無衣着截絹帛，正饑寒愁滿懷，〔二四〕得豐榮喜滿腮。咱在時他見弊宅，咱死後他到外宅。

【青哥兒】敢燒香、燒香禮拜　祖先、祖先般看待。將生墓親修，把古道挨，將尸首深埋，〔二五〕把松柏多栽。善名長在，怕後人不解，壘座墳臺，〔二六〕鐫面碑牌，將前事該載，〔二七〕後事安排，兎的疑猜，寫着道六十歲無兒散家財的劉員外。

（做意兒了）（卜兒云了）（正末云）這窮的街上極多。咱散這錢呵，不爲別，子求俺劉家後嗣來。（唱）

【金盞兒】窮的每饑難受冷難捱，我散與錢和絹米和柴。敢望天頂禮望門拜，道俺夫妻寬大。喧起後巷，鬧了前街，諸人皆稱贊，衆口必消災。咱既無房下子，何用世間財。

【賺煞】〔二八〕我塵世六十年，做富漢三十載，則是無明夜擔着利害。眼睜睜因財把我絶嗣了，〔二九〕從今後爲頭兒仗義疏財。不索把錢懷，壘七追齋。〔三〇〕則兩件兒消磨了半世兒災：再休尋便宜放解，再不惹官司徵債，自然一天好事過門來。（下）

校記

〔一〕「湧」字系校筆填寫，原字不清。元曲選本、酹江集本作「擁」。　〔二〕「評」原作「平」，據徐本改。　〔三〕「帶」原誤作「布」，「魂」原誤作「塊」，「轝」原簡作「𦍒」，今據鄭本改。　〔四〕「土」原誤作「去」，「築墳」二字系校筆填寫。〔五〕「揣」字原有校筆填改，但字形模糊，難以辨認。徐本改爲此字，今從。　〔六〕「斑」原作「班」，今改。　〔七〕「婆」字原作「人」，校筆填改爲「婆」，今從。　〔八〕「索」字原不明，校筆填改爲「禱」，不從。今從鄭本。　〔九〕「裏」原作「人」，據文意改。徐本改爲「盡」，不從。　〔一〇〕此句原除「折」、「將」二字外，余均空缺。校筆填改爲「折末將蹇驢騎」，鄭本改「蹇」爲「産」，今從。　〔一一〕「外」字系校筆填改，原字不明，今從。　〔一二〕「情」原簡作「青」，「顯」字系校筆填寫，「濕」字原作「溫」，今從鄭本。　〔一三〕「卜」原作「小」，據鄭本改。　〔一四〕「甚」原作「其」，「難」原作「人」，據鄭本改。　〔一五〕「縱」原作「從」，「乖」原字不清，系校筆填改。今從鄭本。　〔一六〕「婿」、

「貪」二字原不清，系校筆填改，今從。〔一七〕「嬌」字爲校筆填寫，「客」原誤作「容」，今從鄭本。〔一八〕「轉」字系校筆填寫，鄭本作「人」，今從徐本。〔一九〕「有」、「埋」二字原均作「人」，今據徐本改。〔二〇〕「覷」字原作「人」，校筆改作「具」，非。今從鄭本。〔二一〕「謎」原作「人」，校筆改爲「謎」，今從。〔二二〕「忒」字系校筆填改，今從。〔二三〕「求財」二字原作「人」，依徐本改。〔二四〕「寒」原作「塞」，據徐本改。〔二五〕上文「看」原作「着」，「墓」原作「葬」，據鄭本改。「挨」字上徐本補一「長」字，不從。「尸」字原爲校筆填寫，今從。〔二六〕「壘」字原不清，系校筆填寫，今從。〔二七〕「載」原字不清，校筆填改爲「載」。鄭本改作「劃」，不從。〔二八〕調名原作「〈尾〉」，據律改題。〔二九〕「絶嗣了」，徐本據酹江集本改爲「絶後代」。不從。〔三〇〕「壘七」二字原不明，原校筆改作「打醮」。徐本據元曲選本改作「壘七」，今從。

第二折

（卜兒、婿等上，云了）（正末引衆上，指砌末云）老夫今日散這錢也。俺子爲這錢呵！（唱）

【正宮·端正好】引的我半生忙，〔一〕十年鬧，無明夜攘攘勞勞。爲這快心如意隨身寶，恨不的蓋一座通行廟。〔二〕

【滚綉球】那時節正年少，爲錢少，恨不得去問人强要，〔三〕則爭不帶着一頂紅頭巾仗劍提刀。痛殺殺將父母離，〔四〕眼睜睜把妻子拋。却是那田地裏不到，向賊人窟裏把

性命剛逃。〔五〕錢呵，爲你呵！去那虎嘯風泰山頂過到二十遍，〔六〕去龍噴浪長江裏走迭二百遭。但說着後魄散魂消。〔七〕

【倘秀才】想正貧困奪得富豪，〔八〕今日做上户却無了下梢，幼年虧心老來報。共人瞞着心說咒誓，〔九〕睜着眼犯王條，看時節窘約。

（云）老夫劉禹，啓告上蒼，不絶下民祭祀。想劉禹不孝父母，不敬六親，上頭折罰劉禹子嗣。〔一〇〕今發心散錢燒契，〔一一〕禱天悔罪，〔一二〕神天鑒察。（做坐定了）（卜兒云了）（正末云）婆婆，咱爲人子是這幾文錢上，死生不顧。投至積得家緣成，咱又無孩兒，不散呵，要子末？（唱）

【呆古朵】俺這做經商的那一個合神道，甚的是善與人交。往常我好賄貪財，〔一三〕今日却除根剪草。因甚散錢把窮民濟，〔一四〕便是悔罪把神靈告，〔一五〕則是問天博換一個兒，却指望養小防備老。〔一六〕

【倘秀才】錢呵！爲你搬得人貧漢爲賊落草，〔一七〕搬的人幼女私期暗約。可知把良吏清官困罷了。〔一八〕搬的親兄弟分的另住，好相知惡的絶交，把平人陷了。〔一九〕

【滚綉球】錢呵！有你的不讀書便進學，〔二〇〕没你的不違法便下牢，你搬的世間事都顛倒，將我這不顧後的呆漢搬調。有你的不唱喏便唱喏，有你的不高傲便高傲。〔二一〕

都是你鴉青神道。有你沒你的我便猜着：〔二二〕使脫你的，眼睛便十分怕，〔二三〕揣着你的，胸脯增五寸高，更沒差錯分毫。〔二四〕

（窮民一行上了）（做散錢科）（等做住）（正末唱）

【脫布衫】與你錢不合閑焦，你看我面也合相饒。主着意從心信口，睜着眼大呼小叫。〔二五〕

【小梁州】那漢罵絕户的窮民敢放刁，〔二六〕只一句道的我肉戰身摇，〔二七〕傷心痛似熱油澆。〔二八〕那漢慌陪笑，〔二九〕你敢笑裏暗藏刀。

【幺篇】可怎生父親關了孩兒又要，不尋思枉物難消。〔三〇〕你自小，合教，怎由他撒拗，〔三一〕大古是家富小兒驕。〔三二〕

（一行都下）（外上云了）（正末唱）

【倘秀才】有錢時待朋友花花草草，没錢也央親眷煩煩惱惱，你却甚貧不憂愁富不驕。

（外云了）做經商尋資本，依本分教村學，便了。

【滚綉球】讀書的志氣高，爲商的肚量小，是各人所好，〔三三〕便苦做爭似勤學。爲商的小錢翻做大本，〔三四〕讀書的白衣換了紫袍，休題樂者爲樂，則是做官比做客較裝幺。

若是那功名成就心無怨，抵多少買賣歸來汗未消，枉了劬勞。

（做背着云）我待與這厮些錢物，婆婆決是不與。我別有個主意，目下且不與。（做怒科，云）嗏！劉大，你來這裏子末？去！這錢没與你。（卜兒云了）（外云了）（正末唱）

【煞尾】〔三五〕姐姐祭奠何須教，張郎富家索甚教？缺少兒孫我無靠，祭奠先靈你當孝。幾句良言耳邊道，三載忠心眼前報，一志心懷這一着，你一日墳中走一遭，〔三六〕鄉内尋錢買紙燒，他處煩人沽酒澆。你若是執性迷心不聽我教，直交你淡飯黄虀直到老！

（下）（外、末做了下）

校記

〔一〕「半」字原缺，「忙」字原作「一」，鄭本據元曲選本補，今從。　〔二〕上文「隨」原作「人」，「寶」原作「生」，「廟」原作「廣」，鄭本據元曲選本改，今從。　〔三〕「得」原作「人」，校筆改爲「的」。　〔四〕「殺」原作「芥」，據鄭本改。　〔五〕此句中，「人」字原缺，「窟」原作「宙」，「裏」原作「一」，「剛」原作「一」，今據鄭本補改。　〔六〕「風」原作「一」，「遍」原作「通」，均據元曲選本改。　〔七〕上文「噴」原作「大」，「魄散」二字原無，「魂」原作「兒」，鄭本據元曲選本改補，今從。　〔八〕「想」原作「悲」，「貧」原作「人」，據徐本改。　〔九〕「誓」原作「搶」，鄭本據元曲選本改，今從。　〔一〇〕「折罰」原作「抑爾」，據徐本改。　〔一一〕「燒契」二字，徐本臆補爲「燒香吃齋」四字，不從。

〔一二〕「禱」原作「到」，「悔」原作「挴」，據鄭本改。　〔一三〕「常」原作「當」，「我」原作「一」，「賄」原作「有」，鄭本已據元曲選本改。　〔一四〕「窮民」二字原字迹不清，今從鄭本補。　〔一五〕「悔」原誤作「挴」，鄭本已據元曲選本改。　〔一六〕此句原缺「小」、「老」二字，鄭本據元曲選本補，今從。　〔一七〕「搬」原作「一」，「人」字原缺，「貧」原作「人」，據鄭本改。　〔一八〕「官」原作「一」，據鄭本改。　〔一九〕以上二句，「相」原殘存「木」旁，「了」原作「一」，均據鄭本改補。　〔二〇〕「進學」二字原不明，鄭本據文意補，今從。徐本補此二字作「出游」。　〔二一〕「有」原作「沒」，徐本據文意改，今從。　〔二二〕上文「都」、「猜」二字均作「人」，據徐本改。　〔二三〕「晴」原作「脫」，據鄭本改。　〔二四〕「沒」原作「地」，據徐本改。　〔二五〕上文「焦」、「睜」原均作「一」，「饒」原作「人」，「大」原作「天」，鄭本已據元曲選本改。　〔二六〕「窮民」原作「人才」，徐本據元曲選本改，今從。　〔二七〕「戰」原作「人」，校筆墳改爲「動」，鄭本據元曲選本改爲「戰」，今從。　〔二八〕「傷」原作「人」，「澆」原作「一」，徐本據元曲選本改，今從。　〔二九〕「笑」原作「大」，鄭本已據元曲選本改。　〔三〇〕「要」字原缺，「枉物難消」原作「在不羨一」，鄭本據元曲選本改，今從。　〔三一〕「怎」原作「人」，「由」字不清楚，鄭本已據元曲選本改。　〔三二〕「富」字原缺，「驕」原作「人」，鄭本已據元曲選本改。　〔三三〕「各」原作「名」，鄭本已據元曲選本改。　〔三四〕「翻」原作「米」，顯系「番」的殘字，「番」即「翻」，今改。　〔三五〕調名原作〔尾〕，依律改題。　〔三六〕「墳」原作「人」，鄭本據元曲選本改，今從。

第三折

（張郎、引璋上，云了）（外祭了）（忘了水瓶科）（正末引卜兒上，開）俺兩口兒到墳頭也。（卜兒云了）（做放）（正末唱）

【越調·鬥鵪鶉】誰肯築祭臺墳臺？誰再修石牆土牆？都長出些棘科荆科，那裏見白楊綠楊？（云）婆婆見末？這堝兒有人上墳祭奠來。〔二〕這上墳是女兒侄兒？是近房遠房？光塔塔墳墓前，濕浸浸田地上，不聞得肉腥魚腥，茶香酒香。

【紫花兒序】兀的添到兩鍬兒新土，〔三〕燒到一陌兒銀錢，灑到半椀兒涼漿。這上墳的瀟灑，祭祖的淒涼。斟量，是兩下裏人來的稀，草長的荒。俺可甚子孫榮旺？久以後少不的放真馬真牛，休想立石虎石羊。

（卜兒云了）（正末云）婆婆，咱兩口兒久已後葬在那窩兒裏？（卜兒云了）（正末云）我和你沒主意，不能够在這窩兒裏，子索葬在兀那絶地上！（卜兒云了）（正末云）他是外嫁了的人，已後自入張家墳，如何主得我和您。（卜兒云了）（正末云）有俺侄兒劉大，他都主得。（卜兒云了）（正末唱）

【調笑令】咱一雙，老孤桩，爲没兒孫不氣長。百年之後還埋葬，墳穴内盡按陰陽。咱這兩把死骨頭，葬兀那絶地上，誰肯來哭啼啼烈紙燒香！

（劉大做取水瓶科）（做打科）（卜兒云了）（正末云）婆婆不知，我説與你咱。（等問了）（正末唱）

【小桃紅】因甚弟兄兒女總排房，一個墳塋裏葬，輩輩留傳祭祖上？俺兩口兒大如你爺娘，你個蓮子花放了我這過頭杖。〔三〕咱在時早這般祭祖没些兒大量，咱死後便是上墳的小樣，我因此上先打後商量。

（卜兒做住）（正末唱）

【鬼三台】好事從天降，呆厮回頭望，則拜你那恰回心的伯娘。〔四〕見子母哭嚎咷，端的是泪出痛腸。〔五〕恰才時唬的我慌上慌，從今後不索你忙上忙。既然墳院兒屬劉，怎肯着家緣姓張？

（外一行擺住了）（正末唱）

【金蕉葉】炒鬧了前莊後莊，挨匝滿高牆矮牆。見他擺列着兒孫兩行，把我驚唬得痴呆半餉。

【寨兒令】是誰家些賢婦女，孝兒郎？準備的整齊拖拽着慌，〔六〕糖餅兒香，〔七〕酸餡

兒光，村酒透瓶香。動鼓板的非常，〔八〕做雜劇的委實長，粒快棹歌呆木大，能打手浪猪娘。〔九〕這一場，更强似賽牛王。

（卜兒云了）（正末唱）

【雪裏梅】前頭是張郎，後面是引璋。（卜兒做住）若唬的眼若生獐，使不着携如惡犬，〔一〇〕子懷着心似餓狼。

【紫花兒序】勸你個擇鄰的孟母，休打這刻木的丁蘭，則問這跨虎的楊香。〔一一〕交女婿兒出舍，閨女兒回房。相將，得意的梁鴻引着孟光，早則名留在太公莊上。〔一二〕（小末云）（正末云）噤聲！你不把俺一分錢財，我也無半米兒公房。

【禿厮兒】這招女婿的別無望想，要補後代祭奠靈堂。家私裏外在你行，〔一三〕待父母有情腸，子待等我身亡。

【聖藥王】想這一場，胡主仗，你家熱鬧我淒涼。您理短，我見長。姓劉的家業姓劉的當，您没埋怨爺娘。

【收尾】〔一四〕休和他爭競休和他强，〔一五〕從來女生外向。你待要重對面且休提，再踏門便休想。（下）（小末再云了）（外下提住）

校記

〔一〕「上墳」原作「土二」，鄭本已改。　〔二〕「鍬」原作「杈」，兩字互通。　〔三〕「杖」原作「叔」，鄭本已據元曲選本改。　〔四〕「恰」原作「拾」，鄭本據元曲選本改，今從。下文「恰才」原亦作「拾」。　〔五〕「端」字原缺損難辨，今據鄭本補。徐本補作「兀」。　〔六〕「整」原作「正」，據鄭本改。「慌」原作「謊」，據徐本改。　〔七〕「兒」原作「每」，據徐本改。　〔八〕「鼓板」原作「古根」，據徐校本改。　〔九〕上文「快棹歌」原作「粒快倬歌」，「倬歌」即棹歌，「粒」字衍文。「能」字原作「长」，爲草書「能」之半邊字。「快棹歌呆木大」與「能打手浪豬娘」相對成文。鄭、徐二本皆誤。　〔一〇〕「惡夫」原作「思夫」，今據鄭本改。　〔一一〕「跨」原作「蹤」，「楊」原作「揚」，鄭本已據元曲選本改。　〔一二〕「太」原作「大」，「上」原作「下」，鄭本已據元曲選本改。　〔一三〕「你」字原空缺。「在」原作「枉」。今據徐本補改。　〔一四〕調名原作〔尾〕，依律改題。　〔一五〕「爭競」原作「急竟」，據徐本改。

第四折

（正末引卜兒、外上，放）（正末唱）

【雙調・新水令】一席閑話勸諸親，〔一〕我有滿懷愁一言難盡。只因我萬貫財，纏殺我也百年身。萬苦千辛，吃了半生罵，受了一生揹。

【駐馬聽】着布素妝貧，匹絹綾羅不挂身；用鹽鹽守分，茶甌酒盞不沾唇。〔二〕不看經乾斷了二十年葷，怕回席整受了三十年悶。我共那受用人，都一般白髮侵雙鬢。

【七弟兄】那錢兒一文，兩文，似車輪，爲貪婪不共高人論，愛家財真共弟兄分，放錢債多把窮民揹。

【梅花酒】見買賣人，塞户屯門，〔三〕巧語花唇，唬鬼謾神。我那困時節，〔四〕不識爺、不識娘、也無遠近，那裏肯使半文。墳臺裏忘了房親，〔五〕街巷裏鬧了親鄰，酒店中撒了風塵，腰棚上惡了伶倫。〔六〕錢引了我一生魂，土埋了半截身，捨了命拴家門，睜着眼送了別人！〔七〕

【收江南】因此上看錢奴翻做了孟嘗君，見窮侄兒祭奠祖先墳，將家緣分付交養雙親，〔八〕免了人議論。常言道女聘是他人。

（小末、旦禮了）（旦云了）（正末唱）

【落梅風】你自合學賢慧，〔九〕誰交你不孝順做賢達變成生分。順着這夫婦情，忘了養育恩，你這老爺娘恨也那不恨？

【江兒水】聽得他女孩兒女婿來探問，交我氣忿忿難吞忍。你使了劉家錢，却上張家

墳，俺這兩口兒好無氣分！

【碧玉簫】你言而無信，來呵吃搶聞，世做的生分，〔一〇〕爺娘不偹問。我想這等人，真個不孝順。不聽我處分，踏着正房門，我狠剁你娘三行棍。

（云）俺今日有甚親？你自姓張，你自交夫家去了。（旦云了）（云）可知哩。（小梅引梅香、倈上了）（小梅云了）〔一一〕（正末唱）

【水仙子】你道我三年別盡數年親，〔一二〕你却甚一夜夫妻百夜恩。誰非誰是都休論。〔一三〕早子有拖麻拽孝人。（倈兒喚了）叫一聲險引了我三魂！因貪財心一片，爲龜背錢幾文，險送的我剪草除根。

（小梅云了）（云）原來是恁地！今日俺子父每能够團圓，無過謝我女兒一個。孩兒，你不家來子末？（小旦還科了）（云）我是一時鬬你來，□□□兒，（唱）

【雁兒落】原來親的子是親，恨後須當恨。那的是女不將娘敬重，〔一四〕却是錢引的人生分。

【得勝令】咱早子絶地上不安墳，向孝堂裏有親人。你却行病能醫病，女呵！我怎肯知恩不報恩？一世兒爲人，姪兒呵！大富貴十年運。（云）當時若不是女兒賢慧，將小梅藏

在姑姑家裏，怎能够子父團圓？這家私女孩兒一分，侄兒一分，我孩兒一分。子是這疏財留子之法。

（唱）〔一五〕咱四口兒都親，把這潑家緣三分兒分。

題目　舉家妻從夫別父母

正名　卧冰兒祭祖發家私〔一六〕　指絶地死勸糟糠婦　散家財天賜老生兒

校記

〔一〕「諸」原作「措」，徐本據酹江集本改，今從。　〔二〕「蓋」原作「我」，鄭本已改。　〔三〕「門」原簡作「一」，據鄭本改。　〔四〕「時」字原缺，鄭本據文意補。今從。　〔五〕「臺」原作「云」，據徐本改。　〔六〕「棚」原作「掤」，「伶」原作「怜」，鄭本已改。　〔七〕「門」原簡作「一」，「睜」原作「爭」，「送」原作「的」，均據鄭本改。　〔八〕「緣」原作「绿」，形近致誤。　〔九〕「慧」原作「會」，據徐本改。　〔一〇〕「世」原作「舊」，據徐本改。　〔一一〕「梅」字原不明，據鄭本補。　〔一二〕「三年」原作「三十年」，「十」字衍。徐本據元曲選本删，今從。　〔一三〕「論」原作「誰」，鄭本據元曲選本改，今從。　〔一四〕「那」字殘存上半部，「的」字空缺。今據徐本補。鄭本此二字作「並非」。　〔一五〕「唱」原作「喝」，據鄭本改。　〔一六〕「發」字原難以辨認，今從徐本。

虎牢關三戰呂布（殘句）

出處說明

此殘句録自《北詞廣正譜》。該書卷一〔黄鐘宫〕於〔古水仙子〕一曲録第五句三格，此爲其中之一，題「武漢臣《三戰呂布》」劇。據《録鬼簿》著録，此劇在元代有二個本子，一爲武漢臣撰，一爲鄭德輝撰，二本題目、正名全同。曹本《録鬼簿》在武作此劇目下注云：「鄭德輝次本」，在鄭作此劇目下注云：「末旦頭折、次本」，其他本《録鬼簿》僅《説集》本和孟本在鄭作此劇目下注云：「末旦頭折」。趙景深《元人雜劇鈎沉》因兩劇劇名全同而未收此殘句。此劇今僅存脈望館鈔校本，題鄭德輝撰。但存本并無旦角，似與《録鬼簿》的記載不合，因而有人認爲今存本爲武漢臣作的可能性較大。然今存本聯套順序爲：仙呂、雙調、中呂、正宫四套，并未用黄鐘宫，據此，則今存本又似非武所作。現暫依舊説，以今存本爲鄭作，而以此殘句附于武作劇本之後，供研究者參考。

【黄鐘·古水仙子】雙股劍左右着……

ISBN 7-02-000771-6

9 787020 007714 >

ISBN 7-02-000771-6/I・772

定价 37.00元